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二一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EU 8/03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二一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0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一二一冊目次

經部·春秋類

春秋直解十五卷讀春秋一卷

〔明〕郝敬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三年至四十七年郝千秋郝千石刻郝氏九經解本

.....一

讀左漫筆一卷

〔明〕陳懿典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

.....一七九

新刻麟經統一編十二卷

〔明〕張杞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三年自刻本

.....一八三

麟寶六十三卷首一卷(一)

〔明〕余敷中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五七三

春秋直解十五卷讀春秋一

卷

〔明〕郝敬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三年至四十七年郝千秋郝千石刻郝

氏九經解本

氏九經解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春秋直解

十五卷》提要

春秋直解卷目

一卷 隱公

二卷 桓公

三卷 莊公

四卷 閔公

五卷 僖公元年至二十年

六卷 僖公二十一年至三十三年

七卷 文公

八卷 宣公

九卷 成公

十卷 襄公

十一卷 昭公

十二卷 定公

十三卷 哀公

十四卷 非左上隱至宣七公

十五卷 非左下成至哀五公

卷目終

春秋直解

讀春秋

京山郝敬著 男千才

春秋一書千古不泮之疑案也非春秋可疑世儒疑之也仲尼原筆之舊史不傳矣左氏遮拾遺文闕畧未備可據纔半耳其於聖人不言之情茫乎昧乎公穀襲左而加例胡氏襲三傳而加鑿呼嗟春秋幾成覆射矣

春秋魯史之提綱也仲尼憂五霸之亂借魯史標題見義其所難言與所欲言之情仍其舊史自舊史亡

春秋直解



讀春秋

聖意遂晦後儒揣摩之說興而春秋不可讀矣惟左氏及見舊史然蓋最其事而不領畧其義開後人附會之端公羊穀梁因左為短長耳非能與左方駕也○六經之文惟春秋最為明顯所書皆五霸諸侯大夫盟會戰伐之事開卷知其為亂蹟而世儒以為隱諱之文何與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吾人之於人誰毀誰譽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此春秋底本自後儒以褒貶論而底本壞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天

下有道庶人不議此春秋格局自後儒以字例合而

格局壞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

焉二三子以我為隱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

三子者是丘也此春秋宗旨自後儒視為深文隱語

覺仲尼胸中直是一片荆棘田地而宗旨壞經此三

壞春秋於是乎不可讀矣夫春秋無深刻隱語無種

種凡例不以文字為褒貶不以官爵名氏為貴賤未

嘗可五霸未嘗貴盟會未嘗與齊晉未嘗黜秦楚吳

越為夷狄此其筆筆不然之大者今欲讀春秋勿主

諸傳先入一字但平心觀理聖人之情自見明白易

春秋直解



讀春秋

簡者聖人之情其艱深隱僻皆世儒之臆說也

今之學春秋者皆以經說三傳非以三傳說經也知

有三傳不知有經苟無三傳是并無經矣因三傳以

重春秋非知春秋者也舍三傳而知春秋不可一日

無者乃為真知春秋

春秋三傳首左昔人謂為左丘明作司馬遷杜預信

之愚按左丘明為魯太史孔子因其史作春秋而丘

明又為春秋作傳不知孔子教之作耶抑丘明自作

耶若孔子自為含糊不了之語倩人作傳以明何異

於乞鄰而予者果爾此傳既受旨於仲尼公羊穀梁

何緣再作。若丘明以意自作。當時親見夫子。其說亦自不可易。就使聖意深遠。何至抵牾太甚。今詳傳中斷例敘事。種種迂謬。反有借義於公穀者。豈親見仲尼者乎。先儒謂仲尼素王。丘明素臣。以其經傳相輔也。今有經無傳者。半矣。疑者闕而無考。誕者謬而不經。誤者迂而不合。豈其出丘明手而疎戾若此乎。竊意此傳周秦間人偽撰。不足盡信也。

子云巧言令色足恭。匿怨友其人。此五霸之事也。又云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此因魯史作春秋也。故謂左丘明爲魯史官。或然。謂左傳卽左丘明所作。魯史

春秋直解



三

詩春秋

則非也。察其精神。全在藻繪。於聖人作經之意。都未領畧。只如後世新進辭人。借玄晏先生求名而已。公穀輩以爲此書真出左丘明手。揣摩起例。至使明白易簡之旨。釀爲爭訟之端。而聖人忠厚之意。反成險刻瑣碎之書。皆由於信左過耳。

仲尼筆削之舊史。作自丘明者。不可復見矣。古史削竹記事。文不能多。然定不如經文之簡。經特標其要領。而巔末具在。舊史原非棄舊史不用也。如棄舊史不用。則經所書纔什一。而所遺者什九。今後世何所取徵乎。惟舊史亡。後人以雕鵲之辭。補綴別典。參以

臆見妄起。凡例後世誤信爲左丘明一切依憑。依舊不合。牽強附會。而聖人之情。遂晦矣。使舊史若在。因目求綱。是非自見。何紛然覆射之有。

左傳如出丘明手。則凡經文所書事。未有不詳者。有闕未有不知者。今經有闕而不知。有事而無考。豈見而知之者。與其非左丘明作無疑也。愚嘗摘取其誣別爲非。左以俟後之君子參焉。至於公穀疏罅。闕莽而公羊尤甚。胡傳爲宋經筵作。亦胡氏之春秋耳。識者自辨。

左傳或出三晉辭人之手。故其說往往右晉。譽重耳

春秋直解



四

詩春秋

五臣不啻口出。誇晉功業。無異三王。子孫世受諸侯朝貢。卿大夫招權納賄。貪淫敗禮。皆鋪張其事。恬不以爲怪。世儒遂謂春秋尊晉。仲尼獎霸。承迷至今。皆左傳誤之也。

司馬遷序史記述董仲舒之言曰。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果若斯。春秋者脩怨雪憤之書耳。此馬遷私志。而以裁度春秋可乎。大抵六經當漢初。學者未識指歸。馬遷於春秋守左。仲舒守公羊。今左公羊具在。於春秋若何齊人滅紀。以爲

復讐衛軌拒父以爲大誼許止弑父以爲孝子漢儒說春秋類此矣遷史一書縱漏不可枚舉其言烏足據乎

凡國史以垂戒爲義故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一者義也孔子曰其義丘竊取之竊取垂戒之義也史記而仲尼竊取之何也史多脩飾是非不明聖人核其實明是非之蹟寄愛時之情故曰竊取非謙讓也

春秋無例但據史所記事之有慨於心者提而書之公道難掩是非自見時或創出新義如正月稱王王

春秋直解

諸春秋

稱天鄭棄其師天王狩于河陽之類與凡或書或不書隨宜化裁非例也餘多因舊史陳括成文而世儒傷起凡例如云桓無王定無日秦楚吳越夷狄無君臣無大夫夷狄不月卑國不日君弑賊不討不書葬外事不告不書凡書敗詐同盟書名譏世卿譏逐事伯討責備賢者書爵書名書人書氏諸如此類不可枚舉要皆後人強設非仲尼有明訓也及其不合則又曰美惡不嫌同辭又曰有變例有特筆然則仲尼乃滑稽之雄而春秋爲譁張幻語豈聖人作經之義哉嗟夫古今雖隔聖凡同心善者必可喜惡者必可

惡談其事而人有喜心即仲尼亦喜之可知讀其事而人有惡心即仲尼亦惡之可知何必問例也

春秋不爲一家作故自大夫以下事不書春秋不爲忠臣孝子作故賢人君子事不書春秋不爲聖帝明王作故善政顯績不書凡獎藉誇詡之辭勳庸寵利之事皆非春秋之義世儒未達

春秋之義在不言直其事而是非自見時或辭有抑揚而聖言溫厚精約微顯各中天則雖意旨不露而無深刻隱語但平心細玩蒼素了然若謂字褒字貶以行賞罰此後儒妄說仲尼斷斷無是也

春秋直解

諸春秋

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謂春秋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皆僭天子之事者也故曰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撓諸侯以伐諸侯三王之罪人所以春秋爲天子之事作也豈謂仲尼以天子事自用云乎後儒綴飾仲尼素王誣以命德討罪謂其以匹夫竊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與對擬人說夢也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故子路一言過任夫子哂之況以匹夫行天子之事褒貶當世公侯卿大夫而曰吾以撥亂反正是何異披蓑救火竊蘭廣而寫法律也筆札空言妄稱命

討此後世磔鼠詰猶戲謔之文豈聖人經世之典
讀春秋而後知聖人之不得已也亂臣賊子滔天之
惡必致慎致詳惟明惟允然後直之稍涉微曖則委
蛇含容寧從其疑至如諸傳所記貪淫奢僭非禮猥
瑣之事一切不書誠不忍盡言毛舉使世道民風多
受垢累也第存其征伐盟會弑逆僭竊之蹟以寄其
憂亂之情然辭旨平易不露圭角愚每伏而讀至廢
卷流涕而歎聖人天地之心博大寬仁之至也其言
曰知我罪我惟春秋嗟乎千載而下其誰知之
仲尼嘗曰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子貢

五大夫也鄭莊公之射王中肩也王子帶召戎伐王
火其東門也周大夫王叔伯與爭政而晉趙盾聽訟
也周殺大夫萇弘以謝晉趙鞅也此類諱而不書晉
重耳召襄王于踐土不書再召至溫書狩凡此皆天
王之醜曲爲之諱者宮僕弑父不書僕而書宮晉樂
書中行偃弑君不書偃而書晉鄭子駟弑君髡頑書
卒于鄆宮展與弑父密州不書展與而書宮人楚子
園弑其君麇齊人弑其君陽生以謝吳而皆書卒鄭
祭仲衛黔牟孫林父甯殖北燕大夫逐君皆書君出
奔凡此皆外事之疑而從輕者春秋僭國三曾僭禮
楚僭號晉僭權常用八佾郊禘大雩大蒐兩觀世室
皆微舉其事而不直書楚武王始稱王晉襄公徵諸
侯入朝晉悼公命諸侯朝貢之數齊頃公欲王晉魯
鄭之君入晉稽首皆不書至于伯子男稱公侯一切
因之而不改此類又何恕也是以春秋雖法嚴義正
而委蛇忠厚又如此蓋教天下萬世以臣子事君父
之禮與士君子處世立言之法所謂脩辭之誠出于
是非臧否之外者也他如晉趙盾鄭歸生許世子未
操刃而書弑君晉申生宋雍自縊死而書殺子蓋由
學者不信經而信傳以爲春秋責備之嚴不知聖人

推見至隱皆道其實耳豈有已甚之辭而世儒謂春秋爲刑書至比附吹求不遺餘力果爾則春秋慘礅刻剝爲韓商之祖矣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與詩相爲終始也詩有美刺西周之事春秋有是非東周之事也詩之美刺其自在序春秋之是非其目在史序存而史則亡矣史亡而傳畧可知也序直而詩婉史詳而春秋約故詩以無美刺爲美刺春秋以無是非爲是非可與言詩斯可與言春秋世儒未知詩爲知春秋乎

春秋直解

九

論春秋

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又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今讀其書無非弑君賊父叛臣下子喪師覆國干名犯紀之事與盟會爭戰送死弔災奔走之禮其間偶有所取亦就事差別非喜譚樂道也若世儒說春秋讚頌五霸而已殆似夫子喜而作何懼之有

諸傳譚桓文何津津然也二君以篡弑得國卽有震世之功仲尼不齒況生平全倚詐力爲名教罪人學仲尼者稱之大旨悖矣他尚何言今檢春秋所書桓文之事其誰爲仲尼所取者乎使仲尼而有取于五

霸不言罪我矣

齊晉與楚爭功假尊周爲虛名易曉也儒者以尊周諛齊晉抑楚驅諸侯以事盟主則是仲尼亦觸突遷就教天下假也開詐力之門啓奸雄之漸烏乎可其謬起于攘夷尊周一語千載耳食習而不察

世儒說春秋舍尊周攘夷茫然無據故不得不稱頌五霸稱五霸故不得不獎齊晉獎齊晉故不得不抑魯衛諸國使之承奉承奉無名故不得不以與楚爭功爲攘夷爲尊周以諸侯奔走服從爲有禮以盟會徵召爲當然以囚執諸侯辱王臣殺行人滅國併地

春秋直解

十

論春秋

爲伯討一部春秋止爲五霸頌功德而已嗚呼聖人之情怛鬱千載是誰之咎

嗟夫王迹熄矣孔子作春秋以繼詩明王熄是卽孔子尊周也若謂孔子不能尊周而藉詐力之桓文以尊周謬也謂桓文尊周孔子懼天下後世不知而作春秋以表章之尤謬之謬也

昔人云帝降爲王王降爲霸孟氏亦以五霸與三王較故世儒謂霸未易訾也夫王降爲霸霸假爲王是乃春秋所由作而世儒更以春秋爲獎霸其若之何意謂春秋所不卽爲七王者五霸之力謂五霸若在

周室不滅夫周之東遷無異杞宋矣有桓文不興無桓文亦不滅何加損也桓文上下五十餘年五霸共二百四十餘年而東周存者又二百年此無霸不滅之明效也七國之從橫五霸盟會開之七王之兼併五霸滅國導之赧王稽首獻地五霸挾天子侮王室先之有五霸自有七王若春秋獎五霸則從橫之徒皆行春秋之志者矣然則春秋不為蘧秦張儀作俑乎苟仲尼之志行春秋之義伸則自無五霸又安得有七王與蘧秦之禍而世儒不思也

諸侯友邦各君列爵雖五而皆經于王比周事一人

春秋直解

十一

春秋

無自相臣之禮王室卑五霸爭主諸侯亂也孔子憂之作春秋儒者謂天下無王姑以諸侯與齊晉使主之而不亂嗚呼何能一日而不亂也哉無故而令諸侯俛首事之討曰伯討盟曰主盟執其君殺其臣滅其國分其土使諸侯不敢言不然者仲尼削其爵書其名譏之貶之是春秋為齊晉資斧而率天下以亂也誰為此言左作僖公穀襲之司馬遷董仲舒輩和之轉相傳述至于今二千餘年牢不可破春秋不明久矣獨賴孟氏七篇在耳

明王在上天下有道小國事大國亦莫不有禮焉非

謂諸侯可無禮于齊晉也惟是挾詐用強稱霸主假盟會連結而攻之要脅而朝之則大亂之道矣仲尼豈教諸侯以此事齊晉乎或曰古之王者置方伯統諸侯是方伯尊于諸侯也夫有天子而後有方伯無天子而行方伯之事是自為天子也五霸者皆自為天子者也謂方伯得專征伐亦後儒之臆說非仲尼有是言也仲尼惟曰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已矣仁義可為而不可襲也唐虞君臣讓而燕子噲襲之夷齊兄弟讓而吳光襲之伊尹攝政而莽操襲之文王為西伯而小白重耳襲之後之君子高唐虞夷齊

春秋直解

十二

春秋

而討燕噲吳光進伊尹而誅莽操孔子作春秋師文王而獎桓文其可乎然則春秋未嘗與桓文明矣未嘗與桓文則何以有尊盟主稱伯討進齊晉諸凡例乎儒者之說春秋奸雄之走狗也尊周二字齊小白之陰符也若晉重耳命周如臣僕何周之能尊世儒謂桓文攘楚即所以尊周夫周之不尊非楚為之十二諸侯誰知有周者以攘楚望齊晉猶以燕伐燕也春秋于楚生正其爵而稱子死沒其諡而不書葬如此而已未嘗損其為夷狄教齊晉攘之也

尊五霸頌桓文此當世時人之見仲尼所以難言而寓志于魯史也惟其罪五霸惡桓文春秋所以作也苟尊五霸頌桓文何必春秋哉五霸何愛不尊桓文何愛無名而仲尼更爲此書潤色褒大之無謂也學者明乎此則春秋之義瞭然指掌何隱謎卜度之存然則尊魯又何也非尊魯也春秋魯史也魯史自尊魯魯後周公而諸侯之僭莫如魯因魯史自尊而尊之直也以魯之臣脩明魯史因周公之子孫申明周公之法度春秋微意不過如此初無隱謎可卜度也俗儒謂無隱不足以貴春秋陋也

春秋直解

十三

春秋

說者謂春秋有隱後儒不及知然則近仲尼者其知之近仲尼莫如孟子孟子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又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又曰春秋無義戰孟子之言春秋若此其明且直矣然則春秋之義可知而春秋之于五霸亦可知奈何誣仲尼獎五霸春秋尊盟主乎諸傳揣摩所以不可信也

五霸之亂莫甚于晉楚春秋所惡莫甚于晉晉自重耳以詐力興其子孫強梁驕恣惟楚爲其所忌故始託于秦後引吳越自助皆爲楚也世儒貴霸尊晉遂詆楚爲夷而楚實非夷也謂晉損楚不與盟會楚自

不食非晉能損也齊猶託尊王之名晉則公然自爲也故春秋之事半晉春秋所惡莫如晉楚雖僭號未能得諸侯而晉朝諸侯百有餘年楚未有加于周而晉召王徵兵奔走其卿士逼殺其大夫楚未受諸侯之貢而諸侯于晉有歲幣有徵發入朝稽顙驅脅叱使莫敢不諾晉之惡什倍楚故春秋所惡莫如晉夷夏天地自然之限也西周之亡也以戎故春秋慎之如戎伐周侵齊侵魯侵曹狄滅衛滅邢長狄赤白狄陸渾戎蠻子之類明書于策此乃所以遠夷狄也至于九州幅隕西有秦南有楚東有吳越其君皆神

春秋直解

十四

春秋

明之後其地皆天府神州而世儒一切損爲夷狄謂不可與同盟會然則北有燕與盟會尤少亦夷狄矣如是則四隅盡霸棄僅餘中原一撮土仲尼何苦自窘感如此兩君相見有先王之禮諸侯不王而日殺牲塗血以相盟會是春秋所惡也與者何榮不與者何辱仲尼豈以此分夷夏之貴賤乎後儒妄說耳禹貢九州之地皆諸夏也秦楚吳越居九州地之三僅盡霸爲夷狄則天不足九野而地不滿九州禹貢爲虛文而春秋爲殘局矣仲尼何乃爲此乎世儒旣謂楚爲夷謂攘楚爲霸又謂楚與齊晉并稱五霸是

自背其說也。謂楚僑王陵諸姬無所逃罪。謂為夷狄。則楚未服也。楚為夷則江漢襄鄧淮汝徐沛間皆夷矣。秦漢以來真人輩出。大半楚產。仲尼雖不前知。豈其舉東南半壁盡割棄之甚無謂也。

吳越當楚東南。去中原稍遠。然而冠裳文字與中國同。唐虞以來。東南為文明之區久矣。是故禹朝諸侯于會稽。舜南巡狩至于蒼梧之野。是自古通朝聘也。殷商之季。周奉伯仲。雍亡適吳。吳人樂其德而歸之。是習知有仁賢也。春秋時。言游為聖門高弟。吳季札來聘。孰諳先代典故。閱覽辯博。賢于子產叔向輩。是

春秋車解

十五

諸春秋

素知有文獻也。禹貢五服。東西南北各五千里。舜葬蒼梧。禹葬會稽。皆在五服之內。殷周盛時。無滅虞夏。惟幽厲中衰。或數十年不朝天子。而友邦聘問。南北往來如故也。儼自洪荒未通。中國若所謂斷髮文身。鳥語獸言。則舜禹何以往來。秦伯何以與吳。札豈其神慧一朝傾蓋。通敏乃爾。不然必矣。司馬遷作吳世家。謂吳自闔閭始通中國。猶醒者晏起而問夜未央。醉夢之言耳。六經以三五為法。春秋之局。不小于四代。豈守衰周補苴之天下。而設棘籬于堂宇間。以自感邪。世儒耳食遷史。附和攘夷之陋說。悲夫。仲尼之志。

千載而下。無知已矣。

孔子豈惟不損楚生平所欲有為者。正惟楚按魯定公十二年。孔子罷司寇去魯。至哀公十一年。返魯在外。十有四年。而居陳蔡者強半。陳蔡小國耳。晉楚吳交爭之。其君臣流離朝不及夕。孔子奚取焉。蓋二國楚屬。往來頻數。意常在楚也。是時齊將鮑叔將分諸姬。惟衛而國小。政亂不可有為。諸侯地廣民衆。無如楚。故檀弓記有子之言曰。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其故可知也。及楚昭王使人聘孔子。陳蔡大夫沮之于貢。適楚昭王以兵來迎。欲

春秋車解

十六

諸春秋

封孔子書社地七百里。子西不可而昭王遂卒。向使昭王不死。孔子其能舍楚乎。今按論語記孔子遇狂接輿。沮溺丈人。皆由楚往來。陳蔡間事。聖人之志。千載如見。世儒謂為擯楚。真無稽之言。何謂五霸。或曰夏昆吾。商大彭豷。周齊桓晉文。此因孟子言三王罪人。牽夏商附會耳。孟子謂五霸桓文為盛。是明指桓文先後同世諸侯。故或以為齊桓宋襄晉文秦穆楚莊五君。今按宋襄推顏不振不足稱。霸秦穆未預盟會。不在五列。據春秋始末。蓋二百四十二年間。五強國無王者耳。隱公初年。周室東遷。

鄭莊公始射天子專征伐是霸之始也閔僖之間齊繼之晉又繼之成襄以來楚繼之昭定以來吳繼之至哀定間齊絕晉分吳亡而春秋終五霸畢矣故五霸者終始春秋者也

春秋善善惡惡渾然深厚而不傷苛刻是非臧否較如指掌而不費勘量元惡大憝雖極指摘而有疑必從其輕小過細青不事吹求而陰謀必見其隱心苟不直即震世之功人所艷慕不齒理有可原即湮滅之事人所遺忘必錄可否不模稜而不以筆舌恣訕謗聞見不詳瑣而不以省約廢法戒立經世之準亦

春秋直解

十一

論春秋

人情者聖王之田故聖人不為己甚王者無命討聖人無是非則大亂滋而名教壞苟屑屑然刻核以為是非則人不堪而世滋擾故臣弑君子弑父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春秋錄之以稽世變防天下而示之嚴也小過不舉有疑必闕以諧人情安天下而示之寬也如世儒說春秋吹求洗索不遺餘力則棄灰之刑矣

春秋之志在平康庶皞萬物得所而不樂聞世有亂事見世有亂人故君父之惡囁嚅不忍出口弑逆之事踟躕似不欲言是聖人之仁也然而亂臣賊子罪狀暴于簡策風裁凜乎百世三綱正五常敘是春秋之義也天時地紀內夏外夷國賦民稅水火災祥有典有則是其禮也五霸陰謀奸雄隱隱雖百年往事如見肺肝是非明賢否定危行言遜而人不以為罪是其智也及乎脩辭陳事標本撮要一洗史氏糢綴之習二典三謨不得與之較忠實是其信也其辭韻風旨溫厚深永反覆味之而不窮左右折之而皆合荀彘含瓠可舉千百言約之一字亦可據一字數榮為千百言經緯自然是其文也上下幾二百餘年興亡之故賢否得失之林禮樂刑政規模畢具是其經濟也言多而是非不以已事陳而可否不預設其法森然其旨淵然六通四達不為城府五霸之功利二十餘國之爭戰如蚩蚩聚謀臣勇士奔競馳逐掀揭震撼之氣以無可無不可之量睨而視之愔然如飄風過影是其局量也兼斯數者可以觀春秋矣世儒稱胡安國解春秋每事必求處分苟徒書其事則是附之長大息而已此言非也夫理無典要義無

春秋直解

六

論春秋

適莫賢否治亂道之經也其轉移變化相時而動治之權也經可以豫定權不可以先設今言五霸壞主章諸侯僭天子此經之不正可與天下後世明言之者也至于易霸而為王反亂而為治化篡賊而為忠厚攜禮樂征伐而還之天子此轉移之權難與天下後世明言之者也夫子曰苟有用我者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如問其所以可所以成仲尼亦不能預設也今日設之明日用之即仲尼不能而況世儒設之使仲尼用之乎此胡氏所以穿鑿擬為春秋之畫餅也夫治亂生于人心人心不正則大亂不止是非

春秋直解

七

論春秋

不明則人心不正春秋者明是非反經以正人心而已也五霸之震耀于功利也諸侯大夫之僭侈也君臣父子之相夷也禮樂征伐之專擅也舉世皆醉而不知其非也聖人直以告天下後世使愚夫知其不可而後從可用也故曰君子反經而已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惡此孟氏之言也非愚之臆說也千載而知春秋孟氏一人而已矣

春秋有是非而未嘗是非所以為直道而行千古如大路也是故無往不適之謂路適一鄉一邑之謂徑一八一塞之謂山蹊天理人情之極則自無所取而

不當無所折而不中春秋據理正辭以待天下後世人之取裁蓋萬裁而萬合左得之而為左合也之穀得之而為公穀合也未嘗褒貶而謂之褒貶焉亦合也未嘗名字而謂之名字焉亦合也未嘗命討而謂之命討焉亦合也然直道而行誰毀誰譽見為褒貶而聖人實無褒貶見為名字而聖人實未嘗名字見為命討而聖人實未嘗命討此其所以為春秋也非聖人不能作也

春秋直解

二十

論春秋

凡春秋于攻戰之事第書某國伐某國不詳勝敗何也春秋不義攻戰不問勝不勝也凡盟會第書會某事也凡大夫見殺第書殺不詳有罪無罪何也春秋重戮大臣不問何罪也大抵春秋于時事無樂道之者若其詳舊史具矣

春秋稱王以天何也無二天無二王也天王不稱周何也天下皆周也十二公不稱魯何也內魯也凡稱天王不以謚號何也天下知有王不分為王某也外諸侯稱國何也各君也稱諸侯亦不以謚號何也國知有君不分為君某也卿以下則書姓氏名字爵何也各官之義也家不列何也天下非家

事也。王莽必謚諸侯卒必名必爵。葬必謚何也。各成其終也。此春秋正名之大畧也。

春秋詳畧多因舊史。或舊史佚之。或舊史載而聖人諱之。非例也。所書大抵皆亂畧。或彼善于此。參差隨宜。亦非例也。如春稱王。王稱天。書與不書之類。皆所謂義也。義者隨宜。例者偏主。聖人比義不比例。

或曰春秋無褒貶。何以明大義。夫春秋所以明大義者。其文甚著。不在褒貶也。如諸侯不知有周。而書春王正月。所以明一統也。東周不祗而稱王。繫之天。所以明至尊也。凡弑君父。則必書攻伐。則必書相盟會。

春秋直解

二十一

諸春秋

則必書殺太臣。則必書凡。春秋所書無德事。所以明亂跡也。垂戒之義彰彰若斯。故曰達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檮杌天下之至惡也。其何事于褒貶而後見乎。

世儒不知春秋始于視仲尼。太高疑仲尼太深也。夫聖人立經垂訓。將使愚不肖共曉。豈其竄端匿跡。傲天下後世以所不知。使天下後世有不知。奚貴為經也。世儒謂無隱。不足以貴春秋。而不知明白易簡。正聖人所貴。與天下萬世共見者也。司馬遷謂春秋隱諱之文。不可以書見。今其文辭具在。是欲為隱諱者。

乎。有不可以書見者乎。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聖人與人同耳。今不求于人心之是非。而求于諸傳之凡例。舍的然可據之心。不信。而謂聖人有不見之隱。豈不誤哉。嗟夫。讀春秋而能盡洗其龐雜之說。千古一快也。

何謂春秋。曰魯史錯舉四時以表年耳。仲尼則奉天時而無私也。世變有古今。王霸有升降。人事有得失。聖人有是非。皆天也。猶日月之有晝夜。四時之有寒燠。所以為春秋也。

春秋紀年止二百四十二年。不已狹乎。蓋東遷以前。

春秋直解

二十二

諸春秋

文武周公之澤在。則文武周公之事不敢干也。東遷以後。文武之迹熄。天下無王。二百四十二年。以為多矣。上不敢逼文武周公。是聖人之恭也。後之學春秋者。自任無前。僭也有天子而亦為春秋治亂不分。昏也。僭且昏。烏知春秋。

南宋諸儒自謂窮理明經。而其于春秋賢賢爾。邵雍作皇極經世。以五霸配帝王。以易詩書春秋牽強湊合。不成義理。至謂夫子作春秋。推尊晉文。此背理傷道之言。不可以為訓。今且列之學官。使人誦法賈生。所謂可痛哭流涕者也。

嗟夫使春秋淺率無味。一覽而盡。何以爲聖人之書。使深刻隱晦。終于不可解。何以爲聖人之書。其必有至當歸一之論矣。觀諸傳之紛拏。而覺春秋之難罷。諸傳虛心觀理。而後知春秋之易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讀春秋取傳中事。經所不書者。以質諸所書者。意亦可見。今人徒見其所書。不見其所不書。則并其所書者。亦蔽于偏見耳。故有非名而不書者。如周殺褒弘。謝晉之類。有沒其功而不書者。如齊人城郊之類。有黜其榮而不書者。如命小白重耳爲侯伯之類。有僭

春秋直解

二十三

讀春秋

而不書者。如楚不書葬之類。宜書而不書。其故皆可知已。

善觀春秋者。見聖人精神心術。不善觀春秋者。見聖人名法科條。夫名法科條。非所以爲經也。

世儒解春秋。但借作拋架信自己鋪張。及其不似曰。聊以裨世教云爾。春秋自裨世教。何假鋪張。及其迂濶難行。反以累經。是故可憎耳。

帝王之治。因乎民心。春秋不賞而勸。不怒而威。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不顯其刑之教也。因心于民。藏天下于天下。春秋之義也。

言之無文。行之不遠。雖典謨訓誥。不廢文也。世史敘事。代口鋪張。都非實錄。夫子嘗曰。文勝質則史。惟春秋之文。標旨撮要。簡當精切。爲萬世史學傳信之宗。

春秋直解卷一

隱公名息姑惠公子在位十一年

元年

春秋直解

卷一

隱元年

春秋紀年不以周以魯何也春秋魯史也始隱公元年何也或曰此平王四十九年周東遷之始也孟軻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孔子懼作春秋隱公以國讓桓而桓弑之是無君之始也周之亡也平王黨外戚率犬戎弑幽王而得國是無父之始也說者謂周東遷未亡也夫周之東何以異於杞宋乎苟東遷可存周則杞宋亦可存夏商矣是周亡之始也夏商亡湯武興周亡二百餘年明王不作是無王之始也三桓專魯萌孽于隱桓之際是魯衰之始也春秋之亂由五霸五霸始鄭而齊繼之晉楚吳又繼之隱公初年鄭莊公始挾天子據諸侯擅征伐射王幽母殺弟是霸之始也孟子云詩亡然後春秋作詩有美刺春秋有是非相終始也是時天子不親風廟朝無制作是詩亡之始也凡此七者春秋所以始也其取于魯史何也魯周公之胤文王之昭也周禮在魯猶夏商之禮在杞宋也其或繼周者魯不亦為杞宋乎或曰春



秋天子之事若何以與魯仲尼曰非我與也昔者成王嘗以天子禮尊周公矣子孫行其禮奏其樂自謂不與列辟同我魯民也焉得而訕之惟國史在不沒其實而已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誰毀誰譽我不敢預焉爾

春王正月

改月

春秋直解

卷一

隱元年

王正月何也元年魯年正月則王之正月也國以君紀年魯史用魯年春首書王使普天同日知共主也正月謂之王何也周正月也月以寅為正周建子則是王之正月也正月稱王而春不王何也王以建子改正天不以王正改時四時之春三代不能易也不能易而王正月為春何也三代各以所改之正為歲則各以所改之月為時周之正月是即周之春也然則冬可以為春乎曰不可不可而書之何也曰乃所以為春秋也是故孔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春秋之義也胡安國謂用夏時冠周月非也如用夏時必以建寅為正乃可不然必王正月上冠以冬乃可夫聖人既憂天下無王矣而又改王之正朔乎然則子云行夏時何也曰此聖人之志也春秋聖人不得志所為也志行夏時

而不敢用夏正是聖人之慎重也胡安國用夏時是後儒之妄作也開卷第一義而大旨已垂矣一代正朔可率意而改又何怪乎擅褒貶制命討肆言無忌以誣吾仲尼也然正月有王有不王何也王者筆削之新義不王者猶魯史之舊文也春秋有義無例以例是後儒之春秋非仲尼之春秋也仲尼之春秋易簡也後儒之春秋隱僻也元年正月不書公即位何也隱攝也不朝正不行即位史無書故經亦不書也或曰成隱之讓也夫隱之讓非待不書即位而成也三月公及邾儀父凡邾公手作邾義盟于蔑凡邾公手作邾義

春秋直解 卷一 三 元年

儀父邾君字也魯稱公邾稱字史尊內也仲尼脩春秋而欲為褒貶則五等之名宜首正矣二十餘國公侯之稱苟非僭王不革其舊則仲尼未嘗數數然也故夫春秋者聖人選默謹言之書也因舊史更繁存要使其辭明事顯歷錄焉如日星麗天有目共見委蛇焉如江河行地游者自知二百四十二年之是非以俟諸千萬世人心之公論焉耳豈區區書名書字曰某賢吾褒之某不肖吾貶之之謂哉至於言有微婉意有抑揚因時取裁而非為例也隨事見義而不求同也論春秋者惟例惟同所以惡於鑒也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段鄭莊公母弟也母姜夫人愛之鄭伯惡之段以鄆叛鄭伯攻而克之遂幽其母不稱弟不弟也鄭伯亦不兄路人之謂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凡邾公手作邾義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宰官名咺人名車馬送死曰賵魯惠公元妃孟子死而無子繼室以聲子仲子仲子生而有夫人之瑞惠公愛焉生桓公幼聲子生隱公而長惠公卒隱攝將以及桓而仲子尚在平王助惠公葬及仲子則信以為諸侯之妻與諸侯之母明以諸侯與其子矣隱不

春秋直解 卷一 四 元年

讓焉得雖然以天子而下賵諸侯之妾未死而豫凶事皆非禮也非待名宰而後見也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魯及也凡內稱不備君子曰諸侯講信脩睦交於鄰國先王之教也刑牲歃血要鬼神為質而井俎曾之禮也以爲信乎春秋何歲不盟而信者誰與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書云民興胥漸泯泯焚焚罔中于信以覆詛盟故盟也者盜賊之事而苗民之俗也凡春秋書盟皆惡之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祭伯王卿士來魯也無王命私交也舊史亡其事不可考後多倣此

公子益師卒

內貴戚之卿卒重大臣也不日因舊史非例也後多倣此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魯地

書戎戎之也會戎恥也

夏五月莒人入向

以兵入也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莒人入向非奉討而以師入人國亂也

春秋直解

卷一

五

隱二年

無駭帥師入極駭發作倣

無駭魯大夫展氏極近魯小國也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魯地

九月紀裂繻須來逆女來逆女裂繻公校作展綸○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紀姒姓之國裂繻紀卿也紀侯娶于魯使其卿來迎追莊公四年紀亡伯姬死魯無婚姻之誼此誌其歸也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魯地伯左作密

紀子伯闕文也左傳改伯從帛以爲紀大夫裂繻字

春秋不以大夫先諸侯可知也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子氏桓公母仲子也稱夫人薨貴之何以不書葬君母死赴于諸侯以君母葬桓未立不成葬不書

鄭人伐衛

此五霸專征伐之始師出無名伐國無罪亂道也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凡書使書伐書圍書入書滅書取皆惡之說者多爲之目鑿也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凡日食書誌變也不朔史闕也後多倣此

春秋直解

卷一

六

隱三年

三月庚戌天王崩

崇高而隆曰崩終春秋十二王書崩書葬者周來告魯往會也書崩不書葬者周來告魯不往也崩葬俱不書者周不告魯亦不往也平王崩魯不會故不書葬禮天子崩諸侯爲三年喪同軌畢會周公之後不能守禮而諸侯可知已

夏四月辛卯君氏卒魯公敎作尹

君氏隱公母聲子也稱君氏從子也不稱薨以別于子氏成隱之讓也子讓子則母讓母無兩君則不得兩薨禮也公羊改君爲尹謂周卿士尹氏魯主之譏

世卿非也夫世卿不啻詳矣三桓世魯六卿世晉齊世高國宋世華向衛世孫甯何事于尹氏

秋武氏子來求聘

武氏子周大夫武氏之子也平王喪魯不會故來責聘書求諱也天子崩諸侯不至嗣王瑩瑩在疚而使入徵聘皆非禮也或曰大夫武氏子在喪者自求也若是則家事不書然無王命何也嗣王諒闇也使大夫子何也春秋大夫世官父在子預政如齊慶舍之類非古也桓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亦大夫子也書皆非之

春秋直解

卷一

七

隱三年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宋穆公卒舍其子馮而立兄之子與夷是為殤公子馮奔鄭禮諸侯卒曰薨史臣尊內於外諸侯稱卒曰不日名不名因舊史非例也或卒或不卒告則書不告則否也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齊地

春秋魯史也曾與諸侯盟宜書外諸侯相盟魯不與亦書故春秋非獨魯史也他倣此

癸未葬宋穆公

公故作

凡外諸侯書葬魯述也凡葬稱諡葬而後諡也質死

者生平而為之諡觀諡而生平可考也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杞邑

諸侯土宇夫有所受之有過則削有罪則移自天子出諸侯而相兼併亂也故凡伐國取地書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州殺完

州吁衛莊公之嬖庶子也莊公卒子完立是為桓公州吁弑之書曰衛州吁弑其君完直也說者謂以國為氏削其屬籍鑿也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衛地

相見不備禮曰遇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卷一

八

隱四年

州吁懼諸侯之討也謀于陳蔡而以伐鄭媚宋宋人許之陳蔡從之是三國之師為保寇爾

秋聲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聲魯大夫羽父弑隱公子鐘巫者也三國不得志于鄭謀再舉而請于魯公辭焉聲以師往君子曰強不用命又一州吁也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濮地

凡殺弑君者稱人人皆可殺無問誰也凡弑君者見殺不稱爵賊矣無問爵也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州吁死國人立公子晉君子曰春秋諸侯之繼世誰其受命于天子者乎無事則承考自立有事惟國人所置是謂孤埋而孤捐焉得不亂

五年○春公矢魚于棠大公殺首視棠無地

衆漁曰矢魚書公誌慢遊也

夏四月葬衛桓公

宋爵公也葬書公衛爵侯也亦書公何也凡君薨必序爵正名以成終也葬則因臣民私稱不沒其存也惟僭王則沒之楚吳越不書葬僭王也

春秋直解 卷一 九

秋衛師入郕郕公殺作僭

初衛之亂也郕人侵之此衛人報怨之師也諸侯脩怨是以大亂儒者貴復讐豈其然乎

九月考仲子之宮

工成曰考仲子桓公母也隱為之立廟將讓桓也

初獻六羽

六佾也舞列曰佾初獻六前用八也天子八諸侯六魯八佾獻周公非也羣公用之尤非也仲子庶姜不可耐于祖故考其宮又不可用羣廟之舞故獻六佾六之是也若曰惜乎獨仲子之宮云爾

邾人鄭人伐宋

邾人衛宋人之奪其田也因鄭人伐宋而助之先邾惡黨也宋告援于魯使者失對公辭

螟

內災也蟲食苗心曰螟民事莫大乎歲災則書後多倣此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驅卒冠平卒

臧僖伯卒也

宋人伐鄭圍長葛鄭邑

報怨之師也

春秋直解 卷一 上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輸左作輸

初公之為公子也與鄭人戰鄭人執而囚之及鄭伐宋宋求援于魯公弗許鄭人德之請輸魯平八年歸祊十年伐宋以二邑與魯輸也魯寔貪而曰鄭輸平微之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魯地

齊魯相鄰之國而世相讐也凡會盟則書後多倣此

秋七月

公羊謂無事非也豈有三月無事之國乎事非要則不書猶書時成歲也

冬宋人取長葛左作

宋圍鄭長葛經年而後取之夫宋之甘心于鄭也以鄭之匿其亡子馮也背先公及已之恩而謀取其子殤公於是為不仁矣積惡滅身宜夫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諸侯一娶九女歸必同時所以定名分防偏驕廣祚胤也伯姬二年歸紀叔姬遲之六年後是廢禮也叔姬賢迄紀亡不失為婦

滕侯卒

外諸侯卒來赴則書不名史佚也不葬魯不會也後

春秋直解

卷一

十一

巳七年

倣此

夏城中丘

城書重守也夏失時也凡興作時不書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使弟親魯也齊魯相依之國其能親睦焉可矣胡氏謂責齊侯寵其弟塔諸兒之亂非也聖人豈願有國家者終遠兄弟乎遠兄弟而有天下聖人不為也

秋公伐邾

為宋伐也元年與邾盟于蔑無故而渝之是以君子賤盟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來聘聘魯也楚丘衛地也衛忘賓旅使王臣顯越于境內魯戎同盟而不能問仲尼所以有左衽之憂也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衛地

齊人將平宋衛于鄭也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鄭地公

初成王賜周公許以為東都湯沐之邑而近鄭宣王賜母弟鄭伯祊以為祀泰山之邑而近魯鄭利許先歸魯祊踐輸平之約其實欲得許也定鄭大夫不氏史尊內也君在臣不族說者謂為解之謬也後多倣

春秋直解

卷一

十二

庚八年

此

庚寅我入祊

受鄭歸也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蔡赴也

辛亥宿男卒

宿小國也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月地

鄭警宋而衛宋黨也齊鄭黨也齊平三國盟于瓦屋鄭不受盟以齊人見於王而以不朝討宋於是有管

之師朝王不書詐也

八月葬蔡宣公

魯送也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包已公殺

諸傳謂書人為大夫不盡然也君臣民通謂人

螟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駭殺

內大臣也公命以其祖字為展氏不書展從君也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九年之內王使三至矣而公畢世不一朝仲尼所以

春秋直解

卷一

一三

隱九年

政不恕之意也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三月夏之正月雷尚蟄而震電震電而雨雪異也雪

平地尺為大

挾卒挾公殺

內大臣也說者謂挾不書族隱攝不主爵不賜也夫

隱攝政十有一年矣盟會侵伐不絕書何以獨不主

爵無駭之賜展氏非隱賜與大夫皆不官不族豈其

皆未賜而其君皆攝者與傳之無端類此

夏城郎

不時也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魯地公

謀伐宋也是時鄭伯為王卿士以王命討宋不書假

也五霸挾天子據諸侯自鄭莊始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為師期也天下有道諸侯無事不越國大夫無事不

出境諸侯東盟西會而天下紛如矣儒者侈言盟會

豈仲尼之志

夏鞏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春秋直解

卷一

十四

隱十年

前年伐鄭今年伐宋皆鞏主之是役也公在不書鞏

專也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郕辛巳取防

敗宋不書鞏不與其為功也鄭以子馮之故假王命

以魯伐宋魯欲得地行是鄭忿而魯貪耳如傳言則

三國皆勤王之師吾誰欺

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宋以衛伐鄭報管之役也師入而鄭師還二師進無

所薄退無所歸乃招蔡人共伐戴鄭乘其敝一戰併

取之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郕公作營

鄭伯以郕人不附已與齊伐之討其違王命也不書

王命假也先齊惡黨也

十有又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魯滕薛皆周東藩也序爵皆侯也魯不朝王而受友

邦之朝滕薛不知有王而知有強鄰旅見不以爲屈

爭長于人之宇下而不以爲恥蓋王制不明諸侯以

力相臣亂也說者謂諸侯相朝正也夫諸侯五年一

朝天子畢世一相朝今畢世不王而歲唯大國之朝

春秋直解

卷一

十五

隱十年

也正乎哉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公穀夏下有五月字特來鄭地公穀作邪聚

鄭將伐許也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許人無罪而鄭以諸侯伐之分其地逐其君而左氏

猶謂鄭伯有禮豈春秋之義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仲翬弒隱公而書公薨何也史文也史不敢直而仲

尼因之何也弒君篡國行道人知之且得而匿之謂

公薨公其薨也與哉不書葬何也桓不治葬史無書

故經不書也奚不諱乎曰諱之而天下後世耳目塗
焉諱之不可苟天下後世耳目昭然何必於稱之然
則不書葬諱乎曰不葬而書不葬則稱之矣不葬亦
不書言諱而情直矣故曰明白易簡者春秋之義也

春秋直解卷一終

春秋直解

卷一

十六

隱十年

春秋直解卷二

桓公名軌惠公子隱公弟在位十八年

郝敬解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凡書即位必正月何也禮嗣君踰年朝正于廟即位改元始成爲君也若莊若閔若僖國亂不朝正即位則史無書非仲尼以意增損如褒貶之說也世儒謂桓弑兄制即位可矣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衛地

桓公弑兄得國懼諸侯弗與鄭伯爲王卿士求好焉

春秋直解

卷二

桓元年

鄭伯以璧假許田

初鄭以祊歸魯名爲易許實輸魯平以酬狐壤之怨緩救宋之師而未敢斷然責償也于今五年許不出鄭亦不請一旦而責五年之負何也桓公氣餒於纂國情迫於親鄭鄭持其急而圖以爲市以璧假要之也先王之胙土可以璧假手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經所以微其辭耳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鄭地

許田歸鄭而後得鄭盟盟鄭而桓之位始定春秋之事同盟則爲諸侯雖有弑君篡國得盟則已五霸會

盟所以得罪于三王也

秋大水

內災

冬十月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宋自子馮奔鄭殤公構鄭十年而十一戰孔父爲之司馬國人怨馮子馮在鄭內私華督齊魯陳三國外助之十年而後發難亦已晚矣書弑君及大夫直也說者區區名字官爵云桓無王此書王正之鑒也

春秋直解

卷二

二

桓二年

滕子來朝

桓公築弑而小國朝之世道可知已滕侯稱子魯子之也近魯而小魯人卑之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獲以成宋亂

宋督之弑殤公也以子馮爲金注而外倚四國之助也殤公死四國至子馮入而華督相矣書成宋亂從與之辭也教人臣子謀人君父以爲市四君其弗爲人君父者乎卒也襄公死無知桓公死彭生陳侯死五父鄭伯死繼體相殘天道所爲遽也

夏四月取郕告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

宋之賂器也周公其享諸

秋七月杞侯來朝公授作

桓公篡國挾齊鄭之助取宋賂受滕朝其以震矜于
杞而來朝非志也滕杞皆侯也滕以子來魯人以爲
敬杞以侯來魯人以爲不敬明年討杞

蔡侯鄭伯會于鄧鄧地

始懼楚也

九月入杞

討不敬也諸侯朝于諸侯不敬猶討諸侯不朝天子
其誰討焉

春秋直解 卷二

公及戎盟于唐

公新立尋盟也

冬公至自唐

禮君出比及皆告於廟告則史書後倣此

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贏齊地

文姜始議婚也傳謂遂成昏于齊無乃惡而甚之手
夫其往逆也猶稱女春不書王史文也而說者謂桓
無王夫春秋諸侯其誰有王乎苟不書王而可懲無
王則二百四十二正皆不書耳又曰元年書王正桓
之罪二年書王正宋督十年書王以數之盈十八年

書王以桓之終皆無義而強爲例也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蒲地

胥命相命也不刑牲不歃血結言而退說者謂仲尼
魯之夫善信以義春秋之信利而已奚善之有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杞公作杞

杞求成也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既盡也

公子翬如齊逆女○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譚魯地
諸侯親送女非禮也禮卿送

春秋直解 卷二

公會齊侯于譚

受姜氏也

夫人姜氏至自齊

春秋不書常事嫁娶常也文姜之于魯詒之罹矣故
書後倣此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問姜氏也

有年

凡書災紀變也其書祥蓋幸之春秋愛亂之書也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先王之于田以講武也春田夏苗秋蒐冬狩非時不舉祭祀燕享非正不殺山林丘藪非地不焚行此謂之禮易此謂之禽荒狩于郎荒也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桓公弑君得國身通天討王使慙慙下問何以爲紀法之宗非必名宰始見其失

五年○春正月甲戌巳丑陳侯鮑卒

陳侯有疾其弟佗弑太子免自立甲戌亂作越十有六日巳丑陳侯卒春秋于弑君無不書者戌下當有闕文諸傳謂爲再赴爲傳疑爲包舉謬也

春秋直解

卷二

五

桓四年

夏齊侯鄭伯如紀

謀襲紀也後此十七年齊遂滅紀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仍叔作任

王使一歲再問而魯無一往乎曰往矣何以不書諸侯不朝以陪臣報不足錄也仍叔之子大夫子之示

爵者

葬陳桓公

城稅丘

魯城也齊將襲紀故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鄭伯爲王卿士王奔之政遂不朝王以三國之師討雖其甚哉子之於父大杖則走臣不當爾邪乃使陪臣拒戰矢集王肩仲尼所謂是可忍也孰不可忍首三國罪其不効也不書敗諱也王不稱天傷至尊之卑也

大雩

于

吁嗟禱雨曰雩雩禮也大雩非禮也惟王稱大天子大雩于上帝諸侯雩于境內山川魯大雩雩也昔者成王尊周公祀以王禮非謂百神之祀皆可僭也周之衰也諸侯亡等而禮由周公之子孫先壞之事多不可枚舉國惡不可直陳借舊史書事表義如旱書大雩失時書大閱六羽書初獻牛災書不郊千古有直道是非指諸掌矣

金公作

內災也

冬州公如曹

州小國如曹大去其國也其詳不可考

六年○春正月寔來

州公來魯也寔來大來也歸曰大歸去曰大去來曰寔來終之也不書州公承如曹也如曹寓也來魯寔

也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魯地故

紀有齊難諸于魯以二姬故

秋八月壬午大閱

大閱天子所以簡車徒也魯大閱非禮也八月不時也仲冬乃閱

蔡人殺陳佗

誅賊之辭陳賊而蔡人殺之人皆可殺之也

九月丁卯子同生

魯莊公始生文姜之子也國君生不書此書何也

春秋直解

卷二

七

桓六年

雄狐亂倫人言莊公非桓子也夫文姜歸魯於今年矣詩云采芣采芣首陽之巔人之為言苟亦無然故詳誌其始生月日以折羣疑戢訕謗表世系正國統明慎忠厚之至也

冬紀侯來朝

紀因魯請于王求平于齊公告不能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魯地

焚林而田非禮也天子不合國諸侯不據廢古之制

也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皆近楚小國失地奔魯也書名史文也是年不書秋冬闕也說者謂仲尼削二時以見天王之不能用刑猶桓無王之迂說也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周正月仲冬也仲冬烝時也時不書此書何也周正唯改歲頒朔之類郊廟大事猶順四時之正也周衰禮廢錯亂無章未冬烝或徂冬烝惟此為時而五月又烝書以著再舉之失

天王使家父來聘

八年而王聘三至矣

春秋直解

卷二

八

桓七年

夏五月丁丑烝

周正月烝則四月禘矣五月莫春猶用冬祭慢也四時之祭冬烝夏禴禴薄烝備物夏烝非禮也公羊謂之歲亟夫五月一祭猶謂亟乎禮三月一祭

秋伐邾

冬十月雨雪去雪

仲秋雨雪異也

祭伯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桓王娶于紀使魯為主禮天子與諸侯同姓諸侯主王室卑而此禮存猶之媒妁耳常事何以書紀患

齊因魯託于王為紀書也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魯主也

夏四月○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亦姑來朝

來朝史尊內也曹伯病而使世子來懼魯也比歸曹

伯卒孟子云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彊君子不盡人

之情不奪人之親甚魯也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夏五月葬曹桓

公

春秋直解

卷二

九

桓元年十年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衛地

衛將與齊鄭伐魯公求好焉衛人辭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魯地

初齊有戎難鄭帥諸侯之師救之魯為齊餼以周班

後鄭鄭伯怒以齊衛伐魯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備魯也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鄭莊公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

鄭世子忽鄧出也突宋出也宋人執鄭祭仲與之盟

而立突忽出奔衛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公會宋公于夫鍾鄭地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闕魯地

宋既納突而多責賂突患之求平于魯魯四月內與

宋會者三

十有二年○春正月○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

于曲池魯地杞公作紀

平杞莒也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人燕人盟于穀丘宋地

平宋鄭也

春秋直解

卷二

十

桓元年十年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公會宋公于虛宋地公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宋地

以鄭之故踰年六會而宋不可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鄭地

魯遂即鄭鄭伯突也

丙戌衛侯晉卒

衛宣公納子婦而殺二子天下之大惡也其卒也猶

稱諸侯一字之貶安在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魯鄭失利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已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魯鄭再伐宋紀人助之宋連齊衛燕四國之師拒之而敗是役也紀切齒齊人勦力所以勝也故內主紀而外主齊鄭則定而紀之禍深矣

三月葬衛宣公

宣公之未葬也衛朔越縹而從戎非禮也

夏大水○秋七月○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備宋也

春秋直解

卷二

十一

無冰

恆燠也

夏五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語從作解

脩曹之會也夏五不月闕文也史闕乎非也仲尼筆削史而獨存夏五爲闕疑迂矣蓋傳寫之漏世儒詫奇可爲莞爾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御廩黍盛之藏也火曰災

乙亥嘗

周八月仲夏也夏嘗先時也御廩災三日耳黍盛不

潔不可以祭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報怨之師也齊有新喪而孤預外事非禮也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冢父來求車

車服天子所以庸也求車于諸侯非禮也

三月乙未天王崩

桓王也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春秋直解

卷二

十二

突謀殺祭仲見逐不書逐非名也後多倣此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是爲昭公突終有鄭故稱伯忽未定故稱世子春秋

之義道其實而是非可知也

許叔入于許

初鄭之入許也許男奔衛鄭伯使人監許叔居許東

鄭鄭亂許叔乃入

公會齊侯于艾

艾公作鄭穀作齊

謀定許也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天子喪諸侯不奔而相朝非禮也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櫟鄭地

鄭二君矣突遂以有鄭是為厲公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後宋地伐鄭宋公

有齊

定突也宋始納突旋舍突而黨忽魯始草宋復黨鄭而攻宋挾私忿而構人兄弟紛紛不定乎今四年矣忽突相持而宋魯又助突攻忽親怨周極唯利是視春秋之事君子不欲觀之也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春秋直解

卷二

十三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再定突也諸侯多與突者忽所以不免矣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告至書

冬城向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初衛朔譖殺二兄二兄之黨怨之至是作亂立公子

黔牟朔奔齊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齊地

為紀平齊也宋之戰齊人怨紀深矣盟黃齊詐也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雒會公殺作及雒僅上聲魯地

邾稱字史文也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公開夏字奚魯地穀作郎

君子是以知黃之盟詐也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蔡桓公弟獻舞也桓公卒無嗣蔡人召而立之

癸已葬蔡桓侯

凡葬稱公書侯誤也胡氏謂以請諡賢蔡季季不請立而請諡乎謂季與獻舞二人非也

及宋人衛人伐邾

春秋直解

卷二

十四

魯及也春盟而冬伐之君子所以賤盟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濼音洛二音公與夫人

姜氏遠如齊公無與字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齊襄公淫女弟遂殺魯桓公天下之大惡也其書法

止此一字之貶安在乎或曰若是則何以明戒曰不

營戒矣奚醜詆而可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葬我君桓公

儒者謂君弑賊不討不書葬援隱為例也夫隱不書葬以桓不治葬也桓葬則書何例之有例窮則曰外賊難討夫義苟討也弗與共天下豈以越國遂置之儒者誣春秋類此

春秋直解卷二終

春秋直解卷二

十五

春秋直解卷三

郝敬解

莊公名同桓公子在位三十二年

元年○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父死于外不朝正即位故無書

三月夫人孫同于齊

諸聘請文姜留齊非也公之喪至自齊則夫人歸矣歸而復有齊之行避也與君同出而不同入彭生死而美生國人詫之故避也書孫微辭也說者謂削姜氏貶也夫與其削姜氏無寧削夫人乎春秋之義無

春秋直解

卷三

正元年

此

夏單善伯送王姬送公羊

單伯周卿士也王姬嫁于齊王使單伯來送曾主也嗟來單杯之土未乾枕戈之恨方始而乃墨衰經與不共天之人効執柯之役築親迎之館往則送之喪則服之是怨賊為腹心而淫母殺父為生死肉骨之感矣昔申侯以犬戎殺幽王而平王為之遣戍齊諸兒以淫惡殺魯桓公而莊公為之主婚此一王一侯者其空桑之子與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為齊築也于外避喪也知避喪之為禮而不知忘父
讐之非禮猶放飯而問齒決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桓公弒兄得國主道天討艷妻誨淫身死名辱在位

十八年不一朝王而王使慙慙存則問之死則錫之

天會德豈濫若斯何必削天乃見其失矣

王姬歸于齊

自魯歸也

齊師遷紀邾平部並部焉

春秋直解

卷三

二

莊七年

三邑皆紀也諸侯有罪惟天子六師移之紀罪伊何

而齊擅遷其民兼其土明王不作弱肉而強食也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於餘丘邾邑也慶父公庶兄也帥師專也尸無君之

惡成于專然亦書公子春秋未嘗貶大夫而況天子

諸侯乎

秋七月齊王姬卒

記曰齊王姬卒魯莊公為之服大功釋殺父之怨而

喪讐人之妻禮與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燕助齊地公

姜氏長惡不悛聞外之行十八年間不絕書而莊公

為子無幹蠱之孝無幾諫之言敝苟出入宜淫道路

何以齊其家無忝秉禮之國哉詩人所為賦荷嗟也

乙酉宋公馮卒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溺魯大夫會齊伐衛黨讐人伐兄弟也書會惡專也

伐鄭由讐伐邾由慶父伐衛由溺魯政下逮豈待定

哀之季故春秋託始于隱桓也

夏四月葬宋莊公

春秋直解

卷三

三

莊七年

五月葬桓王

天子七月葬卻尸七年非禮也

秋紀季以邾入于齊

邾亦紀邑齊人蠶食餘一丸主而猶甘心焉紀季遂

以入齊為附庸存先祀也非紀侯志故曰紀季以

冬公次于滑鄭地公

會鄭謀紀也國恥未雪二姬告難苟義旅一振則親

怨兩酬乃越超不進信宿而返書次懦之也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魯地

婦人享外諸侯非禮也

三月紀伯姬卒

魯女也紀亡伯姬以憂卒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鄭伯突也桓公十七年鄭高渠彌弑忽而立子亶明年齊襄公殺子亶鄭人立子儀子儀立十四年而突弑之終有鄭國者突也

紀侯太去其國

紀無如齊何矣義既不臣力又不敵女于周而王不能庇控于魯而魯不能援故委而去之嗟夫魯安得不任其咎矣夫齊紀讐尤魯讐也紀所恃惟魯宋之

春秋直解

卷三

四

莊四年

戰焉魯戰也紀畏齊而即魯魯背紀而親齊紀季何不以鄆附魯而甘入于齊乎亦知魯不足賴矣及鄆入又不免而棄以去去將安歸不聞魯割一席地處之亦不聞遣一个使存之伯姬之葬猶齊葬也魯人薄而懦齊人很而貪春秋惡之說者顧稱齊復九世之讐且曰百世可復也按史周夷王殺齊哀侯紀侯讐之也讐之者之讐百世可復則殺之者之讐千世復矣千百世之讐期于必復則千百世之世道人心將若何夫虛舟遊世達人之度也白刃報讐任俠之私也人世恩怨何常而一一求復豈有寧日則爲之

說曰國君可餘人不可若是恩怨視貴賤而祖父有

厚薄愈舛矣則又曰齊人以上夫盜疾主人非疾之

利其財不得不殺之殺無名不得不託之苟無辭猶

託而況有辭乎齊貪紀託讐耳何卜之有善乎仁者

之言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故伍員之報楚也夫差

之報越也春秋皆不錄而錄齊九世之怨乎如世儒

言高任俠之名長盜賊之風縱禽獸之行者爲孝先

滅人宗祀者爲名詎是春秋爲怨毒嚙夫矣曰若是

君父之讐可忘乎曰爲乎可臣子之情同君父之禍

異無罪而殺吾君君父報之在旦夕旦夕不能期月期

春秋直解

卷三

五

莊五年

月不能三年三年不能沒齒而已九世之後不已晚

乎天子殺其臣子孫駕禍他人不已濫乎春秋非遠

于人情者苟質諸人情而可仲尼亦必曰可矣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薄魯也

秋七月○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搏雉兔而忘雄狐恥也

五年○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師者衆也君子畏十日而況三軍之衆乎所謂人而

無恥不如鼠之有皮者矣

秋鄭黎來來朝鄭公作僂

鄭小國黎來其君名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納朔也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莊王惠朔而助黔牟諸侯不從書王人救衛傷王之

微也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朔入遂放黔牟殺二公子王命蔑如矣

春秋直解 卷三

秋公至自伐衛○螟

冬齊人來歸衛俘俘公

衛賂也齊歸齊主也稱俘諱也抗王命黨賊而以狗

于貨故諱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魯地

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尹如雨 較作辛

記異也恆星常見之星也

秋大水無麥苗

夏正之五月無麥又無禾苗災也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齊地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甲午治兵

公作利兵

將伐郕也治兵習伍也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鄭公

郕魯同姓輔警人而伐兄弟又不得受功焉是為警

人走狗爾

秋師還

春出而秋還師與有無名乎討賊乎動王乎毒民搆

怨耳矣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春秋直解 卷三

諸兒之淫惡君子識其不祥無知者其從弟也先傳

公愛之諸兒絀之無知遂弑之自立召忽管仲以子

糾奔魯鮑叔牙以小白奔邾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討賊之辭也

公及齊大夫盟于既魯地 公

謀納子糾也

夏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公較作

既盟而復伐之小白之黨不從也書入逆辭也弑兄

得國故不與蔡季同歸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說者謂君弑賊討而後書葬無是也宋萬弑閔公賊討矣亦不書葬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干時我師敗績○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魯以師納子糾齊人拒而敗之因索管仲魯與之命殺子糾魯殺之卵翼不成遂翦以謝敵何其不承權與也不書魯殺諱也

冬浚洙

備齊也

春秋直解

卷三

十

莊十年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魯地

齊伐魯報乾時之役也魯人敗之傳曰凡書敗詐春

秋書敗多矣非必盡詐也戰匪信之物宋襄好信貽

笑千古亦書敗不罪戰而罪不信是操刃而禁其割

也禁其操刃可也

二月公侵宋

宋未有隙于魯魯驕于長勺之勝爾

三月宋人遷宿

宿小國聞于宋魯宋人挾魯怨而遷之非天子可以

廢置人國乎

夏六月齊師宋師夾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魯地

齊宋報怨之師也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舞致作武

息侯以蔡侯無禮于其夫人息媽致楚師以敗蔡師

書執蔡侯甚楚也書荆史文也說者曰春秋夷楚不

與其為國故州之夫禹貢九州而朝者萬國周一州

為二百一十國州非小于國也楚居荆荆以卑之吳

亦夷居揚而何不揚之祇可笑矣夫國於天地皆王

土聖人於人皆同類惟六服之外大漠窮島遠不可

至其俗不可習其地不可任其民不可臣其政教不

春秋直解

卷三

九

莊十年

可通不得不置之勢耳若夫襄鄧汝漢近在侯級商

頌曰維女荆楚居國南鄉言至近也揚越之地會稽

之山具笠之澤皆職方內九貢入焉正朔加焉巡狩

至焉朝會同焉帝王盛時以封賢哲為藩輔仲尼一

切割為夷狄僅僅守一規之中原曰此王民王土耳

不亦鑒之天下也與哉而禹湯文武不亦竊端之

王也與哉其說始于漢司馬遷謂楚故蠻夷吳自壽

夢始通中國夫壽夢時春秋之末造矣九州闢自唐

虞歷夏商周千有餘歲豈春秋定哀前荆揚尚為異

域乎齊桓伐楚問王祭不共未嘗詆其為夷管仲遣

蒙孫通好宋襄求霸乞盟于楚止儒何據創為此例
古稱荆蠻猶魯淮夷齊萊戎周之陸渾晉之赤白狄
不以累周晉齊魯奈何以羣蠻故弁累吳楚也世儒
欲諛霸無名而取諸攘夷攘夷無名而取諸服楚僞
起凡例非春秋本義春秋惡吳楚為王非惡其為夷
狄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初小白出亡過譚譚子不禮焉及國又不賀齊人遂
滅譚夫諸侯失禮于天子一則貶再則削非天子而
失禮罪不抵滅春秋書滅國自齊桓始君子所以惡

春秋直解 卷三

十

于霸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鄆地魯

宋脩乘丘之怨也

秋宋大水

外災乎則書

冬王姬歸于齊

過魯也齊魯方搆故魯不主婚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鄆

初紀季以鄆入齊存宗祀也紀侯大去九年而叔姬

復歸君死不忘先祀從一之義也錄叔姬所以甚齊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捷公作接

乘丘之役魯俘宋大夫長萬釋歸宋公與之博而婦
人在側萬視婦人而誇魯君美公斥之遂弑公仇牧
救之并殺牧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宋人立公子御說是為桓公賂陳請萬臨之凡弑君
之賊殺無不書者殺人臨非祥刑故不書說者謂君
弑賊討而後書葬宋萬討矣閔公亦不葬何也閔公

春秋直解 卷三

十一

宋

弑于蒙澤五族內亂明年春齊人徵會于外不成
魯不會故無書也暴君父之極而以討賊賊不得將
終不葬乎或曰不書非真不葬然則春秋之義可言
不可行愈非也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齊侯

數作齊人北杏齊地

齊桓公謀霸因宋亂召諸侯會于北杏以是嘗諸侯

也

夏六月齊人滅遂

北杏之會遂人不至齊滅之三年之內滅國者二霸

之興小國之害也

秋七月○冬公會齊侯盟于柯齊邑

始及齊平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宋背北杏之盟也

夏單伯會伐宋

齊以宋亂請于王王使單伯會師此王臣受盟之始

重耳襲之召天子徵兵畿內桓作備也

秋七月荆入蔡

蔡侯譽息媽以盡楚子楚子滅息取媽而嬖更為伐

春秋直解

卷三

十二

莊公十年

蔡詩云豈不爾受既其女遷蔡哀侯之謂乎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鄆地

宋服也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

諸侯從齊也

夏夫人姜氏如齊

諸兒死矣小白脩內政而姜猶未改步則其性薄亦

可知矣所以卒亦有中冓之禍與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鄭鄭公

鄭宋附庸也齊為宋伐故主宋

邾人侵宋

乘宋之有事于邾也

冬十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為宋伐也

秋荆伐鄭

鄭厲公自櫟入鄭殺子儀告楚緩楚人伐之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

子同盟于幽宋地公作公會許

齊桓公始霸也會不列公內稱不備也說者謂公不

春秋直解

卷三

十三

莊公十一年

赴諱之既書會何為不赴不赴而諱是貴盟也春秋

之義賤盟是年王使虢公命晉曲沃伯以一軍為晉

侯此晉之始不書春秋于晉亦可知也

知子克卒

凡諸侯卒皆書爵殺梁謂稱子為進之迂也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公作詹

鄭大夫也鄭侵宋又不朝齊齊人執之此霸主執人

之始書惡之世儒謂伯討謬也

夏齊人殲于遂魯地

齊滅遂使人戍之遂人醉戍者酒盡殺之

秋鄭詹自齊逃來

來魯也君子遠恥以禮蒙難以貞書逃賤之

冬多麋

記異也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不日不朔史闕也

夏公追戎于濟上西

戎侵魯也

秋有貳城或

短狐射人者也書異

春秋直解

卷三

十四

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印陳人之婦于鄆印遂及齊侯宋公盟

結以媵人之婦行泣盟非誠也是以有三國之師諸

傳拘一字之例為遂事謬也

夫人姜氏如莒

書蕩也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討子結之慢也稱鄙遠之之辭不使敵師踐我郊牧

及我門閭然則不及乎曰及矣聖人悠諱之皆所謂

脩辭之誠游夏不能贊者也後多倣此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夏齊大災

火也

秋七月○冬齊人伐戎

說者謂齊桓公攘夷殆此類與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春秋未嘗以字貶人明矣文姜之惡其薨也猶夫人

穀梁謂為婦人弗目也則奈何他事而又目之胡氏

春秋直解

卷三

十五

謂已為君母難于貶也則奈何他事而又貶之是故

春秋無例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書公

聞赦小過者矣不聞肆大責莊公以母喪推恩未可

為典刑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作禦

陳宣公殺子書陳人不父也傳不詳所以

夏五月

凡紀時以首月夏五月闕文也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侯盟于防

魯及也盟高侯亡婚也亡婚而以盟微大國之寵而忘其讐也

冬公如齊納幣

禮親迎不親納幣莊公生于桓六年今三十有六歲矣婚豈其繼室與始婚不書而繼室書爲其偶讐人之子也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

祭叔來聘

春秋直解

卷三

十六

莊二十三年

周卿士聘魯也

夏公如齊觀社

慢遊也

公至自齊○荆人來聘

楚聘魯也行人不名史逸也凡大國人來書聘如王人齊楚之類小國來書朝如杞滕薛穀鄧邾牟莒人之類苟春秋早楚宜比滕薛不然宜無書今入春秋五十年書大國之聘惟楚與齊說者謂楚不得與齊魯齒何居又謂書人所以進之苟不進之宜何書公及齊侯遇于穀蕭叔朝公

穀齊地蕭魯附庸叔其君名朝公于穀也

秋丹桓宮楹

脩禰廟將逆齊女也君子曰先公之讐齊女之父也丹楹可以慰厥考乎禮有大干丹楹者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以婚齊之故再盟一遇如齊者三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

將見齊女也君子曰先公之讐齊女之父也刻桷可以謝厥考乎事有屬于不刻桷者

春秋直解

卷三

十七

莊二十四年

齊會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

親迎也

秋公至自齊○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凡婚姻無故不書姜氏之歸自盟而納幣而過而再盟而親迎而至而入何詳也忘父讐稱淫女以買禍害入難之也

戊寅大夫宗婦觀用幣

宗婦大夫妻也夫人歸而大夫與其妻觀禮也贊用幣非禮也婦贊不過褻褻服脩

大水○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羈赤皆曹莊公子戎逐羈而納赤是為僖公

郭公公羊連上文作赤歸于曹郭公

闕文也詳夏五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汝叔來聘

舊字史文也諸傳請為嘉之大夫書字多矣豈必盡

嘉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衛朔殺二兄抗王命以篡逆得國其卒也亦諸侯春

秋未嘗褒貶人也

春秋直解

卷三

十八

莊三年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陰侵陽告于社社陰主也伐鼓用牲是謂巫風

伯姬歸于杞

其詳不可考其莊公之愛子與當時必有踰禮者故

書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土妻水秋祀門皆委巷之禮也

冬公子友如陳

報女叔之聘也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公無舊字

報濟西之役也

夏公至自伐戎○曹殺其大夫

不名史逸也古者諸侯之大夫皆命于天子有罪以

請不敢專也刑不上大夫近君也殺大夫必書慎刑

也有罪無罪質其事而可知名不名非例也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徐近魯之國宋齊為魯伐也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洮魯地

會洮為愛女也諸侯非民事不舉

春秋直解

卷三

十九

莊四年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陳鄭從齊也說者以書同為同尊周于是而後授之

諸侯焉夫桓何能尊周同盟與同尊周遠也且桓不

能得諸侯而待仲尼授之乎講張之言也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原仲季友之友也朋友死而越國送私交也大夫非

君命不越境

冬杞伯姬來

婦無外政出則書

呂慶來逆叔姬

嘗慶自逆其為君逆不可考矣

杞伯來朝

伯姬在魯也

公會齊侯于城濮衛地

將伐衛也是年惠王命齊桓公為侯伯不書春秋于齊桓之為伯可知也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

戰衛人敗績

齊桓新為侯伯王命討子頹之黨衛人不量敵而與戰所以敗也然不書王命何也假王命受賂還非誠

春秋直解

卷三

二十

莊三年

王命也書人君大夫國人皆人也說者謂將卑師少苟將卑師多非人乎或曰貶也王命何貶之有

夏四月丁未邾子貜卒

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宋人下公

說者謂書救為善之春秋諸侯之相救猶揚堞而鉅

塵也奚善之有

冬築鄆鄭公穀

病民也是歲饑

大無麥禾○城孫展告糴于齊

無麥又無禾饑甚也于冬書無以卒歲也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廡故

加塗曰新禮年饑馬不秣新廡失務也

夏鄭人侵許○秋有蜚沸

蝗也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錄無告也以薄魯

城諸及防

饑歲相仍役不時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師次于成左無師字

齊人伐鄭魯自備也

春秋直解

卷三

三十一

莊三年

秋七月齊人降巷手郭

郭近齊小國力服曰降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

于社○冬公及齊侯過于魯濟濟

濟水經齊為齊經魯為魯過謀山戎也山戎病燕

齊人伐山戎

齊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戎狄殘王室滅友邦蓄

縮自保伐山戎卷甲千里懸車束馬無遺力舍腹心

而護手足霸者所以求名也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營不急也

夏四月薛伯卒○築臺于薛魯地

周四月夏二月也築臺非時也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凡諸侯有四夷功獻于王侯國不相遺俘也濟之遇齊謀戎于魯及捷來道之俘書獻史尊內也

秋築臺于秦魯地

作無益害三時書屢也

冬不雨

恆陽也

春秋直解

卷三

二十三

莊公五年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魯城也春城不時也不書魯內稱不備也左傳謂焉管仲失管仲食于穀齊地也而小穀魯地也惟魯地

不國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梁丘地介曹邾間去齊八百里宋齊方睦桓與宋謀

楚而違焉遇當時必有資于宋者故書先宋然其詳

不可考矣桓之謀諸侯也自宋始諸侯之從齊也宋

為先故齊宋親睦無會不與蓋齊霸宋與力焉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季友叔牙慶父皆桓公子莊公弟也莊公病哀姜無

子公召季友而屬于般叔牙謀立慶父季友耽叔牙

殺之書卒諱也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君薨必於路寢禮也時方內亂書公薨得正以明微也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莊公公子慶父如齊紀未公殺

季友立子般慶父使國人舉弑之季友奔陳慶父立

莊公幼子啓方為閔公求好于齊子般不書弑季友

不書奔何也子般賤而未樹也莊公淫于黨氏女生

春秋直解

卷三

二十三

莊公五年

般哀姜之娣生啓方成風生申舍申啓方屬于般公

之溺愛也季友比般殺兄亦未仁也如曰公命何不

與諸大夫國人共立于朝而卽位黨氏以誨禍是子

般未成為君季友于先公之託未效也然慶父以弑

般出奔書如齊何也從容之辭見魯不討而齊為主

藏也聖人于內惡蓋亦不忍直之

秋伐邢

凡戎狄薦居中土皆有國邑不書國書狄以別于諸

夏此春秋待夷狄之明法也

春秋直解卷三終

春秋直解卷四

郝敬軒

閔公名啓方莊公庶子在位二年

元年○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何也公時方九歲強臣牽率以爲君國亂無朝正即位禮史無書也

齊人救邢

邢有狄難也此所謂彼善之師亦昔人人豈貶乎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季子來歸落公弒作落齊也

春秋直解 卷四 一 閔元年

是時慶父在齊季友在陳落姑之盟爲立閔公和慶季也季友書歸慶父不書何也外之也然則予季友

乎非也季友以託孤不效出奔其歸也不能戢武闔之難又不能討慶父之惡何爲予之國亂無主大臣

離散畧志其還所以魯有季氏也

冬齊仲孫來

齊大夫仲孫湫也不書使不名隱也國亂無主齊來覘我故隱何以知之歸而桓公問曰魯可取乎曰不可言及慶父曰若何去之君其待之則敵情隱可知也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陽小國齊人偪而遷之霸之興小國之害也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禮三年喪畢納主于廟而後吉祭莊公喪未兩期用

吉祭非禮也禘帝祭也三王之始祖皆帝子春而祫祭始祖所出之帝曰禘禮不王不禘魯禘僭也然則

自閔公始乎曰禘非自閔公始喪用吉禘自閔公始因吉以表禘因事以表義也

秋八月辛丑公薨

慶父通于哀姜哀姜欲立之使賊弒公于武闔書薨

春秋直解 卷四 二 閔二年

諱也不地微也

九月夫人姜氏孫遷于邾公子慶父出奔莒

姜氏書孫諱逃也慶父書奔諱弒也淫如姜氏猶稱

夫人逆如慶父猶稱公子春秋未嘗以字貶也

冬齊高子來盟

公子申莊公庶子閔公庶兄母成風善事季友季友

立之是爲僖公高子來盟定僖公也是時魯無君三年矣當慶父奔齊齊桓荀仗義討之則武闔之難不

作而哀姜之醜不暴于外乃姑落一盟從與賊子及中冓禍起舉國奔竄使高僖來立子申數哀姜殺之

境外齊威名立而魯推陪甚矣儒者猶謂仲尼喜高
侯來不名書字之例誤之也

十有二月狄入衛

衛自宣公以來帷薄之醜極已有夷狄之禍宜哉是
時齊桓公稱霸遠伐山戎救燕而近不能卻狄以全
衛說者猶言安攘何與

鄭棄其師

鄭文公惡高克使帥師禦狄于河上久而不召師潰
克奔陳君子曰行法制命之謂君有罪不討而以三
軍之衆羈勒一夫是投鼠以千金之璧也豈不愚哉

春秋直解

卷四

主

書曰鄭棄其師顯非之也故春秋無隱

春秋直解卷五

郝敬解

僖公名申莊公庶子閔公庶兄在位三十三年

元年○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國亂損禮也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左作曹伯

齊桓公以三國之師逗遛不進狄遂滅邢君子是以
知霸者急人之難之不誠也仲尼謂九合諸侯不以
兵車夫不以兵車合諸侯可也不以兵車而亡諸侯
孰如以兵車存之之為愈也愛兵車而不愛諸侯是

春秋直解

卷五

一

僖元年

亡兵車重于亡諸侯也故曰管仲之力猶曰管仲之
謀云爾讀管子書而後知聖言之精也管子者貪亂
為功以取為予者也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夷儀公作陳儀

不書齊遷不歸齊功也霸者巧于市恩而精于計獲
苟魯不內亂無立孤之績邢衛杞不亡無興滅之恩
救邢而戰則受敵不戰而遷則受功救之未亡其德
小而賑之既亡其施大避敵而微功舍小而取大仲
尼所以不齒桓之存三亡也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齊人以歸

齊桓公取哀姜于邾殺之于夷以尸歸魯稱薨諱也
楚人伐鄭

鄭從齊也荆書楚史文也胡氏正名之說詘楚也詘
楚以伸齊晉春秋未嘗與齊晉未嘗詘楚三國皆不
寧侯也楚稱王而齊晉不稱王楚僭名而齊晉僭實
也春秋于楚生稱子而沒其王死不書葬而沒其諡
如此而已矣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櫟稱宋地
公作打

謀楚也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邾地公
作殺

春秋直解

卷五

二

脩哀姜之怨也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鄆歷魯獲莒擊平
地

齊鄭公作

魯請慶父于莒殺之莒人來責賂季友敗之而獲莒
子之弟季公賜季友汶陽田及費季氏之盛自此始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哀姜之柩也說者謂書姜為貶夫不書姜而書夫
人非貶也姜之不淑何待于貶乎君母而死于人手
暴尸境外臣子惘乎有餘悲奈何更持深文似申商
也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魯與諸侯為衛城也衛滅于狄營楚丘以遷此齊人
功而不書齊何也康叔故字已淪為腥土矣何功之
有不存之未亡而遷之既滅霸者自以為功春秋之
義貴大公也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哀姜之不能小君甚矣未有以貶之

虞師晉師滅下陽魏邑下公
殺作夏

晉伐虢以璧馬假道于虞虞導晉師入虢滅下陽書

先虞戎首也說者于齊桓之霸也謂為安中國而中

春秋直解

卷五

三

國日吞併也謂為攘夷狄而夷狄日侵陵也謂為九
合諸侯而晉楚日橫行也謂為一匡天下而小國日
顯危也謂為尊周室而王室日卑微也讀春秋而霸
者之事若燭照矣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黃宋地公
作黃澤

江黃楚與國也盟江黃謀楚也說者謂人為大夫豈

江黃大夫而與齊宋之君齒乎可知書人之非微矣

冬十月不雨

秋旱也

楚人侵鄭

鄭從齊也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自冬至夏恆暘也

徐人取舒○六月雨

前此不雨者凡九月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齊地

再謀楚也

冬公子友如齊蒞盟穀作公子季友蒞公穀作蒞後同

公不與陽穀之會使上卿往受盟書蒞史尊內也

楚人伐鄭

春秋直解 卷五

四

一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

曹伯侯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地刑楚

齊以諸侯伐楚蔡楚與國侵蔡致楚也次于陘待平

也

夏許男新臣卒

穀梁謂許男死于師不地內桓師非也蔡近許許男

以病歸卒何以知之宣公九年書晉侯卒于扈成公

十三年曹伯廬卒于師襄公十八年曹伯負芻卒于

師二十六年許男甯卒于楚昭公二十三年蔡侯東

國卒于楚定公四年杞伯成卒于會凡諸侯客死未

有不地者故許男卒於其國也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諸侯之師次于陘楚使屈完來師遂退次于召陵盟

說者曰桓公服楚矣春秋與之非也當是時桓公稱

霸二十餘年諸侯力能抗齊不受盟者惟秦與楚秦

遠而楚近楚屈則東諸侯震而齊益張故桓公拳拳

以楚為事而心畏楚之強也不得楚盟而心畏諸侯

輕齊也故先舉蔡嘗楚以示諸侯而次于陘夫次陘

無必進之志矣何以知其然也齊果能討楚于楚使

來當首問其稱王問其伐鄭問其虜蔡侯之罪有辭

春秋直解

卷五

五

作四年

止無辭進服則止不服則進此堂堂問罪之師矣釋

此不言枝梧遠引包茅不貢昭王不復是明借以易

托之辭苟求完局恐遂彼之怒至戰而自損也守口

如瓶畏敵如虎奚貴為計哉陳師以出未踐郢國之

郊未覲楚子之面僅僅屈完一來遂振旅歸歸未踰

年而楚滅弦矣踰年又圍許矣自召陵一見楚大夫

後同盟有事未聞楚一介一旅從其桀驁如故也齊

何嘗能服楚而仲尼與之然則楚不當伐與曰春秋

諸侯無日不相伐也數諸侯之罪可伐不但楚論討

罪之權征伐不在齊謂王室不尊乎無如子願叔帶

之難惠襄之播遷矣然而非楚也謂中國不安乎無如狄滅邢衛戎入曹魯內亂晉亡號鄭伐許齊滅遂滅譚遷陽降鄭伐宋與魯陳之甚矣非獨楚耳謂夷猾夏乎楚本非夷也管仲讓楚不謂猾夏而後儒以爲猾夏謬也春秋以夷猾夏者莫如狄與戎齊不能攘而欲攘楚左也故孟子曰春秋無義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召陵城濮皆所謂攘諸侯以伐諸侯三王之罪人也仲尼奚取焉

齊人執陳轅濤濤公殺

陳轅濤語鄭申侯曰諸侯之師還過陳鄭陳鄭病

春秋直解 卷五

六

僖四年

可給使東循海申侯以告齊齊人執轅濤夫師行而人病之師可知也不罪已而責人不赦凶也書執以力服也孟子曰以力服人未有能服人者春秋惡之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齊命也討其誤師

八月公至自伐楚○葬許穆公穆公作穆公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

曹人侵陳莊公作穆公

再伐也陳服乃歸轅濤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晉獻公嬖驪姬生奚齊其嫡生卓子世子申生賢驪姬譖之遂自縊也自縊而書晉侯殺猶晉侯殺之也陳宣公殺太子御寇書陳人猶陳人也故春秋無例祀伯姬來朝其子

歸寧也因其子朝

夏公孫茲如牟

其事不可考傳謂娶焉未聞大夫娶而書者其必有故

故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

春秋直解 卷五

七

僖五年

首止衛地公叔作首戴後同

諸侯有事王室不朝京師而在世子于侯國非禮也傳曰惠王欲易世子立叔帶桓公合諸侯定之然則世子無王命爲私會也背父植黨託外援脅內無父也桓公不能以忠義匡王而誘世子樹私惠無君也要君脅父大亂之道也及世子立叔帶以戎伐周王室再亂齊爲逋逃主而說者謂首止定儲豈其然乎豈其然乎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

惠王惡諸侯之盟也召鄭伯從于楚鄭伯逃歸君子

以是知周末嘗患楚也而齊晉彊為周患之齊晉未嘗為周損楚也而世儒彊為周損之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弦因江黃附于齊楚滅之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晉再假道于虞伐虢滅之還館于虞遂滅虞不書滅

虞虞自滅也書執虞公惡晉也

六年○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春秋直解

卷五

人

僖公五年

鄭伯逃盟也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楚圍許救鄭也

冬公至自伐鄭

七年○春齊人伐鄭

新城之役未得志也

夏小邾子來朝

公昔小邾

鄭犁來也書子爵也說者謂齊桓公始請王爵之無

稽

鄭殺其大夫申侯

齊討逃盟鄭伯殺申侯以說夫逃盟非申侯罪而申

侯不為無罪初陳轅濤塗之給齊師也與申侯謀申

侯遂以告齊是申侯為鄭不如轅濤塗為陳也人孰

無石而賣友誤國罪一齊執濤塗賞申侯虎牢夫虎

牢鄭之錫土也齊焉能奪君之有與臣申侯亦不請

於君受之罪二既受之遂美其城自炫知有霸主蔑

視其君罪三書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宜其及矣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魯地穀

謀鄭也是役也鄭世子華以鄭叛于齊晉仲辭焉明

春秋直解

卷五

九

僖公五年

年鄭伯遂受盟于華由是得罪

曹伯班卒

班公

○公子友如齊○冬葬曹昭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

陳世子款盟于洮

洮地

鄭伯乞盟

陳世子款下

惠王崩世子惠叔帶告于齊為洮之會鄭伯悔逃乞

盟

夏秋伐晉

狄人滅邢滅衛伐晉滅溫僖所謂猶夏者非與齊人

皆不能討而世儒特以伐楚為攘夷何居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信公夫人聲異也不書氏公夫人不別也遠則氏以別之歸魯不書何也無故不書文哀出三姜故詳也魯禘非禮五月禘非時致夫人用禘是以夫人禘也諸傳謂耐哀姜哀姜無耐禮五年而後耐乎非也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按傳惠王崩于去年之冬世子以叔帶故秘不發喪至是始來告書後期史文也經因之皆所謂無毀譽也

九年○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說公發正月作卒三月御作禦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定襄王也宋稱子襄公在喪也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伯姬未歸齊卒其故不可考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會而後盟也說者謂此舉為齊桓公盛事春秋無以

之矣僖諸卒甲子公作甲戌從公數作從而齊齊不免焉慈父

之為愛子計者宜何如哉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朝也不書至不告至也

狄滅溫溫子奔衛

溫子周大夫蘇公叛王即狄又不能于狄狄人滅之

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卓公作卓子

初申生之死也獻公以奚齊卓子屬荀息君命雖頗

國可無主乎里克既殺之立卓子又殺之吁甚矣

更齊侯許男伐北戎

北戎之役不憚再舉秋蠶食中土而置不問是舍根

本灌枝葉也

晉殺其大夫里克

初驪姬之亂公子重耳奔蒲夷吾奔梁是歲王人與

齊秦共立夷吾為惠公惠公入殺里克討其殺二君

與一大夫仲尼無以非之胡氏曲為之辭書爵之例

誤之也

秋七月○冬大雨雪雪公作雪

十有一年○春鄭殺其大夫平平鄭父

里克之黨也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閭會于陽穀非禮也

秋八月大雩

旱禱也

冬楚人伐黃

黃貳于齊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夏楚人滅黃

黃以齊見滅而齊人不能救君子是以知霸力之難恃也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杵公作處

十有三年○春秋侵衛

朱彙通解

卷五

十三

秋之禍衛甚矣世儒猶謂春秋有攘夷者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衛地

子帶召戎伐王諸侯謀伐周是時子帶在齊桓公主藏而外與諸侯謀伐霸者之事如鬼蜮有虛名而無實意也

實意也

秋九月大雩

夏正七月也或曰譏後時非也雩後時旱既甚矣

冬公子友如齊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齊邑

左傳謂諸侯不書其人有闕也經有闕而傳不知何以輔經或曰舊史闕也舊史闕書諸侯凡書諸侯者

皆史闕矣城緣陵何也遷杞也杞逼于淮夷齊率諸

侯遷之不書齊何也齊既稱伯矣秋滅邢滅衛滅杞

三國而齊不能保一勞諸侯之眾紛紛改作齊任功

而諸侯德矣故書諸侯也

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

鄆後作

左傳謂鄆季姬歸寧公怒止之以鄆子不朝也夏季

姬期鄆子于防以朝若是則季姬已為鄆夫人何以

不書鄆季姬季姬既室鄆矣明年九月又書季姬歸

春秋直解

卷五

十三

于鄆何也公穀謂季姬奔鄆子成約使鄆子求娶如

後世公主自擇夫之類書來朝諱之也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沙鹿晉地山崩書異也重耳將入晉楚爭而天下紛

紛儻其兆與

秋侵鄭

冬蔡侯肸入卒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楚人伐徐

徐即齊也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

丘遂次于匡地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帥公作事

自霸者有盟會而中原無寧歲矣仲尼所憂不在徐也。要是有言飢者弗食勞者弗息方命虐民盟會之謂也。儒者顧亟稱之曰某衣裳之會某兵車之會嗟夫春秋第書會耳何擇其為兵車為衣裳也巧言夸毗歆艷霸功而竊附于仲尼之徒所可為公穀恨者識不足也

夏五月日有食之○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救徐也厲楚與國也

春秋直解 卷五 十四

八月螽○九月公至自會○季姬歸于鄆

乙卯晦震夷伯之廟

晦月之盡也夷伯魯大夫展氏霆擊其廟異也

冬宋人伐曹

春同盟而冬伐之不信也時曹從齊伐厲宋伐曹是

宋有貳志于楚也齊稱霸以來宋無會不與桓公方

以繼嗣託宋宋有異志何與舊史亡其詳不可考

楚人敗徐于婁林徐地

宋曹相攻故救徐無功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晉惠公之入也淫瀆而好殺背施而貪災秦置之秦復取之故曰獲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公作石于宋五月

六鷁鷁退飛過宋都

記異也不數年而襄公戰死僅其兆與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季友以援立之恩公爵之世卿獲吉擊賜費與汶陽

田遂為宗室竟以弱魯古蓋臣所以戒于寵利也說

者謂春秋賢之書公子豈其然乎

夏四月丙申鄆季姬卒○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春秋直解 卷五 十五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

曹伯于淮

齊人又以諸侯城郕役卒夜呼遂不果城自葵丘之

會諸侯無歲不勤十三年會于鹹十四年城緣陵十

五年會牡丘今年又會于淮城邢城衛城把皆諸侯

也禮曰君子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勞人而自以為

功頻數亡厭欲以全交難矣宋齊至相得也往年伐

曹已有貳志今與盟是陽諾耳霸者之澤如潦水立

涸烏能使人不倦乎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英氏楚屬也齊不能救徐遷怒于英遂以徐伐之

夏滅項

魯滅也季孫之謀公在會齊人止公不書諱也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九月公至自會

權臣賈禍而君因夫人求免反國不問欲季氏不橫得乎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齊桓公弑兄得國不可以為人弟身為侯伯畢世不

王不可以為人臣嫡庶不正羣子閭牆不可以為人父內寵外嬖釀成身後之禍幾致亡國不可以為人

春秋直解

卷五

一六

僖六年

君大本先撥矣晚節荒老以後事屬宋襄壯丘之會

宋有二志負託不期貽謀不善宜身死不殞而一敗

瓦解也碌碌經營四十餘年說者謂存三亡國定王

世子葵丘五盟為高誼實諸春秋無顯蹟論語九合

一匡本管子書中語桓公嘗自稱聖人因言節取成

人之美云爾世儒錄飾一匡為尊周九合為安夏春

秋具存何有影響千餘年承訛不察足以見霸術迷

人而春秋大義虧蔽于世儒之附會志士所為投筆

歎也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宋公下公

有會

桓公甫卒諸侯伐齊霸者之澤可知已是時齊易牙

豎刁因內寵殺羣吏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宋襄公

忘平生之言帥諸侯伐之衛人以怨報德曹人黨讐

伐喪人情叵測如此

夏師救齊

魯救也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甌言齊齊師敗績

宋以諸侯之師伐齊齊人懼殺無虧四公子爭立與

宋戰宋人敗之而立孝公夫救焚者不齋菜解圍者

春秋直解

卷五

一七

僖六年

不控參操戈入室非所以拯孤也故夫齊桓之屬後

嗣禍後嗣者也宋襄之託人孤斲人孤者也

狄救齊

齊桓公身死未寒而人攫其遺孤非我族類猶相救

恤宋衛之君獨為匪人此所謂不如諸夏之亡也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冬邢人狄人伐衛

為齊伐也齊人之德狄人之怨邢與衛等邢狄助齊

而衛背之詩人所以賦木瓜也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滕小國也書執惡宋也齊桓公主盟四十年九合之會滕不至不討恤其小也宋襄公行誼未著竊竊然自大以求諸侯侮弱為強諸侯所以愈不附矣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宋公公○邾子會盟于邾已酉邾人執邾子用之

宋欲為盟主乎諸侯大者若齊魯衛陳鄭皆未至也一邾子何能濟既至矣而又討其後使邾人用以為牲施于氓隸不可況友邦之君乎以此希小白之名猶挾彈而求鳥也

秋宋人圍曹

春秋直解

卷五

十八

春秋

宋伐曹數矣曹南之盟建血未乾雖曹反覆已則不德而人誰肯從曹雖詘矣諸侯皆不附將若何所以竟為世嗤也

衛人伐邢

報怨之師也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公會

諸侯不忘齊桓而相與脩好于齊楚人與焉則是楚於齊素交也蒙孫通好管子之書在不然桓公死矣楚其突至邪以是知桓公損楚非獨力不能亦并無是事以是知仲尼黜楚非獨理不可亦并無是心也

儒謂春秋夷楚何據春秋于戎狄不書族書戎戎之書秋狄之楚與諸侯同人同爵同國其微也與陳蔡齒其盛也列于諸侯上如以為夷則宜書蠻與山戎長狄等況茲始盟豈其無別而輒與諸侯齒乎與諸侯齒是初未嘗夷楚也

梁亡

梁伯淫酒興作無度國內大潰秦人搗而有之公羊所謂魚爛而亡也書梁亡梁自亡也故不及秦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不時也新作創造也

春秋直解

卷五

十九

春秋

夏部告子來朝

五月乙巳西宮災

魯別宮也

鄭人入滑

滑從于衛也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謀衛也

冬楚人伐隨

隨叛楚也

春秋直解卷五終

春秋直解卷六

僖公下

二十有一年○春秋使衛

為邢侵也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宋地

宋求盟也霸者以力服人卑矣人不服而求服卑尤

甚語曰以德尊上也以義尊次也以強尊下也宋襄

強之未能烏乎尊

夏大旱

魯災也

春秋直解

卷六

僖三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執宋公

以伐宋孟宋地公作

初齊之得諸侯也宋與有力焉召陵之役致江黃以

捷楚者宋也僖二年齊宋江黃盟于貫三年齊宋江

黃會于陽穀則楚之衛宋久矣十二年楚人滅黃豈

遂忘宋乎十七年齊桓公死宋襄公不量力而欲為

桓之事夫以國無齊之富以兵無齊之強以謀臣策

士無齊諸大夫欲得志魯衛不可況微倖于強忿之

楚乎牛耳未執身先為虜詩云老馬為駒不顧其後

宋公之謂矣故直其事以為霸者之戒不書楚執諸

侯志也如世儒之說惑矣齊桓未嘗損楚強謂之損

楚以成其霸宋襄乞盟于楚又不責其不損楚亦予

其為霸無論霸非春秋所予即損楚之說亦自背矣

或云齊桓不與楚盟宋襄與盟所以失之夫桓不與

楚盟非不欲也楚自不來耳楚雖不來而齊力獨強

故可無需于楚宋力不能得諸侯其勢不得不求于

楚故當時霸者原無損楚不與會盟之事不然宋襄

偏執豈肯乞楚為鹿上之會哉世儒臆說以諛霸而

于春秋之旨戾矣

冬公伐邾

春秋直解

卷六

二

僖三

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須句風姓公風出故為伐

邾母夫人成風之志也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伐宋之役魯人不會楚執宋公使人告魯書獻捷史

尊內也惟王有獻捷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公會懼楚也不書楚釋諸侯志也孟子曰順天者存

魯弱能下人故免于辱宋無德好上人故及于禍必

若儒者言是仲尼以霸予宋矣春秋不以霸驕人豈

以霸予人乎宋襄之事千古笑端聖人不達於人情

耳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翟

須句滅于邾魯取而復之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宋以鄭人朝楚而伐之力小好勝竟底于亡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地

邾以須句之怨伐魯公與之戰而敗不書敗諱也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楚伐宋救鄭宋人禦諸泓水之陽剋師濟不舉不擊

濟已不成列不擊濟已成列戰宋師敗宋公傷股病

春秋直解 卷六 三

七月而卒君子曰霸者之事不可扭也齊桓偶一鋪

張末路蹶矣宋襄效之迂闊挫衄以死晉文又效之

其子孫驕奢先諸侯亡力可暫而難久假可襲而難

持是以君子賤霸也說者謂泓之戰文王之師孟浪

之言與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繆民宋地

乘宋之敝報其伐喪也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故公作懿

不書葬諸侯不會也

秋楚人伐陳

討其從宋也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凡卒諸侯以爵杞侯卒以子說者謂仲尼夷杞也夫

杞神禹之胤商周之嘉客始封中原東徙介于齊魯

卽其地夷而其君本非夷卽其君夷而爵命班自先

王仲尼以已意降一等可乎然則何以書子小國來

赴史降稱以尊內也不日不名史畧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秋七月○冬天王出居于鄭

鄭與衛爭滑襄王為衛請于鄭鄭伯囚王使王以狄

春秋直解 卷六 四

師伐鄭取櫟遂納狄女為后叔帶自齊歸通焉王繼

狄后后與叔帶召狄師攻王王奔鄭居于汜凡狄隗

也不稱隗狄之也伐鄭者王也不書王罪狄也天王

出居諱奔也于鄭作讐也侯伐之候依之威福無常

政焉得不替初局之東遷也鄭為輔及桓王蒙喪師

之恥襄王罹播遷之禍鄭為戎故君子曰因不失親

亦可宗也向使其君不以私意為愛憎其臣不以寵

利居成功豈不令聞長世哉

晉侯夷吾卒

晉惠公卒于圍立是為懷公未幾重耳入殺懷公自

立是為文公君子曰重耳小白心跡相方也出奔同
及國同戰而入同生實殺子糾高梁殺子圍晏同然
小白者入齊重耳不書入晉何也桓公四十年經營
於諸侯小補焉晉文慈險刻薄祚短而瑕多未可同
日語也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燬滅邢

衛與邢皆以既燬之灰受齊桓吹噓而衛居多桓死
衛伐其喪邢人助狄攻之為齊也衛侯用二禮陰謀
遂滅邢其凶殘險鷙殊無飲水知源同病相憐之意
君子曰不仁哉燬也是以晉名

春秋直解 卷六 五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上書滅邢下書卒因以為戒云

宋蕩伯姬來逆婦

伯姬歸宋蕩氏娶魯女為婦自逆非禮也

宋殺其大夫

無傳其事不可考是歲晉重耳納襄王于周殺叔帶
于隰城王出則書入不書何也其出也以天下共主
變起房閭禍連夷狄非細故也比其友也非有少康
復舊之師殺宗楚伐之武諸侯亡公子借播遷亡王
以博一局之勝而後譚之樹寵利之機為世道羞故

城濮勝楚踐土受命彤弓大輅策命為侯伯世儒夥
頌驚賞而春秋視猶禽鼠也吁可知春秋矣

秋楚人圍陳納頻于頻

頻于通于陳奔楚楚人納之往年秦納重耳今年晉
納王皆不書書楚納頻子何也其不書者人所欣艷
之霸功也其書者人所陵暴之寡小也則仲尼未嘗
夷楚亦可知也

葬衛文公

是年晉文公伐原約三日不降去之而原人服儒者
稱伐原之信春秋不錄

春秋直解 卷六 六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及衛子莒慶盟于洮洮地魯

衛文公卒嗣君懼齊難脩好于魯為莒人求平莒子
書字史尊內也居喪會盟衛子於是為失禮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
向向地魯

向向地魯

謀齊難也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鄆鄆公作焉弗及

衛齊讐也魯衛同盟故齊侵魯

夏齊人伐我北鄙衛人伐齊

衛魯會報也

公子遂如楚乞師

魯欲報齊乞師于楚毀藩離而納外寇計之左也終春秋魯齊不睦坐受晉制所由失策耳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陳

夔楚同姓楚成王討其不祀先滅之說者以書人書爵為疑夫諸侯無討而擅滅人國大罪也豈待書名始見舍明白之大義索一字之隱無謂也

冬楚人伐宋圍緡

緡宋邑

楚師為魯出以宋善晉過而伐之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春秋直解

卷六

七

宣公六年

取穀居桓公子雍也使易牙奉之楚人戍之桓公之子七人為七大夫于楚

公至自伐齊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

杞桓公新立也稱子史尊內也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齊孝公之卒也以今年之夏魯尊楚師伐齊取穀去年之冬齊赴魯會哀死而釋怨禮也春秋于齊

不睦蓋屢致意焉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襄仲為政也桓公二年杞來朝不欲魯討之今嗣君來朝又討之舊史亡其故不可考然魯人侮弱可知也

冬楚人陳侯蔡侯鄆伯許男圍宋

楚人令尹子玉也楚子在行而令尹剛愎自用以至干敗故不稱楚子說者謂書人夷之豈其然乎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楚以諸侯圍宋魯受盟于師從楚也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諸侯多從楚伐宋者曹衛寔不與晉不能得楚嫁禍

春秋直解

卷六

八

宣公八年

于曹衛以楚親曹衛也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魯使公子買從楚戍衛晉克衛魯懼殺買說于晉又以買不卒戍說于楚說辭兩大之間幸免矣然無罪而殺大夫若之何凡殺大夫不書其事此書直也書戍衛甚晉也書刺史文也禮惟王三刺以尊內也直

事之失而不訐諱國之惡而不黨所以為春秋楚人救衛

宋國乃解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曹無罪晉以楚故入其國執其君界宋人挾詐力而行喜怒博一戰之勝而顛連諸侯晉人所為歌下泉也其辭曰四國有王郇伯勞之無明王焉有賢伯重耳所以恣其盡瘁矣故聖人刪詩以曹風終列國誌王迹熄詩亡春秋所以作也千古而知其解者惟孟子與氏世儒顧謂春秋尊晉賢耳豈不謬哉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儒者之言曰此一役也楚師而諸侯始從晉晉霸而中國無楚禍矣城濮之戰召陵之盟千古建之愚謂

春秋直解

卷六

九

不然夫聖人所愛者天下無道耳有道何擇于楚無道何擇于晉此一役也而王室可興民生可綏十九諸侯朝覲會同煥然復文武之舊若是則何愛于楚城濮之功九廟承之竹帛書之可也而今楚詘惟詘其晉之所忌耳勝楚惟晉之自成焉盟主耳楚勝即諸侯從楚楚不勝亦諸侯從晉總之王室無賴焉民生無濟焉楚衡行中國與晉衡行中國等

自城濮勝而晉始驕奪人之國邑貪人之貨賄殺人之臣子執人之君父諸侯終歲奔走惟晉東西非赴晉朝則納晉幣從晉征討天下攘攘不得即安仲尼

春秋直解

卷六

十

憂之乃作春秋詩云何草不玄何人不稔哀我征夫獨為匪民晉與楚均遭仲尼之憂者也使晉霸天下安春秋不作可矣或曰楚不敢兼中原非晉之力與曰然顧晉亦不敢兼諸侯非楚之力與晉自重耳納王請隧包藏不軌召天子朝諸侯睥睨神器所不得滿志惟楚人控其膺耳故有晉不可無楚無楚亦不必有晉存則兩存絀則并絀彼執夏之例為安攘之說鄙儒之見而不識天下之機者也然則仲尼稱管仲曰吾其披髮左衽所謂披髮左衽者非楚與曰非也聖人之寓言也春秋諸國無披髮左衽者雖陸渾赤白狄居中國久亦無披髮左衽者昔戎狄伐周伐晉侵曹侵杞滅衛齊桓公伐山戎管仲平戎于周隲朋平戎于晉城濮陵遷杞城楚丘遷衛城夷儀遷邢所謂免于披髮左衽以此為在其謂楚乎昔者西周之亡也以戎而東周之有戎也以晉晉人遷陸渾于洛以逼東周楚子伐之春秋書之予楚功也豈其伐戎者反斥為夷而蒙戎者反為攘夷乎先王之制蠻夷要服去王畿二千里戎狄荒服去王畿二千五百里楚上世為文王師受封先齊魯都郢即今歸州去中原幾千里而南蠻遠在炎徼北向之外楚宅南

方侯服之中惟是洞庭彭蠡稱三苗唐虞已分北是地焉華壤久矣豈仲尼作春秋尚追數四凶乎江漢汝墳二南首善斥為蠻荒則五服缺一面而中原無南土矣豈春秋之義然則春秋無惡于楚乎曰有之惡其僭稱王惡其蠶食諸姬吞併小國惡其與兵構怨與齊晉汨亂天下凡春秋所惡于楚者晉皆有楚所得罪于春秋者晉不無然則天下何賴于晉何獨責于楚晉欲致楚不能而說者解朝曰夷狄不可同盟會夫盟會非聖人之禮不同盟會非聖人之禁世儒斲霸功而臆為例何可與論春秋也

春秋直解

卷六

十一

僖三年

楚殺其大夫得臣

得臣令尹子玉也城濮之役楚子欲退今尹主戰而敗楚子誅之說者曰晉再勝楚再敗非也禮謀人軍師敗則死之城濮敗而誅子玉泝水退而誅子上鄢陵戰而誅子反屬國叛而誅子辛是乃楚所以振爾衛侯出奔楚

晉以楚故伐衛衛成公請受盟晉不許立其弟叔武成公出奔執而囚之遂使兄弟相殘古臣交訟凡重耳所為深刻怨毒之無已也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

土鄭地

重耳召襄王會踐土以諸侯見遂諷王饗醴策命為侯伯賜大輅弓矢虎賁皆不書春秋之意可知衛子叔武也不成其君故稱子

陳侯如會

後至也陳初從于楚楚敗故即晉

公朝于王所

踐土之會王在不書何也天子不與諸侯齒書王所而王會可知也重耳氣餒方張明禮義以正之故書朝王公朝則諸侯皆朝矣不及諸侯何也不與諸侯

春秋直解

卷六

十二

僖三年

朝也其不與諸侯朝何也諸侯之朝晉以之也不與諸侯朝不與晉之以也凡朝王三年五年于京師于方岳脩禮比瑞召王而朝非禮也其與魯朝何也非與魯也春秋內魯君舉必書其不書地而書王所何也不巡狩述職不御明堂祭告以萬乘廬于野之謂王所爾矣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名衛侯以別于踐土之衛子也

衛元咺玄上出奔晉

晉立叔武使元咺奉之成公入前驅射叔武殺之元

桓奔訟于晉

陳侯款卒

秋杞伯姬來

莊公女歸寧也伯姬適杞今三十有六年矣父母沒而歸寧非禮也

公子遂如齊

齊魯復遇好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

會不列王殊至尊也

春秋直解

卷六

十三

傳

天王狩于河陽

河陽即溫也王會于溫晉再召也踐土召王不書再召不書是載亂也書與諸侯列是履冠也故別書天王狩于河陽溫在河之陽也若曰天王出狩云爾所以振頹風折奸雄而弭兇節也寔同會而別書寔應召而書狩寔召王而書王狩寔溫而書河陽不使強臣陵暴之氣得加乎至尊名正言順辭曲義暢所以爲春秋也

壬申公朝于王所

入春秋五公上下八十餘年矣諸侯不朝而踐土河

陽皆天子枉招草野遠廬苟簡之禮聖人記錄唯謹以婉轉維持於姦雄陵厲之秋使名義凜然千載而下想見忠愛之心正直之氣非聖作烏能及此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以元咺之親也歸于京師請也叔武之死實重耳致之非天子而變置諸侯人誰肯已固宜其有歎犬之禍也乃當賊臣囚君不避冠履按重耳之事而不彪然者無是非之心者也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以臣訟君囚其君而縱其臣不可爲典刑左氏謂晉

春秋直解

卷六

十四

傳

文一戰而霸禮義之教也嗟夫重耳焉知禮義

諸侯遂圍許

晉以不朝王討許也夫許不朝見討諸侯朝不書何也諸侯之朝不足錄許不朝亦可討也然則與晉乎非也晉討不附已以不朝爲名春秋不獨罪許亦惡諸侯之從晉圍許者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晉文公有疾曹人貨筮史稱曹叔振鐸之爲祟也乃釋曹伯按是年夏至冬凡數月書重耳事十有五五大抵陵上暴寡兇殘猾賊譎而不正不厭枚舉所謂書

用識哉五霸之罪無如此獨詳矣世儒顧左袒奸雄使春秋大義虧蔽不明可勝歎乎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

介小國葛盧其君名時公在會不書朝其有他故不可考矣

公至自圍許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周地公作狄會上有公字

尋踐土之盟謀伐鄭也霸者合諸侯屈王臣下盟是天子受盟于諸侯自翟泉始也六國皆大夫魯君往

春秋直解

卷六

十五

故不稱公諱也

秋大雨雹齊○冬介葛盧來

春未見公故復來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狄侵齊

重耳方張何以不攘狄詩云彼童而角實虹小子其

霸者攘夷之謂與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衛侯鄭歸于衛

元咺歸復立公子瑕甯俞賂晉乃釋衛侯衛侯歸殺

元咺子瑕而後入咺乎大夫若元咺者亦可殺矣世

儒猶執書爵之例迂矣哉

晉人秦人圍鄭

初重耳出亡過鄭鄭不禮焉至是與秦人圍鄭秦人私與鄭盟去之秦晉之隙始此

介人侵蕭

中原有霸靡國不爭矣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入春秋八十餘年魯無如周之使非無使也使陪臣

不書此書何也王以河陽之會致謝恐魯曾以陪臣

報禮且為如晉行故直之說者謂譏遂事謬也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

春秋直解

卷六

十六

初晉執曹伯以曹地分諸侯曹伯復而魯猶取其田

失不獨晉也諸侯土宇受之先王霸者以意奪此予

彼亂也故春秋所惡莫如晉

公子遂如晉

拜濟西田也

夏四月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郊祭王者所以祀天也天子祀天禮也諸侯祀天非

禮也昔者成王尊周公使魯大廟用禘漸及僖公還

郊天三望而魯之僭多于諸侯矣仲尼諱之郊不書

于不郊免牲書田所廢志所舉也禮大享示上魯郊

禮乎何必卜非禮卜亦不可再三瀆況乃四乎免牲
免牛也猶三望不望可也禮四方款瀆天子至一方
則望三諸侯望不越境內魯三望僭也

秋七月○冬杞伯姬來求婦

婦人越國議婚非禮也

秋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殺于

衛為狄滅遷楚丘今三十餘年狄又滅之重耳為方

伯亡其同姓而不問愧小白多矣小白之霸也可以

為名也者取之不可以為名也者置之重耳之霸也

可以為利也者取之不可以為利也者置之小白以

春秋直解 卷末 十七

存衛為名勝狄為無名故遷衛而不與狄爭也重耳

以勝人為利救人為無利故并衛之遷亦不問也二

霸心衛人品相去遠故楚丘遷書城帝丘遷書衛無

預于晉與諸侯之辭也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是年晉楚平不書可以觀春秋待晉楚矣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拔公

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

衛人之不忘狄宜也然自強無策乘其亂侵之無功

又與之盟其無能為可知矣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重耳貪殘之主丰胥之器出亡所過唯酒食是議唯

女子車馬是好蠶笑睚眦必刻膏書紳懷鰲圖報是

姦猾之老宿耳當其臨深為高擠人于淵不遺餘力

苟求快意無復怵惕之心覆曹傾衛何怨毒之深也

主盟八年春秋所書十有八事皆陰險刻薄無一當

人意而世儒嘖嘖稱焉康侯賢伯豈非詭乎豈非陋

乎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晉已

秦穆公聽杞子計潛師越晉以襲鄭師及滑鄭人弦

春秋直解 卷末 十八

高諱焉秦師秦謂鄭有備入滑而還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報襄仲也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殺師公無

秦師還及殺晉人邊擊獲其帥孟明西乞白乙丙夫

人文嬴請釋之君子曰晉之託于秦厚矣重耳復國

秦人復之也城濮之戰河陽之會翟泉之盟無役不

與共是秦有大造于晉也背舊好而邀一旦之功晉

實私恩乘人喪而掠其鄙邑秦實開敵據事直書是

非自見說者曰書人不正之安見不書人者皆正乎

又曰書秦狄之且不稱秦將何稱乎

癸巳葬晉文公○狄侵齊

傳謂因晉喪也重耳在狄人亦圍衛其有晉喪乎且

既為殺之役又何辭于狄傳之說霸偏曲類此

公伐邾取訾婁訾婁公作婁

報升陘之役也

狄公子遂帥師伐邾

甚魯也

晉人敗狄于箕

狄侵晉晉人敗之

春秋直解

卷六

十九

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朝齊且弔狄難也

乙巳公薨于小寢

小寢以燕息禮君終于路寢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實公

記異也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許附楚也

春秋直解卷六終

春秋直解卷七

郝敬解

文公名興僖公子在位十八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無朔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

公○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王使會葬又錫之命懷魯厚矣繼之不稟命喪畢不

入見孰謂周公之後知禮乎君子曰懷不寧侯亦不

足榮也

晉侯伐衛

春秋直解

卷七

十一

十九

衛成公不朝晉晉襄公使人告于諸侯伐之先且居

謂晉侯曰勿效尤乃朝王于溫遂使且居胥臣伐衛

夫晉衛兄弟也兄弟不相朝何至布告諸侯朝王而

後伐衛是教諸侯事晉如事王也故不稱先且居胥

臣而晉晉侯伐衛誌悖也凡此皆春秋惡晉之大者

叔孫得臣如京師

聘周也非朝王不書此書何也王使再至以陪臣報

禮不敬也君前不氏稱叔孫陪臣不敢上屬天子也

衛人伐晉

晉以不朝討衛衛人不服遂伐晉君子曰師直壯

舊伐晉壯衛也春秋惡晉可知已

秋公孫叔會晉侯于戚

戚衛邑晉侯取之疆其田魯使往問書會尊內也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頤均公殺

儒者論春秋以字為褒貶有如商臣弑父何字以貶

之亦惟直其事告諸天下後世而已天下後世人有

目胸有心不待辭之畢而不栗駭冰兢者春秋之

義通諸天下後世也漢董仲舒云為人君父而不通

春秋之義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

陷篡逆之罪所謂義非毀譽可私所謂通豈褒貶後

春秋直解

卷七

二

文元年

傳故曰春秋之直在民其不書父何也春秋之事非

家事類為父不君也寵庶繼嫡名弗正也傳其子以

兇邪之潘崇教弗端也議繼而婦人江羊齊上何以

得預幾事弗密也仲尼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君

不可為父不臣不可為子故禮有父之親有君之尊

然後兼天下而有之養世子不可不慎此之謂也

公孫叔如齊

公新立通好也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

績

秦報殺之役晉人禦而敗諸彭衙初孟明視之敗也

繆公舍之是役也又敗又舍之雖後效可期殺之骨

朽矣繆公貪而不悔孟明喪而不戒法不行何以馭

臣臣無恥何以事君春秋奚取焉而世儒競為美譚

也

丁丑作僖公主

傳謂書不時非也禮有喪主有吉主喪主既葬反虞

作矣吉主小祥作矣一尺之木豈不辦而後時乎非

也是時議隣僖聞上作新主納于大廟祫非禮也禮

三年喪畢新主乃入僖公喪甫十五日練主之外更

春秋直解

卷七

三

文元年

作新主壇故鬼廟以納新鬼豈禮也哉國之大事在

祀據事實錄而其失可知也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公及也晉以魯不朝為討公往晉侯使大夫陽處父

盟公慢也往不如反不至不書公諱也君子曰諸侯

之相朝如滕薛鄆祀朝魯已非矣齊桓圖霸賄致諸

侯重耳承風以力脅之天子往而諸侯匍匐矣自是

朝晉以為常衛不朝而受師魯不朝而受辱終春秋

諸侯朝晉百有餘年鄭游吉語張趯曰文襄之霸諸

侯三歲一聘五歲一朝則晉朝諸侯亦久矣諸侯以

王禮事晉置文武之肄于何地世儒猶謂春秋辨晉豈非醉夢之言乎

夏六月公孫叔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穀作盟于垂

龍公叔作垂

晉謀衛也公會公在晉也晉使大夫盟諸侯故書晉士穀以誌晉之無禮而宋鄭之君甘與齒晉所以日驕也凡晉之橫始于重耳而甚于驪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大事給禘也合羣主祭于大祖廟曰禘禮諸侯五廟

春秋直解

卷七

四

大

昭穆以世閔公先僖公三十五年而後僖公薨魯人以僖為兄先非禮也衰經未除而用吉祭失哀敬之情矣繼世而弗為之後亂昭穆之序矣亡新鬼于故鬼之前枉生死之期矣故君子謂之逆祀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報彭衙之役也取汪而還

公子遂如齊納幣

親喪未除而議婚非禮也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

人伐沈沈潰

沈附楚也

夏五月王子虎卒

王官未有卒者卒虎魯私交也赴則書

秦人伐晉

報三敗之恥也師及晉郊晉師不出取王官封穀尸還儒者歸功孟明夫以三敗博一勝可謂功乎

秋楚人圍江○雨螽于宋

障天而下曰雨外災甲則書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公再往始得盟

春秋直解

卷七

五

大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公穀無

君子曰救小而攻堅其弗濟矣

四年○春公至自晉

夏迎婦姜于齊

公自逆也婦有姑之稱逆女而稱婦夫人而稱婦姜

公逆而諱公何也公與姜氏已伉儷于未歸之先故

逆不使卿入國不至稱婦直也君子曰無禮鮮終敬

贏匹嫡二嗣不祿所由來也夫

狄侵齊

狄之害甚矣此豈亦有晉喪與

秋楚人滅江

君子固知晉之不能救江也

晉侯伐秦

報王官之役君子曰晉襄公之于秦已甚矣厥考受施不為不厚文嬴歸晉穆姬歸秦兩君之好不為不戚背父之德違母之親而以敎怨豈人情哉覆于穀勝于彭衙取汪三施而報一猶謂不平乎其求之無已也

衛侯使甯俞來聘

尋舊好也

春秋直解

卷七

六

文六年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風氏莊公之妾僖公之母其子君矣其孫又君矣說者欲奪其夫人千乘之君而不得親親尊祖豈人情乎書風氏別于嫡也稱夫人遂所尊也嗚呼盡矣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舍且贈

珠玉曰舍車馬曰贈贈喪風氏也君子曰天子而舍

贈諸侯之母可其舍贈諸侯之妾不可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

經作

重諸侯母也雖然莊公有二嫡乎子可以伸情君不

可以為

夏公孫敖如晉

成風之葬王使再至大夫謝晉而公不報周非禮也

秦人入都

若

都背楚即秦復貳于楚秦人伐之

秋楚人滅六

六近楚小國臯陶之後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六年○春葬許僖公○夏季孫行父如陳

脩好也

秋季孫行父如晉

春秋直解

卷七

七

文六年

聘也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

驩公

晉襄公卒靈公為世子在襁抱文公庶子雍長而仕

于秦趙盾使先蔑士會迎之且至襄夫人抱世子哭

于趙氏趙盾違初議而立靈公焉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是年秦繆公卒不書秦不赴也或曰惡其殺三良也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

姑出奔狄

狐射姑狐偃子賈季也初襄公謀以射姑將中軍趙

盾佐之問于陽處父處父請以射姑佐盾射姑銜之

公薨射姑殺處父奔狄然則何以書晉殺曰主少國無政苟能正射姑之罪則射姑殺之也不能正射姑之罪則晉殺之也

閏月不告谷月猶朝于廟

禮天子頒朔諸侯奉之藏于祖廟遇月朔朝廟以其月之令告而集羣臣布之備道忘防廢格也閏月不告廢禮也猶朝幸之繼此併廢朝矣

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勅公遠城邾晉

初魯復須句邾人再取之至是邾世子叛歸魯魯取須句居叛人非禮也城郭備邾也

春秋直解 卷七

八

文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王叔作王

不書葬有公族之亂也

宋人殺其大夫

宋昭公惡公族偪謀去之穆襄之族率國人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非其罪也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平聲晉先蔑奔秦

秦康公以徒送公子雍還晉而晉人已立靈公矣趙盾潛師薄秦人于令狐敗之先蔑遂奔秦士會從之

狄侵我西鄙

魯以狄難告晉晉趙盾因狐射姑而讓狄焉仲尼所

以猶取于齊桓與管仲也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鄭地

晉靈公新立趙盾為政合諸侯固盟也大夫而合諸侯自垂隴始仲尼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書會晉大夫直也說者謂公後至諱不敘國夫後至何足諱不敘國何足諱後至迂也

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泣盟

莒有徐難求平于魯書敖泣盟不書莒請盟何也敖非為盟往也為逆已氏其逆已氏也又託為襄仲襄仲攻之惠伯平之書其志也

春秋直解 卷七

九

文

八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襄王也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原上聲盟于衡雍鄭地

扈之盟公後至晉以為討襄仲往謝遂受盟

乙酉公子遂會雒洛戎盟于暴公作伊

雒戎將侵魯襄仲受盟左傳謂書公子珍之夫受盟于戎何珍之有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公無而字

穆伯奉幣如周葬襄王不至而從已氏于莒禮天子喪則諸侯奔魯使陪臣又不達非禮也

彙○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宋昭公不能于其公族又不善事其祖母襄夫人襄夫人因戴氏之族殺昭公之黨書司馬何也司馬者昭公弟公子卯也昭公欲殲公族而用子卯為司馬禍由司馬也司城蕩意諸避亂奔魯不名不成其避也未幾求復遂及于禍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毛伯王卿士求金求賄也不稱王命諒闇也天子不私求財求金非禮也王室有大事魯使失致書求甚魯也且諱之

春秋直解

卷七

十

文九年

夫人姜氏如齊

出姜不安于魯公嬖敬贏也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毛伯來魯使乃往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初晉襄公欲登箕鄭父先都于上軍以士穀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勲不可忘也乃以趙盾將中軍先克為佐士穀梁益耳衛之蒯得于先克有爭田之忿遂共殺克晉人殺梁益耳及都禍不始都也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其鄭父

按傳作亂者五人雖由士穀梁益耳不得中軍而怨先克重之也故箕鄭父先都可原而五臣駢戮濫矣書及累也梁益耳蒯得不書非大夫也非大夫不書何也春秋之政在大夫刑上大夫則士以下可知該賤也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囚鄭三大夫鄭受平晉率諸侯之師救之不及

夏狄侵齊○秋八月曹伯襄卒○九月癸酉地震

春秋直解

卷七

十一

文九年

冬楚子使叔來聘叔叔

趙叔也不氏比內臣也春秋未嘗外楚可知胡氏小變其說公穀謂楚無大夫終春秋書楚大夫屢矣世儒強為例耳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襚

穀贈死及尸僖公喪九年成風喪五年而後襚非禮也先僖公從子也稱成風殊嫡也說者謂仲尼罪僖公之夫人其母豈聖人崇孝之意與

葬晉共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滅孫辰卒

傳謂大夫卒君與小斂則書日不與則否春秋無是也舊史詳畧耳

夏秦伐晉

報今狐之役說者謂仲尼狄秦若是則書狄伐晉可也豐水不改岐山如舊周人居之則夏而秦人居之則狄何稽乎

楚殺其大夫宜申

宜申謀弑楚子楚子覺而殺之賊臣亦稱大夫無削爵例也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

春秋直解

卷七

十二

宣十年

魯及也蘇子周大夫頃王新立求諸侯也

冬狄侵宋

中原無歲無狄難謂晉擾夷謬矣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厥公

蔡侯將導楚子伐宋宋公逆楚子與鄭伯相楚子以田孟諸蔡方媚楚宋鄭因蔡求平故獨書蔡侯惡黨也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楚小國

說者以書君為自將書人為微非也君不在不稱君君在稱君可稱人亦可

夏叔仲彭生會晉卻缺于承匡公殺無仲字匡公殺無仲字匡晉謀諸侯之從楚者是後晉楚無歲不爭中原益紛然矣

秋曹伯來朝

即位來見也

公子遂如宋

歸蕩意諸且賀楚師之不害

狄侵齊

諸侯患狄無寧歲矣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春秋直解

卷七

十三

宣十一年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鄭伯來奔鄭公

失地奔魯也

杞伯來朝

請絕叔姬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公之女弟也不書歸不允于杞也不書大歸未歸卒也稱子從夫也不繫杞杞絕也

夏楚人圍巢

近楚小國

秋滕子來朝○秦伯使術來聘術公

告伐晉也。衛不氏尊內也。君在臣不族說者曰：大夫書名秦無大夫亦名賢，穆公非也。仲尼未嘗曰：我大夫而名非大夫而不名也。爵有公侯伯子男，則有卿大夫士。春秋不黜秦伯，而世儒欲黜秦大夫，是秦有君不得有臣，何居？或曰：繆公賢名，其使吾聞賢不名，未聞名而賢之也。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秦伐晉，趙盾帥師禦于河曲。史駢謀老秦師，秦師遁。史駢欲薄之，胥甲趙穿不用命，秦師遂入瑕。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鄆，公作。

春秋直解

卷七

十四

魯與莒爭也。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邾子遯卒。遯，公作。

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晉姬生捷菑，邾人立定公。

捷菑奔晉。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大旱也。

大室屋壞。公作。

大廟寢室也。屋壞，志慢也。屋壞，則烝嘗可知。烝嘗壞，則曾孫可知。春秋之義簡而至。

則曾孫可知。春秋之義簡而至。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沓，公會下。公朝晉也。衛因公求平于晉。

狄侵衛。

狄之禍衛終于無已也。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

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渠。鄭地，公作渠。渠，公作渠。

鄭亦因公求平于晉。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凡如晉，往必書，甚晉也。是歲春，頃王崩，周公問與王孫蘇爭政，不赴，故不書。崩，魯不會，故不書葬。友邦。

春秋直解

卷七

十五

君薨，赴然後會王崩，不赴亦宜。會崩不知葬，不會史不書。無王也。春秋因之，而魯與諸侯之罪可考而知矣。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邾人以魯不會葬，來伐魯，亦伐之。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齊西、同盟于新城。宋地。

趙盾主盟。晉大夫長于諸侯矣。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書異也。

書異也。

書異也。

公至自會○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趙盾以車八百乘造邾城下納捷菑邾人正辭晉師退說者謂春秋善盾非也捷菑不當立審矣豈以大國之出而皆奪人嫡事不慮可而動退晚矣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初穆伯從已氏于莒魯人立其子文伯文伯卒立其弟惠叔惠叔請復其父未至死于齊遺二子于莒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齊昭公元妃魯叔姬生子舍弗愛公子商人桓公庶子也驟施于國得眾昭公卒舍即位三月而商人弑

春秋直解

卷七

十六

文公

之或疑舍未踰年不宜稱君夫一日君矣況三月乎或疑弑君猶稱公子夫商人非公子而誰豈公子遂得弑君而弑君即非公子與世儒所以輟輟于例也

宋子哀來奔

宋昭公無道高哀來奔往年蕩意諸亦來奔不稱名書司城國難之辭也詩云正大夫離居不誠意諸也未幾求獲遂及于禍子哀來奔不復稱亦不及故書名以信之聖言如化工隨物惡在名之賤而爵之貴也儒者辭窮則稱變體吾未如之何矣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

齊商人弑其君舍魯因王請叔姬王使單伯往商人執王使亦執叔姬

齊人執子叔姬

公穀謂叔姬與單伯私蓋商人構之果爾則經宜書及別書乃所以昭微故春秋之義微而顯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為單伯叔姬王命不行而微惠強霸世道之羞也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子哀來奔華孫來盟宋岌岌亂作矣華孫者華督之孫督弑其君而孫猶為司馬用人如此欲無亂得乎

春秋直解

卷七

十七

文公

魯君與盟又與宴是誨之貳也

夏曹伯來朝○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公孫敖死于齊魯不許歸葬蒼年而惠叔猶毀以請

乃許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單伯至自齊

齊以晉故乃釋單伯賊臣執天子之老周不能討魯不敢問微晉之惠脫于彙囚說者猶謂書官書名所以貴之謬矣

晉卻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齊從楚新城之盟不會晉卻缺帥師伐之取盟而還

秋齊人侵我西鄙○季孫行父如晉

告齊難且請伐齊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謀伐齊也晉與宋衛蔡陳鄭許曹人盟魯不會以齊

難也商人懼賂晉遂不果伐故不列諸侯嗟夫商人

辱天子弑君囚君母而竟以賂免晉之謂通逃主幸

淵藪非與故春秋所惡莫如晉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以扈之盟也不言叔姬來言齊歸歸由齊也與哀姜

春秋直解

卷七

十九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郭

同辭

諸侯之師寢商人益驕脩魯怨遂伐曹討朝魯也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魯求平于齊季孫往受盟齊侯弗許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自二月至五月不視朔公疾也疾不視朔常也四則

書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鄆

西丘齊地公作犀丘設作師丘公羊

公不往使襄仲納賂乃盟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毀泉臺

文公母聲姜也泉宮有蛇出似先公之數而夫人薨

謂臺為祟毀之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楚饑庸人叛楚以秦巴之師滅之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宋昭公無道子鮑公庶弟驥施于國國人附之襄夫

人王姬昭公嫡祖母也私于鮑昭公田夫人使帥甸

卒攻殺之立鮑為文公司城蕩意諸死焉不及意諸

春秋直解

卷七

十九

賤其不智也已去求復不速高哀遠矣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晉以諸侯之師討宋弑昭公者事雖不克猶書四國

稱伐與其進也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韓公作聖○齊侯伐我西鄙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齊師至公乃親往

諸侯會于扈

定宋鮑也往年諸侯討齊盟于扈納賂退今年諸侯

討宋會于扈立賊還事同書同稱諸侯畧之傷無王

也

秋公至自殺○冬公子遂如齊

拜穀之盟也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非薨所也

秦伯罃卒○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

商人納閭職之妻而御其夫尸邠歎之父而僕其子

二人謀弑之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仲遂賀新君得臣拜會葬也仲遂因與齊人謀廢太

季孫直解

卷七

二十

子太子齊出也

冬十月子卒

文公夫人出姜生太子惡及視敬嬴生接阿文公欲

立接以屬襄仲惠伯不可襄仲請于齊齊侯許之遂

殺惠伯弑二子立接為宣公不書弑諱也稱子在喪

也

夫人姜氏歸于齊

宣公奪嫡出嫡母襄仲弑君逐君夫人齊人當惡殺

甥以絕姑天下之大惡也書夫人歸齊傷之

季孫行父如齊

奪嫡之謀行父與焉仲尼譏三思以此

弑其君庶其

傳稱莒公無道黜其太子僕愛季佗僕因國人弑公

遂出奔春秋不書僕書莒禍由國人也弑父大惡聖

人詳審之至文致附會非春秋義也

春秋直解卷七終

春秋直解

卷七

二十一

春秋直解卷八

郝敬解

宣公名接文公子在位十八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大喪未葬皆急于親齊也本仲遂之謀故逆至書遂

婦有姑之辭

夏季孫行父如齊

納賂且乞會也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春秋直解

卷八

一

宣元年

討不用命也初晉與秦戰于河曲胥甲趙穿違命縱敵今七年矣討不已後乎不及趙穿趙盾之私也君

子知惡成有漸矣

公會齊侯于平州

行父賂入平州乃會定公位也

公子遂如齊

拜平州之成也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為謀奪適者齊也出君母致新婦者齊也成會定位者又齊也取濟西田猶曰報我不挑耳

秋邾子來朝

邾子新立也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鄭人以晉受齊宋之賂從于楚遂侵陳宋討其從晉也

晉趙盾帥師救陳○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裴

林伐鄭

裴公作裴

不書救宋楚師先陳也胡氏謂宋弑君削之鑿也于

裴林不成伐也遇楚師還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崇公作崇

春秋直解

卷八

二

宣元年

崇秦屬也晉欲與秦成而難請趙穿謀侵崇要之無功書帥師專也弑君之賊專而後動于惡

晉人宋人伐鄭

裴林之役楚人囚晉解揚鄭故也晉以宋伐之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

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被執而逃據事

直書詳明如此何世儒之鑿說也

秦師伐晉

報崇之役也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趙盾以三國之師禦秦師遂侵鄭楚救免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臯作保

晉靈公無道趙盾駁諫日以殺盾為事盾出亡使姪趙穿弑靈公于桃園盾遂返世儒謂盾不弑君春秋責備賢者耳仲尼曰吾之於人誰毀弑君大惡盾暗然無染而漫加之夫非毀與盾為政穿為從子河曲違命不問伐崇無功不討何為者與桃園之事路人知之豈盾不知手始謀先去自掩事成則返釋賊不討又使迎立新君以通舊罪盾為穿計非自為計乎

春秋直解 卷八 三

史稱晉司寇屠岸賈作亂討靈之賊滅趙盾之族當時已明知盾弑君矣豈無罪責備道其實而已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

三望

郊非常祭而魯為常則不書牛傷改卜死非常書非常以表常也終春秋書魯郊九龜違四牛災四非其時一讓禮者可以觀矣是時天子新喪川言祭禮與

葬匡王

楚子伐陸渾之戎公穀皆無之字渾穀作音

伊雒之有戎晉遷之也秦犬羊於堂室為私屬以逼天子晉之惡可勝道哉子帶之亂襄王蒙塵皆陸渾為之齊桓主盟不能討重耳納王誅子帶而戎無恙文宣以來夷狄之禍不絕書晉驩強梁虎視諸侯以此屬為不牙其敢誰何昭公九年周詹伯讓晉之辭可知也楚宅南土于戎非切膚非有精忠勤王奉辭伐罪之誠視友邦相攻猶彼善於此書曰楚子伐陸渾之戎名正言順世誇召陵城濮未昌言若此而乃執夷楚之例謂夷狄相攻果仲尼之意乎昔周之盛

春秋直解 卷八 四

也撥狁居焦鎭侵朔方詩人憂曰撥狁孔熾我是用棘今戎逼處畿甸天子不能討楚人一舉又罪之其若王室何或曰楚子不當問鼎天恒情貴耳過周郊問九鼎其誰不然左氏因事脩辭以蔽罪是腹誹之律也或曰春秋獎楚乎曰非獎楚也書伐陸渾以惡夫遷陸渾者爾

夏楚人侵鄭

鄭即晉也

秋狄侵齊○宋師圍曹

宋文公盡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伐宋宋報之

圍曹宋書曹不書何也舉其甚者宋鮑殺母弟殘宗室國內靡沸豈曹之爲患耳身爲大逆九族解體外構怨於諸侯樂其所以亡者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葬鄭穆公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大之恤小也平其忿而服其心疇敢不從以禮字人若之何伐而取諸

秦伯稻卒○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傳稱弑靈公者公子宋也歸生與聞之非也魯宣公

春秋直解

卷八

五

宣四年

十年鄭人討靈公之賊斬歸生之棺國人與論矣

書歸生實錄也豈其責備如世儒之云乎

赤狄侵齊

夷狄之禍不絕書其誰能攘夷者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朝齊也以齊得國故事齊惟謹

冬楚子伐鄭

鄭從晉也

五年○春公如齊

朝也齊高固欲娶叔姬止公盟而後遣

夏公至自齊○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叔姬公殺叔上

叔姬歸高固非公志也語云受人施者常畏人魯宣

公之謂矣

叔孫得臣卒

不日史闕也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諸侯女爲大夫妻常也夫以其婦來婦家亦常也此書何也止入君父而擄其處子其駢然而來也易所

謂寇婚媾與

楚人伐鄭

春秋直解

卷八

六

宣五年

鄭從晉也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陳卽楚也趙盾身爲賊主內弑君而外爭諸侯書侵

惡之

夏四月○秋八月螽○冬十月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宣公不朝晉晉使衛人圉之良夫來盟詐也

夏公會齊侯伐萊

助齊伐也

秋公至自伐萊○大旱○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

曹伯于黑壤

公以孫良夫之盟朝晉晉人止公賁賂而後與盟

八年○春公至自會○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疾也禮大夫奉使出聞親喪徐行不返身死以尸將命○中道復非禮也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禮大夫卒當祭不告終事告明日不繹聞計而繹舞入去籥皆非也為國以禮防禮以微雖羽籥楹枹事小必詳故曰胡簋之事則嘗聞之才如管子不辨反玷樹塞不為大器察邇謹微春秋之義也

春秋直解

卷八

七

宣六年

戊子夫人嬴氏薨公殺作

文公之妾宣公母敬嬴也私襄仲而奪嫡其薨也猶稱夫人何例之貶焉

晉師白狄伐秦

以夷狄攻親戚春秋所甚惡也

楚人滅舒舒公○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敬嬴公殺

子為諸侯母焉得非小君說者議貶謬也

惡不戒也左氏以為禮大事不克而可

不為雨止有禮則不書

城平陽

凡城書重守也

楚師伐陳

陳從晉也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

拜會葬也

夏仲孫蔑如京師

王使來徵聘孟獻子往宣公立九年矣朝齊無歲不親如京之使繞一見且以徵行非禮也

春秋直解

卷八

八

宣九年

齊侯伐萊

秋取根牟

邾婁之邑魯取也

八月滕子卒○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

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會扈謀伐陳也陳從于楚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晉成公卒于會荀林父以師還不書葬魯不會也何以不會衛黑壤之怨也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衛成公卒不書葬魯亦不會何以不會衛孫良夫之詐也

宋人圍滕

伐喪不仁也

楚子伐鄭晉卻缺帥師救鄭

楚書晉書名即如儒者例未為糾楚也

陳殺其大夫洩冶

洩公殺

鄭穆公之女夏姬陳大夫夏御叔之妻徵舒之母御

叔死靈公與大夫孔寧儀行父通焉衷其相匿服戲

于朝洩冶諫寧行父言于公殺之傳謂仲尼不直洩

春秋直解

卷八

九

冶有是哉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齊人歸我濟西田

上書公如齊下書歸田田之歸其以勞公也若曰十

年事我勤以相酬耳嗟夫此一濟西田也昔何以往

今何以來詩云既往既來使我心疚其濟西田之謂

與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巳巳齊侯元卒○齊崔氏出奔衛

崔氏齊世卿惠公卒而出奔其素席公之寵耳書氏

以族行也

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

奔齊喪也禮親喪子奔君喪臣奔諸侯相奔喪非禮

也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數淫于夏姬徵舒惡之遂弑

靈公孔寧儀行父奔楚

六月宋師伐滕○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歸父仲遂子宣公不忘齊侯故亦不忘仲遂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鄭從楚也

春秋直解

卷八

十

秋民王使王季子來聘

報仲孫夷也諸侯之大夫九年一如京師天子之貴

介弟不踰年而報禮比于滕薛之事魯耳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繹公

仲遂死而其子驟貴矣所以不忘東門之勲為賢子

急成名也抑或憤三桓之專引媚子為腹心乎卒以

如晉之謀遂見逐也

大水○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

行父賀新君歸父獻繹捷事齊極備矣

齊侯使國佐來聘

報奔喪也往來常禮何足書魯數往而齊一來魯君往而齊臣來齊信而魯恭也故夫君子恭近於禮宣公之恭於齊亦遠於禮乎

饑○楚子伐鄭

鄭受晉盟也是役也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諸侯之師戍鄭皆不書何也楚盛於莊王之世晉政衰矣栽培傾覆天之道聖人何擇焉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陳鄭與楚盟書與晉盟不書春秋之意可知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春秋直解

卷八

十一

宣十七年

宣公寵利歸父內典軍政外結鄰好使無替先勲也疎老成而任新進豈爲東門氏計長久乎

秋晉侯會狄于欒

欒函狄地晉患狄使卻成子求成衆狄苦赤狄之役許晉晉侯往會之詐也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討賊之辭說者謂不告天王貶稱人迂也

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寧公作崩

討賊可也賊討矣而又入之甚矣納公孫寧儀行父是除草而養其萌也二子淫惡從史以亡君殺徵舒

謝陳侯亦殺二子謝洩治可矣左傳謂爲有禮是何禮與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陳靈公死二十有一月葬以亂故說者謂賊討後書葬楚不殺徵舒靈公不得葬乎

楚子圍鄭

楚圍鄭旬有七日鄭伯肉袒牽羊請降楚子曰能下人不可幾也退與之平而舍之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鄭晉師敗績

春秋直解

卷八

十二

宣十七年

不書晉救鄭何也楚旣舍鄭不直晉之復戰也書及楚子戰戰非楚子得已也書敗績直也說者謂楚長見絕于春秋無稽之言與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蕭貳于晉楚伐之宋救之蕭人執楚熊相宜僚公子丙楚請勿殺退師蕭人殺之楚遂滅蕭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衛地

拒楚也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宋爲晉伐陳衛爲楚救之夫衛朝盟而夕貳孔達所

以不免也

十有三年○齊師伐莒公作伐

莒不事齊也

夏楚子伐宋

討其救齊也

秋螽○冬晉殺其大夫先穀殺作殺

先穀負晉多矣邲之戰違命喪師已又召秋伐晉晉殺之宜爾然書與洩冶孔達同烏有削爵之例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晉使人問衛之救陳者不首將加師孔達自縊君子

春秋直解 卷八 十三

曰晉之迫諸侯何以異于秦之迫六國哉人知秦如虎而不知晉如狼也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晉侯伐鄭

報邲之役也

秋九月楚子圍宋

初宋救蕭伐陳楚子衛之楚使人適齊過宋不假道

宋人殺之楚子圍宋

葬曹文公○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歸父新進主諸侯行父諸人所以側目也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薦賄于楚孟獻子之謀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楚圍宋火宋華元夜入楚師告令尹子反曰敝邑易

子而食析骨而炊子反曰何子之情也告楚子楚子

逃師三十里與平君在書人此亦一徵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潞赤狄族晉侯姊為潞子夫人潞相酈舒虐殺之晉入滅潞殺舒以潞子歸

秦人伐晉

晉景公東畧狄魏顆禦秦師敗之輔氏

春秋直解 卷八 十四

王孔子殺召伯毛伯

天子之大夫爭政相殺也

秋螽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作邑公作婁

傳不言其故君子曰禮之始失也諸侯非王事而自

相會不自天子出矣無何諸侯與大夫會無何大夫

與大夫會又不自諸侯出矣田氏篡齊三桓專魯六

卿分晉職此之由

初稅畝

宣公在位十五年盟會薦賄之事多而饑歲相協六

年益七年旱十年大水十三年益十五年又益力詘

舉贏焉得不苟取履畝加稅公田之法壞矣

冬塚員生

蚤子也

饑

終春秋書饑三宣公十五年間二其甚者爾厚斂冗費無荒政故足書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畱吁

甚晉也始會以驕之離其黨以弱之遂滅之欺犬羊無知而納諸刀俎凡晉事類此然則狄可縱乎曰聖

春秋直解

卷八

十五

宣公十五年

人防其害不殄其無辜

夏成周宣榭

公作火公穀

周宣王廟之檐榭天子宗廟災來告書

秋郊梁伯姬來歸

出也

冬大有年

幸之也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丁未蔡侯

申卒○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六月癸卯日有食

之

已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短道晉地

初晉卻克入齊徵會足不良于行而聞婦人有笑帷

中者衛之是役也齊侯不敢往以四大夫盟晉人併

執之而逃

秋公至自會

初宣公事齊謹及齊晉有隙魯遂去齊齊魯離而晉得間自盟斷道始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欣入卒

叔肸宣公母弟初宣公篡立叔肸辭祿織履食至是卒書惜之說者謂書叔仲賜姓而世官也書卒大夫

春秋直解

卷八

十六

宣公十六年

也有如叔肸不仕亦氏亦卒大夫世官也與哉人死

不稱卒遇伯兄不稱叔季若何可凡世儒說春秋迂

誕類此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斷道之盟齊不會晉衛共伐之齊侯受盟以公子彊

質

公伐杞○夏四月○秋七月邾人戕鄆于于鄆

不虞而遇害曰戕

甲戌楚子旅卒旅穀

楚莊王亦一時賢諸侯也據經傳所載無論晉文幾

事而不如齊桓伐陸渾討夏南縣陳復之得鄧舍之
圍宋不取敗晉不驕念子文之勲為立後知叔敖之
賢委以國斯亦春秋諸侯巨璧矣雖欲損之焉得而
損諸說者曰夷狄不卒卒不日卒而日簡之例窮而
辭支也不書葬沒其以王也

公孫歸父如晉

謀去三桓也或曰宣公不死三桓可去乎曰未可行
父忠勤聞于諸侯歸父新進物望未允公得國不正
外失齊好其弗濟矣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至筮公教遂

春秋直解

卷八

十七

奔齊

公薨季文子與臧宣叔逐東門氏歸父還自晉及筮
使介復命壇帷而哭遂奔齊君子曰行父之逐東門
氏也妒宣公之寵也初宣公奪嫡行父與有力事成
公惟襄仲是德襄仲朝死子夕貴典重兵衛使命委
任權力出行父上行父衷不平而歸父又謀去之謀
未成宣公捐館而歸父為朝露何怪乎雖然君死未
殯逐其親臣是以君死幸也行父惡得為仁哉

春秋直解卷八終

春秋直解卷九

郝敬解

成公名黑肱宣公子在位十八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二月辛卯葬我君宣公
無冰

冬煖也

三月作丘甲

備齊也先是魯背齊即晉復與楚謀伐齊會楚子卒
不果齊人衛之及公孫歸父奔齊三桓懼而設備作
丘甲加賦以益兵也田曰丘兵曰甲或曰四井為邑

春秋直解

卷九

一

次季康

四邑為丘其詳不可考其橫紋可知也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晉地

初歸父謀以晉去三桓及歸父亡三桓懼晉討使臧

孫許受盟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公教作

不書戰不以戎敵天子也

冬十月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齊伐魯圍龍取之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鄭衛師

敗績

齊師自魯伐衛報子城之役孫良夫禦之而敗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城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

會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公致及齊侯戰于鞌安

齊師敗績

魯衛亡晉師報齊卻克以齊婦之恨從史晉侯出車

八百乘會諸侯之師敗齊于鞌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袁婁袁婁作婁

重距齊五百里袁婁齊郊外五十里敗于鞌盟于袁

婁師及城下矣卻克問昔婦人之笑于帷中者責齊

季康直解

卷九

三

成三

侯母為齊齊使國佐賂晉反魯衛侵地乃許平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庚寅衛侯速公作港卒

取汶陽田

汶陽魯田之見侵于齊者魯取之袁婁之盟也

冬楚師鄭師侵衛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初宣公求好于楚楚莊王卒宣公亦卒不克好公即

位受盟于晉衛亦受盟于晉從伐齊故楚令尹子重

使衛衛服屢及楊橋孟獻子賂楚求平公子出質

是時季孫行父為政不能捐忿布公保輯境內而以

私怨搆敵敵師入境乃屈身請盟齊君嗣所損寔多

春秋不獨罪楚耳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

人薛人鄆人盟于蜀

是役也蔡人許人皆在二君勿不與盟不書楚人即

公子嬰齊也前與公會故名今十一國大夫并省皆

入說者謂尊晉詘楚然經既先楚矣卻克以婦人一

笑辱人君毋錫舅之國比于戎狄獻捷于闕然有

飛揚之志說者尤欲詘諸侯事之謬矣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晉人以鄭之怨再伐鄭鄭人覆而敗諸丘與宋衛之

季康直解

卷九

三

成三

君有新喪即戎非禮也

辛亥葬衛穆公○二月公至自伐鄭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新猶新延廢之新脩葺之也遷舊主改塗易檐將納

新主故書新宮方新遇災三日哭哀之也戴聖記以

為禮公殺因之胡氏謂不稱宣宮主尚未入無主哭

非禮故書

乙亥葬宋文公

生而篡國死用人殉春秋之厲諸侯也焉得文

夏公如晉

拜汶陽田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許恃楚不事鄭鄭伐之

公至自晉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汶陽人不肯歸魯魯以師圍之君子曰衆心不附圍

何可長也

大雩

旱也

晉卻克衛孫良夫伐虜高如肅公作將

春秋直解 卷九

赤狄之餘也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

入春秋百三十有五年矣而魯未受晉聘荀庚來一

旦有禮何也東諸侯大者魯與齊如驂與鞞晉新盟

齊使衛人招魯齊盟而魯懼魯盟而齊孤附晉益

堅二子來嬰盟也書聘譯也

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殊盟非禮也論周班衛為先論同姓衛為戚謂晉為

盟主乎先歆可矣

伐許

去疾未得志也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宋共公新立也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杞伯來朝

將歸叔姬也

夏四月甲寅城孫許卒

公如晉

朝也

葬鄭襄公

春秋直解 卷九

秋公至自晉

晉侯不敬公公將求成于楚季文子止之

冬城鄆運

書重守也

鄭伯伐許

鄭病晉楚而頻年伐許貪亂無已也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見出也

仲孫蔑如宋

報聘也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公作于穀齊地

晉荀首如齊逆女魯使叔孫餉之君子曰齊之女子
讐非得已遠懼晉而近患魯魯村近敵亦何利焉晉
所以收漁人之功耳

梁山崩

晉地山春秋書山崩二皆晉也易曰地道變盈僣亦
晉分之兆與

秋大水○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祁
子杞伯同盟于蟲牢鄭地

春秋直解 卷九

六

成公七年

鄭爭許田訟于楚不勝求成于晉晉會諸侯于蟲牢
盟鄭備楚也蟲牢密邇京師天王新喪咫尺諒闇過
而不問春秋所以惡晉也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二月辛巳立武宮

魯武公至是十一世已毀之廟也筆之役謂國有武
功倣周制為武世室記云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
之廟武世室也諸侯五廟而有世室魯也

取郕

郕邑魯取之也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蟲牢之盟晉欲再會宋人辭晉人衛之至是伯宗
夏陽說衛孫良夫侵宋鄭與戎擊之師皆在獨書衛
惡良夫也東方之多事良夫為之

夏六月祁子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

晉召使伐宋也

壬申鄭伯費稅卒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晉非有深怨于宋徒以蟲牢辭會使衛人伐之不已

春秋直解 卷九

七

成公七年

又使魯伐之晉驅諸侯如臣僕而魯奉命唯謹四年
宋聘魯五年魯聘宋兩國方睦魯甘心棄宋好畏晉
也故春秋所惡莫如晉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鄭從晉也

冬季孫行父如晉

賀遷也晉去故絳遷新田

晉欒書帥師救鄭救公

楚師還晉遠侵秦楚救之晉師亦還

七年○春王正月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鼯鼠又食

其角乃免牛

鼠小曰鼯免牛不郊也魯郊牛之異屢見詩云上帝

不寧不康禮記其斯之謂與

吳伐郊

吳周太伯之後儒者以其居吳謂之夷有如楊拒泉

臯居伊雒可謂之華族乎春秋于吳書盟書會書國

書爵與諸侯同何知仲尼本夷之也

夏五月曹伯來朝

不郊猶三望

書不郊則郊屢矣猶三望亦非也春秋之義婉而

春秋直解

卷九

八

歲七年

直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

莒子邾子貍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楚伐鄭晉以諸侯救之焉馬陵之盟

公至自會

吳入州來

州來楚邑初楚司公巫臣竊夏姬奔仕于晉楚子重

子及分巫臣室而誘其族巫臣為晉使吳教吳車戰

叛楚至是伐楚入州來巫臣與晉之謀也

大略

旱也不月史逸也八九月猶不雨旱甚也穀梁謂冬

無焉雪失之

衛孫林父出奔晉

衛定公惡孫林父林父奔晉良夫之子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汶陽本魯田見侵于齊鞏之役晉取以歸魯茲復奪

以與齊詩云之子無良二三其德君子所以惡晉也

晉樂書帥師侵蔡

蔡附楚也

公孫嬰齊如莒

春秋直解

卷九

九

歲八年

其事不可考

宋公使華元來聘

聘伯姬也伯姬賢來聘者三國

夏宋公使孫壽來納幣

徵伯姬也

晉殺其大夫趙盾趙括

趙同趙括趙盾皆趙盾弟盾子朔娶于成公女莊姬

趙嬰通焉同括共逐嬰莊姬怨于晉侯曰同括為亂

使樂邵証証之遂殺二子春秋書殺大夫多矣此尤

無罪而書法同未有以褒貶也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錫左作賜

禮諸侯繼世新立觀天子則錫之命人臣有匡天子功則加錫命魯成公在位八年無朝覲之禮然敬慎之功而王使來錫命是僭賞也賞僭則為善者不榮冬十月癸卯祀叔姬卒

卒于魯也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邾邾從吳也晉徵兵于魯伐之季孫行父請緩士燮怒魯師遂出書聘諱也

衛人來媵

春秋直解

卷九

十

成公

媵伯姬也禮諸侯夫人歸以姪娣從同姓二國媵之亦各以姪娣從一娶九女也伯姬歸宋而衛晉齊三國皆媵是十二女也惟王十二宋以先代後用王禮魯尤而效之

九年○春王正月祀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婦人生見出而死歸葬非禮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諸侯以汶陽田不直晉晉遂與諸侯盟君子曰晉之詐久矣何獨一汶陽田耳汶陽田既不信而蒲之

盟又足信乎盟非古也胡人彈骨越人鬻臂中國歃血背市井駟僮之約晉人挾以為大權而諸侯信以為大事顧朝盟之夕背之今日盟之明日背之其背之也固然相爭爭之不已諺然又盟此謂城之心飾人之貌挂之血塗虺之口烏足信乎然且兢兢奉之曰盟主曰齊盟是何晉人狡而諸侯愚也亦可笑矣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女嫁三月廟見而後成婦便卿致之禮也

晉人來媵

春秋直解

卷九

十一

成公

媵伯姬也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鄭私與楚盟鄭伯如晉晉人執之殺鄭行人伯蠆遂使欒書伐鄭楚子重侵陳救鄭不書無功也書執甚晉也殺行人不書史不備也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莒已

楚子重自陳伐莒莒無城郭之備浹辰之間克其三

都渠丘莒鄆

秦人白狄伐晉

晉以白狄伐秦秦亦以白狄報之始作偏晉也後

世踵其敝使神州沈沒華夏腥羶春秋垂戒遠矣哉

鄭人圍許

鄭人以晉執其君故出師圍許示不急也

城中城

魯城也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晉命也討其圍許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齊人來媵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晉執鄭伯踰年不遣鄭人用叔申謀立世子髡頑為

君晉乃以諸侯伐鄭歸鄭伯鄭伯歸討立君者殺叔

申不書史不備也

齊人來媵

媵伯姬也異姓媵非禮也

丙午晉侯獨

奔喪也晉人以公貳于楚止公使遂葬惟天子葬諸

侯遂春秋所以甚晉

冬十月

公問此三字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侯使卻鞮公作則後同

來聘己丑及卻鞮盟

晉止公九月公請受盟乃遣使卻鞮來蒞盟書聘史

諱也是役也卻鞮求婦聲伯女弟為施孝叔妻奪以

與之凡晉人貪淫無異狗彘謂秋與晉者無是非之心者也

夏季孫行父如晉

拜盟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

脩好也齊魯自釐之役不通聘者凡十年

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周公楚與伯與爭政不勝出奔晉天子不能制其大

夫則犯法致天子之大夫爭而告于諸侯則體統垂周

弱晉強春秋所由作爾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宋華元善于晉楚之執政者欲成晉楚會于瑣澤成

也鄭伯在不書聽也書三國少之不書成成未可也

晉楚大夫盟于宋晉侯與楚大夫會于赤棘皆不書

是不誠也楚憊于吳說求息肩于晉晉人信之以誇

于鄭曰楚與我矣夫鄭楚所必爭也楚欲得鄭晉不欲失鄭雖盟何益故曰成未可或曰苟成也不亦可乎曰亦不可不利于周不利于諸侯夫晉已橫矣益楚如兩狼必分南北約兄弟王而周室危別屬國并朝貢而諸侯危則東周之滅不待秦政得志劉項之勢已分于簡王之季矣故曰成亦不可

秦秦直解

卷九

十四

秦秦直解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秋侵晉也

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卻錡已來乞師

徵兵伐秦也昔荀庚卻曄來為蒞盟也士燮來為徵兵也皆書聘今卻錡來又徵兵書乞師惡晉之無厭也惟天子討罪苟卒不行乃徵兵諸侯未聞諸侯相伐而徵兵諸侯者也不然則寡小乞援于強大耳晉國寡小乎徵書旁午不勝供億之煩千里奔命不勝跋涉之苦疲憊小國殲殺無辜孟子所謂服上刑者

也故春秋所惡莫如晉

三月公如京師

徵兵于周晉命也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公如京師遂朝王不書不誠其朝也書自京師遂會晉侯所謂悠悠行路知有晉而已周剋子成子從不書以王卒行也以王卒行是天子而從征故諱也或曰二卿行非師行夫惟師行宜社成子受賑于社非師行乎秦未嘗得罪王室與諸侯呂相數秦皆晉人

秦秦直解

卷九

十五

秦秦直解

米鹽私忿而攘九國之師發天子圻甸之卒以報睚眦斯亦張皇不軌之甚矣至使曹伯客死成子與尸麻遂戰勝經不書不齒其功也故春秋所惡莫如晉曹伯廬卒于師

晉為之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冬葬曹宣公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衛侯如晉晉以孫林父見衛侯不可晉強歸之書自晉歸惡晉也春秋世卿禍人國多矣而孫氏亂衛季

氏專魯實晉主之則諸侯何賴有晉說者強諸侯事晉悖也

秋叔孫僖如齊逆女

使非其人也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入其郭許人割地求和鄭人侮寡擒晉公子其例安在

九月僖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婚姻常禮此書義有三公在位至是十四年矣而始娶世子是年生又四年公薨大昏後時非所以重祚

春秋直解

卷九

十六

成宣七年

胤一也禮諸侯是而親迎共承宗廟公不親迎使其

大夫以婦至禮簡事輕非所以重承先二也大夫若

蔑若行父輩不往僖如烝君母穢德彰聞非所以重

嘉禮三也故傳稱春秋微而顯志而晦盡而不汙有

所受之又謂前書族尊公後不書族尊夫人則無稽

矣後不書族蒙前文耳

冬十月庚寅衛侯遫卒○秦伯卒

秦伯桓公也不書葬晉不會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仲嬰齊者襄仲子公孫歸父之弟歸父奔齊東門之族盡矣魯人憐而使嬰齊後之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

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公作歸

曹宣公卒于師公子負芻殺太子自立不書弒未君

也稱曹伯終為諸侯也殺嫡而終為諸侯必有主者

誰執之誰歸之則主者矣歸于京師假也世儒起伯

討之例謬也

公至自會○夏六月宋公固卒

楚子伐鄭

春秋直解

卷九

十七

成宣八年

晉楚成未三年楚復伐鄭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凡諸侯葬會則書殺梁謂為共姬書鑿也

宋華元出奔晉

宋六卿魚氏蒍氏向氏鱗氏皆桓族也華氏戴族也

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蒍山為司馬山弱公室而

殺文公之子肥華元曰我司君臣之訓而不能正其

罪敢賴寵乎遂奔晉

宋華元自晉歸于宋

華元之奔晉也魚石曰彼多大勳國人所與不反懼

桓之無祀于宋也。自止元于河上。元請討山許之。乃反。

宋殺其大夫山

華元歸率國人攻蕩山殺之

宋魚石出奔楚

華元既殺蕩山。魚石出舍于睢上。元止之。不可。反閉門登陴而拒之。石奔楚。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鮪。邾人會吳于鍾離。楚邑

晉招吳人撓楚。率諸侯大夫會吳王壽夢于江淮之

春秋直解

卷九

十九

春秋卷九

間書會吳。晉志也。諸大夫不往。則吳無由會。吳雖欲會。而不能自致。諸大夫即能致。諸大夫而亦不能致。晉也。故曰。晉志。晉以諸大夫往。故曰。會。吳儒者謂殊。吳夷之。夫儒者不夷。楚乎。楚會不殊。又何也。楚自為會。而吳則諸侯會之。楚則晉不欲會。而吳則晉欲之也。古公之苗裔密邇江介。何夷之有。

許遷于葉

依楚以避鄭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雨凍林木。皆冰。書異也。二氣淫沴。為苗不祥。可知。必

曰。某當應某事。不可知也。不可知。故可畏。可知。其誰不避之。謂某當應某事。一不應。而百皆妄矣。春秋于苗異。不可知耳。非如世儒之鑒也。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是年。楚以汝陰之田畀鄭。鄭從楚子盟。伐宋。宋魚石在楚。故也。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是年四月。晉復命衛伐鄭。六月。卻棼之衛之齊。欒黶

春秋直解

卷九

十九

春秋卷九

之魯皆徵兵。復伐鄭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徵諸侯兵。而戰不列。諸侯何也。諸侯之從晉。非得已也。厲公無道。三卻驕恣。頻年徵發。諸侯苦之。故鄢陵

戰後。而諸侯懈。晉遂替矣。公羊以晦為晝。冥。君子謂

公羊為朝菌之知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鄢陵之戰。楚子傷目。兩軍自旦接至夕。詰朝將復。楚

子召司馬子反。謀子反醉。楚子宵遁。及瑕。賜子反死。

秋。公會晉侯齊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宋地不見公

晉敗楚師遂會諸侯于沙隨謀鄭也公後至晉侯以
卻犂之譖不見公先是會叔孫僑如邲于君母穆姜
妻請逐季孟公辭以晉難姜怒謀廢公公遲于塙
申宮設守而行遂後期僑如賄卻犂訴于晉侯曰魯
人待塙隤俟勝者晉侯遂不見公書甚晉也
公至自會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晉復徵王卒與諸侯之師伐鄭宋衛皆在不書公後
至不會也二國晉黨故不殊周齊魯邾人皆牽率行
故書春秋之義昭然說者謂春秋善晉何居

春秋直解

卷九

二十一

曹伯歸自京師

晉執之亦晉歸之假王命市威權直其事而情偽自
見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茗條公丘

叔孫僑如使人告于晉曰殺行父我殺蔑以魯事晉
晉遂執行父于茗丘公待于鄆使嬰齊請范文子為
言于樂武子乃釋之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公命逐之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卻犂盟于扈

釋行父也

公至自會

未成伐故書自會

乙酉刺公子偃

成公庶弟穆姜嘗指以示公曰不殺行父蔑此莫非
君也及僑如敗公殺子偃夫僑如凶淫獲免子偃無
罪見誅魯于是為失刑書刺微之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公作帥師侵鄭

鄭侵晉衛人救之

夏公會尹子單于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春秋直解

卷九

二十一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謀伐鄭也鄭世子質于楚楚人伐鄭晉復以諸侯伐
之楚救至諸侯師還

秋公至自會

未成伐也

齊高無咎出奔莒

齊慶克逼于君母聲孟子鮑牽以語國佐于朝會頃
公以伐鄭行高無咎鮑牽處守公還孟子愬之曰高
鮑將不納公公別牽逐無咎無咎奔莒其子高弱以

主叛

九月辛丑用郊

禮冬至郊祀天故大饗不卜魯郊無時而日用辛卜

吉則舉九月非時書用微辭也取器試曰用終春秋

書郊九皆以故無故不書常且諱也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

伯齊人邾人伐鄭

二年之中書會伐鄭者三中原繹騷皆晉人爲之說

者謂晉安中國非謬與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楚人殺鄭諸侯還

春秋直解 卷九

壬申公孫嬰卒于狸魯公作乾

遯自鄭遁卒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邾子獲且卒

晉殺其大夫卻錡已卻犇卻至

晉厲公無道欲盡去羣大夫用嬖人三卻多怨與嬖

人胥童長魚矯陽五等隙謀書如卻至之敗楚也使

楚人來告曰卻至召寡君厲公問書書曰有焉公使

胥童率甲八百長魚矯抽戈結社詐爲訟者殺卻錡

卻犇于衛殺卻至于車皆尸諸朝君子曰厲公之爲

後見乎

楚人滅舒庸

舒庸恃吳叛楚楚滅之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庚申晉殺

其君州蒲

厲公以討卻氏功使胥童爲大夫樂書中行偃殺胥

童遂弑厲公葬以車一乘書曰殺其大夫雖嬖人亦

大夫也曰弑其君雖厲亦君也春秋之義平直如此

而書偃之罪何待名而後見乎然則趙盾歸生名又

何也盾歸生匿不名則幸免矣二人彰彰然無可免

春秋直解 卷九

齊殺其大夫國佐

齊使崔杼慶克帥師圍高弼于盧國佐救之殺慶克

齊侯伏甲于內宮之朝殺國佐

公如晉

晉悼公新立也

夏楚子鄧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楚與鄭伐宋取彭城置宋亡臣魚石向爲人鱗朱向

帶魚府而以三百乘戍之塞吳晉交通之路書復入

宋宋地也

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台來聘

告嗣君且拜朝此實聘也而晉侯弱矣

秋杞伯來朝○八月邾子來朝

築鹿圃

營不急也

己丑公薨于路寢

冬楚人鄭人侵宋

宋圍彭城楚鄭救之

晉侯使士魴考來亡師作公

伐彭城也

春秋直解

卷九

二四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

于虛打

晉謀救宋也此諸侯之大夫與諸侯會未幾諸侯亦

不會而大夫自為會矣

朱葬我君成公

春秋直解卷十

襄公名牛成公子在位三十一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

人薛人圍宋彭城

晉以諸侯之師圍宋彭城執石魚等五大夫以歸

夏晉韓厥公作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晉人邾人

杞人次于鄆公作合

晉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于洧上諸侯之師次于鄆

春秋直解

卷十

以待晉師之侵楚也

秋楚公子壬天帥師侵宋

救鄭遂侵宋

九月辛酉天王崩○邾子來朝○冬衛侯使公孫剽來

聘○晉侯使荀息來聘

天王崩諸侯不會而自相朝聘非禮也春秋是非明

白易見類此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

鄭師伐宋

楚命也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成公夫人也

六月庚辰鄭伯賁卒

鄭成公病子駒請曰有不諱晉楚誰從公曰楚君以我故親集矢于其目若背之是棄力與言也免寡人唯二三子公卒僖公之子子當國子駒為政子國為司馬

晉師宋師衛師伐鄭

伐喪也成公二年衛有穆公之喪鄭從楚伐之甯殖報之故獨書名此穀梁之說然則春秋于報怨可知

春秋直解

卷十

二

也儒者大復讐不自相左與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謀鄭也仲孫蔑教晉城虎牢以逼鄭

已丑葬我小君齊姜

證齊也

叔孫豹如宋

公新立聘也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虎牢鄭之險也鄭不能守晉用魯仲孫謀率諸侯成之以逼鄭鄭人懼而受成或問曰晉楚之爭鄭何為也哉曰欲代周而王耳鄭密邇東周得鄭則包舉雒邑據九鼎以號召諸侯曰若是則何不爭周而爭鄭

曰周室雖微猶為共主晉楚雖強其勢莫敢先發以爭鄭為名以得鄭為偽爭鄭所以爭周也得鄭所以得周也然則春秋以鄭與晉乎與楚乎曰鄭為可以與人與之鄭是與之周不可以與楚尤不可以與晉曰何謂其尤不可以與晉也曰天下一日無王則亂春秋無王二百有餘年矣仲尼以天下為已任思藉

春秋直解

卷十

三

資于齊魯而不偶屈指諸侯晉為戎首受朝受貢無異王者其子孫業牛耳其卿相驕恣語云人滿天槩識者知晉祚將不長故屬意莫如楚楚地廣民衆用之如順風而呼其適楚也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求身待于陳蔡之間者數年驅車行其野而聞鳳兮之歌千載知心無如狂接輿生平足跡不入晉境臨河一望太息而返每云吾欲居九夷乘桴浮於海則其望中原之日久矣子西之沮昭王之不祿天祝予天祝子曰若是則仲尼以天下與楚矣曰非以天下與楚不得已而思以楚與天下耳文武不作東周不

據徒然護此痲痺之軀坐觀生靈塗炭累百年不為之所而優游以待霸王之會盟仲尼不若是其迂也然則將奈何曰周可輔則輔之不可則用伊周之權乘湯武之資削除僭亂以安天下春秋之志也苟有用我其何擇于楚曰若是則外中國與曰非也天地之運自北而南洪荒以來帝王起自西北至周衰迄于五霸二百餘年之間中原元氣銷殫殆盡識者謂王氣將在東南聖人館亦前知之故其刪詩首南風而篇終服楚春秋之于楚若憐憫焉詩與春秋二經聖人心術隱微所寄也學者亦可以窺一斑矣若夫

春秋直解

卷十

田

守章句之說謂春秋辨霸尊晉則仲尼之作春秋也

守其為春秋而已邪仲尼之視春秋敗局焉耳儒者

區區執尊中國攘夷狄一語以該十二公之筆削豈

不淺陋迂拙而可哂也哉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子申為右司馬責屬國賂楚子殺之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無功以憂卒

公如晉○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檮在晉地

謀致齊也是役也公見晉侯稽首禮諸侯見天子則

稽首諸侯相見稽首非禮也春秋所以惡晉

公至自晉○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

邾子齊世子光已未同盟于雞澤衛地

晉求好于吳合諸侯于雞澤使荀會逆吳子吳子不

至夫晉之求通于吳也焉撓楚耳儒者謂楚吳皆夷

稱晉懷楚而不責晉事吳持論豈得其平

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

僑盟

楚令尹子辛食陳侯去之使袁僑求成于晉晉使諸

大夫與袁僑盟

春秋直解

卷十

五

庚申四年

秋公至自會○冬晉荀偃帥師伐許

討其不會雞澤也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楚將伐陳聞喪而止

夏叔孫豹如晉

報知薨之聘也

秋七月戊子夫人嬖公作氏薨

成公之妾襄公母也

葬陳成公○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嬖

多公如晉

傳曰聽政謂聽晉所命諸侯貢獻之數友邦交際有先王之禮在賓主承筐非有常數取盈也晉子諸侯限以多寡視國大小是責諸侯以職貢而身都王者之奉矣世儒猶竊竊然以尊周諛晉豈不謬哉然春秋不詳舉其事何也凡貪淫瀆禮之事非弑逆則不書下之慢上也極于弑君而上之殘下也極于殺大夫春秋之義包舉矣

陳人圍頓

楚使頓侵陳陳圍之

五年○春公至自晉

春秋直解

卷十

六

吳王夫差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通嗣君也

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

魯請屬鄆以助歲幣之貢晉許焉叔孫以鄆世子見晉成屬也夫以諸侯之附庸皆由晉制寧復知有天子乎故春秋所惡莫如晉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晉復以諸侯會吳使魯衛告期

秋大雩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楚問陳殺對曰令尹貪楚子殺壬夫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鄆人于戚

晉為吳會也吳子不至使其大夫來按傳魯穆叔以屬鄆不使鄆大夫自會故鄆稱人大夫也則吳稱人亦不也吳大夫鄆小自宜先吳後鄆皆大夫自宜先諸侯後大夫豈以夷狄抑吳以鄆不如夷狄知父子之謂乎當是時晉之需吳亟矣雞澤之盟迎之不至善道之會魯衛居間十四國公侯世子相與欽遲吳一大夫豈不辱哉儒者曲生異說以掩會吳之失

春秋直解

卷十

七

吳王夫差

其技梧牽強亦甚矣

公至自會○冬戍陳

魯與諸侯戍之晉命也

楚公子員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曹伯下公殺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楚子囊新為令尹討陳晉以諸侯之師救之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辛未季孫行父卒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祀伯姑容卒

夏宋華弱來奔

華弱為宋司馬樂轡與之戲于朝而桎之以弓平公

見曰司武而格于朝難以勝矣逐之

秋葬杞桓公○滕子來朝

莒人滅鄆

先是鄆以魯屬事晉輕莒無何魯歸鄆莒人襲而滅之按傳晉使人問魯何故亡鄆八年莒人伐魯疆鄆田則鄆之見滅于莒明矣殺梁鮑爲例曰中國日卑國月夷狄時鄆中國而時非滅也家有既亡國有既滅胡氏謂如李園進宋不幸獻矣之類未知二傳何所據或謂昭公四年魯復取鄆疑鄆寔未亡蓋是時鄆已爲莒邑猶稱鄆者本初也日月時舊史有詳畧

春秋直解

卷十

八

襄公二十一年

非例也

冬叔孫豹如邾

脩平也

季孫宿如晉

宿行父之子代父政如晉見且謝亡鄆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誅其君疆其田書甚齊也

七年○春邾子來朝○夏四月三十邾不從乃免牲

小邾來朝

城費私

季氏城私邑也行父歷相三君死無私積宿新代父

政首營私邑豈負荷之子與

秋季孫宿如衛

報元年公孫剝之聘且謝緩之非貳也

八月蚤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拜武子之謝且尋盟爲事晉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

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鄆爲

救陳也

春秋直解

卷十

九

襄公二十二年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鄭地公

鄭之會鄭伯往子駟爲相鄭伯不加禮焉子駟夜使

賊弑之于鄆明日以瘡赴故書卒史傳疑也然則奚

不正之曰登君大惡趙盾歸生情狀顯著則閱實以

蔽罪鄭駟楚處雖疎賸則國史以傳疑子云吾猶

及史之闕文此類是矣

陳侯逃歸

鄆之會爲救陳也而陳侯先逃既周章可哂矣諸侯

亦不量而預鄉鄰之闕使主人避客鄆踴無備偏所

謂爲合非與會盟之事至晉悼之季愈無足觀矣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晉命朝聘之數往聽也。魯往則諸侯皆往前年命貢。今年命朝兼制八柄九賦。寧詎吳楚竊虛號而已也。故如晉不絕書。世儒猶謂春秋與晉豈不謬哉。

夏葬鄭僖公

簡公嗣立。羣公子以僖公之賊謀子駟。子駟先辟羣

公子殺之。

鄭人侵蔡。獲公子燮。穀作燮後同

為晉侵也。獲蔡司馬子燮。國人皆喜。子產憂之。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春秋直解

卷十

襄公

晉改議朝聘之數。使諸大夫聽命。公親往鄭伯以獻。蔡捷往晉侯。不會公。而會季孫。是使季孫無君也。諸侯朝聘天子三年五年有常期。晉焉得受諸侯朝。而改舊章。謂為方伯乎。重耳獲得之。非文武治命也。昔者文王嘗為方伯。未聞受朝貢也。其專恣不軌。始于重耳。甚于強。而滿于周。晉惡什伯吳楚。而春秋不毛。舉第書其盟會。侵伐。謂千古是非自在。不謂後世言春秋者反詭稱之也。

公至自晉

皆人伐我東鄙

疆鄆田也

秋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討其侵蔡也。鄭及楚平。

晉侯使士匄來聘

徵兵伐鄭也

九年○春宋災。穀作災

外災。弔則書。是年秦約楚伐晉。楚子師于武城。應之。

不書。史不備也。當是時。晉諺吳人撓楚。楚亦連秦以脅晉。晉近秦遠。故史于晉詳于秦略也。

晉晉近秦遠。故史于晉詳于秦略也。

春秋直解

卷十

十一

襄公

夏季孫宿如晉

報士匄也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葬姜

成公母也。與僑如亂。徙居東宮。十有二年。至是卒。亦

夫人小君何貶焉。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希鄭

光

晉以諸侯伐鄭。鄭受盟曰。惟有禮與。疆可以託民者。

是從晉使改盟鄭不可遂再伐師老而歸

楚子伐鄭

鄭復與楚盟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柎楚地也

晉會吳子壽夢也三勤諸侯而始得一會吳會而東

南多事晉人爲之也故春秋所惡莫如晉

夏五月甲午遂滅偃傳作陽

姁姓之國晉以諸侯之師滅之

公至自會

春秋直解

卷十

十二

楚公子員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鄭從楚伐宋衛人救之鄭遂伐衛衛獲其將皇耳

晉師伐秦○秋莒人伐我東鄙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鄭從楚也

冬盜殺鄭公子騂公子發公孫輒

鄭尉止禦諸侯之師獻捷于野抑之尉止因子騶五

姓之讐助羣公子作亂殺子騶及子國子耳于西宮

之朝不稱大夫非國辟也稱盜黨衆而殘也

戊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魯與諸侯戍之晉命也諸侯侵鄭楚救之

公至自伐鄭

是歲周大夫王叔伯與爭政訟于晉范宣子聽之不

書焉天王諱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公侯四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

軍魯三軍制也中業不足猶在公季孫宿分爲三

三家各一而公守虛名耳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春秋直解

卷十

十三

不郊幸之也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鄭欲從晉而難于背楚子展謀曰伐宋以致晉怒晉

以爲難故伐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討其伐宋也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公教城北

鄭從晉也

公至自伐鄭

楚子鄭伯伐宋

鄭受晉盟又從楚伐宋所謂怒晉而後辭楚子展之謀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晉復以諸侯伐鄭盟于城下遂會于蕭魚鄭從晉也終子展之謀

公至自會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一作良霄

鄭使良霄石臬一作石臬以從晉告于楚楚人執之

春秋直解

卷十

十四

冬秦人伐晉

救鄭也戰于櫟晉師敗績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一作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初莒人滅鄆鄆田及魯五年之內三伐魯季武子帥師敗之入勝入鄆所謂應兵也說者起遂中之例

春秋大夫何事弗遂而獨致討于山瑯李孫之再

豈但入鄆耳

夏晉侯使士魴一作魴來聘

拜服鄭之師也

秋九月吳子乘卒

吳王壽夢卒長子諸樊讓國于其弟季札季札不受棄室而耕諸樊乃立不書葬沒其僭王也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楚令尹子囊與秦庶長無地伐宋報晉伐鄭也不書秦楚主也

公如晉

朝也拜士魴之聘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夏取郕一作郕

邾婁之邑

春秋直解

卷十

十五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楚共王也

冬城防

防城孫氏之食邑大夫城私邑非禮也語曰大其都者危其國傳謂書時非也時不書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蒍一作蒍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城

吳人伐楚楚敗之而獲吳公子黨吳使人告晉為向

之會范宣子問其伐喪也數吳而退是役也晉以二

卿往三桓專魯為足恭以媚晉晉悅而輕魯人幣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蒍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是役也晉卿帥不睦諸侯不整無功而還昔者小白之合諸侯也莫盛于召陵葵丘惟齊魯宋衛陳鄭六七大國勝薛而下不與焉所以恤小而節其力也重耳寔修而會不故悼公之世無歲不會雖犯小邾不得免焉詩曰何草不黃何人不將仲尼以是謗目而憂也

春秋直解

卷十

十六

襄十四年

已未衛侯出奔齊公作衛侯而

衛獻公期孫林父甯殖食日盱不召而射鴻于圃三子朝服從公不釋皮冠與言林父之子見公使人歌巧言之卒章林父懼作亂殺諸公子獻公奔齊衛人立公孫剽林父殖共相之

莒人伐我東鄙

報入鄆也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吳人要于隘獲楚公子宜穀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蒍莒人

邾人于戚南地

謀衛定公孫剽也戚孫氏邑孫林父逐其君殺君嗣諸侯不討而脰就賊子會于私邑亦惟晉人為之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剡魯地

宋向戌來聘不盟于國而盟于剡故不書公三桓專也

劉夏通王后于齊

魯為主也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魯地

春秋直解

卷十

十七

襄十五年

齊貳于晉伐魯討其事晉也至遇不進也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邾數

備齊也外城曰邾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邾人伐我南鄙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癸亥晉悼公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泚梁晉有親喪而會盟非禮也

伐寅大夫盟

諸侯有盟衰世之風也大夫盟風愈下矣前此大夫會猶曰君不赴而使臣故列名書地今諸侯已盟大夫又盟是君盟不足重必大夫盟而後可也故書大夫盟子云天下有通政不在大夫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討其侵魯邾齊楚之使也大夫盟而執之是晉執諸侯由大夫也以歸專也

齊侯伐我北鄙

魯附晉也

春秋直解

卷十

十

夏公至自會○五月甲子地震

秋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諱窮鄭請遷于晉晉會諸侯遷之許大夫不可晉使荀偃帥諸侯之師伐之鄭伯怨許請行楚救之晉敗楚師于湛水伐許而還先鄭戎首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鄭作○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告齊難也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貜理公殺卒○宋人伐陳○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衛孫林父之子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而毀其人瓶重丘人詢指之曰爾父逐君衛人爲之伐曹取重丘

丘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公作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

防高厚上左

甚齊也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華臣殺公族宋公欲逐之向戌請蓋之會國人逐

癸制狗闖入其家華臣駭奔陳

春秋直解

卷十

十九

冬邾人伐我南鄙

爲齊伐也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求好也不言聘卑之不言朝不以齒滕薛也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討其伐曹也

秋齊師伐我北鄙○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

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齊數伐魯諸侯不直齊故書同敗齊師于平陰至城

下焚其郭門東侵及濰南及沂而後還

曹伯負傷卒于師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鄭子嘉謀招楚師以去諸大夫而背晉楚伐鄭至純門再宿還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公作晉人執邾子

諸侯還自沂上遂為祝柯之盟謀邾也邾子再侵魯故再見執

公至自伐齊○取邾田自郕水

晉與諸侯之師次泗上疆魯取邾田自郕水皆歸于

春秋直解

卷十

三

魯

季孫宿如晉

拜伐齊也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伐齊之師還及河晉荀偃病死晉欒魋復與衛孫林

父伐齊不書晉甚衛也不書欒魋甚林父也林父身

犯大逆焉晉走狗求免小人之尤者與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公作卒

齊靈公嬖其妾戎子而立其子牙靈公病崔杼立太

子光執子牙殺戎子尸諸朝

晉士句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齊殺其大夫高厚

崔杼殺高厚于漣藍而兼其室傳不詳其故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初盜殺三卿子嘉預謀又招楚師為純門之役國人

惡而殺之

冬葬齊靈公

城西郭

春秋直解

卷十

三

齊齊也

叔孫豹會晉士句于柯齊地

先是齊及晉平為大隧之盟魯疑齊人間已于是有

柯之會晉人所以駁齊魯者甚譎而齊魯不悟也

城武城

備齊也齊晉合而魯之防齊愈嚴矣齊魯相疑晉之

利也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公作會晉人盟于向

猶怨也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

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唐淵 衛地

齊及晉平說者謂感于士匄之不伐喪非也亡虜棄輔雖欲不平得乎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邾以鄆田故侵魯魯人報之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

公子燮欲以蔡從晉蔡人殺之子燮之弟子履懼而奔楚

陳侯之弟黃公殺之出奔楚

春秋直解

卷十

二十三

其下年三子

陳虎慶實愬公子黃于楚曰是與蔡同謀楚以為討子黃如楚自理春秋于其出其歸皆錄之惡在其為外楚也

叙老如齊

脩好也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報向戌之聘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拜師及邾田也

邾庶其以漆間丘來奔

庶其邾大夫以二邑叛于魯季武子納之妻以公姊使卽其邑食臧孫紇謂之賞盜

夏公至自晉

秋晉樂盈出奔楚

樂厲之妻樂祁范宣子之女生盈而寡私其家老州寘懼盈以討譖盈于宣子曰是將叛宣子遂逐盈奔楚盡殺其黨十大夫嗟乎母淫漏譖子臣侈以逼君四維不張晉其可知矣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春秋直解

卷十

二十三

其下年三子

曹伯來朝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鉤樂氏也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魯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宋地邾子下公殺有滕子

再錮樂氏也時樂盈在齊齊會詐也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追舒之爲令尹也寵觀起而富之楚子轅觀起殺追舒尸諸朝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祀伯句卒

夏邾邾松作我來奔

邾我邾邾大夫來奔則書說者謂夷狄無大夫誕也邾邾猶然而況秦楚乎

莽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陳侯朝于楚二慶以陳叛楚圍之陳人殺二慶子黃

春秋直解

卷十

二十四

襄二十三年

復國說者謂春秋罪子黃之自楚歸也何居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納于曲沃因大夫胥午率曲沃人伐絳士鞅禦之盈敗

走曲沃晉人圍之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乘晉亂報平陰之役遂取晉朝歌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晉地

此魯人報德之師也然違事晉而近讐齊其于輔車之計左矣雖然齊魯世讐力不能得志于齊而恭願

有禮于諸侯諸侯親之故鞏之役平陰之戰齊德矣皆魯也律以春秋之義齊魯等而較其時勢情形爲魯計無以踰此此老聃所謂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剛者春秋之義亦備矣

己卯仲孫速卒

孟莊子有疾子秩長而未樹庶子羯欲奪之謀諸公鉏錫公鉏者季武子長子也武子先月滅紇謀廢之而立其庶悼子公鉏於是賢羯下季武子曰唯才何長之有請爲孟孫立之蓋承父之弊而樹德于羯以報滅紇也

春秋直解

卷十

二十五

襄二十三年

冬十月乙亥滅孫紇最出奔邾

孟孫羯立乃爲公鉏譖滅紇于季氏曰滅氏將爲亂不使我葬滅紇聞之設備季孫疑之攻滅氏紇斬關出奔邾還入于防使其兄滅賈滅爲請立後魯立焉乃去仲尼所謂要君也

晉人殺欒盈

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其族黨君子曰晉之錮欒盈也無復世臣之禮而欒盈之爲臣亦無復事君之義所謂犬馬寇讐也故春秋不稱大夫書晉人殺欒盈討賊之辭

齊侯襲莒

齊莊公還自伐晉遂襲莒

二十有四年○春秋孫豹如晉

省齊難也

仲孫羯帥師侵齊

晉命也齊魯倘好未三年而還相襲皆晉爲之齊魯

睦晉不利也

夏楚子伐吳

以舟師伐吳不爲軍政無功而還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齊崔杼帥師伐莒○大

春秋直解

卷十

二十六

夏二十二年

水○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夷

陳公作儀衛地

謀伐齊以水患不克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齊以晉難乞師于楚楚爲伐鄭以救之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

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奔楚

叔孫豹如京師

齊人城郊魯智成也不書城齊事也

大饑

二十有五年○春秋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報仲孫羯之侵也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崔杼娶棠公之嬖無而美莊公通焉崔子稱疾誘莊

公入室弑之立靈公庶子杵臼是爲景公與慶封相

之嗟乎齊光殺勇尸庶母以崔杼爲心膂一朝反噬

幾及其身未幾慶封滅杼盧蒲癸王何滅慶封天道

好還豈真毫髮

春秋直解

卷十

二十七

哀二十五年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夷儀

伐齊也齊賂晉晉人許成嗟乎弑君之賊法所必討

晉爲盟主而惟利是視衛孫林父甯殖逐其君爲晉

爪牙十年保首領沒使其君流離老于他邦惡如崔

杼竟以賂免亂臣賊子豈尊滔天輦致金帛西向事

晉則君可弑國可篡莫敢誰何矣以此主諸侯儒者

猶加辨藉豈春秋之義與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初陳侯從于楚子伐鄭鄭人怨之所以報也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定齊光也

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夷儀衛邑

衛獻公奔齊至是十年矣夷儀之會晉使人召之遂居之於夷儀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舒鳩叛楚也

冬鄭公孫夏公作帥師伐陳

子產獻入陳之功于晉遂再伐陳陳及鄭平

春秋直解

卷十

二十九

十有二月吳子遏公作帥師伐楚門于巢卒

吳王諸樊伐楚報舟師之役攻巢門門者射之殪千乘之君而死于矢故書卒以諱之閭閻之死亦然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去子

納獻公也死逐君而立一君喜弒君而復一君父子

濟惡世卿所以禍人國也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初甯殖之逐君也林父實主之獻公復林父遂以戚叛于晉衛人攻之晉人戍之于是有澶淵之會

甲午衛侯行看去復歸于衛

獻公見逐今十有二年乃復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徵會討衛為孫氏也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晉平公使趙武疆威盡取衛西鄙田與孫氏衛侯至

則執而囚之齊鄭二君為請不許衛侯納其女而後

許之其貪淫無禮橫目而豺狼耳說者猶謂為盟主

彊諸侯事之何居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宋平

宋寺人伊戾為太子內師無寵楚使過宋太子享于

春秋直解

卷十

二十九

野伊戾為坎用牲加書馳告公曰太子與楚客盟將

叛公囚痤痤自縊死書公殺甚之也

晉人執衛甯喜

甯氏父子無君之惡一也父附晉以免子背晉而見

執孫林父甯喜之惡亦一也喜背晉見執林父附晉

以免然則晉非執獄君執不附已者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葬許靈公

初晉之伐許也以諸大夫行陽鄭伯請從許靈公欲報之如楚乞師遂卒楚為之伐鄭墮南里乃葬

二十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齊景公新立也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
免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宋向戌善晉趙文子又善楚令尹子木以弭兵說晉
楚晉楚人許之諸大夫會于宋議晉楚之屬交相朝
也

衛殺其大夫甯喜

甯喜者獻之勲殤之賊也獻公惡其專殺之非為討
賊也故不與殺陳佗夏徵舒樂盈同辭

春秋直解

卷十

三十

襄二十三年

衛侯之弟鱄作救出奔晉

初甯喜之納獻公也獻公使鱄盟喜喜諂鱄恥食言
去之終身不仕書以惜之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晉楚各以其屬諸侯見乃盟不列諸大夫蒙前會宋
之文也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夏衛石惡出奔晉

衛討甯氏之黨也

邾子來朝○秋八月大雩

仲孫羯如晉

告朝楚也

冬齊慶封來奔

崔杼妻東郭晏之子與羣子交構慶封乘亂殲其家
遂殺杼經不書書慶封奔何也崔杼之惡極于弑君
齊不能討而以家難羣小自殞不足書慶封以賊黨
父子濟惡樂高陳鮑諸大夫相與圖之伐國門犯公
宮不克亡命書誌亂也

十有一月公如楚

朝也書如楚與晉同辭則是春秋未嘗殊楚也說者

春秋直解

卷十

三十一

襄二十三年

以如楚為事夷狄何居時諸侯皆如楚不書而書公
史以君舉書也僅事夷狄乎外諸侯亦書矣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按傳靈王崩于癸巳書甲寅以赴日為崩日史誤也
經因之傳疑也不書葬魯不會也朝楚而不葬王不
待貶而失可知也

乙未楚子昭卒

楚康王卒諸侯之朝楚者中道反魯公往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楚止公遂葬使僎不書諱也

夏五月公至自楚

公還及方城聞季武子取卞不敢歸榮成伯勸之乃歸大夫取公邑而不能問何以爲君

庚午衛侯衍卒

閻弒吳子餘祭

吳子俘越人而刑以爲閻使守舟吳子觀舟閻弒之禮謂不近刑人本此

仲孫豹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公作鄭公

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公殺曹人

杞晉平公母家也晉使諸侯城之

春秋直解

卷十

三十一

襄二十九年

晉侯使士鞅來聘

拜城杞也

杞子來盟

晉使魯反杞使田與杞盟

吳子使札來聘

札不書族史尊內也君在臣不族而春秋未嘗夷吳

亦可知也說者謂惡其以讓國禍宜條貶書名鑒也

吳王壽夢子四人長諸樊次餘祭次夷昧次札諸樊

舍其子光立弟欲以及札夫越三君而寄及之難必

之數也諸樊立十三年餘祭十七年夷昧四年凡三

十四年而三君盡適然耳使三君末年而季札早世

安所委國哉是國之及札本無心不受之志已決于

諸樊死之日豈俟夷昧卒而後責札之不受也邪今

不罪餘祭夷昧貪以奪嫡而責季札廉以賈禍豈不

迂乎夫才如管仲節如子臧求名不得書札來嘉予

厚矣若夫族氏官爵不書者什九春秋是非不在一

字之增減而在理之得失與人心之是非奈何歟數

然多端也

秋七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春秋直解

卷十

三十三

襄二十三年

高止專公孫蔓公孫龜共逐之

冬仲孫羯如晉

報士鞅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遠要罷皮來聘

楚郊教祠立通好也

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

蔡景侯淫其子婦其子弒之所謂不父不子天下之

大惡也如世儒罔若爲晉而可不日史逸也殺梁

謂爲夷之夫盟會侵伐死喪出奔之類不日多矣豈

皆夷之乎日亦多矣豈皆與之乎

五月甲午宋災伯姬卒公殺無宋子

卒于災也伯姬寡居夜失火左右請出伯姬以婦人無傳姆宵不下堂逮焚而死按成公九年伯姬歸宋為婦者四十年宋共公以成公十五年卒姬獨居三十五年老矣變起倉卒不肯宵行而守禮以死其女士也哉書惜之

天王殺其弟佖公作夫王子瑕奔晉

周儋括作亂謀立景王弟佖夫佖夫寔弗與知王遂殺佖夫儋括奔晉書曰殺其弟甚之也三年之喪未除而殺其母弟甚之也

春秋直解 卷十 三十四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恭姬殺無宋子

書共姬恭之也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良霄酤于酒侮侮宗人子皙以駟氏之甲伐之良霄奔許復入駟帶率國人殺之不書殺大夫蒙出奔之文也無例可知

冬十月葬蔡景公

蔡般葬父魯會故書說者謂賊不討不書葬若蔡般其誰討之胡氏謂書以責諸侯之會者若是則聖人不欲人之哀死與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自宋之盟諸侯無兵車之會者三年矣二十九年會于杞城也今年會于澶淵宋災也故經皆詳其事是會也諸侯議賑宋而魯不與何也伯姬魯女也叔弓先如宋故不與會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楚宮別寢也公適楚作故名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春秋直解 卷十 三十五

傳稱襄公之喪公子野立次于季氏毀而卒季孫立

子稠是為昭公按春秋魯喪書子卒者三莊公喪而

卒子般文公喪而卒子惡襄公喪而卒子野皆微辭

子般死于慶父子惡死于仲遂而子野獨死于毀乎

居喪而毀孝子也季孫所以不利公子稠年十九而

有童心居喪不哀季氏所欲立也

己亥仲孫羯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

按傳莒子虐國人患之又廢其樹子展與展與因國

人獄父自立不書展與謀始國人也非閔實不敢蔽
詳慎之至也說者信傳而疑經有隱胡氏信經而謂
傳有錯皆不達于春秋之義者

春秋直解卷十終

春秋直解

卷十

三六

夏三年

春秋直解卷十一

郝敬解

昭公名裯襄公子在位三十二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公作宋向戌衛齊

公作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公作虎許人曹人

于號公作郭作郭

尋宋之盟也宋虢之盟楚皆先歆禮不以新聞舊故

書皆先晉

三月取鄆

春秋直解

卷十一

十

昭元年

號之會以弭兵也豹會而季孫取鄆楚人遂執豹趙

武為請而釋之不書諱也

夏秦伯之弟鍼度出奔晉

鍼秦景公母弟國人如二君母夫人戒之去勿及禍

鍼遂適晉書弟甚秦伯也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晉地公數作大原

是役也晉以步卒薄狄于險胡氏遂謂譏改車戰鑿

也

秋莒子濇自齊入于莒莒展與出奔吳公數無與字

初莒人弑其君立展與展與之弟去疾齊出也奔齊
展與立而奪羣公子秩羣公子召去疾齊人納之展
與奔吳

叔弓帥師疆鄆田

乘莒亂也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康羣公殺卒

楚子有疾令尹子圍問疾遂終弑之以卒赴故書
卒不正之何也子圍素行無禮衆惡皆歸宮庭事隱
傳疑故與鄆鬯禎之死皆不書弑君莒子庶其密州
死皆不書弑父慎重之至也

春秋直解

卷十一

二

楚公子比出奔晉

康王與子圍子比子皙棄疾五人皆共王子也子麇
康王子麇死子圍自立是爲靈王葬麇于郊甲謂之
郊敖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韓起新爲政聘魯遂適齊執政而爲行人重失齊魯
也

夏叔弓如晉

報韓起也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鄭子皙既殺良霄愈侈將攻游氏代其位子產使吏
數其罪誅殺之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晉平公嬖姜少姜死魯昭公往弔及河晉使人辭公
季孫宿往夫諸侯而奔諸侯姜之喪非禮也晉以非
仇儼辭是也胡氏謂公不當遂復果仲尼之意乎仲
尼謂晉不有公有季孫云爾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公作卒○夏叔弓如滕

○五月葬滕成公

魯襄公之葬滕子來滕葬故魯報之

春秋直解

卷十一

三

秋小邾子來朝○八月大雩○冬大雨去雩

北燕伯款出奔齊

燕簡公欲去諸大夫立嬖人諸大夫作亂公奔齊稱
北遠也燕距中原千里而遙與山戎雜處仲尼未有

以夷之世備欲夷楚何居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公作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魯

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楚圍無道其合諸侯也亦序于諸侯上執徐子伐吳
討慶封滅賴皆據事實錄春秋無私如天地美惡聽

物之自肖而何擇于晉楚若淮夷夷也則夷之以後于諸侯春秋之義無隱乎爾

楚人執徐子

楚子以諸侯伐吳徐子吳出也疑其將貳于吳執之書其楚也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類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

初慶封奔魯齊人讓魯遂奔吳居于朱方楚子入吳執而殺之討賊之辭也

遂滅賴松殿

春秋直解

卷十一

四

甚楚也

九月取鄆

鄆以襄公六年併于莒至是魯人取之鄆由魯亡而魯不能復猶稱鄆以存亡也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襄公十一年魯作三軍三桓各取一季氏盡入之孟氏叔氏歸稍于公至是四分公室季取二孟叔各一而公家無與焉舍言釋也若曰公將中軍今釋之云爾本臣奪而曰君釋本公釋而曰中軍春秋之辭微

婉正直游夏所以不能贊也

楚殺其大夫屈申

以其貳于吳也

公如晉

朝也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牟夷莒大夫以其食邑牟婁及公邑防茲叛于魯魯納之季孫宿為政也

秋七月公至自晉

莒人以魯納牟夷懇于晉晉將止公范鞅請釋之以

春秋直解

卷十一

五

師討

戊辰叔弓帥師于蚡念魯地公作泉

莒討納牟夷魯人敗之

秦伯卒

不名史闕也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類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吳以朱方之怨伐楚楚以諸侯之師報之無功還頓

沈徐越皆楚屬書與陳蔡齒越後禹徐後伯益皆神

明之貴鳥得而夷之世儒鑒也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葬秦景公

夏季孫宿如晉

季孫懼晉之討納牟夷也以賂往晉享之辭加邊平公以為知禮重其好貨夫納人叛臣貪其土蔑視其君而側媚強大以求容春秋所以惡于晉與季氏也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宋寺人柳有寵于平公太子佐惡之右師華合比謀誅柳柳譖于宋公逐合比寺人柳為繇自古然矣

秋九月大雩

楚薳罷帥師伐吳

春秋直解

卷十一

六

昭七年

楚伐徐吳救之楚遂伐吳吳敗楚師于房鍾

魯叔弓如楚

吳敗也

齊侯伐北燕

納簡公也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魯暨也先是齊廢封在吳齊景公病吳孟子所謂涕出而女也時魯昭公娶于吳又善楚故齊人求平魯暨之平左傳謂燕與齊平誤也春秋外事未有不國者惟內事稱及暨及也

三月公如楚

楚子成章華之臺求諸侯落之魯昭公往季孫聞公于晉謂公之貳于楚也晉始衛公

叔孫婁如齊蒞盟

暨平也公時如楚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衛襄公卒于元立是為靈公元母兄孟縶足不良于

行故廢

九月公至自楚

章華之遊七月而後返季氏之譖行而放逐之謀成

春秋直解

卷十一

七

昭七年

矣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武子卒悼子嗣悼子卒子意如嗣是為平子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陳哀公元妃生世子偃師嬖妾生畱公以畱為其弟

招與大夫過公病招殺偃師立畱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陳招殺世子國內亂陳侯自縊死

叔弓如晉

晉平公築虎新祁宮成諸侯皆賀

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

陳使于徵師以喪赴于楚且告立君楚執而殺之討其殺世子也非使者罪故書行人

陳公子畱出奔鄆

懼楚也

秋蒐于紅

革車千乘三家自閱也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陳招歸咎子過以說于楚

春秋直解

卷十一

个

昭九年

大雩○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

殺陳孔奐

公作

楚滅陳以爲縣使穿封戌爲陳公

葬陳哀公

哀公故嬖臣袁克葬公而殺其馬毀玉焉義也倉卒

舉事魯會未可知經亦書葬不欲亡陳而沒袁克之誼

也春秋可以例求乎

九年○春秋弓會楚子于陳

時楚子在陳魯宋鄭衛皆使其大夫問起居是年晉

與周爭閭田晉率陸渾之戎伐周不書爲天王諱也

許遷于夷

初許遷葉復自葉遷夷夷城父也楚遷之不書楚猶

齊遷邢衛不書齊也春秋之義責大公

夏四月陳災

公衆作火

陳亡後六年乃復猶書陳存亡也

秋仲孫獲

如齊

復通好也

冬築郎囿

營不急也左傳于凡冬役稱時時則不書政善民

安春秋不作矣

春秋直解

卷十一

九

昭九年

十年○春王正月○夏齊

公作

樂施來奔

齊子雅子尾惠族也子雅之後爲樂氏子尾之後爲

高氏樂施高強嗜酒信內而多怨與陳鮑交惡或告

陳無宇鮑國曰樂高將攻汝陳鮑先發樂高劫公伐

之不勝奔魯陳鮑分其室陳桓子盡以所分獻于公

請老焉公與之高唐樂高去而陳益大矣

秋七月季孫意

公作

如叔弓仲孫獲帥師伐莒

三家同伐莒取郛用莒人于社滅武仲聞而仇之

戊子晉侯彪卒○九月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

諸侯之大夫會者十三國天王之喪如也

冬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成公作戌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

班殺之于申

蔡般弑父篡國十有三年諸侯不討幾幸免矣楚虔

一舉身死國亡詩曰惴惴龜兔遇犬獲之叔向所謂

天之假手者與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罪人既討而又貪其國甚楚也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襄公妾昭公之母也

春秋直解

卷十

十

大蒐于比皮蒲

魯自中軍毀而公賦盡歸三家矣書大蒐傷委轡之

不收也君母新喪而講于戎政叔向謂魯有三年之

喪無一日之戚宜其見哂于君子矣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祿禚

公作侯手

新喪而會盟非禮也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

鄭

軍虎曹人祀人于厥慙

鄭去聲公作屈衆

謀救蔡也晉使人請于楚楚弗許蔡旦夕亡矣諸侯

不饗冠往而使二三臣築舍道旁其何能濟天下有

道則政不在大夫說者謂仲尼有取于厥慙之會不

然矣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齊諡歸姓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楚滅蔡城不羹以公子棄疾為蔡公夫蔡般雖賊父

之子楚虔非討賊之君賊討則已矣又滅其國取其

子用以為牲貪如狼毒如虺靈所以為靈也時

蔡有以彈丸之君死國危楚以方張全力環而攻之

者八月流離之子枝梧飲血力屈就義雖不共之恨

春秋直解

卷十

十

未酬而枕戈之志已畢春秋所以惜之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穀簡公奔齊十年至是歸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宋元公新立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朝晉也先是三家伐莒取鄭莒人愬于晉故晉辭公

公使子愁往

五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熊公作熊殺作虎

楚子以讒殺之

秋七月○冬十月公子愁公殺作熊出奔齊

南蒯為費宰季平子不加禮焉蒯與公子愁叔仲小謀出季氏愁從公如晉蒯以費叛于齊愁遷及郊聞變遂奔齊

楚子伐徐

楚子使蕩侯潘子等帥師圍徐身次于乾谿以為援晉伐鮮虞

白狄之種也晉荀吳偽為齊師而假道遂入之

春秋直解 卷十一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私

討南蒯也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

初觀起之誅也其子觀從在蔡棄疾為蔡公靈王次

于乾谿觀從說棄疾召公子比以所統不羹之衆納

子比為王靈王聞變遷及皆梁泉潰自縊死夫始謀

者觀從也動衆者棄疾也而為王則公子比也弑君

主為王者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子比謂圍可代兄則已亦可代圍棄疾謂已亦可代

比詩云爾之教矣民胥效矣轉相屠戮為乎宜哉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晉自魯襄公二十五年夷儀之會失諸侯十九年矣康靈張楚晉同寒灰熊虔死晉突發其甲車四千乘耀武邾南齊齊人盟聽邾莒之愬辱魯君臣于會是

滅訖所矣齊莊之功如鼠者也世儒強春秋與之何與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會而後盟齊不服強而後可也

春秋直解 卷十一

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初晉以公貳于楚衛之是會也邾莒人共愬于晉曰

魯朝夕伐我晉侯遂不見公不與盟執季孫意如以

歸

公至自會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楚棄疾立是為平王使蔡世子之子廬陳世子之子

吳各遷其國書歸不與楚復也諸侯自有國非天子

誰得而亡之誰得而復之

冬十月葬蔡靈公

蔡般身死國滅二年矣蔡廬復國乃葬

公如晉至河乃復

季孫意如執于晉昭公將往荀吳辭釋季孫也公往不利于季孫

吳滅州來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三月曹伯滕卒○夏四月○秋葬曹武公○八月莒子去疾卒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奎

莒子卒大夫茲父殺公子意恢迎莒子弟庚與于齊立之

春秋直解

卷十一

十四

昭公十五年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昧卒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肅入叔弓卒去籥卒事

魯有武宮自季孫行父始諸侯五廟而增脩世室非禮也祭舉樂作聞大夫喪而徹是輕祖考而重臣庶亦非禮也

夏蔡朝公作吳出奔鄭

朝吳故蔡大夫聲子之子與觀從謀復蔡亦蔡之忠謀臣也費無極聞于蔡人使逐之平王弗察卒以無極之譖出蔡侯朱廢太子建殺連尹伍奔啓吳師入郢之禍詩云護人罔極交亂四國可不畏哉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荀吳伐鮮虞圍鼓鼓之叛人以城降不受未幾鼓人叛遂滅之是二鼓兩吳也君子曰假仁不成詐力鮮終故經書伐鮮虞而不及鼓功說者謂書名氏爲予之謬也

冬公如晉

平丘不會兩及河見卻復往晉人遂止之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

齊景公及徐子郊人莒人盟于蒲隧徐子賂齊以甲

春秋直解

卷十一

十五

昭公十六年

父之鼎齊主東盟而晉業衰矣

楚子誘戎蠻公作子殺之

書甚楚也

夏公至自晉

昭公以去年冬如晉至是始歸不書晉止諱也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九月大雩○季孫意如如晉

○冬十月葬晉昭公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

魯既早矣小國猶有朝者晉亦卑矣諸侯猶有往者此不畏其君而畏強臣耳以力服人諸侯不可況太

夫乎春秋之事聖人難言之矣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秋郊子來朝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公作之戎教無

伊雒有戎晉人寔植之植戎于雒將以逼周戎貳于

楚遂滅戎滅而晉壤界局京矣計周適于戎與適

于晉何異顧周未亡而晉先分天道所以概夫滿者

冬有星孛于大辰

記異也彗為孛心星為大辰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楚地

楚敗吳師復其王舟餘皇

春秋直解

卷十一

十六

昭宣十三年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四國同日火異也

六月邾子入郕邾

邾人襲郕盡俘其帑以歸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楚邑

初許遷于鄭而依楚遷葉魯昭公九年遷夷十五年

反葉又遷白羽五十餘年間國四遷詩云哀我憚人

亦可息也明王不作寡弱何以自存乎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

邾君夫人宋向戌之女向寧為請于宋公伐之而盡

歸其俘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左傳許悼公癸飲太子藥而卒太子奔晉書弑直之

也公羊紆其說謂止為孝子故公羊者春秋之楊墨

也

巳卯地震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莒不事齊也

春秋直解

卷十一

十七

昭宣十三年

冬葬許悼公

凡葬會則書公羊以為春秋赦止穀梁以為不使止

為弑父是何言與蓋求諸討賊書葬之例不合而肆

為邪說也

二十年○春王正月○夏曹公孫會自鄭葉教出奔宋

公孫會曾大夫出奔宋傳不詳其故公羊揣為子臧

之後以邑叛為賢者之後諱夫子臧之節春秋不錄

何為其子孫諱逆大夫多賢者後而皆諱則無一書

矣春秋政在大夫出奔必書何諱之有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公教

衛靈公母兄孟縶惡齊豹豹薦宗魯為縶驂乘使人刺縶于車中宗魯死之故書盜殺是舉也北宮喜褚師圃惡縶公子朝通于君母襄夫人皆與謀靈公避之境上北宮喜之宰殺豹子朝師圃奔晉靈公與北宮喜盟而入遂殺襄夫人是殺其嫡母也聖人于此不欲直之第提其本事云爾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公作華定出奔陳

宋華向二族專元公惡之華亥傷病誘羣公子于家殺之劫公與盟質公子司馬華費遂攻之出奔陳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春秋直解 卷十一 十八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時叔孫婁執魯政季孫嫉之使有司殺禮以怒晉使

魯人懼而加四牢焉為十一牢具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公作

宋司馬華費遂之子驅為少司馬驅弟多僚為御士

多僚譖其兄于公曰驅將納亡人公告費遂而逐驅

驅與其臣張句等劫費遂殺多僚招華亥等入南里

以叛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八月己亥叔輒公作卒

冬蔡侯朱公作出奔楚

蔡侯廬卒子朱立蔡東國者楚靈王所誅蔡世子子也費無極徵貨于東國使蔡人立之而逐朱朱歸楚

自愬平王不問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傳謂晉有鮮虞之役辭公非也晉六卿魯三桓之黨昭公不見悅于晉而欲見禮于晉乎往則卻豈必

鮮虞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

莒人欲賂齊莒子弗許齊伐之為城下之盟莒人於

春秋直解 卷十一 十九

是尤其君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初宋華向之亂也華登奔吳吳人助之齊晉曹衛助

宋殺張句進圍南里華登乞師于楚楚救至亥等出

奔

大蒐于昌間公作

昭公之季三蒐矣顧公室焉得一卒之用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王室亂

景王太子壽早卒王欲立庶子朝劉然庶不可王

崩劉單立子猛子朝因百官之喪秩者與靈景之族
作亂書亂不專罪子朝也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避子朝也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初景王欲立子朝與賓起謀殺劉摯單旗未發王崩
摯亦死旗與摯子益殺賓起立子猛子朝帥三邑之
甲逐劉單戰于平時劉單殺虜王子八人納子猛于
王城事由劉單也大臣建國本而以私怨獨行宗室
未協諸大夫未同若之何不亂故其奉君也書以其

春秋直解

卷十

二十

經

復王城書入臣不名而名其君示不為君臣也晉人

以師納王猛亦不書仲尼于王猛劉單意可知也

冬十月王子猛卒

書子書名書卒不葬不成其為王也子丐之是為敬

王館于子旅氏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

邾人城翼道出武城武城人要之取其三大夫邾人

懇于晉晉以為討叔孫往

癸丑叔鞅卒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

晉人執叔孫使與邾大夫坐叔孫不可責賂不可遂
囚諸筵書甚晉也

晉人圍郊

郊周郊晉人滅戎併伊雒于周為同室矣周有難而
晉不急子朝在京乃圍其郊周人告間師遂大還向
使晉人盡忠王室無懷貳國周惟恐晉師不畱何告
間之有告間則晉之師可知也書圍郊志不急也郊
不繁周莫非周也王者無外所以尊之內稱不備所
以親之

春秋直解

卷十

二十一

經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秋七月莒子庚與來奔

庚與好劔用人試大夫烏存以國人逐之遂奔魯齊

人納去疾之子立為郊公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穀作甫胡子髡坤

沈子逞公作極滅獲陳夏齧吳

吳人伐州來楚令尹子瑕帥七國之師救之卒于師

吳人乘之胡沈之君沒于陣陳大夫夏齧被獲

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昭

天王發王丐也猛卒丐立春秋不王猛而王丐何也

猛立千單劉之手焉自立也猛不踰年卒敬王立四
十有二年為共主久矣君臣之義久則定稱天王而
結猛朝不二之義也居狄泉在外也立子朝據王城
也

八月乙未地震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公叔河下

晉之卻公屢矣其復不徒以疾也臣不以爲君故強
鄰輕之大國不與同盟故賊臣侮之而竟播遷以死
豈獨季氏之罪春秋所以惡晉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獲卒

春秋直解

卷十一

三十一

昭王五年

姑至自晉公有叔

晉執魯叔孫至是釋歸豈乎如魯事晉何以不得免
其君爲僕其臣爲虜甚矣哉春秋所以惡晉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秋八月大雩○丁酉杞伯

郁公作楚卒

冬吳滅巢

楚邑也不日不月史逸也說者謂夷狄時顧經書時
者過半矣

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姑如宋

季平子娶于宋元公女昭子聘宋遂爲季孫逆婦誠
政焉大夫逆婦非禮也

夏叔詣公數作會晉趙鞅宋樂大公作世心衛北宮喜

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謀周也趙鞅令諸侯輸周粟具戍人明年將納王嗟

夫天子蒙塵強宗據京師諸侯侵游觀望四載使

其臣口舌遷延以待來年可謂諂諂而進之者矣胡

氏謂免于譏貶者求一字之例而不得也

有鵲鵲欲來巢鵲公作

鵲鵲鵲也性不能巢詩云維鵲有巢維鵲居之魯

春秋直解

卷十一

二十三

昭王五年

有鵲鵲來巢異也君子曰無成知始其道反常其臣

擅君之象與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月再雩旱甚也

九月己公作公孫遇于齊次于陽公作州

公忿季氏專與季公若公子爲子果子責郈昭伯共

伐季氏入之平子登臺請盟請囚請亡公皆不許叔

孫氏之司馬嚴吳曰亡季氏是亡叔孫也率其徒助

之與孟孫殺郈伯攻公公奔齊齊孫微之也

齊侯唁公于野井

弔失國曰唁。齊魯形親之國也。自魯附晉而齊始孤。魯間于晉而齊遂盟東諸侯矣。魯亂齊之幸也。故其言甘而禮恭。嘗齊侯唁公見齊詐而悲二國之失計也。苟二國親睦豈患于晉雖有陳恆三桓未敢動也。冬十月戊辰叔孫姑卒。

叔孫姑之死後矣。方昭公之謀季孫也。姑無故而如。觀其真不知邪。其知之而先去以避邪。其已授指于驪戾而預為備邪。不然季孫已歸命矣。驪戾輒敢帥其徒以伐公邪。其語于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也。此非姑肝腸之要邪。國有難而執政不赴。君出而後歸。春秋直解。卷十一。二十四。昭三季。

歸無一言詰驪戾讓季孟而從公于齊。故公徒欲殺之而乃甘言于幄。許納公間道脫歸。竟無所短長以死。何邪。左氏為祈死之誕說。世儒遂以姑為社稷臣。豈仲尼之意哉。說者曰。大夫卒。公不與小斂。不日。今公出亦日為之。解曰。公在外非無恩。理窮辭通。春秋無此例也。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宋地宋公之女為季孫妻。故宋公謀納公。憂季孫也行未踰境而卒。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齊侯謀以千社居公。從者子家辭。遂取魯也。鄆以處之。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夏。公圍成。

齊侯將親納公。季氏賂其嬖人梁丘據。阻之。遂使公子鉏帥師往。孟孫傷以成降。緩齊師設備而後拒之。公以齊師圍成。不書齊諱也。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把伯盟于鄆。專陵謀魯也。

公至自會。居于鄆。

春秋直解。卷十一。二十五。昭三季。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初。楚平王為世子建娶秦女。費無極以蠱平王自取之。遂出子建于城父。誣以叛殺其傅伍奢。子建奔宋。秦女生子壬而勿子西長。而賢令尹子常欲立之子西。不可。遂立壬是為昭王。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晉知駟。歷趙鞅以師納敎王于成周。天子而植于陪臣之手。諱故不書。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書天王入于成周。憂無道也。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

吳光謀弑父矣光諸樊之子也壽夢愛季札不得立諸樊承父志而舍其子凡為札耳札不受國當歸光僚宜昧之子焉得而干之僚既干其位又無道以讐其民尤日夜伺隙伍員專諸之徒從史之七年而後難作故書國非一人一日之辭也光立為閔閻

楚殺其大夫卻宛一作宛

費無極與鄢將師惡卻宛搆之于令尹子常曰宛欲飲子酒又謂宛曰令尹欲飲酒于子且曰令尹喜甲兵擇其好者寘諸門令尹來以酬之反告子常曰吾

春秋直解 卷十一

二十六

莊五年

幾禍子必勿往使人視卻氏門有甲子常遂攻卻氏殺其族國人詫之子常懼殺無極與將師亦戮其族夫無極之禍楚烈矣殺不書當也無極之罪非殺可償書無極所殺者耳

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謀戍周且將剽公季孫賂晉士鞅遂不果糾嗟乎晉衛於魯為同姓兄弟淹恤在外無急難之義而徒使其臣因亂以為利晉之為盟主如何哉王室有子朝之亂遷延數載迫于游吉諸君子之督過而後有成周之役其父奚有于魯齊晉衛也魯齊鬱鬱也自魯

附晉而齊受繫久矣齊景公稍振魯遂有季氏之難

當是時公能用子家計適晉晉其或納之然五如晉而晉五辭公知季氏託于晉者厚不往亦宜舍晉則唯齊齊方病魯一旦來歸謂天以魯與我矣喜而遠勞之許四千社居之將以魯為禽以公為囚以已為羅從者子家不可而齊意遂懈然猶以師從公圍成取鄆塞前詰耳豈真有納公之志乎齊不納公而恐公之從晉也晉不禮公而又惡公之好于齊也遷延四載至齊人以宰夫飲公以主呼公然後亡哀于晉晉果責魯無一个之辱兩棄之而公遂無歸矣季孫之賂絡繹于外朋黨偏諸侯公出不復固其臣逐之亦齊晉交擠之也世道人心為鬼為蜮可勝慨哉魯弱而齊晉先亡天道所以罰不衷也讀春秋者置此不論而區區書人書名之例愈比而愈不合矣

春秋直解

卷十一

二十七

莊十年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快來奔

傳不詳其故凡外臣來奔則書世儒強執無大夫之例迂僻不可曉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孟懿子與陽虎伐鄆敗公徙公如齊齊侯即安而使

其宰夫飲公酒明年公遂如晉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晉地也公使人請逆于晉晉人辭曰其使齊人逆君出公于境外乃逆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公作卒卒○六月葬鄭定公

是年晉祁盈家臣有淫亂者盈殺之荀躒譖盈于晉侯遂滅祁氏之族及其黨羊舌氏分二氏邑爲十以封十大夫不書史不備也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公作卒卒○冬葬滕悼公

春秋直解 卷十一 三十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齊惡公如晉而喜晉之不加禮也陽使人來唁辭稱主君公遂復如乾侯

公如晉次于乾侯

意如之逐昭公伐矣始而公伐之也陽爲不敵請盟請亡以緩公而待兩家之援公既出矣請改事君稽首叔孫僞求復公公之奔齊晉也則賂齊晉公之在外也則車馬遺于外齒及君則憂恤之言不絕于口君之左右衣履不絕于餽是以內有逐君之實而外

連強大結歡羣小昭公昏庸不斷忠言不入卒至大行而不返也悲夫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公不與小敘亦書日例之無稽明矣

秋七月○冬十月鄭潰

內亂曰潰鄭潰公遂去如晉次于乾侯傳不詳其鄆人受指于季孫而倒戈于公乎未可知也昭公昏庸不厭衆心三家勢重國人何賴孤主而開罪于權門當時民情變態可思也嗟乎公之出也季孫不欲其歸鄆人亦不欲其歸季孫不欲其歸蔡也鄆人不欲

春秋直解 卷十二 三十一

其歸則公失人心矣故書曰鄭潰鄭潰公安之有干乘之國而措躬無地詩云無俾城壞無獨斯畏昭公之謂矣彼季孫何足誅哉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正月必書公在何也春首歲君首國也國者君之國君者國之君未有有國無君有君無國者君不得有國則必知君之所在不敢干其器也國不得事君則必問君之所往不敢忘其主也不敢干其器義也不微忘其主仁也春秋人倫之至若之何游夏能贊之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秋八月葬晉頃公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公作奔楚

吳王僚之死也其子掩餘奔徐燭庸奔鍾吾闔閭討之

之二子遂奔楚吳執鍾吾子滅徐徐子亦奔楚楚封

吳二子處徐子于城父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立公于適歷晉地

晉定公新立將納公范鞅止之曰試召季孫不來則

信不臣矣使私謂季孫曰必來我受其無咎意如會

荀躒于適歷為練冠麻衣既行伏而見晉侯曰事君

臣所不得也敢有異心晉侯信之遂不納公

春秋直解 卷十一 三十

夏四月丁巳薛伯殺卒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公次乾侯四年晉人若罔聞也定公新立使唁公勸

之歸而趙鞅荀躒為季氏中主昭公畏懼不決遂使

如河之誓竟成客死之讖悲夫

秋葬薛獻公

冬黑肱公作以濫來奔

濫邾邑近魯邾大夫黑肱以叛于魯魯納之二十七

年納快今納黑肱不書邾一之為甚云爾左傳曰邾

黑肱以土地來不求名必書謂之欲蓋而章齊豹殺

衛公棄書盜謂之求名不得夫殺人非以求名也以

土地叛非為欲蓋也比類屬辭而已與公羊通濫之

說譌張為幻皆春秋之稂莠也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取閭

閭亦邾邑季氏取之既納其亡臣叛土又取其分邑

故經皆不殊邾屢也以表亡厥

夏吳伐越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殺作叔

春秋直解 卷十一 三十一

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公莒人

有邾人殺

敬王以子朝之黨雜處王城請晉城東郊將遷居焉

是時公在乾侯魯無君故大夫會他國有君亦大夫

會則同乎無君故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嗟夫季孫之惡滔天矣魯人不敢問諸侯不能討春

秋焉得不作史墨當世所謂君子也亦曰季氏出其

君而民服世衰道微邪說橫行春秋焉得不作

春秋直解卷十一終

春秋直解卷十二

郝敬解

定公名宋襄公庶子昭公弟在位十五年

元年

凡即位必于正月此不書正月即位者公即位後也
凡改元必踰年未即位而先書元年者昭公卒于去
年十二月踰年矣定立之年即定之元年也

春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世儒以定元年書春王三月為之例曰定無正昭公
喪未至定公未立魯無君故無正夫春秋二百四十

春秋直解

卷十二

定年

年間不書正書春王三月屢矣前此昭公十八年二
十一年二十八年襄四年六年十二年成十一年皆
然非獨定耳不書正月無事也二月無事亦不書三
月晉人執宋仲幾書以誌晉之無王非為魯無君也
城成周王事也魏舒以諸侯大夫泣王事僭也仲幾
一不受功而遂執之以諸侯大夫執諸侯大夫于王
所不請王命而遂以歸其陵暴無禮亦甚矣數十年
以前天下惟知有晉君數十年以後天下惟知有晉
臣王綱不振政逮大夫說者猶曰伯討也夫所謂伯
討者仲尼有是名乎文武有是舊章乎諸張以文罪

而說隨以揚功故夫公羊者春秋之揚墨也

夏六月癸未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昭公薨于外七月矣意如廢昭公世子衍及務人而

立昭公弟公子宋遲回至六月始即位季氏之謀也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昭公之葬季孫不使附于先君窆于墓道之南及仲

尼為司寇始溝而合之

九月大雩

旱也九月夏正之七月百穀方實若之何不雩穀梁
之說誤也

春秋直解

卷十二

定年

立煬宮

煬公魯公伯禽子其廟已毀季氏逐昭公而禱焉昭

公不復季氏以為煬靈為之立廟嗟夫煬公豈亦

淫昏之鬼與

冬十月隕霜殺菽

十月夏正八月隕霜異也殺晚成故殺菽

二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隕災

記曰魯庫門天子卑門也雉門天子應門也禮天子

五門自外而內曰庫門曰庫門曰雉門曰應門曰路

門雉門有兩觀中閤兩觀高起懸象于上以觀民故

謂之觀天子之制也諸侯三門無兩觀魯制非禮素秋不直斥而因災表義使議禮制度考焉所謂竊取之

也若夫褒貶命討世儒之妄說耳

秋楚人伐吳

吳人誘而敗之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新作更新改作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公立三年始朝晉晉人卻之

二月公教作辛卯邾子穿卒○夏四月○秋葬邾莊公

春秋直解 卷十二 三 定四年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公作拔

平也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

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

于召陵使楚

楚令尹子常止唐成公索蕭霜之馬止蔡昭侯索佩

褱皆三年得乃遣蔡侯衛之納質于晉請伐楚諸侯

既集荀寅徵蔡貨不至辭歸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姓公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

之

沈楚屬也晉以沈子不會召陵使蔡人伐而滅之虜

其君歸殺之書甚蔡也蔡欲報楚不克故遷怒于沈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公作皐鼬

定公立四年矣春秋之事不同盟不成為君故因召

陵求盟不列諸侯魯志也

杞伯成公作卒于會○六月葬陳惠公○許遷于容城

○秋七月公至自會

劉卷卒

劉卷即劉參周卿士魯主之卒赴故書

春秋直解 卷十二 四 定四年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

報滅沈也

晉士鞅衛孔圉公作帥師伐鮮虞

往年鮮虞人敗晉師晉報之

葬劉文公

魯會也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公作舉

蔡昭侯困于楚又不得志于晉遂因伯嚭吳導之

伐楚敗楚師于柏舉子常以貪賈禍又不用司馬成謀敗故書奔禍始圍蔡故主蔡侯詩曰莫予弄蜂自求辛螫五之謂也

庚辰吳入郢公教作入楚

吳師乘勝遂入郢楚子奔隨楚大夫申包胥亡師于秦以卻吳師

五年○春王三月正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是年春王人殺子朝于楚說者以納子朝罪楚非也子朝王猛敬王皆非樹子也而子朝為長敬王在位久不得不絕子朝非謂子朝必可殺也使子朝有不

春秋直解 卷十一

五

定五年

赦之幸如陳佗州吁樂盈其見殺無不書者不書春秋之義可知

夏歸粟于蔡

蔡饑魯餽之

於越入吳

吳師入郢越人乘虛亦入吳莊生所謂雕陵之鳥見利而忘身吳人之謂也故書入同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子斯嗣是為桓子君子曰果哉春秋未嘗褒貶人也仲尼而有筆削之斧錢意如死何惜一字之誅而亦

書卒書氏書日春秋是非在人心耳人臣若季氏貌以榮名被以華袞猶不免于世之諄詬而奚事屑屑者乎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不敢叔孫姑之子不敢卒子州仇嗣是為武叔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前未得志也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公作趙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許世鄭委其社稷亡命四徙五十餘年而鄭猶未厭春秋直解 卷十二

六

定六年

乘楚亂滅其國虜其君何怨毒之深也楚昭王友國乃復其後

二月公侵鄭

王人殺子朝于楚餘黨僭嗣以鄭伐周晉使魯侵鄭公至自侵鄭○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季孫獻鄭俘也仲孫陽虎所使報夫人幣也報夫人而以卿往家臣而使執政魯事之失經也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

晉趙范交惡宋樂祁犁使于晉主于趙鞅獻楊盾六十趙飲之酒范執諸于晉侯曰未致使而私飲酒不

敬遂執之三年而後遣死于途

冬城中城

三家張陽虎亂公室懼而城中城詩曰宗子維城強宗內叛雖有高墉百雉難手免矣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郕

初齊取郕后昭公郕遂貳于齊魯人圍之嗟夫一郕也季孟臨以兵而不服仲尼一言而齊歸之禮之服人遠矣哉

七年○春王正月○夏四月

是時周僭稱作亂天王處于姑賚經年不書諱也

季孫直解

卷十二

七

定七年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盟于沙公作沙澤

是時晉微而齊稍振矣鄭人從齊會于衛衛侯亦欲從齊諸大夫不可衛侯私使齊執其行人乃盟君子曰齊晉一轍也齊衰則晉興晉衰則齊興其興也以詐力先諸侯其亡也亦先諸侯齊晉亡春秋畢故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此知春秋之備者也諸傳獎齊晉大旨已悖餘不足觀矣

大雩○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魯不附也

九月大雩○冬十月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

報西鄙之役也

公至自侵齊○二月公侵齊

前未得志也

三月公至自侵齊○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報再侵也

公會晉師于瓦衛地

季孫直解

卷十二

八

定八年

晉救至也

公至自瓦○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士公作趙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討即齊也

葬曹靖公○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助晉也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衛地

拒晉也

從陳祀先公

先公昭公也。生不得享國，死不得終于寢，葬不得合于祖，祭不得祔于廟，皆季氏爲之也。陽虎將討季氏，納昭公主，從祀大廟。家臣叛主而講于禮事，是以仁義竊國也。周禮在魯，而賊臣脩秩祀，周公之典刑，不掃地乎？直其事，微其人，諱之也。

盜竊寶玉大弓

陽虎謀殺季桓子，詐享于蒲圃。桓子逃之孟氏，虎劫公伐之。孟氏宰公故處父，禦而敗之。虎入公宮，取夏后氏之璜，封氏之繁，弱以行，二物先王之分器也。故書。

春秋直解

卷十二

九

定九年

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戊申鄭伯薨叙去聲卒叙去聲得寶玉大弓

陽虎入，謹陽關，叛魯人伐之，歸寶玉大弓。奔齊，齊人執而囚之，逃奔晉。夫一寶玉大弓也，失則書，得則書。雖先正之命器乎？未重于土地，人民與周公之詒穀也。寶玉大弓之不能守，而況其重焉者乎？書誌慨也。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齊地

齊景公伐晉夷儀，衛靈公助之，同次于五氏。

秦伯卒○冬葬秦哀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夾公敘谷作類公至自夾谷

齊魯之不相能久矣。遠附晉而近讐齊，非魯之利也。齊敗魯，使歸晉，亦非齊之利也。二國親睦，則晉不得間而東方以寧，故夾谷之會，仲尼爲輔行，其非失計可知。說者必欲以諸侯奉晉，則仲尼不當與于斯行矣。

晉趙鞅帥師圍衛

報五氏之役也

齊人來歸鄆，護國陰田報之字

春秋直解

卷十二

十

定十年

齊人歸三邑以夾谷之會也。仲尼相禮于會，而齊人悅服，及侵地，此豈口舌之力與？諸傳競爲譽而說愈卑，非聖人所以感人動物之本善乎？子貢有言：「夫子得邦家，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又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夫子之求，其乎人之求，諸傳所言皆人之求也。」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公作。

郕，叔孫氏私邑。家臣侯犯以郕叛州仇，與何忌圍之，不克，敗再圍之。侯犯奔齊。君子曰：陽虎侯犯，叔季氏之叔季也，未能弔君，焉能使臣再書歎也。

宋樂大心出奔晉

宋行人樂祁犁死于晉晉人止其尸求成宋公使樂大心往大心辭以疾祁子諧于宋公曰將為亂大心奔曹

宋公子地公作出奔陳

宋公寵向魋取弟公子地之馬與之子地扶也而奔之公閉門泣地出奔陳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齊地公作

三國成而晉勢衰矣

叔孫州仇如齊

春秋直解

卷十二

十二

定十年

侯犯以邱叛于齊齊人以歸魯州仇往拜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軀出奔陳公殺暨下

公子地之出奔也辰寔使之曰君必止子弗止辰曰是我廷兄也以國人出君誰與處與仲佗石軀奔陳

二子皆宋卿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軀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奔陳猶可返國據邑叛則惡矣

夏四月○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叛黨也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泚盟

魯自僖公以來七世事晉晉黨季孫逐昭公識者知晉之將失魯矣及韓范內閔同盟解體齊張于東衛鄭先往故魯有夾谷之會然猶未顯與晉絕也至是魯鄭同盟四國之好成而晉遂失諸侯不復可收矣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及邱

三家專魯各殖私邑孟氏有成叔氏有郕季氏有費皆高城深池大都稱國三桓以此拒公室家臣亦以此拒三桓南蒯陽虎侯犯公山弗狃接踵叛而三桓

春秋直解

卷十二

十二

定十年

亦自病矣時仲尼為司寇子路仕季氏教之毀三都叔孫乃墮邱季氏墮費未幾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孫三桓疑竟不墮成子路遂去仕衛而邱與費亦終不復歸公矣夫子歎道之將行有命將廢有命以此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私

陽虎既去公山不狃叔孫輒相繼以費叛季孫仲孫帥師毀其城從子路之請也二子遂奔齊

秋大雩○冬十月癸亥公會齊公作侯盟于黃

魯始背晉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三桓不信子路用公斂處父計不肯墮成定公遂圍成圍成則公之失計也夫以季路忠諒不能勝讒間之口定公綿弱而欲鋤強梗之臣乎克則可不克則重自辱書公至自圍成悲國事弗濟而憂公室之愈卑矣夫三家專魯非徒以三都也魯公室弱亦非盡由三都也三子悔禍墮之可若其不墮存此無傷上下有禮君臣輯睦其孰非國之險與不然雖在同室無城府乎子路爲魯計必有正本清源施爲次第而

春秋直解

卷十二

十三

定十三年

紛紛毀境內城郭何爲諸傳好諛寡識如此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衛地公作戰殺無衛侯

齊衛同伐晉河內

夏築蛇淵固

作無益且不時也

大蒐于比皮蒲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前師未得志也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

歌以叛荀寅下公

趙鞅殺邯鄲大夫午而圍邯鄲荀寅范吉射善午爲

伐鞅鞅奔晉陽圍之荀嬖魏曼多韓不信范夷臯梁

嬰五人以晉侯伐寅吉射寅吉射亦伐公不勝奔朝

歌晉陽圍解趙鞅入于絳春秋無所是非同書叛何

也蓋晉之強食諸侯數世矣昭頃以降政出多門而

諸侯遂去平丘耀武而齊去召陵辭請而蔡去沙轍

之盟鄭去五氏之役衛去夾谷之會魯去而其執政

大臣益招權市利宋樂祁以楊楮六十被執而死蔡

侯以荀寅責貨不堪而從吳魯昭公以范鞅受季孫

之賂死于乾侯邯鄲午以衛貢五百家不入囚而殺

春秋直解

卷十三

十四

定十三年

之遂啓門庭之禍故凡晉之叛人與人之叛晉其孽

久罅多不待三子交攻而三子發難者耳勢同行同

叛同禍晉同故經皆書叛君子曰晉之先諸侯亡也

宜哉重耳狙詐立國仲尼以一字按之曰誦天道易

簡人道中庸鬼神正直誦非所託基也其子孫襲之

貪淫奢侈無復恭儉履謙之度受降納款朝聘貢贊

儼然王者而身假仁義之名盜竊威命百有餘年籠

罩百世學士大夫謂晉尊中國攘夷狄聲施到今未

有知其譎者植本若彼取盈若此若何不重受傷也

漢春秋所書晉事什九當人情者無一故五霸罪之

魁而晉五霸之魁也春秋畢晉祚終聖人知幾其神乎

晉趙鞅歸于晉

三臣同叛而趙鞅獨歸鞅黨衆而寅士吉助寡也語曰百足之蟲三斷不蹶鞅歸而晉日危矣

薛弑其君比

傳不詳其故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衛公叔趙陽出奔宋

衛公叔戌謀去夫人南子之黨夫人愬于公公逐戌

與其黨趙陽

春秋直解

卷十二

十五

定十四年

二公作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公作佗人帥師滅頓

以頓子牂公作歸

頓子事晉絕陳背楚楚滅之

夏衛北宮結來奔

公叔戌之黨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公作李○吳子光卒

閭閻驕于入郢之易而侮越人之最爾也伐越越王

句踐迎擊之閭閻被創死斯亦可爲彊梁好勝之戒

矣卒也二國交訐夫差以父死報越而越敗句踐以

失國報吳而吳亡焉千古怨毒之表脩睚眦者喜稱

焉經于檇李之事書于會稽之事不錄聖人欲偕天

下于平康正直無怨無惡春秋之志也說者謂春秋

大復讐果爾伍員夫差宜深嘉乎而何其泯泯邪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地公作○公至自會

晉人圍范中行于朝歌齊魯衛三國共救之以狄師

襲晉不克而還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地公作

謀救范氏也君子曰晉之助人叛多矣人亦助其叛

宜夫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展上

春秋直解

卷十二

十六

定十四年

魯不脩貢而王使歸脤仲尼所爲踴躍也

衛世子蒯快出奔宋衛公孟彊出奔鄭

衛夫人南子會宋朝于洮靈公弗禁也世子適齊過

宋聞野人讒惡之謀弑南子不克而逃孟彊其黨也

公逐之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大蒐于比蒲

邾子來會公

求好也

城莒父及霄

魯助范中行而懼晉故設備是年不書冬闕也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麋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鼠食牛死小滅大異也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初楚有吳難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至是楚子滅

胡執其君以歸

夏五月辛亥郊

郊魯常祭也牲牢具而無菑卜從舉以時則不書今

年正月鼠食郊牛死五月郊未幾公薨詩曰是亨是

宜降福既多君子謂是亨也不宜

春秋直解

卷十一

十七

定十五年

壬申公薨于高寢

非正寢也

鄭罕

公作達帥師伐宋

鄭宋間有隙地六邑相與盟棄之宋于地奔鄭鄭伐

取三邑居焉

齊侯

衛侯次于渠公作除

謀救宋不果故晉次

邾子來奔喪

邾之事魯過于恭矣去年冬月會今年正月朝公喪

邾子來奔惟君喪齊子恥于足恭也是年冬魯城

漆明年取郭東沂西田又五年入邾詩云有鳥高飛

亦傳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黎俾予靖之居以凶矜

其邾事魯之謂與

秋七月壬申

邾殺作氏卒

邾氏定公之妾哀公母不書夫人不薨哀公未成君

也

八月庚申朔日有食之○九月滕子來會葬○丁巳葬

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殺作乃克葬

哀公幼諸大夫不敏于事也

卒已葬定矣

春秋直解

卷十一

十八

定十六年

冬城漆

漆邾庶其之叛土魯受而城之誌貪也左傳謂不時

告雖時告其可乎

春秋直解卷十三

郝敬解

哀公名蔣定公子在位二十七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時甫四歲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報入郢之怨也說者曰書圍蔡仲尼怨楚也夫春秋

書圍多矣何獨此為怨悼吳者蔡人入郢毀宗廟徙

陳器捷平王墓者非蔡人吳人也楚不能報吳而肆

毒于寡小之蔡何為怨之

春秋直解 卷十三

魋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殺郊牛下

書異且不時

秋齊侯衛侯伐晉

齊魯衛三國共伐晉救范氏也遂取棘蒲不書魯諱

也主少在喪權臣背舊好而助叛人非公命故不書

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

邾取邾邾東田及沂西田

邾之事魯何以不免三桓貪而自用兼其地而非公

有盟其君而公不知藐然三尺孤無異寄生仲尼所

以葬之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句釋

季孫不盟志未厭也明年遂復圍邾胡氏謂以所得

田酬二氏救難之功可謂不惑季孫者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滕子來朝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初蒯聵出奔靈公欲立公子郢子郢辭公卒夫人欲

立之又辭乃立蒯之子輒蒯因晉趙鞅以兵入于戚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松作

鄭師敗績

春秋直解 卷十三

齊人輸范中行粟于朝歌鄭人送之趙鞅禦之于戚

敗鄭師于鐵獲粟千車荀寅自朝歌奔邯鄲

冬十月葬衛靈公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蔡與楚平而背之從于吳子駟不可吳人襲蔡蔡懼

殺子駟以說而遷于吳州來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劇賁入戚輒使石曼姑帥師圍之告于齊齊以師助

之君子曰輒非人子矣齊不為人父乎其助人之子

以攻人之父也書先齊惡然也公羊謂輒為父命故

公羊者春秋之楊墨也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諸侯五廟耳魯自桓至哀十一公矣三家私其祖而不敢祧桓魯人頌僖而不肯祧僖魯之廟多于天子矣故因災誌之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公作陽

境內震祖廟災非時之役不亦可已乎

宋樂髡帥師伐曹

討樂大心之亂也

春秋直解 卷十三

三

庚三年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季桓子死無嗣其妻南孺子有娠以屬家臣正常曰男則告而立之女則肥也可南氏生男正常抱以告諸大夫于朝曰夫子有遺言康子使人殺男而殺殺男者正常奔衛

孫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子駟之黨子駟非不忠于蔡者吳為政也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邾愛盟矣而又圍之季孫所以不受盟也盟不書子

孫非季孫志也伐書叔仲非二子得主也春秋之義直而婉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公殺蔡侯申

蔡昭侯違諸大夫議從于吳吳人放殺諸大夫公孫翬因昭侯之如吳也射殺之事隱故書盜嗟乎一裘開身死國遷儒者貴報怨竟何如矣

蔡公孫辰出奔吳

盜黨也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春秋直解 卷十三

四

庚四年

其故不可考書執惡宋也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主公孫霍

盜黨也

晉人執戎蠻公子赤歸于楚

戎蠻叛楚楚圍之子亦奔晉楚軍于上雒以請晉人執而歸之稱戎蠻夷之也

城西郭

不時也

六月辛丑亳公作社災

社災社屋焚也禮國有殷社戒亡也亡國之社則屋

之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葬滕頃公

五年○春城毗此公作

備晉也

夏齊侯伐宋

討其伐曹也

晉趙鞅帥師伐衛

討助范氏也先是衛與齊助范氏據邯鄲趙鞅圍降之荀寅士吉射奔鮮虞鮮虞人與齊納荀寅于拍人

春秋直解

卷十三

五

晉圍拍人二子奔齊

秋九月癸酉齊侯并公作白卒

齊景公夫人燕姬無子庶子六人公愛子荼立之以

屬國夏高張五子皆出奔

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

弔且會葬也

六年○春城邾瑕公作

瑕邾邑魯人城之以通邾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討其納范氏也

吳伐陳

初吳入楚召陳懷公辭元年吳侵陳未得志故再伐

楚子軍于陳父救之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齊陳乞謀廢立攝諸大夫於高國曰是將謀子又謂

諸大夫曰高國恃君謀二三子諸大夫信之與陳乞

飲以甲入公室逐二子出奔魯

叔還會吳于沮

君子曰魯之事諸侯其猶陽鳥與煥則就之寒則去

之

春秋直解

卷十三

六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楚昭王經喪敗之後改紀其政孔子去魯司寇將往

焉陳蔡人阻之王與師迎之欲封以書社地七百里

西不可昭王遂卒嗟夫天欲平治天下則子西之說

不行而昭王不蚤死矣儒者強謂春秋損楚何居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公作

齊公子陽生荼之庶兄而景公庶子也陳乞立之廢

荼為安孺子陽生欲殺孺子使朱毛私于乞乞偽為

醉而泣毛遂弑孺子于野將之下不書朱毛受之陽

生也不書陽生受之陳乞也陽生殺弟陳乞弑君從

弑君也。嗚乎！此一時也。衛執兵父陳亡。弑君陽生屠諸母陳氏。莒齊三家據魯。六卿專晉。姦宄蠹賊。繫于一時。詩云：莫赤匪狐，莫黑匪烏。仲尼當吾衰之年，手障狂瀾，春秋安得而不作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貪無厭也。

宋向巢帥師伐曹。

樂髡未逞志也。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為晉侵也。

春秋直解

卷十一

七

第七年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衛從齊也。

夏，公會吳于郕。

殺作郕

吳子謀霸諸侯，晉人先往。吳徵百牢于魯，如數供之。

召季康子子貢辭免。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季康子復欲伐邾，諸大夫不可。康子伐之，入其公室。

晝夜剽掠，執邾子歸獻于社。囚于負瑕，嗟夫！邾何

所獲罪，肥何所奉討，而若此其甚也。卒使吳人克東

陽，齊取二邑，強臣歸禍國受其殃。故經書公伐尤魯。

之無君也。

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曹遂亡。

吳伐我。

邾人以魯難，懇于吳。吳為伐魯，盟于城下而還，故不

稱鄙直也。

夏，齊人取譙及闕。

公作

○歸邾子益于邾。

初，齊五子之亂，悼公奔魯。季孫妻以妹，即位來逆。季

魴侯通焉，不敢以歸。齊侯怒，稱邾來討。季孫乃賂齊

春秋直解

卷十一

八

八年

以譙闕之地而歸邾子于邾。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

戈卒

齊人歸譙及闕。

傳云：齊侯逆季姬歸，而遂嬖返魯。譙闕，君子曰：非然

也。我歸邾子，齊受賂，無名，是以求全貴于改圖也。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鄭聲公嬰許瑕欲邑之，取宋雍丘。宋皇瑗敗鄭師，盡

俘以歸。

夏，楚人伐陳。

陳卽吳也

秋宋公伐鄭

報雍丘之役

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邾子反國無道吳人執而囚之至是來奔已又奔齊

益齊出也

公會吳伐齊

初齊悼公以邾故召吳伐魯及邾子歸季姬嬖而齊魯平吳人怒更以魯伐齊君子曰昔晉之得志于東

春秋直解

卷十三

九

哀十年

方也魯爲之今吳得志于中國又魯爲之齊魯唇齒也納遠讐而樹近敵則不智棄親戚而長寇讐則不仁哀公幼昏強臣專恣春秋所以尤于魯之無君也

故書公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傳謂齊人殺陽生以說于吳嗟乎陽生死已晚矣子

荼之立父命也而奪其國既得國矣又使宋毛殺之

是弑君也逐鬬嬖殺胡姬是弑諸母也先君之愛子

與愛姬屠戮殆盡是甘心于其父也鮑牧立己人言

一愬廢之境外是背德而搗大臣之心也召吳人伐

魯中道背之還以自伐是府國人之怨而借以報吳

之名耳積惡滅身豈曰不宜然則何不書弑君齊人

以卒赴也猶鄭髡頑楚郊敖疑則傳疑聖人之慎重

也說者謂不忍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迂闊之言

也

夏宋人伐鄭

前未得志也

晉趙鞅帥師侵齊

乘齊難也

五月公至自伐齊

春秋直解

卷十三

十

哀十年

師于鄆聞齊侯卒吳子哭諸軍門外而潛師由海入齊人敗之還

葬齊悼公

衛公孟彊自齊歸于衛

蒯聵之黨也

薛伯夷公作卒○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陳卽吳也吳公子札年九十餘帥師救陳少壯執節

老耄伐國不亦可已乎楚書結吳不書札爲賢者諱

也世儒謂仲尼與吳夫吳與楚構救陳豈爲高誼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報其以吳伐也君子曰齊未嘗負魯也邾子儀用齊
聞歸矣與魯盟則吳人辭矣魯何為又與吳伐之書
伐我齊直也故亦不書邾

夏陳轅轅出奔鄆

陳轅轅為司徒賦田嫁公女而沒其餘國人逐之此
可為董蓋不飭之戒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午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
師敗績獲齊國書

吳自艾陵之役衛行中國魯階之厲也是役也伍員
春秋直解 卷十三 十一

欲圖越諫伐齊不聽吳子予之劍自殺不書殺大夫
畧之也伍員傾險士皆宗國而噬其主如豺狼然其

謀吳僚也如鬼域然屬饒之賜天之假手不足惜耳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衛世叔齊妻宋朝之女也而齊有妾嬖衛亂宋朝出
奔孔圉使齊出其妻妻以女齊私于前妾圍以女歸
齊淫于外圍使人奪其軒獻于公齊奔宋君子曰夫
婦人道之始春秋男女之際始于禽獸比其敝也諸
侯而喪國大夫而喪家詩所以有二南也故夫詩亡

春秋作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魯稅畝不足作丘甲丘甲又不足用田賦傳不舉其
數而數可知夫國猶家也中人之家始造必儉事簡
費省產不多而用有餘至子孫奢侈不經之費浸廣
計產數倍于昔而以狼戾暴發日憂不足自然之數
也通乎此義者可以經國制用長保其富矣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昭公之夫人陳司敗所稱吳孟子也昭公不得其死

二子廢夫人薨而仲尼弔之季氏不絕不經無臣子

春秋直解 卷十三 十二
居喪禮故不書葬不稱夫人薨直也

公會吳于橐皋

尋鄆之盟是會也公不欲盟蓋畏齊而悔之顧無如

吳何使子貢辭免

秋公會衛侯宋景瑗于鄆云公作運

吳徵會于衛先是衛殺吳行人衛輒懼不敢往亡援
于魯宋而後行吳人果止輒魯使子貢說吳免之

宋向巢帥師伐鄭

初鄭取宋地築訾戈錫三邑以居宋亡公子至是宋
伐取錫園訾鄭宰蓬帥師救之

冬十有二月螽

夏正十月也仲尼謂季孫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言司曆缺閏是夏正九月耳

十有三年○春鄭軍達帥師取宋師于曲宋

鄭軍達救曲敗宋師盡俘之墟其六邑

夏許男成公作卒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是會也吳與晉爭長歆先吳說者謂書先晉夷吳非也晉長于中國舊矣吳楚雖強不以遠聞近新間舊禮也夫歆血烏足以明禮春秋之有霸也聖人未嘗

春秋直解

卷十三

十三

宋

過而問焉霸之有會會之有盟盟之有歆血歆血之有先後聖人尤未嘗過而問焉豈以此差貴賤定名實乎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乘吳有黃池之役也

於越入吳

夫差信勾踐之成拒子胥之諫進與諸侯爭長于黃池越人乘其虛入之遂滅吳易曰天道虧盈蹇自熊虔暴虐棄疾淫昏昭王之吳入郢辱及廟墓吳自柏舉得志強梁衡行越人一舉覆滅宗祀履盈得禍

若此其烈也故春秋書入郢入吳先後一轍吳亡而五霸盡矣嗚呼真萬世有國家者之龜鑑哉

秋公至自會

是時三桓專魯哀公幼昏每書公尊君也哀以前國有長君每書臣諱專也是故春秋有義無例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公魏下無侵字

討助苒范也

葬許元公○九月螽○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盜殺陳夏區陳公

陳大夫也傳不詳其事

春秋直解

卷十三

十四

宋

十有二月螽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春秋以魯事終何也魯史也以魯事始故亦以魯事終終衰公何也魯至哀而公室小於三家不可以國矣春秋為五霸作五霸始隱至哀而齊微晉分吳亡五霸終矣上下十二公二百四十有二年天行窮于十二君取十二週矣年取二百四十再週矣以法天也其終于哀十四年春何也是時齊陳恆弑君夫子年已七十有一沐浴請討三家不可而公不能令慮陳恆之事將及魯而傷周公之後之不復振故慷慨

絕筆終焉已矣其終于獲麟何也春秋感獲麟而作也昔者商紂之末麟趾兆而文王興今周衰麟至文王沒矣文不在茲乎王者不作二百餘年天下芒繁紛拏干戈相尋無寧日不祥之人與不祥之事生民以來未有者二百年間備矣子弑父臣弑君弟謀兄妻逆夫夷猾夏殺人父兄毀人宗廟僭人子女滅人國家人情之兇毒極矣天子降而事諸侯諸侯降而事大夫大夫降而事家臣支大于本尾豐于腰四分五裂世道之垢危極矣而又捐廉恥壞大防裂衣裳爲毛羽貶人類爲鳥獸倡優下賤羞爲之事王公薦紳冒昧嘗試而不恥與人善易室而處與人不善殺之而分其室君淫臣婦于其家卿大夫要寮友之妻于路縱夫人宣淫于境外率將士班處于人宮甚者如衛子頑之妻其母宋襄姬之通其孫齊諸兒之淫女弟楚熊比之奪子婦名教掃地秉彝凋喪三五流風餘脉蕩然無復纖絲之維繫矣嗟乎天道沍塞而啓陽和長夜昏漫而生朝曠豈其鴟鵂鳴于灌莽狐狸長嗥于通國而無嘉祥之來復乎或曰七國之禍慘于春秋夫七國之禍春秋之餘孽耳有五霸自有七王濫觴于春秋而滔天于七國是故兵莫慘于

人心莫邪爲下邪說之害甚于泮水人心之惡毒于猛獸迨乎漢唐以後春秋之教行六經炳焉同風迄于今家誦戶說雖田夫紅女厮養下隸莫不知仁義爲美而名節凜然寧以身膏肅斧蹈湯鑊不敢輕以身爲蠻貊狗彘學士大夫彈冠振衣立于天日清明之下貴以身爲聖賢敦詩書悅禮樂無復有輕視檢押敗壞廉節如春秋世者則誰之功人情貴耳賤目耳聞三五藐爲不可及目覩清時則薄爲叔季顧漢唐以來士林之清議與英君哲后之崇獎人懷矯節揚芬來許雖三五何以加焉當其治世化行無遜詩書所稱比其亂也名義相扶不至如春秋之腐敗嗟夫是誰之功三五帝王不能使其後無春秋而仲尼能使千萬世不復爲春秋三五帝王不能以其道行于死後而仲尼能使其道明于萬世故曰生民以來未有夫子春秋成而頑祥至頑祥出而春秋終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非人之所能爲也後世乃有續獲麟而再作者愚以爲春秋不可再作矣夫春秋非未就之緒也寓其志則不必具其事裁其義則不必舉其全忘苟明矣義苟備矣十二公足矣今欲補少于定哀之後亦宜增多于桓隱之前蓋蛇蟻鴟鵂爲資而

已矣春秋之義不言而信無毀譽而直今人爲一說
家持一端可否同異尚未通曉而徒勦襲聖人之辭
學步效顰爲訛而已矣仲尼謂文勝則史故春秋之
辭尚體要立經不立傳國史在使人自考而是非可
知今自爲網自爲目吾說我志心口相證爲私而已
矣聖人持世不過五百西周以前有文武周公在東
周以後自謂竊取蓋澤過五世遠不相及春秋二百
四十二年以爲多矣今欲盡取秦漢以來千餘年是
非包舉獨任挾山超海爲狂而已矣春秋明王不作
而寓義斯文良非得已漢唐宋之興也真主輩出大
春秋直解 卷十三 十七
業無遜湯武謂一切無明王以比于五霸十二國之
閏數玉石俱焚爲溷而已矣春秋起隱公下迄獲麟
十二公世未遠也仲尼猶慮見聞失真斷自隱始而
且闕其疑今悉憑簡策闕然直決千餘年以上事信
爲得情捉風捕影爲誣而已矣春秋雖寓是非而寬
厚微婉直而不倨正而有體後世妄起凡例褒貶黜
陟恣口舌行胸臆不顧君父之醜曖昧之疑譏讓詆
訶無異怒罵爲亂而已矣六經名教之規矩規矩一
而方圓不可勝用非盡方圓之器爲規矩也今欲毛
舉千百世亂臣賊子奸雄隱惡都爲一部蘇洵氏所

謂雷霆轟轟然日下求不孝子擊之爲褻而已矣若
使春秋爲殘緒不可不續昔者孟軻雄辯願學孔子
卽宜綴七篇而爲此漢唐以來非乏博雅寥然中斷
者千五百年士縮手結舌待考亭氏出而後了此是
伯牙絃絕子期再生爲藝而已矣夫抱聖人之道者
不遇聖人之窮遺聖人之窮者不求聖人之志有聖
人之志者無聖人之才有聖人之才者無聖人之識
有聖人之才識者無聖人碩德重望卓然爲千萬世
師不敢作春秋故夫楊雄太玄擬易法言擬論語王陽明六
經朱元晦綱目續春秋之數子者日月出而燭火然
春秋直解 卷十三 十八
爲僭而已矣

春秋直解卷十四非左序

春秋本事自當依左舍左如夜行茫不知所之矣公穀尚例無左則例無稽左言事而例始有據左言例而人始競爲例矣故左者諸傳之嚆矢也其材富而情麗弔詭而好奇世人喜之謂羽翼聖經其寔風影猜度去道離經遠惟其假託丘明人莫敢指過訛漏寧掩飾呵護而不知其爲僞筆耳左傳誠出丘明手親炙先聖同心之言隻字不可易隻字可易即非丘明况踏駁舛謬不可勝數豈親承聖訓見而知之者歟自司馬遷有相推信馬季長鄭康成杜元凱唯然

春秋直

卷十四

和之末學承訛乃至以周易文言語出自魯穆姜毛詩古序謂附會左傳臧宣叔媚晉卿權辭以爲王制夏父弗忌逆祀諸侯祖天子謂都家皆有王廟楚子釣孔寧儀行父謂爲有禮晉受諸侯朝貢喪視天子極其崇獎使三王罪人貌千古祭名此類背理傷道何可言俗人耳食難與口舌爭今摘其紙終三百三十餘條附以管見題曰非左或曰非左不非公穀何也曰公穀則誠公穀矣左實非丘明也知左之非丘明者然後可與言春秋

皇明萬曆庚戌六月朔日京山郝敬叙

春秋非左卷上

郝敬著

隱公

凡二十條

元年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不書傳曰非公命非也凡內城書重守也其不書舊史畧也如謂非公命不書魯事非公命者多矣晚年三桓爲政非公命者什九皆不書邪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傳曰豫凶事非也以天子而下賵諸侯之妾失禮之大者區區論豫凶事猶舍放飯而問齒決也

春秋直解

卷上

二

隱公

冬十月改葬惠公公弗臨故不書非也改葬非禮古者不脩墓況改葬乎故不書非以公不臨也謂公弗臨者以公攝政不主喪也既不主喪又誰主改然則謂公不臨亦非也又曰太子少葬有闕是以改葬夫惠公葬甫逾年耳太子豈遽長乎亦非也又曰衛侯來會葬不見公亦不書豈有攝國政舉大事賓至不會者尤非也此爲隱將讓桓桓附會之耳

邾人私於公子豫請師助鄭伐衛盟于翼非公命不書非也已盟而終不果助故不書新作南門非公命不書亦非也豈有國門新作公不知者凡役非禮失時

則書常事不書

公子益師卒傳曰公不與小斂則不書日非也不書日史闕也其書日史詳也大抵入春秋初世遠事多闕襄昭以後世近史詳經據史耳漢司馬遷作三代世表曰疑則傳疑蓋其慎也本此

二年紀子伯莒子盟于密伯上當有關文傳蒙上文紀裂繻來逆女以繻訓帛改伯從帛謂裂繻字子帛夫裂繻紀大夫終春秋未有書大夫先諸侯者豈以裂繻先莒子乎非也

三年鄭莊公爲平王卿士怨王之貳於虢也質王子又春秋直解 卷十四 非左傳公

取周之禾麥其狂悖無禮已甚而傳且曰信不在質非也雖信在質烏乎可又曰周鄭交質周鄭交惡夫周鄭無等豈春秋立言之法

宋宣公卒舍子與夷立弟穆公穆公卒亦舍子馮立與夷是爲殤公子馮奔鄭殤公與鄭構兵十年至于身死國危此小諷之害義非春秋所予也而傳曰宣公命以義烏在其爲義也又曰其子饗之烏在其能饗之也

晉幽沃莊伯伐翼王命虢公伐曲沃立哀侯六年翼人立郭侯皆不書史畧也經未嘗以爲霸國加詳而傳

特爲補苴鋪張唯恐失之其奉晉也如雷霆鬼神屈天子諸侯事之大旨謬矣故愚疑是書三晉辭人作耳

六年鄭伯侵陳大獲先是鄭伯請成于陳陳侯不許陳五父諫不聽傳謂陳侯畏惡不悅遂自及也夫不與鄭平非惡也不聽賊子計非不悅也陳侯見弑非以不平鄭也傳欲附會陳桓公被弑爲偏曲之論耳京師來告饑不書公爲請糴于宋衛齊鄭傳以爲禮非也天子告饑于諸侯諸侯爲天子請糴于鄰國卑矣謀故不書以爲禮是何禮與

春秋直解 卷十四 四 非左傳公

七年滕侯卒傳曰不書名未同盟非也按宣公九年成十六年及此三書滕子卒皆不名年遠史闕也昭公以後四書滕子卒皆名近故詳也盟春秋所賤也豈以同不同爲例未同盟而卒名者如桓十年曹伯終生卒十一年衛侯晉卒之類昭以後尤多考之非盡同盟也

陳五父如鄭泣盟軟如忘洩伯謂必不免此因五父將弑君見殺附會之傳凡人死必爲兆識緯之陋習也八年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傳稱鄭伯以齊人朝王爲有禮非也夫諸侯不朝霸者以之朝

又不以諸侯朝以其人入見不敬莫大乎是何禮之有

九年冬北戎侵鄭鄭伯大敗戎師不書傳不言所以如以不告不書為例經書侵伐多矣未必皆因告如以告鄭莊首霸有四夷功無不告者矣

十年夏鄭與魯伐宋取防郛二邑與魯傳曰鄭莊公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土非也夫鄭之伐宋假王命報私怨非真王命也幸帥魯人助已取地酬之非真不貪也凡春秋之義黜霸而傳皆譽霸也

齊人鄭人入郕傳曰討達王命非也鄭以私怨伐宋鄭春秋直解 卷十四 五 非左四公

不助鄭非不共王命也霸者之口實可以解經乎

十一年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傳稱鄭莊公使大夫百里奉許叔居許東偏為有禮非也無故而分人之國逐人君出君弟于其鄙又使私人監之何禮之有

周桓王以蘇忿生十二邑之田易鄭四邑傳曰已不能有而以與人之不至不亦宜乎此言非所論於天子也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周室雖衰春秋之義不衰王室何為其不能有乎

傳曰鄭伯以號師伐宋大敗宋師宋不告故不書凡諸

侯有命告則書不告則否未知此為仲尼之例乎其舊史之例乎如仲尼之例隱桓遠矣告不告仲尼不知也如舊史之例傳何以冒為舊史也傳非舊史又非為舊史作傳何為守舊史之例守舊史之例又馬用仲尼為也然則如何曰魯史書不書或因告不告仲尼書不書實非因魯史告不告也史不告不書者傳詳之故知傳非舊史世儒誤也

桓公 凡十九條

傳二年晉曲沃武公伐翼不書不言其義

三年公會齊侯于贏傳曰桓公與文姜成昏于齊非也

春秋直解 卷十四 六 非左桓公

此因文姜不淑臆度而甚之經書公子疊如齊逆女稱文未成婦也

齊侯衛侯胥命于蒲傳曰不盟而不詳其事茫昧若此何以為立明此類甚多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傳稱書時有禮非也春秋聖人傷時失禮而作以時以禮則不書狩于郎譏遠也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傳曰再赴非也是時陳佗弑太子春秋于弑逆未有不書者甲戌下有闕文當云陳佗殺世子免己丑陳侯鮑卒傳謂為再赴一人之死焉有兩期訖漏若此而託之立明千餘年

人不察可哂也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傳曰書弱非也弱何足書蓋卿大夫子弟未爵而奉使者世官非古因事以表義耳六年北戎伐齊齊乞師于鄭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大敗戎師不書傳不言其故以不告爲例非也是役也諸大夫皆在魯爲齊饋餼後鄭來戰于郎何待告蓋鄭莊始霸好戰亟功隱九年突敗戎今年忽又敗戎二子恃功爭國禍及累世故不書不齒其功也

七年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傳曰書名賤之非也穀鄧近楚小國東距魯千里來朝非無事而傳不

春秋直解

卷十

七

非左經公

知公穀謂爲失國之君似也禮不臣寄公何爲賤之然則書名何也凡魯事多僭小國諸侯來史書名書朝尊內也經因之直也所以謂之吾誰毀譽也傳不達

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此大事不書史闕傳不言其故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夏五月丁丑又烝皆無傳按五月夏正三月也四時之祭冬烝夏禴禴簡烝備物夏用冬祭失禮故書此烏可無傳

楚武王伐隨傳載其事甚詳是時楚始稱王經不書傳

亦不及經以告不告爲例傳豈亦以告不告爲例乎經之不備也以史史之不備也以不告傳又不及安在其爲輔經乎

十年王師伐虢爲虢大夫詹父伐其君也不書傳不言其義

四年秦人執芮伯十年納芮伯經皆不書其皆以不告邪大抵秦楚晉遠隱桓間又遠故事多闕齊衛宋鄭諸國近記聞較詳耳

十一年楚屈瑕盟武於敗郢人于蒲騷不書十二年瑕又伐絞爲城下之盟十三年伐羅其敗自縊死俱不

春秋直解

卷十四

八

非左經公

書傳皆不言其義按此類事非要故不書即傳亦可無贅矣而他事經書者傳反缺詳畧往往失中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傳曰書不害非也夫御廩藉田所供粢盛之藏災矣猶謂不害乎不害則何書周八月夏六月也嘗不時也燼餘之粟以供粢盛不敬也

十六年冬城向傳曰書時非也凡城書重守也大都耦國亂之六也

十七年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非也史闕耳官雖誤何遂不日事不日多矣豈盡官失邪

鄭高渠彌弑昭公忽此大事不書傳不言其義按傳稱
忽為世子救齊有功辭魯有禮惡高渠彌有智若是
則賢世子哉而詩存狡童寒裳擇今有女同車皆刺
之春秋于見逐不書世子已立不書鄭伯被弑不書
弑君大似不滿焉則傳言未盡信耳

齊襄公執鄭高渠彌轅之不書弑君無書故殺賊亦不
書蓋世遠史闕而傳影響湊合故鄭事始終可疑若
使立明作傳豈茫昧如此

莊公凡三十三條

元年不書即位傳曰文姜出非也父死于外嗣君在喪

春秋直解 卷十四 九

非左莊公

不朝正即位則不書傳因前年書公之喪至疑姜留
齊今年三月夫人孫于齊是姜已歸而再往也前後
八往往書歸皆不書歸常也傳不達

三月夫人孫于齊傳曰不稱姜氏絕不為親非也春秋
無此等隱僻之例禍先公而孫齊者有二夫人乎故
氏可省也前書公與夫人姜氏如齊此蒙前之文耳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傳以為知禮非也莊公有親喪而
主齊魯王不當命魯亦不當受命父母之讐不枕戈
而反為魯人殺曾為知禮乎

傳四年楚武王伐隨將齊入告夫人鄭愛曰余心蕩鄭

曼曰王祿盡矣行遂卒于楸木之下夫齊而能不
蕩者其唯心齋者乎且何以知王祿之必盡也傳之
迂誕多此類

五年秋鄭犂來來朝傳曰稱名未王命非也按鄭海濱
附庸之國犂來其君名小國諸侯來稱朝稱名史尊
內也非以無爵無爵何以朝且春秋諸侯有爵誰其
有王命者乎不獨一鄭犂來耳

六年王人子突救衛傳曰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為
不度非也按王師救黔牟而齊魯宋陳蔡五國之師
共逐黔牟立朔殺公子洩公子職是王師挫衄于五

春秋直解 卷十四 十

非左莊公

國而力諫于救衛也書王人子突救衛不言敗諱之
也傳釋此不諱而罪二公子之不度豈不悖與
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傳曰恆
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非也常謂之恆
常見之星忽不見而星隕落如雨書異也

秋無麥苗傳曰無麥苗不害嘉穀非也周之秋夏之五
月也大水為災麥傷又無五穀之苗今云不害嘉穀
是以苗即麥也五月而麥尚為苗乎二十八年冬書
大無麥禾豈禾亦麥乎蓋無麥有苗無苗有麥非大
苗麥苗俱無饑甚故書而傳之訛漏甚矣

八年正月甲午治兵傳曰治于廟非也師次于郎治其
郎于郎耳謂爲禮尤非也治兵將與齊伐郕黨仇八
伐同姓雖治于廟又豈禮乎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傳曰君子是以善魯莊
公非也按是時慶父與齊爭功欲伐之公辭以脩德
故傳稱善抑不思黨讐人伐兄弟不善之大者懼不
敢爭而說云脩德何爲善之

十一年公敗宋師于郕傳曰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
非也經書敗多矣豈敵皆未陳者邪又曰皆陳曰戰
大崩曰敗績得僨曰克覆而敗之曰取某師京師敗

春秋直解

卷十四

十一

非左莊公

曰王師敗績于某凡此類文義隨宜豈可局以爲例
秋宋大水魯使往弔宋人對曰孤實不教天降之災又
以爲君憂拜命之辱此對行人常語臧文仲何遽以
湯武比之聞其爲公子御說之辭曰宜爲君于義何
取此因宋將立御說附會之

十二年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按傳萬奔陳宋人
請而醢之春秋于弑君之賊見殺如州吁陳佗類無
不書者殺人而醢非祥刑昔者商紂用之文王歎息
衛蒯聵用之孔子盡覆其家醢刑之不祥不可以訓
傳不達

十四年鄭厲公突自櫟屢侵鄭傳瑕弑子儀而納突不
書傳不言其故鄭事始終未見了然

鄭南門外蛇與內蛇鬪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此委巷
之譚後世識緯符命之作備也

十六年僖王使虢公命晉曲沃伯以一軍爲諸侯不書
益曲沃篡晉而王命樊亂故諱不書齊桓晉文受命
爲侯伯亦不書卽此意春秋黜奸權而薄榮寵志在
撥亂耳一切以不告爲例鵠突甚矣

十八年公追戎于濟西傳曰不言來諱之非也書追則
其來可知何諱之有

春秋直解

卷十四

十二

非左莊公

十九年楚鬻拳諫楚文王不聽臨之以兵懼而從之拳
遂自刎傳謂鬻拳愛君非也夫人臣事君盡禮不可
則止何得廼爾

夫人姜氏如莒明年又如莒莒非父母之邦再如必有
故無傳

二十年周五大夫以王子頹作亂鄭厲公以惠王歸處
于櫟二十一年厲公與虢公納王殺子頹及五大夫
王錫鄭地虎牢以東皆不書傳不言其故豈盡以不
告邪

傳稱王子頹之篡立也以樂享五大夫鄭突聞之知其

將死惠王反國亦以樂享鄭伯原伯見之知鄭伯將死何奇中哉附會之說也

二十二年陳人殺其公子御寇傳謂殺太子非也御寇非太子也若晉殺世子申生宋殺世子痤則直書世子矣是時公子完奔齊是為田齊之祖顧經義不在陳完奔齊而在宣公殺子傳置殺子不言侈譚陳完辭爵與懿氏之卜周史之筮緣飾繇辭以神其占皆術士之譚耳

是年夏五月不書事無傳按經無事紀時必首孟月五月下必有闕文傳不知

春秋直解

卷十四

十三

非左公

七月丙申及齊高侯盟于防必有故傳不知

三十有三年公及齊侯遇于穀十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俱無傳竟不知何事

二十五年春陳侯使汝叔來聘傳曰嘉之故不名非也春秋大夫不名多矣名者亦多矣豈名者皆賤之而不名者皆嘉之此類無大義因舊史非例也

二十六年春公伐戎夏曹殺其大夫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俱無傳顧汲汲譚晉事不休知有霸而已矣

二十七年王使召伯廖賜齊桓公命為侯伯不書如以不告為例桓公之始為侯伯也豈有不告者哉不書

是不齒其為侯伯也不齒其為侯伯而傳汲汲尊爵非也

二十九年春新延廡傳曰新作非也公羊謂為脩舊是也凡創造曰作脩舊曰新改作曰新作成公三年新宮災謂脩飾舊廟祈新王耳魯廟多矣故不創亦不必改定公二年新作雉門兩觀毀于火改作也傳公二年新作南門亦謂改作新延廡不書作故公羊說是也孰謂立明不如公羊乎

冬城諸及防傳曰書時非也是年秋有雩去羊大無麥禾告糴于齊國非其國矣而築郿城諸城防焉得時

春秋直解

卷十四

十四

非左公

三十二年春城小穀傳曰為管仲非也魯自城耳經惟內事不稱國傳誤于管仲邑穀而不知穀與小穀異穀齊小穀魯也時桓公方厚施諸侯豈勞諸侯城齊管子亦必不以私邑役諸侯人可知也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傳曰宋公請先見齊侯非也梁丘去齊八百里齊桓遠來非宋往見之蓋齊之霸宋與有力焉諸侯從齊宋為先齊盟江黃宋預謀故二國最親梁丘之遇桓有詒于宋故書先宋豈宋公請見而桓反驅就之乎

二十五年六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秋大水鼓用

莊于社于門世俗以日食為陰蝕陽社陰主故求于陰土制水秋祀門故求于社與門皆委巷之禮而傳曰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是何禮與雲漢之詩曰靡愛斯牲非天災與十月之雅非日食與脩省而已不聞鼓也

是年秋有神降于虢之莘虢公享之神賜虢公土田周史過虢史墨皆知虢將亡此因晉將滅虢附會之

閔公凡三條

元年傳曰不書即位亂故非也禮新君踰年而改元朝正于廟即位于朝始成為君時閔公甫八歲內亂不

春秋直解

卷十四

十五

非左傳公

行即位故史無書如傳言則是公即位而經以繼弒君不請命削之耳夫位大寶也體元正始君父之大事也仲尼輒以胸臆舞文詭稱貶削豈垂世之訓與季子來歸傳曰嘉之非也仲尼未嘗曰我書字則嘉之晉世儒臆說耳魯季氏之始何嘉之有

晉獻公滅魏以賜畢萬卜偃謂萬為盈數魏為大名占其後必大此市兒觀枚拆字語因魏後為七國附會之故愚疑傳戰國時晉人作耳

僖公凡四十一條

元年春傳曰不稱即位公出非也國君踰年改元往年

八月成季以公適邾慶父奔莒成季以公入立之冬齊高子來盟公入久矣何謂公出又曰公出復入諱國惡不書亦非也哀姜慶父之惡不諱公出復入何諱乎然則何以不書不朝正即位史無書也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傳曰侯伯救患分災討罪非也方狄師困邢桓公以諸侯之師觀望不進安在其為救患也邢滅未聞齊以一旅問狄何為討罪邢人奔師乃以之遷因敗為功霸者好名之事不書救邢而書次于甯北誌慢也其遷也書邢遷其城也書諸侯不與齊功也昭公十三年楚子復陳蔡亦書蔡侯歸蔡陳侯歸陳不言楚復義正同春秋貴至公不錄私惠後儒言春秋諛五霸皆自傳始也

春秋直解

卷十四

十六

非左傳公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邾人于櫟補傳曰謀救鄭非也七月楚伐鄭八月鄭伯在會楚師退久矣何救之有蓋謀報楚耳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郚歷獲莒挈女平傳曰嘉獲之非也季友獲莒挈公賜之費及汶陽田季氏之強自此始奈何又嘉之

二年冬十月不雨三春夏不雨六月乃雨傳曰不書

旱不爲災非也三時不雨猶不爲災乎不災何書

四年夏許男新臣卒傳曰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禮非也是時諸侯從桓公伐楚侵蔡近許許男病歸而卒于國也何以知之凡諸侯卒于外必書地宣九年晉侯卒于扈成十二年曹伯廕卒于師襄十八年曹伯負芻卒于師二十六年許男甯卒于師昭二十三年蔡侯東國卒于楚定四年杞伯成卒于會皆書地許男不地故卒于其國也傳又曰凡死王事加三等于是有以袞斂亦非也春秋諸侯焉知王事用禮焉知等死內死外總之僭而已矣

春秋直解

卷十四

十七

非左傳公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傳曰晉來告非也告書不告無書爲史臣例則可爲經義則不可申生之死自縊也告則謂世子自縊而曰殺仲尼閔實之義非所告也獻公無道嬖庶釀亂豈爲告而書與

夏公孫茲如牟傳曰娶焉非也大夫娶未有書者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傳曰謀寧周非也是時惠王欲易太子太子不得于王而與諸侯盟是脅父也諸侯無王命私盟太子是要君也春秋人倫之至豈以要脅君父爲寧乎與稱衛侯愛君同謬

晉人執虞公傳稱晉之伐虢也圖上陽問于卜偃偃

據童謡知虢亡在九十月之交凡傳所載歌謡辭辭窮奇極怪皆脩飾爲之

傳稱虞公以道假晉宮之奇諫不聽以族行曰虞不臘矣按歲終獵取禽獸祭先祖五祀曰臘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蜡秦曰臘左丘明先秦宮之奇又先丘明安得預稱秦制其爲後人語可知

六年夏諸侯伐鄭圍新城傳曰鄭所以不時城非也夫伐鄭以首止逃盟非以不時城也地名新城非城新築也伐鄭以夏非必城作于此時宋亦有新城文公十四年爲新城之會豈亦不時城邪

春秋直解

卷十四

十八

非左傳公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傳謂致哀姜主于廟非也哀姜薨七年矣豈至是始祔不稱氏與諡而稱夫人卽公夫人始歸而廟見也吾聞以祭而廟見者未聞因廟見而祭者也魯禘非禮七月禘非時傳不達九年秋七月乙酉伯姬卒伯姬未聞適人而書卒其故不可考傳不及

十年晉世子見神于狐突此因晉惠公將有韓之敗而附會之

十一年周襄王使內史過賜晉惠公命受王情史過知其不長也此本子貢料魯定公執王事而演之

王子帶召戎伐京師王討子帶子帶奔齊齊桓公不能正其罪又爲之請入居齊六年歸而復有狄后之亂不書傳不言其義一切以不告爲例可乎

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傳曰遷杞不書其人有闕也經有闕而傳不知何稱素臣或曰舊史闕也史闕遂書諸侯凡書諸侯者皆以史闕與

六月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傳曰鄆季姬來寧公以鄆子不朝怒季姬遇于防使朝非也夫季姬既爲鄆夫人則宜書鄆季姬季姬既歸鄆明年九月不宜又書季姬歸鄆傳言妄也公穀謂季姬與鄆子

春秋直解

卷十四

十九

非左傳

謀于防使來請已胡安國謂信公愛女使自擇配是也執謂立明不如公穀乎

十五年傳稱秦穆公將伐晉使卜徒父筮卦遇蠱占知必勝遂虜晉惠公于韓晉獻公嫁伯姬于秦使史蘇筮遇歸妹之睽并懷公死高梁事皆見于蘇凡傳所載蘇辭類漢焦贛易林占與經不合著策老變亦後世筮家之法不見于經世儒據左解易正墮其雲霧中耳

十六年六鵠退飛過宋都傳曰風非也風則凡鳥皆退何獨六鵠書誌異也

冬十一月乙卯鄭文公殺其世子華不書傳不言其故按七年甯母之會華背君父賣國當誅故不書傳不及豈亦以不告邪

衛旱卜有事于山川不吉甯速曰周饑克殷而年豐請伐邢師出遂雨豈其然乎此因衛將滅邢附會之

二十二年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以逼王室經不書傳不言其故而稱平王初年卒有適伊川見被髮祭于野者知百年後有戎是舍明法而譚隱怪也

二十三年冬十一月杞子卒傳曰書子杞夷非也夫杞神禹之裔始封陳畱雍丘何謂之夷豈東遷近徐淮

春秋直解

卷十四

二十

非左傳

遂變先代之舊乎必不然矣又曰不書名未同盟尤非也諸侯不同盟而卒名者不可勝數既告卒焉得不通名不同盟不告名于義何居有之亦衰世之禮春秋不由也

二十四年王以狄人伐鄭富辰諫王引詩小雅常棣謂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而作是詩非也按詩序天保以上皆文武之雅周公相成王致太平作禮樂常棣其燕兄弟之樂歌也召穆公相宣王當周末詩宜次江漢常武間焉得與天保采薇同什傳惑于周公殺管蔡之說而國語又謂爲公作無卓識可知立明而

若此與

鄭殺子華之弟子臧是九年內殺二子也不書傳不言其故初子華誅子臧奔宋是同甯母之謀者有罪當誅子華不書故子臧亦不書傳謂其好聚醵冠不衷自災非也一短何遂殺身而君子尤之

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無傳殺大夫非無故何以無傳坐不知耳

晉重耳納襄王誅叔帶王予之陽樊温原欒茅之田不書非以不告可知傳不及

春秋直解 卷十四 三十一 非左傳公一
二十六年齊人侵我北鄙傳稱魯使展喜犒齊師受命于展禽辭稱周公太公此老生常譚師何遂得寢齊知魯有備非以辭耳

二十七年春杞子來朝傳曰用夷禮故曰子非也杞聖王之後以其東遷遂謂之夷則齊魯不在東海之濱邪凡傳云用夷禮則貶之之說皆非也豈有中諸侯而顧月夷禮者與

傳稱子犯治晉始入教民三年欲用之曰民未知義于是乎出定襄王民未知信于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未知禮于是乎大蒐以示之禮然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此言非也重耳以魯僖公二

十四年及國二十八年救宋與楚戰于城濮倥偬五載間補苴枝梧朝不及夕孔子謂善人教民七年僅可卽戎子犯之教抑何速化也夫納王非教民之事伐原非肆信之舉重耳殘忍刻薄焉知禮義信聽臣訟以囚君而假定王以明義攜曹衛以問楚而借伐原以市信要會盟以召王而託大蒐以習禮所謂不能三年而察總功者也子云上好禮義信天下襁負其子至豈僅博一戰之利道聽塗說以獎霸功曾丘明而爲此言與

楚子王治兵于蔿孫叔敖父蔿賈尚幼料其必敗此因春秋直解 卷十四 三十二 非左傳公一
明年子王死于城濮附會之傳欲屬文辭每事撰先兆爲照應聯絡與經義無涉

二十八年四月晉敗楚師于城濮傳稱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已而盪其腦子犯占謂楚伏罪晉桑之子王爲瓊弁王綏夢河神求不與遂及禍皆迂誕無稽五月晉盟諸侯于踐土傳稱王來會踐土享重耳禮命爲侯伯錫弓矢車服拒豷虎賁經皆不書傳不言其義夫使春秋而焚晉則此類無不書者矣不書則仲尼之待晉可知而傳過爲揚謗非也

踐土之會王在不書諱也謚侯朝王不書晉召王朝故

不書也書魯朝以君舉書非以朝也春秋之義了然傳皆習習爾

冬天王狩于河陽傳謂為明德非也重耳何德而春秋明之以臣召君猶謂之德豈立明而悖謬若此與

三十一年衛遷于帝丘傳稱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成公命祀相以帝丘本顓頊之墟夏后相之祖故附會之奪享似沙門因果語何當解經

三十二年晉侯重耳卒傳稱柩出絳有聲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將有西師過擊之必大捷此因明年敗秦師于穀附會之而誕罔尤甚

春秋直解

卷十四

二十五

非左文公

三十三年狄侵齊傳曰因晉喪非也中原無歲不苦狄重耳在而狄滅衛其亦晉喪乎

文公凡三十條

元年春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傳稱公孫敖聞叔服能相人見其二子叔服曰殺也食子難也收子此為八年公孫敖奔莒死于外附會之

二年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隤傳曰書士穀堪其事非也大夫書名常耳是役也伐衛士穀為將故豈為堪其事乎

丁丑作僖公主傳曰書不時非也是年冬大禘將躋傳

公于閔公上別作主書逆祀也僖公葬已十月非今始為主何謂不時

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傳曰禮無不順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非也禮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公廟設于私家由三桓始耳自成王以王禮祀周公其後嗣郊天禘祖夫子傷之故脩春秋世儒不達春秋之義以宋郊為天子之事守本傳祖帝乙之意宋後殷而鄭非後周也并以祖厲王為上祖世遂謂諸侯大夫都家皆有祖王廟若是則魯郊禘非僭而周公不為褻矣魯頌誇誕季孫行父史克從史為之夫子則魯風存魯頌即詩亡之意非以魯頌為有禮也諸侯祀天祖天子至亡等也而以先尊後親為禮會是立明而謬若此與

春秋直解

卷十四

二十五

非左文公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傳曰卿不書為穆公故尊秦謂之崇德非也德雖三五春秋不崇何也春秋非頌德之書其何有于秦穆卿大夫書人多矣何獨此為尊秦

公子遂如齊納幣傳謂君即位脩婚如娶元妃以奉祭

盛謂之孝非也。夫君娶誰不納幣者而不盡書豈
爲不孝乎。僖公以前年十二月薨猶在兩期之初而
議婚非禮也。書以誌急欲。

三年夏五月王子虎卒。傳以弔如同盟爲禮非也。同盟
赴名傳例耳。非經之義。翟泉之盟謂王人卽子虎亦
傳臆度耳。非經有明據也。王官與諸侯同盟者多矣。
何獨卒一子虎。其魯之私交與弔則書。非爲同盟也。
夏秦人伐晉。傳稱晉人不出秦取王官討殺尸而還。遂
霸西戎以用孟明故非也。夫孟明一敗博一勝得不
補亡而是役也。晉堅壁清野。秦師空還何足以雪三
敗之恥。穆公稱霸在定夷吾納重耳之時。不待取王
官之後矣。豈孟明之功與。

宋集直解

卷十四

十五

非左文公

秋雨益于宋。傳曰墜而死非也。死不爲災則不書。謂益
飛集如雨之多爾。

四年逆婦姜于齊。傳曰卿不行貴聘而賤逆非也。與前
書納幣皆直公之急欲耳。

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曰公後至故不敘國
與人避不敏非也。後至不敏世儒尊霸之例。春秋賤
霸蓋盟豈以後至爲諱。書諸侯晉大夫惡晉以臣盟
君也。豈爲其避不敏乎。

按傳晉襄公卒。在六年秋。秦康公送子雍。令狐之戰。在
七年夏。是時趙盾始立靈公。豈晉經年無君乎。既稱
先蔑如秦。逆子雍且至。又稱先蔑將下軍敗秦師。豈
晉有二先蔑乎。先蔑既敗秦。又奔秦皆不可曉。

八年春。晉使解揚歸衛匡戚之田。與所取封公壻池之
地。皆還之。趙盾新政。以此睦諸侯。告可知。而經不書
小惠近名不足錄也。傳爲趙盾揚厲耳。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于暴。傳曰書公子遂。珍之非也。受
盟于戎。何珍之有。慶父出奔。亦書公子。豈賊臣亦珍
之邪。

宋集直解

卷十四

十六

非左文公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傳曰書皆以官皆貴
之非也。宋昭公欲盡去羣公子。而以子卬爲司馬。昭
公嫡祖母襄夫人率戴氏之族殺昭公之黨。大夫司
馬皆非端人。司城者。蕩意諸也。出奔未幾而求復。遂
及于禍。亦不知止者。此二子爲足貴乎。

九年。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救鄭。傳曰緩
不及楚師。故諸卿不書名。以懲不恪非也。春秋書人
多矣。無此例。

十年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禾。傳曰頃王立故也。春秋
之事。同盟則爲君。天子立而求諸侯盟。春秋傷之。傳

若以為當然爾

楚范巫裔似知楚成王子王宜申皆將強死其後成王果遇弒子王死城濮宜申謀弒穆王誅巫言禍福有之未必中卽中于經矣取而傳巫稱之多此類

十二年正月邲伯來奔傳謂邲世子以邑夫鍾邲邲主奔魯公以諸侯禮逆之故書伯非也此邲君避難自奔魯耳豈有子叛父以土地獻他人仲尼反進稱伯者乎

子叔姬卒傳曰不言杞絕也書叔姬言非女也然則何以稱子從夫之義傳不備

春秋直解

卷十四

二十七

非左文公

十四年春頃王崩不書傳謂王室有王孫蘇之難不告故不書慙不敬也夫天子崩豈待告然後書不告不書是喪亦不會也如是則魯自不敬將誰慙且所謂慙者其舊史慙之乎其仲尼慙之乎舊史慙之不可以言春秋仲尼慙之當時告不告仲尼不知也天子崩不下告不為不敬今不以諸侯不奔喪為不敬而以王不告喪為不敬倒也則何以不書周不告魯不會故史無書經亦無書而魯之不敬可知慙不敬慙魯可也

六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傳稱周內史叔服占曰不出

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此為宋弒昭公齊弒懿公晉弒靈公而附會之也

十五年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傳曰貴之非也按華孫華督之孫督弒君而其孫猶為司馬蓋昭公之黨也國亂自託于魯仲尼之不貴此等人明矣

夏曹伯來朝傳曰諸侯五年再相朝以脩王命古之制非也夫朝者臣見君也諸侯五年一朝天子無諸侯自相朝之禮五霸強僭始朝同列故小國來皆書朝史文也經因之直也後儒遷就其說遂謂諸侯世相朝此在齊魯比鄰則可若徧千八百國日亦不足而

春秋直解

卷十四

二十八

非左文公

況五年而再乎傳為晉朝諸侯地不知其謬矣單伯至自齊傳曰貴之非也按單伯奉王命為魯請叔姬于齊齊人執之以晉故然後得釋至辱也而反以為貴豈不謬與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傳曰諸侯會公不與不書諱君惡非也夫五霸假會盟要脅諸侯春秋未嘗以盟為善豈以不盟為惡甚遠仲尼之意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傳曰討其朝魯齊討有禮謂之反天非也伐曹固齊之罪朝魯亦非曹之禮

十六年冬宋人弒其君杵臼按傳襄夫人使昭公田孟

諸將殺之公知之載其實以行蕩意諸請公出奔
曰不能于其大天祖母人誰納我盡以其寶賜左右
而死非也蓋是時昭公欲逃不克賂左右而不得免
耳又謂襄夫人使蕩意諸去公意諸對曰臣之而逃
其難若後君何遂死之亦非也意諸八年奔魯十一
年復求歸歸六年而難作鄙夫患死死非其志不得
已耳又曰書宋人弑其君杵臼君無道尤非也春秋
明大義雖以桀紂之虐湯武不能掩放殺而況其餘
乎君弑矣猶數其罪以謝亂賊春秋無是也然則何
以名其君蓋事至此之謂不諱惟明惟允惟審惟直

以告諸天下後世而已且君而若夫已氏者何可以
弗別也名以別之不獨名一杵曰耳

十七年冬公子遂如齊傳稱遂歸言齊君語偷將死因
明年商人遇弑附會之
十八年春齊懿公將伐魯有疾醫言其將死魯聞其來
伐使楚丘卜惠伯令龜楚丘知公與惠伯亦將死此
因懿公遇弑魯文公薨襄仲殺惠伯附會之
宣公凡二十六條

二年秋晉趙盾弑其君夷臯傳稱孔子曰趙盾古之良
大夫為法受惡非也夫弑君何等事豈有不弑君妄

加之其必不然矣傳言靈公無道趙盾驟諫至盾所
以出奔與趙穿弑君之故紕漏不詳第云趙穿攻靈
公子桃園宣子未出山友竟不言宣子何以出穿攻
公何以正當宣子出時聞君死即反反不討賊其何
辭以解故書趙盾弑君實錄也不然弑逆之惡可以
誣良大夫乎既書弑君矣又稱良大夫是非不講張
乎至謂趙盾乃免則愈小人之腹矣因啓世儒責備
之例君子無求備豈春秋而獨不然乎餘詳解
三年晉伐鄭及鄭鄭及晉平不書傳不言其故蓋是時
晉趙盾弑君專國晉政卑矣楚莊王賢而脩政故楚

事詳晉事畧傳不達

楚子伐陸渾之戎傳稱王孫滿對楚子問鼎之辭非也
過周郊問九鼎人情好異耳援天命國祚以美文辭
而世儒遂蔽楚子之罪以附合尊周攘夷之例未見
其允也陸渾害王室為晉私人諸侯不敢問楚子此
舉無功即無罪王使人來勞蓋亦喜之故其書法甚
堂堂傳不與其功而反加之罪然戎者無罪而伐戎
者罪之豈至當之論乎

傳謂鄭穆公母燕姑夢蘭生穆公事或有之至謂穆公
有疾刈蘭而公遂卒則怪誕甚矣此因穆公名蘭附

會之

四年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傳曰凡弑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非也果若此其君無道其臣遂無罪乎顧天下安得有道之君弑之甚矣其說之謬也

鄭靈公遇弑國人立子良子良辭立子堅是為襄公春秋諸侯之子弟讓國者多矣鄭子良宋子魚曹子臧吳季札楚子西衛子郢之類皆不書何也五霸詐力成風父子兄弟相傾智者視其國如巖牆然其讓也皆利害私情一身完名而禍延累世春秋不取也傳

春秋直解

卷十四

三十一

非左宣公

不及

七年夏公會齊侯伐萊傳曰不與謀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非也經書會多矣同伐同盟皆稱會是役也公夏往秋歸焉得不與謀凡傳例無端類此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黑壤傳謂晉人以公久不朝不與盟故諱不書盟非也不盟何足諱不朝不盟未得有得免者晉人止公責賂乃得盟故諱也傳甚貴盟未知春秋本賤盟也

八年齊獲秦謀殺諸絳市六日而甦非也殺人而尸諸市離其身首矣六日復蘇理所必無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傳謂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雨不克葬禮也非也

傳以不葬為懷親夫遠死大事不夙戒而因雨廢其慢甚矣謂為懷親則無雨克葬者皆為忘親乎禮雨霜衣失容廢者如諸侯朝見之類倉卒失備葬卜日皆備矣何有于雨若日可易何必卜禮不違卜筮不犯日月敬嬴庚寅日中定公戊午日昃遠卜皆慢也何得謂禮禮疑而筮則弗非也日而行事則踐之

城平陽傳曰書時非也是時冬十月夏正八月耳城焉得時前此六年龜七卜大旱是年葬敬嬴旱無麻用

春秋直解

卷十四

三十二

非左宣公

葛緜歲儉可知而城焉得時

九年陳殺其大夫洩冶傳謂孔子引詩云民之多辟勿自立辟譏之非也陳靈公君臣宣淫洩冶進諫孔子何以致譏與譏齊鮑牽同譏皆非孔子之言

冬楚子伐鄭晉卻缺帥師救鄭傳稱鄭伯敗楚師于柳棼經不書是春秋未嘗專重晉鄭而黜楚也傳知有晉而已

十年夏四月己巳齊侯元卒齊崔氏出奔衛傳曰崔杼有寵于惠公高國畏其偪公卒而逐之非也按魯成公十七年齊靈公始命崔杼為大夫是後此二十五

年也魯襄公二十五年崔杼弑君後此五十年也齊惠公時崔杼始生遂已擅君寵逼高國乎崔氏世卿何止一杼而傳統漏如此又曰書崔氏以族來告亦非也春秋大夫出奔多矣如以告豈崔子獨氏他人皆名乎告大夫無不名者書崔氏字族行耳崔氏已去齊崔杼不知以何年及傳亦不詳

楚子伐鄭傳曰晉士會救鄭遂寢師于潁北諸侯之師戍鄭此晉人之功不書是春秋未嘗專予晉也

鄭子家卒鄭人討靈公之亂斬子家之棺逐其族子家即歸生也四年書鄭歸生弑君此國人公論而傳謂

春秋直解

卷十四

平王

非左傳公

事由子公故傳譁張難信信經而已

十一年楚子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傳謂有禮非也二子淫惡從史以亡君既不與微舒同誅又從而納之何謂有禮

十四年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傳謂歸父見齊晏桓子而稱魯樂洛高固知歸父將亡此因魯將逐歸父附會之

十五年晉滅赤狄潞氏傳稱晉侯復立黎侯而遷黎侯即詩所為賦施丘者也

不書傳不言其故夏秦人伐晉傳稱晉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秦武士杜

回初驪父犢病且死欲以所愛妾殉類不從及輔氏之戰妾父化為鬼物結草于路以亢杜回遂獲之夜見夢于類此沙門因果語非仲尼不語之教

秋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傳不詳其事按此大夫與大夫會之始焉可無傳

冬駟生飢傳曰幸之非也春秋書飢三皆窘急乃書反曰幸之竊所未解

晉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剽康公曰不及十年必有大咎天奪之鬼矣為魯成公八年晉殺趙同附會之十六年夏成周宣榭火傳曰人火曰火天火曰災非也

春秋直解

卷十四

三十四

非左傳公

楚師是災何天人之異

十七年晉與諸侯為斷道之會傳稱卻克以齊婦一笑之恨執齊使苗賁皇為說于晉侯免之語與哀公十二年子貢為衛侯說吳太宰嚭語相似脩辭常套也冬公弟叔肸卒傳曰公母弟也凡太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凡稱弟皆母弟非也按禮莫尊于父同母得稱弟而異母不得稱弟是重母反輕父也父死禮亦稱公子則是無此例也

春秋直解卷十四終

春秋直解卷十五

郝敬著

非左卷下

成公凡二十九條

元年三月作丘甲。傳不詳由不知耳。若使丘明為傳。此類自當曉然。

二年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傳謂衛伐齊。非也。新築。衛地。衛師未出境。而與齊戰。何為伐齊。蓋齊來伐衛耳。齊既侵魯。乘勝及衛。故戰于衛地。不書齊伐蒙上伐我之文。而戰于新築。

春秋直解

卷十五

非左成公

則齊師過魯。入衛境可知。

十一月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鄆人。盟于鄆。傳曰。不名。置盟也。于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置盟。非也。十國大夫在。而皆名。則瑣矣。他會皆然。何獨此為畏晉。畏非春秋所惡也。是會也。楚共王。幼不行。使陳蔡二君行。二君亦幼。強冠之。乘楚子戎車。為左右。經不書陳蔡。未與盟也。傳謂乘楚車。謂之失位。不得列于諸侯。整也。

成公二年。晉敗齊師于鞏。齊使賓媚人賂晉曰。五霸之霸也。勤而撫之。按成公時去桓文未遠。五霸未終。不

應豫稱五霸。此為後世語。甚明。杜元凱遠引夏商。豈昆吾等解。而終不悟。傳為後人作也。

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定王與之宴。而私賄之。且告之曰。非禮也。勿藉。夫周自平王東遷。其威命不及魯衛之君。以禮假人。不知其幾。獨此兢兢自愛乎。無是也。

三年。楚歸晉智罃。楚共王問罃。何以報我。罃對。與重耳對。楚成王語同。脩辭熟套也。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傳曰。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位居三孫子。

春秋直解

卷十五

非左成公

於衛為上卿。誰先對曰。次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上卿當大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古之制也。晉為盟主。宜先。丙午。盟晉。丁未。盟衛。傳以為禮。非也。禮序昭穆。衛文之昭而晉武之穆也。序爵。良夫上卿而荀庚下卿也。則當先衛。今舍周班而較叔季之強弱。豈禮與。孟子敘周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卿大夫上中下士亦五等。故書言列爵。惟五五禮五玉。五器唐虞時已然。中外之爵。未有過五等者。漢博士作王制。因襲傳語。則是五等之中。又有中卿下卿。上大夫共為八等。豈古之

制與蓋誤以傳為丘明作而不深思耳

晉作六軍不書傳不言其故唯天子六軍晉作僭也春秋于諸侯僭亂之事不毛舉言不順也惡極于弑君亡國包舉也傳不達

四年公如晉傳稱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知晉侯必不免為後十年晉景公陷廁死而附會之

五年晉放趙嬰于齊嬰夢天神索祭祭之明日見放故免于死此沙門道士誑惑俗語

六年鄭伯如晉拜成授玉過于楹東晉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視流而行速為是年六月鄭悼公卒附會之

春秋直解

卷十五

三

非左成公

取鄭傳曰言易非也經書取多矣其皆易邪

九年秋晉人執鄭伯樂書帥師伐鄭傳稱鄭使伯蠆行成晉人殺之書執鄭伯而不書殺伯蠆豈亦以不告邪傳不言其故

五月公會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按傳鄭伯之見執也鄭公孫申謀曰我別立君以示不急晉必歸君遂立太子髡頑晉人果伐鄭而歸鄭伯鄭伯歸討立君者殺叔申與弟叔禽皆不書夫急君難而故棄之是以君微倖也因夫人謀得歸而又殺之是誅有功也鄭既有君而後歸君是歸不為德也事皆反覆傾險

不可以訓後世有用此立功其得禍相似始信春秋慮遠識深非聖人不能作故曰言之必可行傳不及丙午晉侯獮卒傳稱晉景公疾趙同趙括之祖為厲也公夢疾化為二豎伏膏肓之間小臣夢負公升天而以為殉皆附會不經之譚

凡春秋書事據實而已未嘗好為隱語也是年五月晉景公將伐鄭而病立太子州蒲為君以會諸侯伐鄭父在子立父將死而預外事皆非禮然亦即書晉侯此類不待貶自見其何有于隱

十二年春周公出奔晉傳曰凡自周無出非也夫經既

春秋直解

卷十五

四

非左成公

書出奔矣又云無出變幻譎張啓後儒穿鑿皆此類十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傳稱將事不敬孟獻子知卻氏亡以一人密止決一族之禍雖聖知不及此因晉將誅三卻附會之獻子如周周劉康公以成肅公受脤于社不敬亦料其將死果死習誕為常甚覺其厭

十四年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傳曰稱族尊君命非也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傳曰舍族尊夫人亦非也前書叔孫後蒙前之文耳尊君則書族尊夫人則不書于義何居

十五年晉三卻譚伯宗及欒弗忌殺之伯州犛奔楚經不書傳不言其義凡殺大夫未有不書者如以不吉為例他大夫書未必盡因告舊史備不備耳

鄢陵之戰敘事支誕士燮佐中軍業已為將而戰惟恐勝是豈人情蓋因三卻將敗晉政將衰而附會之其實晉臣無此識量也晉侯筮遇復繇明言射楚王中日魏錡夢射月退入泥戰死皆因事附會之兩壁相拒必非甚邇伯州犛登巢車望晉軍何其了然也臨陣矢石交接楚子以弓問卻至卻至免冑從容致辭欒鍼執榼飲子重子重飲而復鼓皆夸飾之誕說也

春秋直解

卷十五

五

非左成公

十七年鄭子駟侵晉不書衛為晉侵鄭則書鄭與楚盟楚戍鄭不書晉伐鄭則書春秋不直晉曉然豈謂屏楚專尊晉耳

晉士燮自鄢陵歸以戰勝君驕祈死夫君苟無道雖不戰勝且得免乎未亂祈死非人情而果死然乎晉昭公出叔孫姑亦祈死果死傳之熟套耳

齊靈公母嬖孟子私慶封恨鮑牽言之于朝公刖之傳謂仲尼曰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此謂笑語不似聖人法言與譏陳大夫洩冶同謬

魯聲伯夢涉洹恒水食玫瑰盈懷此因聲伯將死而舍

用珠玉附會之又云三年不敢占占之夕死怪誕尤甚

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犛卻至十八年春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傳曰民不與卻氏胥童道君為亂故皆書殺大夫非也有如民與卻氏胥童不道君亂不書殺大夫將何書手經無此等例

十八年齊殺其矣國佐傳曰棄命再殺以穀叛故非也傳意以書名為有罪之例不知陳大夫洩冶衛大夫孔達名又何罪焉後儒記禮遂以殺大夫為義皆傳誤之

春秋直解

卷十五

六

非左成公

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傳曰凡去其國國逆而立曰入以惡曰復入非也魚石以宋臣逃楚復入于宋文義自爾何足為例

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句來聘傳曰拜朝也君子謂晉于是乎有禮非也魯朝晉屢矣晉不加禮焉諸侯朝而大夫報聘何禮之有傳之尊晉類此

襄公

凡五十七條

元年春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傳曰非宋地追書非也按彭城本宋地後併于楚而時尚未定屬楚也去年夏楚

子伐入之今年春晉遂圍之其不當書楚甚明何
追書苟非宋地經豈誑言乎或曰春秋書邑皆不繫
國此繫宋何也夫不繫國者盟會于某地之類若攻
圍未有不繫國者昭公二十一年書宋華亥等自陳
入于宋南里以叛南里繫宋又何例乎

九月辛酉天王崩無傳邾子來朝傳曰禮也冬衛侯使
公孫剝來聘晉侯使荀營來聘傳又曰禮也皆非也
夫以天王之喪諸侯不奔而友邦私相朝聘春秋之
義了然謂之禮豈不悖哉

二年傳曰齊侯伐萊萊人賂齊寺人風沙衛以索牛馬

春秋直解

卷十

七

齊左襄公

皆百匹齊師乃還君子是以知齊靈公之為靈也夫
諸侯之為靈者非一君招權納賄者非一臣其殺君
篡國皆以賂免孰多于晉而何獨于齊發此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傳稱季文子取成公母穆姜
之襯葬之謂之非禮且曰虧姑成婦逆莫大焉引詩
其維哲人順德之行譏季孫夫魯千乘之國豈乏一
襯用于婦未遑缺于姑細事何足以定季孫之不哲
何遂焉莫大之逆季孫逆與不哲不在此

四年七月戊子夫人姜氏薨傳稱匡季孫所樹槨焉
襯曰多行無禮必自及意謂季孫用穆姜之襯葬齊

吳人亦用其積葬定姒夫七尺之木何遽當無禮之
及其言偏曲不關大義即此類亦可無贅矣

冬公如晉傳曰聽政因請屈鄆以助魯之賦晉許之按
諸侯于晉有常貢子產壞晉館垣以納車即貢幣之
車也其賦重故魯請鄆為助晉許之八年公復如晉
聽朝聘之數是晉愛諸侯朝貢無異天子而傳若以
為當然可怪也故愚疑傳本晉人作耳

是年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鄆城紇救鄆侵邾邾人敗之
于狐駘台死者多國人不備凶服紼以逆喪其敗
衄已甚不書諱也傳不及豈亦為不告邪

春秋直解

卷十五

八

齊左襄公

五年王使王叔惠戎于晉晉人執王叔使士魴如京師
言王叔貳于戎也夫天子之卿士不忠使命有天子
在晉焉得遂執之此其託辭助戎以辱天子不書諱
之傳不及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傳曰君子謂楚共王于是不刑
非也壬夫執政貪以蒙誅雖無盆盆水加劒之禮亦
賢于官邪寵賂之章晉六卿貪婪不法所以亡謂此
舉不刑刑將安施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傳曰始赴以名同盟
故非也初桓公十二年盟杞侯于曲池比卒亦不名

魯祀婚姻何必同盟春秋無此例也前所以不名世遠史闕耳

八年正月公如晉傳曰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夏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傳曰命朝聘之數夫諸侯惟朝貢天子有常數東遷以來未聞諸侯貢王五霸主盟未聞率諸侯貢周此晉責諸侯朝聘于晉耳傳侈譚不以爲僭豈春秋之義又曰大夫不書尊晉侯也夫晉已侈矣何爲又尊之公如晉鄭伯會而公不與與季孫重臣卑君是誨季孫無君也春秋所以惡晉何爲反尊之

春秋直解

卷十五

九

左丘明

九年春宋災傳敘宋諸臣救災甚諱張閭失火何至舉國倉皇晉士弱謂宋居商丘爲火正閭伯之墟是多火災悠謬之譚也

夫人姜氏薨傳稱姜以僑如之亂徙東宮筮卦遇隨引易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此孔子乾卦文言名理與義姜焉及此而姜之徙在成公十六年孔子尚求生晚贊易作文言距姜徙時已八十餘年姜安所得此語而稱之則傳之爲後人作甚明宋歐陽脩謂文言引用穆姜語

楊儀因詆元者善之長爲害道朱元晦謂古有是語穆姜與孔子皆引之寧詘文言而不敢議傳退孔子而遷就左丘明千古耳食賢愚共蔽可笑也

是年秦侵晉不書史不備也傳謂秦使士雅乞師于楚伐晉子囊曰晉官不易方舉不失選六卿相讓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此非子囊之言傳譽悼公之言也是時晉楚交構晉招吳人撓楚楚連秦人脅晉吳近故詳秦遠故闕耳謂子囊辭秦非也

戲之盟襄公歸自晉晉悼公宴于河上問襄公年對曰十有二歲矣晉侯命之冠季孫請及兄弟之國而假

春秋直解

卷十五

十

左丘明

備焉行及衛冠于成公廟夫衛去魯近矣不歸醢于廟而假備鄰國傳以爲禮非也禮諸侯未冠除喪服入見天子天子賜冕服于太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醢無冠醢晉欲以天子自處以諸侯視魯而季孫爲此以悅晉侯何禮之有

傳稱晉悼公能息民三駕而楚不能與之爭非也三駕謂十年師于牛首十一年師于向其秋觀兵于鄭東門鄭服也晉悼公之世楚共王當國子囊爲政晉楚爭鄭鄭以犧牲王帛待于二境楚來從楚晉來從晉牛首之役鄭方從楚晉以諸侯救之遇楚師不敢戰

而退十一年六月晉以諸侯師于向圍鄭七月鄭人受盟于晉楚子囊以秦師伐鄭鄭使良霄石龜釋辭楚楚人執之是年九月晉以諸侯之師至鄭鄭又與晉盟秦人伐晉救鄭敗晉于櫟此所謂三駕也晉未嘗勝楚未嘗敗鄭人往來晉楚間如陽鳥何爲楚不能與爭猶穀梁稱齊桓兵車之會四衣裳之會十一皆說霸之陋說讀諸者信以爲丘明語不加察耳

春秋直解

卷十五

十一

非左公

十年諸侯會于祖傳稱齊高厚相太子光不敬士莊子知高厚太子光皆將不免此爲十九年齊殺高厚二十五年光遇弒附會之不敬不免竟成常套

宋公享晉侯以桑林之樂晉侯見舞師題旌夏懼遂疾卜桑林爲祟禱而愈意謂桑林故先王樂宋所以事神故爲祟其悠謬已甚

傳晉人滅偃陽俘偃陽子以歸居其族于霍傳謂爲有禮非也無故滅人國俘人君而以居族爲禮其爲晉人護短類此

楚公子貞鄭公孫軌帥師伐宋遂使魯還克蕭孟獻子曰師競已甚鄭其有災其執政之二三士乎此爲鄭尉止將殺子耳子駟子國附會之春秋師競者多矣何獨知此有災

楚使鄭人使衛衛孫文子卜追之獻兆于定姜云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遂追之而獲鄭皇耳亦附會之說

春秋直解

卷十五

十二

非左公

冬戊鄭虎牢傳曰書戊鄭虎牢非鄭地言將歸焉非也蓋因二年冬戚之會書城虎牢不繫鄭遂謂仲尼不以虎牢與鄭謂虎牢爲華夷之防也夫堂字之間而

以限華夷謬矣況天王旣以予鄭仲尼焉得而奪之且何待仲尼而後歸之也不書鄭則爲奪書鄭則爲將歸世儒以爲天子之事云爾而其誣仲尼甚矣蓋晉悼之季中原擾攘諸侯無歲不役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書戊蓋傷之奈何更修譯之也

十二年冬公如晉傳曰朝且拜士魴之辱禮也非也魯以諸侯朝于諸侯晉以大夫報諸侯朝而又往拜辱足恭何可爲禮

十三年春公至自晉傳以孟獻子書勞于廟爲禮非也襄公十一年魯從晉會諸侯于蕭魚鄭服于晉魯何勞之有十二年夏晉士魴來聘秋公如晉報之碑碑奔走爲人役何勞之足書仲尼豈以是爲禮與夏取郟傳曰書取言易也用大師曰滅弗地曰入非也狄人入衛衛遂以遷是入亦地耳凡傳例皆本無

强作也

傳稱晉侯蒐于綿上士勾辭中軍帥讓于荀偃六卿皆
讓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非也夫晉六卿不
相能久矣明年伐秦卿帥不睦諸侯不睦爲遷延之
役以至欒鍼之敵變鷹逐士執自是以後諸卿日侈
遂底于亡而曰晉國以平數世賴之豈非妄語邪
冬城防傳曰書時非也防城孫氏之私邑大夫城私邑
書以譏之非爲時也時不書

楚子囊請歸鄭良霄曰使歸而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
相牽引不猶愈乎此爲三十年鄭人殺良霄附會之

春秋直解

卷十五

十三

非左翼公

十八年晉荀偃將伐齊夢與晉厲公訟不勝厲公以戈
擊偃首墜地偃奉以走問于梗楊之巫巫夢亦然偃
果死于伐齊之役怪誕不風何足述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傳稱晉師曠云不害吾驟歌北風
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此術士風占
之譚

十九年傳稱晉伐齊之師還荀偃疽斃于首目出口禁
以其未卒事于齊也欒盈撫尸誓之乃瞑受舍此爲
是年晉欲再伐齊附會之豈弑君之賊而急公事若
此與

衛石買卒其子石惡不哀孔成子曰是鑒其本必不孝
其宗此爲二十八年石惡出奔附會之

二十年衛甯殖疾將死屬其子喜納獻公賊臣逐君焉
知悔時則在位已十年又使納衛何以處剽是明教
其子弑君耳何情之迫也非實錄

二十一年晉會諸侯于商任傳稱齊衛二君不敬叔向
曰昔不免此因二十五年齊弑光二十六年衛弑剽
附會之

二十四年王城大水齊人城邾是時齊方背晉欲市德
于周春秋以爲齊事耳不書傳不及

春秋直解

卷十五

十四

非左翼公

二十六年公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淵傳曰趙
武不書等公非也是役也晉人與蒯田與孫林父害
惡之名不名史問也且晉人何必盡大夫苟大夫也
君前臣名不名尊公於義不類

衛獻公如晉晉人執而囚之齊侯鄭伯爲請不釋衛侯
納其女于平公遂釋之皆不書春秋于諸侯貪淫敗
禮事除然逆會盟征伐外不毛舉言不順皆諱之寬
仁博大之至也傳不達

鄭簡公與齊景公同如晉爲衛獻公請既而得釋鄭伯
歸復使子西入晉謝辭稱其善事大國夫以晉侯貪

淫無禮而鄭爲足恭何爲善之傳亟于尊晉如此
二十七年晉楚諸大夫會于宋爲弭兵也楚令尹子木
欲衷甲赴會伯州犂不可子木曰苟得志焉用信伯
州犂知子木不及三年必死此爲明年子木卒附會
之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傳謂季孫以君
命命豹曰魯視邾滕豹盟視宋衛不背族以違命故
非也豹不族諸大夫亦不名皆蒙前會于宋之文耳
事同人同故從省如謂魯以違命諸大夫何以乎是
盟也楚人先歃傳謂書先晉晉有信亦非也晉長于
春秋直解 卷十五 十五

諸侯舊矣禮不以新聞舊終春秋未嘗以楚先齊晉
非獨此耳

二十八年魯梓慎以歲星過次淫于子知宋鄭飢鄭裨
竈以歲星過次占周楚君亡焉是年八月旱大雩明
年天王崩楚子昭卒附會之

蔡侯朝晉歸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知蔡侯不免曰
淫而不父恆有子禍此因三十年蔡世子弑君附會
之子產焉知其將淫子婦也

宋之盟晉楚之屬諸侯交相見也是年宋公陳侯鄭伯
許男皆知楚不書然則朝楚與朝晉等耳皆不足書

也春秋未嘗以朝楚爲事夷狄可知如以中國事夷
狄雖外諸侯未有不書者傳不達

鄭伯使游吉聘楚及漢楚辭鄭伯親往游吉謂楚子貪
昧逞願將死君其送葬歸夫春秋諸侯誰非貪昧者
何獨楚子爾此因楚子將卒而附會之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傳曰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
書禮也則是靈王崩後二十有二日間赴乃書經據
史耳天子喪不赴不書于禮何居經存其誤以直不
恪不書葬以見魯之不會傳妄語也

公如楚傳稱公過鄭鄭良霄迎勞公不敬穆伯知良霄
春秋直解 卷十五 十六

必有大咎此爲三十年鄭殺良霄附會之

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傳曰釋不朝正于廟非也
每歲首公在既不書朝正公不在何必釋不朝昭公
十六年正月在晉不書知此非爲不朝正爲楚止公
送葬強公極書甚楚耳

城杞之役齊高止宋華定與晉荀盈相見司馬侯相禮
知二子不免爲是年秋高止出奔燕昭公二十年華
定出奔楚附會之

吳季札聘魯知叔孫穆子不得其死因將有豎牛之禍
附會之誦詩觀樂而知德之隆替與國之興亡如燭

照果爾則季扎賢于仲尼遠矣仲尼學琴師襄在齊聞韶必假以時月而孔立譚懸解豈其有神慧與按扎聘在魯襄公二十九年孔子哀公十一年自衛反魯正樂然後雅頌得所季扎先五十九年觀樂雅頌次第一一脗合其為後人附會甚明而世以傳為仝別作蔽而不察耳

三十年五月宋災傳云或叫于宋大廟曰譚諸出出鳥鳴于毫社如曰譚譚甲午宋遂災委巷之譚也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傳云不稱大夫言自外入非也非大夫則已苟大夫也豈以外入

春秋直解

卷十五

十七

非左公

削之蓋上書鄭良霄出奔復入下不得更加大夫尋常文義以鑒失之

冬諸侯大夫會于澶淵宋災故傳謂魯叔孫豹在會不書以賑宋失信諱非也伯姬魯女魯自賑之七月叔弓已如宋澶淵之會魯實不與耳

三十一年叔孫豹自晉歸告孝伯曰趙孟語偷將死又以孝伯語益偷知孝伯亦將死為是秋孝伯卒明年趙孟卒附會之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傳謂公自楚歸作楚宮穆叔謂公欲楚矣必死是宮六月果薨此附會之尤誕者

十月滕成公來會葬傳謂滕成公情而多涕子服惠伯料其將死為後三年書滕子卒附會之

鄧子皮使印段如楚告適晉欲朝晉而畏楚稟命也傳以為禮何禮之有

昔人弑其君密州傳謂密州已立其世子展與廢之展與因國人弑父書昔人言罪在密州非也子弑父而猶云罪在父豈春秋之義

昭公九十五

元年諸侯之大夫會于號趙孟過雒王使劉定勞之指洛水嘆禹功以弊趙孟趙孟曰吾儕偷食朝不謀

春秋直解

卷五

十八

非左公

夕劉子歸語王曰趙孟不復年矣是年冬趙武卒夫朝不謀夕孜孜汲汲恆言有之何遂當死容非謬邪秋莒展與出奔吳傳謂展與立奔公子之秋羣公子逐之立其弟去疾若子莒展之不立以棄人非也弑父之子雖不奪人之位且得長世乎傳言偏蔽多類此

鄭子產將放游楚于吳問於游吉對曰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按周公遺兄弟之謗避位居東二年成王殺管叔公實不預詩書具在可考而其誣起于古書蔡仲之命書有古文猶傳有左丘

明也而傳又取微焉是何足微乎

二年葬起聘于魯觀書于太史氏見易象與春秋曰周禮盡在魯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夫易象作自周公是矣春秋于時猶魯史耳孟子曰魯之春秋晉之乘楚之檮杌一也何國無史而春秋獨能重魯苟不經聖裁周公其衰而何德之足知此後人因孔子推重春秋甚明也

三年鄭游吉如晉送葬平公姜晉張趯與言晉如火中將退矣齊晏平仲與叔向言陳氏將有齊叔向亦數晉公室將卑夫與外臣言而揚國惡非禮也三

春秋直解

卷十五

十九

非左記公

子必不然傳欲附會其先見而反以彰其薄非春秋諱過之義

秋楚子帥諸侯之師伐吳執齊慶封殺之傳稱慶封辱楚子蓋緣飾之辭其實殺慶封亦一義舉也經以討賊及之

十二月乙卯叔孫豹卒傳謂叔孫豹死于家臣豎牛之手與庚宗婦人遇而夢天歷已號牛其事甚怪又稱穆子初生父莊叔筮遇明夷之謙卜人楚丘預知有豎牛皆悠謬之譚也

定子求婚于晉晉使韓起叔向送女于楚楚子謀刑韓

起宮叔向欲以辱晉遂啓疆止之夫晉女于楚使二卿送其事楚備矣新婚而辱人使何為此惡楚虔橫而甚之事未必有

六年鄭子產鑄刑書晉士伯曰鄭其火乎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不火何為是年六月鄭遂火亦附會之譚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傳謂燕與齊平非也誤蒙前文齊侯伐北燕為一事遂云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瓊王聲此他事牽入春秋惟魯省國書及定公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十一年冬及鄭平叔還如鄭蒞盟皆魯

春秋直解

卷十五

二十

非左記公

及也正月暨齊平三月叔孫婁如齊范盟與十一年書同若齊伐燕與平當云暨燕平何為反主燕而暨齊乎是時昭公善楚娶于吳齊畏魯求平而魯暨之平故公如楚使叔孫往盟傳無稽強說世以為丘明不察耳

夏四月甲辰朔日食晉侯問士句誰當之對曰衛君魯上卿此為是年八月衛侯卒十一月季孫宿卒附會之

晉人來治杞田季孫遂以成邑與之失地不書此正所謂非公命者也傳及不及

鄭子產聘于晉晉平公有疾夢黃熊入寢子產曰然也此術士厭魅之譚子產既知人道邇豈作此解又鄭伯有死見夢曰壬子將殺駟帶壬寅殺公孫段如期死子產云伯有生而取精多用物弘族大而憑厚強死為厲夫春秋大族強死者多而皆為厲則厲鬼滿人間矣豈聖人民義之教

八月戊辰衛侯惡卒傳謂衛襄公長子孟縶是不良次子元立為靈公靈公未生孔圉之祖孔成子與史苟之父史朝兩人同夕夢康叔命立元使圉與苟相之至是孔成子立靈公焉此類游言無稽而刻意造作

春秋直解 卷十五 三十一 非左昭公

其識甚卑聖人脩辭立誠春秋之義而有是與殆於左丘明恥之者矣

八年春晉有石言于魏榆平公問師曠對曰作事不時怨譴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此因平公築旒祈宮成薨附會之

冬十月楚師滅陳晉史趙曰陳顓頊之族歲遇鵠火而滅遇析木而復又明年四月陳地災鄭裨竈以水火之數推之知五年陳將復復五十二年而亡此星士緯度之言果爾君之存亡國之興廢惟星惟度而人道無權矣豈聖人成春秋之意

楚殺陳孔奐無傳竟不詳其故九年晉與周人爭閭田晉率陸渾之戎伐周不書傳不言其故

冬築郎囿傳曰書時非也魯之不競甚矣猶作無益故書豈謂其時乎

十年正月有星出于婺郎裨竈言于子產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此為晉平公將卒附會之

十一年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大蒐于比蒲傳曰非禮也仲孫獲會邾子盟于祿祥傳又曰禮也夫國有大喪而講武預會盟皆非禮豈蒐則非而會盟則是乎

春秋直解 卷十五 三十二 非左昭公

秋諸侯大夫會于厥憇傳稱周單子視下而言徐晉叔向知其將死此為十二月單子卒附會之

魯昭公送母葬不感晉史趙聞之知昭公不歸此以昭公客死附會之

十二年楚靈王伐隨次乾干谿與右尹子革言甚侈子革歌所招之詩諷之王至饋不食寢不寐者數日楚虔剛復何感悟乃爾亦脩飾之辭

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傳以不書族尊晉罪已為禮非也不書族蒙前執季孫意如之文省耳春秋未嘗尊晉意如未嘗罪已何禮之有

晉叔向弟叔魚攝理納雍子之女而蔽罪邢侯邢侯殺
雍子于朝韓宣子問于叔向對曰三人同罪晉遂殺
叔魚傳曰叔向古之遺直也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末
減平丘之會數其賄歸魯季孫稱其詐邢侯之獄言
其貪殺親益榮義也嗟乎仁人之于弟也殺之而以
為榮乎謂其為義豈仲尼之旨

十五年十二月晉荀躒籍談如周會王后太子之葬王
宴之而索晉尊器二子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樂夢
其不終乎夫索器何以知其不終此因二十二年王
室亂附會之

春秋直解

卷十五

二十三

非左昭公

傳稱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晉不書晉人止公諱非也
去年冬書公如晉今年夏書公至自晉留晉者半年
不言止而止可知如謂諱之襄公二十九年楚止公
筮葬亦踰年正月書公在楚又何以不諱也不諱所
以甚晉故凡如晉至自晉必書

齊景公伐徐徐人行成鄭人皆受盟于齊魯叔孫
招曰諸侯之無伯害哉是時晉衰而齊振魯人忌之
故云爾即晉霸而魯何嘗息有詩云四國有王郇伯
勞之無明王焉有賢伯春秋所以惡于霸傳不達
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魯梓慎占知宋衛陳鄭災焉

明年四國災附會之

十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按傳同盟例書名曹平公
與魯昭公未同盟亦名傳例非也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傳稱子產救火與襄公九年
宋災哀公三年魯災語雷同夫拯焚可也舉國張皇
甚無謂告于諸侯可也陳不救火許不來弔二國遂
先亡非謬與

十九年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傳曰悼公癯
飲太子止之藥卒太子奔晉書曰弑其君君子曰盍
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公穀因之遂謂許止孝子

春秋直解

卷十五

二十四

非左昭公

與稱趙盾良大夫同謬

二十年夏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無傳凡書出奔必有
事昭公世近而傳不知豈五明之筆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蔡平公未同盟亦書名傳例
非也

二十一年周景王將鑄大鐘泝州鳩謂鐘大則飢化飢
則不容其生心疾死此為明年景王崩附會之

七月壬午朔日食傳謂叔輒哭曰昭子知其將死八月
果卒夫日食何哭哭曰何預死事誕也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傳謂居華里

而助公者既戰脫甲于公乃歸居于公里助華者亦脫甲于華氏歸言無私爭也豈其然乎

二十四年姑至自晉傳以不稱族為尊晉非也蒙前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姑省文耳晉倚強大辱諸侯使臣何尊之有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因是年秋大雩附會之

秋八月丁酉杞伯郁釐卒杞平公亦未同盟赴名之例非也

春秋直解

卷十五

二十五

非左昭公

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津人得諸河上將賣之珪變為石周大夫陰不佞取之王也以獻于王得邑夫王焉能變怪誕不根如貨郎作賺眼法虹小子耳可譚經乎

二十五年春叔孫姑如宋宋樂大心與語自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此主人對客常語而姑謂無禮必亡為定公十年心出奔附會之又宋公與姑飲酒語泣樂祁謂君與叔孫皆將死為是年冬宋公叔孫俱卒附會之

有鵲鵲來巢傳曰書所無非也世謂鵲鵲不踰濟濟水

在魯鵲鵲非絕無一名鵲鵲性不能巢而爭于穴中故以名司空寄居鵲巢故詩云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以比國君夫人無成有終妻道臣道也而來巢是無成知始臣擅竊之象非為書所無耳傳又謂文成世有童謡昭公出奔死乾侯定公繼立皆詳之按文成去昭百有餘年矣豈豈謠先若此其明告邪蓋脩飾附會之辭

冬十月戊辰叔孫姑卒傳例大夫卒公與小斂則書日是時昭公在外亦日例非也

二十六年九月庚申楚子居卒楚平王未與魯同盟亦

春秋直解

卷十五

二十六

非左昭公

書名傳例非也

二十六年傳稱齊有彗星景公使禚之晏子止之齊魯甚近豈齊見而魯不見不書何也杜預謂在齊分野然則凡書星變者盡在魯分野乎非也不書蓋史闕耳傳不及豈亦以不告為例乎

二十七年冬十月曹伯午卒按曹未同盟亦書名傳例非也

二十八年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二君未同盟皆書名昭公世近史詳非由例也

二十九年夏四月庚子叔詣卒是時公在外不與小斂

亦書日傳例非也

有龍見于晉郊魏獻子問古蒙龍氏于蔡墨舜世有董父能畜龍夏后氏有劉累能擾龍官宿其業其物乃至夫龍神物焉可畜謂古可畜今不可畜窮于辭矣於是引五行之官爲証夫五行陰陽之氣非官所得司少皞之四叔顓頊共工烈山之三子人邪鬼邪鬼則何以事人人則不能司神悠渺之譚非民義之教傳稱晉賦鐵鑄鼎以著范宣子所爲刑書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作執秩之官爲被廬之法以爲盟主今棄是度而爲刑鼎民在春秋直解

春秋直解

卷十五

三十一

齊左定公

鼎矣何以尊貴按此非仲尼之言也晉文公執秩被廬之法與范宣子刑書不可考要皆衰世苟且之令非先王之典刑仲尼何爲貴之晉之亂政多矣其亡也豈在刑鼎

十一年夏四月丁巳詳伯穀卒傳曰同盟故書非也前此不同盟書者比比矣赴則書不赴則不書

冬黑肱以濫來奔黑肱邾大夫不書邾以二十七年邾快來奔魯人納之今年又納黑肱蒙前事再而甚魯也傳曰以地叛雖賤書名謂之欲蓋名章非也叛臣亡子人共知共惡名何足愆不名何足莊春秋微婉

之義不在此

趙簡子夢童子羸而歌明日遂日食史墨謂爲後六年吳入郢之兆入必以庚辰迂誕之甚

定公凡九條

元年諸侯大夫會城成周齊高張後至晉女叔寬曰周甚弘齊高張皆不免甚弘違天高子違人意謂天厭周而甚弘欲遷都存周是謂違天高張後至是謂違人以以此料二子死因哀公三年周殺甚弘六年高張來奔附會之

四年春王正月癸巳陳侯吳卒按陳魯未同盟亦書名

春秋直解

卷十五

三十二

齊左定公

傳例非也

衛靈公將爲昭陵之會何預知與蔡爭長使祝佗從因佗有口才附會之

五年春王人殺子朝于楚世儒以楚納子朝爲大惡然經不書殺是未嘗以亂賊律子朝也景王太子早死子朝爲長庶王猛敬王皆其弟也敬王在位久爲天下共主故尊之非以子朝爲可必殺也傳不達

十年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傳稱孔丘相齊以萊兵劫公孔子以公退辭却之此欲譽孔子而不知其謬也夫魯既與齊平矣何爲又劫之兵既集孔子以公退退

將焉往齊人謀之積日而以口舌解之臨事未可幾也又謂齊將詐享公孔子言于梁丘據免夫亦不劫公則已劫公而失之于梁兵又謀于飲酒不已拙乎見幾不早先事不備以至狼狽虎口因小人免智者不為而況聖人乎凡傳無識類此

十二年叔孫州仇帥師墮郈季孫斯帥師墮費傳云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仲孫墮郈季孫墮費不詳始末未知子路勸二子使墮郈抑威之使不敢不墮郈又謂孟氏宰公斂處父不肯墮成然則子路之力何能伸于仲孫季孫而獨詘于孟孫也其後成不

春秋直解

卷十五

二十九

非左氏公

可墮不知既墮之郈費作何狀傳皆不詳論語云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孫季孫惑志于公伯寮孔子謂道之將行將廢有命即此事也若使左丘明作傳當時目擊自然親切豈茫昧如此

十三年薛弒其君比無傳此大事焉可無傳也大抵傳于凡小國之事皆畧不載非春秋之義

十五年九月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晏乃克葬傳以雨不克葬事為禮非也大事不戒作而

且較其慢已甚焉得為詳宣公八年葬敬嬴冬城漆傳曰書不時告也漆桓桓其之叛土也魯人

納之遼城之為盜主藏故書

哀公凡十三條

元年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吳李也經不書傳謂吳不告敗非也當是時吳求霸甚亟敗越豈有不告者夫差彊梁自用殺謀臣信奸邪以霸秦伯之宗皆驕於夫椒之一勝昔者齊晉之霸也一戰而殲吳之霸也一勝而滅故夫椒之捷不與召陵城濮同齊晉遞

三年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傳敘諸臣救火事與昭公九年鄭災襄公九年宋災類皆脩飾之辭又謂孔子

春秋直解

卷十五

三十一

非左氏公

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此因桓僖二廟宜毀不毀附會之

八年十二月癸亥杞伯過卒按杞伯未同盟亦書名傳例非也

十年夏薛伯夷卒未同盟亦書名非夷狄亦不月傳例非也

十一年秋七月辛酉滕子處母卒未同盟亦名時事詳也傳不達

吳子夫差不用伍員計舍越伐齊員知吳將亡屬其子于齊鮑氏吳子賜員劍自殺經不書殺大夫何也蓋

伍員叛宗國辱故主弑王僚以殘險導君而欲保其身難矣當時奇其蹟後世惜其死而春秋不錄吁所以爲春秋與傳不達

十二年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傳曰昭公娶于吳改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非也蓋季氏不以昭公爲君生不歸國葬不附祖廢其二子又何有于其妻仲尼弔季氏不縱不經是不以爲君夫人也不以爲君夫人而書君夫人則孟子蒙虛名而季氏拚無君之惡春秋無毀譽傳信而已不稱夫人不言葬小君直也

春秋直解

卷十五

三十一

非左公

衛侯會吳子于鄆吳人止衛侯魯使子貢往說曰衛君來之緩也其臣之黨吳者欲之讐吳者不欲也今執之是墮黨而崇讐也與宣公十七年苗賁皇說晉侯語同簡辭活套也

十三年夏許男成卒不同盟亦書名非夷狄亦不月何例之有

於越入吳按吳與越猶唯與阿耳吳敗越不書而越入吳書何也春秋卑五霸二百四十年間五國興亡盡矣其儻忽莫如吳詩云雨雪浮浮見睨曰流如蠻如鬻我是用憂其霸者之事與仲尼之徒所以蓋稱傳

不達

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公穀謂春秋終獲麟是矣今傳終哀公二十七年經終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巳丑孔丘卒豈卒之日始絕筆乎則信終于獲麟矣終于獲麟則不宜獲麟後復有經說者謂爲舊史然何簡約肖經之甚也經文簡恃舊史詳經必不準舊史今謂獲麟後三年所書即舊史則獲麟前十二公之文皆舊史矣又焉用仲尼筆削爲也正月書王此新義也獲麟後亦正月書王其非舊史甚明舊傳以孔子本獲麟作經欲以經終孔子故續經至哀公十六年孔子

春秋直解

卷十五

三十二

非左公

卒而傳直至哀公二十七年止將自成一書非專爲輔經作也使丘明輔經作傳經終傳止何爲汎濫于獲麟之後乎左丘明姓名出論語子云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殆先聖而夫子微事之故稱名以附之猶竊比老彭云爾假使年相若夫子卒于哀公十六年七十有三矣春秋絕筆于先二年傳絕筆于哀公二十七年後孔子卒又十二年則是八十有五歲矣八十五尚作傳當以何年卒是必年少于孔子與游夏齒乃可既與游夏齒則當在弟子列而七十子中無左丘明是爲孔子先輩不爲孔子作傳又甚明

也司馬遷謬信之杜預因之後世遂謂左丘明親見夫子其言必可信以至牽強附合求通其說而其誣春秋誤後學多矣故不得不辨

左丘明見論語而論語寔孔子傳神之筆其曰子不語怪力亂神此孔氏家法六經典刑春秋之繩尺也今據傳語皆犯此四者如蛇闕石語人死六日復生王變為石柩作牛聲之類此語怪也如魯秦董父狄虎蒲齊殖綽郭最晉州綽刑蒯重雍惲武夫傳皆枚舉其人此語力也春秋豈為亂臣賊子作于欲君賊父事皆詳審精確如不得已而後書有疑寧闕寧從

春秋直解

卷十五

三十三

非左公

輕如鄭子駟楚子圍弒君之類皆書君卒而傳皆執信不疑其他貪淫驕亂諸委瑣事經不及而傳津津喜譚此好語亂也至于神降鬼厲「筮童謠夢光種種杜撰連篇不一而足此又好語神也為後世識緯方術之濫觴凶邪譏諂之徒說占象以誤忠良造符命以媚亂賊借春秋為嚆矢皆傳啓之經術不明流毒同極聖人之慮豈不深遠哉故夫編年指事其功不可泯而粉飾誇誕過情其瑕瀝甚多學者惟微其事勿溺其辭超然遠覽乃可與言春秋矣或問曰左則非矣春秋何為而作也曰為紂五紂而

作也天下無天子五霸假方伯擅征伐挾輔王室以令諸侯其名正而事假其實爭利自為強大耳謀王室少而自謀多安天下少而亂天下多如晉朝同列

受貢幣無異天子所少改正朔稱王號耳天下見吳楚稱王以為僭見齊晉不稱王以為義見其東征西伐以為方伯名其為霸王降而霸無王不可無霸號為仲尼之徒者亦云不知天下有天子而後有方伯詩曰四國有王邠伯勞之無天子則方伯何所受命而自以胸臆會盟征伐是大亂之道也故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

春秋直解

卷十五

三十四

非左公

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故夫春秋者庶人議之者也故曰丘竊取之罪我者惟春秋莊周謂春秋經世議而不辯此也逮乎孔子沒經義亡諸傳紛紛穿鑿其旨愈晦惟孟子知之曰春秋天子之事世衰道微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孔子懼作春秋春秋無義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接諸侯以伐諸侯者也仲尼之徒不道桓文之事此春秋明鏡指掌而諸傳顧謂春秋尊五霸獎齊晉是何其密素

倒置也學者審乎此則十二公文義迎刃可解今不信孔孟而信諸傳不由坦然明白正大之路而紆曲穿鑿謂春秋有隱嗟乎世儒自隱仲尼無隱乎爾曰請問無隱曰可枚舉也最大者弑君父其次叛亡其次僭竊其次滅人國其次擅侵伐其次會盟其次私朝聘其次專殺大臣其次妄興作其次昏喪其次菑異如斯而已矣雖其旨涵蓄不盡而其是非了然不人心目故曰直道而行無所毀譽其他非禮委瑣事一切不書故春秋包荒如天地寬仁博大之至也或云刑書或云命討或云褒貶諸如此類後儒之鑿說

春秋直解

卷十五

三十五

華左哀公

春秋無是也

春秋直解十五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郝敬撰敬有周易正解已著錄是編前有讀春秋五十餘條其言曰今讀春秋勿主諸傳先入一字但平心觀理聖人之情自見蓋卽孫復等廢傳之學而又加甚焉末二卷題曰非左凡三百三十餘條皆摘傳文之紕繆其中如費伯城郎駁左氏非公命不書之誤其說甚辨公爲天王請糴于四國不書者諱之也其說亦有理凡此之類不可謂非左氏諱臣至於曲筆深文務求瑕釁如論賓媚人稱五霸一條不信杜預豕韋昆吾之說必以宋襄楚莊足其數而謂五霸之名非其時所應有如此之類則不免好爲議論矣

讀左漫筆一卷

〔明〕陳懿典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

活字學海類編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讀左漫筆

一卷》提要

讀左漫筆

明 秀水陳懿典孟常著

石碣殺州吁隱四年

石碣誘州吁離窟穴而執之大是高識

齊侯伐楚僖四年

朱魯齋曰楚有僭王之罪而管仲不以責之乃舍其大而責其細何也陳子曰管仲豈見不到此桓公急于圖霸楚服則霸成僅以小責之使楚易以輸情而公亦易以收服楚之名耳若治其僭王之罪楚豈有晏然而聽學海類編讀左漫筆 一 經翼
削乎齊之力又未可以制楚之死命也宋人持論雖正而闡于時勢類如此

子魚論戰僖二十二年

子魚之論戰當矣然子意宋君或者自料其非楚敵也而托于不鼓不成列之說以自解不然違禮而戰戰又不克名實兩喪其何說之辭

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僖二十八年

社稷牧圉數語安反側之心

箕之戰僖三十三年

先軫曰匹夫逞志于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而如生陳孟常曰不但爾日千古怒氣尙如生也

秦伯任好卒 文六年

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君子曰秦穆之不爲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云云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不東征也一篇大似論贊體太史公曰皆祖之

陳殺其大夫洩治 宣九年

學海類編 讀左漫筆 二 經翼

洩治以直諫被禍左氏以夫子貶之恐未爲得

齊晉鞏之戰 成二年

此段敘事典瞻委宛而詞命俱勝事多與漢事相類卻克張侯之血戰漢高虜中吾指之喻祖之逢丑父之脫齊侯紀信之誑楚祖之賓媚人蕭同叔子之對吾翁若翁之對祖之

師歸而諸將讓功可見春秋人物猶有三代遺意

晉智罃對楚子 成三年

對話不諂不激大是篤致

鄭賈人將寘罃楮中以出真大奇計後又不受德報節俠也

聲子請復椒舉 襄二十六年

援引析公雍子子靈賁皇四人故實子木已心動矣然後引入本意真善于說者李斯逐客書全本出來

子產數公孫黑 昭二年

子皙強悍僑未卽討乘疾困而數之急其死也晉數王敦之罪卽其故智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于晉 昭三年

學海類編 讀左漫筆 三 經翼

後世禮書有能嫺于辭若此否

叔向晏嬰私議

二大夫之言當矣獨怪其不力爭于朝而私論于宴樂豈其君實不惠而不聽良臣耶抑委之天定人不可勝耶或自斲其言如左券也

叔孫豹夢豎牛 昭四年

叔孫穆子之夢豎牛與漢文黃頭郎之夢何以異黃頭郎猶不過佞倖牛之禍叔孫氏則極矣豈非天哉又何如武丁之夢胥靡也昭子卽位卽朝其家眾而謀殺之

眞豪傑難事宋理宗之於史彌遠何如

女叔齊論昭公不知禮 昭五年

叔齊論昭公甚當不知何獨遺吳孟子一事

鄭人鑄刑書 昭六年

刑書之鑄與武鄉侯以嚴治蜀之意同所以謝叔向而刑書卒不毀

孟僖子知孔子 昭七年

孟僖子能知夫子且能稱其上世而知後有達者可謂具隻眼人

學海類編 一八 讀左漫筆

四 經翼

屠蒯 昭九年

談言微中是滑稽而諷諫者大勝後世東方大夫之流其存智氏于言外勝優孟之于孫叔敖多矣

子產不毀司墓之室 昭十二年

鄭簡公卒將爲葬除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塋不毀則日中而塋子太叔請毀之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于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爲遂弗毀日中而葬孟常曰古人葬不擇時此可見也

子革規楚靈王 昭十二年

前順君如應響後諷君如轉圜而邱明敘事接換亦如雲蒸龍變莫可端倪更無斧鑿後世文章家疇能入其藩籬

倚相豈不諳一祈招之詩謬言以啓王問而規之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勿許 昭十五年

穆子玩敵入于股掌之中以示威樹德諸葛之七縱七擒意蓋如此若乘亂因瑕勢在反掌安得援引古誼坐失事機也

學海類編 一八 讀左漫筆

五 經翼

晏子 昭二十年

和同之辨判若渾淄無死之言曠達而眞懇其料陳氏不爽毫髮安在瞽史之知天道也

論禮一條卽夫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意論語簡而盡左氏衍而腴亦可見聖賢之別

魏舒以魏戍爲梗陽大夫 昭二十八年

大夫專封晉侯失權成鱗乃比于文武狡心著矣夫是以不幾傳而有三晉之分

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爲義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爲忠

此決非聖人之言此公附會往往若此

趙鞅荀寅鑄刑書 昭二十九年

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
著范宣子所爲刑書焉蔡史墨曰范中行其亡乎中行
寅爲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爲國法是法姦也又
加范氏焉易之亡也其及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若
德可以免孟常曰刑鼎之鑄實趙孟主之中行寅同之
若范氏刑書則其久矣以鑄刑鼎滅宗宜三族同受其
殃趙氏何德乃首事而獨免也邱明以成敗論人傳會
學海類編 讀左漫筆 六 經義
其說所謂失之誣者

闔廬與伍員議伐楚 昭三十年

奸雄之志如此子胥謀臣哉三師以肆楚而楚疲于奔
命矣

范獻子策季孫 昭三十一年

范鞅之策慮魯臣去而晉臣偏也

晉侯使荀躒唁公子乾侯 昭三十一年

晉之六卿卽魯之三家也其爲意如此不然以晉之強
而定魯反掌耳何以終于乾侯 終

讀左漫筆一卷 編修孫芳家藏本

明陳懿典撰懿典字孟常秀水人萬曆壬辰進士
官至中允乞假歸崇禎初起爲少詹事不赴此書
蓋其讀左傳時隨筆漫記凡二十七條嘉禾獻徵
錄載懿典有讀左史二卷此卽其讀左一卷也大
抵如時文評語如開卷石碣殺州吁一條云石碣
誘州吁離窟穴而執之大是高識又如孟僖子知
孔子一條云孟僖子能知夫子且能稱其上世而
知後有達者可謂具隻眼人此類亦何須贅論也

新刻麟經統一編十二卷

〔明〕張杞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三年自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麟經統一

篇十二卷》提要

新刻麟經統一序一小引
五經莫難于春秋制科中
命題諸經皆以經爲經得
題便可執認而獨春秋稽悉
主胡氏傳經文僅紀年月
事非有意義可測且出
題隨處紆搭時令人茫然
無所屬思故業胡氏春秋
鮮其人胡氏初心單題學
者漸廣以傳題合題又廣
以兩傳脫母題及左傳題
足矣乃俗儒不務即此揆

玄挾奧而復索僻于左托
據于諸子家言造作新題
換比無數惑主司而苦經
生竊恐意見日增造作日
廣則是經難益難而業是
經者不鮮益鮮乎自來惟

序

二

趙鄒兩先生錄疑在解獨
洩康侯秘藏而芟俗儒浩
繁似無復容游夏之賢第
胡氏激言研之而愈精探
之而愈有不妨發兩先生
所未發故輒敢僭筆而復

取近出梅林臆見質疑火
傳等書訂題凡三千八百
奇奇成刻令學者一覽無
遺更不必旁搜它集故以
統一名編竊意為舉業之
本令造作者無以加耳儻

序

三

博士家以此推之四書各
經悉遵傳註發明而無造
為新奇詭異之說以叛聖
統則於世道寧小補云尤
願高明留意焉
萬曆乙巳季夏樓福清諭

西吳張杞成夫甫湯題



序

四

麟經統一序

春和沈演頓首拜撰



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
言近如地古今之天者率
有異實通玉而洞冥其制

序

五

則玄古之造巧洛以周
于安人一行整材之徒精
際然披爭差分抄然或先
述而後合此驗而彼乖臆
之而中其不中者常半
也則何也是若、在因差

皇遠而無所至極也終日
瞻曹瞻仰而不能得其祇
性思而求之曰清虛一大
夫清虛一大者何物耶
是皆不免乎臆適得半焉
才與之凌雖不可得此虛

序

六

雖安之不離乎實踰實而
求之天下焉有實力捷足
吾算之人固可展能而計
又量而短度終宜之禹使
大舜步自東極至于西極
二億三千五百里七十五

步雖不必位安其理或然
亦已山可移沙可籌惠吾
念之不堅或急而中心是
固可以造詣而意致在也
猶是言也聖人之亡吾不
可不知其所以然來本無首末

序

七

無屋焉鳥乎求之者壯聖
人釋之也簡而深法而隱
是其尤不可以造詣而宜
致也也蓋三傳雖言程如
諸矣或所見或所聞或所
傳聞或以道法或以事辭

綜其實要以求得中而心過
此以往未之或知也五暴
在說也雖也固曰抱忠經
究終如之不能涉之永侯
也云耳然猶指焉而不特
督得之指即已不復措

序

意張子成文有姻也少受
張子之書及多自得會諸
家言如春秋在甚精汰批
編曰統一在于轉注起伏
之百曲得其法餘目之
而與此書照其能而導其

不易及此其于地尺量而
矩度也也賢之于聖也得
中耳至學于賢得此中
必好盡心如張子于經乃
以少分爲張子之言曰筆
集定本嗜張子自是也友

序

張子即未承其素五亦相
也抑亦、亦各以心能同
步

九

蘇經統一編序

昔之治春秋者每苦說古之書而
今之治春秋者更苦說古之經義
數十年以前古子罕能舉其經義
而影著傳會摭拾左國以文詞
耳竟不知經傳為何物耳

序

十

之宗匠猶知經義又視為金針寶
筏而秘示人則苦之甚也且稍
暢于趙先生經義再大暢于鄭氏
通經而文定輩各割首領內一時
向風彬彬稱述述傳儒曲學之禁
然雖出千百或創或輝談於以

操戈或披隱語假事以射覆之辭
之書又甚于昔耳余同年友張成
友為精是經義者年所於傳之血
脈神理轉折起伏經重微顯之
討出於其面而印證乃搜百家之
說芟其汰陋鉤玄握髓務使單

序

十

詞如行而觀者了然心解真可謂蘇
昔之折衷難者之標的也余之請
曰君稱經傳必題之經傳者不可
盡去乎余曰吾之書曰統一以是
書出而眾說盡可廢也學者陷于
所少久其為題或末備不知者將

有子睹金書之彙今始為市藉已
者而存之使書自是書大行字跡
戶曉得至精而挽其粗彼繁傳諸
是不改自破其所謂以苦去繁不
若因繁去繁者之易化也客曰若
有是成文之苦心乎請再書之以

序

三

為學者之一助

年春弟溫體仁頓首拜撰



蘇肯統一編序

昔人有云一聞之市不勝其言之為一
卷之書不勝其說為卷之書而統
也習春秋者統于原侯氏為其初叙
原侯氏之說者必為善其言古一
陽釋乃旁出學者見其言不見其

序

三

表法之秦泥傳會解之為者暑時
作者通與途來鄭安成氏為度出而
晰傳世遺業稱神解初學難其
為極拘儒怖以為柔猛之乎哉其
統也嘻負能者焉謂其要動於者
其所喻巧以合錄管適符如率其

實稱是經金書卷六難之序余家
古受書秋景從至王天陽先生遊
其見其識信處真切詳無不經故
過一字當私味以為不易及去今米
易寒暑之先生業益望其於
體傳者有神念頃集長安邸中

序

函

手一編指示予受之卒業大都彙
諸家之說而集其成且獨探情脈
不為膚爛語大集之毫為類集綴
為彙謂集之功苦而不用大也隨
形者粗弦神者精謂神之伏而難
摩者遙於陰者也今是編重之耶

梓為就歸曰既一晴一者百之
後會也言百而不歸一為不足言一
而由百為一故今先生之言哉不
是片學原侯者果能會心於是編
也乎於難強不恢乎也亦也哉
乙巳孟夏門生沈士茂頓首拜撰

序

五



麟經統一條例

一看經法甚簡易只查事實書法主意三項更審主意重輕便了凡用講章便屬倍套可厭

一是編看傳務徹底裏非僅獵皮毛亦不徒拾前人餘唾故比諸刻小同大異

一左傳既係經案且作文全用組織學者須融會貫中故不具載

一舊刻俱載序題數十愚意聖經既始于

序

十六

隱公元年則題目亦當始此故去之

一題目備查舊本有背謬者悉刪如質疑火傳所增無傳題及大全小註題亦宜刪去恐不得爲全書或妨小試姑備載一傳題悉照傳文先後編次合題隨寄前傳後傳皆可故不拘拘

一舊本悉用破題是編止取達意或提醒關鍵數字或提醒一二句便了破題可刪者即刪併之乎者也虛字亦多所削

去以便觀覽

一質疑所載廬陵李氏總論於時事甚覺淹貫故悉存之

西吳張杞識

新刻麟經統一編卷之一

西吳張杞成夫甫著

男趙煥卯煥
晉煥雍煥

姪時俊鄭煥
全校

元
年

春秋首紀元而明君用於心焉 胡氏看經並不落
第二義只謂一為元便解到明人君之用上而推本
天地証以帝王大義確然自大哉乾元至宰相之事
言天地以一元為用故人君須體元為用而成位乎

卷一

隱一

其中二句最緊關元即仁也至莫不一于正矣言體
元只在正心而春秋深明其用二句最緊關看傳以
兩故字承之自見用字非體用之用乃是欲體元以
為用體即在用中體者與之一也滿腔盎然仁愛而
無限經綸皆自此中流出如天地一元默運而萬物
形形色色總是一箇化機一般非徒鋪張治具有此
作用之迹而已述舜典商訓亦見自古帝王靡不以
正心為要意

元年 蔡丘
易歸賁賁聘責相不能
調元有易夾谷者非

春秋明一元之用而致望於君相焉 須本成位
其中二句意發來體元在正心調元在格心皆從治
化之根原言體字調字職字事字俱要醒春秋深明
其用當自貴者始意後宜總發出一段精神

元年 春王正月 述作兩分兼字亦有味以

心字為主 所述作者文也若所以述作之義皆聖
心之精微故所祖所明者既是帝王心法之傳而其
無所述於人者又立法創制欲定天時尊王朔皆裁
自聖心而非人所罷與故為史外傳心要典

卷一

隱二

元年 秋七月

經紀年月而示體元法天之義焉 舊說分心與政
不知政從心運也上言與天地合德就正心言下言
與四時合序就行四德言

元年 戰韓 俱是祖述明君用重君分以君
字為綱 不曰一而曰元欲人君體元以為用也虞
商紀年不外一元 書君獲而不書師敗績明君重
于師也堯舜禪代必稱元后

元年 春王正月 同生 札聘

春秋兼帝王之道而述作禪繼之義備焉

元年 春王正月 踐土 河陽

兼述作以明大義酌名實以正大倫

元年 春王正月 柏舉入郢

聖人脩經文兼述作之義事司賞罰之權

春王正月

春秋明時與統而尤斥擅立者以正倫焉 周雖建

子而時月皆不改乎夏仍謂之冬十一月聖人志在

行夏時故改作春正蓋周月自子迄亥爲一年經以

一卷

隱三

春夏秋冬之序加于建子起歲之月故謂以夏時冠

周月也或曰以冬爲春固是行夏之意乃十一月亦

改爲正月何也曰既用夏時則春便是正二三月豈

有以十一十二月爲春者哉或曰如此則月數亦夏

矣安得謂冠周月曰聖人不過假天時以立義其實

一年之事建子而始建亥而終所謂以周正紀魯事

如此書春正月是行夏時若係即位於此月便是周

正紀魯事 加王於正何以爲大一統歟人知正月

之爲王正則曰禮曰度曰文莫不統于王也民無二

王統于王則統于一所以爲大也有二焉則非大矣

物無兩大也 不書即位要發謹始意是與爭亂造

端二句須重看其謹之于始者正所以杜後之亂也

隱內無所承緣惠公歆以仲子爲夫人而歆立桓公

未嘗立隱爲太子臨卒又無遺命也然苟能稟命天

子則父子君臣之倫亦正矣今皆無焉故不書即位

春王正月 春王月已卯蒸

觀聖經之紀時月而垂法尊王之旨微矣 本傳中

建子非春至改正朔可乎一段渾化問起總提醒數

一卷

隱四

句後分作又總結之不可分上比爲行夏時下比爲

尊周朔蓋周正紀事即在夏時冠月之中須知聖人

非歆改周朔只是垂法如此而以周正紀事則尊王

仍在矣周正紀事演就聖人爲下不倍上說無垂戒

意其旨微矣句總頂繳慶須發

春王正月 盟蔑 行夏時以垂法從周文以

尊君子丑寅迭建忠質文異尚

春王正月 歸賵 凡伯聘或河陽

加王于正示一統之尊繫王于天垂萬世之法 尊

王法天

春王正月 秋七月 示明時之義示法天之義

春王正月 瓦屋 行夏時變周制

盟蔑

春秋志大公而惡內君要信之私焉 尊君貴華輕

提在前只重大義公天下一段公字乃自敬自信之

意私字就汲汲歆盟處見之與宿傳私字不同看他

今日君東蒙而明日要儀父便見他汲汲情狀故盟

有弗獲已者即總傳所謂非若小國之於大國不得

一卷

隱五

已而要盟者也以此見汲汲歆之尤為私而可惡耳

非以弗獲已而盟為可也汪氏曰諸侯相仇怨不得

已而為盟以什之非傳意收書及書法總傳可據

傳中只論惡其私而不及其叛至於盟宿則見私相

盟歆必然叛信此盟所以可惡正發盟蔑未盡之意

至于石門則見盟非常事求其可常則有虞夏敬信

之常道所以發盟宿惡盟未盡之意至瓦屋則見大

道無盟盟為禍叢忠信無疑疑為亂源除是盡毀周

官之制復還重棠之風以信待人而不疑則世道可

反薄而忠矣故參盟謹始所以發石門未盡之意

南季 祭仲 紀季 蔡季 許叔 蔡季 紀季 蔡季

蕭叔 盟蔑 突救 鍼奔 易辰 奔同

聖人循例以字人尤致意於褒貶焉 全在聖人書

法上發揮不粘各人事迹依傳順作不對只看王朝

大夫異於侯臣命大夫異于私臣兄弟異于疎遠中

國附庸異于夷屬合當字之蓋不按是非無容褒貶

常道則然一以是非褒貶則便有不當字而字當字

而不字者要皆道之所在通經之例也

一卷

隱六

南季 祭仲 紀季 肖叔

春秋循例而稱字皆道之正也 以春秋道名分總

起中講不必拘拘分對只要發得常字意徹

南季 祭仲 蔡季

春秋循例而字人尊尊貴貴親親之道也

南季 單伯 祭仲 女 叔同

春秋兩字大夫皆尊主之常道也

突救 鍼奔

經兩變例以待人不越乎道之中也 緣常道起轉

到變上 奉命恤患伏羲也按其是而褒之怙寵去國味義也按其非而貶之 加南季聘蔡季歸只照例當稱人稱字意

盟蔑 蔡丘

春秋志公天下惡私盟而予脩睦者焉 以公天下意提起上是刑牲歃血要質鬼神故惡之下是講信脩睦故予之有以公私對作者不知此私字對天下為公言蔡丘非天下為公不可從

盟蔑 瓦屋 從周文以畫臣道變周制以敦

一卷

隱七

古道 尊親 敬信

南季聘 女叔聘 周公聘 華元聘

經之稱字稱公皆因人而有取焉

盟蔑 朔入

春秋義公天下既惡私以要盟者尤惡逆以得國者克段

強國志于滅親經盡辭以誅之也 此傳用兵至蹙矣是解聖人罪莊書法夫君親至輕重哉是設難罪莊之故不勝其母句重後面傳正見鄭伯之志主于

殺弟而非以順母總傳云莊公獨以順母為辭

云云

似是而非而惡實淳於宋殤衛鄭者矣姜氏當武公

存云至鄭伯之志也是申明罪莊之故故授之大邑

而不為之所直至不敢復居父母之邦作一句讀故

字是故意之故授之大邑時鄭伯已算到如此克他

了不聽祭仲子封之諫正是不為之所也自王政以

下方是斷罪語養字當玩正見志之所在惟恐罪惡

未盈不足以殺其身其殺弟之志正在封京之時而

不在克鄆之日所謂推見至隱也 倒處以專目鄭

一卷

隱八

伯獨收而以克段不稱弟于鄆三書法緊束上去

于鄆 夾谷 惡養天倫善以養人俱重養字

下比易書救同蓋仁以全民亦是以善養人意

春王正月 于鄆 首絀隱公以明大法首誅

其意以正人心

于鄆 立晉 穎考叔純孝云石碣純臣云

克段 弗克納 薄恩而必以力勝 二百乘

書曰不念鞠子哀 徒義而不以力勝 八百乘易

曰乘其墉

于鄆 中丘 咸丘 親親仁民愛物

咺賙

春秋隆王號而尤示責相之意焉 繫王於天非直尊之乃歆其所行合天稍有弗克若天處即以天而貶論之所謂以天自處也此是通例只提起重貶咺作以天王賙諸侯妾殊拂人道之大經而爲天王守紀法者乃在冢宰故本其與聞專掌之職而罪其壞法亂紀總傳忠智意可點入以冢宰而猶名之見得重嫡妾之分其法如此之嚴也

一卷

隱九

歸賙

南李聘夫于洮下蔡丘公歸賙中

經抑宰臣而不同於常秩者所以正大倫也 下四此作例問起倒本股作

仍叔聘

祭公逆

盟洮

劉夏逆

經於王臣而異其稱以辨分也 以辨分意起分四股作俱就本職講後補責咺意

歸賙

歸舍賙

經以責禮貶居相而重分之法嚴矣 以嫡妾之分總起分作要就冢宰猶名天王猶貶見得法如此之

嚴也君相互罪意不重

歸賙

癸丘

上書名變例以定罪

下書官

常例以正名

歸賙

歸三田

隆君號序已績總是以天自

盟宿

經惡望國私盟以信非盟可結也 重君意輕點起只重凡書盟者惡之傳無公天下等字不必用只用信字爲主傳本周官司盟提出盟以結信句問起而後應以信安在乎故知凡書盟者惡之大意了然舊

一卷

隱十

說私盟意略就講中點撥見得人心既不相信即指天曰質神明不顧而何畏于司盟又况不掌于司盟者其尋叛無惑也玩傳又况私相要誓云云以成傾危之習俱重不信意而緊緊以今魯云云頂上則斷該主此無疑矣

盟宿

踐土

春秋重惡盟即公盟無足善者甚之也 玩傳果字猶字而况字當以踐土在中參講全發聖人意倒凡書盟書法

盟蔑 盟宿 伐邾 伐宋

兩觀盟不足以結信而知惡盟之意矣 全以信字
作主信安在手應上盟以結信句盟不足結信而反
以滋叛真是可惡故知字要體 舊破志公天下惡
盟不足恃全無傳中字骨

盟蔑 盟宿

經兩惡望國要盟以信非盟可結也 總叙渾

單蔑傳意不必混入倒凡書盟書法

伐邾 伐宋

卷一

隱十一

兩觀渝信之兵知春秋惡盟意矣

蔑宿 石門 瓦屋

春秋志大公故凡盟而皆惡也 總論見盟蔑傳講

盟宿 鄭人伐衛

經示公世謹權之意故於私盟脩怨者深貶焉

遂伐楚 踐土

經重尊王而復古即兵信之善者猶譏焉 起繳處

各要叫出本比正講先揚後抑方發得微

盟宿 會防 凡書盟者惡之非先王所歆而

不禁凡書會皆譏也非王事相會聚聖人之意直欲
去司會司盟

盟宿 朔入

春秋志公天下故於私盟爭國者有惡焉

踐土 立晉 合朔
入傳

春秋志公天下有不與講信之公者有不與得國之

正者

踐土 盟戲 合長
勺傳

春秋志古崇王故於兵信皆不與焉

卷一

隱十二

踐土 清丘 盟戲 大鹵 長勺傳
合難記

聖人志古道與王道甚惡夫私盟詐戰者焉

祭伯來

王臣無命而私交經貶之以正本也 傳首非王命

也朝自然非王命若來聘者或由王使之惟不由王

使而後為私交耳此為內臣私交之始大意以人臣

義無私交一句斷之惟其義無私交所以禁非君命

不越境也二心字要醒有私交然後有朋黨私交者

朋黨之原也玩傳惟字然後字豈有字自見藉外權

云皆朋黨也正本本字即上原字對末流言不對外

臣言

祭伯來 會潛 罪私交以正本罪外交以謹防

祭伯來 祭叔聘 取濟西 取汶陽

春秋正本之法有譏脩禮之私有譏復地之擅

執祭仲 卑伯逆 友如陳 茲如牟

春秋於列卿因主命之有無而待之異焉 上命於天子下自爲卿

友如陳 卑伯至

一卷

隱十三

經於內臣之爵有削其命於私者有本其命於王者

諸侯大夫皆命於天子句所以申明程頤云意非

兩項須屬聖人意上發揮下邊無書法

小邾子朝 卑伯至

經重王命有予諸侯之受命者有予大夫之受命者

傳云古者諸侯之大夫皆命於天子此題平說謬

甚宜刪

單伯會伐 有事武宮 尊王命貴大臣

茲侵陳 叔子蒞事 畧詞以尊王命詳詞以

貴大臣

觀魚辛巳 敕如京甲申 舍至戊辰 適歷丙申

經於內臣之變必即事以見其恩數之薄焉 先以益師起四比照傳辨講後歸恩數之薄上

觀魚辛巳 適歷丙申

經詳內臣終事著施恩之得失也

于棠辛巳 舍至戊辰 下比易次 陽州同見

經著忠節者之終見恩數之宜厚也

會潛

一卷

隱十四

春秋明王道之用故外戎而譏會之者焉 中國夷

狄比之君子小人世道否泰大係于此外之一字即

聖人馭戎之道傳中外字迭見最重惟戎之爲外故

曾不當與之會是一意二書法通倒書會戎書法亦

在戎字上看各安其所所字乃華夷本然之所聖人

因而內外之非聖人爲之所而內外也覆載自心之

博愛言道德體用非判然爲二蓋聖人博愛之德本

來無不覆載第中國夷狄分則兩安聚則交亂必須

有個分別方能全其無不覆載之體也是故以諸夏

三段非是說會戎流弊正謂戎無會理曹今與之會非馭戎之道也

元年 會潛加春王正月盟蔑同明王德之體明王道之用就聖人意上發揮不必拘粘經股道德體用字須透發作文雖分不可判然兩扇束廢湏抑揚歸重用遑

春王正月 會潛 示大一統之義示外四夷之旨舊以上股作王德之體謬甚宜主合

盟蔑 會潛加盟宿盟唐同

一卷

隱十五

觀春秋內夏外夷之文可以見王道之用矣

會戎 盟暴 會宋宜會申

經示外夷之旨而因事以著其系防之罪焉 重會潛作以三段發明本股意

會潛體 戚邢義 交夷以明王道罪覆親以正

王法

于蔑 于潛 戚譚 戚邢 明內外別親疎

低昂重會潛戚邢各上股只辨起就並覆之中而有分別便是明內外就合愛之中而有差等便是別

親疎

會潛 夾谷 明王道而責望國之交夷行主道而正大國之用夷 其策不可施三句 于人爲

失禮三句

會潛 盟艾 召陵 歸三田

別內外以明王道一人已以任天道

入向 入極

經直紀內外唐小之兵而上下之失見矣 傳中據事直書義自見矣即上文事義字書法只是直書入

一卷

隱十六

字非兼言稱人三段蓋只看一入字而擅與者之臣不討擅與者之不君皆見矣

盟唐

望國昧義交夷經特謹之以垂戒焉 書日見其異

於蔑宿諸盟非謂中國之盟戎始於此日蓋謹之者

乃謹嚴之謹非謹其始也中國而夷狄二句正見聖

人如此謹華夷之辨而魯與戎較其辨安在非義甚

矣后世三段蓋泛舉后世交夷之禍見聖人謹嚴於

此垂戒深遠不句作盟戎流弊遂誤為謹始垂戒意

須發得剗切

盟蔑 盟宿 盟唐 盟密 石門 伐凡伯

狄伐 鄭伐許 晉伐鮮虞

經謹華夷之辨故特詞以謹交夷之信焉 四盟問

起即以僭夏變夷發起謹嚴之義專主盟唐作

荆敗蔡 狄伐 鄭伐許 晉伐鮮虞 上下止出 一比同

春秋謹嚴之旨於其懲僭夏效夷者見之也 全重

謹辨意首尾總論勿大開各事迹要點化之此春秋

之旨句不可放過聖人只要內外各安其所天下方

卷一

隱十七

可長治耳

盟蔑 盟宿 盟唐 盟密 石門

春秋獨謹於交夷之信嚴大防也

盟蔑 盟宿 盟密 石門

春秋不日諸侯之盟以無關於大防也

于孟執伐 乞師 會虢

歷觀交夷之禍而知防之當謹矣 信戎狄以與盟

約戎狄以求援結戎狄以許婚

會孟執伐 伐齊取穀 結信求援

盟唐 瓦屋 上謹中國之襟於夷韓愈氏以

為謹嚴 下謹世道之戾乎古穀梁子以為謹參盟

盟唐 會首止 謹交夷以嚴大防殊抗尊以

正大分

盟唐 公如齊 蔑如京 紀結信而特嚴華

夷之辨紀脩禮而特嚴君臣之分 書曰 書月

履綸逆 伯姬歸

經謹婚禮而譏小國之變常焉

伯姬歸

卷一

隱十八

經志內女之歸正大分也 主莊二十五年伯姬歸

杞傳猶書歸者別于大夫之自逆者也

歸媚 逆女

春秋重大倫於亂法變常者皆貶焉

盟密 只主本據舊史因之而不能益以論聖

心之慎先儒一項不用蓋傳授承誤是脩經後先儒

而不敢增者指傳授之後儒說也看經中華削甚多

豈得謂聖心之不慎亦以此盟無係于是非褒貶則

不必穿鑿耳

春王正月檀春正月公舍盟公在楚聖經之所削者皆斷之以義而已

春王正月 盟密 斷以義而削之本其舊而因之玩有字當以傳語講起後入二比實之末當總論方有情

春王正月 公如楚 正倫于一國正倫于

谷鄧朝 壬申公朝于王所下比易文十四年仲

孫忌反黑肱不係却同

主汪氏註上不書秋冬斷以大義下不係月本據舊

一卷

隱十九

史

鄭人伐衛

觀經紀擅兵息兵者而知大權重矣 征伐天子大權句最重凡一興兵即為王法所禁故曰伐曰戰等沒有一箇好的但罪有輕重耳故曰春秋無義戰也罪鄭雖有擅興脩怨兩意而擅興為重兇衛只是不戰一意盡力屈而不戰便可見於擅興與戰之罪非謂其得於省躬而予之也聲罪致討曰伐書个伐其罪自見兩兵相接曰戰不書戰其罪便免了以征伐

天子大權斗起而以罪鄭擅興兵兇衛不擅與戰分作明白可從 時說云

強國擅大權以脩怨春秋正之以王法焉 征伐天子大權不但謂甲兵天子之甲兵惟天子得而用之亦以諸侯天子之諸侯惟天子得而征之觀孟子云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可見只重責鄭衛服則可見句見其罪獨在鄭耳

伐 侵 戰 圍 入 遷 滅 敗 襲

追 戍 以

一卷

隱二十

大意只是擅興而罪則有輕重如戰不言伐是戰重而伐輕也滅不言入是滅重而入輕也故曰皆誌事實以明輕重

升陘 取鄆

春秋婉詞以紀兵特施之諱君而已 傳中總提內兵二字共斷特婉其詞為君隱也則不宜大開作首尾總論為是內兵與外兵照特婉與皆誌其實實照須得應上文意

乾時書滅項書升陘 取鄆

經紀內事有以榮辱異詞者有以君臣異詞者

伐衛 遂伐楚

強國擅權之罪即無取執詞者益見也 重本股伐

楚在中例斷要發雖字亦字况字意

伐衛 伐衛及戰

經紀與國應兵因服與抗而異書焉 此以伐而不

書戰按上下俱主衛齊鄭畧起於首

伐衛 伐楚召陵 總是賤戰一受伐而不戰

一伐人而不戰

一卷

隱廿一

于鄢 伐衛 敗穀 伐晉 遷怒 貳過

日食

春秋據常以紀天變歎人君之畏天也 曆數所以

紀日月五星之行然行有常度其間有差忒無由而

知惟於日月之食可驗故曰示治歷明時之法此意

捉起只重人君遇災而懼一段盖日食雖有定數然

在亂世則為災惟治世則不為災如人血氣盛雖遇

邪穢不害

翬帥師 于瀨 于鞮 滅巢

經迭紀天變之應歎人君知所慎也 傳中四句只

泛論不泥其日食應其事

如京至 成十三 蟲牢 定 圍齊至 靈

歷觀諸侯舉事而慢王之罪著矣

季子歸 會宋 武

上易比三國伐宋 小白 滅譚 管仲 落姑

敗鄆 但季 敗箕 卻 寧俞聘

下易比 盟宋 會號 趙 晉侯伐衛 先且居 書救

鄆奔

一卷

隱廿二

酌尊賢報功之典則知官不可世矣 傳本即世祿

以辨世官不是平的盖位可以尊賢不可以報功而

報功只可以祿也作文須發得祿所以可世官所以

不可世意透徹不可說晉魯得尊賢報功之典

城費 亦盈奔 上失尊賢不忠如宿而世卿

下失報功世勲如亦而遂盈

至笙奔 士鞅聘 主大姦根據二句

求聘 仍叔聘 友如陳 遂如齊

經於上下世官而皆志其非禮焉 上襲祖父之世

官下啟子孫之世官上書法稱子下書季仲禮字太
王制來天子冢內諸侯世其祿而不嗣大國三卿皆
命于天子

求賻 加求車求金總叙混作

春秋謹禮於王使而尤示端本之意焉 嗣子居喪
不可使大臣攝位不敢使輕黜起重端本意作所謂
上失其道則下不臣也失道不臣即所謂上下交征
利也則下不臣句重正是春秋所以譏下求之意傳
內賻以貨財二句亦有味

一卷

隱廿三

首止 踐土 王事 華元聘 蔑如宋 告終

經紀諸侯存歿相與之迹示睦鄰之道也 易蔡丘

師救齊同

蔡丘 師救 鷄澤 陳侯 句聘 晉侯

經於諸侯邦交有著其所以通好者有著其所以通

名者

公如京 曹廬 公如晉 頑如會 遏伐楚

經紀諸侯之終有明睦鄰之義者有明尊王之義者

錫命 公如晉 懷諸侯睦鄰國分 或易孫

林父入戚會號全 衛襄公卒晉侯反戚而遣使往
吊衛使齊惡請命于周而王遣使追命會號有齊惡
故用易比

盟艾 齊僖 中丘 鄭莊 國佐聘 齊頃 公子發聘 齊頃

經於諸侯之變而名之各有所因也

春王正月 號頑如會

經於諸侯之擅立而始終以王法黜之也

石門

春秋不以盟為常志大公也 通在聖人書法上議

一卷

隱廿四

論重非常典發揮虞夏敬信即聖人之王法須描寫
得聖人驚訝意出方妙

石門 瓦屋 會鄧 北杏

聖人紀外君盟會志大公也 總纂其諸以是為非

常典二句意不重各股事實亦不以盟會大分

石門 瓦屋 惡外盟謹參盟兩傳俱說有志

于天下為公之世肯尾總論之為妙 上從常事論

起原及古道 下從周制論起推及流弊方有分別

元年 石門 述古紀元元日元祀志古紀盟

民信民敬為君道世道計

石門 如紀

春秋公天下因結盟而惡其私因假禮而誅其意
外盟會講信脩睦虞夏 外相如與戚繼絕湯文

石門 虎牢 惡結盟示公天下之義責失儉

示家天下之家

垂隴 遂如晉 樊晉襄 平州 歸父如齊 葬齊

諸侯通好而因厚其終經特書以示禮焉 厚生篤

終串講以齊晉分

一卷

盟宿 春王正月 閔既主喪而 王不遣使

經畧諸侯終事譏其失睦鄰待臣之道也 生有會

同沒有送葬諸侯所以睦鄰國也魯宿同盟計告已

及而吊恤不加則兄弟之好委諸草莽矣故不書葬

掌其喪禮莊其禁令王者所以懷諸侯也曾為臣

子告喪于周而命使不遣則股肱之情視如秦越矣

故亦不書葬

遂如晉 歸父如晉 公如晉 公如楚

經於諸侯終事有存以示禮有削以示義

蔡季歸 遂如晉

經紀諸侯之變而必別其備與畧也

盟幽 宋桓不葬治宋襄在 會淮 宋襄不葬治其 喪而出會蔡五 國伯而喪師國

垂隴 宋成不葬治其身 沒而國內大亂

經屢削諸侯終事皆所以治其罪也 題面只見魯

宋盟會未嘗不同意

公如晉 景公如楚 康王

經削二國變禮而親親尊尊之道備矣

四年 伐杞取牟姜 四年

一卷

小國恃強以蕙地春秋著其惡焉 看牟姜杞邑句

便見邑為杞有莒安得強奪之或曰一段蓋因本傳

書取而推出論之非比事以甚其罪然作文借以

講亦不妨聖王不作四句亦緊要蓋令邑可強奪則

強兼弱削有何了極故特書取以著其惡莒人擅興

一段不是原罪天王只見莒之玩法而稔惡發揮未

宋人取長葛 紀季入

兩觀蕙地削地者王制素矣

牟姜 濟西 汶陽

論蕪地之罪而因及復地者之非正焉 近以二歲

辨斷莒罪殊非傳旨只是嚴天王疆理之制以杜強

煎強削之禍 加入向只帶在未破中加玩王字

濟西 汶陽

經兩罪望國後地之樞正本之意也 傳所謂正疆

理者非但以請命於王而復之為正也蓋必攷於建

邦之圖其本邑與則復之可其非本邑與則有與繼

之義此所謂正也正本本字猶言原委謂其所自出

也非本邑之本蓋列國土地人民皆本於天子

一卷

隱廿七

入向 牟婁

小國玩王而蕪地聖人深罪之也

遂伐楚 城濮 濟西 汶陽 與鄭人伐衛

傳比○伐杞取 會曹伐鄭 秦班祿班魯之制

取長葛 入鄆 戰郎 盟幽 許先 與會曹伐

鄭傳比

衛人立晉 以賤納捷弗克 不長

春秋紀事有責昧貴賤之分者有與明長幼之序者

鄭人伐衛 衛人為公立晉

春秋於國君既見其縱子之惡尤見其拒臣之諫

過于清

內外托過以行簡聖人明禮以惡之焉 以禮字立

論遇者草次之期是解春秋諸侯之遇古者不期而

會今乃私為之約而自比于不期其直欲簡禮而莫

適主那還有恭肅之心歆字心字須說透傳云無國

君之禮又云無人君相見之禮蓋堂堂兩君相見係

臣民許多觀瞻焉可草率乃爾此意須重發

遇清 魯宋尋 遇垂 宋衛合 遇垂 齊故謀 遇穀 魯

一卷

隱廿八

國婚 遇魯濟 齊謀伐 梁丘 齊謀恤 遇防 季姬揮

經屢志內外之過而皆惡其簡禮焉 七過各觀其

所以過之故便見得其過無不出于期者當渾作以

古遇論起將彼此尊卑小分肢斷各事實點入講內

不必板叙起 只遇清遇垂同 或魯濟梁丘更好

南征北伐事實

遇清 晉命 為禮庚平古 結信近乎古

古有遇禮不期而會 古者不盟結言而退

遇清 桃丘弗遇 期遇而簡禮期會而失禮

四國伐鄭

春秋紀兵而先大國嚴黨惡之誅也 不重伐鄭只重從州吁求寵和民是定其位了故傳中欲定州吁句極重專責宋殤諸國帶過蓋以力則宋為強以心則忌馮為切且吁之意亦重在借助于宋以成黨與春秋所以首之

鞏帥師

經於責戚專兵而深示縱權之戒焉 無君之心在不義強其君上不早辨猶使帥師須重發者公弗許未必使之只是不罷他兵權便是使之了

一卷

隱廿九

伐鄭 帥師 嚴黨惡之誅示縱權之戒沐浴

而朝發霜有戒

會伐鄭

春秋煩詞以紀黨惡之兵嚴誅討之法也 諸侯先出伐鄭鞏從而會之非兩次出師所以再序為重詞惡之極極字最重以誅討意為主重欲定句須發聖人言之不足而再言之旨蓋不勝其傷悼憤嫉之意亦使後人觀者一重讀之見其罪惡之至此極此聖

筆所以為化工也

伐鄭 帥師 會伐

經詳列國之連兵嚴黨惡之法也 去首比縱權黨惡合 去中比首惡濟惡合

伐鄭 會伐鄭 首止 首止

事關美惡之大春秋復詞以紀之也 上再叙四國下復舉諸侯俱有父子君臣意黨惡之極天下無復有人倫矣匡王之善天下始知有人倫矣

四國伐鄭

六月雨 六月雨 或楚子入 陳亦同

一卷

隱卅

春秋嚴討賊之法一天地之運化者而已

四國伐鄭 立晉

經重討賊有變文以分其惡有變文以公其法 殺州吁不可出代以立晉文仲石碣引起歸重國人講

立晉

春秋重大倫而交著擅置專立之罪焉 晉雖諸侯之子至可乎一段乃責與國人之總案觀下面看一故字並發書法可見作文須描寫傳渾作後大倒二書法未為有子二句亦兩跨之詞不專屬晉說

同生 小邾朝

即為臣子者必有所受而知大義之不可干矣此亦借題以發傳意頂上義明二字為子為諸侯為字有味

立晉 歸枋入 以國私授受以地私取與俱

是重大倫意

五
觀魚

內君非事而遠遊春秋本禮以譏之也 引晏子告景公只要見諸侯非王事民事則不出以見公之遜

一卷

隱卅一

遊為非非責其不朝王動民也隱公棄政遠遊不能納忠反以畧地為詞見縱欲而不能自克處一觀魚小節而文定謂鍾巫之及實胚胎焉何等激切見人君當以禮自克也傳中僖伯之忠言至為之詞數句當重發

河陽 如京

觀巡狩述職之事而知慢遊之非也 不當於題上實講只借以發巡狩述職之義見人君不可無事

滕薛朝 踐土 昧述職之義昧巡狩之義

公如京 入郕衛人伐邢 朝王城楚丘晉侯

論人君之出惟王事民事為可舉焉 借以發傳意不可於題上實講要說得非此不出意醒

祭伯來 觀魚 非君命非民事 塗山王帛

之國孰不可往而難為上也龜蒙鳧繹之境孰不可往而難為下也

觀魚 觀社

內君之不慎動者春秋據禮法以譏焉

觀魚 甯毋桓公

一卷

隱卅二

納言之道魯失之而齊得之也 軌物 禮信

吉禘莊公 髡頑如會或上易如 齊同

下易伐楚次隱會 虐是伐楚同

經紀諸侯終事有因私謚而罪之者有原擅立而黜之者 臣子於先君之歿則必以行事請於王而賜之謚 諸侯於親喪之終則必以士服見於王而錫之命 要見大居正意

立晉 蔡季歸

春秋重謚法故於私謚請謚者予奪焉 即稱公見

他私謚重加以以不正之謚講 即稱侯見他請謚重不以非所得而加之講

蔡季歸 小邾朝 請謚請命 蔡季齊桓 衛師入邾

外君繼亂而虐用其民聖人惡其失君道焉 重君道發揮暴在暴民上說與臧陳蔡暴人之國暴字不同繼州吁暴亂之後句最重

入邾 次郎 圍邾 城邾 臧陳蔡

歷觀春秋稱師之義而知惡與國之暴矣 以城邾

一卷

隱卅三

三比論稱師之例輕提於前重入邾作講處只如單題不可牽纏三比

次郎 城邾 臧陳蔡

春秋三紀用衆而立義異焉

入邾 臧陳蔡

經紀用衆有著君之暴民者有罪夷之暴夏者

城邾 臧陳蔡 矜其威著其暴 各要發意

不必以事實校講蓋上不稱師則見調一偏主授之耳不足以見其犄角連衡之勢 下不稱師則見

一偏裨嘗之耳不足以見其悉力厚逞之毒

四國伐鄭 立晉 入邾

與國繼暴而益肆春秋譏其失君道也

立晉 入邾

與國始徇衆而嗣立為不予繼用衆以虐人為不君入講須以國人之專州吁之暴說起然後以晉之專之暴承之

考宮

經紀望國非禮之祀必正名以譏之焉 此傳要發

一卷

隱卅四

隱公探先君邪心以成仲子而定桓公為非禮勿淺淺者知仲子之為妾故知隱實讓知隱實讓故知桓篡弑與桓即位傳互發

歸賄 考宮

春秋於妾母兩因事而正其名焉 二邊正名意同

只據歸賄考宮事發揮使不相類此只是定分意不

重責咎與隱公

考宮 夫人姜氏至

經因事而正嫡妾之名以辨分也

初獻六羽

經紀望國別祀之樂必明舊僭以正大典焉 此題
不專責隱公凡春秋譏魯佔禮樂必本成王伯禽賜
受之非而譏群公之不能革也仲子以別宮故不敢
同群廟而降用六羽聖人明前僭之意正在此前此
二字通乎後而言若是群廟用六聖人當褒其反正
之善矣奚追其前哉初字意重發末流意輕 以別
宮不敢同群廟非以魯國不敢同周室 以仲子不
敢同孟子非以諸侯不敢同天子

一卷

隱卅五

考宮 獻羽 正名正典 以嫡妾君臣立說

禮樂分眼目諸侯無二嫡禮之制也諸侯用六僭樂
之制也崇妾母以啓桓公之逆于王章以啟大夫之
佔

獻羽 稅畝 因用樂明僭禮之舊因加賦謹

變法之始 君臣 舊僭 成王伯禽 季氏八份

三家雍徹 君民 新法 文武成康 成作丘

甲 哀用田賦

獻羽 作三軍 因變樂制而正大典因變兵

制而謹大權 古舞佾之數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

以季氏三家証 古制軍之數大國三次國二小國

一以救台三耦証

六羽 邾益來 明前之僭異後之改

考宮 六羽 大青 邾丘 禮樂刑政分

邾鄭伐宋

小國導兵以脩怨聖人本其情而先之焉 只發揮

邾之主兵而罪自見不必復講首惡之罪 邾既王

兵自當首序不是聖人特先之以誅首惡 州吁一

一卷

隱卅六

段是從此又論出去非以比論此題不必入講

石門 四國伐 邾鄭伐

春秋變常例以紀主兵者非撥亂之法可倫也 石

門辨班序只於起處論過重邾主兵作以州吁告鄭

事與 聖人撥亂意點撥在後仍繳首邾意

梁丘 盟貫 陽谷 侵蔡伐楚

經紀諸侯之爵以隨常變而異法焉 俱主齊宋在

聖人書法上發揮不必重事實 易石門邾鄭伐宋

同 晉命伐鄭同 遇垂伐鄭盟戲同

盟貫 陽谷 遂伐楚

春秋紀兵信而先伯者因事之變也 不必兩開宣

總叙問起即以禮有常事則有變提明盟會征伐作

三段後總收

伐宋 戰紀 北杏 盟幽 仝上中畧分兩

四國伐 邾鄭伐

經兩紀兵而嚴黨惡首惡之戒焉 以州吁告宋邾

人告鄭事同總起後分誅黨惡直欲其無以自立誅

首惡直欲其無緣而起皆刈其蘊崇絕其本根也

一卷

隱卅七

石門 四國伐鄭 本乎王制治以王法

蟬

春秋紀天災寓憂民之心也

觀魚 卽公

二君知善而不能用皆春秋所譏也 上就言下就

人說

觀魚 城濮或乘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

伐鄭圍長葛

大國厚虐無罪之邑經直彰其惡焉 傳意蓋謂圍

為重兵宜用之於亂賊長葛鄭邑何亂賊可誅討乎

書圍於此此年之冬也書取於後六年之冬也正謂

城守不下經年不解而宋人肆暴之惡著矣非謂書

圍不足著罪必待書取而後彰也傳無忌馮意不重

亂賊雖指州吁亦虛說

圍長葛 取長葛

經詳大國之肆暴而其惡彰矣 圍取不分全重圍

上發取亦根圍說若曰城守經年必取之後已以此

施于亂賊可也長葛鄭邑何罪乎只是忌一馮而然

一卷

隱卅八

其於天理王法無一可貸矣書圍於此而書取於後

是一串意不對

圍長葛 圍彭城

經紀重兵用以肆暴者可譏用以討罪者可予

圍彭城亂棄疾圍蔡賊

圍長 取長 下陽 執虞 彰其惡 懲其

輸平

強國以利結內春秋明義以貶之也 離宋魯之黨

數句論魯鄭相結之事是以來納成以上一段叙相

結之由然則善之云云至乃貶之也一段叙為利相結之實諸侯脩睦蕃王以下則春秋所以貶以利相結之意深為剖析其害以杜亡國敗家之本不專為一鄭發也蓋說着脩睦蕃王便是義義則自無損人益己之事自無起釁生嫌之端是乃平也乃義而利未常不在也設有一毫利心則以利在而平利不在則不平矣流弊可勝言哉書法重一輸字

盟宿 遇清 伐鄭 伐宋 長葛 輸平

歸昉入 敗宋 却防 去下二比意同

一卷

隱卅九

強國什怨而結內春秋以其成于利而貶之也 以五股叙起本股即將却防二事提明然後斷罪收輸字書法

輸平 歸昉入 却防

經貶強國結內以其成于利也

歸昉入 伐宋 却防

觀強國兩委地於內而結成之以利可知矣

蔡丘 踐土

春秋兩紀伯信以其義主乎尊王也

輸平 盟幽

諸侯之脩睦以利者可貶以義者可褒 須像傳不可疑于合

輸平 盟柯

春秋兩紀什怨有正之以義者有酌之以義者 兩傳都有後事相對 此題須像合不可疑於傳

輸平 盟貫

不以平而掩其利交之罪不以盟而沒其遠交之善

歸昉入 却防 侵蔡伐次 江黃伐陳 驗

一卷

隱四十

利交之實驗報外之謀

盟艾

經於諸侯講信而深罪其事之私也 當時齊鄭一

黨魯宋一黨齊欲為鄭平魯而為他日伐宋之計則

非義矣故盟不書及而書會以見齊之志欲平魯德

鄭而不顧義之不可為也

秋七月

春秋備紀時月明天人之理也 只講天人一理

而法天意自在其中不可另講如何法天天道王道

俱存不息上論 無事必書首時正見無一時可開
即卓出此股亦當兼西時言專主秋說似拘

春正 夏四 秋七 冬十 同上

春令布德和令行慶施惠 夏令贊俊遂良行爵出

秋令選士厲兵誅暴刑亂 冬令固封備逸命將講

秋七月 糾聘 榮叔聘 周易 虞史 下易家父聘同

夫人一理 君相一心

秋七 同生 札聘 明天人之理兼帝王之

秋七 六月雨 法天動民 天人一理君民

一卷 隱四一

一心

秋七 閏月不告 政不可缺禮不可廢

秋七 歸田 加于 師同 合天人通物我

取長葛

大國玩法以蕪地聖人援天理以誅之也 王朝列

國鄭人起慶點過宋強取之犯王法顯而易見故胡

氏只說不勝誅便了而歸到忌馮滅天理上發蓋犯

王法者殤之事滅天理者殤之心縱幸免於王法而

筆督之乃終不逃於天理矣直書于策是書法

四國伐 却鄭伐 圍長 取長

觀大國檢惡用兵而不善之積著矣 不叙事竟以

天理論起上二股照傳提過見得宋罪重鄭罪輕宋

雖自俊猶不勝誅至是又圍而取之必欲剪馮翼後

已其於天理安在收直書于策書法

取長葛 言汶陽 上以王朝列國鄭人點起

重宋強取滅天理 下以齊晉列卿點起重魯憚于

強不知為國以禮

叔姬歸 禮之失畧做起歸重人之賢上

一卷 隱四二

復綏逆 伯姬歸 叔姬歸 歸鄒

原始以著其禮之失要終以表其人之賢

復綏逆 昌慶 逆同 叔姬歸 位不廢事與賢 易庶其奔 曹會奔同

盟宿 滕朝 公如晉 公在楚

經紀望國邦交有不當簡于禮者有不當過于禮者

以邦交有常制提起分作同盟鄰境言其近北國

南邦言其遠 上非謂當親往但不當不使大夫往

會 下非謂全然不當加禮但不當親往會望重在

因國之小大而有謹慢上斷罪同盟非指盟宿事謂

同方岳之盟也

盟宿 隕泉 宿不葬非內秦蔡不赴卒非外

城中丘

望國勞民非時經義其無人君之心也 重人君之心發揮爰養斯民全在此心體念此心即天地所以為民立君之心而人君當體之以為心者也養字緊要與勞字對不以時非特妨農務全要發疲民力意方與傳首數句合

城中丘

祝丘

懼齊師

城向

冬成周

藩王

一卷

隱四三

春秋重民力無論時義之合否而皆書焉 總問起將為民立君一段意提醒後以時義分股須歸重雖時且義亦書方發得勞民為重意透

城向

城謝防同

城邢

經於時義之役而循志之重民力也 不必大開總起總收要發得人活之心反勞民為重意透

城邢 結

緣陵

成周

墮卽費

出汪

氏註卓主合義說齊袒存三國以興滅繼絕墮卽費以弱私家城成周以蕃王室雖三股當渾發

城成周 墮三邑 蕃王室 弱私家

城中丘 築卽

經重民力有識者非時者有識創始非時者 湏合二傳斷罪 上是耕耘之時下是凶歉之時俱要見無人君之心意 民勤于力則工築罕民勤于食則百事廢

城中丘

咸丘

仁民愛物

年聘

大國待弟過于私春秋因其脩禮而示貶焉 使聘

一卷

隱四四

亦是寵愛然重在平日不書公子而書弟是書法言不以公子之道待之而以母弟私之也施及其子數句正是寵愛之禍取重傳中一則曰母弟又曰私於同母故母弟之義不可不發禮嫡子無嗣則立其同母弟同母弟云者非因其同母而遂加親之也此只在寵愛上論非以年之不賢也即年果賢亦不可有偏係之私傳中引慈言嫡子之義以起年語之為私引書言友恭之說以起繫光之為薄

年聘 傳語盟 厲鉞奔 景辰奔 景加黑背侵黃 同

春秋定待弟之道而私與薄者皆罪焉

語盟好黑背侵六皆寵愛之私

公伐邾

經以奉詞紀虐小之兵亦因其所托而已 奉詞致討曰伐胡氏只因伐邾不當稱伐故辨其非奉詞致討乃歆加之罪之謂也蓋宋取邾田而後邾入郛邾則何罪魯元年方與邾盟蔑魯則何仇不念邾好而為宋虐邾不義甚矣以非義而稱曰伐正歆加之罪也作文如傳辨論魯之罪自見不必著斷罪語淪盟意畧帶於後

一卷

隱四五

盟蔑 伐宋 伐邾

即小國無罪可聲而內兵之非義見矣 如阜上二事不可對起

盟蔑 邾鄭伐宋

觀結信復怨之事而知小國之不當伐矣

公伐邾 立 伐衛

經紀望國虐小而比事以見其無詞焉

遂伐楚 會扈代陳 主兵者有言可執見伐

者有罪可討

凡伯聘與南季

經於王室寵內而不譏其失正焉

伐凡伯以歸衛縱狄以啟患

經紀外暴之加王臣而重失職者之罪焉

年八 宋衛遇害與遇清同據宋以幣請先相見豈

不期而遇衛衛因宋以幣請許先相見豈不期而遇

宋 此遇緣宋衛有怨于鄭而齊歆平之然後此瓦

屋止三國參盟而不及鄭十年入鄭伐戴之師又二

一卷

隱四六

國為黨以仇鄭則宋衛此謀蓋有志於從齊黨而無意於什鄭憾也

歸枋入枋

經於強國之委分地而深惡其廢倫焉 傳首至未

枋許也叙鄭以枋枋許之類宋周制六年五服至不

足為其邑矣一沒宋魯鄭所以有枋許係王室特恩

而不當輕以與 是見四句責鄭以後責魯歸枋

雖無書法但看用是元云是罪大惡極不待貶而自

見者也若我入枋書法是責魯一邊不可說鄭強我

以入但入者不順在魯所以使之不順在鄭

歸枋

強國委特賜之地春秋誅其心焉 傳中用是見三字須體蓋此心一日不忘君親則一日不忘君所賜親所受之特典有逆料不復時巡之心則必有弁髦其君之心有薄視湯沐無用之心則必有土梗其祖之心

我入枋

望國受非分之地春秋絕之以義焉 枋非我有故

一卷

隱四七

義不可入非二意作文須本鄭之無君無親翻斷魯罪為妙 有款主者鄭說不知歸枋是一人事入枋是一人事豈可謂入在我而罪在鄭乎

輸平 歸枋 入枋 假許

強國委特賜以君之地春秋誅其蔑倫之心焉 傳首鄭伯一句是罪系當以數比如傳叙起事實重畫歸枋斷作此點入里歸枋而其志在得許故傳以枋許並說作文不宜單就枋說

輸平 歸枋 枋同

強國欲易地於內而預有所委聖人誅其蔑倫之心焉 倒歸枋漸罪同卒但勿涉假許意言請地輸漸次而來正見許於魯之慶莊計稍一枋而能中魯之欲破宋之黨伸已之仇利莫大焉然怨歎雖售而君親之倫蕩然矣

歸枋入 假許

春秋重大倫故於內外之委分地皆譏焉 特賜意兩邊各要醒

求賄 髡頑如會 不名以示君之尊必名以

一卷

隱四八

示臣之卑

盟宿 滕朝 葵丘 踐土 滕宿已通而不名者舊史失之 桓公之盛而必以名別于太上

石門 髡頑如會 李會吳伐同

春秋於諸侯而或名或不名者禮之中也 以天王不名提起諸侯主則不名二句串看重名之一邊講示尊卑之等二 為發于後

葵丘 踐土 曲隴 國佐聘

春秋名伯國之君臣無非尊王意也 五伯以名別

于太上 上卿以名別于命大夫

瓦屋 胥命 葵丘 踐土 崇信謹禮皆變

周制

瓦屋

經謹參盟之始志大公也 宋為主盟與鄭絕也是

此盟緣故自大隱云謹其始也一段言由大道隱

而誥誓盟約刺文質漸漸積來民不可立如源之

一決而不可禁以引起聖人參盟書日之意非止不

歆三人為盟除是將司盟盡革方可返薄從忠故下

卷一

隱四九

說自周官設司盟至末一段而直歸有志天下為公

上蓋盟非先王所歆去盟本先王之志儻見今日如

此之弊不知當何如歆洗之者故謹參盟以變周制

正善繼先王之志也下段即是承上段而發其意非

有兩項觀上段止曰盟盟而下則曰渝盟上段止曰

交質子而下則曰交質子而猶不信可知通論盟誓

之流弊見得不可不謹不宜著瓦屋死講謹字從參

盟來蓋兩人不能相信已有彼此之隔至三人為盟

則人益多心益分疑亂莫知所終矣

葵丘私輸平 葵丘魯皆 伐和魯皆 瓦屋 胥命

肖魚

春秋懲結盟之夏以致意于諸侯之邦交焉 總是

天下為公變周制志以上四股說起歸到謹參盟上

下善胥命美肖魚即謹之心也

毫北伐宋 華向奔楚

春秋兩紀私盟之弊而公世之志昭矣

瓦屋 胥命 肖魚

春秋志公天下屢於邦交而致意焉 當渾發聖人

卷一

僖五十

大道為公之志只以三件點之不可以下二比承瓦

屋 以信待人句單承美肖魚之會句讀肖魚之美

只在信鄭不疑上并美其不盟蓋當時亦有趙武入

盟事

胥命 肖魚

春秋志公天下收以予崇信者焉 以公天下意總

起分作俱要照 屋

浮來

經於內君屈盟而特譏其失禮焉 言及見志在魯

以明公之自卑非宮大夫敢抗也公之自屈雖燕莒
小國人微者然重往微者上蓋君臣之分為重雖反
大國之大夫亦一觀下曰屈千乘之尊下與小國
之大夫盟則其意可知傳即一譙字來辨正見非禮
文中須發

浮來 處父盟

春秋謹君臣之分故均責夫屈尊抗尊者焉 內盟
外大夫之例有二盟小國之大夫是內之屈也盟大
國之大夫是外之抗也

隱一卷

隱五一

浮來 長檣 卑而可踰 謙而彌光

入極 友如陳 茲如牟 本於身原於親

友如陳 茲如陳 公子公孫

入極 盟所 二卿伐莒 戰安 官以身官以世

入極 蔑如 小字 會號 國惡 鞅聘 官 曼多侵 邑

春秋之官人始末嘗不近古而後遂以私也 以古
者置卿必求賢 起即以無駭未世貼近古講數
語轉下四比分講而以先王之禮亡總斷於後帶啟
禍意稱名稱族不是書法未賜族而身為大夫自當

稱名已賜族而世為大夫自當稱族但即此見得春
秋之初猶為近古其後先王之禮亡矣謂稱名幸古
道之猶存非也 治亂意文中不可遺專魯分晉
是亂前無此等事即是治 無駭之卒也公命以字
為展氏世有位於魯但其生前未賜族傳中蓋就無
駭身上論未論到其子孫上

蔑如京 字 會號 魯惡 士鞅聘 官 城成周 韓不

易行父如華元聘士句聘韓起聘同 易 厥勉 是韓起

經屢志列國之世官見公選之禮亡也 總發意不

隱一卷

隱五二

必四肢講此只於字謚官邑上論其世官之非不宜
又於四字上生枝節

行父如 蔑如京 作三軍 士句聘

韓起聘 八晉陽

內外世官以啓禍皆春秋之所戒也 三桓之子孫
不皆行父之恭也仲蔑之忠勤六卿之後不皆范宣
子之知禮韓宣 謙讓總以公選不宜世官意起
分晉魯作

華元歸 字 鄭罕伐宋 韓

祭伯來 祭叔來 三卿伐咎

春秋紀事著王朝官人以身而罪諸侯官人以世也

九

南季聘

王禮加于不臣之國春秋譏其非正也 要見失威福之柄意利則不舉威之失遣使來聘福之失威福不自上操其流之弊愈趨愈下不可遏聖人早見于此已深為世道凌逸之慮不得已焉句不輕天下有王春秋可無作春秋之作為無王也非無王也威福之柄失也

一卷

隱五三

咺聘 凡伯聘 榮叔錫命 朝王所

蔑如京 公如京師

即上下為禮之隆敍而君臣之失胥見矣 俱因魯以見列國

南季聘 北杏 公如京師 作三軍

王室失君道政遂後于諸侯望國失臣道權遂專于大夫

從祀先公 黃池 陪臣執國命夷狄制諸夏

震電雨雪

經紀天道之變示人為之所感也 陽失節應君不

能制臣陰氣縱應臣制君之象要發聖人所書之意

城郎 魯之邑也 如伐宋又恐他國之害故城郎以備之

望國非時興役經譏其無愛民之心也 譏魯只為非時而妨農務分屬一段言雖得時制猶必如此調停之而後可況非時而妄作乎總是甚言不可妄興之意非時便是妄興非既罪其不時又罪其不能分財用等事無愛養斯民之意句極重須發得透罪之輕重蓋謂其勞民如此罪果重乎輕乎自可見矣

一卷

隱五四

中丘 城郎 城費 墮郕費 去墮服同

望國違時制而興役經譏其無愛民之心焉 宜總起以時制小分總斷無愛養斯民之意墮三邑不重只將來驗其非制

城郎 城費 城成周 違時制合時制分

會防

春秋常詞以紀 八之好惟事出于私也 此書會之始周官行人云至會聚爾通論一經之例左傳稱宋公以下方着會防說然斷會防之罪亦只在非王

事句左傳稱宋公以下只辨左氏所稱之非以明會防非王事而私相會聚當從皆識之例也故結之以書會而不異其臣皆責其假命非傳意書會書伐不異文者蓋列國不得有會之名凡書會皆識也敵國不相征凡書伐皆識也今若果以王命討宋則當有異文必不從凡例而書會書伐矣

會防 中丘

經紀諸侯之相謀相期皆罪其出于私也 下邊重私為師期不重盟上經未嘗書盟鄧也

一卷

隱五五

會防 召陵

托王事者遜伯事惟其出于私也 依傳倒作雖字不及字要挑剔

會防 中丘 伐宋 敗管 卻防

諸侯假命以行私春秋詳其事而貶之也 雖有三段意要在會防上做傳中以防字卸字已字形王都而辨其私非以王臣不行云玩傳自見收書會書伐於敗取之上而不異其文書法不參忌馮事

會防 伐宋

春秋識諸侯兵好以杜非王事也 書會書伐不異文搭

輸平 歸枋 入枋 會枋 中丘 取卻防上輸平以利而以歸枋入枋驗之下會防以私而以中丘取卻防驗之 只輸平會防同

會防 會黃父 非王事勤王事俱不異文太公實征周公東征 太公夾輔周公篤非

盟宿 會防 盟貫 蕭魚 凡盟皆惡而貫則慮周義著凡會皆識而悼則惟誠服貳

一卷

隱五六

平十 會中丘

即諸侯定師期非王事明矣 只是私相為期弗涉盟鄧上倒書會不異文書法

中丘 會伐宋 當載在會防傳與會防伐宋同看收書會書伐不異文書法蓋傳肯有于中丘為師期句

鞏會伐宋

經於內臣專兵而特示縱權之戒焉 此謂鞏先期而往已有無君之心隱公不能於此制之及其勢成

莫制而有鍾巫之變故去其公子云未亂也制於未亂指今日言雖欲制制字指後日言 翬當以公子氏此不稱公子是不氏也與無駭不氏不同 凡亂臣動於惡未有不由得兵權者一則曰辨之於早罷其兵權一則曰以戒兵柄下移制之於未亂蓋罷其兵權正所以制之於未亂也 無君之心前在固字上見此在先字上見而先期比固請尤甚故前言兆矣此云不待鍾巫云云之心矣故前用辨之意此用制之意

一卷

隱五七

翬會伐鄭 翬會伐宋

經兩紀內臣專兵而皆示縱權之戒焉 當融本傳意渾作不宜涉于合

敗管 取郕防

經志望國詐戰而不隱取邑之惡焉 詐戰提過重

直書其貪作

敗管 皆陣曰戰兩人俱有罪 詐戰曰敗只

以敗之者為罪 要本會防傳見非王事意

取郕防

望國貪以取地春秋直著其惡也 此為書內取之始故傳就立文之例一論不可專主惡小意當以諸侯分地非其有而取之盜也為斷重發終則乘敗入而深為利以取二邑歸諸已蓋公自會防以來算定如此此乃畢其願而假命之私愈顯收直書書法內大惡其詞婉以婉詞為貶小惡直書而不隱以直書為貶兩樣俱是貶但有輕重不同故書法亦不同非謂諱之則不貶亦非惡小則不貶也

取郕防 取郕 取郕 取郕

一卷

隱五八

春秋不諱內君取邑亦於其重者權之而已 如傳就聖人書法上發揮

取郕防 三取 黑壤 沙隨 平丘 辨惡

之大小 辨理之曲直

敗管 取郕防 戰奚升隱 三取 詐異于正

貪異于惡俱將客比相形重本比講

戰泓 大鹵 皆陣二句兩邊俱就事實內發

出他罪來 戰奚敗箕同

宋衛入鄭 鄭方敗宋而宋衛已乘虛入其國

春秋無義戰未有奇譎輕疾如斯役者不知鄭莊實以宋殤好戰故誘其來以圖之乃不覺墮其術中也

伐戰伐取之

強國用奇以蕪敵經惡其殘民之甚焉 稱伐取蕪之也謂蕪戴與三國之師即下所謂一舉而蕪取之也傳未稱伐取者正與首蕪之也相應蓋表其蕪取之實以罪其殘民之甚取者取其車徒輜重也甚字在蕪字上看以奇勝為案以殘民為斷殘民不分本國與四國只見勝益奇則民愈殘傳中論莊之奇

卷十

隱五九

勝亦從他平日用兵上料出來加宋衛入鄭只作實事

伐戴取之

伐鄭圍新城

上易

難父五國伐

下易

伐楚次伐鄭

就奇正內發出殘民與不

盡力意而予奪自見

克段

四國伐鄭

易鄭人

伐戴取

入取從

王伐鄭

強國以習用之奇而蕪敵經惡其殘民之甚焉

克段 伐取之

兩觀強國奇勝而親親仁民之道失矣 始界大鄭

而縱之終因成惡而剪之中也養不中 云始駐師以誤之終乘弊而蕪之善戰者服上刑 云

鄭人伐衛

伐取

專王命殘民命

輸平 伐取之

乘間利交不義

乘弊奇勝

不仁

敗管 伐取之

春秋崇正道故於詐勝奇勝者皆貶焉

伐取

伐鄭肖魚

善戰不戰

齊鄭入郕

卷一

隱六十

大國托違命以凌小經著其不順焉 程氏本說伐

宋事非解入郕然知伐宋之非王命則知入郕之非

討違王命矣不是假王命以入郕托言郕之違王命

而入之也全要根伐宋來說

四國伐鄭

伐宋

圍長

取長

會防

中立 伐宋

入郕

強國託違命以凌小經原其構怨之私而罪之焉

以入郕問起以忌馮交惡為案以會防伐宋事倒入

本此為斷如卓

會防 伐宋 入郕加中丘敗

知諸侯私逞之迹則知其討小之逆矣

平有 滕薛朝

經譏朝禮之失一尊王意也 自傳首至無谷于中

聘世朝之制矣一段甚輕只將來朝非制意畧點起

且列國於天子至皆所以示譏責滕薛不朝周而朝

魯不可泥相字兼責受之者滕薛二君不特言一段

專責魯之受旅見滕薛各自其國來而適相值魯不

異日待之而同日旅見是僭禮出於魯滕薛特不能

一卷

隱六一

援禮辭之耳以滕薛不知有王魯偃然自擬于王分

作末總發尊王意收不削不特言書法

滕薛朝 殺鄆朝 如晉復 如晉復

迭紀望國邦交其違王制可知矣 俱責魯不報不

納分各須帶闕述職意觀魯則列國可知

年聘 年聘 却朝 却朝起 刺子朝

經譏列國之相朝聘示尊王之禮也 以述職意論

起後以自相朝聘流水斷去俱就來聘朝者說

滕薛朝 會向

經紀朝會而旅見並使者交譏焉

殺鄆朝 二駕伐鄭 會虢 至河復 合會

曹伐鄭傳 不報不納以意以勢

時來 入許

經辨志以紀兵好而望國不臣之罪著矣 入許本

為鄭謀而胡氏欲斷魯罪故就書會書及上辨出伐

許雖鄭人啟疆之志而入許則公實欲之以酬其枋

邑之惠夫入人之國而逐其君是壞天子之建國也

非大惡乎向已如昇而今又如是能無鍾巫之難乎

一卷

隱六二

當以書會書及辨志論起即就魯志斷其不臣之罪

後邊不必復倒書法

時來

觀春秋紀好而強國謀小之志見矣 只辨其為鄭

志而罪自見不必復斷罪但須說破鄭莊心事見他

平日積慮圖許其以魯加許壓以必勝之威以入許

要魯脅以必從之勢以許讓齊魯陽為不有其功以

獲慶西偏實為貪得其地此自輸平歸枋之夙謀也

入許

經著內君虐小之志而深罪其不臣也 入國還已

為不臣是案隱公貪鄭之利助鄭凌許固所甘心故書及謂公所欲以顯其微是斷

求賄 凡伯聘 南季聘

望國于王室有變禮而不脩者有殊禮而不報者

伐邾 伐宋 取郕防 秦兵制秦地制總是

不臣

伐邾 伐宋

內君兩擅兵以凌人而不臣之罪見矣

一卷

隱六三

入防 取郕防 假許 秦地制不臣照傳總收

入防 入許 總以王制起兩分上是分邑隸

太而為湯沐之邑不當受下是封國主潁川而續太

岳之裔不當奪總是不臣

春王正月 公即位

經於望國傳位有歸責其親者有歸責于身者

春王正月 墮卬費 國書伐丹子有功魯欲用孔子而孔子

不仕退而作經

春秋大一統而國政道術歸于一焉

敗蔡上無二王戰卽尊無二王執和黎政無二門易文

國書伐道無二致

聖人大一統隨事而欲其定于一也

春王正月 墮卬費 明一統之義行一統之義

舊以王政國政分不知國政即王政也

墮卬費 國書伐下比易用田賦同

即聖人用舍而國政道術皆歸于一焉

盟蔑 盟宿 伐邾 伐宋 盟黃 盟邾

內君急于要信而即背之盟不足貴可知矣

一卷

隱六四

克段 四國伐鄭 衛鄭歸

經惡強國之薄倫以其甚于爭利者也

年聘 公子地奔 不能以義勝恩不能以恩

掩義

克段 歸賵 責鄭薄倫 責咺賁禮 兄弟

恩義嫡妾忠智

敗箕 適歷

論君子小人之交而情之公私異焉 會號

趙鞅歸同

君子股小白入 乾時 戒譚 伐宋 俱是卿又

秦人伐晉 子桑引 圍宋 趙襄引 敗箕 伐蔡 引臣引

令狐 慶父引 戰卻 主士貞子釋林父舊

滅潞 士會引 盟扈 范文子引 取郕 趙武言叔豹

盈奔 初奚請叔向 會虢 韓厥請

小人股城費 叔仲昭伯欲善 曲沃 范央黨

趙鞅歸 韓魏請 圍成 梁丘據 會扈 范央黨 適歷 荀孫免

入極 友如陳 垂隴

經舉官以身者而又有出于私與專者焉

一卷 隱六五

伐余丘 行父如齊 垂隴 私專 稱公子不 書

入極 名交如陳 公子 垂隴 不書司空

華孫盟 宋統承先王

聖人脩經有著大夫身世之異有著命官公私之異

翬帥師 猶繹 適歷

經詳畧內臣之變而義各有所在也 三人俱是變

例照傳相承說去

入極 翬帥師 友如陳 辰告糴 還如齊

適歷

經詳紀內臣而正名定罪之法昭矣 燕駭身 公大

夫而季友世官滅孫私命作一邊 子翬躬行祇逆

而仲遂猶繹意如不討作一邊

突救 鍼奔 春王 黃池 變例 微詞

隱公立十一年自六年以前黨於宋自六年以後黨

於齊鄭原其即位雖以次當立然本非惠公之命而

出於諸大夫之板已故元年盟儀父其秋盟宋二年

盟戎四年遇清春秋皆書及蓋隱歆結諸國以自安

也雖然自安而大夫之專迭見於無駭翬帥師之時

一卷 隱六六

矣輸平以後隱漸得志故伐却而忘蔑之信伐宋而

棄宿之盟入枋入許無所不至而有寫氏之禍使隱

公初立上請王命則長幼之義自明君臣之分自定

又何必屈已於諸侯委權於大夫以成後日之變哉

杜氏以為讓國賢君吾未之見也

共參百參拾題

麟經統一卷之二

桓公 元年 大意謂改元建號不可傳久而編年之法當以春秋為正祖述意無非折衷帝王而可為世法程者

世法程者

元年 元年 以祖述意摠起體元編年兩

邊俱有但編年比體元為第二義故于桓公之不可分

公即位

經于逆君得國必深著其罪而誅之也 此發明桓

卷二

桓乙

公篡弑當討之罪隱桓之禍全是夫婦之倫不正故

傳中提出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嫡最是關節蓋必

先正仲子之為妾而後知桓非嫡嗣知桓非嫡嗣而

後知隱寔讓知隱寔讓而後知桓為篡弑故後面公

羊所謂至末只是申說而摠以夫婦之倫亂矣一句

通承上文 傳內禮字極重於仲子則曰于禮無二

嫡于隱公則曰禮當嗣世於以為夫人以為嫡嗣則

曰禮不得為出乎禮則入乎邪故隱惠之心為邪心

公羊之說為邪說漢朝之議為邪議而春秋之義則

使後世不得以邪汨此禮也 傳書終始討賊之義

句是通說桓公時事

即位 即位 文

摠起分作要見不嫌同辭

元年春王 春王正月 十年 春王正月 十八年

何氏曰元年有王見始也十年有王數之終也十八

年有王桓之終也要發出聖人無一時忘討賊之義

會垂

即強國結內之志而貪利之罪見矣 只發鄭伯圖

許之志其罪自見莊志在得許不在定位勿涉黨惡

卷二

桓二

意然度公篡弑不自安乘機脅求其視元虎大懟實

償約之媒而逞志之端也須參用方有味會字是事

實非書法

假許

聖人深致意于望國之委地亦正之以義而已 只

一假字諱惡在此望改也在此然重在諱惡上望之

若無非委婉其詞以致意於分地之不可易也作之

以無君親大發于前而以望改過作聖人展轉慨嘆

之意于後傳中利字極重當時所以相易只是正各

利其國所以無君無親莫之顧耳無君無親本原
是為個利此所謂篡弑之漸也此傳利字極淺望人
推得極深以為國惡須知是為魯諱非為桓諱
會垂只作事是

歸枋 入枋 假許

經於內外相濟以利而交著其紊倫之惡焉 枋田
湯沐許田朝宿以近相易者想鄭謂天子不復巡狩
魯亦不時見天子也是魯絕述職之心鄭絕巡狩之
望矣 當以各利于國起中以魯鄭流水股斷去摠
束放利為無君無親之本源義利二字須發得透
加會垂同 只入枋假許專就魯說義不可受人義
亦不可授人

二卷

桓三

假許 伐鄭次鄆 放利易地放義討罪 上
有無君親之心下明君臣之義通在倫理上著脚要
發得義利二字剗切 下易墮邱費全蓋正義推之
天下國家而可行

入枋 假許 夾谷 墮費 徇利易地明義
化強

戒下陽 執麋公 圍彭城 伐鄭次鄆

即利之為害而義之可行此春秋所謹也

伐鄭次鄆 墮邱費 摠是放義討罪筆

朔奔 墮邱 正義則推之天下國家而可行

此題宜

假許 納捷菑 望改過美遷善

假許 益來 俱是國惡諱以望其改不諱以

善其改

盟越

三卷

桓四

強國徇內志而成惡經直著其罪焉 稱及只作事
是傳原桓欲結鄭好以自安而責鄭與之盟以定其
位須看戰即傳鄭伯首盟首字因此一盟後人更不
問其罪是天理王法漸滅無餘也變中國為夷狄化
人類為禽獸聖人慮至此亦惻矣哉收無俟貶絕書
法

會垂 假許 盟越

經辨內外之志而獨重黨惡之罪焉 摠是鄭莊以
一念貪許之心遂黨成天下之大惡照傳以鄭志魯

志辨起即成魯志斷鄭黨惡之罪要渾融發出也始
終濟惡相成意 假許股只帶在會垂內辨志意
去假許同

假許 盟越 易地茂君親定位黨亂賊

時來 入許 會垂 盟越 原志定罪稔惡
黨惡分

時來 會垂 上莊知隱有德鄭之心而因資
之凌許下莊知桓有畏鄭之心而因挾之易許田皆
是巧于用詐以遂其兼併之謀

三卷

桓五

秋大水

春秋特紀內災見逆德之應也 重致字看即此便
見是天道所不貸

秋大水 六月雨 垂氣致異和氣致祥

年二 春王正月 只重討賊天道就王法中見之督

雖無王而天理未嘗亡天理未嘗亡則王法終不得
而廢也

及孔父

春秋賢效節之臣立天下之大閑也 處命不濟

死難時言能為有無義形于色就平素言然賢將試

殤公至亦庶幾焉一段正是申說孔父處命不渝之
實須融講見其生也以身衛君其死也以身殉君為
奸邪之所憚全在生而存則不可得而弑上見仇亂
臣賊子以下論春秋所以賢孔父之大意亦要重者
書及言以君故及之書大夫言不失其官君前臣名
只辨其非貶詞

四國伐鄭 滅譚 勞民者無格君之功息民
者有伯君之烈 上十年十一戰無融改於其德下

三卷

桓六

二十年間未嘗命大夫為將

及孔父 叔姬歸鄭 臣道婦道總是崇節義
以勸天下

及孔父 子哀奔 忠智

滕子來朝

小國首黨乎大惡春秋明王法以黜之也 春秋為
誅亂臣云云至篡弑之禍止矣是黜滕主意誅黨正
所以誅亂賊也先鄭而朝先字要發其罪尤重于不
能討與為之黨者故深惡而狄之不然盟越之鄭來

朝之谷鄧何不盡狄之乎或曰非天子以下雖通論
進退諸侯之法正喫緊申明所以黜滕之義須就書
法意重發若寔寔責滕而畧倒稱子則淺矣傳志名
寔所由定應上亂名寔句見中國所以異于夷狄者
以有父子君臣之倫滕既蔑此是名為中國寔為夷
狄故狄之者名寔所由定也

滕薛朝 滕子朝

經黜小國之本爵嚴誅黨之法也 或以明王制正
王法合

卷二

桓七

滕薛朝 滕子朝 滕子朝

終春秋不復稱侯

春秋降諸侯之爵一誅黨之法也

滕朝 黃池 楚子入陳同

春秋立文有黜中國之大法有紀外夷之常法

滕子朝 小邾朝

春秋進退諸侯有行王法者有本王命者 天子罰
所不及聖人奉王法而斥之天子賞所能及聖人奉
王命而進之皆天子之事皆名寔所由定

滕朝 荆聘 各以書法問起夷滕之黨惡見

聖人行帝王之法法人荆之篡義見聖人同天地之心

滕子朝 楚子伐鄭

經重討賊於禮先加而黜之兵先加而望之 各發
聖人意方好不然楚豈能真討鄭耶聖人欲討桓故
惡滕欲討歸生故予楚師之加耳

春王正月 滕子朝

春秋明天時而黜人爵無非天子之事也 西邊各
依傳春秋天子之事問起發意

盟蔑 滕朝 從周文行王法借用進退諸侯

卷二

桓八

意

滕朝 歸三田 以王法黜人爵以天道序已

績 兩邊事寔輕點起專就書法議論春秋天子之
事聖人以天自處

滕朝 獲麟

聖經脩而帝王之法行聖經成而帝王之瑞應 俱
從作者口氣斷

會稷成宋亂

諸侯貪利以黨惡春秋特書以罪之也 為賂故立

華氏也為賂最緊要故傳中一則曰會而受賂二則曰受宋賂以立華氏立之者立之為相也又不但不能討與為之黨而已故曰甚矣又曰極矣特書所為是極重書法隱惡意輕不諱公與人諸侯尤輕

會稷成宋亂 澶淵宋災故

春秋兩詳外會之所為以関天下之大故也 摠叙分作以君臣父子義利輕重立柱只收特書所為一經中會則惟此盟則惟薄皆天下大變春秋所為作也

二卷

桓九

取郕弔納太廟

經於望國逆賂之章必謹之以示戒焉 取賂意稍輕重明示百官上減哀伯之諫亦此意取字納字擬字便見不義只是事寔止收直載其事謹書其日書法使知寵賂之行保邪廢正能敗人之國家意最重觀魚 取郕弔 拂諫縱欲拂諫貪利

取郕弔 執滕 執郕 納賂非義虐小不仁用哀伯子魚諫武王迂九弔于洛邑義士猶或非之而况昭達亂之賂器于太廟桓公存三亡國義士猶

曰薄德而况一會虐二國之君

杞侯來朝

經不貶小國親惡原其情也 要發他汲汲求援而不暇擇賢否意只是無貶不可十分回護他

滕朝 杞朝 糾聘 谷鄧朝

春秋均貶上下黨惡而獨恕求援者焉

滕朝 糾聘 摠是春秋討賊之法一毫不輕

放過而滕朝之先王室之尊尤加謹者也

滕朝 杞朝 貶黨惡恕求援先鄰而朝非為

二卷

桓十

桓立而朝

杞朝 如紀 原情誅意兩邊須用擬其迹起反

杞朝 厥貉 志非黨惡志在從夷

會鄧

春秋傷諸侯之懼外經世之道昭矣 此傳因其懼楚說出有可以不懼之策而乃徒懼如此傳首始字與其後字相應即其後之不免顯見此會無制楚長策莫大於理照地之大小莫強于信義照力之強弱循天理以治國所當為者言惇信義就睦隣言須渾

融說傳未離合如離心離德之離同心安攘之合郭
云離是二人合是大合三人以上也盛衰之由不在
會盟之離合在其所以會盟者何如此中國懼楚而
三人盟亦是會盟之合至于不知本此云便是中國
衰弱之由而春秋貶之便見循天理博信義乃安夏
以待夷之道也待四夷無他道就在安中國上

會鄧 敗蔡以歸 盟齊 會申 照傳以滅
虜服役等事提出方發聖人傷之意

陽谷 召陵 夾谷 歸田

二卷

桓十一

觀博信循理之事而經世之道得矣 只借題發意
勿著事迹實講 出陽谷夾谷同

會鄧 北杏 盟齊 踐土

觀春秋予奪會盟之迹而經世之畧見矣 以自治
之道揔起桓文分作以會鄧之衰說到北杏以盟齊
之衰說到踐土

會鄧 北杏 盟幽召陵同 蕭魚 盟宋 與前破同

上由衰而盛下由盛而衰

盟幽 蕭魚 盟宋 會申

春秋予奪會盟之迹而安攘之道見矣 每邊一盟
一會上合夏盛而夷衰由安攘之道得下是離夷
盛而夏衰由安攘之道失收予奪書法

厥貉 新城 會宋 會號

觀春秋予奪抑揚之旨而安夏待夷之道見矣 從
楚惟一蔡而即奪之從晉凡七國而皆予之楚圍本
先而抑之趙武本後而揚之

城邢 楚丘 緣陵 荆聘 椒聘 札聘

聖人示經世之畧在安夏以待夷也 以安中國作

二卷

桓十二

主三城見繡縫其闕而匡救其災雖專擅可誅而功
在中夏三聘借札聘傳使人之來皆畧之見夷伏之
去來不足計吾惟安中國以聽之而已 只城邢荆
聘主對

會鄧 敗蔡 盟齊 蕭魚 執良霄 會申

失內治而被外患得內治而致外服

會鄧 北杏 上為世道慮下為王道慮各重

一始字始懼楚見夷夏盛衰之由始戴桓見王伯升
降之機

會鄧 楚人伐鄭 僖元

經紀內弱外強之事而經世之慮深焉 二邊各有後弊

會鄧 盟齊 惧楚通楚俱是失道俱有始字及流弊 上及周東遷 云 下桓公方沒 云

會鄧 舒蓼 安內攘外

會鄧 會楚于宋

經兩譏中國待夷安攘之慮深矣 兩邊俱有夷夏盛衰之由上示謀國者宜循天理惇信義安中國以

二卷

桓十三

待四夷下示經世者宜畏簡書奮捷伐攘夷狄以存中國

會鄧 盟宋 因始惧外而傷其失謀因始交

夷而傷其失策俱有後禍

會鄧 二雩 懼外不自強弭災不自省循天

理惇信義荆楚雖大何畏焉反身脩德信用忠賢災

異之來必可禦矣宣王命將南征宣王側身修行

會鄧 黃池 只重治安中國上正所以待四

夷御四夷也

盟唐公至

春秋危內君交夷討賊之意切矣 桓公弑君而立

云同惡也一段正是聖人所以危其遠與戎盟之意

不是以中國戎狄之盟相對看全在托外盟以傷中

國不然聖人豈真以討賊之義望戎狄哉如居夷浮

海之言非真欲道之行于海外也只是汲汲誅討意

加盟越會稷照傳 黜用

伐鄭至 桓十六 圍新城至 黑壤至 以告行

告至常事虛問起以著其罪志其久錄其危分三作

二卷

桓十四

侵蔡伐楚至 踐土至 攘夷尊王二事俱美

不可涉危字久而書至是臣子不忘君父之心

侵蔡伐楚至 平丘平丘至 上侵伐之危於

遠涉江漢見之 下會盟之危於邾莒之訴見之以

軍禮賓禮作破

去國踰時 侵蔡伐至 春正月出秋八月 新城至 夏

秋至 秋至 踐土至 夏五月出 至次年春

會盟侵伐 會淮至 臣下之危又搭 黑壤至 不與盟

沙隨至 不見之危 平丘至 不與盟 伐齊取谷

楚召陵侵楚危圍成至危會吳伐齊至危

黨惡附奸 伐鄭至桓納突伐衛至莊納重丘至什往

公至自唐 辰陵 俱是以討罪傷中國上盟

越會稷下伐莒攢巫

盟唐至 吳救陳 合兩傳居夷浮海俱是傷

中國是汲汲討賊恤患之意

年三 春三月

經畧王號于首月傷王法之廢也 傳以入見受命

之時為言者非云必至此而後可討也蓋至此而不

二卷 桓十五

討則聖人之意愈切矣故自是而後不書王 作文

以三年受命之時而天下莫之討引起於首然後將

不書王意歸責天王鄰國與臣子畧帶見

公會齊侯于贏成婚于齊也

經謹內君圖婚示正始之義也 桓篡弑得國惧方

伯有討而乞婚于齊親為此會以締交匪媒而婚合

不以正也謹而書之以見禍敗所從始

胥命于蒲

聖人志古道特詞以美夫諭信者焉 信諭不是說

相命後不叛乃是今日不待結盟而相信也信與私

字對看人愛其情云亦只就盟上說不在叛盟上

大中要發得聖人復古意牧伯相推不必用傳中有

能字獨為字與特起字相照應當時相命善惡未可

知但當傾危成俗見此信諭一節真空谷足音也傳

末易食易生意不可遺正是聖人善胥命意

盟蔑 盟宿 伐邾 伐宋 胥命

二國當澆俗而信諭春秋特善之也

入極 胥命

二卷 桓十六

經于置卿不盟者而兩幸其近于古焉 古者置卿

必求賢德古者不盟結言而退

胥命 召陵 不盟而以信相諭不戰而以禮

待敵上近古道以虞夏貼荀卿以為善胥命 下近

王事以舜文貼揚子以為美召陵

胥命 葵丘 不盟而自相諭不盟而人咸諭

胥命 書牧 不盟諭信不戰全民

會邾 傷其失所主

日有食之既

經紀天變之大憂王道之微也

從王伐鄭 荆敗蔡 鄭拒王師 荆楚僭號

羣逆女

望國輕大婚之禮 經特書以譏之也 禮之節為邦

君言節即在禮中 傳責魯不親迎 獨以遠邇言者

以其爵與國之相敵 不必言也 正與鄭不平失禮之

節即遠禮之正故書

履淪逆 羣逆女 俱是不重大婚之禮 以小

大遠邇分則親之者也 皆當親之其國而不宜于境

二卷

桓十七

上于所館者也

送謹 會謹 姜氏至

經于望國 國婚而詳譏其失禮焉 搃是不能謹禮

以娶夫人國之大事 搃起中以不親迎 非所以明授

受不防閑 非所以別嫌 微分二大股而後混斷其罪

收詳書不言以至書法 加羣逆同

有年

經于逆君獲瑞 特存之以示異焉 重紀異上作雖

他年之歎 是微天道不僭 即一豐年之值 亦天道之

不宜有也 聖人固不欲以一君之故 累一國之民而

人道之逆者 反加以天道之順 殊失乎警戒之意 必

使譴戒 相仍亂逆 悔心是亦人不能討 天自討之 無

非聖人汲汲討賊意 加宣大有年 並叙同 卑紀異

異字自桓宣身上看 不可誤自天說 此一事也 一段

最有味要體

有年 六月雨 大有年

觀春秋以內瑞為常 而知特紀之為表異也 去大

有年以表異 畧常分

二卷

桓十八

盟密 有年 存舊史立新法

秋大水 有年 紀異以為常 紀祥以為異

年四 狩即

經于講武 非地者而謹之以全王德焉 全在謹微

全王德上 犯害民物是犯害民之物 蓋既違常所必

在稼穡場圃 馳逐故百姓苦之 謹字是不以為常而

必書微字 指不地小失對戎祀大事 看王德乃博愛

好生萬物一體之德

威譚 國宋同 河陽 武足以威天下 孝足以順

天下齊桓用管仲以脩軍政晉文召王以巡狩

大閱 比蒲 我祀分失政志本作骨上路鼓

之執太常之綬不足示威下艾蘭之防置旃之轅不足示順

狩即 大閱 王德當全 軍政貴預 或從

傳不地不時俱重金王德亦可

會潛 狩即 譏講好非類以明王道譏講武

非地以全王德內夏外夷王道之用仁民愛物王德之全

二卷

桓十九

石門 狩即 非常典違常所王法王德

城即 狩即 役民非時無人君之心講武非

地虧王者之德 龍見火見有常期原圖具固有常

宰糾聘

經於宰臣寵惡而必深著其罪焉 在周制云至失

天戕矣其責當在天王轉到宰上者以天下大常皆

大宰所定乃為亂首云所以不貶王而貶宰以宰相

與天王為一心也聘于弑君之賊云一段正足此意

夫咥賈仲子以下因見糾兼稱爵故說出其任益重

而春秋稱名為深責之非另一書法只帶綴

咥賈 糾聘 錫命 盟洮 蔡丘 歸賈

經紀王臣寵惡必酌例以重其罪焉 以錫命盟洮

蔡丘歸賈常例提在前然後歸在糾上仍以咥賈錫

命分二股影他收本股書名書法

咥賈 糾聘 榮叔錫命

經貶王臣寵惡兩比例而益見矣

糾聘 榮叔錫命 責相責王要體義備意勿

大分君相一心亦要見

二卷

桓廿

咥賈 糾聘

經兩嚴相臣之責皆以正大倫也 摠叙後以宰相

意說起下分嫡妾君臣作摠收書名書法其或爵或

不爵則咥或未封而糾已封耳

年五 春正月甲戌巳丑 見盟密傳華以示義因以

示慎

齊鄭如紀

二國圖小之志惜春秋誅意之法嚴 雖以其志惜

一段為主然自夫子脩經存而弗削以下最重蓋以

小國恃大國安靖及興繼之義斷其包藏禍心之憤
傳末故存而不削三句謂後雖書紀侯去國而未明
所以去之由必存此相如使人知紀侯去國齊寔滅
之也蓋今日紀人覺之則為如不覺則滅矣滅紀乃
齊志鄭只助齊故後直斷齊罪效猶迹也若非誅其
意則外相如當不書矣故以此為誅意之寔迹也

如紀 城邢

春秋明大義誅圖小者之志予存小者之功 俱重
興滅繼絕說上心迹下權正

二卷

桓廿一

如紀 迂三邑 以御入 大去

經存大國之圖小著其為肆惡之端也

如紀 大去 假禮謀小異于興滅繼絕之義

從權去國近于不以養人者害人之道

后門 如紀 俱是公天下虞夏湯武

如紀 如曹 上假禮以覆人為見滅之由而

錄下假禮以依人為自取之禍而錄

如紀 河陽 誅意原情

如紀 叔弓會陳 劉敞誅意谷梁存陳俱有

興滅繼絕公天下意

城邢 同圍齊 此傳興滅繼絕與升陞傳誅

暴禁亂合兩傳脫母題

仍叔之子來聘

春秋因事而譏世官之非欲人君深省之也 書法

重之子二字全重非公選而政由是敗上世至惟其

公而已矣申明公選意及周之衰至不能善後一段

發政由是敗意真灼見萬世大臣通弊禍亂胚胎人

主可當深省

二卷

桓廿二

三國伐宋 季子歸 使之以能任之以賢

遂如齊 歸父奔 取鄆 舍至 以公選摠

起分作不以父故廢不以世故疑就聖人立法上說

非魯君能如此也作文先提父世方有力以世故疑

者疑其為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也 只歸父奔舍至

同

父故 于箕 鄆之子 缺 教如京 教從已氏于莒魯

伯卒又立 戰邲 盟宋 于邲以還趙同蒙諸

其弟惠叔 戰邲 盟宋 而見戮于宋之執文

子伏信 夏伐陳獲燹 于產之父于國侵蔡怒

以當強 楚既又從楚至于身不

耕者九一	仍叔聘 初稅畝 變官制 變田制 仕者世祿	世官故患	武氏子求聘 仍叔子聘 陸渾戎 立子朝	季子歸 首止 同上	舉不避仇上 祁午下王生 薦張柳朔 <small>此題宜刪</small>	雞澤 <small>或會魏會 宋盈奔同</small> 晉趙鞅伐衛 內舉不避親外	肴士會士燮	春秋重公選之法而世將世相非所疑也 趙衰趙	城濮 盟扈文 滅甲氏 鄆陵	起聘 <small>會乃子 武之</small> 會魏 武初午之 父初奚又趙 會鄭奔	若丘 <small>聲伯之 父肝</small> 雞澤 <small>祁奚 舉千</small> 樂盈奔 韓厥伐	燮聘 <small>士燮之 父士會</small> 鄆陵 士句聘 <small>士句之 父士燮</small>	陽子趙看 晉侯伐衛 且屈之 城濮 書救書	世故 觀魚 郤昂 <small>僖伯之 子哀伯</small> 圍宋 新城 令狐河	能保為 盜所殺
------	----------------------------------	------	-----------------------------	-----------------	---	---	-------	-------------------------	------------------------	---	---	---	----------------------------------	---	------------

敵皆作禮樂字不平觀下只言諸侯零境內山川而	發得意義精深零于上帝自是用盛樂自鞞鞞至祝	只就借禮講便淡了須體性命之文及傳末二句意	經于望國之過祀因變而志其僭焉 此題若據傳	大零	天討之失	糾聘 從王伐鄭 寵大惡而懲小過 照傳發	須講得相關應	心不以天討之失而遂謂可以不從可以戰且敗也	既字又字語氣如作文過脉結構一般此皆裁自聖	稱天意作一頭轉下三脚須體述天理而特措之及	之本句最重揔括三段意蓋君臣為三綱之首也不	經于王威之藝而深寓軍政於其中焉 三綱軍政	從王伐鄭	以備之則不義揔見無愛民之心	城祝丘 夏則不時公欲助紀而畏齊鄭故城	貴賤故重賢不以父世故	祭伯來 盟洮 歸父奔 舍至 重命不以
----------------------	----------------------	----------------------	-------------------------	----	------	------------------------------	--------	----------------------	----------------------	----------------------	----------------------	-------------------------	------	---------------	-----------------------	------------	--------------------------------

不言用歌舞可見矣諸侯亦有雩但大雩則為備故傳首即解大字之寔而義自見句搃上兩段與末義字相照性命字在聖人脩經精義上說舊說君臣名分之禮根于性命非是諸侯不得祭云至林放乎一段正聖人所書郊禘大雩之義蓋祀禮非具文要於精通而誠格朱子曰諸侯祭境内山川天子祭天地只緣他屬我故祭得他若不屬我氣便不與之交感如何祭得治國如指掌即如四卜郊傳安於分守無欲僭之心為天下國家何有意然亦搃此精神須照

二卷

檀廿五

論庸視堂同看方有味因早以書者因每歲四月龍見之雩不可勝書故書其可勝書者耳

大雩 吉禘 四卜郊

經每因事以志望國之僭而義自見矣 以天子諸侯常分提起三股分作蓋魯有雩不宜大宜捨不宜禘宜祭社稷不得祭天搃祭義字及性命之文意

吉禘 四卜郊 享親之僭享帝之僭當時視

郊禘為虛文故後僭以為觀美聖人內見格天人通祖考全在一點精誠一毫矯假不得故因事而書然

甚有精義在故曰性命之文

大雩 吉禘 四卜郊 墮邱費

惟聖人事神之禮無不明故聖人治人之化為易見用幽明一理與禮達分定意

大雩 次滑 僭禮急義非其鬼而祭之誦也見義不為無勇也

大雩 襄歸 志僭禮見性命之文譏昧義正

性命之理二性命字虛寔不同上自聖人脩經精義說下自義利之辨說

二卷

檀廿六

州公如曹

經錄外君之相如將以表其微也 以度其國危遂不復為案度字須玩味以公之爵位至隆反覆慨嘆見其以朝廷所推重列辟所推尊者不能自強日淪于危亡而莫覺以公而始不以公而終以如曹而公以來曹而寄公纍纍然弗克振拔傷哉要發得錄本意出

如曹 蔡丘、曹南

外君得從尊爵之稱者意其常相乎王也 以下二

比論起周制倒州公作

王者之後 瓦屋 會鹹 會孟 華元聘

天子三公 祭公逆 宰周公聘

春秋序尊爵皆王制所當尊者焉 天子王者字樣

最重俱是周制不是特筆 換比隨出

如曹 寔來 主將有其末故先錄其本亦必
斷其自取之罪始覺有味

如曹 會蔡丘 俱是天子三公以在外在內

分別上以藩屏而兼輔弼畢高衛武貼下以六卿而

卷二

桓七

兼師保大禹周公貼

六
寔來

經紀諸侯去國之寔而深責其自取也 書來不復

共國作事寔只重書名斷其失地之罪重自取上蓋

諸侯不生名失地而後名失地亦有不名者自取而

必名也正名經世之本二句亦重兼生名不名二義

當時州公不聞有強大之迫而奔曹適魯觀上傳

度其國危句必有所負罪于國心疚而不敢歸其為

棄賢保佞等不可知而必有自取處故名之為自暴

棄者之戒

石門 寔來 滅邢

經罪諸侯失國必變例以等之滅親者焉 以石門

不名起書法責州公之失地後以衛之滅親形講收

書名書法

寔來 滅邢 失地滅同姓則名亦以不生名

引起

石門 寔來 滅譚譚奔

經變文以貶托國者以其異於不幸者也

卷二

桓廿八

寔來 獻舞歸 譚奔 弦奔 同一失國也

貶其自取示自棄之戒原其不幸示為善之勸譚弦

後來不聞興復但春秋立法如此待寓公意輕然玩

傳諸侯托于諸侯禮也一段亦當以禮字為骨

寔來 獻舞 譚奔 弦奔 溫奔 邾益

曹陽 照傳以禮字為骨不對以譚弦溫不幸

講在前倒歸自取上後帶勸戒意

會邾

經于小國謀難而傷其所主之非也 再會于邾者

鄰近齊畏心同也齊僂懷謀兼併而小國岌岌不得
自安上無天王下無方伯可知然紀之謬謀于魯以
桓結婚于齊也庸知桓之篡國媚齊已且不免為齊
所駕奈何能保紀乎

大閱

經誌望國講武之非而因示失政之戒焉 不時非
禮是大閱時事無倫是大閱以前事從此不時非禮
之閱看得平時全無豫道要就懼鄭畏齊不因由狩
句見他厲農失政之甚未兩桑主意後須重發

卷二

桓廿九

大雩

大閱 僭祀禮失軍政

大閱

告糴 兵食不豫

大閱

吉禘 戎祀分俱有三失歸重失政僭

禮上

大閱

昌間 失政志本上以不時非禮點起

下以非地專行點起

穀陳

盟越

曾桓 會稷 宋督 伐西鄙 商人 會申 蔡般

經嚴討賊有責異國黨之者有責國人戴之者 以
討賊意提起分作上繳蔡下繳陳

立晉 入陳 國人討之外夷討之后碯楚子
對講陳蔡分繳

子同生

春秋重國本而於始生示法焉 以帝王之道立論
適冢始生即書于策見與子必定于立嫡而立嫡必
定于始生始生之義最重惟始生即定則國本有在
而庶孽無可奪之者所以定民志而室亂源乃與子
之法也始生自然未誓故不稱世子此正辨其為嫡
冢意

卷二

桓卅

子同生 札聘

春秋酌禘繼之道惟其可而已 帝王托天下之心
一也惟期于安天下何問賢與子此只借股以明禘
繼之法勿就事寔講全重聖人垂訓上說傳中不拘
不必字要發得出見得是萬世之通道若拘于世及
必于讓國祗有行不通矣

四國伐鄭

陽生入 此題亦是借股發出與

賢貴於得人與子定于立嫡意蓋以賢不得人則將
為穆之亂宋子不立嫡則將為景之亂齊正見貴於

得人定于立嫡方是帝王之道也 上比易盟宿遇
清取長葛同下比易首息戰觀令狐同

子同生 會首止

經示與子之法故謹國嗣之生而嚴王儲之會焉
俱在聖人立法上看

同生 札聘 取鄭 執宋仲幾 酌禘繼之
且參文質之中俱是蕪帝王之道

紀侯來朝 看傳首叙會邾來朝事見紀耳三
伏魯而公卒告不能便見失所主了故下重祭主之

二卷

桓卅一

所係而傷魯之不能國免貶意前傳已發只照傳末
後一帶不宜提在前 加會邾見其向來伏魯意
加大去見不能國意

紀朝 大去 鄭逃 乞盟 孫齊 乾侯

總是失所主不能善後舊主倒重本股不知聖人作
經並不以下二事來比前事也

鄭逃 乞盟 孫齊 乾侯 總是失所主而

致患榮辱成敗不分貼要看機字本字鄭不聽孔叔
失親患至之言昭不聽子家齊君無信之言

杞侯朝 紀侯朝 上雖為朝桓然寔以求援
非有黨惡之志故恕之下雖非黨惡然求援于桓則
非保國之道故傷之

年七 焚咸丘

經于望國淫獵而譏其無愛物之心焉 古者昆蟲
蟄而後火田周之二月夏之十二月也固可用火但
火只是去其莽翳以逐禽獸若焚則盡焚之矣蕪草
木禽獸說心字最重人君所以蕃草木裕禽獸只是
有此一點愛物之心不則便淫肆暴殄物無噍類矣

二卷

桓卅二

城中丘 焚咸丘 仁民愛物

穀鄧朝

經于遠國脩禮既嚴黨惡之誅尤絕用刑之望 名
二君者人道之所以立去二時者天道之所以彰然
則誅黨正所以誅惡絕望乃所以深望書法雖有兩
般只是聖人惓惓討賊意自遠字要重魯在泰山之
下穀鄧在方城之外所以為越境自遠逆德之君而
反至遠方共欽此仲尼所為懼春秋所以作也

后門 秋七月 谷鄧朝

經兩變例以紀親內嚴黨惡之誅絕脩我之望也

先以諸侯不各首時必書提起後重本脚

后門 谷鄧朝 獻舞歸 臧邢 照傳變例

以誅黨惡與失地臧親者比

滕子朝 谷鄧朝 邾牟葛朝

經屢絕諸侯之黨惡而撥亂之法嚴矣 提叙混作

中畧分三段滕先隣而朝谷鄧自遠來朝三國不奔

王喪而來朝三或字是無不用其誅見深絕法嚴意

書法提收

二卷

春正 夏四 秋七 冬十 糾聘 谷鄧朝

經兩變例以畧天時而王室諸侯之罪昭矣

會城濮 踐土 將王者繼天為刑賞意提起

天討天命分要見象天道意上齊桓問衛立子顏之

罪下策命晉文為侯伯出入三覲

糾聘 谷鄧朝 以獨於四年七年闕焉問起

重恩禮有加自遠來朝發絕望之意上只罪王室下

遍罪當時諸侯提是聖人汲汲討賊意收書名與去

秋冬二時書法

后門 秋七月 全諸侯之尊脩天時之正主
傳分作末須繳黨惡不得為諸侯失刑無以象天道
意

已卯燕

春秋欲貶望國瀆禮而先錄其得時者焉 周官書

篇名周之正月即夏之十一月正是仲冬也不曰冬

而曰春正是春秋用周正紀魯事之證驗非另一意

正見燕非不時耳作文只合將非以不時志也二句

渾發書法意若寔講瀆禮便是丁丑燕矣即以合時

二卷

提過而倒為再燕見瀆書句作亦覺不俟傳文呼應

口氣

春正月狩即 春正月已卯燕 周用夏時巡

狩燕享聖人用周正紀魯事各以非不時意起而歸

重正意上虧王德下瀆祀禮

已卯燕 丁丑燕

經因望國瀆禮而必志合時者以顯之焉 以上比

為主丁丑燕在中發之辨其為再燕之瀆而書若先

提出則非傳旨

家父聘

經不貶王臣寵惡示責相之意也 傳意蓋謂宰糾
且為弑逆之党則區區大夫何足責非謂家父之事
起於宰也省同則書重之義句便見家父非無貶重
在相故貶在相傳未結以人主之職在論相則此題
不可板板責宰糾須重發論相意春秋以君相為一
心實祖述虞史見宰臣關天下治亂邪正一壞法亂
紀百凡無不叢挫百執事固不足論也

糾聘 家父聘 全单但書法兼糾耳作文以

卷二

桓卅五

糾與家父事先叙于前以責相意斷之亦歸重人主
論相上

歸聘 糾聘 家父聘 榮叔錫命 榮叔歸

含贈

春秋深明君相一心而屢於瀆禮之訛致意焉 以
君相一心提起中以嫡妾君臣分不以君相分曰君
相一心見相之為任重也榮叔家父之徒不與亦歸
重相上虞史提証于後書法提倒

糾聘 家父聘 榮叔錫命 以君相一心提

起分作上責相家父不與下責君榮叔不與 以
堯作歌而先股肱臯陶虞歌而先元首分証未見交
互意

糾聘 家父聘 首正 癸丑 上貶糾不貶
家父責相 下殊會世子不殊會宰孔尊君

糾聘 榮叔錫命 大棘敗獲 君相一心師
將一體

家父聘 聘同戰邲

經重將相之任而兩有以專共責焉

卷二

桓卅六

元年 家父聘 休元論相俱是人主之職

丁丑烝 再書一貶非前貶後亦貶也必再書

而後其貶見也此祀不惟瀆禮又且非時但非時即
在瀆之內

伐凡伯 已卯烝 丁丑烝 一句包數義再

書而一貶重書法不重事實提見得春秋精義

祭公來遂逆后

王室輕使大臣而致其專春秋正之以禮也 只是
不稱使一意祭公遂行之失王致之耳觀傳中祭公

緣此義句甚明

祭公來 劉夏逆 命魯不宜使公是以所重

歸乎禮之輕逆后不宜使士是以所輕臨乎禮之重

年九 季姜歸

經謹王后之始歸正天下之化原也 重王后當執

婦道上而又要見化天下意正始之道王化之基二

句要體蓋王化基于閨門而今日來歸之始尤所當

謹者父母于子雖為王后猶曰吾季姜也故曰從父

母所子京師衆大之稱是訓詞不必重

卷二

桓廿七

逆王后 季姜歸

經兩謹王后之稱示天下以母儀婦道也 一王后

也自逆者云云自歸者云云此意要發得透見各有所當

而不相悖要體正始之道王化之基二句意

逆后 姜歸 河陽 錫命

春秋殊尊號而君后之道俗矣

射姑朝

小國急脩禮于內而父子之失胥見矣 責其父子

皆以宗社為重者大位奸之窺三句可知何急于朝

桓桓弑逆意不可少

寧母 盟戚 鷄澤 會中

經於諸君出會有定禮於已誓者有定禮於未誓者

主周官典命上陳世子款序齊侯下宋世子成序

鄭伯下已誓而下君禮一等也下齊世子光繼鄭子

後宋世子佐繼許男後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也此

只明禮非有予奪湏就王命發出若出鷄澤肅魚皆

齊世子光始未誓而終已誓也

寧母 盟洮

卷二

桓卅八

經兩紀國儲之出皆其急於王事者也 鄭文使華

通王貢陳宣使款謀王室射姑事提起總繳

年十 春王正月

經於逆君享國之盈數而示天人討罪之常理也

以盈數為案常理為斷天人聯講天討直是誅之不

在人事上見亦不但水旱凶災譴告之而已

桃丘弗遇

與國約內而失信春秋之所惡也 要將所從非義

來照惡失信蓋使齊鄭於義可從則中變是他好處

雖失信而春秋不以為譏矣今觀卽之戰惡曹之盟
春秋皆貶則其變果何義哉此所以失信為可惡也
書法只是弗者迂詞桃丘意畧帶蓋約出于衛重地
在于衛輕

桃丘 戰卽 惡曹

經惡與國失信兩觀後事之譏可推也 弗者迂詞
是訓釋書法胡氏恐人疑此非惡之之詞故把戰卽
書來惡曹奪爵証之在書法上者不可以二股在中
實講只照傳照用為是

二卷

桓卅九

伐九伯于楚丘 桃丘弗遇 失職失信楚丘
衛地桃丘衛地當重者

桃丘 納捷 失信徒義

來戰于郎

列國合兵以逞忿經兩變文以罪之也 傳中兵凶
器一段見非誅暴禁亂等事皆可以已魯桓弑立以
下乃斷三國之兵不為此用而為彼用意正相承春
秋責二國之意不專為其逞忿蓋罪其大義不伸而
以周班後鄭之小忿與師也尚為知類也哉還是汲

汲誅討意書法以書來戰為主帶繳首齊

四國伐鄭 盟越 會稷 戰卽 侵西 北

北諸侯縱惡而逞忿經兩變文以誅之焉 照傳如
單

同圖齊 大鹵 搃以兵凶戰危說起上誅暴

禁亂下敵加於已俱有不得已而應之意或以應字
專項敵加于已不必拘末繳戰卽非不得已意 易

齊人伐衛敗鹹又河曲彭城 又彭衙入陳俱同

盟越 會稷 戰卽

二卷

桓四十

列國昧大義而逞小忿春秋所深誅也 以上二股
翻斷見其不知類意收來戰書法

四國伐鄭 戰卽

經兩變主兵之例所以誅党惡也 上党弑君下党

逞忿但逞忿亦須本周班後鄭見他有無王意方見
党之者為可誅耳不然則當與邾鄭伐宋一例

四國伐鄭 邾鄭伐宋 戰卽 異詞責主兵

同詞責黨惡 上下俱以四國伐鄭辨講

十有 惡曹

經惡諸侯講信以其構怨非道也 要承戰即不能
討桓而逞小忿意說然須以小忿影出不能討桓方
妙勿竟涉上傳蓋此道字即上傳悖道縱欲的道字
悖道縱欲原屬逞忿上說也結怨固党言三國與魯
結怨而自固其党一直講下傳中既字又字蓋以前
事而見以之為甚意

戰郎 惡曹

諸侯重脩怨於內經兩致其譏焉 如傳弗發而以
其戰其盟大發二書法于后前之書爵非無貶也書

卷二

桓四十一

來自足以見其罪后書其盟必奪爵乃可示貶耳

戰郎 惡曹 救鄭 馬陵 逞忿復固其党

恤患復切其謀

克段 突歸 忽奔 突奔 忽歸 戮倫啓

禍脩書示戒

執祭仲

經于命臣見脅必大其任以深罪之也 大意自祭
仲鄭相也至美惡不嫌同辭截突之書名至殊誤矣
乃証祭仲廢立之實以明其罪或曰孔父以下是引

辨書法不必重 全本他事權之重發其失職之
庇身保君不平能庇身而後可以保君也今乃至干
見執句非以平日德望言只云執政柄事權極重何
為至此者任之重者責之深句自見要發甚字不惟
不能庇身保君而且唯唯惟宋所欲為所以為甚

執祭仲 突歸 忽奔

經罪命臣見脅而廢置兩失其宜焉 大意同卑廢

置不對股仲只聽宋命立突而忽自至于見逐抑揚
其詞是各突以見其非有國氏忽以明世嫡之正正

卷二

桓四十二

見貴賤倒置以甚仲罪有以名君字臣為抑揚非是

執祭仲 卑伯會伐宋 美惡不嫌同辭

及孔父 執祭仲

春秋兼常變以立法而正名定罪之義昭矣 摠起

分作要見輕重權衡意上孔父雖賢而君前臣名之
禮為重正也常道也下祭仲罪大而君前臣名之禮

為輕權也變道也

及孔父 執祭仲 卑伯會 常變不泥 美

惡不嫌

突歸于鄭

經于庶君爭國而深絕其不當立焉 不稱公子
先君言不繫鄭對國人言見其義絕于父不復為先
公之子而鄭乃忽之鄭非突之鄭也二意渾融串發
不平後辨書歸為易詞非順詞見萬世嫡庶大分終
不可以私亂

突歸 小白入 不稱公子俱提起重不係鄭
與係齊分作嫡庶長幼為目易詞帶見

易股 赤歸 衛鄭歸 曹伯歸 成十 比歸
二卷 恒四十三

順股 蔡李歸 曹伯襄歸 衛侯歸 襄廿 陳
蔡歸 益歸

難股 白入 衛侯入夷儀 入成周

逆股 入櫟 朔入 陽生入

順逆以理言難易以勢言同一歸入而有二義宜玩

突歸 入櫟 入夷儀 衍歸 先以歸有二

義入有二義提明後以突易而逆行難而順分作

忽奔

嗣君居正而不能立經深責其自取也 前半傳述

詩言忽無助以致權臣擅命故至于奔武曰以下胡
氏發不能自立而至此使忽而能立權臣不敢擅命
亦不待有助也志士仁人句要發正而不能君二意
一滾作二書法提收

圍新城 桓 宋伐鄭 襄 晉秦圍鄭 文 入滑 穆 圍鄭

助乎一段見積衰而能強意說詞說禮是當晉當楚
事迹玩傳文勢歸到不待大國之助上著脚未繳責
忽意

二卷 恒四十四

忽奔 會號 忽無援而不能立子產不待援
而自立以分正對下國削意不且以強弱對

伐陳 入櫟

賢臣當內外之強惟其自立也 見志士仁人卓然
有以自立不待大國之助意

盟戲 蕭魚 溴梁 澶淵

賢臣援事以抗伯以禮自強者也 晉人徵朝于鄭

子產馳詞對之原于戲蕭魚之後以昭歲事之勤述

澶淵溴梁之盟以數在庭之敬政令無常國家數病

所以責晉者有禮矣 加會號晉楚對作

當晉股 會平丘 盟駟之 盟平丘 爭承

當楚股 舍之入陳 陳為楚與而鄭侵之報并堙大刊也 楚陳蔡伐鄭

棄廿六年

執祭仲 忽奔 皆責其自取本平日說來子

產事摠用

突歸 忽奔 上不當立而乃篡立下當立而

不能立

伐陳 會號 入郢 圍蔡 子產相鄭于積

合二卷

桓四十五

衰之後包胥復楚于敗亡之餘皆有能自強意繳出

鄭忽餘民

伐北鄙 夏伐陳 展禽申命卻敵 子產執

禮當強合殺三卿傳

蕭魚 執良霄 伐陳 會號 智壺服鄭駕

楚子產當晉當楚

會號 於越入吳 合公至自晉傳子產執禮

勾踐自強下比易楚丘主術文公

伐陳 會號 築郎圓 舍至 子產當晉當

楚叔舍以禮以忠

伐陳 會號 夾谷 墮費

執禮當強國賢人之功用禮革強都聖人之化

盟折 魯自戰即來與齊鄭衛不相能久矣至

是歆合黨備敵結宋陳蔡而為折之盟柔書名以未

賜族賢賢也蔡叔書字以諸侯兄弟親親也二意雙

提歸重盟不足恃發公世意收存而不削書法

盟折 夫鍾 于闕 于虛 于龜 提叔渾

作以盟會交股斷去重屢數字見如此盟會卒不免

合二卷

桓四十六

離叛而謂猶足恃乎是故春秋之志 云後當重發

盟四會 武父 伐宋戰宋 同前下二比見

卒離卒叛聖人非惡其離叛直惡其盟會也

十有二年 曲池 主吳氏註魯為紀謀齊難大國無與同

心而能與小弱之莒偕其不能相助而無救于紀之

亡可知矣

武父 擬宋辭平而魯結鄭即是卒叛卒離據

其卒叛卒離則何貴于屢盟而數會也須翻上一盟

四會來斷他未見公世意

武父 伐宋戰宋 此正是卒叛卒離摠見盟會不足恃意

伐宋戰宋

春秋重自治故於討罪之兵猶惡焉 既書伐宋輕傳只為父書戰于宋而發全歸重魯鄭有諸已不可非諸人上書法摠收

會稷 取郕昂 執仲 突歸 一盟四會

武父戰宋

經原二國之討大深惡其失正已之道也 大意同

二卷

桓四十七

單將傳首既又書法問起照傳行文責賂無厭事即附在屢盟不信內

執祭仲 盟折 武父 伐宋

經原大國貪利而無信而正其有可討之罪焉

會稷 取郕昂 執仲 突歸

即內外黨惡篡國之事而知其無以伐人矣

戰即 戰宋

經再紀內外兵事而各定其罪之在焉 來戰往戰皆師戰于他人之境者但以內外而迹有往來之殊

其罪則無往來之異也此皆非以主及客之例單著罪於客須摠起分作上以周班後鄭意起見三國自謂有名即以不知類意承之下以責賂背盟意起見二國自謂有名即以不正已意承之

會垂

盟越時來入許同

戰即 戰宋

原志定罪

原事定罪上會者外為志及者內為主 下來戰者罪在彼往戰者罪在內

十有三年

紀及齊戰

經於小國幸勝而責其失自治之道焉

此傳齊為

二卷

桓四十八

無道至豈已亂之道乎一段責紀失于自治以下傳俱伸說上意見度德量力其自治只該如此不宜幸勝以取後日之禍也不徵詞即指上引咎責躬等事與輕與齊戰句連讀不可與不度德量力平說弑君篡國等語只點過不屬省德邊禍之始與自此戰始矣句亦緊要

戰紀

屈完盟

滅黃

伐北鄙

同國齊

宋同當時宋使公孫固如晉告急

經深責小國之禦敵以其失已亂之道也 照傳意

借四比論應敵之道當如此以責紀之計不出此而憤然與戰不可謂春秋比事以責之也亦不可謂春秋予四國而罪紀

鄭人伐衛 伐北鄙衛人伐齊同 滅江 同圍齊

召陵侵劉康公在是告于天王

即列國應敵之多方而知幸勝之計失也 當以紀為主借列國以照斷之若數列國之美非傳意引咎辨論過到死訴上須體猶不得免焉句

侵蔡 貞伐 栢舉 圍蔡

卷二

桓四十九

二國幸勝以取禍失自治之道也 加戰紀大去倒本股作

紀朝 戰紀 求援非人以魯鄭証 幸勝非策以鄭蔡証

戰紀 鄆陵 俱是倖勝帶取禍意以示戒

戰紀 戰紀 上見曾與衛戰而葬之為得禮

下見衛宣未葬而朔即戎為失禮

宋大水 盟柯 怒不廢禮怨不棄義 上魯

方敗宋于鄆而往弔其灾用公子御說下魯方敗齊

長勺而釋怨于柯用曹劌

戰紀 會扈 下晉衛不言葬見宣公以怨棄

義以怒廢禮

戰紀 蔡丘 衛朔吉服從戎 宋襄在喪出

會

公會鄭伯于曹 公之比鄭盟武父借伐宋偕

戰紀今虞齊衛之報怨又會于曹同惡相濟明矣

無冰

經紀常燠之變成君政之弛也 藏冰用水只燠理

卷二

桓五十

陰陽一事陰陽愆伏全是政刑舒急所致故周公以之陳王業孔子載之為經邦大訓欲人君察陰陽之變以觀吾政治得失盡燮調之道耳 呂氏曰古者藏冰發冰以節陽氣之盛也十二月陽氣蘊伏其盛在下則納冰地中至二月陽始用事始啟冰而廟薦之四月陽氣畢達冰于是乎大發賓食喪祭無不徧及是以四時無愆陽無伏陰劉向曰周失之舒泰失之急故周衰無寒歲秦末無燠年

春王正月 若目盟茂 朋友克段 兄 桓 賈 夫 無冰

經所載皆經邦大訓尤詳察于天變者以燮理陰陽
天地正所謂經邦大訓也

夏五 傳疑見聖心之慎孔子曰聽遠者不聞
其聲望遠者不見其形立乎定哀以望隱桓之世遠
矣

春王正月 夏五 義裁于心文因乎史 上
比兼筆削與盟密傳少異

語盟

經紀貴戚前定之盟而特罪其君之私焉 尋武父

卷二

桓五十一

之盟且脩曹之會故曰前定是事迹不重寵愛就平
日說即今之使盟亦見之聖人非不欲其愛寵乎弟
但怙寵侈汰反不能全其弟如石碯所謂寵而不驕
云也不然春秋中兄弟相殘為世太感得一愛寵其
弟者而又可導之以薄哉別傳皆以稱弟罪其私此
獨書名見其情雖親而分則臣不得以屬戚通也
聖人非謂凡第一概不當任使語而賢即任之無不
可弟恐其未必賢也後子華以子入氏是達君命亦
未必非今日過寵之由來矣 加會曹只作前定事

定

語盟 許叔 蔡季 高子 屈完 用高子
屈完比其為前定之盟作事是叙起以許蔡挑書名
書法重私愛斷罪

語盟 高子 屈完 前定未前定只作事案
須以子奪為主上罪君之私寵以政非所以愛弟下
嘉臣之賢裁以義乃所以成君

高子 屈完

經紀二臣裁義之盟以其非前定也 直就不稱

卷二

桓五十二

使上發權在二子盟不盟未定意不可以非前定提
過而歸重裁義上但兩邊裁義事定亦不可遺傳中
權字乃權柄之權舊以為二子之達權非也

許叔 蔡季 高子 屈完 上以字通隆其

分之戚于君見語私愛故書名 下不稱使明其權
之定于臣見語前定故稱使

御廩災

經畧望國之新祀所而重本之意見矣 須玩垂教
之意深矣及知其說者一段意

御廩災 新作雉門兩觀

經筆削望國興役有欲重本以示孝有欲革僭以示忠

御廩災 減陸渾 上與妄興土木困民力以

自奉者異下與闢土服遠以圖強伯者異

乙亥嘗 秋嘗以物或薦新為義

經紀望國舉祀以其失禮之甚也 不時對不敬不

過不時亦是他不敬處施于事者本其發於心也作

文要融 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蚕以供祭服

三卷

恒五十三

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爲人之所盡以事其祖禰不

若以已所自親者也 按有災必警懼脩飭而改卜

未可遽有事于先祖况周八月正夏六月未當時祭

何為汲汲以四日之間遽舉嘗祀乎苟簡滅裂不卜

不戒玩天變而褻祖宗莫此為甚聖人明書二日青

至深矣

御廩災 乙亥嘗 主傳無味以得禮失禮合

已卯烝 乙亥嘗 上以得時起轉下瀆禮下

以不時起重下不敬

宋以四國伐鄭

列國私相用兵春秋明王制以譏之焉 傳前說以

字事寔列國之兵有制以下是說以字之義起謂

列國皆天子之兵惟天子得而徵之蓋以其所自統

者而自用之也惟天子徵兵而後諸侯可以從之蓋

以天子所統者為天子用之也中以宋與四國交股

斷罪以字最重不以者言不當以也大亂之道即就

私相用上者非下一層

以四國伐 以楚師伐 蔡以吳戰柏舉

今十卷

恒五十四

經謹兵制每惡夫私相為用者焉 三怨字要玩若

非報怨而以大義驅之則不言以矣 作文須提起

駕以做照題面輕叙三股後以與者受者交股提發

總收以字書法

及鄭師伐宋 宋以四國伐鄭

經原大國用兵之私而交著相用之罪焉 上比不

止作事寔正見兵舉于報怨所以不可相用也

歸於入 以四國伐 以地相與以兵相用俱

謹王制蓋土地甲兵受之天子 上大司徒下大司

馬

滕薛朝 以伐鄭 交譏脩禮之恃交譏假兵之私

以伐鄭 會曹 以弱假強亂兵制以小先大

亂禮制 先王立九伐之法以正邦國大司馬是掌之先王立九儀之制以等邦國大宗伯實司之大亂之道亂所由生二亂字帶發

上有五年 求車

經志王室下求示端本之戒也 垂戒後也以前見

二卷

桓五十五

車服不當求夫上有好者以下至則不厭矣推言王者有求之害見所以不當求之意古之君人者云至後止也欲人君昭儉德杜侈心以不至有求傳求王室衰亂之由足上有好者一段意與衰撥亂之說是人君昭儉德一段意

求賄 求車 求金 前傳賄以貨財則生者

所需索也本傳以喪事而求貨財已為不可況車服乎穀梁曰求車非禮也求金甚矣有求愈甚王室愈卑之意作文一節重一節

歸衛俘 召陵侵 重一利字上諸侯求利國

下大夫求利家繳歸王室上

出盟扈 會扈 召陵侵 執樂祁同

突奔

經於諸侯見遂特端本以垂戒焉 重君寔有國本正而天下之事理講突之自取張氏所謂初與權臣比而篡位繼又與其親戚謀殺之而為反覆盜賊之計也 人君能躬德義則臣下自不敢衡能執威柄則臣下自不能衡

二卷

桓五十六

突奔 衍奔 款奔 衍茂豕卿款多內嬖與

突三股作俱是端本

突奔 入櫟 端本謹禮

忽復歸

經于嗣君返國而著其不能自立之寔焉 傳稱世子見忽既亡其君位其稱復歸亦見忽亡其君位而復歸又曰厭詞總是傷他不能立諸侯失國以下以然字另起是書法餘意不重舊主有復國之義非是忽奔 忽歸 無君國之才有復國之義

子同生 盟折 忽歸 咥歸 同生忽奔作
一邊諸侯世國故歸而稱復以許之柔會咥歸作一
邊大夫不世官故歸而稱復以絕之

忽歸 咥歸 大意全前

入極 子同生 大夫不世官諸侯世國俱借

題祭傳兩邊事是不必多講

許叔入

春秋難貴戚復國正之以義也 傳首先明無可滅
之罪極重惟其無罪故可伸大義以直詞看上告下

二卷

桓五十七

赴至孰能與爭於勢何等易惟大義不伸而乘亂竊
入則進退觀望之際不勝疑畏是事勢本易而自微
得難了須闡悉難詞意若徒講非義則入便是逆詞
非傳旨

入許 突歸 忽奔 許叔入

經于貴戚復國原其昧義而難之也

入許 許叔入 依傳倒串

會父

內外講定小之謀經原情以罪之也 鄭莊方強則

二國挾鄭以為利許叔既入則二國乃定許以為名
會父之謀亦烏能掩入許之罪乎

相率字 邾年葛朝 不奔喪而朝弑逆串講要看皆字

入櫟

經以謹禮垂訓而削櫟險者之復國焉 傳首說鄭
莊不戒京城之禍而城櫟禍昭為謀國之誤然不重
責莊下說蒲戚不羹見末大必折之害故夫子行乎
季孫便墮三都脩春秋便削厲公復國若曰既入于

二卷

桓五十八

櫟至末一段極重看於以明 云云全要就書法上發聖
人垂戒謹禮意

于鄆 入櫟 衛侯奔 楚子伐徐 墮郕費

春秋深鑒強都之害每致意於謹禮焉 以謹禮意

起將鄭莊不鑒京城之叛而城櫟貽害斷講後用蒲

戚陳蔡事引到墮郕費上原歸削厲公復國發垂戒

謹禮意

于鄆 入櫟

兩觀強都之害而知禮之當謹也 俱就險上說以

之謀弟則不仁以之自謀則不智要知莊公豈獨憐於是蓋其心術之險天奪其鑒耳

入櫟 衛奔 比歸

聖人訓謹禮於謀國之誤者兩參有國之害而益信也 以本股為主下二比照傳點用

衛侯奔 比歸

兩紀強都之害示謹禮之意也 上比易會戚

衍歸 甯殖伐許 下比易楚子伐徐 楚師滅陳

吳廬歸同

二卷

桓五十九

入櫟 墮卻費

聖人之脩經化強無非謹禮意也 傳本引聖人事

寔以証聖人書法二邊俱以聖人謹禮意為主上邊

從書法發意下邊從墮邑發意蓋聖人以櫟之為鄭

害也故削厲公復國而獨書入櫟蓋曰云以費之為

魯害也故因季氏問計而導之墮費蓋曰云

衛奔 比歸 墮卻 墮費

聖人兩鑒強都之害故為國而杜其害焉

入櫟 滅下陽城虎

春秋待衰世之意致戒于設險失險者焉

瓦屋 入櫟 志盛世而謹參盟傷衰世而戒

設險

會襄伐鄭

經紀諸侯兵好而深責其疑于義焉 全在一疑字

不好突與忽之是非邪正本無可疑而諸侯乃計強

弱之勢以昭公雖正云盛強也此其所以疑於為義

而杲於為不義輔正與邪互文為對始終在一念之

間俱就會字看出非以會為欲納忽至伐而後與突

二卷

桓六十

也 張氏曰宋莊魯桓衛朔皆以不正得國其為鄭

納突無所疑疑之者獨陳侯耳寡不勝衆所以疑而

遂舍也

忽歸 入櫟

即爭國者之強弱為義者所不當計也

會襄伐 會曹伐 上忽突之邪正亦明矣乃

以勢徇人而不要諸義主責諸侯 下蔡衛之後先

有辨矣乃以利率人而不要諸禮主責宋莊

會曹 未能納突故復邀蔡而會于此輔邪意

點起尺重蔡之先衛乃儀位一定非意可得而先後意

會曹伐鄭

經譏諸侯之素爵次謹禮之意深矣 蔡衛皆文昭皆侯爵但叔度兄也武王所封康叔弟也成王所封後先自有定序耳易序在伐鄭上而以會曹照出傳中以利率人而不要諸禮須重看要發定民志及亂之所由生意是時主兵在宋當責宋

伐鄭

襄十牛首齊先滕伐鄭襄十一比林

會宋子木會

二卷

桓六十一

號

子圖先武

春秋嚴名分罪夫以意與勢而素之者焉 升階責主會者上下責爭先者俱自亂儀位發意不重在事迹

意并降股

北杏

陳先

盟幽

許先

會淮

許先

侵蔡

許先

曹會孟

陳先

翟泉

陳先

會戚

和先

蕭魚

和先

會

申宋世

子佐

勢上下股

滕薛朝

爭戰即

班

齊晉主盟

服數

黃

池

吳先

秋

班

齊晉主盟

服數

黃

滕薛朝 魯以意長滕 會號 楚以勢先晉

會曹伐鄭 召陵侵 臯由 俱就蔡衛言會

曹先蔡定序也伐鄭乃以衛先至而先之非以意并 降乎召陵後衛定序也臯由乃以祝佗強爭而先之 非以勢上下乎

伐杞取年葵 會曹伐鄭 秦班祿班爵之制

建邦戡土大司徒所掌設儀辨位大司馬所掌

會曹伐 邢丘 易序委政率人 不以禮 愛

人不以德

二卷

桓六十二

公至自伐鄭 突之篡國乃王法所禁而公連

兵以納之是上無王法而恣為不義之事矣故特書

至著其黨惡附姦之罪也桓身為亂賊而又相糾以

助亂賊毫無忌憚故曰恣非止就前兩次會伐上說

會曹伐 至伐鄭 秦王制玩王法

冬城向 雖時亦書見勞民為重事

朔奔 主五國伐衛傳經書其名者以王命絕

之也見朔身負大惡即使王未廢之春秋猶將以王

法誅之今王既廢之自當因而深絕之矣

十有七年 盟黃 平齊紀且 紀魯之姻國衛朔在齊齊欲納

朔而魯欲平紀也主隱公總傳小國于大國不得已

而要盟 張氏曰公十三年紀敗齊以益其怨今乃

盟之魯是足什其恨乎後二年齊卒遷三邑盟不足

恃見矣

盟趙

經紀內外講信之迹見盟不足恃也 隱桓皆盟却

而背盟皆以宋可見魯當時鄰國之交惟強弱之視

無忠信誠慤之心也然隱之盟蔑尋自相伐儀父所

二卷

桓六十三

親見茲又曰尋蔑之盟何其愚哉

戰奚 主左傳見守禦之備或主盟黃未幾而

齊來侵見盟不足恃亦可

盟黃 盟趙 戰奚 伐邾 隨盟隨叛見不

足恃借盟宿傳意

蔡季歸

春秋賢貴戚以其去就之皆宜也 大意只取季之

不爭超然于利祿之外其去非憤心于國之不得知

封人意屬獻舞而不歆以次及拂其心其歸非覲心

于國之可得聞封人不祿而奔喪不以不立已故而

愬然忘情故曰以道以禮道以從權去國言禮以公

子當奔喪言劉敞四句只反覆言其不爭宜搃用不

分貼

蔡季歸 華元奔 去就之宜出入之正以不

爭國而去又不憾於不得國而歸以不能討賊而奔

必國人與晉許之討而後入用劉敞蘇轍語

蔡季歸 舍至

經于內外之賢皆因其歸國而予之也 去以道歸

三卷

桓六十四

以禮季之賢也故志其歸而稱字忠事主禮立身舍

之賢也故於其至而稱氏

蔡季歸 盟蔑 季歸

春秋欲人尊君以禮之文尤欲人愛君以禮之實

借題發揮

盟蔑 錫桓公命

經於內君之稱有示從禮之文者有志失禮之定者

上易公即位 公朝王所同 下易躋僖公 從祀

先公同

蔡季歸 秦人伐晉宣十 忠孝

貞伐鄭 會宋 忠孝子囊謀謚子木去莛在

陳侯午卒傳亦可但須從違禮獻佞照出

十有 春王正月

經於逆君之終猶舉王法以正其罪焉 聖人討賊

之法其嚴至此極矣最重已列于會而不復致討之

事乃聖人所以懼而作春秋之本意

春王正月 平州 執曹伯

經特嚴誅惡之法有感于當時之廢法也 照傳倒

二卷

桓六十五

作收書王書法

公與姜氏如齊 失正家之道與者許可之詞

極重

廬

李氏曰桓公在位十有八年首亂兄弟之

倫終賣夫婦之理魯國亂臣賊子之禍接蹟于史冊

寔始于此故春秋一書再書又再書以貶之不書王

去秋冬貶宰糾之聘誅滕子穀鄧邾年葛之朝紀大

水雨雪無冰日食之災志有年之異其意亦備矣亦

深矣然其為人亦往往不義而得衆棄許田以結鄭

而有垂越之成因宋賂以立督而有于稷之會假姻

好以協齊而有羸之會謹之會弟年之來矣及其得

志天王屢聘遠國屢朝于是宋之戰紀之戰伐却納

突無所不至自以為莫已害矣孰知禍起蕭牆而莫

覺哉此蓋天理之應也

共三百二十三題

齊經統一卷之三

西吳張杞成夫甫著

男

張趙煥
張晉煥
張卯煥
張雍煥

姪

張時化 癸卯亞魁
張時俊
張鄭煥 全校

莊公

元 春王正月

經斥內君擅立正大倫也 內無所承是當時所遭

如此而請命則莊自闕之也宜串歸重傳中嫡長一

段辨意宜體 穀梁以繼弑君不言即位亦春秋復

三卷

莊一

仇之義

子同生 春王正月 未命不可以稱儲副則

無命不可以為諸侯當相承作

孫齊

經于國母之出必權恩義以深絕之也 恩輕義重

是此題提斷蓋與聞弑桓之罪已極故魯之臣子義

不共戴天所當請於天王而誅之恩如之何以下正

辨不得以私恩廢大義也哀姜歸齊傳言書姜氏則

知其非見絕於先君則知去姜氏者是見絕於先君

也絕不為親即凡人凡人又何王法不可加之有遜

者順讓之詞使若不為人子所逐使若字要着正見

文姜之去魯非臣子之無恩乃其自知愧報而義所

自當絕也重本之義亦重父母同一本以父母較之

則父為重此見絕於父者不得為母也

孫齊 孫邾 例以孫稱者一弑夫一弑子其

罪俱當深絕不當論其返不返也

逆王姬

經畧內臣之主仇婚立人道也 只重義不可受京

三卷

莊二

師一意義字乃復仇之大義也責莊公不重卑伯齊

字最要醒收不言如京書法

築館於外

經於望國變禮特端本以示復仇之義焉 重在有

不戴天之仇於義不可為之主上當喪意輕端本字

指始初辭而弗主說不能辭王之命則隨他委曲周

旋終是不可故端本以責其志仇人倫天理最緊要

蓋父母之仇所必復者乃天理人倫之至故以後各

傳多用之

單伯逆 築館 搃以義字為主于義不可即
奉命變禮皆非矣

錫命

王室追寵內惡經譏其違天也 黻冕圭璧因終喪
入見而錫之桓不入見今善莊公之主婚故使追錫
其父為諸侯者甚矣二字

南季 錫命 隆王號望其法天削王號責其

違天

錫命 歸含賵 搃譏王之不天寵大惡瀆大

三卷

莊三

分兩分君臣嫡妾作眼

王姬歸

經紀王女之所歸顯望國忘親之罪也 齊字最重

書歸則知單伯為齊而逆築館為齊而築忘親之罪

大顯矣

逆王姬 築館 王姬歸

經于望國而仇婚而結正其罪焉 大意同單

王姬歸 歸衛俘 忘仇黨惡分搃是結正其

罪立人道意

遷三邑

經于大國迫小而深罪其不仁也 重用大衆迫之
句謂迫逐其人而以地為己屬也書遷書師是據事
直書見紀民猶足守而齊恃強迫之如此其慘非變
文也書法只倒不再貶而罪已見傳意謂凡書遷者
自是而滅則以春秋興滅繼絕之義必不容遷入邑
國故志其遷而罪自見

遷宿 彊邶 上不言師下不言遷

遷三邑 大去 上恃力迫小異武王之興滅

三卷

莊四

繼絕下從權去國同太王之避狄遷岐

遷三邑 城邢

聖人仁天下之心罪迫小而美存小者焉 以興滅

繼絕意搃起分作

遷三邑 伐餘丘 邑而書遷罪迫小邑而曰

伐戒縱權

遷三邑 伐鮮虞 恃力迫小明義却叛

伐餘丘

經特詞以誌大夫之得兵示縱權之戒也 伐字不

是書法只是伐邑法不當書因慶父帥師而特書
深見夫後日子般之弑成季不能正者皆由于今日
之得兵權故此特書以誌亂之所由為後戒也此傳
垂戒意甚重不拘拘責莊公傳前莊公幼年即位三
句乃述事以誌兵亂之由非斷罪語

輦帥師 伐宋 伐餘丘 入杞 伐邾

救鄭

經屢紀內臣專兵之迹而均示縱權之戒焉 謹兵
權意總起分三段各帶貽猶總收詳書書法亦要重

三卷

莊五

垂戒上

入杞 伐邾 救鄭 得權在擅兵兩世三軍
服其威令之日久上湏總三役論之夫豈朝夕故最
重不以威福分

季子歸 遂如齊 不能遏其惡不能免其死

餘丘 滅下陽 邑而曰伐邑而曰滅縱權失
險分俱重垂戒

餘丘 邢丘 以兵權政權立說征伐國之大
柄而莊乃委之慶父卒致子般之禍成季不能遏其

是朝聘國之大典而悼乃委之大夫卒致淩梁之會
荀偃一怒而大夫盟

會檣

經紀國母悖行責國君之失子道也

三
年
溺會伐衛

春秋紀兵而深惡望國之親仇焉 只重親仇上伐
同姓就納在親仇內蓋齊以党朔故伐衛而魯也征
繕不敢辭同姓不敢愛以會他去伐若有甚相親密
者然人心天理何泯滅至此雖是溺會伐想必是莊

三卷

莊六

公使他須歸貶莊公

盟宿 虫牢 禮廢于同盟同軌 宜刪

友如陳 公如晉 非同位而厚于禮友之私

非同盟而厚于禮成之辱 宜刪

紀季入

貴戚奉命以行權經原情而恕之也 玩傳非人臣

也句總就人臣之義論之重存祀上原他見季承命
下齊實出不得已雖有用地去國之嫌而其情則可
矜也故不書奔不書名以恕之入字不重

許叔入 蔡季歸俱不貶 紀季入 庶其奔地

奔書 鍼奔素君 年夷奔 辰奔

經不以去國用地之罪加貴戚諒以義也前六比

只辨書法大意同卑

去叔入 季歸二比同 若又脫出本股竟以

竊地棄君分比

庶其奔 宋辰奔 大夫用地公子去國臣之

祿君實有焉故不得用地公子與國同休戚故不當

去國二邊俱重在入臣之義上故曰盜地云非人臣

三卷

莊七

也上書奔下書名

許叔入 蔡季歸 紀季入 鍼奔 辰奔

春秋分類以待貴戚而無貶乎情之可原者焉只

以諸侯兄弟說以四股作例發問起倒歸紀季上見

其無罪同于許蔡而異于鍼辰也只收字而不名不

必用盜地一邊意

許叔入 蔡季歸 鍼奔 辰奔

春秋于貴戚論其罪之有無而待之異焉 叔季比

雖出歸入然只在去國上論無罪惟去時能從權故

得入得歸而免棄君之罪也下二比須本他無閑宗
祀之存亡而輕于去國方與本比相照鍼俱選辰揆
卿其罪自見

許叔入 蔡季歸

春秋兩字貴戚以其去國之無罪也 叔迫齊鄭之
勢季避獻舞之嫌故去皆無罪然非予之但免于貶
耳

蔡季歸 紀季入 就兩人所處事勢論之一

處嫌疑其不爭國之心可自奔喪意帶講一處危難

三卷

莊八

其請存祀之情可原承命意帶講

以鄒入 城邢 原情予存祀從權美存小

以鄒入 子哀奔 去國以存祀去國以存道

次滑

經于望國駐師而譏其不勇于義也 傳因穀梁有

畏也一句發出一段議論重魯於齊有不共戴天之

仇今天因恤紀之難以行則義憤自足以作氣雖赴

湯蹈火喋血裂身亦所甘心卒於畏縮不前惜哉

次滑 次陘

經于諸侯駐師因恤患討罪而予奪之也 摠以義	字斷要發聖人所以善與譏意上比重救紀一邊抑	齊意輕下比雖重全民亦要見不戰屈人意	次滑 次鄆 歎于義放于義分	伐楚次 伐鄭次 俱是伐而書次以次為善	以根夷討二作目繳歸次滑	書救 偃陽 夾谷 吳救陳 進退勇怯雖	四平却重勇與進上須借各股發傳意不可作予他	說 勇比或易國書伐主冉有	三卷	伐楚 召陵 圍新城 遂救許 亦主進退	勇怯但俱是齊桓	伐楚次 召陵 舍中軍 意如至 伯兵得	于進退內臣失于勇怯 下二比易追衛至遇同	次滑 納捷菑 見義不為聞義能從俱用易	爰貼上謙六五下同人九四	次滑 戰殍 見義不為知難冒進	次滑 棄書救 怯于義全乎仁	祝丘 非人非地
----------------------	----------------------	-------------------	---------------	--------------------	-------------	--------------------	----------------------	--------------	----	--------------------	---------	--------------------	---------------------	--------------------	-------------	----------------	---------------	---------

經于國母享禮之行而甚其罪焉	遇垂	經于爭國而能君者僅不沒其實而已 文定既以	蘇說為善則鄭伯雖是厲公亦當以能君而不予其	篡作文能君大緊就突之才智上說亦須從遇上點	幾句大意重篡國上傳引滅札為儀剽說若突衍不	必以此律之矣	入櫟 遇垂 儀 衍奔 衍梁 剽	聖人以讓教天下故于爭國者皆不與焉 上突之	三卷	篡固非矣而儀亦非所以為安下衍之惡固非矣而	剽亦非所以為安須有低昂意	入櫟 遇垂 執曹 札聘 衍奔 梁	經惡二國之爭立而以讓國者示法焉 不可以爭	讓對	執曹 會戚遂伐 札聘 會向同附錄有諸樊既除	札主 素會奔同 札聘 喪將立札事或吳救陳是	兵也	兩觀古之以國讓者息爭之道也 須体如子藏季	札語意及不如是則亂不止意徒講二子之賢無趣
---------------	----	----------------------	----------------------	----------------------	----------------------	--------	-----------------	----------------------	----	----------------------	--------------	------------------	----------------------	----	-----------------------	-----------------------	----	----------------------	----------------------

首末要照儀制 取札之讓在吳光弑僚之時方合
傳意若夷昧既卒次及而不立乃所謂辭國過中也

哀奔 公即位 盟戚 札聘

經以廉讓教天下而予夫辭爵辭國者焉 洩冶如
子袁叔肸可也二子善處昏亂之朝也儀制如子臧
季札可也二子善息爭亂之禍也

紀侯大去其國

經不貶外君去國斷之以道而已 傳云以道言之
亦可去而不守者正以其不爭而去去而能存如太

三卷

莊十一

王去邠國存專也紀侯之去却于下一段無了但就
今日言亦是不以所養人者害人之道以民命為重
而以世守為輕不可謂非去國之權也故恕之而不
名傳雖有一與字然下不與字意即在其中與字只
無貶耳

大雩 大閱 大去 大無 大蒐

春秋例明外君去國之實而因恕之以道焉 上下
二項只辨明大去之實無貶意大意同單

大雩 大閱 加大蒐同
但分三段

經紀望國之祀與戎而皆譏其僭焉

大去 滅黃

經兩紀被患之君斷之以道義而已 曰道曰義曰
則當曰亦可字面俱有斟酌

大去 歸鄒

春秋于外君子其得去國之道而責其無保國之猷
也 下比照不錄其卒書法俱以太王事比斷 加
寔來只照異于失地之君

紀季入 大去

三卷

莊十二

經于去國之君臣有原情以恕之有從權以予之上
重存祀以微子歸周証 下重全民以太王去邠証
望伯
紀傳 齊鄭如紀 以鄒入 似禮似義俱是惡其詐
殷聘世朝禮也與滅繼絕義也

狩 禘

望國親仇以講武春秋深著其罪焉 無人心就在
非人子內蓋就狩內推出至情以責莊公之忍于志
親益見其非人子也稱人書及書法兼用

年五 如齊師

經于國母肆行而示謹微之意焉 謹微從會謹議
到莊公不能防閑

邾黎來來朝

經于夷屬親內而予其能進于禮焉 邾本邾之別
裔邾俠之後世居東海昌廬之表而屬于夷者惟其
為夷狄附庸而乃脩朝禮故予之一串講下能脩朝
禮非止就來魯說想當時儀文禮節俱有可觀故曰
能脩也不然介葛廬亦能朝何以書來二書法摠結

盟蔑 邾朝 肖叔朝 小邾朝 介葛來

卷三

莊十三

經別附庸之類而特予能進于禮者焉 照傳一串
作以儀父肖叔書字介葛廬書名引例問起而竟倒
書朝上作小邾子帶講大意同單

盟蔑 邾朝 肖叔 介葛

經于附庸接內而異其稱以辨類也 只主書字書
名通例上分作要見貴華賤夷意 只盟蔑邾朝同

邾朝 小邾朝

即夷屬之自進于禮則知其庸命之基矣 全單作
其後王命為小邾子蓋數從桓尊周室故桓請而王

命之非為今日能脩禮之故但以今日能自進于禮
則凡其所行將必漸同于中國此其所以得受爵命
之榮也玩傳於此已能字自明

滕薛朝 滕子朝 邾朝 小邾朝 上諸侯

究惡原始而見斥之于夷 下夷屬脩禮要終而見
進之于夏

邾朝 肖朝 介葛來 單伯至 意如至

舍至

附庸修禮惟屬于夏者進之內臣返國惟命于王者

卷三

莊十四

貴之 要用盟蔑傳中國附庸例稱字列國之命大
夫例稱字立說以肖叔單伯為主而以邾介意如舍
形之要發出貴中國尊王命意

盟蔑 邾來 首止 葵丘 內夏外夷尊君

抑臣

朔奔 小邾朝

經志尊王而兩奉命討之公焉 雖重二人善惡斷
然春秋時得刑賞之當者惟衛邾二事亦須王奉王
命說

五國伐衛

諸侯逆王命以党惡經微詞以貶之也 只是逆王
命一意党有罪以納之正是逆命事人諸侯所以人
公蓋可以人諸侯而不可以人公故也 加朔奔照
傳照用

邾朝 伐衛 予夷脩夏禮罪臣逆君命

年六 突救

經褒恤患之無功者而致意于王命者深矣 此不
徒就子突一人身上說要識春秋拳拳王室意朔之

卷三

莊十五

所以絕四國所以貶王人所以褒無非以王命為重
看傳王治其舊惡云至嘉而書字一段全是為藉諸
侯之力以抗王之命是故貶四國若彼而嘉王人若
此是故二字可玩或曰以下論春秋褒子突計其逆
順而不計其成敗以示君子行法俟命之意蓋若後
事而計成敗則必先事而計難易殊沮天下奉公守
正之心故無功不足為突貶正其所以可嘉也此段
是就子突一人身上說還要歸到拳拳王室大意蓋
若王命行王室尊春秋可無作矣 文中不可以存

年與拒朔對股緣救年即拒朔也

朔奔 伐衛 救衛 朔入

經于抗命之惡罪納者而褒拒者焉 亦以重王命
為主體傳王治其舊惡而廢之可也又藉諸侯之力
抗王命以入國是故云 去朔入同若去朔奔便屬
下傳

伐衛 救衛

經重王命故于逆命伸命者致意焉 宜看順逆成
敗等字

卷三

莊十六

從王伐鄭 突救

春秋原王威之藝而因怨王臣之無功也

突救 齊人伐衛

經重王命而奉以恤患討罪者皆予焉

突救 楚丘 奉命恤患無功必褒專命封國

有功必貶合

突救 盟洮

春秋兩伸王人重理重命也 論順逆不論成敗論
公私不論貴賤

突救 宋楚平 子奉命恤患不計其無功貶
專命平國不計其有功

突救 黃父 申命是正理不以無功貶之勤
王是常分不以有功美之

突救 召陵侵 恤患沮于勢振夷沮于利

突救 栢舉 突敬申王命不計其功吳上達

天王之命不計其偽

突救 會申 褒王臣恤患示行法俟命意譏

列國從夷示以義立命意

卷三

莊十七

突救 黃池 紀恤患示行法俟命意紀交夷

示以人勝天意

朔入

逆君抗王命以復國春 秋深絕之也 書入重逆

王命上殺兄之惡就王命中見之蓋王命廢朔正以

殺兄故也蓋使王未有命廢朔春秋猶將以王法誅

之今王既廢之則但以逆王命為誅而已

朔入 公至

經于逆命取國者而嚴詞以見罪焉 宜以朔逆王

命斷罪而以魯不當黨惡意渾融挑于內君謂負逆
如此蓋惟恐殘執之不加者而又何党焉仍以二書
法並發于後結之

公至

經志內君逆國而誅惡之情見矣 須從罪魯發出
誅朔意方是

許叔入小白朔入 勢之難理之逆

伐衛 救衛 朔入

逆君抗命以復國春秋特著其罪焉 上二比所謂

卷三

莊十八

逆五國距王官以此辨過無難意重逆王命作如單
收書入書法

伐衛 救衛 朔入 公至

經于逆君爭國而詳責之者重王命也 摠序以朔

受父命而有國辨起以逆王命斷罪各股點化于中

摠收衛朔書名書入以著其惡而于王人則書字書

救以善之于諸侯則書人書至以貶之傳末摠歸束

春秋之情見矣無非欲伸王命尊王室也

春王正月隱 伐衛 救衛 朔入 公至 札

聘

經欲公天下于世及之外故于爭國者詳致貶焉

春秋大義公天下雖以正取國如隱亦以無命斥之

辭國過中之季亦以生亂貶之况朔負惡而逆命連

五國距王官以復歸于衛不亦甚乎故衛朔書名書

入云依傳收

伐衛 救衛 朔入 公至 札聘

經其爭國者之罪于其貶辭國者而益見之也

立晉 札聘

三卷

莊十九

春秋志公天下不貴乎以正取國者備責夫以賢讓

國者

小白入 札聘 以大義意起小白之能札之

賢所宜與宜選者但貶意要見

春王正月 隱朔入

春秋不貴夫居正者而爭國之逆尤甚矣 從傳混

作雖字况字當發

朔入 札聘 惡逆以爭國貶賢而辭國以公

天下為主

五國伐衛 至伐

經深惡以逆取國者故兩嚴黨惡之誅焉 公之罪

亦在伐衛時當摠叙混作以公與諸侯分股摠收書

法

盟宿 朔入 志公天下故于私盟爭國皆惡

立晉 蔡丘 易隱正月 踐土同

春秋志公天下不貴夫取國以正者不與夫結盟以

公者

歸衛俘

三卷

莊廿

春秋即致賂以正諸侯之罪而徇利之戒明矣 結

正其罪言前此之為惡者惟此歆貨歆貨者其迷惑

之端也端字重有拔本塞源之意當時衛賂摠在齊

故齊分四國垂戒意須發

伐衛 突救 朔入 公至 歸俘

諸侯黨惡由貪利經結正其罪焉 倒單混作上數

股要形出甚逆甚力之狀見其迷惑而其端則在于

貪利

歸俘 獻捷 諸侯貪利正義以貶之伯主矜

功明道以抑之

平七 恒星不見星隕如雨

經謹天象之變傷王道之微也 恒星淪沒不見乃

地常經民滅之象衆星奔流如雨乃諸侯放恣互相

凌駕之象

伐衛 救衛 北杏 踐土 上逆王命見天

變有所自下專王政見天變有所徵

秋大水無麥苗

經謹內災而王者之心見矣 重心字發揮畏字內

三卷

莊廿一

有脩德格天意重字內有興發賑民意全在書法上

看蓋聖人之心如此亦以天下後世為君者當如此

會穀

經于國母為惡之遠而著大國之罪焉

平八 次即侯

經于望國駐兵而深譏其非義焉 凡用大衆皆曰

師師之所止皆曰次次之善不善在伐救與侯上無

名不必言無伐與救之名或曰二段乃不可知之詞

而既曰以侯則皆非義矣非義正見無名無名而動

大衆故曰妄動其罪在勞民上觀下三傳自見

次即侯 次聶北 伐楚次 次匡 次雍榆

去次匡雍榆同

春秋予奪次兵論其所以次者而已 傳中原非以

伐與救形本比不宜倒單要在侯伐救上論其次之

得失傳中三意字俱從上句生來須發透

伐楚次 次匡 雍榆 同一次兵在計罪為

善在恤患為非

聶北 次匡 雍榆

三卷

莊廿二

經於救而次者皆譏其不勇焉 雖汪氏以聶北次

陘為緩師雍榆為畏敵然作文當提論中分三股提

結

次即 次陘 妄動慎戰俱是重民命意

甲午治兵

望國簡父役之兵春秋譏其黷武也 此治兵于即

也就本侯之無名妄動說來侯而不至至整齊之是

論所以治兵之故黷武乃治兵之斷其譏之者譏其

不班師而復治之也蓋治之者方欲用之而未已也

故曰黷參看師還傳黷武自明

大閔 治兵 上不豫失政下久役黷武

次郎 治兵 圍宋 午伐鄭 黷武經武分

上既非教戰于無事之時又非簡衆于有事之日下

子文圍宋而先治兵于睽子庚伐鄭而先治兵于汾

圍郕郕降

內兵非義而不能服人春秋直著其惡也 據無以

服人為案以斷其親仇讐伐同姓之罪一套作不宜

分三段書法總結

三卷

莊廿三

圍郕郕降 夾谷歸田 非義無以服人順理

有以化敵

師還

望國班久役之師春秋示重衆之義焉 書師還譏

役久也是此傳大意按左氏以下則通其次其及共

還說而發明譏役久之意重衆之義全在役久上役

久湏就侯及師還通論乃見至是師為重矣句當玩

蓋至於無名黷武非義害人如此之甚則邦本已搖

雖有君安所戴之所以為重 為後戒意亦不可遺

原缺第二十四葉

師還 會荒 書師還不稱公戒黷武言晉師
不言士與戒專權

次郎 圍郕 師還 鄢陵敗 因事重師因

事重君慶父有伐齊之請莊有脩德之言則是公親

與其役矣沒而不書者以其無名黷武而所重在師

也晉有鎡穀之捷楚有霄遁之敗則是師亦敗績矣

畧而不書者以其君親集矢而所重在君也

師還 袁妻 輕重權衡曲直繩墨摠明王道

加次郎 圍郕 戰安同

三卷

莊廿五

齊無知

經紀貴戚構逆畧詞以罪私愛者焉

年聘 盟饒 季子歸 春王正月

親親而失于尊賢者其禍深親親而得于尊賢者其

功大

季子歸 舍至

經兩紀賢臣之歸而親親之善見矣

孔父 狩禚 盟饒 仇牧 蔡丘 以父牧

形徒石辨人臣忠邪之異以齊桓形齊襄見人君

廢之由

孔父 盟莒 加仇 救同

經于與難之臣有著其節而予之有原其罪而畧之

盟莒 葵丘

經紀二君興亡之迹而原其本于用人焉 搃以齊

之強大論起分作 艷叔去而徒后寵盤樂之行啟

矣其君臣相與有為者非從事姑禁則從事貝丘冒

于原歟而忘其國恤雖歆不亡不可得也 堂阜脫

而管仲相安攘之慮肇矣其君臣相與有為者非無

三卷

莊廿六

志射鈞則無志檻車勤于諸侯而急于國政雖欲不
興不可得也

北杏 兩鄆 兩幽 會櫟 肯止 甯母

葵丘

伯主成九合之功由得用人之道也 以數股點過

推本用賢

孔父 仇牧 北杏 葵丘 父牧得死所綴

出徒石齊桓能用入綴出襄公

小白入 救邢 落姑 春王正月 齊得于

用賢著世之畧魯得于庸親成安國之功

葵丘 長岸

二國之興衰皆由于用人而已 上用管仲而遠豎

開易牙 下用無極而遠屈巫伍負

九 盟于莒

內君謀定于仇國經深罪其志親也 重德報深怨

意重及字齊字湏發得出見得我公志欲安定其國

家而而後嗣不思齊之為仇也此時襄公雖沒然

國家襄之國家後嗣襄之後嗣乃而安定之則所待

三卷

莊廿七

襄者甚厚而人倫廢天理滅矣所以可惡也書法照
傳公及齊大夫盟句

會櫟 盟莒 救邢 邢狄伐衛 入郕 圍

蔡

經譏內君以德報怨而兩有以酌其宜焉 一頭而

脚末繳歸莊公身上

盟莒 四國伐齊 侵曹伐衛 楚鄭伐宋 次

公

諸侯于怨德有不當忘而忘者有不必報而報者

德有輕重怨有深淺

高子盟 師救齊 入郢 圍蔡

經兩舉德怨之相報者惟酌其宜而已 俱在天理人情上說起繳湏點出盟莒意

邢狄伐衛 戰缺 圍蔡

酌怨德之報惟其相當而已 湏體然則如之何句發不可涉于合 夫必有受重德如邢者而後可以德報也夫苟有蒙深怨如楚者而但可以直報也

盟莒 圍蔡 摠是重親仇貶忘之者而怨復

三卷

莊廿八

之者

納糾小白入

聖經辨長幼故論當立者于法之外焉 以不書子係齊作主言納與不稱公子意只宛轉帶說所以然者正發明不當立宜有齊意照傳以糾白平起而歸重小白作文與小白入相似但湏以子糾比斷管仲召忽一段乃文定所據以斷糾不當立而小白當立之公案蓋使小白不當立夫子必不與管仲之功使糾而當立又必不非召忽之死矣講後湏借發証之

者難詞只作事實

納糾

經惡爭國者之逆以正分也 以糾不當立而藉援以爭國混講

小白入

經于嗣君復國必明其分之正焉 入者難詞畧點只以王法雖可絕引起歸重分之當立上作

納糾 小白入 取糾 蔡丘

經定國嗣之邪正於予奪二臣見之也 如卑第下

三卷

莊廿九

事畧重點耳

取糾 甯毋 隨易管仲比皆公

經定相國者之功罪而爭國者之是非見矣 題雖

出管召是非却重在糾桓上

小白入 救邢 伐楚 甯毋 蔡丘

經正嗣君當立于予相國者可知也 從義謂事糾非義謂相桓為義此義乃分義之義行文不宜着實死講但借以証小白之當立湏體認聖人稱仲語意點撥諸般在中如謂齊非白所宜有則反面以事之

者其功烈宜不足道而邢之救云聖人何為而甚稱之耶

救邢 伐楚次 肯止 葵丘 觀傳故字只重所事得正意不重成功

乾時敗

春秋榮望國敵仇之迹而惡其心之悖焉 以雖敗亦榮引起翻下無敵仇之心兩榮字要不相悖言與仇戰雖敗亦榮惟不以復仇戰故不與沙隨平丘為比 以示榮也二書法相照提責其忘親之非雖敗

三卷

莊廿

亦榮傳原說得活若實講便說夢了

乾時 升陞 沙隨 平丘

經變例以紀內兵之屺而終不以直詞榮之也

乾時 沙隨 平丘

春秋不以理直之例而彰敵仇之榮以其心之非也

乾時 圍蔡 忘仇復仇

取子糾

經于大國戕弟而深罪其不仁焉 傳中仁人親愛意固重置而勿問句尤緊要蓋糾既爭立難責桓公

以富貴之但置而勿問亦不失為親愛也一人心防後患可作辨二書法重稱子知其為先公之子則不當取而殺之矣

納糾 取子糾 爭立非義賊恩不仁主傳不當納不當殺收書子不書子書法

取子糾 廬其歸

經譏賊恩而與復國者公天下之心也 上全于後世取國滅後以防患下異于孤秦羅候置守以自奉浚洙

三卷

莊廿一

望國勞民以設險經惡其不知本也

治兵 浚洙 因整衆而譏黷武因設險而譏

勞民

城中丘 浚洙 違天時務地利俱是勞民

長勺

經于望國挫敵而責以王事焉 行使二句正所以已亂寡怨者傳意全以此責魯兵及相接又用詐謀只一事重兵及相接上不能以王事待敵而至于戰縱令正勝也不好了况于詐乎不書伐而書敗正是

以魯為主非兩書法 錄疑行使文告貼不而
守禦貼不陣非傳意善為國者不師蓋謂國素令
政不待兵革而自威善師者不陣謂其軍政素閑敵
國望其丰采而窺伺自消行使二句則抽出敵至而
應之道有此兩端詐戰指彼竭我盈而克之說若
視其轍亂旗靡是追逐之法不混用

長勺 伐鄭盟戲 士句侵 澶淵 夾谷 歸

田

經惡望國之詐戰以其去王事遠也 以長勺問起

三卷

莊卅二

即以數比論起待敵之道歸重長勺作

伐北鄙 入滑 盟戲 士句侵 夾谷 歸

田

經以王事望天下故於善制敵者有取焉 以長勺

引起將不師不陣不戰與文事武備提破後以詞遙

作兩頭不戰不陣不師作三脚末復繳歸長勺上

伐北鄙 書救 三駕伐鄭 大鹵

歷觀待敵而知善戰者之罪矣 三頭一脚繳出長

勺意

伐北鄙 書救 伐鄭盟戲

列國之應敵而皆得于息兵焉 此題自上而下北
鄙作一頭下兩不得已而取其次

伐楚次 伐鄭盟戲 夾谷 歸田

經迭紀內外兵好而予其得待敵之道焉 此題自
下而上總以王事叙起以桓不陣悼不戰猶未盡善
必以孔子之不師為歸宿繳出長勺來

伐北鄙 書救 不師不陣

士句侵 澶淵 夾谷 歸田 不陣服敵伯

三卷

莊卅三

功之善不師化強王道之神 魯濟平陰之師諸國
圖之不服澶淵之格感于士句旋師之仁陽州廩丘
之釁全力爭之不足三田之歸感于孔子俄頃之化

盟戲 肖魚 夾谷 歸田 不戰不師

伐楚次 召陵 伐鄭盟戲 肖魚 不陣

不戰 上管仲 下知堽 若加執良霄
是書救傳題

伐北鄙 入滑

論應敵之道惟脩文脩備得之也

或出伐楚次 脩詞 秦國圖鄭 燭之武 伐陸渾 王

滿辭晉悼遺士夏伐陳子產馳辭如師表

問焉雞澤句以去齊會文十七年子家使會鄭子貢辭

秦晉人秦執訊而與之書秦會鄭子貢辭

或出戰戎陳戎陳晉固士句之憂而午伐鄭

子展子西齊伐比鄭成二年滅宣叔令修國

書伐我以明有倫也而國書不能師以

上數比俱備

會子羽解楚而伍徐越伐吳人加其有詞又

吳早設倫楚以上二比辭倫可兩用

三卷

莊廿四

三伐鄭 大鹵

經以王道律天下不足乎善陣者深責乎善戰者

盟戲 大鹵 魏絳息民 魏舒崇卒

盟宿 長勺 以盛世望人責乎盟以王事望

人責乎戰 至于盟誓德已衰矣况于私盟又失信

乎 至于善陣德已衰矣况于兵刃相接又用詐乎

朔入 長勺 大道望人絕爭國王事望人惡

詐戰

長勺 伐鄭盟戲 用詐謀以取勝用善謀以

取勝

公侵宋

望國犯大而無名春秋特罪之也 魯宋二君未嘗

有隙今莊以僥倖勝齊棄勝侵宋以致次郎之師故

罪其無名

遷宿

大國迫小以遷國經直著其不仁焉 其曰遷宿見

宋人迫而使遷也迫字意重下迫于橫逆云句發

明遷國之苦以見其不仁之甚書法不再貶而罪已

三卷

莊卅五

見即自是而滅之說也 時作此題從大國字小之

道論起便覺泛如胡氏從遷國重事論起覺緊切

次即乘丘

外兵備怨而望國挫之春秋所交譏也 須融傳意

申講抑揚歸重魯上魯人若能云即上傳已亂之道

寡怨之方偷得一時云此小人之道對王者之事言

長勺 侵宋 次郎 乘丘 敗宋于鄆

大國懷怨以舉兵而望國詐勝以啟患春秋交責之

也 上輕舉大眾肆其報復長勺侵宋乃復仇之實

也 下偷得一捷積忿四隣于鄙乃積忿之實也

伐鄭次鄆 夾谷 次以事 勝以理 易次

伐北鄙同

長勺 乘丘 上曹剝下公子偃俱重王事上

說要見已亂寡怨意各以魯為主書法

乘丘 伐北鄙 勝以詐勝以理

荆敗蔡

經特正夷狄之名以其僭王而猾夏也 主楚人伐

鄭荆聘二傳

三卷

敗蔡以歸

莊卅六

經於與國被患而深責其失道焉 此題以于禮為

合于時為不幸二句律之舊說對作固欠融會新說

混作先致患而後失節者亦體傳未真肯傳首至虜

甚矣一段是以國君死社稷之正律他以絕其服為

臣虜而下即以變子無罪不名接之已有無道失國

之意在故下即轉到春秋之法不生名蓋以有國

者即能臨難死節然身已忘國已滅孰若戰戰兢兢

無使高而危滿而溢以長守富貴之為得也此是傳

意歸重處作文宜體變子其義直其詞初不服只一

意說他無罪見討不可把不服字作有守變子服為

臣虜與獻舞一般因他說先君熊摯事不認其罪見

得失地非其自取耳

加潞嬰見沈加等比搃叙混作歸重失節上

石門 獻舞歸 變歸

春秋變例以名與國以其異于無罪者也 以石門

辨起點明變子重本比

獻舞歸 譚奔 滅遂 滅黃 變歸

三卷

莊卅七

春秋重絕國君之自辱以其異于無罪者也 傳雖

因蔡事問過變上然同一服為臣虜變以無罪獨不

名者則獻舞之名以有罪可知作文宜以譚遂在前

論起即論到服為臣虜上然虜一也却又無罪而

虜者即虜而義足以直詞有有罪而虜者即虜而無

所詞于天下夫獻舞之虜而可以變子論哉彼其君

國後復以變辨講二股收生名書法

獻舞歸 滅黃 弦奔

經惡與國失節兩比事以甚其罪焉

滅黃 弦奔 潞歸 首比為主下要體雖字
猶字甚字

敗蔡 滅胡歸 入曹歸

諸侯被患而失可貴之實春秋皆罪之也雖以服為
臣虜言然皆原其自取說如蔡侯不賓息媯是驕奢
淫縱胡子盡俘楚邑是用兵暴亂曹伯不用公孫會
聽公孫彊是棄賢保佞若許斯諸人傳無定事者自
當泛說

獻舞歸 變歸

卷三

莊廿八

經兩紀被虜之君各原其情以示法焉 皆是以歸
而為臣虜者但蔡有罪而服變無罪而不服故名不
名異耳

滅黃 滅變

經于被患之君子其正而憫其情焉

獻舞歸 滅譚

經于小國被患有所以著其罪有所以原其情 上
蔡本有罪而又服為臣虜無守身之節以變不服照
下譚本無罪而又不屈而奔有興復之望以徐已

原照

滅譚譚奔

經恕失守之君以無可絕之義也 以書奔不書出
輕提引起書爵書法全重義未絕一句惟已無可滅
之罪而出于不幸則先王建國無可畏之理所以義
未絕惟義未絕所以冀除宗廟其所得為未絕望于
後日也 汪氏曰上書荆敗蔡繼書齊滅譚桓亦楚
之為耳

譚奔 滅弦 滅溫 滅徐

卷三

莊廿九

經于小國被患恕其義之未絕者絕其志之已屈者
三國雖不死位然無罪則有興復之望徐雖無罪
然屈復則無興復之志要發抑強扶弱又責弱者不
能自強於善意

譚奔 徐奔 名與不名要在義之絕與不絕
上看上主不幸下主屈復或以譚奔作不屈與下相
反恐非

降障 徐奔 抑強之凌弱責弱之自棄

敗蔡歸 滅譚 滅變 滅徐

經紀失節失守者皆原情以定其罪焉 蔡變同一

臣虜也但蔡有罪而服變無罪而不服譚徐同一出奔也但譚則見迫而奔徐已屈服而奔故名不名異耳俱平講不必偏重

變歸 羽奔 上以蔡照其無罪下以譚照其

屈服

十有 一年 敗鄆

經紀內兵勝敵以其非王者之事也 宋既敗而不知懲曾既勝而不知止宋再受衄魯亦困于兵矣

三卷

莊四十

宋大水

春秋志外灾示王事也 春秋魯史乃詳外國之灾時魯方敗宋于鄆乃宋猶告災而魯往吊胡氏又以告為得禮而不可不吊可見春秋以恤病救急為重蓋天戒民隱在本國與列國一體未有謹己之天灾而不惕於人之天灾恤己之民隱而不憫於人之民隱也不然許人不弔君子何以知其先亡耶惟其不警懼憫念於人之厄足見其在已無警懼憫念之實作文宜體此意不然與記魯灾等耳何取於外灾之

志哉

告糴 城邢 恤病救急

棄丘 于鄆 大水 荆聘 荆伐 救鄆

不以所惡而廢恤病之義不以所好而廢救急之義

宋大水 四國災 上魯往吊為得禮下許不

吊為非禮

宋大水 叔弓會陳 敬天災恤民隱王者之

事歸民心合天德公世之心

王姬歸于齊

三卷

莊四一

經抑王女之歸明婦道也 要見聖人書此為述天

理意陽唱而陰和夫先而婦從天理也其當執婦道

云云 正應此句此後世之使男事女夫屈于婦為逆陰

陽之位而非天理也人倫風俗亦此傳切要不可遺

伯姬歸 王姬歸 首止 葵丘 同詞以正

夫婦之倫異詞以正君臣之分

王姬歸 會葵丘 俱是常詞明婦道謹臣禮

分 釐降二女書垂嬪嬙之文西周王姬詩美肅雍

之德 大禹進宅百揆不忘祗承周公位兼冢宰猶

存篤集

季姜歸 王姬歸 抑王后歆其端婦道于上

抑王女歆其謹婦道于下

王姬歸齊 叔姬歸鄆 抑王女之貴者明婦

道錄內女之賢者旌婦節 何彼穠矣王姬有肅雍

之德沉彼栢舟共姜有不易之操

十有二年 歸鄆

經于內女全節特旌之以示勸焉 宗國有可歸之

義且紀七無倚矣乃不歸此而歸彼意在奉宗廟上

三卷

莊四二

所謂全節守義也書法只是存而弗削歸者順詞

即在其中不必另用使與衛之共姜云至末正見聖

人垂勸之意不可忽

鄆入 歸鄆 存祀臣之忠奉祀婦之節

歸鄆 及仇牧 婦節臣忠

及仇牧

經特取大夫與難勵臣節也 此傳論人臣死難之

義有雖死而無貴于死者大宰督惠伯召忽是也有

不死而不害其不死者晏平仲是也有不得不死而

又能死者孔父牧息是也要看立人朝執國政而君

見弑不以其私二意知其所以不得不死之義

及孔父 及仇牧 及荀息 以節義總起中

分三段父雖不能格君而能為有無牧雖不能執賊

而不畏強禦息雖從君于昏而不食其言以節義總

束 孔父死于君前牧息死于君後

及孔父 及仇牧 取糾 及荀息 遂得臣

如齊

經于諸臣與難有筆之以著其節有削之以著其

三卷

莊四三

及孔父 取糾 仇牧 荀息 遂得臣如齊

夷儀

經于與難之臣必酌死生之宜以與之也 摠叙以

死生之宜辨起將孔父牧息為主而以數子辨講見

其既非若惠伯召忽之徒死又非若晏嬰之不必死

此春秋獨予之

取糾 仇牧 荀息 遂得臣如齊 息事不

正與召忽同然召忽非君命而奉少荀息從君以踐

言惠伯死難與仇牧同然仇牧聞弑而叱乎賊惠伯

見欺而戕於賊

取糾 遂得臣如齊 所事非正所從非命

小白入 葵丘 會澶淵 夾谷 管仲不死

而伯君晏子不死而顯君

宋萬奔陳

經於與國黨惡而深譏其失刑也 重在受宋人之

賂上得賂而討不得則安之矣非有討賊之心也使

婦人飲酒亦是惧其有力而用謀給之不可便謂黨

賊然即婦人飲萬酒可見他平時與之歡洽矣是黨

三卷

莊四四

賊也

十有三年 北杏

春秋以正法誅戴伯而亦權與創伯者焉 舊用世

道王道等字作破可嚴作文不宜大開須聯股講後

串墜予桓摠收書法為妙上邊始亂意重下要見不

得已之心

北杏 于幽 救邢 召陵 首止 曹南

城卜 伐晉 辰陵

經子奪伯畝之始以其有伯之功而亦有伯之害也

以北杏為主而以成功啓患分斷于後

去北杏

歷稽伯畝利害之迹知春秋子奪之意矣 摠以北

杏辨起分作上以三比畧叙挽到桓伯不可無下以

四比畧叙挽到桓伯不可有摠收北杏書法

北杏 執滕 踐土 敗殺 辰陵

經責諸侯戴伯以其放迭伯之迹也

北杏 會鄆 救邢 伐楚次

經子大國創伯以其有匡世之功也

三卷

莊四五

曹南 城卜 伐晉 辰陵

經屢紀伯畝之迹惡諸侯之始亂也

盟幽 救邢 伐楚

稽創伯救時之功見聖人權子之心矣 玩傳似一

串意宜渾講不必分三段皆自時事上論發權子意

不必贊其功

北杏 盟幽 予大國之創伯子列國之從伯

兩傳皆有上無天子 皆要發聖人不得已意

北杏 後幽 啓伯畝成伯業皆子之

北杏 城邢 一非受命之伯 一非請命之師

權字俱就當日時勢而為是不得已之計 搃不越屏周一念

北杏 新城 上譏諸侯戴伯下予諸侯從伯 搃是重尊王之義

北杏 邢丘

經責戴伯與委臣重大政 以諸侯主會盟之政自北杏始 以大夫主會盟之政自邢丘始

北杏 盟宋

三卷

莊四六

經罪戴伯宗夷者皆謹其始也 王伯消息夷夏盛衰各以後弊繳入

滅遂

經紀覆國之師而深罪大國之不仁也 只是罪齊

觀傳首以罪孰重問起而後應以罪莫重矣自見其論見滅者之不幸特以形滅國者之罪耳 遂書滅

而君不奔不以歸氏不潰是為上下同力所以為亡國善詞原齊創伯之初諠遂相繼而滅是伯者欲以威力服人故引語云天下之民歸心意照其罪要見

貴王賤伯意

北杏 滅遂 四國戴伯為無王齊人滅國為

不仁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所以一天下與滅繼絕以歸民心所以公天下

盟柯

經不貶望國平怨權其時也 重易世意不可將義字對時說寔講釋怨之宜傳言敵怨不在後嗣當其身則釋怨不復云今易世矣乃欲云可謂孝乎全是

咨嗟他當其身而不復非實以釋怨為宜而予之也

三卷

莊四七

傳末又曰其諸云當其身而什怨耶則知非許其釋于今正寓譏其當襄釋怨意

逆王姬 狩襍 伐衛 圍郕 納糾 長勺

北杏 盟柯 救鄭 伐楚 首止 葵丘

內君怨不以時報而不得不以時釋焉 以勺柯問起後照傳鋪講言當其身則釋怨不復云今桓易世

創伯乃欲脩怨怒隣而危其宗社豈可為孝故長勺敗之為非而盟柯釋之則可歸重當其身而釋怨有無限傷悼意 去末四股同

小白入 北杏 干柯

經不貶望國釋怨論其時而已矣 傳中始合諸侯

緊承今易世矣說摠見其非報怨之時不可添出義字作對

盟柯 盟幽 救鄭 伐楚 首止

經不貶望國平怨以其為大國圖伯之時也 桓公

始合諸侯云摠見其非可仇之時無義字

盟幽 救鄭云救邢 召陵云伐楚 葵丘云首止

論大國圖伯之日非望國復怨時也

三卷

莊四八

長勺 盟柯

經酌望國易世之怨而干兵信致意焉 宜摠問起

中將當其身至孝乎一段意大發後照題畧分摠收

書法要知莊公置父仇于罔聞前非以復仇戰而後

非以釋怨乎也但春秋之義如此耳

北杏 盟柯 權其時以予創伯酌其時以怨

釋怨 上以春秋為尊王而作問起即以僖王之時

斗破發齊桓創伯有功於時 下以春秋重復仇之

義問起即以桓公之時斗破發莊公當相時從伯俱

有安中國等語

十有 四年 三國伐宋

春秋予有制之兵以伯業所由基也 稱人不是書

法只見他將卑師少就將卑師少見其以制用兵所

以能南摧西抑賦民薄意最重承以制用兵說來不

以財力對說通滅譚後二十年間論不泥著伐宋

抑內政雖為簡便然每歲侵伐四出與周制七家而

給一兵七役而征一次者亦不為不重矣

北杏 伐宋 臣天下息天下雖主傳背北杏

三卷

莊四九

之會須合看

滅譚 伐宋

伯國自賢臣之用而定節兵之制焉 滅譚猶用大

衆自是而後節兵二十餘年以稱師影出稱人

滅譚 北杏 伐宋 伐邢 伐鄭 伐徐

伐楚 戰韓

伯主以制用兵故能制勝于天下焉 一順作歸重

節兵一意見齊自滅譚之後而用兵有制故能成權

抑之功收稱人書法北杏比帶入討背會內

伐宋 遂伐楚 戰韓

伯國節兵而無敵于天下春秋之所予也 舉三強

服則天下莫敢爭文中要知此

首比有易伐鄭 伐徐者同

伐郕 伐徐 救鄭 救邢

歷觀伯國節制之師而知伯臣善用其民矣 大意

全卑中以討罪恤患稍分

遂伐楚 戰韓

伯威行于三強節兵之效也 須駕馭作重發節兵

三卷

莊五十

成功意不宜兩分

伐楚 屈完盟 葵丘 戰韓全

滅譚 伐郕 伐鄭 會鄆 救邢 伐楚次

相國者息天下 伯國者匡天下 與北杏傳片

伐宋 召陵 戰韓 圍宋 城卜 踐土

用兵有制者成創伯之功訓民有禮者成繼伯之績

去伐宋 圍宋同

伐宋 書敕 予相之節兵予將之全民揔是

仁天下意

伐宋 伐鄭盟戲 用善政管仲一匡用善謀

知罃三駕

加伐楚 戰韓 伐鄭肖魚同

屈完來 盟葵丘 會曉 盟平丘 節兵服

內外執禮當內外

伐楚 戰韓 伐陳 會曉全

干師 戰韓 執良霄 會申 南摧西抑由

管仲節制駕外服內由智魏善謀

伐楚 戰韓 歸三田 墮邱費 南摧西抑

三卷

莊五乙

賢臣得政之功外柔內順聖人為國之效

伐楚 戰韓 夾谷 歸田 只見管晏能以

君伯顯非是以二事為伯顯也 易伐宋 歸三田

卑伯會伐宋

經不貶內臣會兵以所從得人也 不再序三國連

三國都無貶以桓公之人可會不在伐宋上玩傳中

齊桓公也州吁也自明曰無貶曰詞平非有予之意

伐鄭 鞏會伐 伐宋 卑伯伐

春秋辨從兵之是非惟所從之人異也 揔敘問起

分作有罪無罪在齊桓州吁人品上見不重伐鄭伐宋事上見

北杏 伐宋 會伐宋

列國從伯討之兵經平詞以紀之也 同單去北杏

荆入蔡

經于外夷猾夏而舉號以斥之也 寄荆聘傳

冬會鄆

春秋于講好有見伯業之定有見伯政之善 魯宋衛鄭未附齊者皆來與會則列國景從伯業畧矣矣

三卷

莊五二

陳蔡曹知已歸齊者不復與會則政務簡便不煩諸

侯矣主臨川吳氏說

會鄆 宋齊始服會鄆伯也

經兩紀伯好予其政之簡而心之慎也 不會已歸之陳蔡曹知而但與宋會此伯政簡便不欲煩諸侯也三合諸侯而不盟以示慎重之意自是以盟則衆

信莫敢渝也主此二意

十有五年 春會鄆

經紀伯業始定而見其心之慎焉

夫人姜氏如齊 桓公急于好魯以定伯業故不拒夫人之如齊特書以累桓也

伐邾

經紀主兵之是見伯業之未成也 伯者之先諸侯四句只引起齊桓既創伯其師何以序宋下意觀二十七年云說天下與之然後成伯則伐邾之時人心尚有未與者故猶未成伯須從人心未與上說來惟未成乎伯不得從伯主專征之例故序宋下亦紀其實非聖人有意先後之也未見聖人望伯之意有推

三卷

莊五三

原于人心不忘王澤者是添足

北杏 伐邾 盟幽 遂伐楚

經紀伯兵有因業未成而先乎主之者有因業已成而明其專之者 以伐邾伐楚為主而以北杏盟幽起下

易會鄆 三國伐鄭 盟幽 救鄭全

邾鄭伐宋 遂伐楚

春秋之先諸侯有以其主兵者有以其專征者

伐邾 遂伐楚

經紀主兵專征之實而伯業從可稽矣 主兵專征
只擬事寔兩邊點起歸重桓伯之未成已成上作上
見望之意下見幸之意

三國伐鄭莊十 三國救鄭莊二

從兵以討二見伯業之未成主兵以恤患見伯業之
已成

伐邲 盟幽

伯主之不得專兵者以其成伯之有待也 盟幽股

照伐邲為未成伯作文以伐邲問起發揮而以盟幽

三卷

莊五四

照說于後須體貼然後字要作得靈活

伐邲 盟幽 伐楚 照傳以伐邲為主以盟

幽伐楚融化帶講于後與前題作法畧同

盟幽 遂伐楚 以得衆而予之以專征而先

之搃幸伯業之成

伐邲 圍成至 伯業未成聖化未行

鄭人侵宋 以題只把鄭圍齊伐邲而陰謀竊

發之情狀發他用奇不必加貶而其背伯好好之罪

自見 傳辨侵伐二字據鐘鼓有無之說則疑於無

得失據聲罪無名之說則伐是而侵非惟就奇正辨
侵伐則侵不必非伐不必是得失則存乎其事矣所
謂據事直書而義自見者也

侵宋 伐宋

經兩紀兵而見奇正之法焉 侵者用而示之以不

用使人狎而墮吾術也伐者用而示之以用使人畏

而伏吾辜也要之奇固兵之一法也豈盡非哉然鄭

以宋之從齊而侵則侵乎其所不當侵者也正亦兵

之一法也豈盡是哉然齊以鄭之侵宋而伐則伐乎

三卷

莊五五

其所不得不伐者也觀其事而是非自見矣

侵宋 伐山戎 侵蔡 伐楚

經辨奇正以紀兵而得失存乎其事矣 宋之侵侵

乎其不當侵戎之伐伐乎其不當伐侵蔡伐楚反是

兵之奇正全而所以用之者得失不同侵未盡非而

伐未盡是也

伐戴取 侵宋 三國伐鄭 伐鄭圍新城

經兩明奇正之法而得失視乎其事焉 上莊以寡

覆衆奇也桓什圍伍改正也然莊為殘民之甚桓有

仁民之心即此而見下鄭潛師掠境奇也桓聲罪致

討正也然鄭為背伯之事桓為明義之師即此而見

十有六年 三國伐鄭

伯國用兵本於正春秋紀實以致意也 序宋下意

起處畧點過講中以鄭背兩鄭之會而侵宋見桓之

當伐節兵意亦帶見舊主伐宋伐鄭二傳亦可

荆伐鄭

經黜外夷猾夏明大防也 說猾夏便離不得僭王

不恭字可玩

三卷

莊五十六

盟幽 玩傳首以諱公惡失信說起而後仍歸

到自古皆有死一既斷宜倒重魯作中間插入其曰

同盟至志同欲也一既見今日之同魯亦在內而後

受詹逃以人望而為叛盟之首所以可惡始伯使義

字極重正見魯不宜梗伯圖以嚙鄭王之義耳

伐鄭 戰宋 于幽 執詹 詹逃

原前事以予諸侯之同欲因後事而露望國之失信

盟柯 盟幽

即內君之盟仇不諱而知其以不信貶也

加比杏 詹逃 主合許釋怨惡失信

盟幽 會檉 皆惡其叛尊獎安報分目

加詹逃 敗偃同

盟幽 盟貫 桓伯係周室重輕魯首叛盟為

失信而背義以尊周立說 江黃係南北重輕齊遠

結盟為慮周而義著以報夷立說

十有七年 執詹

春秋不予伯討待伯之意遠矣 待齊之意是因桓

有匡天下之心而以王道責之若止論伯事則侵宋

三卷

莊五十七

不朝討亦宜矣王道只一自反二字既得於責已之

道自得于愛人之仁矣不平分

侵宋 執詹

春秋不予伯國討得其罪而待伯之意遠矣

晉侯伐衛 楚子滅蕭

二伯之用兵有得于道者有得于仁者 二伯非便

能盡道盡仁只借之以發傳意即一破亦須斟酌

下比易伐鮮虞主荀吳却叛而不賞所甚惡亦可

執詹 執濤塗

經欲伯德進于王兩因虐二而致意焉 上經營伯
事之初正昭德懷遠之日下安根底績之後正慎德
居功之時

執詹 晉侯伐衛

經以自治望人故於伯討有予奪焉

執詹 有免侵 失盡已之道失反已之道

上盡道盡仁二句 下反仁反智二句

殲遂

弱能勝強而勸戒昭矣 傳從滅字說來言齊非吊

三卷

莊五八

民伐罪之師故遂人怨而殲之遂有上下同力之志
故餘民猶能殲齊便舍不義與自立意雖並引起宜
渾作不宜兩分遂之餘民一句最重惟以餘民而殲
強齊之成故強者可為戒弱者可自立也湏借題發
勸戒意勿太粘着本題

滅遂 殲遂

經著強弱交勝之迹昭勸戒也 與卑股同滅遂只

作原頭

滅遂 殲遂 入郢 圍蔡 去滅遂入郢同

經示強弱之勸戒有見於復仇存國者焉 餘民一
身意可挑剔

會號 易伐陳或平丘全 圍蔡 上主子產國弱而能自

強繳歸鄭忽下主申胥國亡而能圖存繳歸遂民

入郢 越入吳

外君臣之能振國由自強也 與公至自晉傳比

詹逃

經于外臣托內而交著其罪焉 齊之執義所不當

逃者而逃之豈所謂行法以俟命者乎桓之盟義所

三卷

莊五九

不當叛者而叛之豈所謂信載義而行者乎二違俱
以義為主逃義曰逃下文詹之見執 云二段正說義
所當為者如此而不當逃也後用理字與上義字全
盟幽 執詹 詹逃

經于外臣托內兩原事而交罪之焉 照單作二股

分貼去執詹卑倒魯去盟幽卑倒詹

執詹 詹逃 執舍 舍至 執而末節 執

而全節

多槩

經紀物象之異而憂民之意寓矣 康之多害及于
人矣君人者必克脩厥德以消其異如大禹為龍蛇
之放周公為犀象之遠則害去而民生遂矣故書

滕子朝 多麋 斥爵以行天子之法紀異以

明帝王之道 上大禹戮防風周公誅管蔡 下大

禹放龍蛇周公遠犀象

十有八年 追戎

經于望國逐寇而譏其備之不豫焉 重在不覺其
來來不覺者由無備也濟西魯之境内追戎至此則

三卷

莊六十

戎所侵軼者又過此危之甚矣所謂在境内則譏其
不豫者是也

次即侯 追戎 敵未至而侯之者無名用朽

索六馬之歌 敵既去而追之者無脩用桑土牖戶

之詩

追戎 告糴 兵食貴預

追戎 伐山戎 弛武備好武功

追戎 夾谷易會統亦可 無武備而招寇有武備而

却敵

有或

經紀物象之異欲人君慎所感也 重責莊公非望
人君意

加多麋混作 加獲麟合作

札聘 獲麟 韶奏鳳儀 經成麟出

十有九年 于野及盟

經兩譏內臣行事以不能酌禮之輕重也 所重所

輕就人言禮之重輕兼人與禮言遂者專事之詞以
下意只在大夫輒與句輒字即遂字意此書遂以一

三卷

莊六乙

事出而專繼事者與救台遂入鄆同屈完高子本以
二命出但未有一定之命若結則本無此命而專繼
事者也

及盟

內臣輒盟乎國君經譏其輕以失人焉 分專抗及

卑主專者皆未當專意即在輒與句內齊宋書爵而

曰遂譏其輕以失人則遂字書法固明以譏其抗矣

當以抗為主而遂字意帶用傳中安國家利社稷云

辨講于後

遂及盟 屈完盟 易高子

經子奪大夫結信無非重君命也 主傳中受命不受詞意搭屈完之可專全在本有此命得以便宜從事利國家意只帶說遂邈反此 加伐西鄙 召陵同但見危國安國意

鄭及盟 伐西鄙 士句侵 澶淵公上

遂及盟 遂伐楚

春秋謹大權而于專信專兵者譏焉

遂及盟 宋楚平

卷三

莊六

經兩罪大夫專命明人臣之義也 結之異于高子屈完者以其無便宜之命 子及之異于高子屈完者以其在君之側

鄭伐衛 遂伐楚 遂及盟 宋楚平

經重專兵專命之禁屢於兵好示意焉 今鄭無王命雖有言可執亦王法所禁 若違命行私雖安利之功亦以擅命論刑

伐西鄙 加于鄭及盟只作事實同

即伯討之有詞而致寇之罪彰矣 結方與二國盟

句重纔見其致寇之罪失已失人兼用然湏抑揚而失人上傳所謂責魯不恭宜體也 李氏曰魯自受鄭詹而背盟已得罪於齊矣公子結又重齊之怒耳 按是歲周有子頹之亂衛師燕師稱兵伐周立子頹天子播遷于外桓公不能討乃以三國伐魯是春秋所責也

麟經統一卷之四

莊公下

西吳張杞成夫甫著

男

張趙煥
張晉煥
張郇煥

姪

張時化 癸卯亞魁
張時俊
張魏煥
張鄭煥 全校

二十
年 如昔

經紀國母越禮之甚而歸咎于失子道者焉

伐戎

四卷

莊六三

經紀伯兵而見其有攘夷之勢焉 桓始舉攘夷之

兵戎在徐州之域最近故先治之偕盟幽傳 鄭公

虢公方相命以謀納王齊若罔聞後殺子頽齊卒不

預見桓全是逐利以自私於王室何有

二十
年 突歸 忽奔 突奔 忽歸 突入 遇垂

經著嫡庶彊弱之實示居正之戒也 倒遇垂作蓋

突之能君與忽之不能君則知遇垂者果厲公非子

儀也而春秋書爵不沒其實者為居正而不能保者

之戒

去遇垂以突忽能君不能君對起末倒居正之戒

突歸 突奔 突入 遇垂

經不沒竊位者能君之實示居正之戒也

二十
年 肆大青

望國縱惡之過春秋譏其失刑也 書法于大字上

有大青之不可肆者以其縱有罪也縱有罪則虐無

辜所以為廢天討而虧國典也

會曹伐鄭 大青 違王制而紊禮 廢王法

而失刑

四卷

莊六四

肆大青 救邢 示用刑之義示用兵之意

惡失刑期于無刑 取救兵期于無兵

殺御 立晉 齊人伐鄭 及荀息 良宵奔

經紀列國用刑而著其情之公私焉

立晉 良宵奔 篡弑之賊人所得討背叛之

臣人所同惡

盟防 納幣

經于內君圖婚而深著其志仇之罪焉 只是忘仇

一意而以議婚仇臣納幣仇國聯講俱重在齊字上

有摠收二書法

狩禋 盟防 俱主宗廟之事有人心者宜于此焉一變

盟饒 盟防 定仇人之子娶仇人之女

三十有三年 祭叔聘

經不予王臣私交正人臣之義也

祭伯來 祭叔聘

經于內臣朝聘而皆正以人臣之義焉 諸侯世相

朝者有矣未有蒙內諸侯朝于列國者也 王朝大夫

卷四

莊六五

來聘者有矣未有不由天子使而聘者也 朝是無王

命而來故不言朝聘是假王命而來故言聘而不言

使人君而明此云後須一發

公如齊觀社

內君會祀于大國春秋譏其不法焉 傳分三段一

段見齊俗之社非公所當觀二段見諸侯之祀非諸

所當會三段見後嗣所觀法而舉動不可輕摠是輕

與一意蓋齊俗因祭社則蒐軍誇衆聚人觀之公托

此名以如齊尸女是非會祀也傳中無書法

如京會伐秦 有事于武宮

經兩紀會祀皆分所當會者也 成子受賂于社

叔弓蒞事只各論其常分照莊公會祀之非不作予

之說

伐邢 圍許 伐秦 有事武宮 民事王事

繳觀魚受命受事繳觀社

荆人來聘

經進變夷者之慕義與善之心弘矣 玩傳世類意

雖有之然全重聖人樂與人為善意者不念二字及

卷四

莊六六

遂稱人遂進二遂字及與天地相似句皆非為世類

發也雖蠻夷而能云雖蠻夷三字描寫聖人樂與公

心世類意亦挿入全在聖人意上發揮不是予荆人

傳中以刑以禮二句乃胡氏訓後世之君如此不可

自聖人書法上看

敗莘 入蔡 伐鄭 荆聘

觀聖人進退遠人而與善之心弘矣 不以順逆分

宜渾融發聖人之心方得傳意以上三比問入本題

講後翻辨若曰之人也是嘗入我上蔡者也非累善

不進也是嘗虐我懿親者也非積行不與也則是以
既往之愆而絕其自新之路彼其先火政之司孤矢
之共其勲何如而忍絕其子孫亦至此哉後以叛則
懲其不恪云繳之

敗蔡 入蔡 伐鄭

外患始肆經特斥其僭王外患益肆經特惡其猾夏

年聘 荆聘 白狄來

經進遠人脩禮以其事同中國而類異外夷也 倒

本股作

卷四

莊六七

敗蔡伐鄭 荆聘 取舒 伐莒 伐邾 會戰

徐越伐吳 攜李入吳

經因變夷者之順逆而制進退一天地之心也 撫

論聖人天地之公心中順逆分股後摠發意

石門 伐凡伯 荆聘 伐英氏 會戚 伐

吳

經謹華夷之辨而酌之以待變夷者焉 上二地只

辨起倒下四比作

荆聘 取舒 會戚 徐越伐吳

經進變夷者之慕義樂與善之心也 如卑意中
分四小股仍摠發意

會潛盟唐 伐凡伯 荆入蔡 荆聘下二比易

全

聖人之待純夷者其法嚴而待變夷者其情恕也

猾夏固膺之會同亦外之者以非我族類無時可通

叛則懲其不恪來則嘉其慕義者以聖賢之後不得

終絕

滕薛朝 年聘 邾朝 荆聘

卷四

莊六八

遠人脩中國之禮春秋皆進之焉 不念字要發

城邢 屈完盟

經兩紀事而見安通服遠之道焉 此題宜刪

假許 荆聘 異其將來之善不追既往之愆

荆聘 屈完盟 慕義 服義

荆聘 晉侯伐秦易僭二十九晉 樂與人為善

樂與人改過

敗蔡 伐鄭 荆聘 入陳 圍鄭 滅肖

不以惡而掩其善不以功而掩其過

荆聘 會奔

經原世類進遠人之脩禮賢外臣之守禮

入蔡 荆聘 栢舉 入郢 因順逆進退

因善惡命討

遇于穀 期遇簡禮點過重圖婚失時作

遇穀 肖叔朝公去遇穀

經譏為禮非所者一撥亂意也 傳首穀齊地正起

下非所下以用幣非物與朝穀非所並言俱主責魯

無疑嘉禮不野合至委之於野矣是就肖叔非禮上

四卷

莊六九

責魯不當受不宜兩平此亦撥亂之意言君子不受

非所之禮是亦春秋撥亂之意也 禮經國家定社

稷易之則亂故曰撥亂之意或曰萬物由禮則治不

由禮則亂亦通

肖朝 靚用幣

為禮而非所與物者皆失其正也 只就禮字上論

責在公意輕撥亂之意正始之道

肖朝 夾谷 朝禮非所內君受之非其正享

禮非所聖人却之得其正

襲言 夾谷 杞梁妻辭郊吊孔子而能野享俱

是非所而能反之正

蕭朝 朝王所 俱是非所上責莊撥亂之意

下責王正本之意

盟戶

內君圖婚失其時經明義以責之也 只是不能以

大義裁之至于失時一意中以娶仇女軟入收詳書

書法 加遇谷同

子同生 遇谷 盟戶

四卷

莊七十

經原內君禮之踰時所以著其不孝也

盟戶 盟戲 婚禮失時 冠禮合時

射姑朝 盟扈 上狗父命世子君之貳也下

狗母命夫婦倫之本也

二十有 刻桷加舟桷全 天子諸侯縣壘而今舟之非

之襲之而今

經於內君崇侈深惡其心之悖焉 主志親斷罪心

術字重發不念父仇而誇示仇女抑何心術之不正

也蓋崇侈止是童心惟誇示仇女乃有亂心而為廢

人倫悖天道之大惡御孫不敢盡言姑以侈為惡之大而意已獨至矣春秋謹禮于微微字又從心術中挑出謂心術之微有不謹將不知禮為何物而無所不至也

邢丘 平丘 上儉德之共主定朝聘之數言下侈惡之大主城虎祁言 城楚丘 叔弓如晉同

逆女公至

經志望國婚禮之常著其志仇之罪也

狩即 大雩 遂納幣 視朔 即位 文公

四卷

莊七十一

即位 宣公

凡事之常必違禮乃書始終之變雖合禮亦書

大雩 歲時 狩禘 視朔 事 壽納幣

春秋迭紀常事示失禮之譏也

立晉 蔡季歸 文即位 宣即位

經重人道之始終不以禮之合否而必志焉

公即位 文 有事于武宮 意全上但俱是禮之

合者

姜氏入

經惡內君之娶仇女而詳詞以著罪焉 姜氏齊襄

公之女最重所以不可見乎宗廟而宗廟亦弗受失于正始一段只是當時錯亂處畧挿入講中所以挑禍亂而幾至亡國者非專由始之不正全在不勝其母忘父仇以俟仇女上使莊有感父之誠以大義絕其母豈至縱其所欲以致此乎書法不致而書入而又詳書搃結

覲用幣

經志嘉禮以義有所妨而禮無所別也 大夫宗婦

四卷

莊七十一

是兩人男女同贄此莊公欲誇示仇女也娶不當娶之人行不當行之禮以明示百官讀亂男女此皆失於正始之道而亂 所從生也桓公只為不謹於禮故躬弑于齊莊公所覲者今所行又甚之矣

姜氏入 覲用幣

春秋外仇女于神人重復仇之義也 上不書至而

書入以仇女不可以見宗廟夫婦不同至帶說下不書見而書覲以仇女不可臨群臣男女同贄帶說

侵曹羈奔赤歸

經于外夷專廢置而責居正者之立焉 此傳以
戎專廢置歸重曹羈不能自立以為居正之戒觀傳
曰明而能斷云何緣而起則知非罪其不能禦之于
臨事而以其不能懾服之于平時也傳中制在宋權
在戎極重世子居正憑一國寵靈何至為他人所制
足見其微弱之甚收雖以國氏而不稱爵書法

只曹羈奔全 只赤歸亦倒居正意

執祭仲 突歸 忽奔 侵曹羈奔赤歸同

經所紀廢置之事而均罪居正者焉 狡童刺忽蟬

四卷

莊七三

游刺羈

郭公

諸侯之自亡由失用舍之道也

觀魚 城濮 知善不能用知惡不能去重在

不能行其所知上 易棄師朝吳奔同

輦帥師 子哀奔 小人肆行君子遠引

輦帥師 觀魚 城濮 哀奔 上二題合為

一題

二十有一年 女叔聘 季子原仲有舊今為兩國
相收叔來聘冬友報聘

經字命卿脩禮而尊王之意見矣

鼓用牲于社

經于望國禦災而責其無應天之實也 社陰之神

也日食則陰勝陽天子尊故伐鼓于社以責群陰諸

侯止伐鼓于朝以自責卑不敢責神且明不敢僭天

子也今鼓于社則有責神之意又禮當用幣而用牲

則有媚神之心二意似畧有重輕摠見魯無恐懼修

省之實心也 按禮天子敕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

諸侯置三麾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充其

四卷

莊七四

陽也

伯姬歸杞

小國嘉禮失其節經有所存以譏之也 以只罪其

不親迎傳中二失字指不親迎之失言微者名姓本

不登于史策故不言逆而譏失禮只在書歸上

履縗逆 伯姬歸杞 伯姬歸杞 莒慶逆

高固逆

經詳畧外臣謁婚而謹禮辨分之意昭矣 提叙分

一書大夫逆一書伯姬歸以志親迎之禮失一逆而

猶歸一逆而不歸以明君臣之分異

履繻逆 伯姬歸紀 伯姬歸杞 別其分志

其失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凡天灾有幣無牲
非日月之青不鼓古人遇水旱必以側身脩行為本
况于社于門非所以致水灾者自古豈有伐鼓用牲
救水灾之禮乎莊公若感比年大水日食為陰盛陽
微之極能思先王正厥事之意謹内外之防嚴夫婦
之別禍猶可息也既無脩省實心又且禮文繆戾本
未齊失此魯之所以亂也

四卷

莊七五

友如陳

即貴戚之脩外好而私交之罪見矣 文叔一來季
友旋往陳魯之交盖出于季友原仲之私情也

二十有六年 伐戎公至

經於内君攘外而特著其危焉 張氏曰莊公治國
家之政多闕而勞師于戎雖能復怨何益於内治

雷殺大 夫傳 羈出赤歸 城卜 司城奔 楚子入陳

經紀列國用法有蔽罪于枉刑者有蕪罪夫被刑者

城卜 入陳

經兩紀用刑而因著被刑者之罪也

卑伯伐 蔡丘 垂隴 放甲父

經重命討之權幸其出于上而譏其尊于下也

卑伯逆 茲侵陳 盟蔡丘 放獵 重王命

而責於命明王禁而責於刑

或女叔 蔡丘 敗箕 甲父同

卑伯伐 或叔女 或蔡仲 盟蔡丘

聖人明刑賞以尊王故責命卿而予明禁者焉

四卷

莊七六

垂隴 甲父 枉命枉刑 加盟防 齊上 入陳

同上比隨易齊晉上卿比下比易城卜及箕鄭父全

買戌衛 罪箕鄭父 有滅路 賞士伯 戰鞍 賜三

路三命 之服

皆專命皆專殺二皆字亦可味

城卜 敗箕 上殺顛頤析瞞舟之僑三人

下命且君胥臣卻缺三人

盟蔡丘 垂隴 有免侵 無婁 高厚伐

經重刑賞以尊王故予明禁而抑私命者焉

只葵丘 垂隴全下四比隨易肢皆全

垂隴 有枚陳 無婁 高厚伐

經每抑大國之貴卿示尊王意也 總是專命一意

會盟征伐不可大分

朔奔 小邾朝 城卜 垂隴 命討出于上

命討出于下

敗箕 胥臣或易 戰鞍亦可 戚甲氏留吁

經于伯國任官罪其專命者予其詰命者

敗箕 甲父 栢舉 入郢

西表

莊七七

春秋公命討之權有欲歸之王者有欲歸之天者

伐徐

春秋不志內君返國以其無危道也 重役不淹時

二句時勢不平獨曰齊人同會以齊伯可倚為援也

須重發傳無予之之意

伐戎至 伐徐

春秋不志內君拜患之兵以其無危道也 伐戎比

只為傳必戎與齊合兵表裏勾搭來舊以伐戎之至

為危與徐之不危對作傳無此意

三十有 會泚

內君非事而出春秋譏之以謹禮也 非事非民事 也應上非民事不舉

祭伯來 觀魚 河陽

經歷紀上下舉動而皆譏其非事焉

祭伯來 觀魚 非君命 非民事

觀魚 友如陳 非民事遠遊非君命越境

會泚 遇防 總是徇私而廢禮 以莊僖分

作三不節以禮下遂忘平禮也

西卷

莊七八

盟幽

經紀伯信之協而見其得衆之盛焉 以鄭伯畏服

而遂謂授之諸侯者蓋當時諸侯已服齊獨鄭尚貳

至是鄭亦服諸侯無不畏服者矣舊以鄭為中國樞

無攬齊侯得衆則安據尊獎之功自此可成故曰視

他盟為愈矣傳中伯中國攘夷狄之勢是原鄭伯所

以畏服非謂鄭既畏服而後有此勢也

盟幽 鄭子盟邾 毫北

經于伯信之講兩比事以見衆志之孚焉 倒本股

作見得幽之盟非出于強非出于疑也

盟幽 毫北

經兩紀從伯之信有著其心之協有著其心之疑

盟幽 鄭子盟邾易曹南全

經紀小國從伯有著其出于誠有著其出于勉

齊桓伏羲有以致人之服棄不省德徒以強人之從
歸重齊宋上

鄭會 毫北

經紀小國從伯之信矜其勉而惡其疑也 勉則大

四表

莊七九

國近之之罪疑則小國自貳之罪

伐西鄙 伐戎易伐徐全

兩觀伯勢之盛知人心所由歸矣

侵宋 執唐 伐北鄙 伐徐 盟幽 救鄭

經敬人心從伯故於其始渙終同而幸之也 倒單

串作見鄭素貳于齊乃今見其勢而畏服之則人心
之同可知矣救鄭是安攘事故將來一驗

盟幽 盟幽

經兩紀伯信而皆樂人心之同焉 上伏尊獎之義

天下與之下有安攘之勢諸侯歸之亦有淺深魯鄭
鄭服參用

盟幽 救鄭 安攘之勢成安攘之事著

盟幽 盟貫 勢成義著俱着安攘上

盟幽 葵丘

伯信始講于尊王而人心同繼講于尊王而人心喻

盟幽 新城 予從齊非為桓子外楚非為晉

摠示尊王之義

友如陳

四表

莊八十

經不貶內臣私行示正本之意也 通季子之私行

在直書蔡原仲上當時友未必無命但會葬是私事

即請命亦屬私行耳全重正本意王臣始亂止用祭

伯祭叔尹氏不用 穀梁曰避內難也慶父牙通乎

夫人以脅公季子起而治之則不得與國政坐而觀

之則親親固不忍見也故復請至于陳

祭伯來 祭叔聘 友如陳 莒慶逆 高固

經深貶王臣私交而恕夫效之者正本意也

祀伯姬來

經志內女之歸示謹禮之意也

莒慶逆

經紀內女歸大夫而責君之非禮焉

履綸逆 莒慶逆

經兩紀外臣圖婚而特示辨分之意焉

杞伯來朝 致伯姬也杞伯不能制其內縱伯姬數出又來朝以致之微弱甚矣

會城濮

經紀伯好而見命討之公焉 不止說命討出于王

四卷

莊八乙

要從命齊討衛得命討之公看不然平王錫仲子桓

王討鄭伯亦得為春秋所與乎

二十有八年 齊人伐衛

觀伯主奉命以討罪則知其不可拒矣 傳說齊人

奉命討罪非以予齊特起衛當徵詞請罪耳

伐衛及戰

與國抗王命而交伯兵經深著其罪焉 立子頹是

衛先君事此時懿公方立然王命所加必無抗違之

理故為衛計者只當歸死代父受戮于王此為忠孝

之正不則亦有哀求不氓康叔之社稷而已今遽然

興師與戰是非抗伯乃抗王也春秋所以疾之亟戰

就志戰內挑出以明其橫深疾之耳非兩意也聖人

之情自尊王上說與他戰已亂息畢者不同 按齊

取賂而還則非真能承王可知

會城濮 伐衛及戰

經原伯國討罪之兵而深疾與國之犯義也

戰即言伐不伐徐伐不伐衛及戰 戰安為主

經異詞以紀與國之抗伯所以深疾之也

四卷

莊八二

會防 齊人伐衛 假命行私 奉命討罪

伐衛及戰 柏舉 逆王命而抗伯連王命而

成功

荆伐鄭會救鄭

經紀兵而惡外暴深予伯主安攘之事焉 楚凌弱

暴寡在無故上見只提起隨繳書法轉下桓公恤患

上作得救急恤隣之義本將奔字來安攘之事見本

桓公主兵說若主兵非桓只是救兵之常不可謂安

攘之事見也收收字書法稱人不重

會救鄭

伯主舉恤患之兵而安根之事見矣 以恤患為主
就中發安根意

救鄭 遂伐楚 據 葵丘 安 上比是事見下方有
成功

救鄭 盟貫 以安攘為主事見義著

伐鄭救鄭 伐鄭救鄭 文九

經兩惡外暴而著恤患者之得失焉 子元管仲范
山趙盾

卷四

莊八三

築郛

望國時詘而興不必為之役非人君之心也 周禮
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四曰他禁謂息繇役
則于當為且弛矣而況于不必為者不視歲之豐凶
云 于所不必為也一串說要發非人君之心意

城郛 築郛 築臺 築囿 本傳中大曰城

小曰築二句搭摠歸非人君之心上

築館 築郛 非人子非人君

大無麥禾

經紀國用之竭譏內君之不敦本也 不書于夏秋

而書于冬見非天災水旱使然乃由費用沒廣所致
故于歲抄會計而後知之也不敦其本自不能務農
重穀言而肆侈心即上惟宮室臺榭是崇是飾意享
國二十八年當有九年之積句重以此照大無省

丹楹 刻桷 築郛 無麥禾 告糴

內君崇侈以致國用之竭經譏其不知務也

大無麥禾 告糴

國用竭而求于人經病其不務本也 傳明云病公

卷四

莊八四

宜一串書莊為是 合作亦整君不敦本臣不務寔
三年餘一年之食九年餘三年之食此養民之本務
農重穀節用受人此治國之寔書法摠收

告糴于齊

經表內卿紆難之情責其治名而忘實也 大臣任

國事句最重名在臨時實在平素治名不治實之蔽
蔽字重看原心而論也心蔽于名則其實有不暇治
矣省文仲平時築郛新廡皆無一言諫止至于事急
欲任其勞則治名不治實可知

築郛 告糴 無人君之心失大臣之道 民

勤于力則工築罕民勤于財則貢賦少民勤于食則
百事廢 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
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

告糴 遂乞師 食不足而有求內臣治名之
非兵不足而有求內君昧義之失

二十有九年 新延廐

經譏望國興役以非時而悉民力也 傳首問起下

引公宜曰一段重時詘舉羸引穀梁一段重時視民

四卷

莊八五

勤故時享最重此乃民勤于食之時禮凶年歲不登
馬不食穀馳道不用民力為已悉合大無告糴及築

郛延廐二役看方得

中丘

城即

延廐

稅畝

田賦

望國之征役皆不視民之所勤也 當照傳重發時

視民勤意題面皆反傳者畧點便是

築郛

大無

告糴

延廐

望國非時而悉民力經脩書以譏之也

城諸及防 主雖時亦書或與築郛延廐一例

亦可

三十 師次于成

經于望國駐師而譏其恤患之不勇也

降郛

經深罪伯主脅小明道義也 傳首解降為脅服而

因言所以專罪齊者以彰微乎微故責之薄屬扶弱

一邊齊肆強力脅使降附故罪之深屬抑強一邊而

全重桓之以強凌弱急事功上急字最說得伯者心

事出蓋謂王者緩懷之道既遲緩而難以俟世主荼

四卷

莊八六

毒之慘又深諱而不欲居故不以兵加其國遂以聲

勢恐喝他降使拓地之利收之湏臾而獻國之名又

在小國此其事功誠高而大非王者之道義也故傳

末曰五伯

云

郛降

降郛

經兩紀服小之事而責各有歸也 玩傳前書此言

四字當總起

魯濟

經譏伯主期遇以其簡禮而勤兵也 補遇清山戎

二傳

伐山戎

經譏伯主畧遠垂戒深矣 全重困民上蓋勤兵遠
伐則民力必困是以先王耀德不觀兵如舜誕敷文
德而有苗自格惡用武功哉傳中垂戒意須重發然
則伐楚一段以足不可勤兵務遠之意蓋謂退師示
義不務交兵而敵自服則亦未至勞中國困吾民者
此所可美耳彼伐山戎者而何免于貶哉強本治內
柔服遠人摠承上說不可分貼

四卷

莊八七

伐宋 伐郕 伐鄭 伐徐 伐山戎 獻捷

伐楚 于師召陵

經獨譏伯主畧遠參柔遠之師益見也 順傳重畧
遠上作伐楚事後帶講

伐宋 伐郕 伐鄭 伐徐 伐山戎 獻捷

經詳伯主節制之兵而惟畧遠者譏焉 以伐宋四
股稱人辨起同舉題作

伐宋 伐山戎 予節兵討二譏勤兵畧遠

伐山戎 獻捷

春秋不貴畧遠故譏其勤兵而抑其矜功焉 抑其
捷意亦是抑其伐戎之功摠是不貴遠畧但上就伐
發揮下就獻捷發揮

伐山戎 獻捷 伐楚 召陵

經予奪伯主攘外而柔遠之道見矣

伐宋 伐郕 伐鄭 伐徐 伐楚 召陵

節兵討二慎兵柔遠兩邊俱不遺伐山戎 只伐宋

召陵全

告羅 伐山戎 治實治本 文仲以急病讓

四卷

莊八八

夷微名春秋之意在于務農重穀節用愛人齊桓以
闢土務遠微功春秋之意在于強本治內柔服遠人

降郕 伐山戎 急功好功合示抑強扶弱之

意示治內服外之意

伐山戎 伐陸渾 畧遠夷 覆近夷

伐山戎 遂伐楚 北伐譏其遠 南征譏其

伐楚召陵 伐鄭圍新城 得于柔遠得于攘

夷伐山戎及圍緡傳脫母合

伐山戎 夾谷 賤武功 貴文德

三十有
一年 築臺于郎

經于望國遠役而譏其厲民以自樂焉 不緣占候
以去國而築臺于遠知之若占候之臺不當去國中
矣 加築薛築秦同張氏曰莊公一歲三築臺所謂
及是時般樂怠教者則治國治家之當務荒廢多矣

築臺于郎 六月雨

經紀人君有不可厲民自樂者有所宜與民同樂者
各發傳意泛論下傳無予僖明文

三築臺 三不雨 厲民勤民

四卷

莊八九

獻戎捷

經抑伯主矜功以功之不足矜也 諸侯有四夷云
一段只引起獻字是抑詞齊本以戎捷誇示于魯非
獻也聖人欲抑其侈心故書一獻字以沮生事戎狄
之非即上傳戒好武功而不脩文德意不是譏其失
體當時即以此捷獻之王亦何足取以其所得躬來
夸示句正見他好武功之意

戎捷 踐土 戰安 邢丘

經抑伯主畧遠之功故援獻功之體以紀之焉 以

踐土獻之得戰安邢丘獻之失起倒歸桓實非獻而
聖人借以抑之見他畧遠之功不足多無論誇于魯
嫌於邢丘遺傳相類就使獻之王亦將與戰安同罪
而不得與踐土全美矣

踐土 戰安 邢丘

歷觀諸侯獻功而得失異焉 傳原不重獻捷之體
但此題姑就體立論以踐土既是夷俘又獻于王作
一頭筆雖獻之王然捷則齊也邢丘既非得之夷况
所獻又晉也作二脚 邢丘易舍之入陳夏伐陳同

四卷

莊九十

或成公三年五國侵鄭皇成獻晉 捷于楚 或九國救鄭侯共仲 亦全
軍楚師囚鄭公 或定六年季孫如晉公侵鄭亦全
謹儀獻諸晉

山戎 獻捷 城濮 踐土

經于二伯攘夷抑其矜功于內予其奏功于王

踐土 滅甲氏易氏 趙同 獻 鄆陵 鄭至 獻全

二國獻攘夷之功于王皆春秋所予也

踐土 戰安

諸侯獻俘于王得之夷者可予得之夏者可譏

獻戎捷 楚獻捷 抑齊之矜功諱魯之受賂

三十有三年

梁丘

經紀諸侯期過而正名謹禮之意見矣

公子牙

立晉 慶父如齊

經于内外之臣而予其誅不避親也

公棄

伐餘丘 遇穀盟

經原内君受禰以其縱大權而廢大倫也 以幾至

危國意提起分作 成王散主兵權 大舜不告而娶

加于同生 春秋正月同

慶父如齊

卷四

莊九一

經紀大惡安于去國而原罪于縱權者焉

伐餘丘 慶父如齊

內若縱權而貽禍春秋之所戒也

慶父如齊 戊辰公即位

春秋者強臣無所制以諫大權著嗣君有所制以重

大本 李氏曰莊公在位三十二年乃無志不立之

君也春秋自九年以前書逆王姬會伐衛次滑狩糕

及圍郕盟蕢納糾皆罪其忘復仇之義自十年以後

齊桓方興國事未立故長勺之役魯勢稍振兩敗宋

師初齊歸地齊桓亦屈意結魯以成伯業故數年之

間魯國無事正當明其政刑以貽後嗣而乃受制文

姜娶仇女以續宗祀三年三至齊廷遇穀盟戶皆為

姻好而出未聞秉禮之君若是也故自二十四年以

前書納幣觀社丹楹刻漏逆文用幣皆為一經特筆

然多虞有戲大水日食之迭見天意未忘乎魯荆人

蔡叔蕭叔杞伯之迭至人心尚歸乎魯幽之盟城濮

之會魯濟之過伯主亦有資于魯宜可以有為也而

乃勤民縱欲築郕新廐城諸防城小穀一歲而三築

卷四

莊九二

臺坐置其國于安晏沅酈之域欲無危得乎至於亂本

之成始于文姜成於哀姜而孟任之嬖女公子之侮

家道泯然矣豈特慶父之得兵權已哉張氏謂春秋

罪其為風教之本而不免首惡之誅得之矣

四百九十題

解經一卷之西

閔公

元 年 春王正月

經畧內君嗣位正大倫也 內無所承緣慶父弑逆利閔幼而立之慶父夫人對先君者不告是魯臣子之責閔方二歲不宜加貶魯有大故兼慶父弑逆事臣子不告者想是慶父植根深耳目廣之故王不遣使因不告來總見得當時置立出亂賊手內無承而上無稟不可言正位居體也全是借此以正人道之

四卷

閔乙

大倫

齊人救邢

經善伯主恤患之兵仁天下之情見矣 傳首二句已盡本題之意下即聖人之罪不救者與救之不力者而見聖人之情其欲人救患如此其至也不可因此分能救速救二意聖人之情是兵期于無兵須重發胡氏只說透聖人善救大例與善救之情則救邢之善自見玩左氏敬仲厭豺狼棄親暱之對則此舉之功甚大自宜為春秋所善稱人只辨非貶詞

突救 救邢 狄救 慶父救 救邾至 救

晉次 吳救陳

春秋屢致意于救兵一仁天下之情也 此題不必倒卑以兵者春秋所甚重問起下即將善救邢與各股罪不救者罪救之慢與怯者逆過見聖人之重救兵如此而後總發聖人之情各股渾化在中蓋令天下皆列國之遺義乎苟非有京師之旅狄與遠國之師彼三國有坐亡而已令天下皆我魯之忌義乎設有如成不能支晉不能待彼有立困而已又令齊懷宴安而忽簡書則厭豺狼棄親暱又當何如甚見得救兵之不可已故問陣不對以戰兵全民命仁也救兵必善以用兵全民命亦仁也總見聖人仁天下之情

四卷

閔二

突救 狄救 慶父救 救邾至 救晉次

聖人情切于恤患而屢致意於救兵焉 罪不救與怯慢者正見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意大意同前題總發聖人之情

突救 狄救 慶父救

經善恤患之兵而寓責乎縱患者焉 總起束中分
三段全以善救為主罪不救正欲其能救也要發聖
人之情

救成至 救晉次

春秋情急於恤患而怯與慢者皆罪焉 亦要發善
救意怯是有所畏而不敢進慢是遷延不在心上譏
怯慢全欲其勇往直前意不宜專於怯慢上死講

次即 圍邲 師還 救邢 救成 救晉

聖人不以慎兵累恤患者仁天下之情見矣

四卷

閔三

救邢 盟貫 不以重兵而概論恤患者不以
惡盟而概論謀義者各須重發意

盟落姑

即內臣見思於國賢可知矣 此就請復上見得國
人之思就國人之思見友之賢不可用繇異及奉般
酈牙等舊語曰國人見得公心曰安社稷見倚賴甚
重豈不是賢出奔之耻宗親之貴在季歸股內勿混
用

季子來歸

經子貴戚歸國而賢賢之情見矣 只重魯國方危
至則是賢也一段國人思得季子以安社稷句極重
見季子之賢足以安社稷故國人思之我公請之自
以賢德為國人所與不緣宗親之故也然則今日之
歸誠有足喜而出奔之恥自當為之諱矣故不稱公
子而稱季子賢之也不書出奔而書來歸以其賢而
喜之也不書奔恐累其賢不稱公子恐掩其賢

慶父如齊 落姑 季子歸

經于賢臣出入必隱顯其辭以旌之也 如卑但就

四卷

閔四

沒耻旌賢發聖人之情下隱惡而揚善至樂與人為
善矣正其情也喜來歸意輕不緣宗親故尤輕

諱尊股 從王伐鄭 諱戰 踐土 諱下

諱親股 盟幽 諱失 處父盟 諱不

諱賢股 季子歸 諱恥 河陽 諱名 弗克納 諱置

春秋因人以為之諱存厚道也

救邢 季子歸 以聖人之情見矣合上欲全

民命下樂與人善

荆聘 季子歸 以樂與人為善合以出奔之

與僭號之惡照

仍叔聘 季子歸 上書仍叔子見不以賢能任使但以父兄故下不稱公子自見以賢德為國人所與不緣宗親故

季子歸 會奔 俱是賢賢以歸國去國分

齊仲孫來

經於伯國省內而交著其君臣之失焉 畧其君臣之常詞固以其事使之非不足致詳亦以其縱跡詭秘而不可測也重窺覷虛寔意為主觀其君臣問答

四卷

閏五

之詞可知使來省難似矣問魯可取豈有省難之心務寧魯難而親之似矣俟其自斃豈有寧魯之心苟非魯秉周禮而未可動齊君臣且就此其心于魯矣其罪不但不能討罪人也使慶父稔惡云則所以歸咎其君臣者不淺矣向使桓能討賊而仲孫能以討賊勸其君豈復有武閭之刃哉

仲孫來 札聘

禮樂存於望國而二臣之感因之矣

禘莊公

年二

經於望國享親之僭必因事以誌其失也 禘與禘

皆合祭但禘有自出之帝禘無自出之帝諸侯不敢祖天子也魯禘是上祀周公而推尊文王為所自出之帝文王東向周公南向配之聖人因喪未三年與于寢之失而書然本意則以僭禮為重 合祭該于喪畢之明春入新主于廟而後行之故以喪未期年為太早合祭該于始祖之廟于莊宮且不可此時莊公尚未立宮而祀于莊公之寢是屈群廟之主以就食故皆為非禮此皆夫人慶父所為閔公幼冲無與

四卷

閏六

夫人孫邾

經權國母與逆之罪重內君忘仇之罪也

慶父奔莒

經紀望國失賊而深咎其所以失也 自傳首至未察乎難易遲速之幾者也渾是發使慶父主兵失馭臣之道是以至此極意傳末帶忘親則衆意而搃結之須重縱權上忘親點入傳以季子立辨要體

逆王姬 餘丘 季子歸 父奔

惟內君有致亂之由故賢臣之善後難為功也

季歸 父奔 高子盟 春王正月

賢臣靖難之功遲委權之罪見矣 慶父主兵日久

季子得政日淺必待罪惡貫盈云然後外挾強援內

協國助云原其失在莊之委權耳

季子歸 父奔 高子盟 夾谷 歸田

論聖賢之功化而遲速異焉 夾谷只作聖人用魯

與上季子執政相對作文從分量上說亦不可說壞

季子 或從傳倒作 賢臣之無速化以其分非聖

人也 設以聖人句甚斟酌

高子盟 主季子功遲必待高 墮郈費 破同前

墮郈費 用田賦 主冉有格 同前題

餘丘 溺伐衛 委政忘仇見難制及則象意

會號 墮郈費 子產不待援而立孔子不待

時而化影出鄭忽季友

父奔 圍成至 上季子得政未久 下孔子

得政未專

滅譚 伐宋 季子歸 父奔 管仲得政久

而節兵之效見季子得政淺而靜難之功遲

高子來盟

伯臣裁命以安隣經明義以予之也 不稱使是事

寔然關係却重桓公使將南陽之甲而來既有取魯

存魯二意無一定之命以當時人臣功利之見處之

則取魯為便而高子獨裁之以義此非深明人臣之

義在于將順君美者不能故是役也以言其功則我

魯賴之以言其義則桓德昭焉明於人臣之義乃所

以為得奉使之宜也書法只是書子權乃權柄之權

非權宜之權

仲孫來 高子盟 狗君命窺內裁君命安內

季子歸 高子盟 魯危而復安者內有季子

外有高子其功一也故皆以子稱 向如今將之叔

牙周公之祀其墜乎 向如待斃之仲孫太公之業

其墜乎

高子盟 盟首止 定難是倫俱是以大義裁

君命

紀季入 高子盟 奉命紓難權命靖難

狄入衛

與國失道以致禍春秋之所戒也 以懿公好鶴忘國說起轉過其所由來者遠矣將惠宣淫亂事重發鄭棄其師

與國遠將以棄衆經交著君臣之罪焉 經書棄師責鄭不當以高克一人之故而棄其民胡氏就稱國書法上看出君臣同責意不宜大分 君臣協志同力黜逐小人之事如何亦惟使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誅之可也三段意

四卷

三十七題

閔九

經統一卷之四

西吳張杞成夫南著

男

張趙煥
張晉煥
張卿煥
張雍煥
張特煥
張時煥
張魏煥
張鄭煥

姪

張魏煥
張鄭煥
全校

僖公

元 春王正月

春秋黜內君擅立正王法也 有一國而即諸侯之

四卷

僖一

位受之王者也必謹守王家之法度而後能保其國王度即王法內承上稟不平串重上稟為是內無所承者以成風變妾不可以屬子季子人臣不可以立君當時承喪亂之餘無先君可承但能稟命亦非私矣乃定位初喪而不遣使以告喪服已畢而不以士服入見竟自私立一無所奉如王法何周使不至只証其不告非平說

歸賵 春王正月 各本即位而明其所受見

得必奉若天道必謹守王度兩而後字與必字相應

重聖人垂訓上事實不重 天命天討 亦承上

稟 上易凡伯聘南季聘 下易立晉 小白入同

春王正月 城楚丘 無命君國桓命封國俱

是正王法 上閼宮不告不至不見 下木瓜不償

不設不作

南季聘 春王正月 荆入蔡 小白入 合

去疾入傳上示保天下國家之義下示定天下國家之義

聶北救邢

四卷

傳二

伯兵盛而緩救春秋譏焉 當時狄勢猖獗桓想是

遲回觀望未必養亂為功但兵力既然有餘只宜勇

往直前何乃逗留不速則非救急之禮也禮字乃諸

侯睦鄰之禮救急者危在旦夕稍息緩則無及于事

故必期于速也後日夷儀之遷桓之遺耳收救而書

次書法稱師亦不輕正是所以譏其緩處

聶北救 伐楚次

春秋予奪伯主駐兵而仁天下之情見矣 以次字

總問起分作兩邊俱從兵力有餘說起均一次也而

救則為貶伐則為善總見聖人重民命情傳末四句

正其情也但此題從二書法出的且重自伐救二字

上發末可直主末四句意

伐戴取 伐楚次 遂救許 次雍榆

春秋紀兵有所以特美其慎者有所以特譏其緩者

重二次作文救患分災四句正明言聖人所以褒

貶次兵之意

伐戴取 遂救許

上加戰即作好攻戰 下加宋大水作分災同

上股易成甲氏留吁 或雍丘取邑俱同

四卷

傳三

春秋仁天下之情有以善戰為罪之大有以恤患為

禮之急 正明上聖人之情故字應二次講末須繳

上救患分災句就周官寇亂之恤言好攻樂殺句就

孟子善戰服上刑言

次陘 遂救許 討罪之慎免好攻樂殺之罪

恤患之速得救患分災之禮掩是重民命意

聶北 遂救許

春秋予奪恤患之兵而仁天下之情見矣

齊人救邢 聶北救邢

聖人仁天下之情善救兵而譏不速者焉 舊以厥
兵對上節兵非是兩傳俱有聖人之情見雖重用兵
却善救雖惡攻戰却欲急救

聶北救邢 伐鄭圍新城 恤患討罪俱是不
盡其力

聶北救 救晉次 急于進兵法于赴敵要知
次而救見其終能救救而次遂不能救矣

聶北救 厥憖 力有餘而不速救心散救而
力弗加

四卷

傳四

夷儀

經紀小國避難彰伯義之急也 緩不及事緩字最
緊要看前傳譏不速及於禮為急自見湏就邢迂上
斷出緩師之罪方與聶北有別自遷為文是通下文
法不重

夷儀 城邢

伯主存小國於既危春秋推以予之也 玩傳意重
在夷桓志義志義者志於存中國也邢以自遷為文
見國未滅而非專封聖人可以權予之天子不能正

句極重惟天子不能正故諸侯救而存之可也要見
不得已意遷徙奔亡字是逃亡之亡非滅亡之亡
緩不及事所以起卒有救患句不是兩意玩一卒字
可見收自遷為文再書三師二書法

城邢

經予伯主存小亦權之以義而已 湏本自遷說來
權正湏用入權是聖人美桓意非桓能權也權以予
之有二意一則能存周室之藩屏者不失為尊周室
之義二則救人之急危亡在旦夕必待請命恐遲失

四卷

傳五

事機也收再書三師書法

聶北 夷儀 城邢

伯主始急義而卒有成功春秋權以予之焉 照傳
倒作志字卒字要醒 只聶北城邢以急義志義對

齊人伐衛 夷儀 城邢

救同

春秋善奉命之正而權予夫恤患者焉 舊主兩開
玩傳宜稍平叙後偏墜權上為得權正字要挑剔正
以經世為尊周也權以救世亦為維周也權正原不
相離俱自聖人書法上看

突救 齊人伐衛

春秋以正律人臣而取奉命之師焉

城邢 遂伐楚 專命一也但諸侯有救患分災之禮無擅兵征伐之義且救患恐緩不及事問罪則奏報無難事勢又不同所以一權予一正奪

北杏 城邢 權予創伯權予存小上非受命之伯下非奉命之兵俱重救時意

荆聘 城邢 嘉慕義予志義上夷夏宅心之怒下君臣救時之權

四卷

傳六

救邢 城邢 雖民命當重然非論于救之時也正所以全民雖王命當尊非所論于邢之時也正所以維王

城邢 首止

恤患非王命而與之者存乎權定儲非王命而予之者存乎變

城邢 入陳 美恤患不計其專重討罪不計

其貪上有功于世道下有功于人倫 須本天子不能正中國不能討發來

城邢 黃父 權予恤患正待勤王

城邢 執仲幾

專命恤患者權以予之專命討罪者正以奪之上不以王命興師然天子不能正則救而存之可也酌其勢也下雖以王事討有罪然執人於天子之側則其罪不可赦也謹其微也

夷儀 河陽 自遷自符全恤小之功全覲王之忠

齊人以歸 譏舉法不終

四卷

傳七

楚人伐鄭

經謹外夷浸強經世之慮遠矣 傳中雖未及經世意而已見于言外須玩浸字漸字首提破浸強隨把已強換醒後本借竊正其為夷狄見與中國不兩立其強自當深防故下辨稱人書法而以會中華四句日橫一日之事為浸強之實不可把作流弊說重發經世意 要知當時侯國數十楚特一國耳而其強弱何煩聖人之慮如此專為楚是个僭王之人岌岌乎將代宗周而吞中國春秋欲存周而安中國不得

不望人以報楚望之以報楚不得不視其強弱而為中國謀耳 舊以熊頤子文等語及以滅息故入蔡以緩告伐鄭照本股浸強處俱屬腐套且非傳脉

敗蔡 荆聘 伐鄭 楚人伐鄭 盟齊 會孟 如楚 會虢

經變例以待外夷因其浸強而謹之也 前三比雖辨書法亦宜體認後四比填入講內見浸強之實只為楚僭王不恭與中國不兩立首正夷狄之名見其強自當深防故幸其慕義而嘉之惡其猾夏而懲之

四卷

僖八

今此無復慕義而且比昔之猾夏不同長日炎炎以後會中華四句一句深一句正是浸強處要發由來者漸桓惇是楚盛衰關節宜點用見經畧得失帶發經世意 去上三比同但辨書法處畧少去下四比亦同但說後禍處畧少

荆敗蔡 荆聘 荆伐鄭

春秋以王法正外夷因順逆而待之異焉 終春秋世惡楚之僭王不恭此聖人本旨故特揭之於首中間來聘則嘉其慕義而進之亦冀其或由此而翻然

爭僭竊之非也後復伐鄭則仍惡其猾夏而點之為其終無改於僭恣之舊也 去荆聘以僭王猾夏對上正王法下謹防

荆聘 楚人伐鄭 因慕義而進之因浸強而謹之不追既往聖人與人為善之心逆其將來聖人思患預防之道

盟齊 會孟執伐 公如楚 會虢 會中會

春秋詳外夷浸強之實而經世之慮遠矣 上二比是齊桓既沒下二比是晉伯中衰須駕馭以執成

四卷

僖九

於漸論起只點撥伐鄭一句便將各股事提出後總發浸強帶經世意不可倒稱人書法 加本股頭須重講然只虛論而下四比實之若另講一段浸強而以下四比作流弊則非傳旨

盟齊 會虢 會中華長齊晉

楚人伐鄭 盟齊 爭鄭之始盟楚之始俱有

後禍

北杏 楚人伐鄭 惡戴伯為王道慮謹浸強為世道慮俱有後禍

荆敗蔡 荆聘 荆伐鄭 楚人伐鄭

楚人侵鄭 宣三 楚子伐鄭 楚伐鄭

楚子伐鄭 宣九

謹浸強謹凌夏亦書人者豈許其伐國而人之乎

至是稱爵豈與之手 上下俱三比問起 出荆人

來聘 楚人伐鄭 楚子伐鄭 楚子伐鄭更好

只楚人伐鄭 楚子伐鄭亦同

會檜

內君同恤貳之好當無自異矣 舊主振威是舍本

四卷

僖十

傳而從客傳了新說子桓傳亦無此意只見檜之會

謀救鄭是有關安攘大義而魯和志同謀協不當復

背意

會檜 敗偃 加楚人伐

春秋紀兵好而責望國無安攘之誠也 誠字當玩

要在安攘大義上責公詐戰是事實棄廬丘之成將

歸是詐畧點入講內書法直書其事而以敗主魯見

有檜之會則不可有和之敗也

盟幽 會檜 加唐逃 敗偃同

望國同尊王安夏之好皆其不當背者也 二舉乃

桓伯極大事全得諸侯夾輔他而魯皆既同又叛聖

人惓惓于桓故於魯深不滿焉

會檜敗偃 盟貫伐黃 虐同會無安攘之誠

棄同盟失安攘之義

敗莒獲

春秋志王事而備責內臣之禦敵焉 此傳論曲本

在莒魯正好喻以詞命使知不縮而引去乃至兵

刃既接就使正勝已非王者之師况又用詐謀擒其

四卷

僖十一

主將乎故什莒不罪而以季友為主書敗書獲盡詞

以責之非責僞賢者意 詐謀只於敗上見出右用

谷梁事實似兵刃未接矣 加慶父奔只作莒人得

賊求賂說起

敗莒 北鄙

經于人臣應敵責用詐而予修詞也 以抑鋒止銳

意提論起

召陵 抑鋒止銳 伐北鄙 喻以詞命

敗偃 敗鄆 僖公賢君故望其為伯者之輔

臣故望其行王者之事兩邊用詐不同各據事實講

長勺 敗酈

經以王事責望國故於君臣之挫敵兩致意焉俱責他不宜戰用詐就中發之

敗酈 楚丘 責以王事正以王法屏左右加

孟勞成甲士歸重錦

于酈 召陵 非王師近王事

敗酈 札聘

四卷

僖十二

春秋於賢臣有責以修詞之道有責以達節之權

大舜舞干文王因壘夫豈不知武之威天下以武功

不若文德也所望于友者豈在一官之勝耶魯之功

成而友之德薄矣季歷嗣位武王繼統夫豈不知讓

之風天下以守節不若達節也所望于札者豈在一

吳之讓耶札之讓成而吳之禍階矣

城楚丘

年二

春秋不與伯主專封正王法也 傳意不與桓公以

諸侯專封對天子言按周制云至作策命見天子大

權非諸侯得專以此為律令本衛嘗亡戚是為專討此城邢從簡書者不同以此為招案道義功利累小惠存大節以此為斷制

城邢 楚丘

春秋於伯主予其存小不與其封國也 從已戚未

城上辨論提叙總斷不必大開 加入衛夷儀同

輸平 突救陽城 正義不謀利明道不計功

輸平 楚丘 利以結成明義以貶之專以存

國明道以抑之

四卷

僖十三

伐山戎 楚丘 得不償失

經正王法因其畧遠專封而皆譏之也 俱有正王

法上無文德而有武功以伐楚照下施小惠而輸大

德以城邢照

楚丘 逐伐楚 專封專征皆正以王法

城楚丘 盟葵丘 貶擅權予明禁一尊王之心

楚丘 戰泓 擅權封國者正王法以責之餘

名取患者明王政以譏之 畧小惠存大節 飾小

名妨大德

楚丘 城濮

春秋明道義故畧二伯之功焉 上專下譎俱有功
利道義總發貴王賤伯意

楚丘 踐土

春秋重大權故於封國建侯者罪之也 木瓜之咏
孤矢之錫

楚丘 秦人伐晉 以王法正專封以王事責

貳過木瓜之詩 興戒繼絕王者大權 秦誓之書

嚴仁遷義王者盛德

四卷

僖十四

楚丘 城祀

春秋重大權而先大本故兩於伯後譏焉 木瓜載
馳 葛藟揚水須用得渾化

楚丘 黃父 不與封國不褒勳王俱以正待

人意

城下陽

國君貪利以失陰春秋兩變文以責之也 重貪得
重賂句蓋虞之亡由下陽之失而下陽之失起于虞
公一念之貪宜串作不對遂其強暴遂字要重看

加邾鄭伐宋城譚只用引起以明變例

邾鄭伐宋 城譚 以主兵首邾起晉人造意

而首虞國而曰城起下陽邑而書城

盟貫

伯主結遠以制外春秋深善之也 只是服江黃未

與之謀認差便為陽谷事矣按敬仲言江黃遠齊近

楚云不可說是敬仲之謀江黃東方之與國句見是

人所想不到處而桓公也去服了他來再無一着不

到處了故曰慮周要本服荆楚來說若只要勝楚也

四卷

僖十五

不消服得江黃惟要他不戰而自服故須結江黃使

之一無所恃而後可也義著意重若不是據夷狄之

義則其慮周亦不過戰國相攻之術未必許之作文

以慮周作案而就中發出義著意

荆敗蔡 入蔡 伐鄭 盟貫 伐楚 召陵

伯主當外強而結遠以制之經特詞以予之也 照

單作前三段只作荆楚天下莫強事迹末二股即義

于貫 伐楚次 召陵

伯主慮所以制外而義著焉春秋許之也 只在本

殷慮周上講下義著皆由于慮周 加陽谷只納在
盟貫中作犄角之勢

盟貫 陽谷

伯主攘外之善於其定交定謀見之也 俱重江黃

盟貫主服江黃也陽谷主用江黃也故盟會皆獨書

江黃

盟貫 召陵 善制外之謀序服外之績以未

服已服立意

盟貫 侵陳 得制勝之畧失持勝之道慮周

四卷

僖十六

義著庶幾武王牧野之誓 政敦德衰豈若成湯勝

夏之量

盟貫 葵丘

春秋兩紀伯信有予其定遠交者有予其明王禁者

義著即於慮周上帶說信喻即於禁明上帶說上

獨言遠國下丹言葵丘

盟貫 盟戲

經予二伯善謀有結遠交以制外者有許內成以敵

外者

盟貫 蕭魚 周服外之慮成駕外之績 牧
野之誓庶幾近之 城卜之績不越是矣

楚人侵鄭 借次徑傳憑凌上國起重盟齊傳
齊伯能制其強故止書人作

年三

三不雨

經詳紀天時之逸以著君心之勤也 閔雨者憂其

無雨勤雨者歆其雨也重志上說儉以足用等語是

平日事將來驗他志乎民何休所稱飾過求已修

省百官放佞理究等事不必用下傳惧天災恤民隱

四卷

僖十七

意不可遺

三不雨 二不雨

春秋紀災有詳畧而君心動息見矣 上節用等語

見僖公有志乎民故詳以著其勤下作主等語見文

公無志乎民故畧以著其慢

徐人取舒

遠人治外黨以輔伯經原世類而進之焉 照荆聘

傳還重與善意然觀荆舒是懲句則知荆與舒比而

徐取之以通伐楚之徑蓋為中國撓楚也

六月雨

經表內君同民之樂示君道也 喜雨又自憂不雨
上推來懼天災恤民隱意當重發玩傳中觀此義則
知云不當專美僖公以聖人垂教意為主而借僖公
發之方於傳有情

三不雨 六月雨

春秋紀內君同民之情示君道也 憂雨根平日來
喜雨根憂雨來俱以虛境描寫不宜大開如傳以憂
樂小分總發君國子民之道要懼天災恤民隱意傳

四卷

僖十八

中同憂樂原不指實僖公須就垂訓意發 盛世君
民之憂樂忘治世君民之憂樂合衰世君民之憂
六月雨 獲麟 德修致祥經成獲瑞

陽谷

伯主定奇兵之約謀亦善矣 重一謀字奇字傳中
謀伐楚也善是謀也相應本是與江黃謀伐楚故大
會而獨書江黃觀傳首以侵蔡次陘江黃不與問起
後雖以奇正並言皆是為江黃而發故歸結之以則
知侵蔡次陘則重奇兵無疑矣 桓為天下懷楚

其舉兵合義意要挑出傳克敵制勝之謀句重中有
不戰意在惟謀之周悉卒能致屈完如師而召陵定
盟不待一戰而服也

陽穀 侵蔡 伐楚 次陘 召陵 執陳
伐陳

春秋詳伯主攘外之迹而善其得制勝之謀焉 以
江黃不與問起將陽谷定奇正之謀而侵蔡次陘時
為行其謀一套講去歸重奇上要發克敵制勝之謀
意召陵執伐等比只將來一驗 去下三比同但於

四卷

僖十九

驗慶城少

侵蔡 伐楚 次陘 召陵 執陳 伐陳
即伯主兵事之始終而資遠之謀驗矣 大意與前
題同但陽谷定謀只點起不必定講

召陵 執陳 伐陳

伯主用遠國于敵服之後而始謀之奇驗矣

陽谷 召陵 善制外之謀序帖外之績上有
奇正重奇下有律禮重在禮

陽谷 侵蔡伐楚 次陘 伐鄭盟戲

三伐鄭 肖魚

經予二伯之績有定謀以攘外者有定謀以駕外者

奇正勞逸

鄭人侵宋 三國伐鄭 次陘 伐陳 俱是

奇正用兵之法克敵之謀分

獻戎捷 及伐陳 驗畧遠之失驗制外之善

合山戎傳比

及江黃伐陳 盟葵丘 驗謀外之善驗定倫

之美

四卷

僖二十

陽谷 執陳 伐陳 厥貉 新城 陽谷與

江黃謀于伐陳從兵驗之厥貉蔡志從楚于新城不

與盟驗之

友如齊蒞盟

內臣承命以講好見輔伯之善矣 于樞敗却而貢

澤陽谷不與魯未見同齊也茲遣上卿往會伐楚之

謀庶乎輔伯之善視他蒞盟為愈矣

楚人伐鄭

貳國被外兵而思伯由其政之勤也 楚師三至於

鄭齊桓不救而孔叔猶有勤我之言蓋自于樞貫谷之會皆為伐楚救鄭故也

年 侵蔡 逐伐楚 次陘

春秋予奪攘外之兵無非所以尊王也 奇正于序

事內見之奇即就侵蔡說若說奇于伐楚便與伐楚

者正句不合此題譏其專者固所以尊周序其績者

亦所以尊周名曰尊周而不請王命實非尊周之義

則其名無取志于尊周而按兵脩詞卒成尊周之功

則其志可嘉績字須有看落全在楚人服罪句而所

四卷

僖廿一

以能使楚人服罪者以其按兵脩文所以為可序不

然一戰勝楚者而云道不足尚何也况方城漢水屈

完不云雖強無所用乎 書次于陘 云序其績也蓋

按兵于陘為脩文告之詞來盟于師盟于召陵為退

舍結會盟之禮二者皆桓公攘楚之績所由成故書

以序之

侵蔡

伯兵先及於小國攘外之謀奇矣 齊距楚數千里

跋履險阻久而後涉其地楚得以為倍勝負未可知

也故桓公先兵蔡而且潛師以掠之即蔡且不知所備而况于楚乎所以為兵之奇

侵蔡遂伐楚

經詳伯主奇正之兵而譏其事嚴大分也

次陘

經于伯主慎兵而特序其績焉 績字全在楚服罪上見所以使之服者按兵備詞也

侵蔡 逐伐楚 次陘于師召陵

經詳伯主攘外譏其事而序其績也 全卑分斷而

四卷

僖廿二

意相綰 加荆伐鄭楚伐鄭侵鄭伐鄭同只以荆楚

暴橫憑陵上國提起下仍分兩邊

會首止 曹會奔 正名與善下比易荆聘同

再易相舉亦同 此等題宜判 火傳有荆聘次陘相舉三比

題俱主樂與人為善說 太微造作

次陘 于師召陵

經序伯主服遠之績善其志也 桓績莫大于攘夷

以尊周而攘楚之善全在不戰上若作以律以禮便

不是本傳意矣

楚人伐鄭 逐伐楚 于師召陵

外橫而專以攘之可譏外服而禮以待之可予 只

伐楚召陵同孟子謂春秋無義戰楊子謂春秋美召

陵天吏之伐王者之事

逐伐楚 逐救許

經紀逐事有譏討罪之專有美恤患之急

伐楚次 戰城濮 上因志在不戰序其績下

因志在挑戰畧其功

逐伐楚 逐圍許 專王命以討罪因王事而

四卷

僖廿三

討罪

伐楚 次陘 召陵 侵曹伐衛 救衛 上

譏其事尤示與善之意下譏其憤尤示改過之意

許男新臣卒傳 逐伐秦 曹伯廬卒于師 易四國齊曹伯負易卒于師同

召陵侵 杞伯成卒于會 易魯馳同

經兩紀屢變之得正者為不知命者戒也

曹伯襄歸 易羽奔 邲同 邲執鄆子辛邲用邲同 猶三望

觀失節僭禮之君不知命者也 容身苟免不知死

生有命淫祀非望不知禍福有命

取耶易舍獨陽易四國亦同吳伐陳無荀兄之恥無非望之惑俱是知命

于師召陵

經予外臣服義而序伯主近王之績焉 屈完服義
擬起重序桓續上傳中侵蔡數句見兵力強矣責也
茅數句見楚對且順且抗桓稍有雄心將遂與之戰
然而桓公退師召陵云而不逐二句重此正以律以
禮而不暴不驕虐者以此見三字可知較重禮下不
驕上楚人已服從桓責包茅而楚服義說收序績法書

四卷

僖廿四

來盟于師

外臣奉使而服義春秋特進之焉 須本桓公仗義
說來義字雖在包茅徵貢上說然屈完之服義則在
同好惠微上見若指訪包茅之責為服義則次陘以
前事非今日事也書法重稱屈完上其不稱使與來
盟于師皆紀實書法

盟于召陵

伯主服外而近王事春秋序其績焉 績字須有著
落桓公帥八國之師云以下論其績之所以可序以

其律用師禮下敵庶幾王事為績也惟近王事故春
秋之盟惟此為盛要之聖人予伯功無非律以王道
故於召陵則曰庶幾王者之事於城下則曰三王罪
人不然桓文之事所不道而何為序其績哉

荆伐鄭子元楚人伐鄭子文盟師

經每畧外臣而獨進服義者焉

侵蔡伐楚 盟師召陵

伯主制勝近王事春秋特序其績也 師強敵服不
平律禮亦不平照傳行文同全卑意

四卷

僖廿五

荆聘 屈完來 慕義服義

召陵 盟首止 序柔遠之績美正倫之功楚
人陸梁之氣坐帖之俎豆之間蓋德綏賢于力勝多
矣 惠王嬖孽之謀默奪之壇坫之上蓋力匡賢于
顯諍多矣 上續實征之烈以舜文証 下續英輔
之助以伊周証

召陵 葵丘 近王事明王禁實征之命楊子

以為美 夾輔之職孟子以為盛

遂伐楚次陘 于師召陵 滅濮

經予二伯攘外有善其志而予其績有誅其志而畧其功 桓結江黃以懾楚許多計謀只在不戰文執曹衛以挑楚許多計謀只在一戰二公伯事之大皆主于攘楚即此便見正誦之大者春秋于齊桓則書次于陘于師于召陵于晉文則只書城濮一敗此詳彼畧皆不重伯功而律之王道故于此曰庶幾王者之事于彼則曰三王之罪人

召陵 城濮 序服外之績畧挫外之功以屈完子玉提起上不戰服楚下志戰勝楚

四卷

僖廿六

召陵 晉侯伐秦

經以王事取人有以其柔遠者有以其改過者

召陵 伐鄭蕭魚

經美二伯之績待外以禮駕外以謀也 此題既主序績便只當在制楚上看後傳故下書蕭魚之會以美之又云城濮之績不越是矣宜玩 若單蕭魚以服外以禮服貳以誠合

執陳

經于伯主凌人而責其失反己之道也 須從政說

上論起稱人以執非伯討也

及江黃伐陳 驗陽穀之謀輕起重德衰作

公至自伐楚

經志內君返國大伯主攘夷之功也 僖之從桓而出一侵蔡再伐陳而獨以伐楚至見此乃夷夏大防尊獎大義所關其功甚鉅須以楚橫之甚發起方醒

執伐侵陳

經深惡伯國虐小以其欺于王德也 傳於責人與自反上斷王伯器量之大小首引思數一段是說王

四卷

僖廿七

貴伯賤意非起桓當自反也 遠盜以國病為憂桓軍政必有所失處是所當自反者而乃云桓德于是乎衰矣須將念深禮謹求翻斷見楚人未帖則如彼楚方受盟則如此是其器量易盈而不足進于王也傳先原楚方未帖至量淺而畧不宏也一段後引得刑矜汴勝夏諸事反覆比照其意自明桓仲無責 加于師召陵以楚方受盟起

楚人伐鄭

鄭同

執陳

以鄭與陳思數講起轉到桓仲身上才識器量分貼 易落姑 季子歸

仲孫來 高子盟 華元歸 彼多 十三國伐秦 武子

在民猶周人 以上俱 會葵丘 宰孔曰齊不務德而

之思召公 思一遠 城鄆 後人病夜登城呼曰齊

執陳 韓起聘

王伯之品于人心思數見之也 伯者方功之時而

人已數王者垂世之久而人猶思貴賤何如

楚伐鄭 會檉 陽谷 伐楚次 召陵

執陳 伐陳 侵陳

觀伯主始勤終怠之迹而德衰見矣 順題講下收

四卷

僖廿八

本傳書法

會檉 陽谷 次陘 召陵

春秋詳伯主制外之迹而始事之善可見矣 以楚

未帖而齊以為憂說起四比只輕叙過總發念深禮

謹不分貼末束到才識之優上而見虐陳為器量不

足意深字謹字正與一謀不協數句語意相反

會檉 易會檉 鄭同 陽谷

觀伯主帖外之威信而其念深矣 要描寫桓仲勤

鄭結江黃一段精神完密方好

次陘 召陵 按兵備詞退舍結好總是禮 之

會檉 次陘 振威備詞

召陵 侵陳 服外近王事虐內欺王德

侵蔡伐楚次陘 于師召陵 執陳伐陳

侵陳

同前近王事欺王德上不驕不暴下方盟逐執驕也

執復侵伐暴也

會檉 陽谷 執滕 曹南 二伯威信得失

伐陳 侵陳 侵曹 伐衛

四卷

僖廿九

二伯之虐小皆歎于王德矣 上工于柔楚而拙于

撫陳量淺而器不宏也下忍于奄豎而隘於曹衛智

鑒而心不廣也

召陵 執陳 蕭魚 魴聘 桓惇持勝得失

侵陳 會平丘 政教所致又不自反而尤人

崇侈所致又不務德而矜威

五年 仲失傳 暉明 子朝奔 易致夫人 陽生入同

經戒亂本于並后配嫡謹之也 上証驪姬下証 吳

會晉止

春秋殊詞以待王儲示尊君之義也 全重聖人書
法作文上陵下抗乃君弱臣強亂世之事聖人示不
可得而抗者乃抑強臣扶弱主撥亂世反之正而其
所致嚴者則在于定班位蓋亂之生則儀位以為階
也天尊地卑二句最重分之尊卑截然一定義以維
分使不可移易皆是見成道理而正之一字乃聖人
書法意

會首止 盟兆 葵丘

春秋迭紀信而重王儲正分義也 總叙倒本股

四卷

僖三十

會首止 會葵丘 尊君抑臣

會首止 盟兆 尊王儲重王命

盟兆 葵丘

春秋畧賤以待王臣尊君命謹臣禮也

季姜歸 會首止 因王后之歸而示婦道之

正因王儲之會而明君分之尊 自逆者而言云云

天王而言云云

糾聘 家父聘 會首止 葵丘 責相尊君

城邢 楚丘 首止 葵丘 楚丘功大終不

得與城邢並美總發貴王賤伯意率孔維貴終不得
與世子並尊總發尊君抑臣意

盟首止

伯主講信以定倫春秋著其美之大焉 須把王將
以愛易世子發得變之大方喚得美之大醒私愛最
難轉移桓公任以為憂而遂控大扶小合天下公心
以勝一人私愛然後世子位定無復可搖動矣太子
踐祚是為襄王則惠王不至廢鄭而父子道得叔帶
不至奪鄭而君臣道得故曰一舉云云後提出中國夷

四卷

僖卅一

狄字面見桓仲一匡見民左衽歸結美之大意

會首止 盟首止

伯主有正倫之功春秋復詞以美之也 同單

北杏 盟首止

伯主之會盟皆有功王室者也 二邊俱有見民左

三國伐宋 首止 節兵息天下正倫匡天下

高子盟 首止 皆以大義裁君命魯人賴為

美談民到于今受賜

陽谷 首止 定謀定倫 至伐陳從兵而特

角驗矣至葵丘初命而邇鄭信矣

首止 審母 總是定倫之功天下一國分

首止 首止 葵丘 葵丘 定倫明禁俱復

詞一匡為盛

鄭逃

貳國徇王命而背伯經權大義以貶之也 須從傳

前首止之盟善也不與為貶意責鄭春秋道名分以

下正是所以貶鄭伯之意蓋鄭伯承王命而見貶似

與聖人尊王之意相悖故發以大義為主傳中父子

西卷

僖廿二

屬首止君臣屬鄭逃卑題勿混用父子

首止 鄭逃 平丘 不與

經於內外棄好以伯事善而深貶之以伯事惡而深

幸之

春王正月 會首止 鄭逃

春秋尊天王而猶權大義于從違者焉

會首止 盟首止 鄭逃

經于諸侯從違王事權大義而予奪之焉 只就書

法作文盟首止作予齊書法俱有父子君臣意 只

盟首止鄭逃同

盟首止 鄭逃 乞盟

貳國違大義而徒悔於終春秋深貶之也

會戚 執曹伯 夾谷 歸田

觀聖賢守常盡變之事而其分量見矣 守常盡變

俱根大義看出來與此題面無涉姑備之 盟戚

夾谷同

鄭逃 會葵丘 味義徇命以禮裁命

城邢 會首止 恤患非王命權以予之定儲

西卷

僖廿三

非王志義以予之

會首止 會葵丘 以義裁王志以禮裁王命

會首止 札聘

春秋權人倫之變有與其裁君命者有責其違父命

者 以中字立說上變而不失其中下變而不得其

中看出鄭逃札聘則兩邊俱是失中矣

會首止 鄭逃 踐土 河陽

春秋於大倫有權常變而處之者有權名實而全之

戒弦弦奔

經怒小國失守以義無可絕也 主戒譚傳

晉人執虞公

經於小國見覆深示貪利之戒焉 傳中都是書法
只傳末棄義趨利數句方是正意宜原他貪黷馬亡
國斷罪而以書法意化入諱中書法只重滅而言執
以見其為獨夫之賤其稱人稱公不言以歸總明其
向為國君而今為獨夫無所歸耳是不過前書法中
伸出此三端書滅下陽于始而記執虞公于後則以
顯其賣貨之禍為後世戒也

四卷

僖卅四

滅下陽 執虞公

經詳諸侯貪利取禍之迹而垂戒遠矣 一套作

年六

伐鄭圍新城 圍許遂救 公至

經詳紀伯兵而深善其得討罪恤患之義焉 桓惟
不急於攻鄭故能緩于救許解圍移師所以為兩
得者盡其力以取新城則許救必緩矣豈不兩失故
討罪恤患之義俱在遂救許內而春秋書法只結以
遂救者善之尤也故于伐鄭圍之下特書遂救許又
而至與帶一句作文渾融相形發為妙不可扳對

伐鄭圍新城

伯兵之有遺力得討罪之宜者也 傳云召陵之後
六國之師新造之邑總極形容桓之不盡銳攻鄭也
桓意只在柔服大約與按兵退舍同是一個主意

圍許遂救許

伯主移師以恤患善之尤者也 恤患中須無討罪
意共發討罪字本解圍來蓋使齊桓不解圍以救許
則我既斃鄭而楚亦斃許不惟為討罪之暴而其急
于救患亦甚矣今惟移師以救之是得討罪分災救

四卷

僖卅五

急之義也

公至自伐鄭

經紀內君返國志其久而已矣 書至原有三例或
著其罪或誌其危或志其久此傳言善之尤則何以
致而應之曰久也見其非以罪與危而致不着重衆
意蓋使魯從齊桓一舉而下鄭楚圍許而置之不救
則可一出而遂還矣今惟其圍鄭不舉而許患又往
救此所以久于外也久字正是好處不可加貶

召陵 伐鄭圍 圍許救

伯兵盛而尤得討罪恤患之宜春秋深善之也 齊

自召陵之後云歆見其力足以取新城以起下即解

圍以救許所以為兩得也以此為討罪之義一邊大

謬至字傳恐其有妨于善之尤句故以久字釋之只

於收履畧帶

召陵 伐鄭圍

伯主當盛兵而不盡其力得討罪之義者也

救鄭 救邢 遂救許

經詳紀恤患之兵而深取夫善之尤者焉不專在救上

四卷

僖廿六

侵蔡伐楚 于師召陵 伐鄭圍 圍許救

得用師待敵之道得討罪恤患之義

召陵 遂救許 上退師而盟以律以禮服外

之績下移師而救討罪恤患用師之義

遂救許 遂圍許

經兩善伯兵有得恤患之義有得討罪之義 移新

城之師率會溫之衆

齊人伐鄭

二國致伯主之討由其有附夷之罪也 傳中背華

即夷一段原起下不知自反意當主罪鄭說末合當

自反意未離復治字當玩

小邾子來朝

小國錫爵於王由進於禮者素也 黎來能進于禮

自向者朝魯後太約每事都好故桓請而王命為小

邾子非在今日春秋特因其來朝而表之耳表之者

著其素能自進于禮之善也輔伯意可帶

鄭逃 伐鄭圍 齊人伐鄭

經原二國棄夏從夷而與伯主得討罪之宜也

四卷

僖廿七

伐鄭圍 齊人伐鄭

經兩紀伯兵而予其治附夷之罪焉 要得未離復

治意鄭之從楚無改于見伐之後而桓之薄伐益慎

于新密之圍總是柔服鄭人之道宜渾融作

楚人伐鄭 齊人伐鄭

經兩紀貳國被兵而因見謀國者之善焉 上下俱

孔叔

執盞塗 齊人伐鄭

經于大夫被患有所以罪貪利者有所以罪信讒者

以殺申侯為主上股見申侯貪利殺身在獻諛而獲虎牢上見下股是鄭伯信譏失刑在用塗塗之譖上見

審母

伯主講通貢之好而尊王之美見矣 主盟柯傳令諸侯尊天王句桀桓尊王事無如此舉宜主之却子華之奸起慶畧黜舊主分忠孝亦可

年八 盟洮乞盟

經紀伯信尊王命而重君節也 非尊王人尊其所

四卷

僖卅八

以命之者耳非貶其今日之乞貶其所以致此者耳

盟洮

春秋首叙奉命之臣尊君之情見矣 傳以重內臣設辨起後應以不繫乎內外特繫乎王命之有無不然祭伯祭叔非內臣之貴者耶聖人意在重命故序王人于上則其情見矣王人以命故尊尊君之義明矣全自聖人意發

祭伯來 祭叔聘 盟洮

例觀春秋所以待內臣者亦重乎命而已 傳以重

內臣辨起後說祭伯祭叔夫非內臣之貴者而以無王命抑之若王人雖下士而以奉命先之無非重命尊君之意不可平對亦不必倒單要照傳初形意順

盟洮 卑伯

春秋尊王故隆夫奉命受命之臣焉 上以祭伯祭叔照之下以意如姑照之兩命字不同一是奉命來盟一是受命為大夫

禘大廟致夫人

經于望國崇祀而兩著其非禮也 君臣嫡妾分上

四卷

僖卅九

直書禘下不稱姓氏用致只作事實致夫人與禘太廟無干但于禘太廟之日立成風為夫人耳要知成風之薨在文四年單出禘大廟總是譏其僭不可以亂名犯分為不臣誣偽不臣為不孝分股

于鄆 用致 以私勞寵臣以私恩崇母皆越

禮之罪

于鄆 行父如

望國賞私勞於賜邑世官見之也

會葵丘

年九

春秋不假殊禮于重臣以其無常尊也 引禹周只見以冢宰蕪三公自古有之不宜混入講內傳中全以世子有常尊比斷孔無常尊人臣之節用則奉身而進不用則奉身而退人臣之義出則效勞于外入則效勞于內非王世子貴有常尊之可比也起繳要發世子獨尊意

會首止 會葵丘 河陽 尊君而抑臣尊王而全伯

會葵丘 黃父

四卷

僖四十

重臣與會春秋待之以常列卿動王春秋待之以正

盟葵丘

伯主明王禁而信喻春秋深美之也 重明禁上五

禁須融點勿漏勿贅禁是周室盛時之禁東遷以後

王禁不行桓公起而申之志在尊王室此諸侯所以

咸喻也舊說人心喻只帶說即諸侯容有不喻而至

于牲軟其明禁亦自可美然玩傳咸喻不軟語氣正

見得葵丘為盛意當大發揮看傳末翼戴云見得

之明禁非徒飾空約以脅衆皆實心實事尊周人心

如何不喻美之大就扶衰周說 汪氏曰是盟乃桓德將衰之機其後陽谷之肆為寵樂城杞之功不殆城邢救徐之師緩于救許伐黃不恤謀斷無成而伯業衰矣故論者謂葵丘以前乃自朔至望之月葵丘以後乃自望至晦之月

伐宋 管仲 告糴 無過 糴姑 李友 召陵 無志

首止 無易

伯主五命之詞皆其已試之行也

會首止 盟首止 于洮 葵丘

四卷

僖四十

伯主始成翼戴之功而復申其禁春秋所以美之也

首止之定王儲于洮之謀王室皆翼戴襄王而以

葵丘驗之渾作 只會首止 盟葵丘全 于洮

盟葵丘全

齊母 葵丘 通王貢明王禁總是尊王却子

華戴襄王帶見

城楚丘 戰韓

春秋紀事而兩示尊王睦隣之義焉 宜刪

落姑 召陵

觀伯主尊賢柔遠之事見王禁之行矣 宜刪

年十 春公如齊諸侯朝伯自此始 魯前此不朝齊特見于盟

葵丘之後伯體漸肆矣

狄滅溫溫子奔衛

經怨小國失守義未絕也 與滅弦同

會首止 子朝奔易荀息同或黃父同

經兩紀廢立之無成示徇私之戒也 為子弗子非

所子而子要發天理根于人心不可以私滅公意

突救 宋楚平 取鄆 意如至

四卷 僖四十一

春秋所以予奪人臣者立節義之閑也 照傳論臣

道如此不宜就各人實講作文以明義立節為主倖

功倖生為節義玷所以不貴耳

突救 舍至

經取明義立節者貞臣道也 繳見里克不據經廷

諱而徒中立祈見則倖功而惜死矣

明義股 高子盟城虎門而書救民不勤 馬陵范文子欲什楚

僖為外

士句侵不伐伐鮮虞荀吳不吳救陳季札曰君不務德民

有何罪因

立節股 孔父 仇牧 荀息 歸父會宋解揚致其君命

有死 宋楚平 同上 取鄆收荀息裂帛 徐越伐吳由

不避

若宋楚平是倖以成功凡伯歸唐逃意如至是倖以免難

及荀息

經取大夫守信論其時也 息從君子昏本無足取

所謂止辨得一死者未能善道聖人取他只為當時

四卷 僖四十一

無信不立而息能死不食言所謂姑取節焉可也

盟蔑 盟宿 伐邾 伐宋 及荀息

大夫當無信之時而能守其信春秋之所取也

齊許伐北戎

經譏伯主畧遠而責其失用兵之道焉 當時狄伐

晉滅溫楚滅弦圍許患有甚于此戎者桓舍而事此

真所謂不務德而勤遠畧也後來滅黃伐徐楚人益

張侵衛病把狄勢浸橫非桓之失圖啟之乎

十一年殺 盟首止 札聘 春秋以大義公天下為誅賞

上以大義賞正倫下以大義誅亂國 宜刪

會陽谷

春秋紀寵樂之會而內外之罪咸見矣 以齊桓賢伯魯僖賢侯繼起以俱肆於寵樂混斷以見戒于天侮于人束之

大雨雪 陽谷 大雩 伐黃 君德荒而戒于天伯業息而侮于人

大雩 伐黃 天變動見君德之荒夷患肆見伯業之怠

卷四

僖四四

三不雨 六月雨 陽谷 大雩

天心仁愛人君因勤怠而示休咎之徵焉

五國伐衛 北杏 大雨雪 大雩 人事應

天變天變應人事

楚人伐黃

經紀遠國被患彰伯義之失也 此是齊桓業怠一大關節舊說用人之力而棄其難固是但齊宗諸侯自有狼夷狄安中國之大義在故惠分災正所以安狼也無論既與會盟即楚兵他國齊可不救乎乃城

守三時告命已至而援師不出想桓方肆寵樂直是懷晏安耳棄親鄰以厭豺狼自足無以宗諸侯敬仲之言驗矣此全要就安攘大義上說不宜專在情說上

盟黃 伐黃 加陽谷 成黃同

遠國以慕義被兵而伯主之棄好可罪矣

盟黃 陽谷 滅弦 滅溫 伐黃 滅黃

經原伯主棄義之非而異詞以著其罪焉

伐黃 滅黃

經詳紀外患責棄義而予合禮者焉 從傳無味主

卷四

僖四五

對方整齊款事于楚而借力于黃蓋必有緩急不負之約矣及黃人赴告而齊也回而顧之中國安矣夷狄攘矣有黃非我喜無黃非我憂故黃之待已三時而齊之救無一旅 方黃之嬰城拒楚而延頸待齊蓋亦有興復圖存之志矣及齊兵不至而黃也回而顧之內勢迫矣外援絕矣屈膝于夷狄而不忍窺身于他國所不為由是君不忍棄其民民不忍棄其君

盟黃 伐黃 侵蔡獲 貞伐

春秋紀事而失字小事大者皆譏也 忘管仲之言

忽子產之戒

戒下陽 盟貫 上不聽之奇之諫失謀國

下不聽管仲之言失保小

卷之四

麟經統一卷之五

西吳張杞成夫甫著

僖公中

男張趙煥張卯煥 姪張晉煥張雍煥 全校張時化張觀煥

楚人滅黃

經於小國被患而深予其得正焉 夷強夏弱方伯不脩其職是於時不幸黃人守正而斃是於禮為合彼以歸者不足言而出奔者亦不侔矣故書滅

滅弦 滅溫 滅黃 滅江 滅許 滅頓

經詳小國被患而獨取守正者焉 總以滅國之罪

五卷

卷四六

起後依傳兩頭一脚作弦溫禮雖不合而實不幸許頓既非不幸而又失禮江黃則兩得之者也

狄侵衛

經直紀外患之肆以伯德之不誠也 自勝楚後春秋所以罪桓者皆此意行荒葉怠是狄來之由不眩敦誠是怠荒之本傳引伯益一段與仲尼不道一段正是貴王賤伯意直書侵衛而所以召狄之侵者可默識于言表矣此意源玩

陽谷 伐黃 狄侵衛 會咸 侵鄭

伯主急荒以啟外患經直書以譏之也

陽谷 伐黃

經譏伯主急荒之習見無帝王之猷矣 以至誠無

息意總起分作繳入夷狄窺伺意一陽谷也昔以制
楚今以寵樂一黃人也昔以容謀今以界楚

狄侵衛 狄侵齊

經兩志外侮而見伯德之不終焉 以至誠無息總

起上業墮于急荒下職墮于安攘上啟患在然後字

見下繼患在狄間晉之有鄭虞上見 加陽谷伐黃

五卷

僖四七

翟泉圍鄭同

侵陳 侵衛 成湯勝夏
伯益戎齊

經于伯主而譏其欺德與誠也

陽谷 召陵 陽谷 伐黃 上近王事念深

禮謹 下昧王道行荒業怠

侵衛 邢丘 無急無荒
立政立事

經于故患而譏伯業之衰于委權而譏伯政之失

會鹹

伯好舉于外夷之警言德之不終見矣 淮夷亦來病

杞而不忌也亦字不忌字宜發直講啟患覺之須將
會鹹謀杞點撥方有題骨

上
有
緣陵

經譏伯主遠國之專明道義也 只以城邢照斷不

當以楚丘相紐玩傳則其事專矣句自見作文全以

聖人意發不板板責他專傳無請命意不可說杞為

未危奏報可及蓋當時只合恤杞而逐淮夷不合城

而遷之專此等重事也事字要醒蓋救患分灾是諸

侯事建邦立都是天子事

五卷

僖四八

城邢 楚丘 緣陵

經予奪伯主存小貴王賤伯之意見矣 此傳是三

城總斷不宜倒重本股諸說欲以城邢緣陵對而楚

丘另為一段是依傳而背經了只宜輕輕順叙三股

各本被患之淺深以定功過之大小後總發以功言

則楚丘為大緣陵次之城邢又次之以義言則城邢

為美緣陵悖之楚丘尤悖之俱是論道義不論功利

是貴王賤伯以正待人之體 傳末詳著 云言雖得

之城邢而竟失之封衛正伯者之所以可賤也

城刑 緣陵 與恤患不與遷國以已遷未遷
作案要帶權正意 加刑遷會賊同

楚丘 緣陵 俱是專封國遷國有淺深故傳
云其事專其事尤專深沒凡舉云

瓦屋 胥命 城刑 楚丘 以信待人之意
以正待人之體

遇防節朝 僖公使季姬擇配失父道節子為
季姬所使失夫道

沙鹿崩 重使人恐懼修省意
僖四九

狄侵鄭 見伯業不終與侵衛同意
春王正月公如齊 公十年朝齊此又朝齊純

是五年一朝之制同于事天子之禮矣主事伯而闕
王禮作

伐徐 壯丘 次匡 救徐

春秋詳著伯救之怠欲其敦不息之誠也 傳首論
楚罪著矣見齊當救徐抑楚之大意雖封境形勢隔
遠不便尚當速救况其不然而乃故緩所以可罪也
緩字合盟與次遣大夫三項說書盟書次書大夫帥

師非是實書法玩三見字可知三股輕點過總要指
寫桓之怠處桓德益衰未必承侵陳德衰來只云甚
衰耳德衰是無王德志怠殊非王者不息之誠須以
至誠無息一段意重束之凡葵丘後責桓皆是此意
去伐徐同但以至誠無息意提起

楚人伐徐

外夷肆患于遠國凌暴之罪著矣 未見桓當速
意

壯丘

即諸侯救患之不協伯德之衰可知矣 蓋安根志

僖五十五

怠而人心解體勢不得不假盟以要之只就諸侯不
協上描寫桓公之怠勿作推由說

壯丘 次匡

伯主怠於恤患於盟與次見之矣 不必大開描寫
桓公謀不協令不嚴當速故緩便見其怠處

次匡 救徐

伯主駐師而遣將經譏其恤患之怠也 諸侯次而
遣大夫救總是一事總是志怠以令弛志怠分者非
書次書大夫總結

次匡

伯主恤患而駐師急可知矣 號令不嚴正是當速故緩之實不可分看

救徐

伯主委臣以恤患安根之急見矣 當就安攘之志急意體貼志字重看

楚人伐鄭

救鄭

檢同

陽谷

次陘

召陵

伐徐

牡丘

次匡

救徐

經于伯主安攘美勤始而譏急終焉 始勤終急前

五卷

僖五一

後似兩截人要之惟誠則不息伯者之終必急則要其始之勤亦假也是其勤時便藏急時胚胎起繳要知此意

遂救許

救徐

出遂救與不速救相照甚切

始勤終急比照他不能敦不息之誠若開作便非意

荆伐鄭

救鄭

伐徐

救徐

各以楚罪提

起上安攘之事見下安攘之志急

執陳

伐陳

侵陳

牡丘

次匡

救徐

伯德之漸以衰量與誠之不足也

侵陳 救徐

伯主始驕于虐內終急于恤患德之衰益見矣

盟葵丘

牡丘

人心始終之異其機皆係于伯主焉 此在諸侯咸喻不協上見桓公勤急

伐楚

救徐

急安攘之義急安攘之志 黃

遠齊近楚敬仲之言 徐遠楚近齊伯益之戒

齊師曹師伐厲

不能戮力救徐而攻楚與國

以救之非策也桓之威亦頓矣

五卷

僖五二

震夷伯之廟

只重天應一意展氏有隱慝要

發廟制一段無于

齊仲孫來

戰駟

魯國內亂仲孫猶以秉禮

而不敢窺周公之德厚流光也 齊桓方沒鄰國即

乘其喪而伐之桓之德薄流卑也 易葵丘伐齊執

曹伯會奔同或戰駟叔弓會陳亦同

韓起聘

叔弓會陳

觀盛德於虞周而知其流光矣

宋人伐曹

即大國虐小無輔伯之誠矣 此伐以莊十四年曹從齊桓伐宋故也夫牡丘之盟宋與曹同事今曹方伐厲救徐而襄乃乘厲伐之尚可繼桓而伯乎於此見桓德之衰而襄之私也

敗徐婁林

即外患之肆而伯威之不振可知矣 只主桓公急義一意未繳向微城濮之戰則楚之禍豈止一徐已哉不必補盟齊傳意恐相矛盾

婁林 執良宵

五卷

僖五三

經紀夷勢盛衰有見伯義之怠有見伯謀之善

戰韓獲

經紀二國交兵而示原情辨分之意焉 分作上以罪晉為主而免秦帶之下以重君為主而輕師帶之上書及不書伐書獲不書歸下書獲晉侯不書敗績或以重君提起重罪晉作亦可

戰韓

經紀二國交兵獨重致寇之罪焉 只書及不書伐一書法玩傳怨秦伯一句則秦之來伐亦不可謂無

罪但以晉較之則晉罪為甚而秦可免耳

伐宋戰宋 敗蔡以歸 戰韓獲 大棘敗獲

艾陵敗獲 事定罪比事辨分照單二意作前後數比只辨書法

後數比只辨書法

伐宋戰宋 敗蔡以歸 戰韓獲

經異詞以紀二國之兵重致寇者之罪也 伐宋書

伐罪不專在宋也敗蔡書歸罪不專在蔡也若韓之

戰則罪專在晉而秦不與焉何可以伐宋敗蔡之事

例論耶故云

五卷

僖五四

戰韓獲 大棘敗獲 舊以君重於師將等于

師判然兩開殊非傳意要體傳君重于師師與大夫

敵分作後總發春秋正名定分為萬世法故以君為

重師次之意以孟子民為貴君為輕一照自明

公伐邾 師次于郎 大棘敗

春秋立法重君尤於師將而定其分焉 下二股皆

歸重君意

戰韓獲 執鄭樂書伐 君重于師君重于臣

十有六年 隕石退飛

大國威天變而不知省經因之以示戒也 紀所不

當告之變正為明天人感應之理借宋襄事以示後

世恐懼備省之意 國有水火兵戎之災則告告則

同盟吊之若怪異非常之事當內自省而已非所以

告同盟也非所告而告見其不以責己為務矣

于孟執伐 戰泓 俱根不自省德來故有其

戰韓獲 于孟執伐 合沙鹿崩傳脫毋題地

變天變之應

季友 季子歸 行父如齊 遂得臣如齊 歸父如齊

五卷

僖五五

望國兩徇私以世官經譏之以垂戒也 以官不可

世意總起中分二段各帶貽禍意總收卒而書氏書

法 加春王正月宣即位同 易于鄆 遂如齊

或行父如 歸父如俱同

會淮 却淮夷而不力城鄆而不果桓公安撫

之志至此愈急矣許先刑曹邢後鄭許畧點于首

十有 伐英氏 齊為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而徐

從之所從者齊伯所討者楚與國故稱人以進之與

取舒同意

臧項

春秋不諱強臣覆小抑臣之意見矣 不重季孫斷

罪只重聖人意上發惟恐後世有朋黨比周之患而

不知有君故不諱臧以抑臣正所以示尊君之意也

加會淮至會只作事實見臧項乃季孫所為耳

臧譚 臧項 取郕 取邾 取鄆

春秋辨覆國在內而不以諱禮加者示抑臣之旨也

倒作與卑股同見得在外言國在內不言國今不

言國是臧在內也而直以臧紀不若三取婉詞以季

五卷

僖五六

孫擅權為惡非若君臧之當諱也

臧譚 臧項

經直紀覆國著外君內臣之罪焉 上抑強扶弱下

尊君抑臣

臧項 三取

春秋迭紀覆小而特示抑臣之意焉 辨起項為魯

臧後如卑仍以三取照斷不諱意勿分尊君抑臣

臧譚 三取

經紀覆國因內外而異其詞焉 上待他國之道是

直言國書法 下待父母國之道是不言魯書法未見本傳

肯止 盟洮 蔡丘 滅項 三取 總是尊

君抑臣上施于天下下施於一國

滅項 公在楚 抑臣存君

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經紀內外之好而伯主失刑棄禮之罪見矣 僖公

在會季孫滅項齊不能討而遷怒于君又與婦人為

會而後付悖君臣之分紊男女之別伯事之慎甚矣

五卷

僖五七

伐齊 師救 戰 旃 狄救

經詳著大國賣倫之罪裁以大義也 伐齊之喪至

其責詳已總一傳之意書師救齊至責齊臣也是解

出責詳書法或曰以下以大義斷之見罪之所以為

大也 伐喪奪長不平重奪長上四股事實俱化入

講內書法四樣俱轉歸責宋書師救者善魯以罪宋

也書狄救者許狄以罪宋也變受伐之例而書敗績

者見曲在宋而齊臣之不能抑宋也

伐齊

即大國凌伯之兵非義之罪著矣 伐喪意輕重長斷罪全在徇私愛而昧大義無書法

戰 旃 敗

春秋兩屈詞以罪大國之兵權大義也 只本宋人

奉少奪長斷罪而以主客曲直分股辨之倒二書法

師救齊

經善望國恤患而大國昧義之罪著矣

狄救齊

經許外夷恤患深為昧義者罪也 諸夏中國對狄

五卷

僖五八

而言俱指宋公不必涉邇義意

師救齊 狄救齊

經惡大國昧義兩托救兵以見意焉 魯救無虧狄

救四公子

伐衛及戰 伐齊戰 旃 常例以責抗義變例

以責昧義

從王伐鄭 鄭伯乞盟 與突救傳比

鄭逃 伐齊

經兩敗狗命者以大義裁之也 襄王欲易世子桓

仗義以定之迫已所屬國則欲舍長立幼非愛以掩義哉

楚丘

蔡丘 戰觀 踐土 敗殺

二伯功高而無以庇後春秋所不貴也 非謂功利之淺謂功利之入人淺也

城邢 楚丘 緣陵 城濮 踐土 河陽

二伯功利之淺有所貶而無過褒

突敫 高子盟 遂伐楚 城卜 以道義予

人臣以功利抑伯主 主傳明道正義不急近功不

五卷

僖五九

窺小利搭出

蔡丘 戰觀 蕭魚 會申 功利之在人淺

誠信之感人深

蔡丘 戰觀 夾谷 歸田 伯功在人淺王

道感人深

邢狄伐衛

經進外夷討罪之善甚與國之罪也 傳雖說予狄

然全是罪衛背德此亦以大義裁之不然安知衛不

謂以此報齊德也 當時齊桓安報之賜是諸侯大

家的以滅亡無控告之苦而遂賜之志亡是衛獨受的乃當桓喪而伐之真是人理戒絕而此諸侯之不念桓賜者更不同矣狄人亦有天理人心不容泯滅屢以救齊不及而復伐衛雖無及于齊其功固近然以夷狄而憂中國其德則遠矣乃衛以中國而害中國何哉與救在夷狄則罪諸夏之意頗同

荆聘 邢狄伐衛

經援慕義之例以進遠人以恤患之德遠也

楚丘 伐楚召陵 伐齊戰觀 狄救 狄伐

五卷

僖六十

諸侯受伯德而背之經兩托外兵以示意焉 以報

施之道引起順題講下聖人取齊桓只是安夏報夷

到今受賜豈身歿未幾遽令泯泯哉重發諸侯背德

而於衛為尤後雖以狄救應諸侯狄伐應衛然總是

罪衛先書再書二書法宜有抑揚諸侯即指伐齊之

諸侯不必生出不救

城楚丘 伐齊 戰觀 狄救 邢狄伐

與國背伯德而報以怨經兩託詞以致意焉 專重

責衛首三段見衛忘德而報以怨以狄救狄伐分恤

患討罪總歸責衛上 去狄救照平混作

伐齊 狄救 侵曹伐衛 圍蔡

列國報施之情異春秋隨事而立法焉 無予奪當

以報施意總論畧分借四股發傳意總繳遙歸重以

怨報怨以怨報德二意方是傳旨盟既傳無以怨報

怨此傳無以德報德伐衛股在盟既傳則重刑在此

則重狄 出四國 刑狄伐衛 衛人刑 構李全

刑狄伐衛 入郕

經于報施之道而予其仁與公者焉 下北隨易園

卷五

傳六一

蔡構李於越入吳同

戰韓 射姑奔狄 秦穆以怨報怨史駢以德

報怨

伐山戎 救邢 伐楚召陵

歷觀伯主衛世之功知諸侯所當念矣

狄救齊 刑狄伐

經兩予外兵而中國諸侯之罪見矣 二股總是一

狄伐衛以救齊總是一事宜總叙問起即以諸侯不

念賜而于衛為尤作案而以救為敵四國伐為討衛

分皆即狄以見諸侯與衛之罪列國指伐齊之諸侯

伐齊 師救 戰甌 狄救 狄伐

春秋紀兵既詳詞以責大國之味義復托詞以責與

國之志恩 主合上四股一邊內錄魯救而宋書及

外錄狄救而齊書敗下伐衛一邊不以號舉而特

執嬰齊

經于大國討小而交著慢伯無王之罪焉 責勝不

事齊宋全以其介齊宋之間最為密邇故以江黃遠

國照之錄疑謂其服役於楚無據責宋只不歸京師

卷五

傳六二

一意分不請不歸者非

盟幽 盟貫 四國伐齊 執勝

經于小國見討必本其致討之由而罪之焉 伐齊

比作宋襄繼起

盟幽 盟貫 陽穀 伐齊

小國自外於二伯而致討有由矣 盟幽見齊桓之

盛貫穀見江黃遠國猶相繼來朝而勝介齊宋云此

意重發伐齊見不尊事宋襄只帶講在後總申發他

慢伯之罪桓繼容勝而襄執之亦見二伯優劣只

盟幽 伐齊對作

執滕 執衛歸 總以不當專濫說起宋執得其罪固不濫矣而乃失之專晉歸于京師固不專矣而乃失之濫各收稱人書法

盟貫 陽谷 河陽 踐土 比事以見其慢

伯慢王要發介字與近字

執滕 圍許 慢伯而專討者譏慢王而伏羲

者予

盟曹南

五卷

僖六三

大國急于要盟操心之失見矣 非同志在要盟上見要以有拒來形

鄆子會盟于邾

經紀小國從伯信而著其非出于誠也 以宋襄強之使盟作事實議論末繳宜帶貶襄意

邾人執鄆子

經于國君見戕而深惡伯主之虐也

宋人圍曹

大國急于討貳操心之失見矣 曹南口血未乾而

即討不服其急可知爰人不親以下總論襄公圖伯事故云不越數端非專為圍曹言須模寫得襄公急急情狀出方好

盟曹南 圍曹

伯主急渝盟之討操心之失見矣 要從口血未乾今復圍曹上發揮其急於合諸侯意

執滕 曹南 圍曹 戰泓

大國失於操心而貽辱經詳書以示戒也

執滕 曹南 圍曹

五卷

僖六四

繼伯每急于圖功春秋著操心之失焉 觀三事通迭其施為氣象可見

執滕 曹南

經紀伯主威信而見操心之失焉 不內省德而急于執便非伯討急于盟便非同志指專執者非

圍曹 戰泓 操心之失餘名之非 上不及

仁智而急於合諸侯欲速見小下假仁義而適以妨大德計未遺本兩邊左傳俱有子魚文王

執陳 伐陳 侵陳 執滕 曹南 圍曹

德之衰心之失上成功之後下立功之初上重驕子
下重急字兩邊俱有反仁反智 只侵陳圖曹同

圖曹 執曹界宋 昧于反已刻于治人 拒
子魚之諫 徇先軫之謀

有年 桓 圖曹 紀異而發天道之微紀事而發
人心之隱俱見聖筆如化工

衛人伐邢

即與國報怨而知其失反已之道矣 主戒邢傳衛
人曾不及思而遽怒于邢句

五卷

傳六五

盟齊

經于外夷與盟之始而諱之以重中國之罪焉 只
重楚人得與中國會盟自此始句此乃夷夏盛衰所
係故傳中一則曰不得與中國會盟一則曰其後遂
為此盟一則曰又二年復盟于虎上至會于孟云也
桓公既沒中國無伯是時事關節亦緊要傳末三句
意須融化成文歸重謹始著夷狄之強傷中國之衰
屬會孟楚書爵上

荆敗 入蔡 伐鄭 楚人伐鄭 圖許

婁林 盟齊 鹿上 于孟執伐

中國陳伯功而交夷以啟禍春秋深謹其始焉 傳
中稱號三比見其為夷狄元年至故也見其強而有
制又二年至抗也見其強而無制聖人書此指于孟
稱爵而言不稱人而稱爵所以驗其強也作文須流
水如傳歸重本股收深諱此盟書法 去首二比同
去末二比亦同

荆敗蔡 入蔡 伐鄭 楚人伐鄭 圖許

伐黃 婁林

五卷

傳六六

春秋原外勢浸強而幸伯成之能制焉 各股都
問起以齊脩伯業能制其強重發

伐楚 召陵 滅弦 婁林 盟齊 鹿上

會孟 執伐 始幸伯主脩業而能制其強終

謹諸侯失道而遂啟其患 上收楚稱人下收楚稱
爵召陵序續盟齊深諱帶收

圖許 伐黃 敗徐

春秋微詞以紀強夷見伯業之能制也

圖許 婁林 鹿上 會孟執伐 脫本題只

以盟齊之前觀之功有所歸以盟齊之後觀之禍有所自收書人書爵書法兩違須着力在會盟上方切

只婁林會孟同

楚人伐鄭 楚人伐徐

外夷始終皆以人稱由有以制之也 照傳僖公元

年至能制其強故也一段重在不得與中國盟會由

桓公能制一氣串發即主對作非傳意

盟齊 鹿上 會孟執伐

中國交夷以塔惠春秋深謹之也

五卷

僖六七

北杏 盟齊 戴伯通夷俱重謹始王伯夷夏

作眼

盟齊 邢丘 素大防委大權俱重謹始

梁亡

經於小國見覆畧詞以責其自取焉 傳中魚爛而

亡如火消膏形容自取甚貼心與政字最要緊

滅遂 隨易滅 伐宋圖絡 乘危惡易見城國罪

易知

新作南門

年

經譏望國興役以勞民於不當為也 天子諸侯

南面聽政門皆曰南門然天子有五門皋庫雉應路

魯只宜有庫雉路三門魯後來庫門僭皋門制雉門

僭應門制非一日矣春秋意不重責公革僭只重勞

民于不當為故引閔子論長府仍舊貫 云 泮宮闕宮

皆所當為即勞民不書也可作辨

城向 冬 城邢 南門

望國勞民于非義經兩比事以甚其罪也 上易城

諸防城成周公

五卷

僖六八

新延廐 作南門 勞民非時 韓侯作高門宜白

有舉羸之誚魯人為長府閔子有改作之譏

作南門 城成周 得時

春秋重民力譏其不當為者謹于所得為者

鄭人入滑 滑人叛鄭而服衛鄭公子士洩堵

即小國虐小之兵不臣之罪見矣 鄭滑同爵同壤

同受齊桓之盟會中國無伯鄭首朝楚遣二卿長驅

而入滑王為滑請而不聽又執其二使不臣甚矣

盟于邢

經進夷狄謀夏而致慨中國者深矣 為刑衛難也狄當號舉而同齊書人者昔衛背齊而狄誅正之今衛散滅刑而狄能謀之從中國以救災恤患非夷狄之事故人以進之人狄則罪衛之意明矣

平狄侵衛 為刑故中國無伯而狄假名義以亂中國經惡其猾夏故舉號

鹿上

經于繼伯交夷而責以尊王之義焉 攘夷狄以尊王室義也而與楚盟則非義矣須本繼桓說來

五卷

傳六九

會孟執伐

經紀外夷肆暴而兩責中國之昧義焉 責諸侯重宋直楚曲意不可以理與力對看責宋公全重失攘夷尊王之義不重取禍上攘夷所以尊王不平兩邊俱以義字立說上是不勇于義下是不明于義二義字不同 看此數題須見得各傳大義字為要緊以勢力言之是時楚伏兵車其橫莫制而春秋乃責諸侯不當拱手聽命而不違責曾不能拒其使又不能使宋見釋出自天子與方伯夫豈迂遠不切事情誠

謂彼以勢我以義此相如所以威伸強秦而匹夫自反而縮猶不可恥者此也天下之患莫大于望風自潰莫禦其衝倘真能人人自奮未有不可轉弱為強者聖人此義是欲人人自奮意宋之所以為直者只在以乘車之會世上見各傳俱要見宋直楚曲其義已明之意

鹿上

孟執伐

經于大國交夷之禍而責以尊王之義焉 執伐只作直書不諱書法與鹿上稱人一般春秋惡宋只是

五卷

傳七十

不明尊王之義若使無禍亦有罪了取禍意輕

伐楚

召陵

鹿上

會孟

執伐

大國欲紹伯業而交夷春秋深貶之也 倒作尊王

室意就在攘夷內執伐只收書法破內不必用取禍

北杏

合諸侯

伐楚

權夷狄

首止

尊王室

歷舉前伯之功其伏大義可知矣 事雖三件却以

尊王室為歸宿蓋合諸侯攘夷狄正所以匡王室也

貫串處要知此意

盟貫

陽公

鹿上

會孟

觀二伯盟會尊攘之得失見矣 兩邊俱就盟主上發揮雖分作亦須體繼桓之烈意

季子歸 會孟執伐 上諱其耻以有安社稷之賢下顯其辱以味尊王室之義

召陵 鹿上

經重尊王予前伯之帖外譏繼伯之交外 畧見交互方有情桓退舍盟楚宜謂求楚執襄求楚為盟豈謂柔楚哉

宜申獻捷

五卷

傳七一

經于外夷矜威深取望國之味義焉 傳中不是責魯不當受直責其不能申大義以攘荆楚尊中國蓋當時楚之橫逆已甚拒其使而聲罪致討不患無名此正天下一大機而魯不能此其所以可貶拒使二句不平重請討上

鹿上 會孟執伐 宜申獻捷

經原外橫之甚深責望國之味義焉 如單但楚橫重發起

鹿上 獻捷 上與楚盟是不能攘夷以尊王

室故人宋公 下受楚脅是不能攘夷以尊中國故不言宋捷俱以大義為主

孟執 獻捷 諸侯不勇于義望國不能申義

獻捷 盟宋

經隱顯望國味義有以其受外侮者有以其與外者 上去宋字下書宋字

盟薄釋宋

內君卑大權于外夷經深罪其味義焉 一經中盟而特書所為惟此正為此天下極變的事自宋方主

五卷

傳七二

盟起至其事已偵甚矣串說下正是聖人所以持書所為之意操縱俱在釋字上見書所為不言楚二書法俱歸重傷魯魯當時此舉亦自謂無惡于楚而有功于宋策之善者聖人以中國體統權勢論之必不可使操縱在夷狄之手當時宋直楚曲此可以理奪且宋公見執之時已命公子目夷守國楚人詢宋之時宋人已應之曰賴社稷之靈國已有君彼楚于宋公殺之則無罪要之則無霸勢不得不歸知不及此而悅焉求楚是以中國乞憐夷狄其釋之惟命其不

釋惟命體統壞而權勢倒置矣 加孟執 獻捷原
事同卑加鹿上以宋味義魯委權分

會稷 盟薄 澶淵

經詳會盟之實皆有開天下之大故也 中以君臣
父子夷夏立柱

會孟執伐 盟薄什宋公 舊以味大義委大
權分看本傳曾不能申大義句當以大義字為主上
從楚執之下求楚釋之不可用操縱字分貼

獻捷 薄釋 上以拒使請討為義下以釋自

五卷

僖七年

天王中國為義各收諸詞書法

楚立 薄釋 大權不予其專于伯不予其

專于夷

三有 取須句

經于望國存小以無王命罪之也 傳中非所以為
禮應上崇明祀保小寡之禮不可以請命為禮取須
句而反其君使歸國只串說不可以建國封侯分還
重取上玩收奪句自見

取牟婁 取須句

經律存小者以強取之罪以其無王命也

取須句 取濟西

春秋正亂之法有見于復人國者有見于復已邑者

宋伐鄭

觀大國討二之兵其無省已之明可知矣 宋襄一
會于孟而遭執伐之辱及諸侯致請于楚然後得什
鄭伯知宋伯不可成其力不可恃遂朝于楚而襄公
曾不自反遽興師伐之所以取泓之敗也

升陘

五卷

僖七年

望國兵岫春秋原輕兵之罪焉 輕兵原伐却說輕
字對兵者聖人所甚重重字看指不設備者固非謂
不能抑鋒止銳亦非蓋聖人惟以誅暴禁亂為可用
兵餘皆不可輕用暮乃以風氏故念及須句以須句
故與兵虐却輕甚矣所以卒致此戰兩敗俱傷也同
今重兵而不輕動則却不至我何自而卑却我既
無兵端却何緣而敗我甚哉輕兵之貽害也如此說
方與誅暴句相應

取須句 升陘

經兩責望國用兵以其專王命殘民命也 上非崇

祀保小之禮下非誅暴禁亂之義上聽成風之言下

忽文仲之諫 近主用兵非義而貽患倒作

升陘 同圍齊

經貶望國輕兵之害以其異于除害者也

如紀 城邢 升陘 同圍齊

經于謀小輕敵者皆有以律其罪也

乘丘 升陘 兵在寡怨息爭倖則必積四鄰

之忿兵在誅暴禁亂輕則必基兩國之禍

卷五

僖七五

戰泓

經紀伯兵之罅而責以王政之本焉 此題全重飾

小妨大上傳首以至仁大義問起隨以物有本末而

順事恕施為王政之本作律令提出本字最重下叙

宋襄平日敢行不仁非義而獨愛重傷與二毛獨子

有味見特為此照照子牙比桓文所假尊攘大節目

者又不同所以直比之盜跖之仁義仲子之庶耳後

總結以計未遺本飾小妨大不平要歸重遺本應前

本字 詞繁不殺依公羊言日言朔

伐齊 戰廩 執勝 曹南 執節 圍曹

于泓

伯主遠仁義而獨飾小名春秋深貶之也 以戰泓

問起叙下倒本股作上数比不分貼仁義

伐齊 戰廩 執勝 執節 圍曹

經迭紀伯主行事皆罪其遠仁義焉 以仁義提起

分三段作後以不仁非義總斷

四國伐齊 凌伯 圍曹 虐小

高子盟 城邢 楚丘 荀息

卷五

僖七六

大國虐小素倫之罪泰之齊晉之事而可知也 此

題全在泰定宋襄不仁非義之罪桓公薄德在因亂

取魯緩救邢衛搭綠陵比大謬 論宋襄素倫須要

發使齊人有殺無虧之惡一句方與晉獻事相照

城楚丘 荀息 擅權以存國 素倫以亂國

高子盟 城邢 楚丘

歷觀存小者為薄德而虐小者可知矣

召陵 戰泓 近王事以禮以律妨王政非仁

非義俱用文王比

升陞 戰泓 輕兵貽害飭名取辱 文仲之言于魚之請

三有 伐宋圍緡

伯嗣乘約以凌大經深罪其不義焉 齊為伯國餘業故以尊攘責之當以義字為案尤字為斷當宋敗而楚益張此最中國時事關係處時諸侯皆微弱所恃齊伯威靈尚存不難摧楚一舒華夏之氣孝曾不念中原失計乃以不與盟齊微卻而肆虐焉不知盟楚之始宋之不與未愆義也反借此名伐之傷敗之後是不能恤宋而反重其困不能摧楚而益助其氣故曰尤不得為 加戰泓同 加伐楚召陵作隳先業亦同

圍新城 圖緡

經兩紀伯兵而不嫌同詞以攘夷殘夏之事異也以同詞問起攘夷殘夏二段正見事異而美惡不嫌同詞意須玩傳插寫有清楚夷也而鄭附之鄭亦夷矣故伐鄭即為攘夷舊謂剪楚之翼猶隔 加鄭逃戰泓同

杞子 滕朝 杞朝

春秋為謹辨計故於黨惡效夷者胥貶焉 總起中

分總收俱是謹華夷之辨禮義分貼 杞子朝是桓

公非成公蓋自成公變之故桓公用之

小邾朝 杞子朝 變夫夷者進之變於夷者

黜之

三有 狄伐鄭

王室用夷以制夏春秋深譏之也

天王出居于鄭

五卷

傳七八

經于大君寓外而深示端本之意焉 只重端本意

書居意帶見之傳中自取全重用夷制夏上唐世有

戎狄之患晉卒有播遷之辱引類議論所關係最大

書出書居二書法總收出而曰居要見撥亂反正意

不當但就無外說蓋王雖有自取之罪而春秋之意

則款撥亂而反之正以明王者之無外蓋天理自當

如此也

三有 衛侯燬滅邢

經誅與國戚親立人道也 衛文之昭邢周公之胤

只重滅同姓一意理一分殊一段正申解之全重絕
先祖之裔二句發下借晉所以不名正照衛所以獨
名曾不反思云云見刑之無罪以甚衛之惡亦重看楚
滅夔帶見不平

石門 滅刑 不名以示尊尊之義必名以示
親親之義

元年 滅譚 執虞 伐衛 滅邢

經點與國滅親本仁義以立法而權輕重以定罪也
上以仁倒義下以輕倒重春秋之法由仁義行春

五卷

僖十九

秋原情定罪

元年 春王正月 滅譚 滅邢

聖人與天地合德而於分之殊者有辨焉 分殊即

在理一內不可從舊分作宜倒下二股只在聖人立

法上不必深斷其罪摠見由仁義行而立人道意

滅譚 執虞 滅邢 滅夔

經迭紀覆國而特甚與國之罪焉 倒本股作以滅

譚辨衛之稱名作正講後以虞自取楚夷狄辨照二股

滅譚 執虞 滅邢

經于與國覆親必辨分原情以罪之焉 執虞換滅
夔亦同但原情換因人耳

執虞 滅邢 滅夔

經迭紀覆親而獨甚與國之罪焉 全重滅同姓斷
罪虞惟自取而後不名晉滅楚為蠻夷而後不名滅
夔則滅同姓之法未嘗不在

邢狄伐衛 滅邢 伏羲正同姓待之恕遷怒

覆同姓責之嚴 上收經無譏文書法

滅下陽 執虞公 邢狄伐衛 滅邢

五卷

僖八十

經兩紀諸侯覆親必原情而權其罪焉 就見滅者

之有罪無罪體出名與不名之意便見輕重權衡

滅邢 滅夔 因夷夏異責

執虞 滅夔 原其情因其人

寔來 滅譚 執虞 滅邢

經原情為制于失地滅親者待之異焉 重寔來滅

蕩伯姬逆婦 傳首至大夫敵是註伯姬前事

今來以下方註逆婦事傳公不使大夫主之而自主

其婚伯姬不使其子逆之而自逆兩俱有罪

圖陳納頓

經不與外夷伏羲示正本意也 不與納楚全貴中國使楚納之細玩夫陳先代之後句是着實責陳而中國諸侯云下一又字是兩責之詞當以陳與諸侯分股混斷禮字職字要點重發正本自治意就聖人立法上說

寔來 納頓 不與其托於諸侯不與其納于

外夷

宋公 納頓子 不與其什于外夷納于外

五卷

傳八一

夷上天王中國與下陳與中國對

盟洮 盟向

內君深不義之黨而召兵有自矣 乞師傳在後起處不必提出說黨衛處要醒既字又字且要關着齊見衛何人也而魯可黨之乎是嘗伐齊之喪而報德以怨矣又遷齊之怒而滅同姓之刑矣此其負不義于天下固齊人所日夜切齒而思一報者魯欲結好于衛獨不為齊計乎而乃云是黨衛也黨衛則仇齊而謂齊能我釋乎則夫侵伐之師正魯人省德之日

而又乞師于楚以圖報復其如義何矣

主有六年

侵西鄙追御弗及

經于內外私憤之兵而交讖其非正焉 自傳首至弗敢及之也俱是解書法只重私憤之兵而非正句齊憤在來侵上其見弱以誘魯伏衆以邀魯亦是惟圖逞忿而不顧其詐魯憤在追齊上其玩寇而深入有畏而弗及亦是惟圖逞忿而不計其危也俱模寫他逞忿處書法須總結况師字又在至御之內

追御弗及

五卷

傳八二

望國蹠敵非正經深譏之也 齊人稱師為伐其衆以邀魯提過深入弗及當遁說蓋其逞忿全在深入上若非有畏未必以弗及止也當時魯如何則為正如下邊展禽却齊則正矣使早能馳詞則齊師當無再舉也

追濟西 追御 境內境外要提醒上譏不預

為危道下譏深入以逞忿非正言若云責其失律非傳意

伐戴取 侵西追 用詐殘民多方誤其來一

舉棄其斃 用詐逞忿見弱以誘魯伏衆以邀魯

追齊至鄒 救邾至遇

經兩紀兵之所至因禦敵而譏其忿因恤患而罪其

伐北鄙

即望國被兵因見賢臣卻敵之功焉 以乞師傳齊

師非義提起借長勺傳主善魯一意作左傳棄命廢

職不平重在申王命上

遂乞師

望國資夷以殘夏經直罪其非義焉 以義字為主

五卷

傳八三

重以夷殘夏上自反意畧帶深思遠慮計安社稷句

宜玩味 當時展禽一辭齊輒愧悔禦敵安邦之良

策大畧可觀魯顧去此取彼真猶揖盜賊以困姻隣

也夫子謂文仲竊位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蓋謂

是耶

伐齊 滅邢 盟洮 盟向 侵西 伐北

乞師 伐齊取谷

望國味義放怨而資夷以報之春秋之所貶也 照

傳倒作通篇以義字為主

伐齊 滅邢 背德而至于伐喪奪長遷怒而

至于滅國何等不義之甚俱要關着齊見魯黨之

盟洮 盟向 侵西 伐北

經紀兵信而內外之不義見矣 上黨惡當原衛來

下逞忿當原魯來兩邊既字又字當體貼發揮

盟洮向 遂乞師 黨非其人資非其人

滅變以歸

經紀小國見覆而以非其罪怒之也 怒變慶全以

諸侯之祀無過其祖律之不得字及字有味齊窺變

五卷

傳八四

失楚之對毅然持正不屈但暴橫之楚非心于同姓

故變不免耳楚罪照傳畧點于後 舊說比之魯祖

周公不祀公劉衛祖康叔不祀后稷腐套不用

獻舞歸 滅邢 滅變

經變例以紀覆國所以恕小國而畧外夷也 倒本

股分作上二比只辨書法

取谷公至

望國用夷殘夏經以失正危之也 以者不以者也

即指失正言不必泥檀輿意全重背華即夷方切以

字取邑句對不過見齊非可凌谷非可利況資楚以
伐之取之乎故云失正之甚危處亦重夷心叵測上
齊怨不可深意帶用蓋春秋中伐取多而獨危此意
可知矣 乃魯後竟無危者則以晉文主伯城濮敗
楚而齊魯亦皆受盟明年魯亦遣公子遂如齊為平
故幸免耳

伐齊取谷

望國用夷凌大經識其失正焉

公至 本上失正發危字意資夷取邑聯講不

五卷

僖八五

妨既脫上文以楚不必重資夷遣了

杞子來朝

經黜小國之用夷禮存諸夏也 主杞子卒傳蓋成

公用夷禮而桓公因之就平日言杞出自夏肄先世

神明之冑封自武王中國蕃屏之君自迫于東夷風

俗雜策言語衣服變而夷也想來朝時儀節亦非中

國之風矣可黜用

杞子朝 遂入杞 因小國脩禮而謹大防因

內臣專兵而謹大推

遂入杞

即貴戚專兵之迹而內君縱權之罪見矣 主余丘
傳要發謹微垂戒意

圍宋 盟宋

經貶外夷猾夏蕪罪從兵從盟者焉 貶楚處不可
輕非有篡弑之惡句見除却討賊外而以夷猾夏為
名故諸夏之從望國之盟不得不任其罪聖人之意
只為夷狄恣毒中原而諸夏復為羽翼世道大防無
復有存可為時事深慨也書法總繳

五卷

僖八六

圍宋

外夷猾夏而諸侯從之春秋所深貶也 以一書人
而楚與中國諸侯之罪具見照前夷狄恣毒中原而
諸夏復為羽翼直作不分對

盟宋

內君交夷於被患之國春秋之所貶也 只重一宋
字言宋方受圍而公即其地以盟獨無嫌乎無嫌二
字宜玩味發揮

會孟伐執 圍宋盟宋 惡凌失而分責從之

者惡凌大而均責從之者

五國伐衛 國宋 八諸侯所以人公 人楚

子所以人諸侯合

五年 侵曹伐衛

經于伯主隆怨而深致責備之意焉 此傳只是再

稱晉侯譏復怨也或曰以下正辨文之師非為皆華

舉乃為復怨耳若以皆華之故則曹衛之罪比諸國

為輕故書曰以下又結在復怨上去又況衛已請盟

而弗之許何其復怨之深若此耶樂與人改過句亦

五卷

僖八七

從再稱晉侯上帶來故曰不當拒而絕之也或分私

刻非是要識聖人厚待文公意

晉侯伐衛

經再紀伯兵而其甚其復怨之罪焉 拒盟本懷私復

怨來不平對

鄭人伐衛 取牟婁

用兵者非忿則貪知德者鮮矣 易鄭人入滑秦人

入滑同

國宋 盟宋 侵曹伐衛 救衛

觀二國無從夷之迹而知伯主隆怨之罪矣 問本

股後即入上二比辨明曹衛非諸國可比後全單救

衛只帶點收再稱晉侯與書救書法

侵曹伐衛 救衛

伯主復怨過甚而致外救經備責之也 照單股一

意作收二書法樂與人改過不可分在救衛邊就在

再稱晉侯句內

納捷菑 札聘 樂與改過責備賢者

侵曹伐衛 札聘 復怨已甚辭國過中皆責

五卷

僖八八

備賢者意

公子買戍衛

經于望國用刑而特貶其不君焉 殺買以說之者

說于晉也是以戍衛之事歸罪于買也不卒戍又是

說楚之詞是又以不戍之罪歸買也舊以專濫分然

專意在刺上而刺不可出只宜點在首

楚人救衛

經紀外夷恤患而譏伯主之意深矣 本復怨之私

說來却重在刻上 文而以大德容衛衛且在晉字

下楚何緣而假之名也晉以屠衛聞楚以枚衛聞其非伯者所以匡天下矣

執曹昇宋

經于伯主屠小而深譏其悖道焉以道字為主暴譎不宜平分詳晉文所以執曹昇宋皆為激楚之怒使不許齊秦之請而與我戰我且得齊秦之助也是其行事之暴皆本于心術之譎是一套事故傳自古觀文至暴矣一段皆總言其暴而後半乃推及于譎以見其功不足尚遂主夏盟承一戰勝楚來一戰勝

五卷

僖八九

楚承致楚與戰來亂分無禮二句看傳以曹伯昇宋人文勢來即就執君昇君言不着僖負羈事且文公平日所為大率類此只宜融說晉文此時析楚功不可少第聖人以王道律而望之則自不必如此暴譎而可以收安攘之功觀傳首尾俱以王事言可見其望晉文之意

伐北鄙

伐楚次

會扈伐陳

觀脩詞與序成之兵知屠小者之罪矣

裴林伐鄭

會戶伐陳

序成後伐俱是合禮

執曹吳 會戶伐陳

經予奪伯國討貳之兵示招携之道也以序成後伐意總起上比只識其暴勿用譎字意下正是合禮

執曹昇 城卜 踐土

經惡伯主悖道而不取其功焉傳謂文之悖道如此雖有功不足尚非指成功不以道也三股一串事執曹本以致楚戰楚即以主夏盟作法亦須渾融

城濮 踐土

伯功之不足尚由悖道也道壓倒功字非道只就

五卷

僖九十

今日暴譎說不必參入城卜踐土二役事照傳暴與譎是一套勝楚主盟亦宜串不平

侵曹伐 入曹昇 上重私字刻在內下重譎

字暴在內

執曹昇宋 城卜 兩邊俱在譎上發下在執

宛春復曹衛致楚與戰為譎

盟賁 執昇 結遠以制外慮之周屋內以致

外謀之譎

伐楚次 師召陵 入曹昇 城卜 踐土

兵專而績有可加功成而道不足尚 律禮暴譎

執伐侵陳 入曹畀宋 上驕下暴 一謀不

協見執見伐見侵持勝非道未狎晉政遽入既執又

分制勝非道

入曹畀 取汶陽 治人背王道取地蔑王制

兩邊有孟子的對

城卜敗績

經畧伯主挫外之功崇道義也 楚罪黜起兼夷凌

夏臣犯君說傳前段是案後段是斷提在誅其必戰

五卷

傳九一

之意上發而以畧其功意渾融着功利道義字須透

露大抵王者以不戰為上齊桓不戰服楚故序其績

而晉文君臣說謀秘計惟恐不得一戰便非王事怒

楚致戰只在許曹衛執宛春二件上不可參以蒙馬

等事及在晉以其主乎是戰畧詞與齊桓序績對着

或云當晉文時不得不戰第觀楚子使申叔去穀

子玉去宋是其君已服矣子玉曰請復衛侯而封曹

臣亦釋宋之圍是其臣亦可以義服矣故先軫曰定

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者是也樂貞子曰漢陽

諸姬楚實盡之苟有管仲之臣執詞以問安知子玉

之不如屈完而必以一戰為功所以為郤

圍宋 侵曹伐 入曹畀 城濮

經原外夷無交兵之情而誅伯主必戰之意焉 只

重書及誅其意也以前一段道義功利意畧帶

滅黃 婁林 會孟執伐 伐齊取谷 圍宋

城濮

夷勢橫而伯主據之非道春秋畧其功焉 倒單專

就畧功上論不必蕪書晉及書法傳意雖主於一戰

五卷

傳九二

上但所論非道義處不止城濮之一舉耳

滅黃 婁林 于孟執伐 取谷 圍宋

即外橫之莫制伯功似可美矣 須駕馭總做

滅黃 婁林 不能恤不能救歸重楚橫作不

罪伯主大夫以城卜起繳

城卜 鄢陵 畧詐勝戒倖勝得天之夢射月

之符

伐齊取谷 圍宋 侵曹伐 入曹畀 城濮

外夷明于料敵而失馭將之道春秋所以貶之也

以料敵之智提起後以請戰而少與之師既敗而經棄其將一以講下發他重師輕將意收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要知春秋非為楚惜特借楚以示後世馭將之道耳

衛侯出奔楚

經紀諸侯失國而重伯主拒人之咎焉 重不許歛孟之盟上說 加晉侯伐衛同

伐衛 救衛 奔楚

經于伯主隆怨兩托詞以罪之也 俱根歛孟拒盟

五卷

僖九三

故楚人假以為名而來救衛侯自新無由而出奔歸罪晉文身上

會扈伐陳 荀吳伐鮮虞 會扈待陳是心不

外故能使諸侯衆輯吳却鼓叛是智不鑿卒至力竭而降則無難處之事矣題出火傳甚謬宜刪

圍曹 衛侯奔 操心之急存心之偏

踐土

經紀伯信而寓正倫謹叔之意焉 上只說天王無下勞之禮各實意重不書下勞非責天王只是聖人

扶植綱常若未魯勞晉者然是特筆書法 下須講

諸侯不得專廢置之权廢置俱在立叔武 上見衛

侯奔楚不名未絕其位只引起立武之非聖人只惡

其專權自恣為不臣非欲其請命立叔武有借用臣

道子適對上者非是叔武受盟而稱衛子蓋衛侯使

元咺奉叔武以受盟而晉即立以為君故以未踰年

而稱子非聖人特子之是紀實書法

狩河陽

石尚歸服

即王室僅存號祭見大倫之當維也 名實作骨

五卷

僖九四

易凡伯聘 會葵丘 下乃宰孔賜胙

衛侯奔 踐土 河陽 罪廢置以謹大权的

名實以存大倫 上下二股貼單股分作

踐土 河陽

春秋致意於君臣之名實存大倫也 傳中說名實

自明作文須發明書法意不必講罪上因周之實弱

至於下勞晉侯全不成其為君父了故去其降尊之

實以全其君父之名所謂君道父道下因晉之實強

至於召王于溫全不成其為臣子了故正其臣子之

名以統其強大之實所謂臣道子道兩扇俱本與其
名存實亡猶愈于昭實俱亡二句意發蓋聖人欲因
其所存者而救其所亡不徒全其名已也故足之曰
天下之大倫尚存而不滅矣 書天王狩何言正臣
子之名蓋若不言狩而言召王則晉侯臣子之名都
亡了故云正其名正名而實亦因以正故曰統實

衛侯奔 踐土

伯主擅廢置之權春秋所深罪也 雖因廢置二字
搭然廢亦在置叔武上見衛侯自奔楚非晉廢之也

五卷

傳九五

不可分貼作文須于叙中總提後渾發晉文廢置自
專意報怨行私只點入

會首止 踐土 殊詞以明儲君之尊諱詞以

全大君之尊俱在書法上作 上以上凌下抗起下

以周弱晉強起分義名實字緊要

會首止 會葵丘 踐土 河陽 辨尊卑以

定大倫正名實以存大倫

葵丘 踐土 抑宰臣之貴以謹禮諱大君之

屈以全名上下拜登受下出入三覲俱點起

公朝于王所

經於諸侯覲禮之變而特示正本之意焉 正本意
不是貶其非所貶其以下勞而出為非特耳重在巡
狩之典上觀宮室道途云云及自秦而後云云皆是此意
若使天王之行果合虞周巡狩之典則何必于京師
于廟然後為禮哉惟其下勞而非五載十二年之期
其受朝非方岳之地故言王所以見朝于外為非禮
朝于廟然後為禮也大意重勞民傷財上說

踐土 王所

五卷

傳九六

王室下勞而受朝春秋正本以責之也 大意同單

六羽 王所 正典正本禮樂字分目

肖叔朝 王所

經兩機受朝之非有示撥亂之意有示正本之意

上以肖叔非禮說起 下以諸侯當朝說起

朝王所 公如京師

經紀上下之交而著受覲脩覲者之失焉 上重巡

狩之典 下重述職之典

衛鄭歸咺奔

經于諸侯復國因其數倫而責之殷焉 此題只重

稱名一意衛侯疑弟意全在先期入上見先期者恐
弟拒之而乘其不意前驅之殺實承衛侯積意而為
之者也 不念鞠子哀而以爭國為心要重發蓋惟
其親親恩薄爭國意勝所以疑心易起也 稱復一
段原為不稱復而發或以起之作一邊大誤去咍奔

咍奔

觀外臣訟君不臣之罪太矣

衛侯奔 鄭復歸 鄭歸 罪薄恩絕長惡以

五卷

傳九七

出奔不名起復歸之名以初歸稱復起再歸不稱復

衛侯奔 衛鄭歸

經紀諸侯出入而待之異者罪薄恩也

鄭復歸 鄭歸 始望其改過終罪其不悛

會溫

伯主講致王之信其情可原也 溫即河陽去王幾

百餘里只依河陽傳溫之會晉則有罪而其情順也

當就自嫌之心實講不可倒書法河陽則在書法上

發意勿着事迹此講二題之辨

河陽

經于伯主致王原其情而全之也 按傳首晉侯召

王一段既把以臣召君說起啖助一段又以晉侯召

君名義之罪人說起則單為全晉可知尊周即所以

全晉為王諱即是為晉解作文重事逆而情順就書

法上發揮全是春秋忠恕設身處地體諒晉文心事

蓋當時天王且來下勞重之以彤弓旅矢之錫晉雖

出入三觀未足對揚天子之休命苟非合諸侯以脩

觀不可苟以入觀而令京師震驚又不可以此自嫌

五卷

傳九八

而請王之狩真是耿耿忠心委曲自表其誠至而常

禮可變情順而事之逆可原矣苟不諒晉以尊王而

厚誅晉以召王安所稱春秋忠恕哉

踐土 會溫 河陽

春秋原情以全伯主之致王不獨以諱尊之例紀焉

舊主兩開玩辭于以見春秋忠恕句則踐土比正

借以起全晉意當照傳重全晉作

王所 河陽 正本原情

遂伐楚 河陽 兵正而事事事逆而情順

以義正名以誠變禮

會首止 河陽 明儲君之尊全伯主之忠

分義忠恕

城濮 河陽 懷夷之功大誅其意而畧之尊

王之禮悖原其情而全之

執衛侯 元咺歸

伯主抑君而臣是助經詳著其罪焉 看傳首末俱

重執上以君臣無微斷晉人為臣執君之罪復歸與

自晉見其為臣之實不可以抑君助臣平講書法總

五卷

傳九

結稱人以執非伯討也親衛侯不名而稱歸之于元

咺稱復而稱自晉歸則晉非伯討明矣

執衛歸京

經特貶伯主討罪以其為臣而抑君也 三書法以

稱人為斷而以衛侯不名歸之于作案

元咺歸

經絕大夫之逆而譏歸于伯主焉 三書法以稱復

為斷而以書自書歸為案

遂圍許

經紀不臣之討而尊王之意見矣 傳本罪許但無

書法且欠冠冕主予晉傳無明註須就許不臣內寫

出晉能尊王意方為著實繼事二字言繼覲王之後

而圍之正以著其美也今法是宋法不可入講

踐土 王所 會溫 河陽 王所 圍許

經原小國慢王之罪而予伯討之得宜也

曹伯歸遂圍許

經貶諸侯復國之非而義利之辨嚴矣 曹伯賂免

似出一時便計胡氏却推到性命之理上理一也在

五卷

傳一百

天為命在人為性是有生時帶來的不可少虧故理

所不在即得生避患有所不為而况區區一國乎明

此則自一介以至天下毫不可苟畧涉嫌疑寧死不

為而立身行已安國寧家無往不宜矣故曰其說行

而天下定也作文全要發聖人書法意

寔來 戒刑 襄歸

經於復國以利者而律以失地戒親之罪焉 總問

以失地戒親畧點起重斷以利歸國之罪須應比

許叔入 襄歸

春秋兩於當復國者而均責其昧義焉

戒邢 襄歸 由仁義立法由性命立言

圖許 襄歸 討罪以義復國以利

襄歸 取郕 以利復國以義立身

子有
九年 葛盧來

經陋夷屬脩禮以別于中國也 書名書來總是陋

夷狄常法陋之者所以謹夷夏之辨也

盟翟泉

上下即王畿以講信春秋交譏之也 翟泉近在洛

五卷

僖一百一

陽王城之內句寂重上替下陵本兩違於此字見明

明把天王不在心上故曰無君之心著矣既有無君

之心則凡可以土梗弁髦者何所不為故以為大惡

正本指子虎說本字對外臣言 齊桓會不適三川

盟不及王人此闕桓文二伯優劣

王所 翟泉

春秋謹受朝講信之非地一正本意也 諸侯之就

朝固適夫變而受朝之非所非天子之失乎故不以

就朝為非而以王所非其所為貶正其本之意也

大夫之上盟固失之陵而下盟之替非王子虎之失乎故諱公貶卿而王子虎亦與正其本之義也

盟齊 翟泉 因盟非其人而謹大防因盟非

其地而謹大分謹始正本分上諸公人陳蔡諸侯而

以鄭列其下下諸公人諸侯之卿而王子虎亦與

大雨雹

經紀望國戾氣之變著失政之兆也

于郕 逐伐邾

即世官專權之迹而天變驗矣

五卷

僖一百二

三十

狄侵齊

經紀夷患之肆見伯職之當脩矣 狄間晉有鄭虞

遂侵齊可見伯主一念不在安攘則夷狄進矣傳中

責晉書法原合下圖鄭看然單出此題只宜重發四

夷交侵所當攘斥意而末照傳以晉文若移圖鄭之

師云挑講于後只重攘夷上不當以救齊對亦不重

啟患收直書書法

狄侵齊 圖鄭

伯主不能移脩怨之師以攘外經直著其罪焉 只

重不能攘夷非責其不當脩怨總起混作總結

加

翟泉是謀伐鄭全

伐鄭圖 圖許救 翟泉 侵齊 圍鄭

經詳二伯安攘而著其勤與怠焉 桓能移師救許
文不能移師救齊 考桓公經營伯事積累二十餘
年而後成其後亦能維持數十年而後衰文公取威
定伯纔一年間而就其後一年而即衰淺深緩急二
公行事大可觀矣

楚人救衛 晉秦圍鄭 下書楚人救衛 下

書圍鄭

殺元
四降

鄭復歸 桓奔 執衛侯 桓歸 及瑕 歸鄭

經詳大夫失臣禮而深責諸侯之失君道焉

及公子瑕

經明貴戚無罪而惡與國用刑之悖焉 以瑕無罪
提起拒桓守節只一樣重罪衛侯忌克而殺之專與
濫是經中書殺通例衛侯于忌殺之中兼專濫二罪
也亦畧點用 以公子冠瑕是見瑕無罪而書及者
見以桓之故而延及之也總收

衛鄭歸

經名復國之君深惡其成恩也 重發天下為公意
只論書名不及不稱復然長惡不悛意亦要見瑕本
戚屬非君叔武同氣不可用鞠子哀等語恩怨義利
字可作眼目

衛奔 執衛歸京 鄭歸

春秋獨名諸侯復國罪薄恩也 上二比起書法倒
本題作責晉文意畧提過

衛侯奔 鄭復歸 執衛 鄭歸 責晉備怨

罪衛薄恩妨大德成本支要體味

朔入 鄭歸

經于復國之君有罪其逆命者有罪其薄恩者 二
邊俱有天下為公選賢與能等語

秦晉圍鄭

經于二國用兵深嚴忿怒之戒焉 晉以忿字為主
秦以利字為主結彙等語只屬秦邊傳中引孟子語
不重自反上只見鄭未嘗以橫逆加晉而但以不能
厚將迎贈送之禮圖之也責秦人不以義舉非為其

不助晉始終攻鄭只是不能以理喻晉使之悔而旋師也

圖鄭 敗殺 彭衙 伐晉 伐秦

強國徇利以構怨春秋深貶之也 專主責秦一順講下收秦伯稱人書法

宰周公聘遂如周如晉

望國受王禮而報之簡不恭甚矣 以王室禮隆提

起重魯斷罪有不親不專二意須體既又字串說履霜堅冰之漸句須重看書遂是以二事出乃事實非

五卷

傳一百五

貶詞也收不待貶絕書法

宰周公聘

觀王室寵內之厚而報禮宜有加矣 不可予周亦

未可責魯只虛虛說天王禮意之厚而未帶魯當何如以報之意

祭公逆 結及盟 遂如晉

觀經紀遂事之例而望國不恭之罪見矣 倒作大夫出疆有以二事出者如祭公是也有以一事出而專繼事者如公子結是也今公子遂如周及晉是以

二事出而非專繼事者其不臣之罪不予斯可見乎收本股書法 隨去一比皆主合作

遂如京如晉 公如京伐秦

春秋重尊王兩謹脩禮之慢者焉 魯既不朝京師使公子遂往而又以二事出獨此年如京師又以會伐行而不成朝禮

取濟西田

望國擅復故地經以正法正之也 只重不請于王

以正疆理意與汶陽同 加執曹昇宋只見藉晉復

五卷

傳一百六

地同單

取湏句 取濟西 擅復人國擅復已邑俱是

不以亂易亂

公子遂如晉

夏四月四卜郊

經于望國祀天之僭必因其失而志之也 祀帝于

郊配以后稷而大輅之乘孤輅之載天子之禮也下此則惟受命作賓統承先王脩其禮物如祀宋之郊可也魯之用郊非矣况郊以孟春而四月則不時郊

止三卜而四卜則不敬此二意不重只重僭上特因
其失以書天子一歲再郊冬至郊孟春初谷又郊魯
降于天子無冬至之郊只是孟春而已卜者卜以辛
曰上辛不吉則卜中辛中辛不吉則卜下辛下辛不
吉則止非卜郊之可否也

四卜郊 免牲 三望 作法如單以僭郊重
講後帶以時以卜以牲以望四意總收因變而書

梁丘 華元聘同 杞子朝

郊禮行于二國以其為王者之後也 只泛泛論杞

五卷

僖一百七

宋可行郊禮為是

不從乃免牲

經紀望國祀事之不成而瀆禮之失見矣 免牲者
緇衣玄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卜日不吉故不
郊而止行免牲之禮從魯君臣誣偽不誠以致天意
之不允說來即前不時非禮其慢褻可見

猶三望

經于望國僭禮識其可已而不已也 重在僭上而
以不郊猶望意帶發

四卜郊 猶三望 祀天之僭 祀地之僭

猶三望 猶朝于廟

經于望國僭祀廢禮有識其不已者有幸其不已者
杞伯姬來求婦

經紀小國之圖婚示亂政之戒也

蕩伯姬來 杞伯姬來 明降尊之失示亂政

之戒

圖衛帝丘

經紀夷夏盛衰之迹而啟患繼患之罪見矣 以夏

五卷

僖一百八

袁夷盛衰起轉到所以制盛衰之運者人也分衛成
晉文作只託衛之迫于狄而推其不能自強是以至
此不宜實講如何不能自強就狄之迫衛而推晉不
能安攘是以此不宜實講如何不能安攘

入衛 楚丘 圖衛帝丘 大畧如單即楚丘

亦是說衛被狄滅事幸齊桓存之耳以桓文勤怠分
者非 加凡伯伐全

楚丘 帝丘 成安攘之功失安攘之職

侵狄及盟

三有

與國討外而結盟春秋深罪之也 非地即在非人
之中不必兩分只以要盟異類上斷罪

年聘 荆聘 葵丘 狄盟 朝聘中國諸侯
之事荆能脩之于魯盟會中國諸侯之禮衛乃要之
于狄

晉侯重耳 年聘 膝薛朝 髡頑如會 下易宋大水 敦交

好通憂虞 桓文總論 從來桓文並稱而要之文

非桓匹也桓公二十餘年蓄威養晦始能問罪于楚
又公一駕而城濮之功多于召陵桓公屢盟屢會遲

五卷

信一百九

回晚歲始會卒周公文公再合而溫之事繫乎葵丘

桓公終身與諸侯會盟鄆失魯盟幽失衛首止失鄭
葵丘失晉文公三會而大侯小伯莫有不至其得諸

侯又盛乎桓公而曰文非桓匹何也文之功多于桓
者罪亦多于桓也事速就乎桓者義尤壞乎桓也名

盛乎桓者實衰乎桓者也春秋不以功蓋罪不以事
掩義不以名勝實此其非桓匹與桓公得江黃而不

用于伐楚文公謂非致秦則不可與楚爭楚抑而秦
興矣此桓公之不肯為也桓公會不遇三川盟不加

王人文公會王畿則抗盟于虎則悖此桓公之不敢
為也桓公卒不得鄭不納子華文公為元咺執君則
三綱五常廢矣此又桓公不忍為也夫子正諱之辨
豈不深切著明哉

三年 秦入滑

經于遠人襲小之兵而深惡其貪也 秦人千里勤
兵無及于鄭而僅僅加一小國驕悍莫逞迂迴無聊
情態畢見師勞力竭遠主備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
蹇叔回已先見之矣穆公徒以一念之貪遂深信杞

五卷

信一百一

子而距違蹇叔卒至匹馬隻輪無返乃素服誓言吁
亦晚矣是以君子重戒貪馬要本室慙為德之脩德
字律之

國歸父聘

觀外臣見重于內知禮之足以為國矣

敗秦于殽

二國徇利謀以交兵春秋均貶以示戒也 入晉之
意忘親為重背惠帶說狄秦之意襲鄭為重不哀喪
帶說總是為利利字最重志親背惠由此失信不哀

喪由此棄人道蔑天理亦由此故言利之臣最不可
過聽秦聽杞子遠蹇叔晉聽先軫遠棄枝 加入滑
是秦人逞詐襲鄭實事同單

圍鄭 入滑 敗殺

遠國棄信貪利而致禍春秋狄之也 此主秦說圍
鄭叛盟失信入滑以貪動民致有今日之敗晉亦不
可遺收狄秦書法

圍鄭 敗殺

上以晉忿兵起重貶秦聽燭之

武利謀以背之 下以秦貪兵起重貶晉聽先軫利

五卷

信一百十下

謀以敗之

楚丘

敗殺

專封者不錄恤患之功貪利者

不取悔過之美

木瓜雖善衛人之情然春秋正法

之義則使一衛受忘亡之賜安可贖周室不聞之罪

也 秦誓雖取悔過之意然春秋懲惡之義則與其

悔于既敗之後孰若謹之于聽言之始也

盟柯

敗殺

聽義謀什怨徇利謀結怨 齊

聽管仲復汶陽之田魯聽曹劇結于柯之盟 秦聽

杞子而襲鄭晉聽先軫而敗秦

伐邾取訾婁 遂伐邾

望國迭逞不義之兵經直書以罪之也 不義二字
是總冒伐而又伐見其忿取邑見其欲中以忿欲立
柱以忿毋挑講收直書書法或曰以下不過申說報
怨事蓋貪得之罪易見而為毋報怨人或予之故不
得不辨

遂伐邾

復伐上正見其忿不能勝之實掩其

無備正欲報升陘不設備使其相當耳

升陘

伐邾取訾婁

遂伐邾

輕兵以殘民

五卷

信一百十二

躡兵以報怨上以須句故出師公不設備故敗下以

升陘故伐邾邾不設備故再伐二邊皆是非義俱自

念毋說來

伐邾取須句

升陘

伐邾取訾婁

遂伐邾

去升
匪同

望國屢遣義以報親之怨春秋深貶之也 總叙同

單作以三伐為忿二取為貪收直書書法升陘比于

叙事中見之

伐邾取須句

伐邾取訾婁

存小非禮虐小

非義湏合看，不失傳意上專命下貪忿。二取不同，上為湏句復國下為自取。

禘廟用致，伐制取湏句，伐制取訾婁。

遂伐制。

經于內君念母之過，譏其禮義之胥失焉。

敗狄于箕。

即伯國挫外而尚力之罪見矣。襄公紹伯惟恐威之不立而伯業遂衰，故汲汲然以衰服即戎既敗，秦又敗狄，又伐許也。此其強伯之畧視齊孝遠過即如。

五卷

傳一百十三

狄人內侵，亦所宜攘。第其即位之初，不聞與諸侯禮義相先，施舍已責而一任力行之謂是，可以折服天下嗣文之業而宣信于諸侯，則背矣。若桓文之伯，雖不廢威力，却先有許多循大禮處，觀悼公所以復伯，亦並不由凌厲而得，則繼伯豈區區在威力間哉。擅命三臣意，題面不見，只就尚力中巧用亦可。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經紀天道之懲，徵君威之不立也。

伐許。

即伯兵討式，尚力之罪見矣。當時楚強于南，狄肆于北，秦橫于西，與晉正雌雄之國。文公初沒，又三強睥睨之秋，襄恐坐失遺業，故先敗散以挫秦，次即敗箕以懾狄，次即伐許以威楚，不踰年間而伯事復盛。晉不失為諸侯師，襄公之力也不可謂非繼承之善，但少尚禮義先文德意，當時只見威而不見德，此其所短耳。

廬陵李氏曰：僖公為魯賢君，當其初歲內用公子友、臧文仲，外則堅事齊桓，故能去慶父之奸，盡使魯國。

五卷

傳一百十四

既危復安，自十七年以前除從齊會盟征伐外，魯事之見經者甚少。觀詩之所頌，如務農室谷則勤于為民也，春秋享祀則謹于奉先也，立闕宮復泮宮克淮夷，牧圉野雖一時誇大之詞，有過其實。然禮樂政事之脩明，君臣上下之協治，概可想矣。但盟榿未遑，遽有知師之敗，葵丘稍怠，遂肆陽谷之樂，則公豈真能以禮信輔齊耶？厥後宋襄繼起，雖其伯事有不足以得魯然，與其南向以從楚，孰若尊獎先代，協贊姻鄰，以為中國之重，乃乞師蠻荆，導之以伐齊，宋其失大。

矣蓋自十六年季友卒後臧文仲之竊位令子遂之
專叔如城項會楚之失備見于經向非晉文肇起一
戰勝楚則中原左衽之禍僖公何以逭其責哉先儒
曰秦夏盟而即楚則有從夷之非先晉室而後周則
無敬君之節須句之功不足掩升陞之辱取穀之師
不足洗至鄆之耻此僖之不得全為賢君也況乎季
友受費而季孫氏始公孫茲帥師而叔孫氏始公孫
叔帥師而孟孫氏始三桓之基皆肇于僖公之編則
僖公亦魯國功之首罪之魁歟

五卷

五百五十題

僖一百十五

經統一卷之六

西吳張杞成夫甫著

男
張晉煥
張邨煥
張雍煥
張時煥
張魏煥
張鄭煥

姪
張時煥
張魏煥
張鄭煥

全校

文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經于國君嗣位酌其時之中以示法焉 只重傳首

六卷

文乙

至曠年無君一段意見得即位于柩前則失之早即
位于終喪則失之遲惟踰年改元告廟臨群臣最為
得禮之中觀舜禹可証雖喪制未終不得從吉然冢
宰攝行觀伊尹高宗之事可証書法須帶元年看踰
年即位十二公皆然但隱莊閔僖皆不書即位獨桓
書即位而又如其意以著罪故至於文始發之

毛伯錫命

經于王室寵內侍譏其非正焉 只在來之一字上
見曰初見曰來朝曰獻功皆是往受非來錫也當時

文公喪制未畢不責其不朝只是王室來得不是

城濮 踐土 即位 錫命 上晉文有功當

錫但在一下字為失體下文公初立無可錫在一來字為失正形弓旅矢 駮見圭璧 只踐土錫命同

晉侯伐衛 只主欲伐衛而先朝王為得尊王之禮借城杞傳尊獎王室意克續父功點起或串入但可不以忠孝分

寧毋 晉侯伐衛 忠孝兩得 上通王貢卻

子華下脩王觀續父業

六卷

文二

叔孫得臣如京師 文公喪制未畢本不當朝王宜委曲責之見其受王寵命宜俟喪畢躬朝京師可也而徒使卿往拜命慢王甚矣

衛人伐晉

與國昧友已而犯伯經蔽罪于執政焉 主殺孔達

傳干犯盟主書人罪孔達也

公孫敖會戚 此大夫會諸侯之始主會谷傳

謹禮意

商臣弑
顛傳

考宮 子同生 嫡妾必正立子必長

年二

彭衙敗績

經罪伯國應敵之兵明王事也 王事在息爭息爭

先處已處已二字重對應兵言已則有罪與已無罪

云蓋處已之道皆以不戰為上也惟不若是此秦晉

所以結怨連禍無已時要曉得當時不哀喪而伐吾

同姓其責在秦親恩未報而敗其師其責在晉然殺

函之後猶可解曰社稷之故也晉今若馳其辭于秦

引其咎于已秦未有不悔禍旋師者何遽然與戰乎

告諸天子方伯屬已則無罪一邊舊程文中脫去此

六卷

文三

意豈以晉未至于不得免乎然須兼用為盡以祭攻祭正與秦之忿兵相應收以晉主之書法

戰奚 侵曹伐衛 應兵忿兵

敗穀 彭衙

經于貪憤之兵皆惡伯國禦之非道焉 秦聽杞子

襲鄭為貪而晉遽敗之先軫之慮雖長如忘親背惠

之罪何秦聽孟明拜賜為憤而晉遽戰之狼曠之怒

雖奮如息爭遠怨之道何

鄭人伐衛 伐北鄙 衛人伐 彭衙

齊同

經送紀應敵特罪伯國之昧王事焉 以彭衙問起

即以衛引咎魯諭命論理當如此處已轉入本股渾

斷 加圍宋同圍齊 下訴召陵侵上告

屈完盟 晉秦圍鄭 召陵侵

歷觀應敵之道而知逞忿者之罪矣 不宜就列國

寔講只借論理當如此

來盟于師 鄭人伐衛同 伐比郕 比下易會危文十七年

會鄭 哀十二同

觀內外應敵有道而知逞忿者之罪矣 摠起分作

要題明有罪無罪意亦繳本股

晉侯伐秦 河梅濟 伐陸渾 崑崙同前題

次陞 于師 彭衙 上已有罪也責包茅之

不貢則諾已無罪也問昭王之不復則辯應得其道

下有罪不引咎無罪不徵詞應非其道

戰紀 彭衙 省德相時自治之道遠怨息爭

王者之事二邊皆有辨諭事

長勺 彭衙

經以王事望天下故於內外之應敵皆貶焉

召陵 彭衙 上下皆有王事在戰不戰上之

城濮 彭衙 上律以王 道重譎字下責以

王事重力字上以子王請戰起而重晉志戰下以孟

明拜賜起而重晉忿然與戰皆收書及書法

彭衙 晉侯伐秦

春秋紀兵有責以王事者有予以王事者 上息爭

遠怨下改過釋怨皆王者之事也兩起處須論明王

事重聖人意上發

作僖公主

經于望國奉先之慢而深示謹微之意焉 此練主

非虞主積惡之原非指篡弑即後來不視朔等事皆

一念怠慢所積傳所以謹之也要重者

處父盟

經于內君屈已之盟而深示正分存禮之意焉 及

處父盟者公也引起諱不書公意其不地于晉也引

起遠晉不書遠國不致意處父而與公盟則為抗此

而不抑則君臣尊卑之分乖矣公而與處父盟則為

恥此而不諱則臣子愛敬之禮亡矣兩邊俱在書法

上發揮 近主諱公一意不知兩書法意思分明何必混之 說者謂公之如晉豈無卿大夫從行乎不能明大義以折之令蒙此屈辱何也

處父盟 公如晉盟 文三 公至自晉 文四

春秋筆削內君出入存臣子之禮也 上晉侯怒魯不朝使處父盟以辱公故不書公不書道不書至而削舊文下晉侯俱無禮于公請改盟而設享故書公書如書至而筆舊文

垂龍

六卷

文六

經紀伯信而示專命委權之戒焉 上借曹殺大夫傳見襄不請命而以士穀為司空則專聖人欲天下之政自天子出下借會穀傳見襄不攬權而以大夫與諸侯會則縱聖人欲一國之政自諸侯出

不雨至秋七月

經于內君遇天變而推其無意於民也 文定即聖人書法推文公之意二意字要發憂樂碎講俱就不脩政事說

大事太廟躋僖公

經譏望國遜祀正大禮也 只重兄弟不先君臣言僖公雖兄然生既北面則論君臣不論兄弟下引三傳之說以明僖公當父視閔公為禮今升僖于閔之上則自僖言為子先父食自文言為先禰後祖自廟次言為無昭穆皆自君臣上生來也無書法

大事于太廟 有事于太廟

春秋正祀典故兩著夫合禮之祀焉 上大事者其禮踈踈則不以遠祖而遺是追遠之意 下有舉者其禮數數則僅以五廟而止是仁親之意

六卷

文七

季子歸 躋僖公 不以親妨賢不以親害尊 遂乞師 躋僖公 下展禽不仁縱逆祀不智 四國伐秦

伯國恃力以報怨經微詞以罪之也 常情可已句當玩復興字全字專欲字無已字須發得剴切德力二字極重致師意未帶見已則弗戰而謂人能已乎 敗穀 彭衙 伐秦 伐晉

伯主躋兵以啟患春秋之所貶也 照傳一氣作傳中以致濟河焚舟之師須就報復無已上說來

彭衙 四國伐秦 晉侯伐秦

經屢責伯兵因事而益甚之也 春秋待晉襄以漸而下而彭衙以王事責之中而伐秦以常情責之終而伐秦為不足責矣

彭衙 伐秦 應敵昧王事報怨過常情

四國伐秦 秦人伐晉 黷于報怨吝于改過夫自殺函告敗以來晉凡再勝矣夫自殺函作誓以來秦既知悔矣

遂納幣

六卷

文八

望國越禮以圖婚經原志以譏也 娶在三年之外

句重此所以為重志也志哀居約不平重志哀上禮樂二句倣此

長樗 札聘 舍如晉

經迭紀人臣將事各原志而與之也 皆重志上發揮

知禮股 宋大水 罪已稱孤言懼而名禮 仲孫來

知周禮所以本 葵丘 下拜登受 城濮 魏

犇東曾距躍曲踊公以其有禮弗殺之 踐土 憂

策命出入三觀 宰周公聘 辭昌歆白黑形盛

國歸父聘 自效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敬

敗箕 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 公如晉

莊叔荅賦降拜菁莪 俞聘 不荅湛露彤弓之章

長樗 知莖相悼辭魯稽首 士句聘 承彤弓

之賦 宿如晉 辭加籩 韓起聘 觀易象與春

秋曰周禮盡在魯 公如晉 女叔齊言昭公非禮

曰禮以守國行其政令 叔弓如晉 辭郊勞辭致

館 鄭奔 待放于境賜玦乃行 黃父 子大叔

六卷

文九

明天經地義之說發五常百行之原趙簡子謂終身

請守

知樂股 九國救鄭 鍾儀樂操土音馬陵同 叔豹

如晉 不拜肆夏文王之樂而拜鹿鳴四牡之歌

蘭魚 魏絳辭金石樂 午伐鄭 師曠歌南風不

兢知楚無功 盟宋 印段賦蟋蟀趙孟謂樂以安

民知其後亡 札聘 聆齊晉鄭衛之歌而列國隆

替可徵見虞夏商周之舞而歷代帝王如見

知喪股 蔡季歸 自陳奔喪 歸父奔 袒括髮即

位哭 舍如晉 叔向辭見新居

年三 伐沈沈潰

伯兵討服夷之國經平詞以紀之也 時說重知推

而不本之正意作非是蓋看雖非義舉二句則重無

貶看欲示用師者云則重無褒是自相矛盾了細玩

傳前以其服于楚句是無褒貶之案五國皆稱人二

句見以將非命卿而稱人不是貶詞是正書法沈潰

句非書法見民自逃其上是沈之不能使民效死而

非晉罪也總是詞無褒貶處下接說所以無褒貶如

六卷

文十

此者正以沈在汝南云而南服于楚雖非有暴亂之

可誅而亦有背華即夷之失則討之者雖非義舉而

亦非報復者比矣聖人欲褒之恐後世藉口用兵之

權將輕用而不知慎重欲貶之恐後世拘于用兵之

正而背華夷即者莫知所懲故詞無褒貶凡此類三句

是餘意不專就伐沈言如伐鮮虞傳用兵禦狄之畧

咸見矣等例只帶收為是但權正二字起束處宜見

不然恐駭俗見也 看來春秋此處意義皆從不討

楚商臣來蓋商臣弑君今已二年晉人聲罪而前此

真義舉援夷安夏之策未有善于此者乃沈是伐耶
與救江傳全

北杏 盟幽 踐土 會溫 伐沈潰

經原小國背伯之迹因平詞以紀討之者焉

齊人伐衛 侵曹伐衛 伐沈沈潰

經兩援事以律伯兵示用師之道也 以伐沈起書

法以義舉報怨提二股倒本比作 伐衛在有命說

則伐沈非義亦從無命講易突救亦然若易伐楚次

伐鄭圖新城是就慎兵說則伐沈非義亦主人民逃

六卷

文十一

散上不若易楚林伐鄭楚子入陳伐鄭次鄆以誅亂

討賊為義舉方的 報復私怨比易鄭人伐衛四國

伐秦晉侯伐鄭凡報復股皆同

三師城邢 伐沈沈潰 美恤患畧討二 上

下俱有權正字

伐沈潰 伐楚救江 示用師之道示用兵之

法 道在以義舉興兵法在以樹党用兵俱在聖人

書法上發揮都以討商臣為重能聲罪以正楚則夷

自損其所挾從者又不足治矣能聲罪以正楚則夏

自安其所攻圍者又不難救矣

秦人伐晉

經于遠人貳過而以王事備責之焉 傳首以損為德之修要者蓋人必能損已然後在人一切不足較而成其德春秋諸侯知德者鮮只有一穆公而於損之道未盡其初貪兵指入滑言自彭衙後俱責其忿末復云逞其忿而後悔益見重忿字不可用貪忿立柱晉人畏秦不出四句亦是責穆之忿非惜其改過之晚蓋逞其忿而後悔不若弗逞之為得即此時便當踐誓不必待後日始能踐也蓋穆公始終之賢而獨此為玷缺故曰於此貶而稱人備責之也

六卷

文十二

入滑 于穀 彭衙 秦人伐晉 晉侯伐秦

經于賢君究其改過之吝而備責之也 順傳流水做下同卑收稱人書法

入滑 敗穀 彭衙

經譏遠人始失于貪而後以忿貳過焉 舊主對作非傳意且敗穀比無着落只宜一連散作照傳將入滑先講次及敗穀倒歸彭衙上去敗穀比主貪對

敗穀 彭衙 伐晉

遠人悔過而吝于改春秋備責之也 從誓言上發起只主忿一邊說

彭衙 秦人伐晉

春秋紀兵有以王事責伯主有以王德責賢君 息爭遠怨王者應敵之道懲忿窒慾王者修德之要

敗鄭 伐晉

經紀敗敵與貳過者皆以王事責之焉 抑鋒止銳懲忿窒慾

六卷

文十三

侵曹伐衛 伐晉 文報怨穆貳過俱備責意

秦人伐晉 札聘 改過終吝德所由累辭國過中亂所由生俱有責備意

楚人圍江

經罪外夷虐小而伯義之廢見矣 貫澤之盟江從中國楚自城濮後亦不敢侵伐晉文既沒襄不能討商臣之逆故楚輕視中國有窺諸侯之意而圍江以試之要體下傳見此圍與楚嘗伐鄭圍宋同而晉當如桓文救之有道意

如晉及盟

經紀內君盟伯以其無可諱也 將處父盟傳反者
晉國改盟賦菁莪以見志則和好無虞 莊叔贊禮
賦嘉樂以承歡則左右有賴

伐楚救江

經紀伯國恤患非道示用兵之法也 晉不救江而
伐楚正如桓文不救宋鄭而伐楚乃攻於其所必救
之法非伐楚以救江之非乃遣一軍以伐楚之非也
今江國小而弱數句重蓋以楚圍江其國必不空虛

六卷

文十四

而處父以孤軍攻之楚不待解兵還救晉必不能批
亢而擣虛故曰救之非道也桓文結江黃復曹衛事
正是言其多樹黨援與獨遣一軍相對楚有覆載不
容之罪句須重見即此可以號召諸侯非另一意蓋
問圍江之罪輕問弑君之罪重也命秦是極西之國
命齊是極東之國諸侯皆在其中武關陳蔡皆入楚
之道處父等兵方城之外是燕將之也摠是大合諸
侯以震楚使不得不合江而歸自衛此用兵之法也
有主謀力奇正者甚非 加圍江同

伐鄭 盟貫 伐楚 召陵 圍宋 侵曹 伐衛

城濮 圍江 救江

觀二伯用兵之法而伯臣之恤患非矣 以桓文起
倒卑股作結江黃合九國復曹衛合四國皆是多其
黨與與孤軍不同若重斷楚之臂携楚之黨就奇兵
說則齊秦亦當為奇兵依然是處父一軍矣

伐鄭 盟貫 伐楚 召陵 圍宋 侵曹 伐衛

城濮

二伯攘夷以靖中國由其得用兵之法也 全要影

六卷

文十五

獨遣孤軍遠攻強楚返照出桓文用兵有法

伐楚次 救江

二國之紆難其用兵有得失焉 只以六合八國伐
楚與獨遣一軍救江相形桓能聲包茅不貢之罪襄
不能聲商臣弑君之罪

執曹昇宋 伐楚救江 攘外非道恤患非道

欲致楚戰而執曹以昇宋則攘楚雖善而所以攘
之者非欲救江圍而孤軍以遠攻則救江雖善而所
以救之者非

救江 召陵侵 恤患失其道攘夷沮于利

上王叔桓公同行楚又有弑父與君之罪下劉阜公

在會楚又有拘唐與蔡之罪皆暴明天討之無難惜

乎一以謀拙而沮一以利汨而聚

召陵 城濮 盟向 季札會戚子戚合過垂傳

得用兵之道得遜國之道敵雖強不能當節制之

師出萬全之謀摧之若振稿耳世雖混濁不能汚高

蹈之行視千乘之榮棄之若脫遺耳後須繳本股

召陵 城濮 書敕 倡陽

六卷 文十六

春秋紀兵而予其得用師主將之道焉

召陵 城濮 宋楚平 袁姜 合吳伐我傳

經特取用兵謀國之良者以昭鑒也

公至自晉 主公在楚及公至自唐二傳以安

攘而畧其寓外以久而志其返國

逆婦姜于齊 經紀婚禮而交讎內外之失焉 俱就喪禮上說要

見正始意

楚人滅江 方書救江隨書滅江春秋之意可

見以江得正而斃起以晉救非道而不能有濟意作

晉侯伐秦 以報王官之役也

經深以王事與強國故不譏伯國以示意焉 不宜

空說一箇善秦須本晉棄見伐而報數句語意發揮

全就不譏晉侯內形出若厚誅晉以不道則秦亦僅

免於貶何以寄其深嘉樂子之心乎秦伯不報即指

今日閉閣謝過說非謂後此不報也

敗殺 彭衙 四國伐秦 三敗秦師秦人伐晉 晉

侯伐秦

六卷 文十七

經詳構兵之迹而不譏伯國深善強國之改過也

大意云晉人三敗秦師穆一報之猶貶而稱人而襄

之復報乃得稱爵何哉所以深善秦也蓋聖人以常

情待晉襄而以王事責秦穆襄之報秦不足責矣使

穆也而復報焉不終遠于王事乎哉乃今云

敗殺 敗狄 伐狄 伐許 彭衙 處父盟 四國

伐秦 伐晉 伐秦 經原二國行事之異而深善強國之改過焉 殺幽

彭衙取邑之役秦穆三敗而僅報以濟河之舉春秋

即人之乃晉乘三勝而凌秦反得稱爵何也
子圖
襄之志親背惠干戈起於襄經敗狄伐許困辱并及
魯侯專力凌秦何足齒哉第作誓之穆何人耶濟河
之報方以違誓詬之豈意閉關謝晉如此則非畧專
力之襄安足以顯揚之也舊以常情待襄王事責穆
分者非

敗狄 敗狄 伐許 處盟父 晉侯伐秦

經原伯主素行而見報怨之不足責也

敗狄 敗箕 伐許 處父盟

卷六

文十八

歷觀伯國尚力而知其不足責矣

敗狄 秦伐晉 晉侯伐秦

賢君悔過而終改經于其改而深善之也 照傳流

水歸本比作

秦人伐晉 晉侯伐秦

經以王事待賢君始責之倫終善之深也

盟柯 納捷菑 易歸益同

不重莊什怨有改

過講宜就聖人嘉之大之上發王事意

召陵 伐秦 以王事予柔遠以王事予改過

大舜舜干文王固壘 仲虺贊湯吉而災宣

楚人救衛 晉侯伐秦 予恤患深責肆患者

畧報怨深善什怨者要發二深字

彭衙 伐秦 以王事罪逞忿以王事予改過

四國伐秦 晉侯伐秦 以常情責晉以王事

予秦

晉侯伐秦 夾谷歸田 因改過以見伯德之

脩因改過以見王道之大

甯俞聘 借納幣傳知禮重發志敬意

卷六

文十九

歸舍贈 傳論到人倫王法便見當明分以正

之反歸舍贈而成之為夫人是王法之廢王廢之人

倫之亂王亂之故不稱天

秦人入郢 郢叛楚即秦又貳于楚

楚人滅六 著厥駱傳見晉襄志氣不如初年

之盛紹伯之業浸以衰微故西戎之秦南蠻之楚敢

於肆行中國吞噬弱小而無忌也

季孫行父如晉

公子遂如晉

狐射姑奔狄 責君漏言插入任將意方有味

執祭仲 失身 易突奔同 狐射奔 失臣 河曲成

易先焚 奔全

經歷舉不密之害所以垂戒也

不告月猶朝

聖人愛禮因望國之廢而深致意焉 傳首因不言

朔而言月發明因月置閏而不可廢之義皆歸在不

以為附月之餘而不數上以見不告之所以為非也

但書法重不告上不重月字上文中湏就理數上發

六卷

文十

明閏不可廢意而譏文之廢禮幸存意帶之

閏月不告月

經于內君廢禮必明其不可廢以示責焉 傳中辨

閏不可廢則其不告月之失自明矣言月意只提起

春王正月 閏月不告月 夏時可行閏月當

告俱就聖人意上發歲周于上而天道明統正於下

而人道定周正建子商正建丑豈若夏時之可行哉

孔子告顏回 迎日推策則有其數轉機觀衡則有

其象唐典定時周制詔王豈以閏月而勿數哉孔子

管子貢

年七 今狐蔑奔

春秋責交兵而甚伯國示大事之不可忽也 立子

以嫡無嫡立長晉舍嫡嗣而欲立長若是極差所

謂奕者舉棋不定者此也其所以當謝秦而不當與

之戰者此也而乃惧其不肯已而潛師禦之所以稱

人而又以晉主此戰也其敗之如此者血頂人與及

兩書法重廢立不慎作要發垂戒意然却不可脫晉

事

六卷

文十一

先蔑奔

即伯臣去國而見忽于置君者之罪矣 先罪蔑不

度理而從當時荀林父示以夫人嫡子猶在此必不

行蔑不聽歌板之三章又不聽今至于奔自取之也

後歸到趙盾使蔑背蔑作亦帶垂戒意

盟危 抑指之強罪文之怠上重強諸侯為盟

下重既約而後至平日內專廢置事多廢緩帶說來

不告月 今狐 事多廢緩 內專廢置

今狐 盟危 專政于內抗分于外提見大夫

之強廢立出于王朝大夫不可以置諸侯禮樂掌于內史大夫不可以盟諸侯摠收大夫不名書法

盟危 盟危文十急政急義兩邊俱以晉說起

轉到魯作

徐伐莒 徐本戎也後自進于中國今以中國

無伯興師伐莒故秋之荆聘傳搭此作徐進一邊

公孫敖如莒蒞盟 主斷道傳小國訴之大國

勉強而應下

衡雍 盟暴

卷六

文廿二

經詳紀華夷之盟以謹辨也 以戎居維是中國夷

狄既雜處矣而聖人致意于此盟如此其詳者以示

中國夷狄終不可雜也作文宜從維邑天地之中三

句上發揮不重與之盟上衡雍比只照書法

衡雍 舊主無萎傳謹禮意今只從盟中國上

照下段意發為是

翟泉 于暴 君臣夷夏分翟泉王城之內維

邑天地之中

敖如京奔莒

經紀內臣縱慾之事示室慾之戒也 發密戒意特

志二字最重

宋司城來奔 以意諸不能其官講起重昭公

用人之非末帶失身見弑意

年九

毛伯來求金

春秋不與相臣擅命其旨微矣 人臣假伏主威脅

制中外禍最無極聖人深慮而早防之故曰其旨微

矣當喪未君先提過

夫人姜氏如齊

卷六

文廿三

得臣如京師

夫人至

春秋因事而明小君之重示防微之意也 明小君

之重正見使其不安之非文公無正家之法敬嚴佑

寵外比而為奸庶子奪嫡將萌而不悟此出姜所以

不安也毋無寵子無威禍亂邪謀兆矣

逆婦姜 姜氏至 誅意防微

及箕鄭父

經于伯國用刑而深惡權臣之私也 題雖止出箕

鄭父其寔三人通議乃見濫刑之罪漢本大夫專生殺說來若非大夫專殺則必有從末減者矣

令狐晉靈初立盟危政在趙盾及箕鄭父

經于伯國用刑必原伯臣之專政而譏其私焉

伐鄭會救鄭

經紀外暴而深著恤患者之罪焉 以楚子親將貶

而稱人惡其憑陵諸夏講起歸重中國上啟患急患

不分全在趙盾為夷狄所窺啟戎心上作

城濮 踐光 盟危 伐鄭 救鄭

六卷

文廿四

伯國棄先業以啟戎心春秋深貶之也 上二股是

晉主夏盟盟危亦是主盟是待靈公幼弱所以寧者

趙盾 去踐土盟危同 只去盟戶亦同

伐鄭遂救 伐鄭救馬陵 先事啟患後事防

椒聘

經進變夷者之脩禮見聖人宅心之恕矣 此傳從

僭王說起為他本是聖賢之後故因事進之非以其

事善故原類而進之也與荆聘傳畧不同此見聖人

重絕人世類意重彼則見聖人樂與人為善世類意

輕作文須重世類上然亦聖人宅心忠恕于聖賢之

後重絕之故思善悔過云則進之而不拒非以此迫

崇聖賢也 嚴于立法是黜他僭王非叛則懲其不

恪意須辨之

荆敗黜荆聘漸進椒聘遂進

經嚴僭號之誅猶以慕義而終進之深也 照傳倒

卑股作有以漸意下二股有淺深但俱是思善悔過

向慕中國邊後須把配上一比發立法謹嚴而宅心

忠恕意

六卷

文廿五

敗莘 椒聘

經待變夷之國誅其僭而嘉其禮焉 正是嚴於立

法云一段開作楚非夷狄斥之等于夷狄者何蓋自

熊顏以來云楚既夷狄進之同于中國者何蓋自祝

融以來云

荆聘 椒聘

經兩進變夷者之脩禮見聖人之心矣 上聖心樂

與人為善下宅心忠恕俱重世類上就聖人意發揮

二比書法有淺深事無優劣

荆敗 椒聘 吳伐邾 札聘

春秋不盡絕變夷之國宅心之恕見矣 重吳楚聖賢之後意兩邊各以僭王引起歸重二聘上

椒聘 會戚

經兩進變夷者之慕義宅心之恕見矣

荆聘 椒聘 會戚 札聘

春秋兩于變夷之國每因其慕義而漸進之焉 以

吳楚對皆原世類來皆由人而稱子下札聘稱子見吳救陳傳

卷六

文廿六

荆敗蔡 狄伐邢 椒聘 華元聘 犯義斥

之等于夷慕義進之同于夏

右門 伐凡伯 荆聘 椒聘 去荆聘全

經權夷夏之等以待遠人見宅心之恕矣

椒聘 華元聘 伐鮮虞 吳入郢 進慕夏

者同于夏斥效夷者同于夷

伐楚次陘 于師召陵 荆敗 椒聘 上以

義正名而樂與人為善下立法謹嚴而宅心忠恕

荆聘 椒聘 入夷儀 衍歸

經本忠恕待人 有進善以漸者 有絕惡以漸者

歸櫬

經于遠人之禮 妾毋深責夫失子道者焉 書法只

多僖公二字

歸櫬 歸櫬 失夫道失子道

年十 秦伐晉

經重貶強國報怨而寄美伯國之改過焉 此傳因

秦舉號而推求其故說得甚活觀傳中義固然矣或

者云及以見乎等語俱是活詞作文須依他說得活

卷六

文廿七

方妙終不遂非若說不遂立雍之非即上悔之正意

則當許之于令狐矣還是不遂不謝秦之非即河曲

傳晉已服意傳先言晉人悔過之正以責秦報復之

非又因秦報復之非以深許晉悔過之正責秦內既

本于晉來即見深予晉意宜混作

令狐 秦伐晉

經子伯國悔過而重貶強國以見意焉 少梁事不

用只就狄秦中見予晉

晉侯伐秦 秦伐晉

經兩紀報怨之兵皆深善夫改過者焉 總一秦晉也前不譏晉侯以深善秦伯後重貶秦伯以深許晉人此聖心如太虛無一毫凝滯處

女栗頃王立故也

信講于王臣而犢分之罪見矣 借雞澤傳王臣不能悖信明義諸侯不能尊主奉法却俱就頃王新立上祭之藹子若悖信義則挽群后百辟而宗周不難也何侯要一畧以示親魯侯若尊主法則躬朝覲述職以蕃王不暇也安敢盟王臣以取戾收直書蘇子以見犢分不書公以諱為貶也

卷六

文廿八

狄侵宋 主宋方有狄難

厥貉 著憑夏者之心顯從夷者之志 心志

字重于師無所指誅其心于無四境之虞誅其志楚異齊桓之次蔡吳三國之不得已 加伐麋同

滅江 滅六 伐鄭 侵宋 厥貉 伐麋

原事以罪憑夏比事以罪從夷 與卑題同但以滅江六平陳鄭對三國之不得已 去狄侵卑主責楚

伐楚次陘 伐鄭 狄侵宋 厥貉 伐麋

比事以罪憑夏原情以罪從夷

伐楚次陘 厥貉 伐麋

經兩紀駐兵必原情而予奪之焉 當重伐而次與次而伐上描寫其諭敵憑夏之情狀

伐鄭救鄭 狄侵宋 厥貉

經原諸侯從夷之故而獨有所重者誅其志也 以三國形蔡上鄭失三大夫宋方有狄難

士有
伐麋

經紀外兵加小著其憑夏之罪也 重志于伐宋上

卷六

文廿九

斷罪蓋宋人不知則將以伐麋者伐宋矣觀公子遂如宋賀禁師之不害則楚之包藏禍心隣國亦知之收書伐麋于厥貉之下

楚人救衛 伐麋 托詞以貶報怨因事以貶

憑夏

入滑 伐麋

兩觀遷怒之兵貪暴之情顯矣 因弦高而後入滑貪在襲鄭固華御而後伐麋暴在謀宋

會承筐

經紀大夫謀好而示謹禮之意焉 謀諸侯之從于
楚者未幾新城之盟諸侯皆至謀亦善矣然以大夫
專之則為禮失于下之端即當時承命而往君威尚
存不可訓也

公子遂如宋 搭通憂虞比主賀楚師之不害

敗狄于咸

春秋正名于狄經世之慮遠矣 此傳只辨其非長
狄蓋使其為長狄而春秋徒以狄紀之則種類不別
今後人何所考而施制馭之畧哉

卷六

文王十

追戎 伐山戎 孤竹

及姜戎 瓜州 陸渾戎 後

赤狄侵齊 白狄伐晉 河大鹵 後

春秋屢正夷狄之名經世之慮遠矣 總叙混作狄

人知其戎某狄壞地如何族氏如何因名以究其地
稽其人隨大小馴暴之勢而立制馭之方此正名意
也西方曰戎北方曰狄 只追戎敗鹹同 題脚 隨

有 邲伯來奔

術聘

經畧遠人脩禮之使以禮之雜于夷也 主札 碑 解

秦介戎狄之間 須識聖人謹防意方得肯祭蓋以
中國之類漸染于夷狄而不自覺則其禮既殊其心
必異此識微者所當謹也

戰河曲

經貶二國交兵尤甚理曲者之罪焉 秦納不正晉
不謝秦乃令狐事點入叙事不重只重斷秦曲尤甚
之罪而晉特不奉詞令以止之帶說秦曲之甚全在
晉已服句上見玩今又字自明摠結二國稱人而晉
不書及書法輕重權衡意要發 晉已服則無罪可

卷六

文王十

謝故但云奉詞令以止之也

令狐 秦伐晉 河曲

經原二國構兵而獨重理曲者之罪焉 總叙如單
蓋秦晉構兵由于令狐之役固皆不能無罪然北微
之師晉已有服罪之善今又為此役則秦浮于晉也
故雖皆貶而稱人而不書晉及以重秦

令狐 河曲

春秋兩紀交兵有重伯國之罪有重強國之罪 兩
邊以稱人書法提過歸重書及不書及上令狐比是

罪其置君不慎以致惧秦之不已而擊之

彭衙伐衛及河曲

春秋紀兵之例有常變而主客之罪昭矣 上重晉

以秦先事加人辨斷下重秦以晉不奉詞令辨斷

秦伐晉 河曲

經詳遠人讀兵之迹而深著其理曲之罪焉 只重

責秦一套講下倒不稱及書法

城諸及鄆 帥師而城畏莒故也莒魯爭鄆自

此始一朝而城二邑况又與兵以城罪其勞民之甚

六卷

文卅二

十有三年

世室屋壞

經紀內廟之毀見不恭之甚也 世室人君所常有

事者公每月朝之有司又當以時脩葺豈有將壞而

不知况不雨凡七月又無壞道乎

太廟 屋壞 武宮

經于望國之廟因所祀而異其稱焉 只就廟號上

發其義不必斷罪 周公夾輔肇曲阜之封魯公啓

宇膺元子之建群公次及綿奕世之祚

不雨 屋壞 主合治民之急事神之急

如晉會咎 會槩公至

經詳錄內君出入志其安也 文子相行能答子家

之賦而股肱有所托鄭衛遠會共協平晉之謀而羽

翼有所資 只如晉還自晉同

會咎 會槩

內君紓二國之患春秋詳志之也 衛鄭從楚非得

已也晉會承筐謀討之至是文子相魯為之請成春

秋善辭紛故詳志之

十有四年

同盟于新城

六卷

文卅三

經于列國外夷之信謹君臣之義也 此傳與諸侯

從晉與其能外楚也蓋楚之僭王既不知有君臣之

義若諸侯復與同好是將代宗周為共主而君臣之

義滅矣故寧使諸侯之從晉而不使一人之比楚誠

權于君臣之義而謹之也不然晉楚行事不甚相遠

晉可從楚亦可從胡獨予諸侯之從晉哉切不可謂

晉法尊王而與諸侯從之恐與行事不相遠句背了

代周非必遷鼎而真為共主即其挾衆以陵中國

便是共主一樣聖人惟恐楚之代周故幸諸侯之外

楚而楚不得藉衆勢以凌中華則周可存矣

厥貉 新城

經子奪諸侯之從違謹大義也 總叙問起總發意

如單後畧分二股蓋傳中荆楚僭王云一段總承子

奪而發也

楚伐鄭 厥貉 河曲 新城伐鄭河曲股隨易厥貉新城以

前晉楚事皆全

春秋為尊王計故畧夷夏不遠之行而予奪以見意

焉 伐鄭之役憑陵已甚河曲之戰報復無涯正只起

六卷

文卅四

行事不大相遠而春秋予奪如此者何也後以荆楚

僭王至可不謹乎一段意發總收

圍宋僭卅七 新城 會扈宣九 盟宋襄卅七

經子奪內外之從違明尊王之義也 宜總叙混作

楚合諸侯圍宋而新城之盟服楚者轉而之晉晉合

諸侯會扈而宋之盟從晉者又挽而之楚夫行事不

相遠乃從晉則予從楚則奪總歸尊王意作

荆敗蔡 厥貉 新城

經點僭王之夷故于從違者有予奪焉 照傳總發

下二股不分

伐麋 新城 此題驗楚志憑夏蔡志從夷皆

以厥貉為案二志字要發揮明白

前幽 新城

春秋兩紀同盟無非為尊王計也 上予其從尊王

之齊下與其外僭王之楚 雖一魯之叛雖一蔡之

新城 辰陵 非予從晉只是楚不可從從之

則蔑君臣之義非予從楚只是中國不可從從之則

廢誅討之義上重尊王下重討賊

六卷

文卅五

星孛 北斗

經紀天象之異示威應之理也

納捷菑

經于伯臣徙義而深有以善之焉 趙盾以諸侯之

師八百乘句重見其力非不克也惟其力足以克而

以義不克納故為美力字與義字對引易文以明弗

克二字之為美詞也 後段開義能徙亦是就弗克

納上說故為之諦諦其失所以全其美也前後只一

意 聖人以改過為大至可以為難矣一段意甚重

文中須發此乃聖人美盾意也

觀魚 歸邾益 下易晉侯伐秦文過有怙終之或歸三田公

刑不貳過有遷善之美分總是以改過為大意

盟幽 納捷菑

春秋諱詞在內為貶在外為善焉 失信徙義內以

諱為貶非聖人以諱貶之後人從聖人之諱而見其

貶也 上比易假許或易乾時俱是以諱為貶詞

秦人伐晉 納捷菑 悔過而吝改者責之備

聞過而速改者善之深 易以懲忿窒慾為損卦之

六卷

文卅六

象 易以乘墉勿克為同人之象

會萊伐 納捷菑 疑于為義嫡庶勇于徙義

長幼

河陽 納捷菑 伯主召君諱詞以全其忠伯

臣置君諱詞以予其善

納捷菑 萊奔 徙義存道 秦誓之書列于

百篇之末易曰乘墉弗克趙盾有焉 微子之去列

于三仁之首易曰見幾而作子哀有焉

納捷 宋公伐邾 搃是隱惡揚善上不二過

為遷善下歸鄙俘為善意諱其置君之非釋其取邑之罪

商人執 四國伐鄭 齊侵西鄙 罪累乎上誅止其身

州吁以國氏 商人稱公子

子哀奔

外臣見幾而去國春秋貴其能存道也 于不義宋

公而出奔句看得一箇幾字出蓋當時昭公無道而

宋未亂子哀即辭卿命而去之故合于易之見幾而

得愛身之道道字不在愛身之外道當愛身則愛身

六卷

文卅七

即所以存道也偷生避禍正與不義宋公句反看此

傳未說及異姓之卿與洩冶傳異若必異姓而後可

去則微子豈異姓之卿乎

蔡季歸 子哀奔 以禮歸國以道去國

季子歸 子哀奔 歸國靖難去國索身上賢

字下貴字宜體

執卑伯 以已執之已字指卑伯公羊謂以卑

伯道淫之事執之非以魯事執也然卑伯實無道淫

之事全重商人忌魯齊人意欲辱魯而誣之以罪作

執子叔姬 書齊人執之嚴治黨之法

十有五年 華孫盟

大國以逆嗣世政經著其專盟以示禁焉 傳育提
司馬主兵之官便有味以華督逆賊之孫而世掌兵
權如之何不專行無君也委兵權不在宋昭特自前
已然不稱使非聖人削之當時來盟原無君命非正
書法書法只書華孫傳求春秋此義云言故國豈無
世臣世臣豈無可委政必賢者之類功臣之胄而後
可重垂訓後世意

卷六

文卅八

華孫盟 戰鞍易三卿
伐莒全

經紀內外世卿之專而官人之非咸見矣 宋魯分
作禮樂征伐作眼目上類非賢者胄非功臣而以逆
賊之後為世官下任之非賢使之非能而以父兄之
故為世官

華孫盟 書敕 會奔

經惡世官之非而有取于錄功叙賢者焉

書敕 會奔

經示委政于世臣必其先之有可錄者焉 委之以

政句重看蓋世掌兵權不但世其官而且委之以政

矣傳言必若人而委之以政庶于國家有賴與傳中

專行無君反看不是以報功報德言亦非謂功臣之

冒賢者之類不可不委之以政也作文只借二比發

傳意不可作予曹晉說

賢者股 取卽昂信伯之告糴信伯哀伯嬰齊如叔勝

茗丘繁伯即嬰齊也全上伐鄭成十六年伯使叔佐如師

歸父之舍至豹之

功臣股 于箕 晉侯伐衛先軫免胄馳師商任書

卷六

文卅九

城濮 令狐 會宋 會號成季宣孟會宋有

初癸之此與尹氏卒傳不同尹氏傳功臣在世

祿上重在報功此在世官上重發委政尹氏傳賢者

在自身上說此在先世上說

戰鞏 會奔 濟惡濟美

華孫 會奔 濟惡濟美 以專行待放點景

歸公孫教之表傳 慶父奔 教奔

經不以內臣之惡而畧其禮以有子著教也 文伯

惠叔教之二子也

單伯至

經字命卿返國而尊王之意寓矣 無所書只就致

上說大夫執而至則名單伯以命大夫而不名也尊

王命乃所以謹臣禮不平二句皆就單伯至說非為

意如姑發也意如書名姑燕稱姓字而亦書名

逆王姬 會伐宋 如齊執 單伯至

經于命卿出入而不殊其稱者一尊王意也

單伯至 意如至 舍至

經紀大夫返國而獨字失受命者焉

單伯至 舍至

經兩紀內臣歸國而尊尊賢之意寓矣

卻缺入蔡

即與國被伯討附夷之罪著矣 新城之盟蔡人不

與故卻缺以下軍伐蔡書戊申入于伐蔡之下見其

不服然後入之也

盟扈

春秋概責諸侯之棄義嚴討賊之法也 按左氏齊

人賂晉侯則傳中受賂而退奚賢于秋是指晉侯說

真是惡了看孔子沐浴請討則亂賊夫人所得討也

諸侯雖不受賂然欲討而不能亦不免于惡故以晉

之惡分之若魯為鄰壤初不與盟會是全然置之罔

聞併欲討之心也無了故傳以況字帶下而言其罪

亦可知也此不宜三段作須渾融比照發揮方有情

趣書法總結

敗蔡 楚文 荆伐鄭 子元 盟戶

經援待夷之例以貶諸侯以其有縱惡之罪也

歸子叔姬

經紀大國自絕乎君毋深著其黨惡之罪也

侵西鄙遂伐曹入郕

經紀大國肆暴而原罪縱惡者焉 晉與諸侯受賂

不討是成商人為君故益無所忌如此侵西鄙謂諸

侯不能也遂伐曹討其朝伐也

陽谷弗及盟

即內臣要信之無成縱惡之罪見矣 商人一弑賊

耳我反汲汲欲與之盟此不以大義問彼而彼反以

苛禮責我其肆無忌憚非有以縱之而然乎故齊稱

弗及見齊之侈所以傷魯之不能也

四不視朔

經紀內君怠政而放心之失見矣 心字大有議論
事神治民聯講奉以告廟事神也出視朝政治民也
四不視朔 如晉有疾復 畧詞識其怠諱詞
殺其耻

作主 不告月 不雨 屋壞 會戶 不視

經詳國君怠政見其放心之久也 先以君者神之
主而民之望提起隨將事迹點股講去歸在事神治

六卷

文四二

民之急由于心故不知求上

猶朝 不視朔

經于內君怠政始幸僅存而終傷其廢也 猶字四

字上見意味

毀泉臺

望國有所廢而揚先之失春秋謹而書之焉

築郎 毀泉臺

春秋紀內役興廢而厲民忘親之失胥見矣 以仁
人孝子立柱

滅庸

外夷覆叛以靖國經特滅其罪焉 雖主謀國之善
一意然取滅之道亦重惟庸有取滅之道故為賈之
謀為可恕不然狡焉故種滅人宗祀謀雖善安得而
滅之滅字不作恕字看尤不可贊他書法列書三國
使若不專于楚不稱師若未嘗以重兵臨之者

楚人伐鄭 滅庸 陵夏以圖伯覆小以靖國

范山獻謀師于狼淵 為賈定謀師于臨品

滅庸 入陳 滅覆國之罪重圖存上滅取國

六卷

文四三

之罪重討賊上

滅庸 圍蔡 上庸自取滅而楚謀國之善宜

滅之下蔡宜得報而楚復仇之情宜恕之

孔父 仇牧 荀息 司城奔 子哀奔

春秋不與大夫狗難必援忠智者以律之也

孔父 仇牧 荀息 子哀奔

春秋詳于臣忠智而去就之義明矣 要見得死

者去者皆是君臣之義當如此未繳出意諸來

公子遂如宋 同城奔 子哀奔

經紀外臣有不予其為忠者有獨褒其為智者

十有七年 伐宋

列卿歆討罪而成其惡失職可知矣 詞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不能討賊天威其亂當疊發之天位天職字見天討不可廢以孔子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照此最切

慶父救 却人伐南鄙

春秋紀兵將尊者喪之將卑者傲之也 上股易敗

鄧翬伐宋全 下易滅遂伐沈全 加本股問起

六卷

文四四

會扈

經畧諸侯無討賊之功正君臣之義也

伐宋 會扈

經以棄義罪列國之君臣明大義也 雖是責大夫

與諸侯然意却重明人道之大倫上玩傳自見

盟扈 會扈

春秋嚴于討罪故兩著諸侯縱惡之失焉 一討商

人一討宋鮑皆是欲討而不能書法皆畧而不序

十有八年 遂得臣如齊

內臣奉使而輦逆謀經變文以罪之也 二人並書

只是啟問者見事情罪專在遂也

遂乞師 滅文仲 敗成 侯叔夏 為介 遂得如 戰安

經紀使將有常體復變文以著不臣之罪焉 以常

例問起只主下二比分作一罪其逆一罪其專去上

二股全

遂乞師 敗成 易戰 坤舍 如 栗全

經立使將之常體重其任也 須發所以獨紀上客

元帥之意奉使境外雖君命可專介何所與乎四牡

六卷

文四四

皇華專制開外雖君命不受則何所干乎出車采薇

會向 三卿伐莒 使舉上客而使介並書著

失體之非將稱元帥而三卿並出驗事兵之實

子平 會蔡丘 公即位 宋襄嗣位而猶稱子以人

子之情親喪有所不忍而不以位為樂也示繼世之

思 文方宅憂而遽稱公以臣民之心曠年不可無

君而當以慰其望也示情文之節

夫人歸

經紀國母之無所歎見罪有所在也 傳首三句俱

非書法此傳者辨証之辭作文以此三意提起歸重仲遂救羸宣公身上斲罪收不待貶而自見書法

季孫行如齊

即大夫之奉使而謀惡之罪彰矣 行父自云使我殺適立庶者仲也則行父實與此謀故出姜歸而即如齊恐其訴而見討議納賂而請平也或以行父為社稷臣非矣 李氏曰文公在位十有八年乃息政之君魯國之衰自此始當其初年承僖公之餘政國無事故即位之書始得繼體之政而叔服會莖毛伯

六卷

文四六

錫命王室之待魯甚優夫何得臣如京公孫叔敖會晉侯尊王事伯之禮皆失焉不一二年緩于作主輕于逆祀以至世室之壞而宗廟之禮廢矣婦姜之逆不能謹始救羸之嬖不能正分而夫婦適妾之禮紊矣故先儒曰三書不兩無動民之心四不視朔無自強之志慶父厭盟則辱于晉鄭丘賂盟則辱于齊誠哉是言也然自七年會扈以後十三年新城以前楚商臣方以伯事召諸侯宋鄭蔡皆靡然從之魯于是時獨能堅事晉室故衡雍之盟公子遂之救承筐之謀

皆禁之會亦不為無益于晉靈之伯數年之間楚邲秦術之聘曹伯之兩朝魯亦若尤能為諸侯之望者奈何晉室不振齊商人之侵暴不已行父兩告而援師不出于是陽谷之盟谷之盟魯遂困于齊矣雖文公之嬪有以致之亦晉之咎也若夫敬羸襄仲之事則又釀成風之餘智者文公前有說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身死之後豕嗣戕賊其亦非公之儔哉

貳百拾伍題

廣經一卷之七

西吳張杞成夫甫著

男

張燧
張晉
張卯
張雍

姪

張時俊
張時化
張魏
張鄭

全校

宣公

元
公即位

逆君嗣位經如其意以誅之焉 桓宣弒君而書即

七卷

宣一

位與敬嬴援例自立即以穆姜婦之同蓋彼亦是如其意也

即位 文即位 總起總束中分文書即位酌其

時以示禮見其宜即此位也宣書即位如其意以著罪見其欲得此位也要廢美惡不嫌同詞意上邊不

重得國以正說

四國伐鄭 邾鄭伐宋 救邢 遂救許 葵

丘 葵丘 平丘 平丘

經異詞以別美惡之大小而復有不嫌同詞者焉

于幽止于圖伯美之小葵丘則五禁具明而美尤大

矣鷄澤止於懼夷惡之小平丘則五惡咸備而惡尤

大矣書法每遠繳于幽鷄澤止書同而葵丘平丘必

再言者此詞之異也未要見盟幽與鷄澤葵丘與平

丘美惡不嫌于同意

于襄伐鄭 同盟于幽 裴林伐鄭 同盟

春秋紀事有同詞以著其美有同詞以著其惡 上

美同于惡下惡同于美意互相發也當重下二股作

以上二題經中隨股可易不能備載原不宜作題

七卷

宣二

救邢 遂救許 只美有大小褒詞異

遂逆女

望國越禮以濟逆經直著其罪焉 專重廢禮講無

味還要顯他執逆求安之罪必敬嬴仲遂必字是胡

氏料想之詞

遂納幣 遂逆女

經兩紀望國圖婚而見其廢禮之罪焉 文宣莫之

行文猶要在三年之外而宣直行之踰年即位之初

矣上論其志下原其謀

遂以婦姜至 責穆姜只帶過重責敬嬴為妾
母當國用事之戒婦者有姑之詞察其旨則敬嬴
妾不得婦穆姜今即以穆姜婦之見其已援成風故
事立為夫人當國用事也而其殺世適出主君越禮
請婚之罪俱見矣

逆婦姜 以婦姜至

經兩表小君之稱而罪各有兩歸也 誅文公之意

顯敬嬴之罪

遂得臣如齊 夫人歸 公即位 逆女

七卷

宣三

婦姜至

妾母用事之迹隱春秋特顯之也

季孫行父如齊

即大夫奉使以濟惡而謀國之失見矣 平州濟西

只驗納賂請會事迹不待傳自明其罪行父處非只

就納賂請會上說玩傳諸侯立卿云有楹也是其職

宜率國人告諸天子方伯使大義以討賊者也不但

不當為之納賂請會而已迺以宣之既立吾因而遂

成之謀國之誤如此故雖有晏子之勤勞恭儉而無

其名也傳意非是以其賢而備責之

如齊 平州 濟西

即後事以觀大夫之濟惡而謀國之失見矣 將後

二比如傳驗在前全發謀國之失如卑 傳中謀國

如此即指納賂請會言納賂以請會是一事後不宜

分股

行父如陳文如齊宣平州 濟西 如晉成

夾谷 歸田

內卿有賢行而愧于人惟其謀國之誤也 以謀國

七卷

宣四

之誤為主照傳中不然云一段發揮

如齊 平州 濟西 夾谷 歸田只行父如

論二卿之賢否惟其大節而已 無相三君股當開

作湏以行父之勤勞恭儉配晏嬰論起而後以大節

斷其賢否不可涉于合 行父妾不衣帛馬不食粟

晏子豚肩不掩豆狐裘三十年

行父如齊文如齊 平州濟西 茗丘如晉

內卿失職雖素行之賢而終無名也 如單作仍用

不然云意或以相三君提起重謀國之誤作亦可

及孔父 行父如齊 徇國之忠謀國之失上
雖十一戰無改德而能死職下雖相三君無私積而
乃濟惡

季子歸 行父如齊 加慶父奔春王正靖難濟

惡分行父季友之孫也季子能作行父不能述出

楚子伐鄭 襄廿六年子產不禦 歸田 合忽 奔

會澶淵 晏子私于叔向曰晉君宣明德于

合殲逐傳

入州來 夾谷 合商任傳 又伐衛伐晉是

七卷

宣五

晏子不從崔杼之逆皆夾谷換比

放甲父

經于伯國用刑之私而因示上侵之戒焉 專刑是

為公羊近正辨說大夫當官即就甲父官上說遠于

正總頂上命刑二項此通經而論宜提過歸重有庇

穿作文非單責盾亦非實責晉君只就趙盾私刑論

出晉政在私門而成上侵以為後戒桃園之志志字

指盾言蓋非盾之庇穿而穿已誅則桃園之刃不矣

于箕 河曲 甲父

伯國命討遠于正而私刑猶足戒也 如單

于箕 易垂龍同 甲父

論伯國命討而皆遠于正焉 甲父晉臣之子故傳

又本擅命來上比只主晉臣方與傳既又二事相當

河曲 甲父 侵崇

伯臣徇私而致逆春秋誅其志也

河曲 甲父

經原伯臣獲罪之輕重而著用刑者之私焉 河曲

之戰捷固壘之謀則偏師獨出阻薄河之策則軍門

七卷

宣六

並呼是父固有罪而穿其重矣乃不討穿而獨放甲

父則以趙盾當國而庇其族子也人臣而得以庇其

族子是政在私門而安得不成上侵之禍耶故稱國

以放

及箕鄭父 放甲父 總是擅刑上任私怨失

於濫下徇私愛失于偏

于箕 甲父 執意如 意如至 刑賞以私

操縱以利

甲父 鞅歸

伯國之操縱皆出于私也 討不用命則穿為首止
治軍門之呼偕貶可也 趙盾之援罪晉靈 緣衛
貢故則執為重如均始禍之刑偕逐可也 韓魏之
請罪晉定

平州

經於逆君固位之謀而變文以絕其黨焉 會者外
為主罪黨惡全重定位上弑君篡國者已列於諸侯
則不復致討句極重夫篡弑之賊云至春秋所以作
也全駁此三句齊惠因歌職之逆而得國不可責以

七卷

宣七

討賊之義作結

公即位 行父如齊 平州

經於逆君之立既以濟惡罪其臣尤以黨惡罪其隣
此見亂臣賊子必臣子討之于內四鄰討之于外
可也

平州 會戚 執曹歸京師 歸自京師

經嚴討賊既誅列會而定其位者尤誅因會而釋其
討者 畧以請會求免而齊惠從之曹以列會求免
而晉厲釋之對作皆見弑君之賊必非列會所能也

平州 會戚 執曹

兩觀逆君所以免討而世道可慨矣

逐如齊

經著強臣逆謀之終示專權之戒也 此傳不是責
仲遂只著其始終成就弑立之謀以戒後世人主當
杜其漸蓋使文公能杜其漸豈致仲遂內交外結至
于殺生廢置皆出其手而成弑逆之謀哉傳末以戒
後世人臣云直骨到入主不悟上

逐得臣如齊 行父如齊 逐逆女 行父如

七卷

宣八

齊 逐如齊

經詳內臣成惡之迹示專權之戒也 只重仲遂成
就弑逆始而請齊以發其謀中而結婚以賴其寵終
而拜成以固其交若得臣不過從逆之非行父不過
謀國之誤而其內交外結始終成逆者皆遂也使文
公早悟而杜其漸豈至此哉故以為後世人主之戒
逐得臣如齊 逐如齊

經著大夫逆謀之始終示強臣用事之戒也 並叙
混作始終畧分要發垂戒意仲遂主謀為首惡乃兩

邊正意也內外交外結兩邊事實也得臣行父兩邊比
斷也並書介使再書于策兩邊書法也

遂得臣如齊 遂如齊 取濟西 歸濟西

經既著內臣始終成惡之謀復著大國始終黨惡之

取濟西田

大國貪利以黨惡經明義以貶之也 平州只說黨

惡此則原其貪利之心既是魯人致賂乃言齊人取
之正見利其為惡而助之也須重發鄰國盟主意不
可遺末要醒經書取田意蓋以其禍至中國為戎夷

七卷

宣九

人類為禽獸如孟子言利國者必至弑奪而後廢也

平州 濟西

大國黨惡而貪其利經深罪之也 平州之會是由

濟西之取宜串作同單

高子盟 春王正月 平州 濟西 伯國餘

業句搭明義靖亂貪利黨惡分上主齊桓說

伐宋圍緡 取濟西

伯國隳先業于柔約與貪利者見之也

宜申獻捷 取濟西

春秋兩明聲討之大義而罪夫受脅取賂者焉 上

不曰宋捷下書齊取攘夷討賊作眼兩傳皆有聲罪

致討句

侵陳宋

貳國附夷凌夏經深貶其非義焉 傳中雖有附楚

亟病中國與不能討宋兩層其實重不能討宋一意

玩傳首言鄭伯本以宋人弑君云後說非能聲宋罪

而討之正相咄應蓋鄭既以釋宋棄晉則必能討宋

而後可今乃附楚以亟病中國非能聲宋罪而討之

七卷

宣十

何義乎亟字指侵陳又侵宋言蓋不能聲宋之罪即

侵宋亦是病中國也潛師掠境三句正是亟病中國

意正此師為不義即應何義句書法重稱人侵字

伐宋 會扈 侵陳宋 盾救陳 柴林伐

原二國附夷凌夏之罪而中國之師可舉矣 依傳

順作如單上下比但以出與不出為詳畧耳

侵陳宋 救陳 柴林伐

惟貳國師舉于非義此中國之師可舉也 重一義

字既正侵陳為不義則中國救陳之師可舉既正從

楚為不義則中國伐鄭之師可舉只宜以二比渾渾
發在內舊以一頭兩脚作或兩截作俱非蓋下二比
原不予中國只甚鄭之不義蓋既無補于君臣之義
則不可徒紊我夷夏之防也

救陳 隸林伐

兩觀伯兵之合義悖義者遺之也

侵陳宋 辰陵 正其不義與其為義蓋既無

補于君臣之故則不得紊夷夏之防既有關於君臣
之倫則無計其蠻夷之類

七卷

宣十一

救陳

春秋筆削伯兵有嘉恤患之義有正討罪之法 兩
邊俱從聖人意上發 下段與刑常法也前既以不
討宋為貶則今自不宜以救宋為褒無責者意若責
者則與中國之師可舉相背矣蓋楚鄭既侵陳宋則
看自宜救陳宋晉之失在不討宋非在救也特聖人
嚴於討賊故削之耳

伐宋 會扈 侵陳宋 救陳

經于伯臣恤患必原事而筆削之焉 以救陳起書

法以宋當討陳當救對起二股即以本條書救陳不
書救宋分頂各繳書法 加隸林即侵陳傳題

侵陳宋 救陳

伯兵恤困夷之國經紀之以示褒焉 此主鄭在王
畿之內一段傳削救宋不用

伐宋 會扈 救陳

春秋不以當討之國為可恤正典刑也 要體前貶
後褒則典刑素意

厥貉 救陳 上削三國獨書蔡侯見其四境

七卷

宣十二

無虞志在從夷若縱之則防維亂矣 下書救陳不
書救宋見其九伐不赦法非可救若書之則典刑矣

伐楚救江 看救陳 示用兵之法示用兵之

意 齊正 安攘

隸林伐鄭

春秋正分以紀兵而示謹防之意焉 舊主正分謹
防二意是以書法對實事虛寔不倫者來書會晉師
一段文定只辨穀梁大趙盾之說而發謹禮于微二
段宜點起後專重伐鄭美其討附楚亟病中國之罪

但不可作美其功當時解揚被囚何功之有下段不重地上發揮蓋同一地而後伐然彼自是不好的此自是好的不嫌于同也

入極 公伐邾 于襄伐 裴林伐

春秋紀兵有異詞以謹其分有同詞以著其美倒單分作 加救陳同

于襄伐 救陳 裴林伐

經於伯臣討貳有同詞以著其美有嚴詞以謹其分

晉侯伐衛 救江 裴林伐

卷七

宣十三

經立君臣用兵之例而尤示謹微之意焉 三書法

雖不同總是謹君臣之禮不可以裴林為變例也但

宜依傳倒作君將不言帥師君為重也師將並書大

夫與師其體敵也至于大夫帥師而諸侯會之師將

不可以並書既不得從大夫敵體之例若獨書大夫

之名氏則又嫌于君將不稱帥師之例而臣疑于君

矣故不言盾而言晉師舉法如此則人臣不得取民

有衆專主兵權也非謹禮于微之意乎微字作細微

不作微漸看

晉侯伐衛 憂父救江 易干爾 戎韓同

經紀將兵而君臣異詞者一重君意也 雖兩分後

須渾發重君起臣不可疑于君之意

晉侯伐衛 裴林伐 明君重于師謹臣疑于

卻缺伐蔡 裴林伐

經于大夫將兵著其等于師而謹其疑于君也

于襄伐鄭 裴林伐鄭

經紀先會後伐之文美惡不嫌於同焉 總叙問分

作要發疑于為義自是惡討鄭從楚自是美美惡不

卷七

宣十四

嫌同辭傳中前字此字須于起處提明

次即 圍郕 師還 裴林 示師重于君之

戒立臣疑于君之防

侵崇

即伯國求成非道而逆臣之心可推矣 此傳須與

伐晉傳有分尚未說到心事顯露上亦未說到上侵

只從求成而侵所與其事之詐讓上原穿已有逆心

云然此亦胡氏料想之詞玩傳意者不然等字可見

其端又見于此又字頂上甲父傳桃園之罪其志固

形于此句來舊以穿盾並責然當由穿盾歸盾上渾渾發揮

救江 侵崇

經比事以見伯兵之失而誅其心之逆焉 順傳作同卑處父事只比出求成非道意

盟貫 侵崇 結所與以制外見其謀之善攻所與以求成見其心之逆 江黃楚東方之與國也慮周而其義亦著崇者秦西土之與國也謀迂而其逆自見

七卷

宣十五

救江 入陳 慶父伐楚以救江攻于楚之所

必救也雖獨遣一軍無濟于事亦不失為恤患之善若趙穿之侵崇異是楚莊欲討微舒而入陳謀中國之所不能謀也雖卿取一人終沒于利亦不失為討罪之善若嬰齊之伐鄭異是

侵崇 來書伐鄭

春秋比事以紀兵惡上侵而貶外比者焉 以救江說起

侵崇 舍之侵來 假求成以專兵用詐謀以

從伯 上款致秦師而與之求成趙穿之謀當國者從之 下款致晉師而與之求成子展之謀諸大夫悅之

晉宋伐鄭

伯主黨惡以討貳經嚴詞以貶之也 先祀宋說起而後以晉之合兵伐鄭斷罪傳中已免諸侯之討與其罪固在句當體貼發揮王法二字重原鄭之棄晉從楚正以黨宋故今又偕宋以伐何以服鄭執書法重稱人以貶書伐只帶收

七卷

宣十六

會扈 伐鄭

經責伯國黨惡以其同好而連兵也 雖傳而主合上不當列會廢討罪之法下不當連兵失伐人之義伐宋 會扈 盾救 伐鄭

經原大惡之不可縱而因著伯國合兵之非焉 上三比不重晉之縱惡是明宋鮑法所不赦以引起不當合兵意救陳比亦明法所不赦意

侵陳宋 伐鄭 上鄭棄晉以宋其附楚不以

宋下晉失鄭以宋其問鄭復以宋總是非義

齊人伐鄭 伐鄭 予節兵以討罪敗黨惡以討罪此題從傳中稱人稱伐照出 同一稱人也上則將卑師少下則貶而人之同一書伐也上則予其聲罪致討下則謂其無以伐人上以鄭南與楚合而未離引起下以宋雖列會而罪在不赦引起

石門 伐鄭 多是以王法治罪不拘于衰世之例

春秋並紀師將示人君當兼重之也 傳意言將固

宣十七

當重而師亦不可輕雖是平講然不可失此意人君不可以役大衆二句串說又重將帥之選亦所以重師也此題雖係宋而義不係于宋不可就事立意然亦須借事發明為切若泛論恐未精王道權衡要

大棘

經紀兵而主大國以外討之有詞也 主侵鄭傳見宋鮑弒君晉不能討而楚兵加有罪之國便是有詞蓋原楚直以故晉曲不是予楚收不書伐鄭而以華元主戰書法

入郕 單伯伐 棄師 城濮 大棘敗獲

春秋迭紀師將而示兼重之義焉 照傳以大棘既書獲又書敗問起即發大夫雖貴與師等意以入郕單伯二比遞歸大棘師將並書上發人君不可輕役大衆又重將帥之意而以棄師城濮繼之

單伯伐 城邢 大棘敗獲

春秋畧人君兼重乎師將必隨事而示相等之義焉

此題只將題面叙過總發重師重將意不宜倒單上比或易溺會伐敗賊 中比或易入郕遷三邑

宣十八

城下陽彭衙 末比或易入極戰鉄同

單伯伐 城邢

經明師將之相等兩舉重以見義焉 要于偏重處發出兼重之義

大棘敗獲

鉄同

晉師 宋師衛甯殖侵鄭

經兩紀師將而皆示兼重之義焉 上兼舉下偏舉

次即 圍郕 師還 河曲 于郕 伐秦

春秋重師將示輕役輕選之戒焉 末繳出大棘

三國伐宋 晉仲 圖宋 趙衰

即貳伯之重師將而人君當兼之矣須體傳發意

不可偏重意不宜以重師重將判然兩分上將不

遣桓未嘗不重將訓民有禮文未嘗不重師

城楚丘 樂書救 有國以得衆為本行師以

元帥為命

棄師 城濮

經示輕師輕將之戒明蕪重之義也 因將輕師因

師輕將總是不知蕪重意 左旋右抽彼作奸者雖

可遠也而二矛重英之衆已殷河上之悲東廣西宮

卷七

宣十九

彼實從者雖可傷也而瓊弁王英之將已受速殺之慘

裴林伐 大棘 謹臣疑於君明將等子師

秦師伐晉

經筆削強國報怨之兵誅伯臣上侵之意也 大意

與侵崇同但彼就求成而發其隱此因秦報而顯其

迹穿盾低昂渾責湏就情見上發揮方與侵崇別二

情字最重蓋逆知有今日之事只志在得兵不顧貽

禍于國耳書法遞倒書伐見秦問晉為有名不書圍

焦不以凌暴之罪累秦正見秦師有名也上侵之意

意字亦要玩由來者漸從後看出

侵崇 伐晉

經筆削貳國之兵誅伯臣上侵之意也 大意同單

蕪倒侵崇書法只求成而侵其所與穿盾之情便見

非必待伐晉而後知特即此而其情愈顯耳

新城 裴林 侵崇 伐晉上加令孤會戶同

伯臣善等而從求成之謀春秋誅其逆也 只主盾

作以求成非道問起以善無遺策推斷他上侵之意

新城 裴林加令孤會色好

卷七

宣二十

兩觀伯臣當國之善而其庇族之情見矣

行父如齊 侵崇 因謀國非道而著其惡因

求成非道而誅其意 上以相君無積翻斷 下以

善無遺策翻斷

侵鄭

經于伯兵不振而端本以責之焉 傳中楚人有詞

一段正謂楚直如此而晉以理曲當之故雖力非不

足不能不畏楚而避關椒也即單題亦不可遺楚人

有詞意理曲與本不正是一串事但據今日稱兵則

曰理曲自前日取賂釋宋則曰本不正 傳中不能服鄭不兢于楚一串事不分

大棘 侵鄭

伯兵不振於外夷由理不敵也 楚之直在大棘有詞于宋而其壯乃指侵鄭時晉不能敵言晉之曲在會亳而其老乃指侵鄭時不能敵楚言故不可分對當融傳串作先叙起侵鄭報大棘之役也即原大棘之役有詞于宋以見楚之直而承以晉之受賂理曲則老壯之勢判矣故雖晉主夏盟^{云云}之師不能不畏

七卷

宣廿一

楚而避聞椒也 楚之理直非能討宋罪只兵加有罪之國便是有詞故曰直

踐土 新城 救陳 裴林

親主盟當國之迹而不兢之故可知矣

會亳 大棘 侵鄭

伯國始棄義而納侮于終經端本以責之也 只重正本意流水做下收本股書人書侵書法

晉宋伐鄭 裴林伐 大棘 侵鄭 題本不

能服鄭不兢于楚二句然一套事不宜分貼須駕馭

做重本不正意發來與單股相似

秦伐晉 河曲 大棘 侵鄭 權輕重而深

罪乎強國原曲直而特罪乎伯國 上以秦伐晉而不言戰起秦曲甚故不書晉及 下以不書伐而宋為主起晉理曲故不言晉伐

納捷菑 侵鄭

以力觀伯兵而知徙義背理之得失矣 上力非不能納而義不爾克 同人 下力非不足而理曲故餒 訟卦

七卷

宣廿二

秦師伐晉 侵鄭 誅意正本

弑夷皐 趙盾常欲廢靈立雍靈公壯而欲殺之未必不致恨于此趙盾自慮禍及故陰成穿惡而陽逃其迹然傳中假令不與聞者^{云云}一段直將他心意刺破何所逃罪

子哀奔 華元歸 侵鄭

春秋即二臣明義之迹而著伯臣之逆焉 將趙盾叙起而以子哀去國華元討罪形起二股後歸盾上做須就他當國任事發論誅其有今將之心而意欲

影趙盾易侵崇伐晉同易盾免侵陳亦同

穿之成乎弑心意字要緊

立晉 衛侯奔齊易李子歸

經紀二臣明義之迹而伯臣之罪彰矣 上石碣殺

州吁下孫寧遂君伯王不對而出玩傳不宜着二臣

講見盾為當國任事之臣必如此然後可免于罪耳

故下即繼以不然云一段

三 年 乃不郊

經紀望國廢郊著慢王之罪也 書法在乃字上體

出不然郊矣句而匡王崩不會葬之罪自見

七卷

宣廿三

猶三望

經於望國舉祀而深譏其越禮也 猶字只論僭祭

之罪無不郊猶望意前說天子是正案後說大夫是

比例

乃不郊 猶三望 慢王僭王 成王崩東方

諸侯入應門左西方諸侯入應門右 有虞氏受終

而望因于類巡狩而望因于柴

伐陸渾之戎

經志外夷相攻皆為王室慮也 陸渾戎與頡戎各

一種杜氏曰允姓之戎居陸渾在秦晉西北後秦晉

遷之于伊川遂從戎號曰陸渾之戎夫以王都之側

而有戎族類不分甚矣故謹之禁猾夏之階為楚之

窺周也觀兵問鼎皆是窺周俱從聖人作經意上發

二意聯講勿大開

伐陸渾 滅陸渾

經謹華夷之辨兩因用兵而致意焉 俱主王畿上

發上見戎之據處為可憂下見晉之攘斥為得宜

滅陸渾 滅舒蓼

七卷

宣廿四

經兩紀夷狄相攻示經世之意也

楚人侵鄭

經予貳國反正惡外暴以示意焉 此題不宜專講

鄭之反正而不涉楚宜從聖人責楚上馬出與鄭意

求大意謂反正如鄭而楚可侵掠之哉只以此意展

轉發揮自有味玩傳自見

會扈 侵陳宋 侵鄭

經原貳國反正而罪外兵以善之焉 以從違當慎

引起依傳倒作收本股書法

侵陳宋 侵鄭 始貶其附夷終予其從真

晉侯伐秦 納捷菑 大秦之改過許有之遷善

楚人救衛 侵鄭 上予楚以形報怨之罪下

罪楚以彰反正之善

晉侯伐秦 侵鄭

改過與反正者經兩托詞以善之也

宋師圍曹

經罪大國報怨而討罪之法嚴矣 二族以見逐而

舉兵非討罪也意輕不是責二族不能討罪言二族

七卷

宣廿五

雖非討罪之師然在宋實有不赦之罪亦當自反是

所以重責宋也傳中奚為至于宋句亦見因宋負大

惡可悔而悔之意莫之治與反躬自治之治有別宋

惟有不赦之罪二句要體見亂賊之徒人得加之已

已不得加之人終其身不敢與天下較曲直然後逆

節少弭矣非謂宋能省躬即可以無責也

伐宋 會扈 看救 晉宋伐鄭 圍曹去盾救 伐鄭同

經惡大國之莫治而寓意于報怨之兵焉

看救陳 圍曹 上見不當恤于人下見不得

報乎人總是春秋治惡之嚴

楚人侵鄭 圍曹 予反正之善嚴討罪之法

上不書鄭及晉平而書楚人侵鄭下不書曹師伐

宋而書宋師圍曹

年四 平官及郕不肯伐莒取向

經于望國平怨無成而譏其不知本也 最重心字

心乃平怨之本宣公以郕為姻國欲抑莒而厚郕便

是心有所私係便是心之偏黨以利心圖成利字非

利于取向利于厚郕也故書取以著其罪見其所取

七卷

宣廿六

在莒則所厚在郕正著其偏黨之罪非著其貪利之

罪也伐莒取向只見寧伐且取而勢力不能強意傳

末反求諸已謂當去私係之心以正其本非責其不

自反而復取邑也

平官及郕不肯 夾谷婦田

經示平怨之本有見大不能行乎小者有見弱可以

化乎強者 上主私字下主理字總來重個心字此

是借題說意勿以宣公孔子事板講

圍郕郕降 平官及郕

明義以責其討小之無成本以責其平怨之無成

侵崇 平莒及邾 求成心之逆圖成心之私

四國侵鄭 平莒及邾 俱是本不正上理之

曲本失于始無以圖終下心之私本失于已無以服

平莒及邾 盟蒲 已不平而強人平已不信

而強人信俱有本字

會扈 大棘

觀大夫得政得兵之迹而從逆之罪著矣 不重事

迹只發兩可以不從意春秋誅趙盾與歸生皆不是

空執義理以虐罪加人俱實地審時度勢誅心之論

兩人更復何辭 或以于非易會力主左傳子家賦

鴻雁載馳見其得政亦可

侵崇 大棘

經兩著外臣之逆而事君之義明矣 釋穿罪有當

國任事也捨宋罪家執政得兵也上云有今將之心

下云歸生之心悖兩心字重

公如齊至

內君負大惡而特利交經所以危之也 纂弑謀齊

三句串說惟其以纂弑謀齊故雖利交是奉而不可

保無論天王方伯有不赦之典在即齊之歆稍有不

遂則公之逆固在一返類間仗義未晚也故曰高固

之事亦殆矣此見得弑逆之人必不能安身以為後

遂得臣如齊 公即位 平州 濟西 如齊

至 如齊至 高固逆

內君負大惡即奉利交而危不免焉 照傳重單以

謀齊賂齊倒入發揮高固只引以見其危收比年皆

至書法

如齊 傳十 如齊 傳十二 如齊至 四 如齊至 五

上易盟幽或音 止蔡丘同

經于望國事大必著義之安而利之危也 義字姑

指從伯言

如齊至 四 如齊至 五

經兩紀內君事大而惡其悖義與禮也 總叙分作

傳中惟義之與比為可安正對必謹于禮以定其位

句禮義只是一意因他利交是奉照出義字以著其

危因他卑巽妄悅照出禮字以見其辱總本纂弑謀

齊來

楚子伐鄭

經予外夷用兵而討賊之望切矣 主卻缺救傳全重聖人望討之心益歸生弒君諸侯未有聲罪致討者而楚師適至儻亦天理民彝不以裔夷泯滅而欲致辟歸生一矯中國之失未可知也安知其必以服鄭舉而不以討賊舉乎故聖人望其為義舉而予之若說楚本為服鄭舉不為討罪而聖人取其迹而予之則五年伐鄭何以為非義舉而終貶之也

七卷

宣廿九

年五

如齊至 高固逆

經詳紀內君見辱以著其味禮之罪也 以高固強婚我公主婚皆作內辱實事歸重篡弒得國不能謹禮定位所致收詳書書法

如齊至

逆君事大而取辱經深惡其味禮也 強婚提起歸重味禮取辱收書至

高固逆

經于內君降尊而深咎其昧禮所致也

待臣

如齊 高固逆 會號 味禮取辱秉禮當強

經于大夫終事有詳之以著其賢有畧之以著其罪 僖伯卒而書曰以其實有賢德恩數當加耳 得臣卒而不日以其莫為有無恩數不足加耳

高固及叔姬來

經紀違禮之行而特著君臣之罪焉 高固親來叔姬亟來只點起重齊君臣作大夫適他國云而可犯乎是總綱惠公高固兩分許字委字要體人欲已肆

陳七卷

宣三十

只主高固從叔姬說但惠公縱之故摠承說耳收不以為常而特書書法

高子盟 善道

經紀大夫出疆有以君命者有以公事者

高固逆 及叔姬來

經紀婚禮之行罪內君之味禮罪外臣之越禮 宣公高固對作強婚自主親來委局俱二意俱收書來

楚人伐鄭

外夷非討賊之兵春秋所以黜之也 主卻缺救傳

合四年伐鄭說非至此方責其不能討與師動衆賊則不討惟服鄭之為事則非義舉矣故傳稱子而經書人

年六

盾免侵陳

經于伯國討貳而正其失主盟之道也 重發主盟非道意反仁反智二句只見當自反而不可責人意不必牽強分貼於已有關據大全家氏言陳鄭一體鄭穆托身中國望晉人有以拯其危急而歸生之亂坐視不顧楚人伐鄭不聞救恤故陳因此平楚

七卷

宣三

此是晉當自反處一侵一伐皆是不能自反而非不書伐而書侵以其無詞可執也不書陳及楚平示必用 加楚人伐鄭作陳及楚平林父伐陳事實作文同卑但伐與侵並用

盾救陳 隼林伐 四國侵鄭 楚人伐鄭

盾免侵

伯德失人而徒肆其威春秋特正其非道也 以主盟之道引起流水講下同卑

盾救陳 隼林伐 侵鄭

伯國之恤患連兵宜有以固小國之心矣 此見晉待陳不為不厚何其舍晉而去也要厲出當自反意

盾救陳 盾免侵

經于伯國恤患討貳之兵而皆筆削以示義焉

侵陳 會扈 伐陳 上失于反已下得于反

宋人圍曹 侵陳 失圖伯之道失主伯之道

上下俱不自反俱有仁智

楚人侵鄭 侵陳

春秋筆削于貳國之能反正罪伯國之不及已 上

七卷

宣三

釋賊之晉靈已終下弑君之歸生未討 鄭既見侵于楚則及晉平可知書晉衛加兵于陳即陳及楚平可知

宋師圍曹 侵陳 嚴討罪之法示主盟之道

上下俱有筆削俱有自反

秋八月

經紀望國物變欲人君慎所感也 此傳欲宣公舍惡遷善者謂何惟痛念先君追討逆賊奉還主母脩德恤民而已

伐莒取向 伐萊 戌却取繹 會齊伐莒

稅畝

經紀望國兵賦而知民力民財之當重矣

良夫盟

經紀與國前定之盟而盟不足貴見矣 此傳論盟

不足貴在前定上發揮與他盟稍異衛歆為晉致魯

即上嘗有約言必有疑焉即上未足効信而什疑故

遣良夫來為此盟即上又相軟血固結之耳又相固

結四字要體傳意蓋謂如此而盟豈謂卒不可恃以

卷七

宣三

有終乎 黑壤之會非衛叛魯但此事以見盟不足

貴耳

公如齊 公如齊 良夫盟 黑壤

經詳與國結盟之始終深著其不足恃也 順傳行

文

良夫盟 黑壤 恃信見辱見盟不足貴

語盟 良夫盟 盟俱前定爰之私信之薄

伐萊 公至大旱

內君不務德而召變春秋深致譏焉 舊以齊魯並

罪玩傳蓋謂齊志于伐萊而魯不當徇之故傳云公

與齊侯俱不務德 而毒衆不休是以征役怨咨上

干天和而旱乾作矣書至而繼以大旱書深罪之也

傳末只辨論不書雩之故不必用

伐萊公至

內君徇大以凌小春秋著其師行之危焉 以會字

辨起齊志歸重魯作收至字書法危字就恃強侵弱

上者蓋天下惟恃義則安而恃強侵弱能無虞萊之

不致死于我乎或以征役怨咨為危未確點用亦可

卷七

宣卅四

伐萊

內外連兵以虐小不德甚矣 齊魯渾作若兩分便

少意趣會字只提過

大旱

望國召天變而不能彌春秋識之也

平莒及郟伐莒取向 伐萊公至

經于望國有著平怨之私者有著連兵之危者 魯

志齊志作事實起倒取向與伐致斷罪魯所欲非是

欲利乃欲厚郟也

伐莒取向 伐萊公至大旱
平怨無本而難服乎人行師非義而見戒乎天

會黑壤

經諱內君不直之辱存臣禮也 不事晉而每歲適
齊即前傳所云事齊求安下不知有方伯者即是不
直處重不事盟主上賂免只驗其不直耳大意在聖
人書法上看諱之者不書黃父之盟也若非不直在
已則直書不與盟無嫌矣 加楚侵鄭是晉成初立
加如齊至如齊至倒單作

六七卷

宣三十五

黑壤 沙隨不見 平丘不與

經諱望國見辱以其異于理直者也 倒本腹下二
股大發于後一以僞如諧一以知言訴

伐萊至 黑壤至 不務德故危不嫌于心故辱

遂如齊至黃復

年八

經惡大夫之壅君命謹臣禮也 人臣奉使必無擅

反之義蓋君為重身為輕也喪且不返況有疾乎死
且以尸將事况未即死乎乃者無其上之詞意重復
字較輕

至黃復 至穀還 使將分上壅君命下權命

有事于太廟 經于望國時祭而紀之以示義焉 有事言時祭見

其與禘祭大事不同此合禮之常者

遂如齊 公即位 歸父如齊仲遂 仲嬰如齊

歸父弟而後歸父也

望國因私勞而世其臣春秋所以罪之也 加有事

大廟只照卒而書族書法

猶繹萬入去籥

六七卷

宣三十六

經紀望國祀事之變而識其失遇臣之禮也 故知

不可故字最重玩一猶字便見春秋雖隆君抑臣云

至臣節勵一段意要體只因仲遂以明君臣之義非

欲全始終之恩于仲遂也

首止 會葵立 猶繹 正君臣之分存君臣

之義

猶三望 猶繹 主君臣立說俱是可已不已

至黃復 猶繹 委使事失事君之禮終祀事

失遇臣之禮

藏氏
經傳

梯太廟 歸遜 舍嗣 即位 遂以婦姜至

經于妾母有屢貶以正始有不貶以從同

晉師白狄伐秦

伯國資夷以報怨經深罪其失職焉 重資夷上見

其失安攘之職傳首晉主夏盟四句正見狄當報秦

當安以責其會狄伐秦之非侵崇起怨意只在中翻

斷非另一意

城濮 敗箕 救陳 侵崇 伐晉 伐秦

伯主資夷報怨經本其先職以罪之也 以晉職引

卷七

宣三七

起順題行文重本股作

城濮 文 敗箕 救陳 靈

經詳世伯先業而失職之罪昭矣 提出今日之晉

即踐土以來主盟之晉蓋攘夷安夏由文公首其業

也自是而襄而靈猶能繼之敗箕救陳只借點股其

實主盟安攘三比皆有不可分屬 下二股易晉侯

伐衛救江同

侵崇 伐晉 伐秦

伯國啟怨而復資夷報之經惡其失職焉

侵崇 伐秦 主心之逆職之陳合

晉狄伐 晉伐鮮虞 用夷效夷合

滅舒蓼

經志外患之可憂示經世者不可忽也 傳首言中

國何與焉後云將為中國憂是相應處只就彊滑汭

盟吳越等事論其勢之強大不可無攘卻之謀不必

講如何以攘斥之也攘卻未然之防非是求而後

禦當時楚莊在位叔敖為相聖人不憂外橫之肆而

憂內治之失耳

卷七

宣三八

會鄧 滅舒蓼

經紀內弱外強之事而經世之慮深焉 內治外攘

楚人伐鄭 備元 滅舒蓼

經于外夷謹其浸強而慮其益強也 上天下無王

而楚浸強會中華等事是未然天下無伯而楚益

彊彊滑汭等事是已然 成王子文 莊王叔敖

盟唐至 舒蓼 以誅討望外夷以攘却望中

舒蓼 會楚子于宋

外勢彊春秋示經世之謀內勢屈春秋示經世之畧

楚師伐陳

與國背伯而從夷經深貶其味義焉 晉主夏盟又

嘗救陳要發揮

九年
如齊至 蔑如京

經紀望國脩禮于上下而特表其慢王之罪焉 須

模駕敬慢懸絕意周齊勿對以事齊形其慢周耳君

如齊臣如周句重先後疎數帶說須加如齊至比于

疎數意方全聘覲之禮廢四句一滾說最重此經書

君如齊臣如周之意意字須體見得聘覲之禮乃君

卷七

宣王九

臣大閑禮失則位失行惡而背叛侵凌之患不可不

謹也書法重書王正月以表之

如齊至

經紀望國事大而著其慢王之罪焉 同前只斷他

朝齊不朝周不必涉夏使大夫聘意收春王正月書

至二書法

蔑如京

望國徐造臣以聘王罪自見矣 叙事處要見享國

九年總一往聘意文中以後時使臣小分與事齊相

形收不待貶書法

公如齊 蔑如京

內君慢王之惡比事而可見也 無書至書法止先

後君臣二意正是比事見惡君自是朝臣自是聘不

必又分出朝聘一項收王正月書法

如齊至 如齊至 如齊至 蔑如京 九法蔑

至上行必

望國謹事大而慢王經詳著其罪也 此題只重數

上形他密于齊而慢于王收書至書王書法

卷七

宣王十

會齊伐陳

經紀兵好予伯國之近禮罪與國之味義 只就會

亳待陳而陳侯不會事迹看出予晉罪陳意待陳不

至而後伐便見為有禮蓋不遽加兵有自反意待陳

而陳竟不至果干從楚故為味義衆輯單項林父燕

將見陳之不義衆所共惡不宜入兩邊陳之背晉在

今日不會上見書法總收

會亳

經紀伯主招携之好而與其有禮焉

伐陳

觀伯臣燕將以討貳而與國之味義見矣

踐土

盾救

楚師伐陳

會扈伐陳

加楚人伐鄭有

同免侵

經原與國背伯之非義而深予伯兵以示意焉 只

以罪陳為主流水講下通到本股待而不會重講予

晉慶亦轉到罪陳

新城

盾救

伯國之不可背以主盟恤患見之也 晉主夏盟則

卷七

宣中一

陳不當背是華夷之辨也非曰不在諸侯無所適從

又嘗救陳則陳不可背是報施之常也非曰民朝夕

急無所控告

救陳

會扈伐

恤患合義討罪近禮

晉侯伐衛

會扈伐

服叛以義招携以禮先

朝王後伐先待陳後伐

盾免侵

會扈伐

上失主盟之道下得招携

之禮俱有自反

裴林伐

四國侵鄭

衛成

公如齊

公如齊

宣

向

良夫盟

黑壤

會扈伐

望國罔怨而廢禮春秋罪之也 會扈不往只通過

重不會葬發收晉衛不葬書法 去上四比同

圍滕

大國乘變以虐小經深貶其不仁也 滕既小國又

方有喪一串說下衿哀弔恤皆指伐喪言觀後傳曰

圍滕稱人刺伐喪也可知

伐鄭卻缺救

外夷重兵虐貳春秋深致貶焉 只重凌虐中華以

卷七

宣四二

重兵凌鄭斷罪後須以錄救意發一段書法以書爵

為主錄救帶說須從書法上發意傳載鄭正歸生之

罪斫其棺而逐其族則此時歸生已斃矣故予晉以

罪楚

伐鄭

外夷重兵以虐貳經特著其暴焉

救鄭

觀經錄恤患之師則知爵外者之非與也 從書法

上發意斷楚罪在重兵說須就救上發出方貼

侵鄭^三伐鄭^四伐鄭^五伐鄭^九

經子奪外兵而正分存防之旨見矣 此傳總數役

而論之非卑為本股發觀傳首楚兵加鄭^云及未治

亂賊之黨謹華夷之辨其歸結語意自明當作四段

不可倒單前後須總發意若添出缺救則主倒單

侵鄭^三伐鄭^四

經子奪外兵有為存防計者有為治黨計者

楚人侵鄭^三楚人伐鄭^五謹防 正分

楚子伐鄭^四楚人伐鄭^五

七卷

宣四三

經子奪外兵加貳無非欲其舉義也 傳以中國不

討歸生為黨亂故爵楚以責中國以楚不討歸生而

徒爭鄭為猾夏故人楚以示貶湏知與師動衆三句

總指兩伐說但聖人始為傷中國而爵之既為不能

正中國而人之俱重討賊上

侵鄭^三伐鄭缺救 主合

經子反正而著外暴以顯之貶猾夏而錄內救以之顯

子伐^四子伐^九正倫存防

人伐^五子伐^九棄義肆暴

晉侯伐衛^{公伐}楚子伐鄭

夷厚^{以兵}戾貳經援舉重之例以著惡焉 公羊例

君將不言帥師書其重者蓋謂紀君之將而師行之

重可知也書其重即下重兵之重字此即其重以甚

其猾夏之罪

伐山戎 獻捷 伐鄭 缺救 譏遠畧貶猾

夏此亦伐宋稱人例也何以知其貶以下書齊侯獻

捷知之此亦四年伐鄭稱爵例也何以知其貶以下

書缺救知之

七卷

宣四四

荆聘 楚人伐鄭^{傳元}楚子伐鄭^四楚子伐鄭

同辭以謹浸強同辭以罪肆暴

楚人救衛 缺救鄭

經兩紀恤患之兵有寓責于復怨者有寓責于猾夏

者此題雖出二救講意却重二伐上 加晉侯伐衛

楚子伐鄭同

伐鄭缺救 伐鄭書救

經兩惡外夷戾貳皆托伯救以示意焉

缺救 貞救 顯法夏之罪顯逼貳之罪

子哀奔 入陳

經兩紀慶亂之臣有見其得于智者有見其過于忠

者 子哀洩治同是異姓仕昏亂之朝哀不諫而去

春秋有褒詞者可以默可以無死也治直諫而死春

秋無褒詞者不必於語不必於死也洩治事不可

觀魚 城下陽 及荀息 會夷儀

歷觀諸大夫而得夫語默死生之宜焉 僖伯語而

百里奚默荀息死而晏子生兩邊分作未繳洩治不

必語不必死

宣四五

取糾加白城下陽

歷觀大夫慶亂而死生語默之宜見矣 忽死不若

仲生奇語不若奚默歸重當生當默意

哀奔 公即位 入陳

經兩即慶亂之盡道者而著殉亂者之未善也

哀奔 遂如齊逆女 行父如齊 蔑如京

歸父如晉

即慶難者之各盡其道而殉難者之未善可知矣

須體傳意從洩治上看出觀傳云若異姓如子哀

如其貴戚當如叔肸不可板板如合下四比借來當

叔肸只點一句宣公之時惟季仲二家食其祿也

哀奔 行父如公即位會戚 札聘 子哀叔肸

縶身于昏亂之朝與洩治異子城季札讓國于纂奔

之際與儀突異

哀奔 即位 宋楚平 哀委合吳伐我傳

經律處難謀國者而援夫智與忠者焉

年十 如齊至

春秋畧紀望國事大以無關名分也 傳中以此比

卷七

宣四

形上比全重為是年夏使仲孫蔑云云至如此也一段

歸田以為私惠三句非此照歸田拜惠之小而不書

月全重君臣名分之大而書月也 致其至不是書

法若曰同一如齊同一致其至而或書月不書月何

也玩四亦字可見

如齊至 蔑如京 如齊至 歸濟西

經兩紀望國事大而獨致謹于名分之際焉 總叙

間起以下比形斷上比發聖人謹名分之際上比只

重公如齊臣如周一意勿以先後疏數混用

如齊至 歸濟西 同單

歸濟西

經紀內外授受之私而深著成惡者之罪焉 全要
發書我字意見其甚相親愛齊固不假于田而後保
魯魯亦不假于田而得保于齊使宣之心益肆而惡
益遂齊實助成之也未段以柔巽卑屈云云至非義矣
即傳首宣公於齊云云至以濟西田歸之也一段意絕
歸到惠公悅魯順事而助成弑逆上不宜照舊說提
起在前

七卷

宣四七

高固逆 伐萊 如齊至 如齊至 歸濟田

經原大國歸地之由而深著其成惡之罪焉 流水
散作歸重本脫同單 加歸謹闡只照我字書法

取濟西 歸濟西

大國以所取之地歸內而成惡之罪彰矣

歸濟西 歸謹闡

經罪歸地以成惡者而不與遷善者同紀焉 下比
不過形我字一書法

崔氏奔

春秋辨強宗於去國而慮亦遠矣 以族奔作事實

辨之早方是斷意於此舉氏此字要體蓋今日見遂
而奔人皆以為去其疾矣而設以聖人早見處此則
因其宗強而已知其必反必有事做出來便當豫為
之防矣宗強全本有寵于惠公來重看出而能反二
句是推驗意不宜入宗強內

來賻 崔氏奔

經以氏稱強臣所以辨宗強而非譏世官也 依傳
後辨書法作

七卷

宣四八

滕子朝 穀鄧朝 伐鄭圍新城 伐宋圍緡

此等題換 比甚多 事同而詞異事異而詞同 此題須

重事之同異而詞之同異不可泥言詞雖異不足掩
其事之同詞雖同不能掩其事之異須體一視之則
泥而不通意俱就着經者說不必重講事寔

公如齊五月至

經詳望國事大之迹甚其慢王之罪也 因奔齊喪
而追咎他不奔王喪一套講下

伐凡伯 如齊至 文約而事詳事約而詞詳

如齊至 如齊五月至 俱重慢三齊變分作
上不朝周而朝齊下不奔王喪而奔齊喪書法皆至書
如齊五月至 歸丈如齊 媚大慢王為主重
慢王上奔喪會葬聯講收詞繁不殺

宋師伐滕

經重討賊之義而深惡大國之虐小焉 只重不討
賊說力非不足見勢力能討乃不以此師加於陳而
加於所當恤之滕且滕不事已云明滕無可尤正見
其當恤非另一意 已德有關虛說舊指宋鮑弒逆

卷七

宣四九

非是 加梁丘曹南乃伯主餘業句倒下全卑

圍滕 伐滕

經兩紀大國虐小惡其仁義之胥失也 不恤滕昭
之喪是不仁不討徵舒之罪是不義每邊虐小各講
聶北救 伐滕 怠恤患之義昧討罪之義俱
本力有餘發

伐宋圍緡 伐滕 乘危殘夏縱惡虐小以伯

主餘業句令

歸父如齊 以貴卿會葬為案不會匡王之葬

為斷須以定位歸田分股斷其慢王之罪收比事
考詞書法先王之制士帛大夫葬

即位 平州 如齊 如齊 歸濟西 如齊

五月至 歸父如

經詳望國徇私以媚大因而見其慢王之罪焉 照
傳行文渾斷其慢王之罪收比事考詞書法

如齊至 如齊至 如齊五月至 歸父如齊

經紀望國始終事大之私而深著其慢王之罪焉
以尊卑隆殺意虛起渾作中以生沒分二段後以定

卷七

宣五十

位歸田挑講以比事考詞來之

四國伐鄭

伯主恃力以爭貳春秋深責之也 德字對力字鎮
撫對爭字取成而還以兵力脅其成也以德鎮撫不
是以仁恩結鄭乃是脩其內治使勢足以庇鄭而楚
不敢與爭如晉悼之類此所謂鎮撫之也中間所包
甚多如用人行政皆是但此處大意以不能討陳為
主蓋整頓綱常以大義求諸侯此駕楚服鄭第一策
自是責楚益輕罪在晉矣向重以後書晉楚之事終

是此句之意 家氏曰剪篡鋤凶伯政之最先自趙盾為政宋齊魯鄭皆弑其君盾內有所歎置而不問今卻缺為政又不討陳乃率三國爭鄭而以討逆遺楚遂使夷國挾仗義之名以風示天下晉伯自是愈衰矣

四國伐鄭 楚子伐鄭 辰陵 入陳 圍鄭

戰邲 晉伐鄭

經於内外力爭而獨甚伯國之責焉 此題只重本股責晉便了責楚益輕二句當渾說不分貼收書人

卷十

宣五十一

書法

楚子伐鄭 四國伐 楚子伐

經送紀爭貳之兵而深著伯國競力之罪焉 以鄭無罪原起責晉競力未以責楚益輕意發揮一段

四國伐鄭 楚子伐鄭

經於内外爭貳而獨甚伯主之競力焉 渾作同單

四國伐鄭 楚子伐鄭 晉侯伐鄭

内外爭貳經獨以競力罪伯焉 重本股責晉下二比輕楚責正以罪在晉不分貼

楚子伐鄭 晉侯伐鄭 怨楚罪晉小分要體自是二字前後總發

四國伐秦 四國伐鄭 俱有德力字上過於常情下何愈於楚

厥貉 新城 四國伐 楚子伐 尊王而正 諸侯之從貴德而責伯主之爭

王季子聘

經紀王禮之噴傷王靈之不振也

四國伐鄭 德 王季子聘 威福 惡伯國之衰傷王

卷七

宣五十二

靈之替

伐邾取繹

望國繼惡而唐小經特書以罪之也 此與宋師伐滕同總是汲汲誅討之意故凡用兵者即以此義

四國伐鄭 伐邾取繹

經嚴討罪之法故於爭貳唐小兩致意焉 總以陳罪起以方伯四鄰兩分總收上邊不必照德力字

行父如齊 歸父如齊

經於望國事大之亟而著其昧為國之禮焉 初聘

邾故是兩箇提頭齊侯嗣立至免於討都承此二句
說來蓋行父之行是宣公君臣欲免篡國之計也歸
父之行是宣公君臣欲免伐邾之計也後備書著罪
是了此段傳意歸父貪於取邑一段是抽出言之非
另一意 春秋責宣公君臣不知為國以禮雖指篡
國取邑而言然不可指定不篡國不取邑為禮也須
說得活不知為國以禮當與為國以禮者無憚於強
比看亟行繼往須體貼發揮

冬歸父如齊加取

卷七

宣五三

望國有所畏而事大經著其昧禮之罪焉 貪於取
繹正是不知為國以禮蕪責君臣或亦重篡弒上蓋
惟篡立不憚於心惟恐緣取繹事觸齊之怒此說是

如齊五月至 歸父如齊 行父如齊 歸父

如齊

經詳望國事大之勤而著其昧禮之罪也 照傳倒
下二比作收備書不削書法

歸父如齊 冬歸父如齊 上昧尊王之禮厚

於齊而薄於周下昧守國之禮勇於邾而怯於齊

國佐聘

即大國脩禮於內而忘親之罪見矣 速葬是已前
事只畧帶重以君命遣使上不仁其親便失守身之
本項公嗣位之初句亦不可脫書法是稱侯稱使是
諸侯在喪宜稱子而又當不言之時豈得言使也

歸父如齊 國佐聘

經紀內外邦交而大國忘親之罪著矣 諸侯五
而葬今未三月而亟行葬禮諒陰三年不言今未踰
年而發命遣使

卷十

宣五甲

國佐聘 戰鞏 喪師 取汶陽 失地
大國失守身之本而致辱國之禍焉

楚子伐鄭

經意罪斂力之伯於其致詞外夷者可知也 從書
法上發不罪楚即所以責晉謂晉且斂力又何責於
楚不重放楚意舊以士會收為斂力非是意字知字
須體

伐鄭卻敕 楚子伐鄭

經辨內外爭貳之罪而筆削伯敕以示意焉 書法

各重稱子而以書救不書救驗之上責楚下責晉以
夷夏君臣立說蓋九年則歸生已斃十年則徵舒當
討只缺救楚子伐同但只重二救耳

楚子伐鄭九 楚子伐鄭十

經兩爵外夷而定其責之所歸焉 同前俱重稱子
書救不書救用不然文法繳之

晉侯伐秦 楚子伐鄭 改過之善恃力之非

楚人侵鄭 楚子伐鄭 反正之善爭貳之非

二題皆因此以見彼

卷七

宣五

伐鄭圍新城 伐宋圍緡 楚子伐鄭九 楚子

伐鄭十 詞同事異詞同意異此與崔氏奔傳合

上二比易武氏求購崔氏奔同

十有
二年 辰陵

春秋不貶貳國從夷嚴討賊之法也 中國不能令

句重但竟主傷中國非是省傳推亂賊之禍至於晉

為夷狄禽獸天下且不可一朝居而中國方云云故以

楚能謀之為可從夫至以從楚猶可全是汲汲討賊

之意故曰深切著明要知楚非以此盟謀討陳只從

入陳看出

楚師伐陳 會扈伐陳 四國伐鄭 楚子伐

鄭 辰陵 伐莒 攢函 入陳

經於內外必爭之國以義而恕其外從焉 先提出

辰陵以爭陳鄭逆過問書法中國不討而楚能討一

直講下發陳鄭棄晉從楚無足責意收辰陵書法

辰陵 伐莒 攢函 入陳

經不貶二國從夷以謀義之在外也 辰陵只作從

楚事實起書法通下中國不能討而楚能討見從楚

卷七

宣五

無罪收辰陵書法

辰陵 伐莒 攢函

經不貶二國從夷以中國之昧義也

伐莒 攢函 入陳 罪中國棄義予外夷舉義

辰陵 入陳

春秋重大義從夷者免其貶取國者減其罪 上以

中國外夷辨下以義利功過辨總見聖人重討罪之

北杏 辰陵

聖人為世道計既不得已而予也尤不得已而進夷

厥貉 辰陵 俱恕陳鄭從楚上原情非得已

下重義有可從

新城 辰陵 予諸侯從伯以明大義恕諸侯

從夷以正大倫 上以外楚為案下以譏陳為案

楚子伐鄭 四辰陵

外夷討貳經望其舉義而進之貳國從夷經因其謀
義而恕之 上非予其猾夏也歸生未討而楚師至
焉下非予其從夷也微舒不討而楚能謀之

伐莒 攢函

卷十

宣五十七

經紀內外兵好而皆惡其昧討賊之義焉 春秋正

法 云云至故畧是即春秋殊會之旨以明中國為內故

當詳夷狄為外故當畧責晉不討中國之亂而求成

於狄詳其所畧畧其所詳是失肩背 云云不可以外夷

另作一意觀傳中今中國字而字承上文可見伐莒

一比雖總承中國有亂向來然所謂失肩背 云云者蓋

以伐莒小事非討賊大義也勿涉內中國外四夷說

書法是直書不必牽上會狄說

伐莒

內外棄義而虐小春秋之所貶也 齊魯並斷莒恃

晉而不事齊故齊伐之魯常平莒不肯故從伐莒

攢函

伯主畧中國之亂而交外春秋之所貶也 內詳外

畧意甚重當發之

會潛 攢函 鍾離

經屢致外夷之詞而特重畧內者之貶焉 要旨只

以外夷作但攢函股是本傳當如此主

石門 攢函 易會和會溫 攢函鍾離同

卷十

宣五十八

經紀會盟而詳畧其詞內夏外夷之心見矣

入陳

聖人重傷中國之棄義而曲與大外夷焉 傳首至

諸夏之罪自見矣是解殺微舒稱人的書法按楚氏

傳至故先之也是解先書殺後書入的書法重先書

殺一邊討其賊以下承殺與入並言或曰以下是專

論入陳只是一個入字誅意是此字與功亦此字大

意重予之一邊傳首諸夏之罪句與傳末重傷中國

句相應惟重傷中國故深美其有討賊之功不然置

復封之仁退師之義亦不得減矣

戰即 圍緡 入滑 滅江

春秋迭紀用兵各舉重以見罪焉 總起束流水碎
做各就事發出所以不言戰伐不言圍入意末點本傳

入陳 圍鄭

經兩滅外夷之罪以正倫為重也 兩邊各以其罪

剔起方有力復封退師意亦於書法內帶入

伐莒 攢函 入陳 圍鄭

外夷當中國棄義而正倫春秋滅其罪也

八卷

宣二

楚丘 圍鄭 存大節畧小惠取大節畧小過

入陳 圍鄭 伐邲 黃池

經於外夷有因正倫而恕之有因僭號而抑之

戰邲敗

伯臣失用兵之道春秋專其責也 只非觀釁一意

惟非觀釁而動所以不當任先殺之濟乃卒遠三帥

之請而從獻子之言此其為知難冒進非有能敗晉

者林父寔自敗耳故外不責楚內不分責諸將而專

以林父主之觀二憾之往寔岷晉師林父之調遣如

此其不能斷制又非獨以先殺一人故也

入陳 圍鄭 于邲 書救 偏陽

經於伯臣冒進之師而責其失主將之道焉 照傳

以入陳圍鄭辨起失觀釁之道而以書瑩於後照斷

同車若加戰泓城濮只照戰而言及二句引起書法

入陳 圍鄭 于邲

伯主失觀釁之道春秋深罪之也 以本股書及問

起即以入陳圍鄭點入同車不重將權意

于邲 書救 偏陽

八卷

宣三

經嚴主將之責論其權而已 以按邲之役一段論

起而以書救偏陽引証在前

入陳 圍鄭 書救 偏陽

即外釁之無可乘當為二將之專制矣

書救 偏陽

觀貳臣制兵之進退可以知將權矣 傳中引此二

事只見仗鉞臨戎權得專制莫之能遠非謂得專制

之宜而予之也諸帥又皆信然其策句亦不可忽正

與欲戰八人班師二將互照

城濮 于邲 合殺得臣傳楚成知其不可敵
而少與之師林父既知無及於鄭而冒進喪師上比
係殺得臣替股

戰邲 書敕 上三卿是違知難而進下三卿
為主知難而退

書敕 偁陽 札聘 會奔 予將之能權予
臣之守節

辰陵 伐莒 攢函 入陳 圖鄭 于邲

魯方伐莒晉方會狄所以怒陳鄭之從楚楚能討陳

又能退師所以罪晉之交戰

宋楚平 袁婁 書敕 偁陽 得相道得將

滅蕭

經紀外夷覆小而深罪其不仁焉 傳中大意只到

亦不仁甚矣處止以下論滅蕭得書之由不重宜以

孟子以力假仁數句為主而以建萬國云云王者以德

行仁之事律之楚莊入陳討賊圍鄭退師而今乃肆

其強暴云云是不能久假而遽歸也蓋其志已盈故至

於驕溢如此與齊桓執陳侵陳一例告赴諸侯亦足

驗其驕矜只輕點傳心非傳聖人之心所謂併其情
不得遁者也

入陳 圍鄭 滅蕭

經兩怨外夷凌夏而獨斷其覆小之罪焉 照傳行
文重發其志已盈意收書法帶圖入

楚丘 建國 踐土 親侯 廬歸 吳歸與滅繼絕

知封建與繼之義而外夷覆小之罪可定矣 政法

總是王者以德行仁事上不責桓文下不責楚只借

事發意

入陳 圍鄭 于邲 滅蕭

外夷乘勝而矜威春秋所以罪之也 雖從傳後段

重矜驕斷罪乃聖人緣其乘勝描出志盈處肆暴意

亦不可遺傳心心字應上不知以禮制心收得書于

史書法

戰邲 滅蕭 失專制在不觀舉內驕溢在不

仁內二邊俱以入陳圍鄭提點

侵陳 滅蕭 二傳皆有以力假仁不能久假

遽歸句 上以念深禮謹說起下以討賊退師說起

召陵 滅蕭 上不暴不驕可近於王下既暴且驕不足於伯

清丘

列卿協懼外之信經譏其失謀也 同欲是事寔惡反覆只辨論不必用任賢明政不必以信任原穀刑牲軟血配應原穀違命一段只將來一驗文中只以諸侯講列卿於書法處帶之蓋譏列卿則君可知矣

盟蔑

盟宿

伐邾

伐宋

入陳

圍鄭

于邲

滅蕭

清丘

伐陳

楚子伐宋

八卷

宣六

經非惡盟之不信在譏其失謀也 照傳以首四比末二比提過然後以入陳四比原外橫而責其失謀滅入陳四比亦同

清丘

伐陳救

伐宋

經於列卿渝盟之信而特譏其失謀焉 下數比只依傳提過在前重失謀斷罪舊以謀不足恃貼入失謀講於傳不合 加圍宋主圍宋傳 加入陳主伐陳傳去伐陳同

入陳

圍鄭

戰邲

滅蕭

清丘

伐陳救

伐宋

經原列國懼外以結信而深咎其謀之失之 叙本比後即以下二比提過敗盟意然後以上四比原外橫而責其禦之失謀 去救陳主伐宋傳合 加圍宋主滅蕭圍宋傳合

入陳

圍鄭

戰邲

滅蕭

清丘

諸侯當外橫而漸以盟禦之經深譏其失謀焉

戰邲

清丘

救陳

經惡列國之失謀而兩有以驗之焉

只倒清丘股

八卷

宣七

戰邲見先穀違命喪師而主茲盟約救陳見口血未乾而敗其盟好

戰邲

清丘

觀主盟者之非人而冒之所任可知矣 主傳末原穀違命數句

新城

清丘

協於外夷協於懼夷

清丘

平丘

既致楚之強又恃盟既啓諸侯

之二又恃力

伐陳救陳

大國討二非義經托詞以罪之也 玩傳非義似以道理言失謀似以謀畧言然只一套陳未有罪而受兵便有妄興師旅意非義妄興便是失謀滋亂衛叛盟意起綴處帶用書法只一衛救

伐陳

大國不省德而討二春秋罪其非義也 意全前但無書法

救陳

經假淪盟者以恤患之名罪大國之意深矣 以衛

八卷

宣八

叛盟意發難起重書法作文方與前題有別須玩陳未有罪為可恤句便見宋之非義

入陳

清丘

伐陳

救陳

伐宋

圍宋

經惡大國昧義啓釁而托詞以罪之也 清丘起書法大意同單除清丘同

入陳

清丘

伐陳

救陳

經原大國用兵非義故假淪信者以恤患之名焉

陳有弑君之亂至可恤也一段搭以衛清丘之盟而得書救問起後原入陳斷伐陳之非收衛救書法

入陳 伐陳 救陳

經原小國從夷之情而責大國討之非義焉 只重宋不能討而楚能討意復封意輕不自省德省其不能如楚討陳也

伐陳

伐宋

圍宋

大國用兵以貽患經罪其失謀焉 主謀國失圖一畧不重非義

伐陳

救陳

伐宋

經惡大國虐貳之兵兩托詞以罪之也 一頭兩脚

八卷

宣九

救陳照非義伐宋照失謀

救陳

伐宋

經兩紀内外之兵皆以顯大國之罪也 因客見主皆本伐陳斷罪

入陳

滅蕭

清丘

伐陳

救陳

伐宋

經於大國有原事而責其非義有原事而責其非策 伐陳伐宋傳合 陳人弑君宋不能討而楚能討

云非義也故衛書救 楚人滅蕭將以脅宋諸侯懼而同盟云非策也故楚伐書爵

十有三年

楚子伐宋

經著外討之有名以責大國之失策也 諸侯懼而同盟見此盟非禦楚之策而討貳之約亦不足憑不宜舍恤民固本等策而伐陳以踐討貳之約也書爵非予楚乃以著宋罪

滅蕭 清丘 伐陳 伐宋

大國當外強而用兵以啓釁經托詞以罪之也 滅蕭清丘不對一順講下同單

滅蕭 清丘 伐陳

八卷

宣十

大國當外橫而禦之非策春秋之所譏也 如上四股只不必倒伐宋書法

清丘 伐陳 伐宋 去伐宋同

經紀兵信有責列國之失謀有責大國之失策 主合上入陳以來楚勢強大為諸侯計者云下滅蕭齊

宋楚橫甚矣為宋人計者云加入陳圍鄭戰鄭滅蕭

伐陳 伐宋

大國攻外與以召患經托爵外以見貶焉

入陳 圍鄭 于邲 滅蕭 清丘 伐陳

伐宋 失觀釁之道失待敵之道

穀先穀傳

河曲 戰邲 伐秦

兩比事而知伯兵之岌其過在任將者焉 照得問

起以河曲伐秦點明倒歸戰邲見先穀雖非親信之

穿無異剛愎之釁而乃以佐新將之林父使敵國謀

臣云誰之過與收稱國以殺書法將非其人則敗三

句是總提後三事則皆將得其人而以匪人間而參

之使其謀不用令不行也從政者新二句承以先穀

佐之句說來與史駢之謀不用荀偃之令不行相照

八卷

宣十一

應非以林父為將非其人也

河曲 伐秦

伯國隱制敵之功由其失任將之道也 士會且知

有寵而弱好勇而狂矣 士鞅且知汰虐已甚其將

先亡矣

河曲 伐秦 書救 偃陽 失任將之道得

為將之道

十有四年 殺北邊傳

衛人伐晉 文元 救陳 十四 易垂麗清 丘同

兩觀與國犯伯用人之失見矣

戰邲 救陳 易垂隴同

經重將相之選兩因事而致責焉

晉侯伐鄭

經於伯國報怨之兵而直詞以著罪焉 為邲故即
是報怨復仇只就報復上斷罪錄疑不能討陳意

楚子圍宋

經於大國被外兵而責其始謀之失焉 只重自取

在伐陳上說清丘不平觀傳中明見伐之由及已字
又字可知非恤患之兵自益陳有弑君之患宋苟討

卷八

宣十二

陳於楚未入之先則為恤患今楚平其恩宋人念其
從楚而伐之豈恤患之兵乎無書法不必如伐宋傳
收書爵恐與蠻夷圍中國句相背了

清丘 伐陳救

伐宋

圍宋

加宋楚平只見
幾亡其國

大國失謀而啓患經端本以責之也 以楚暴倒提
起中渾斷其始謀之失傳中明見伐之由句正見始
謀不減末倒救陳書法見同盟如衛而已議其後又
何怪楚之伐且圍哉有兼收稱爵者與傳不合

清丘 伐陳救

觀大國兵信而知召禍之端矣 二比不並重須遊
歸伐陳倒救陳書法除救陳同但無書法

伐陳 救陳 圍宋

經於大國始謀之失既托內救以罪之復托外討以
甚之 以伐陳失謀重講不重非義意下分二脚俱
轉歸責宋衛叛盟楚圍中國各於講末點之

救陳 圍宋

經兩紀內外之兵皆以顯大國之罪也 與救陳伐
宋相似但此俱就失謀說

卷八

宣十三

伐宋 圍宋

兩觀大國被兵知始謀之失焉 伐圍只一事宜以
見伐說起遍歸圍上方與傳幾亡其國句合

救徐 圍宋

桓不能令終宋不能謀始書曰

無怠無荒易曰作事謀始

四國侵鄭 圍宋

俱始謀不減俱有易卦

會殺

經於君臣交會深示謹禮之意焉 別嫌明微主禮
自天子出以別於臣下故為未亂稍移於下則嫌

別微不明便是亂了若主今日會上說嫌微非也專重謹微意不可以君大夫交會為流弊其流弊在君若贅旒陪臣執命上漸字通會防會穀而論此傳意不發於卑伯會郵叔教會戚之日者以莊僖以下大夫未專政文宣以來大夫始專政也只重禮說降班抗尊是事寔不必斷駢

會防 會穀

春秋重禮而謹其出自諸侯與大夫焉 不必大開以禮自天子出提起下分作俱本嫌微未亂意發後

八卷

宣十四

總束而以君若贅旒陪臣執命足之不可涉無姜正之意玩傳中漸字指君若贅旒二句非指諸侯大夫有謂禮之漸移於下者非

會防 會穀 渙梁 從祀先公

觀大禮之下移可以觀流弊之漸矣 本天子說來一直做下無書法

圍宋 會穀 謹始訟卦 謹微坤卦

會宋

經鄙望國之賂夷示經世之畧也 楚不假道數句

十有五年

見楚橫當攘非謂其勢之盛也周公之後義非不明千乘之國力非不足而至於荐賄其鄙其矣此中國所由益衰夷狄所由益盛也經世之畧直就畏簡書攘夷狄存先代之後三句上看嚴兵固圉云亦是下策作文先斷魯罪後發經世意

圍宋 會宋

望國當外橫而荐賄春秋深鄙之也

會救鄭 伐楚次 畏簡書攘夷狄

會谷 會宋 示謹禮之意示經世之畧 俱

八卷

宣十五

主發意上是君替臣陵之漸下是夷盛夏衰之由

宜申獻 會宋 受俘於夷以大義責之荐賄於外以大畧責之 兩邊俱要犯楚罪揚起方見得不可不據意 上橫逆亦甚矣 下凌蔑中華甚矣

宋楚平

二卿擅平國之功經正以人臣之義焉 二卿自以情寔私相告語便是取必於上便是君不與知傳云功亦大矣與成平國之功不計其功等句自相照應作文須揚其功以如是之大功而自臣專之所以為

可罪也後二段急字輕字總只是論其事非另一意

于鄧城濮同侵曹伐衛伐戴取

觀春秋所賤惡而知平所欲矣全要發聖人所以賤惡意末繳云夫欺詐者在所賤則如元反之不受其情者可予侵伐者在所惡則如元反之釋怨解忿者可予然而春秋貶之則以功雖大而不由道也

戰筆 鷄澤易救陳蕭魚同

即二臣之知義可以作民忠矣不重講事迹須發人臣之義當如此庶民作忠善則稱君則民知有君

卷八

宣十六

過則歸已則民無以有已所以作忠末繳元反

上搭戰筆卻克曰君之制也二三子之力也偏陽

晉取偏陽與向戌向戌辭曰君以偏陽光啓寡君其

何貺如之蕭魚魏絳受金石之樂曰九合諸侯君

之靈也臣何力之有焉

下搭垂隴孔達曰請以我說罪我之由救陳孔達

身任救陳之過鄢陵子反曰臣之卒寔奔臣之罪

重若丘沙隨之會晉侯將執公季孫曰此臣之罪

也於是執行父見公羊傳鷄澤魏絳曰至於用鉞

臣之罪重華元奔元曰我司君臣之訓而不能正罪大矣

審母父河陽君會申中國戊奔夫宜州

河陽會申

春秋兩紀世道之變而憂世之心見矣

屈完北鄙宋楚平上易高子盟袁婁同

春秋比事以責二卿之擅平明人臣之義也子反

非若屈完之遠君華元不能如展禽之脩詞

屈完高子宋楚平

卷八

宣十七

經予奪人臣之專功論其君之遠近而已子反亦

是在境外但在君側只以遠君近君分

會宋宋楚平示經世之畧明人臣之義

楚丘宋楚平

春秋明臣道故於專封擅平者譏焉

滅路以歸

經責伯國覆夷以其非仁義之師也未嘗侵掠而

殄滅之無遺不仁也有兩層不討罪人而但利其土

地不義也只一層不仁重在滅上不義重在利上總

起中分總結於晉稱目稱師於潞舉號及氏書爵

總收

侵鄭 伐楚次 于師 召陵 衛人伐晉

垂隴 滅潞歸

春秋比事以責伯國之覆狄惟其仁義胥失也

侵鄭 伐楚次 伐衛 垂隴 得攘外之仁

得討罪之義起綴見本傳 只伐楚次 入陳同

侵鄭 伐楚次 召陵 滅赤狄歸只召陵 滅潞同

經子奪治夷之兵論其仁不仁而已 因其為患

而又不極其兵力下未嘗為患而又殄滅之無遺俱

八卷

宣十八

有二層意

晉伐衛 垂隴 滅潞以歸 得討罪之義失

討罪之義

滅赤狄 樂書救 攘夷而悖乎仁義恤患而

合乎仁義 伯禽宣王齊桓 大舜文王晉悼

秦人伐晉 魏顆戮父命之孝

王札子 接傳 城楚丘 邢丘

春秋重王命必示以臣不可專而君不可假也 以

君之所司者命也總起兩邊俱以此作骨 上比易

會防遂伐楚 下比易餘丘渙梁垂隴同

益

經紀物象之應而致意於感之者焉

無妄

經紀大夫專會而示正始之意焉 大夫會大夫自

承筐已然非以為始於此此傳重無以正之意如欲

正之必使自天子出然不是責天子正之只虛虛論

理早字與禮之始失始字相應後雖欲正之其將能

乎指纂齊分晉專魯言若謂會防以後便不能正則

八卷

宣十九

又無以正之句不通矣纂齊等總頂然後二字承又

無以正之來不能辨於早三句申足上意始初不謹

借喻自無了極故云辨於早

會防 會穀 公孫穀 會戚同 無妄 衡雍承 筐同 作三軍

鞅歸 陽生入

禮漸失而貽禍大春秋謹其始也 一直做下末要

發辨於早意

會防 會穀 無妄

統觀禮之所以漸移而知辨之當早矣 禮自天子

出提起一頭兩脚相承挽上末要發正始意

會穀 無萎

兩觀禮之所以下移而知辨之當早矣 由禮之始
失說來發兩無以正之意不可以會防引穀以穀引
無萎

初稅畝

經譏望國之變賦法欲人君之務本也 重變法上
啓敝畧帶不用困民意看傳末歸宿在務本上本字
即後傳煩於朝聘賂遺而不務其本本字惟不務本

卷八

宣二十

而煩於力征所以民不盡力於公田所以公田之入
薄而至於廢助用稅也稅畝只是舉公田盡付民耕
不立公田之名臨期取十分之一故傳不言困民以
未嘗付而取二也

初稅畝 作丘甲 用田賦

經譏望國變法以啓弊欲有國者之務本也 因稅
畝而啓丘甲田賦因不務本而致稅畝原歸重務上本

丘甲 田賦

望國兵賦之益罪在啓之者焉 全重宣公啓之意

不責成棄

稅畝 丘甲 變田制廢兵制總是厲民

稅畝 田賦 變田制以取民變賦法以困民
上傳末先務本句下傳末先省國用句

不告月 初稅畝 廢禮變法以唐典周制與
殷助周徹分証

稅畝 廬吳歸

聖人公天下而致意於井田封建之法焉

緣生

卷八

宣廿一

春秋志內災以王事望人君也

饑

經紀國用之歟責內君之不敦本也

十有六年 滅甲氏及留吁

經譏忍心於殄夷者昭王事也 仁人二句不必分
有是心即有是事也須本滅潞傳取其土地以其君
歸翻下見其一種一邑之不能留心之殘忍亦甚矣
此強暴之事而豈王者之事乎

滅潞 甲留吁

經紀伯國覆夷之暴而深貶其非王事也 只一意

直作纔見其暴虐之甚勿對林父稱師士會稱人

伐楚次 召陵管仲 滅潞 滅留吁士會

經紀伯兵攘外有予其近王事有貶其戾王事上

攘斥之不使亂中華而止下必欲盡殄滅之無遺種

仁心王事兩邊皆用

宣榭火

經紀王室之廟災以著不報之戒也 宣王是中興

之主而火其廟故知王室之不復中興也

八卷

宣廿二

季子歸 于箕 爵有德祿有功借事虛外重

必於太廟示不敢專意

鄭伯姬歸

經志內女之出正人倫之本也 重在擇家與室以

正婚姻之始意

大有年

經於逆君獲瑞而紀之以見異焉

上有七年

乃不郊不奔匡 會扈伐陳不奔 如齊五月至

歸父如齊會齊

經於望國上下之交而深譏其厚薄之失宜也

蔑如京 會扈伐陳

經於望國尊主事伯之禮而皆惡其過於薄也 俱

要引齊比斷見其計利害不顧義禮也

斷道

列國協逞忿之謀經著其同欲焉 忿起於大夫而

傳言諸侯者君為臣所取必也傳無貶詞但論其同

心謀欲伐齊以釋其忿怒則罪自見矣非有不得已

五字要看天下有迫於時勢而不得已者有激於義

八卷

宣廿三

理而不得已者忿怒之事何汲焉

曹南小國畏 蒞盟大國

兩舉不得已之盟則知其非同欲矣 以斷道協謀

起繳只將二股比斷非同欲意勿着罪大國小國

不然曹邾從矣何不共地主而致愾叔敖蒞矣何以

二事出而逆女

新城 斷道 協於外夷協於逞忿

叔仲

蔡季歸 歸齊

經於貴戚有嘉其遜國之義有嘉其守信之貞

傳稱第二句末起叔肸

友如陳 公即位嬰齊如公子為正大夫而書

卒書也不為大夫而特書卒賢也 以僖公異賞報

當為叔肸正道處亂世分

年聘 語盟 友如陳 遂如齊 蔑如京

行父如 歸父如

詳觀內外與政之迹而經子貴戚之義明矣 此題

明叔肸書字非緣世卿之故故即齊鄭魯用事之臣

我魯交鄰之使以見之作文以稱字問起後見私親

八卷

宣廿四

有用事之例當時有使命之煩而肸獨不與則知稱

字非有寵而世卿乃特旌其明義也明義在不食宣

祿非以不與政言

年聘 語盟 友如陳 遂如齊

即內外用事之臣而經與貴戚之義明矣 重叔肸

作四客股見有寵用事必見於經而叔肸不然則知

其賢而書字而非以賜氏世卿故也

遂如齊 蔑如京 行父如 歸父如

經明貴戚非世官者以國政煩而一無所及也

八年 晉衛伐齊

春秋紀兵而著昧禮逞忿者之罪焉 君與世子伐

而責列卿正見取必於君也

斷道 伐齊 戰鞏

經詳兵好之迹主客之罪均矣 觀詳書於策句則

當兩罪皆以伐為主同盟則謀伐之也戰鞏則伐而

必逞其志也齊致伐邊亦須兼三段意斷不可專貼

伐邊

戕鄆子

八卷

宣廿五

經紀小國被患而重其臣子之責焉 重不能保難

要發至此極意復仇點入

楚子旅 椒聘易會孟或公在楚 稱子正其名削葬避

其號總是為楚僭王故始終不肯以王字加之俱就

書法上發揮

滕朝 杞朝 椒聘 札聘 執徐子

經屢斥諸侯之爵皆所以定名實也 以進退諸侯

總問起後以治亂賊之黨謹華夷之辨嚴君臣之分

三段講總束述天理正人倫名寔所由定意 楚恃

江漢之民和吳忘端委之禮訓徐誅弓矢之楨祥

杞朝 椒聘會楚子于宋同謹防 辨分

歸父如晉

經於望國脩禮而譏其失謀國之道焉 傳前段責

宣公背齊事晉全以齊懦晉強之故是以利為向背

云也要知其無忠信誠慤之心當事齊時已然此意

輕起重歸父做蓋背齊是為寧晉事晉是為謀去三

桓其欲張公室亦是好意但不知其本輕易二句不

平重謀大家一邊不可以忠信誠慤為交鄰之本說

卷八

宣廿六

公即位 如齊 歸父如齊 斷道 伐齊

歸父如晉

經於望國邦交而責其以利為向背也 主傳前一

段順題講下重責宣公向背俱指齊言 加至筌奔

伐北鄙是全傳題依傳重歸父失謀上作

至筌奔 伐北鄙 因無成後悔見他皆與國

謀大家之非

歸父還奔

春秋表使臣之善而為逐之者罪焉 以歸父之善

發起重成公君臣死君忘父斷罪觀傳未當國者云

尤重臣上總收二書法見得歸父已畢事矣特自成

公君臣逐之亟耳

歸父奔 公如晉成十八年士句聘同

經兩紀逐臣而見二君之得失焉

歸父還自晉 仲孫盟向 忠臣不忘君孝子

不忘親

至筌奔齊 仲速盟向 亟逐父臣不改父臣

士句聘 仲速伐邾 上逐辛五之屬下董父

卷八

宣廿七

仍為車右豐點仍為御駟要體非有大不可必存始

終云意

至黃復 至筌奔 壅君命 成君命令 復

者事未畢 還者已畢事

李氏曰宣公因齊得國終身事齊自黑壤見止後南

通於楚當時晉伯不振故魯得自縱數侵犯小國以

自益而晉問不及焉直至十七年斷道之盟始背齊

事晉則以季孫之憤也於是歸父逐而三家之勢張

矣初以賂田求昏君大夫奔走無寧歲以為昏齊之

謀不會于扈不盟於清丘而無事晉之志一逞於兵則伐莒伐邾猶未已也而伐萊伐杞一放於利則取向取繹猶未厭也而取根牟此宣之所以無良圖也

肆百肆拾題

八卷

宣廿八

經統一卷之八

成公

年元 無冰

經紀常燠之變示謹微之意也 傳中二象字不同上象字以天道言下象字以人事言成公幼弱失政之端已見故常燠應之故字應字皆根已見說來大意重天人一理至末一段古者日在北陸云一段乃燠調愆伏之事之末觀陰陽寒暑之變以察其消息盈虛云乃燠調愆伏之事之本合而王事始備觀察等意最重蓋欲人君知天變來於何由弭之何道制治未亂以不負天心仁愛微字以雨雹冰雪言與人微事小並看慎微以悉書言錄疑因下有制治未亂句以微字作微漸說傳無此意

盟宿 友如陳 不雨 無冰

經每畧人事之微而獨詳天變昭三事也

元年 春王正月 伯姬歸杞 人茲如年

春秋立法謹人道之大畧人事之微

盟宿 易浮末 友如陳 易昔虞逆高固逆

經畧人事之微以無關大訓也

三不雨 大雨雹 無冰 大雨雪

經於天道之變必詳察之以謹其微焉

秋七月 焚咸丘 天人一理萬物一氣合

狩郎 無冰 全王德備王事合總是謹微

六月雨 無冰

經紀休咎之微示君道而備王事也 三之日于耜

四之日舉趾肅時雨若君民一體憂樂一心 三之

日納于凌陰四之日獻羔祭韭豫恒燠若天人一理

卷八

成二

萬物一氣

作丘甲

經於望國益兵而深罪其困民焉 傳意重益兵困

農以兵農立說甚好兵多則賦重賦重則民貧故曰

困民周官司馬法四丘為甸甸出長轂一乘一乘凡

三甲每甲二十五人則四丘出三甲三甲為一乘而

一丘不能具一甲也明矣今作丘甲者即丘出一甲

非復十有八人之舊總一乘計之則增一甲矣又甸

出百人非復七十五人之舊積三甸計之則增一乘

矣大抵皆是增三之一司馬法自丘言周制自甲言
然司馬法即周制須渾融提起

戰邲 作丘甲 蒐紅

兩即事以參內君之益兵而困民之罪著矣 傳非

引戰邲蒐紅來驗只借以參增乘增甲總之增三之

一耳如單作融二事於增乘增甲股中便了

戰邲 蒐紅

欲知望國益兵參諸兵數之多者而可推焉 以增

乘增甲俱未可知為主而以二事分參其中舊主責

卷八

成二

楚責昭大謬蓋楚用百五十人未必是變法以魯為

今日增乘則又不可以責昭公矣末畧繳困民意

邲之戰分為左右二廣廣有一卒蓋百人也卒偏之

兩蓋二十五人也復以二十五人為承副是一乘有

百五十人矣紅之蒐自根牟至於商衛革車千乘

或以公車千乘本魯成賦不知千乘是總籍民兵之

數非以調發言今以三家調發者而有千乘增可知

矣 戰邲易城濮同蓋成王時軍政脩於子文子玉

將中軍而若敖之六卒實從子西將左子尚將右而

西廣東宮之旅實從一乘百有五十人也

作丘甲 蒐紅 益兵困乎民簡兵專乎臣

三國伐宋 作丘甲 節兵息民益兵困民

上管仲下行父內政之作軍令寄焉五鄉止於一軍

一軍止於萬人是以制用兵而賦民薄矣丘甲之作

周制失焉一丘二十五人一乘百人為兵是增三之

一而困民甚矣

作丘甲 立武宮

經紀望國戎祀而困民越禮之罪見矣 司馬之兵

卷八

成四

四丘出三甲三甲為一乘 諸侯之廟尊太祖而為

一合昭穆而為五 作者不宜作立者不宜立

作丘甲 作三軍 總是變兵制以困民侵君

令皆主李氏國之有兵其賦則取之民其權則攬之

君成公初立而行父當國作丘甲以益兵視司馬法

加三之一焉襄在幼冲而季宿當國作三軍而盡征

所歸公賦僅二十之伍焉

盟赤棘

經於內臣要盟非道而深誅其心之逆焉 以結盟

非道講起推到心之逆上蓋宣公歸父謀去三桓而

立宣公納歸父者齊也故結晉以仇齊仇齊以報君

父雖失固本保邦之道弗顧矣傳中恨字與念對字

正相照應赤棘晉地只是起下段遠與晉盟非書法

只重書及三桓雖同罪歸重季孫

平州 齊立 歸父如晉 謀去 三桓 筌奔 齊納 公即位 經方

大丘甲 赤棘

經原內臣要盟之故而深誅其無君之心也 依傳

散作以赤棘為主前後事照傳體貼大意謂宣公謀

卷八

成五

去已而齊立之於始歸父既見逐而齊納之於終三

桓以此故而汲汲焉結晉以仇齊雖當成公即位之

初益兵遠盟費用困民而不顧也恨齊立宣固是對

君歸父宣公之使也恨其納宣之使亦是對君故云

即位 丘甲 赤棘 公如晉 十八年 罪困民

予息民 成公即位而有備齊懼晉作丘甲盟赤棘

等事無非困民而病國者不待三家之橫知其不能

光周公之字矣 悼公即位而有施舍已責逮鯀寡

救乏困等事無非息民而利國者不待三駕之功知

其必能脩文襄之業矣

丘甲 赤棘

內臣以兵信困民經著其心之逆也 傳中既字又字有味須總叙混作上備齊下懼晉俱是念對君父而困民不顧與卑股相似

敗績于茅戎

經紀王威之褻而示端本之責焉 以存防意提起重端本意作總收不書戰而書敗績書法

從王伐鄭 敗績茅戎

八卷

成六

經兩紀王師之挫而皆致端本之責焉 兩邊先將

不書敗不言戰提破在前然後歸重自失其尊上

首止

河陽攢函會

尊君外夷以聖經垂法之

義作不可實講事迹末要帶所以尊服有道意

鄭逃 城濮 尊君非道服夷非道

河陽 朝王所 新城 辰陵

經示尊君外夷之義而尤必要諸道焉 正王自待

之名此尊君常體也然王所非所則下將何觀是失

其所以自尊之道矣重紬僭王之楚此外夷常體也

然釋賊不討則夷有所藉是失其所以禦夷之道矣大抵王室不自振而後諸侯橫中國不能令而後夷狄進聖人之法必先正本自治所以使常尊常外之道也 上二比易凡伯聘錫桓命全下易荆伐鄭圍陳納頓全

年二

齊人伐北鄙

經於大國念兵而著其非義焉 玩傳初魯事齊句

及兩而後字似於齊伐隱隱寓責魯意然同曰憤兵

云明是兩責當主責齊為是蓋隙成斷道怒深赤棘

八卷

成七

魯雖有放廢之非而兩世盟好不可絕房帷咲客所

當反也不自省而遽伐之卒致於鞏之戰何義哉

公如齊

行父如齊

宣十 斷道 赤棘 北鄙

戰鞏

經原內外離合之迹而交著逞忿之罪焉 上數比

流水講下倒下二比分斷總收不待貶書法齊知怨

魯而不念二世聘會之好魯知怨齊而不反二盟啓

釁之由

公如齊

行父如齊

斷道

赤棘

經紀內外離合之迹而其不義自見矣 宣公于齊有援立之恩此齊魯所以合也頃公于魯有笑客之失此齊魯所以離也合本利交離由私忿內外皆不義矣

斷道 赤棘 伐北鄙 戰鞏

經原大國兵端而交著其逞忿焉 照傳低昂歸魯

伐北鄙 戰鞏

經於內外忿兵而均著其非義焉 總作不可分要發彼此皆無善意俱用左傳事迹形容他忿 要知

八卷

成八

鞏之戰是報房帷之笑非報北鄙也

新築敗

經惡與國亟戰示息爭之道也 衛侯初與晉三句

原衛之加齊已甚見良夫當從石稷之謀而還命乃

必於戰是不能解紛遠怨而以兵刃相接故齊雖侵

虐而以衛主之專責良夫

斷道 伐齊 新築

經原與國構怨之迹而深惡其亟戰也 如單

突救 盟柯 新築

經責息爭而深惡構兵者焉 三比皆從聖人意息上發之聯總得傳中故書法如此起以本比問書法後綴本比書法

突救 盟柯

觀春秋善救貴平而知惡與國之意矣 以本比問起全發聖人意後仍照綴故書法如此意

戰邲 新築 林父不能制先穀良夫不從

新築 樂書救 達善亟戰從善不戰以石稷

三帥挑入

八卷

成九

新築 國夏圍戚 繁纓小物也而孔子惜之

正名細務也而孔子先之

伐陸渾 新築 王孫滿荅問鼎孔子惜繁纓

新築 吳救陳 善解紛貴遠怨故以衛主惡

首亂善解紛故吳書救

戰鞏

經於內外專憤之兵兩變文以示戒也 大國三軍

至預謀議耳一段只是明魯三軍而今乃四卿並出

耳雖並舉四卿然曰季孫一怒又曰然後政自季氏

出是主季氏無君說下雖諸國大夫雪一笑之耻然
卻克當國決策討齊而魯衛乞師皆主之則晉主兵
之罪為重傳中形容專忿意最盡方主少國疑為季
孫一怒而掃境興師雖無人公側有不恤也故四卿
皆書而堅冰之戒明矣非仗義執言為房帷一笑而
殘民毒衆雖獲齊君怒猶未息也故以四國為主
而忿兵之戒嚴矣二戒字重

伐衛及戰 戰郊 戰鞏

經兩變文以紀兵示專忿之戒也 照單分作上股

只辨書法

八卷

成十

彭衙 敗狄于鹹 主受兵示息爭之義重元

帥示專制之義

斷道 干鞏 作三軍 舍中軍 原始戒其

忿要終戒其專

新築戰鞏 常例重主兵之責變例示專兵

之戒或主合

伐衛及戰 戰鞏 常例責抗義變例責逞忿

干鞏 溴梁

觀二臣專兵好知魯晉之不振矣 以禮樂征伐合

上季孫一怒下荀偃一怒齊人之笑客不謹高厚之

歌詩不類

戰安 戰鉞 讓功爭功上卻克范叔樂伯下

簡子蒯賁郵良

如師袁婁

伯國要盟於賂免之敵由義無以服之也 始既非

有擊強扶弱之心繼又不以德命總是制敵不以義

舊分服敵非義待敵非禮甚謬作文將賂免非心

八卷

成十一

服意提明重不以德命發悖尤在質母上未須發求

盟在晉而不在齊收書及書法

如師

大國無服伯之誠由伯兵之非義也 主齊雖侵虐

至非服之也一段就賂免非心服斷出服敵非義意

本戰鞏說含積忿怒云正是非義與齊桓扶弱擊強

之心相反未畧起不以德命意

袁婁

即勝敵者之求盟而其制敵之失見矣 以及字間

起重不以德命上即是非義要盟意帶說

于師召陵 如師表姿 加伐楚戰鞏同

即二伯服敵要盟之迹而知仗義要矣 全重書來在楚書及在晉上比擬桓公仗義聲討故不待加兵楚人自服而求盟竟成退舍之禮晉非有擊扶之義而又不以德命故國佐揖去必待追齊而後得盟齊是服敵以義故不待逞強力而服晉是制敵不以義故雖逞強力而不服舊于齊邊漆出禮敵一意對下不以德命非傳意傳中其書來盟于師四句文勢相連蓋言楚人自服而求盟桓公退舍禮與之盟正與國子揖而去之卻克使魯衛云而與之盟相反也非謂桓公又能禮接也傳中理義二字一樣仗義即是有理末照傳總收

于師 如師

即敵服有誠偽而制敵者之得失見矣 須於敵服之誠偽內寫出齊晉得失若重齊晉發便與全題無別如師無書法屈完書來亦不必倒

比鄙 新築 于安 如師 袁姿

春秋原隣暴之未甚而罪伯主待敵之非義也

戰鞏 如師表姿

伯臣失制敵之義經著其要盟以罪之也 同單作以戰鞏比發晉非擊強扶弱致齊不心服意重不以德命斷罪收書及書法除如師雖傳主合上敵暴未甚而以憤逞下敵服未誠而不以德命

如師表姿 夾谷歸田

即要敵化強之事而知理之為大矣 總論天下莫大於理不必以卻克孔子板對上下俱有齊桓

取汶陽田

八卷

成十三

經譏望國之復故地以不能正之王也 只是不請於天王以正疆理一意然則宜奈何以下正是正疆理之事蓋必請於天王而正以建邦土地之圖然後知汶陽之所歸也不然則安知其為故地乎傳末所損益亦可知意須發於後

戰鞏 如師表姿 取汶陽

望國恃伯威而擅復地經正以王法焉

戰鞏 取汶陽 制敵不以義復地不以道

取牟姜 取汶陽

望國擅復故地經概以收奪之罪焉

袁姜 汶陽 服敵而不以德命復地而不以

王命書及書取

取汶陽 吳廬歸

春秋興繼之義於復地封國者示意焉

侵衛 會蜀

經紀兵好而獨著內臣貽辱之罪焉 稱師提過只

在書重一書法斷季氏罪 或以稱師非罪楚暴以

八卷

成十四

陽橋師衆為危於蜀受盟為辱總罪季孫亦可

侵衛

經紀外夷虐內特著其用衆之非也 新說紀外暴

而因顯內臣危國之罪亦可

會蜀

經重內君見辱而歸罪於逞忿者焉 書重是本等

書法就此處見得季孫辱逮君父先提中國諸侯下

會夷狄大夫之辱而後倒歸季孫逞忿遺辱上沒而

不書只是不書侵非并賂質言也書其重者四句只

是明不書侵我之非諱傳從心上議論故歸結史外
傳心要典與上肆其偏心相應

斷道 伐齊 戰鞏 侵衛 會蜀

內臣逞忿而貽辱於君春秋罪之也 以上二此叙

魯衛受盟於晉從於伐齊故楚為此役以救之仍倒

單作侵衛只帶下

赤棘 會蜀 忿君辱君合

會蜀 夾谷

相君而貽其辱內臣之罪相君而免其辱聖人之化

八卷

成十五

盟蜀

經於列國宗夷而譏其不善擇焉 傳首論主盟者

楚起下西向服從而與之盟也服從字重須發他卑

郵意楚僭稱王云云至猶主夏盟意最重正見當擇處

而以棄晉從楚不善擇斷公與列國之罪書法重列

卿稱人而帶明書公不諱意人列卿亦所以人公也

盟蔑 內北杏 衆所推 盟蜀

証盟主于夷而著從之者之罪焉 同卑

盟蔑 北杏

兩觀春秋所先則知外夷之主盟矣

于莘 清丘 盟蜀

春秋抑夷存伯而深惡諸侯之不善擇焉

敗蔡 伐鄭同 新城 清丘同

即當時夷伯之分而中國宜知所擇矣 混發楚不能如晉意勿大開

遂伐楚 召陵 盟蜀 加于師同

春秋予伯主之服夷而責列國之服于夷也

敗蔡 伐楚 召陵 清丘 斷道同 盟蜀

八卷

成十六

春秋峻天下之防故予服夷而貶服于夷者焉 上二題合作一題以荆敗清丘對起說過齊桓歸重盟蜀上

荆敗 盟幽 盟齊 翟泉 新城 盟蜀

經于列國從違之非必從同以示貶焉 以于幽三股間起將敗蔡新城二股辨晉楚夷夏之實重盟蜀不善擇上收稱人從同見貶

盟幽 盟齊 翟泉 盟蜀

春秋不以內諱之例加宗夷以其從同而見貶也

提起三股難起于蜀之盟雖無不信不臣之失是亦棄夏從夷之類也而乃于彼則諱于此則不諱何耶下重從同意發

盟幽 盟齊 翟泉

內君講信非義經皆諱詞以示貶焉

盟齊 盟蜀

春秋紀外交而獨有不諱者從同之例也 兩邊罪一般當如傳串作不可以交夷宗夷分盟齊交楚之始不諱公不足以見其貶盟蜀亦是交楚事同則貶

八卷

成十七

亦同即不諱公貶可知矣故於此不諱 云

盟幽 盟蜀 失信背伯昧義從夷上是諸侯

協于齊而魯乃獨二下是列國從於楚而魯亦服從

新城 盟蜀

春秋明大義外夷者予之宗夷者貶之

會蜀 盟蜀 臣辱君夏宗夷上重禮字根伐

齊說來下重義字根棄晉說來

北杏 盟蜀 從齊倡伯王道憂矣從楚主盟

伯道傷焉

三
五國伐鄭

春秋畧交兵而獨寓責於從夷者焉 晉非觀釁而師不以律鄭用詐謀而勝不以正彼此無善意提過既曰討邲之後而又曰必以鄭之從楚蓋晉伐鄭為邲故而當時之聲於鄭者必以其從楚侵衛附夷擾夏故晉稱爵而以伐書著鄭罪也若說子晉則與非觀釁矛盾矣初字是料想晉之伐鄭初意宋衛未葬帶在後

于邲 侵衛 伐鄭 加會蜀同 討邲之役固

八卷 成十八

非觀釁而鄭附楚侵衛則盟主有詞於伐一順作

戰邲 伐鄭 晉失觀釁之道鄭負致討之罪

新宮災三日突

經紀望國遇災原其不恭而罪其非禮也

葬宋文公傳 會伐鄭 華元聘

經于大國處變有責子之非孝者有責臣之非忠者

國佐聘 三月 華元聘 七月 易歸父如齊 五國伐鄭同 齊

失之速宋失之緩

蔡季歸 會伐鄭 蔡季愛君以禮華元棄君

於惡

去疾伐許

貳國恃外強而虐小春秋直貶之也 主鄭伐許傳

公如晉公至自晉

望國當觀王之時而事伯春秋深罪之也 要緊在

喪畢入見上嗣守社稷之重五句要比照發揮非徒

泛責其不朝此春秋所以作句要重以其關係于君

臣大倫不作等閑看其致也必有以也即宣如齊傳

惟利交是奉而不知有天王曾是以為安乎之意

八卷 成十九

取汶陽 如晉至 復地而不請于王事伯而

不覲于王 卻克之令可以代司空之致乎汶陽之

惠果重於社稷之賜乎不知請正疆理與不念嗣守

社稷對

如齊至 宣十 如晉至

經于望國懷惠脩禮而均著其慢王之罪焉 宣感

齊西之歸知有齊惠成感汶陽之取知有晉景俱不

知有天王

圍棘

望國以兵討叛非保民之道矣 故地字有味致發

意講起重在不脩德政上薄稅歛應稅能輕力役應

丘甲正所謂德政必失向就民心說非指韓穿來

稅能 丘甲 汶陽 園棘 言汶陽

携民而威之無固道矣

取汶陽 園棘 復地失臣道服民失君道

上不請王命下不脩德政

園棘 言汶陽 恃力服民徇命失地

于安 袁姜 汶陽 園棘

八卷 成二十

敵未服而不以德命叛已啓而不以德綏

園棘 盟蒲 加稅能 丘甲 言汶陽同 魯

厚歛失民又強以兵力脅之晉二命失諸侯又強以

盟結之

園棘 園費 故地而至于園失服人之道屬

邑而至于園失反已之道

園棘 會平丘 啓叛恃力崇侈恃威俱有二

層意 加稅能 丘甲 叔弓如晉同

園棘 歸汶陽 夾谷 歸三田

力以脅人而失故地望國之非理以服人而得故地
聖人之化

伐虜咎如 晉滅潞甲及留吁其餘黨散入虜

咎如故又伐之與滅甲氏非仁心王事同意是時楚

方蹂躪中原晉不務脩明伯業乃區區一赤狄之

二聘二盟

二卿因聘而盟春秋貶之以明臣道也 傳首有聘

無盟三句即傳末盟者春秋所惡句下專與抗二支

所謂于惡之中又有惡焉者作文須體此格專非人

臣之操抗他國之君亦非臣道總以明人臣之義為

主總收不係國不言公書法非禮不信俱指盟言不

信謂既脩禮相聘猶不能相信而有待于盟也罪大

失意雖在遂字上然惟專命為非禮不信以干先生

有聘無盟之典乃為遂事之辱辱謂辱國

俞聘 術聘 二聘 二盟

兩觀脩好之例而二卿之不臣見矣 上二比借來

說有聘無盟倒本股作重禮字不涉抗一邊

于鄆及盟 二聘二盟 均著其專與抗

高子盟 屈完盟 二聘二盟 明義裁命昧
禮專命

鄭伐許

二國負從夷之素而黷兵於隣經所以狄之也 傳
非以計利恃力便為夷狄之行蓋通論鄭襄之為人
而斷其無異於狄也亦非以附楚便為計利是通論
其所以從楚與晉者見其計利不計義也須渾融傳
意發揮伐許須帶恃楚懿歲再動正是甚看傳叙來
完全是個夷狄故狄之以懲惡

八卷

成廿二

四國伐鄭

宣十

楚子伐鄭

宣十一

于郟

晉伐

鄭 晉伐鄭

伐許

伐許

加辰陵同

二國以利為從違而復黷兵經所以狄之也

四國伐鄭

楚子伐鄭

辰陵

于郟

侵衛

伐鄭 伐鄭

二國徒計利以為從違而行同於狄可知矣 流水
做去晉雖加兵終莫之聽向亦要發先將事迹點盡
後重利在中國至幾希一設發揮末須帶傳中況又
一設意方足

晉侯伐鄭 四國伐鄭 伐許 伐許 堅於
從夷亟於凌夏

鄭伐許

徐越伐吳

一字褒貶各有二意上

用兵非義而素行又非下從兵以義而世類又善當
在書法上體貼

鄭伐許

城虎牢

效夷貶爵

棄險削地

華元聘

即外臣脩禮於內而二國之好可知矣 主侵宋傳

鄭伯伐許

八卷

成廿三

經於二國虐小而著其忘親之罪焉 諸侯在喪稱

子其稱伯者以去禮從戎不復為喪也須發忘字意

鄭伐許

鄭伯伐許

恃義越禮上兼附夷虐

隣二意下只重責其忘親

圍滕

伐滕

伐許

縱惡忘親各重

下比

年五

杞叔姬歸

看喪歸傳云杞叔姬之行雖賢不

若宋去姬亦不至如鄆季姬之越禮也又云叔姬本

不應出則此處宜主不能擇家上說

蔑如宋

即望國脩禮於大而用兵之無名可知矣 主侵宋傳

梁山崩

春秋為天下紀異欲人君之省德也

重牢

經紀諸侯服二之信而均罪其不臣也

伐許 重牢

經貶遺親後君之行示忠孝於天下也 以父子君

臣居喪奔喪立說

八卷

咸廿四

年六 立武宮

經於望國建祀而深譏其非禮焉 傳首以喪服比

廟制說起蓋世遠親盡之意惟即遠有終故有毀無

立今武公伯禽玄孫隱公高祖廟則祧于桓祭已絕

于僖而復立之蓋季武子欲張大武功非以崇報功

德就令以報功德亦非禮所宜也故書立以譏之重

廟制上祭法從廟制生來

滅燹 立武宮 明祀典昧祀典

作丘甲 立武宮 困民越禮戎祀分

取郭

經諱覆小之惡示尊君之義也 傳不以外滅比內

而以臣滅比君全重聖人尊君意發揮不可用斷罪

語尊君須合抑臣說來以滅項照講而重發謹微意

微字即毫釐字主書法言蓋聖人慮有不嫌于攻主

過而甘于助權臣者故立為尊君抑臣之指使後世

臣子莫要錯了念頭有一毫附權棄君之心也題不

出滅項湏比照得渾融

滅項 取郭

八卷

咸廿五

經紀望國君臣之覆小而深示謹微之意焉 勿分

只渾作總發謹微意如單但書法雙倒耳

滅項 歸父奔 取郭 朝吳奔

春秋尊君而抑臣以權臣之勢重也 如項郭二股

作歸父朝吳事驗在後見得以義不明故至此使知

抑臣則二人何以擅其權知尊君則二君何以失其

柄觀二事而謹微之意昭矣

歸父奔 易趙夾歸 主犯上干主四句

歸父奔 朝吳奔

兩觀權臣之勢重知聖人謹微之旨矣 只虛虛論
理見得權屬重臣其禍至此勿責二君緣季因極語
意須玩即此二事則二君當導二臣當抑俱在其中
不專主抑臣說

歸父奔 朝吳奔 會戶 召陵侵 於棄賢
見權臣之害於棄義見貪臣之害 上犯上干主四
句下國家之敗四句

良夫侵 看良夫亦然句與茂僑侵同
嬰齊如晉

八卷

成廿六

即內臣事伯而見望國徇命之非也 從成公平日
卑巽事晉無以自立故晉得縣鄙使之不然我使方
以通好往晉又非有義問安得強命伐宋而唯唯聽
從也

良夫侵 僑如侵

經于二國用兵而深陋其無名焉 傳雖似有兩段
然下段正申明上意蓋謂以和好無間之國而一旦
迫于晉令遂謀動干戈而棄其邦交此雖上卿受鉞
大眾就行而何名乎故書侵以陋之傳末所以罪之

也句正與特書以罪之句相應傳中上三年一段是
原其邦交之素以見師出無名之可罪後二年云乃
驗其聽命于晉之寔與和好意無干兵戎數句見兵
戎不可輕聽人而用邦交不可輕聽人而棄非責其
自弱意

會伐鄭 華元聘 蔑如宋 蚩牢 侵宋
納幣

望國凌大無名統觀交好之迹可知也 只重本股
始終事當依傳前後用之不當並提

八卷

成廿七

伐鄭 華元聘 蔑如宋 蚩牢 良夫侵
蔑侵宋

原二國交隣之素而深陋其用兵焉

華元聘 蔑如宋

即二國之交好而用兵之無名可知也

華元聘 納幣

經惡望國之凌大於始終之交好驗之也

嬰齊伐鄭 樂書救鄭

經惡外兵不義而深予伯臣之近王事焉 楚之僭

王既入於夷則鄭之背楚即晉正是改過遷善處嬰
齊為是帥師而伐之何義乎春秋惡楚全重此意伐
喪只帶說予樂書全重不遷戮上侵蔡是遷戮也不
遷戮在不與楚戰不敗二縣上說

伐鄭

經于外兵虐二而深惡其不義焉 凌夏伐喪混講
重凌夏上

樂書救鄭

經善伯臣恤患之兵以其得用師之仁也 傳中凡

八卷

成廿八

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亦何善之有此春秋所以善
樂書也三個善字正相應則無功也與計功受賞二
功字亦相應無功是無折馘執俘之功非謂救鄭無
功也不遷戮而知還此正樂書善處當時繞角已勝
楚矣此只重桑隧之遇上晉本以救鄭出今楚師去
我而晉侵蔡是遷戮也即令敗楚二縣之師折馘執
俘計功受賞而兩國人民肝腦塗地此豈仁人之心
王者之事武子能不遷戮而知還所以幾于舜文桓
悼之盛事春秋惟善書之不遷戮故錄其救以善之

敗蔡 次陘 于師 蚩牢 伐鄭 書救

蕭魚 經原事以惡外暴而予伯臣之不戰幾于二伯也

春王正月 荆敗蔡 蚩牢 嬰齊伐鄭 加書

救只作書法

經于外夷有存王而斥其僭之者有存夏而惡之者計

春王正月 荆敗蔡

春秋大一統以尊王故削外號以示義焉 重削楚

號作春王股借未發大一統意

八卷

成廿九

敗蔡 伐鄭 書救 加臣牢同

僭夷虐反正之國春秋托伯救以著罪焉 傳所稱

春秋斥楚意正為下鄭人背楚反正而楚伐之為不

義非兩截意當如傳作救鄭只作書法

于鄭 減留吁同 書救 邀功殘民無功全民

于鄭 減甲氏 加于箕畧分三股總做

經貶善戰邀功者而仁天下之心見矣

城卜 踐土 伐鄭 書救 城卜獻俘天王

下勞而受九錫之命計功受賞非仁心王事桑隧遇

師樂書欲還而拒八人之請無功全師庶幾仁心王事

次陘 于師 書救 蕭魚加伐楚同

經予伯臣全師以其近于二伯之仁也 以書救問

起論仁心王事如桓悼云倒書救斷作亦庶幾執言

其不計功而全民亦庶幾二伯之心也非謂功不及

二君而其心近之蓋此傳原不班上比擬

次陘 于師 蕭魚 會申

二伯不計功於戰勝春秋之所美也 以仁心王事

意及舜文論起重不戰全民上屈完心服鄭人久從

卷八

成三

俱驗其不戰之美後繳本此此傳無盟戲

楚人侵鄭宣三 嬰齊伐 俱鄭能背夷即華楚

不當沒而伐之

年七 食郊牛

春秋紀物變見弗戒權臣之應也

歸父如晉 戰安

內君不戒先世虞強之志斯有其應矣

吳伐鄭楚巫臣奔晉求通吳以罪楚于是吳兵始及上國

經于遠人虐小而因正其僭王之罪焉 伐鄭不重

只為吳僭號故因猾夏以斥之族屬有不計也 壽

夢僭王而不安于吳伯聖人降子及不得為伯矣

伐鄭 黃池

經斥僭號之國不以浸強而有異也 伐鄭舉號固

是狄之到會黃池如此強大亦只照四夷強大之例

而稱子猶是狄之也照傳總以僭王意講重書法上

發揮見聖人謹嚴如此使天下曉然知尊王之義也

不必粘壽夢夫差分股

邾朝 小邾朝 伐鄭 黃池 夷狄附庸能

卷八

成世

脩朝禮嘉而卒進之太伯族屬乃僭王號斥而終抑

入陳 圍鄭 伐鄭 黃池 原正倫而終宥

之原僭號而終斥之

不郊三望

經于望國舉祀而特譏其禮之僭焉

吳伐鄭 猶三望

經重尊王于僭號僭祭者皆譏焉 周室東遷所存

者號與祭耳

伐鄭救馬陵

外夷虐反正之國以勤中夏春秋所深罪也

微舒

句最重春秋謹華夏之辨除非誅討則楚兵加內未有不斥者傳中晉遣上將以下說楚勢之盛諸侯懼而同盟之故亦是足前段責楚意此題當全主責楚而以言救則楚罪益明言同盟則楚勢之張益見翻斷楚罪然救鄭之躬往與合八國乃馬陵病楚未由救與盟斷不可對湏渾融傳意講去而遁倒三書法于後俱綴歸楚上

嬰齊伐八國救 頻年僭夏與楚莊入陳不同

八卷

成世一

親將而合八國視樂書之救益力

伐鄭

外夷黷兵于從正之國春秋之所貶也 湏體頻年

伐鄭與欲討微舒句

救鄭

伯主勤恤患之兵經特著其善焉 楚罪鄭善只帶

倒在後

馬陵

諸侯協禦外之信而夷氛之盛可知矣 傳中自晉

遣上將以後一段皆見諸侯同病楚之故當體貼就

楚強發出謀協又湏就謀協中發出楚強同盟有外楚懼楚病楚三例病不作懼說亦不作予晉說

救鄭馬陵

伯主力禦夷而復講信見夷勢之益張也 主楚暴作以會合親救大講于前隨以同病楚意足于後蓋以晉救為骨渾融楚鄭在中而重發楚橫

入陳 屯牢 伐鄭 書救 伐鄭 九國救

馬陵

八卷

成世三

外夷迭虐反正之國以勤中夏經深著其罪焉 作法同單入陳屯牢只點起 去入陳屯牢同

八陳 伐鄭 伐鄭 救鄭

外夷犯順而異于伏羲之兵經托詞以罪之也

入陳 伐鄭 伐鄭

外夷憾二國反正而迭虐之異于伏羲之兵矣

書救 九國救

即伯救之愈勤而伯勢之張見矣 主傳前此一

段云渾作見楚勢益張加伐鄭伐鄭同

盟幽 盟幽 救鄭 救鄭 人心協見伯勢

之盛伯救勤見夷勢之張

新城 馬陵 柯陵

春秋迭紀諸侯同好之迹而美惡自見焉 一外楚

一病楚一懼楚美惡存乎其事然始而外中而病終

而懼夷之日橫夏之日蹙亦可見矣

矣入州來

經紀外夷見凌著失人失守之戒焉 主長岸滅巢

二傳或只重失守上失人是失守緣由只從中點講

麟經統一卷之九

西吳張杞成夫甫著

男 張趙煥 張邠煥 張雍煥

姪 張時俊 張時化 張鄭煥

張鄭煥 全校

成公

年八 汶陽歸

經紀內地復失而重予者之罪焉 全要發晉之制

九卷

成乙

命不順而後魯微弱不保之罪益彰三罪提起罪魯以禮字為主收二書法中須描寫晉緩魯易景象

取汶陽 歸汶陽 魯取之非道 歸晉之非道

歸汶陽 會統 陽伐陳 平丘同 昧禮狗強執禮當強

歸汶陽 夾谷歸田 昧禮狗強秉禮化強

會統 歸三田 俱是為國以禮無憚于強

取長葛 歸汶陽 上責宋取以王朝列國鄭

人點起下責魯歸以齊晉韓穿點起

樂書侵蔡 只主楚棄析公一邊書從三帥善

謀點起

嬰齊如莒 主成十五年仲嬰齊卒傳見望國
秦倫之失

華元來聘

壽納幣

經于六國圖婚而譏其過于禮焉

復繻逆 壽納幣

經重大婚之禮于畧與過者皆貶焉

壽納幣 行父致女

國九卷

成二

經於內外婚禮而交譏其過于厚也 俱是當使大
夫不當使卿

國宋 新城 會宋 會魏

即伯國追錄忠勛之後而政刑之失可推矣 以殺
同括為主而以韓厥之言順題點化立武反田不可
說他從諫之美乃因其念功錄後而驗同括之殺為
少恩耳收稱國以殺書法 加書收見同括無罪蓋
繞角之遇同括在焉易戰郊亦可 或搭蕭魚則趙
武入盟故也若同圍齊會澶淵宋災故俱是趙武

城卜 令狐 立靈

即伯臣世其忠勛而知賞之當延矣 摠做不大分

勲 僖二十四年春王正月 圍宋 侵曹 衛

會溫 圍許 彭衙

忠 盟扈 衛雍 河曲 納捷 有救陳

裴林四國侵鄭俱靈公 鮑覺稱其 不忘恭敬

變人侵鄭 有免侵 黑壤 會扈伐陳 俱成

召伯錫命

經紀王室寵內而深譏其僭賞焉 君天下提起重

國九卷

成三

僭賞一意邦君不王只引起下句

踐土 賜命 加城濮公 即位同

即王禮之加乎內外而其得失見矣 上比是敵愾

獻功但有下勞之非耳文要斟酌

河陽 賜命

春秋殊尊號而法天之義備矣 俱要根天字發合

之而法天之義始備舊謂臨諸侯主法君天下主恩

然玩傳臨諸侯曰天王只是言其尊若曰惟天尊無

二上而天之下則惟有王云耳君天下曰天子只是

言其親若曰惟天地父母萬物君則天之宗子云耳
主恩主法隱然自在只于兩倒處挑明便是 俱是
備以發意不重事迹

恒贈 糾聘 河陽 賜命 別大臣之號別
大君之號

熒聘伐郟

經詳徵兵討小之事而見不義不立者之罪焉 摠
叙分作各有二層意摠倒書法可見可知俱在聘而
伐上着

熒聘

即伯國徵兵之迹而制命之非義見矣

吳伐郟 熒聘伐郟

經詳兵好有責伯國之不義有責望國之不立上
比作事是前此晉不能救今又伐之前此季孫懷慶
今乃從晉伐之照單作

吳伐郟 熒聘 只主晉一邊縱患肆患對

盟賁 伐黃 吳伐郟 熒聘伐郟 資小而
不恤其患棄小而復討其二 主齊桓晉景說上遠

敬仲之言下忽季孫之戒

汶陽歸 熒聘伐郟 土地甲兵各以晉罪起
倒魯不自立

會扈伐陳 熒聘伐郟 會而後伐有禮聘
而後伐非義

蔑僑侵宋 會伐郟 俱責魯聽命于晉而不
能立上前此同兵好後此通婚姻 下臣憂莫恤君
請緩師

衛人來媵

大國婚禮踰制經罪之以示戒焉 主責宋此是初
媵辭要圓活一娶十二女擬于天王故為以欲敗禮

加晉齊二媵同

盟蒲

伯主講信以要二經罪其不知本焉 傳未知不知本
與非固結之本相應蓋誠信固結之本也汶陽之歸
晉實不誠不信諸侯是以二于晉不知反求諸已而
敦信明義願欲盟以要之故曰從事于末而不知也
戰鞏 取汶陽 公如晉 馬陵 言汶陽

盟蒲 蕭魚 入夷儀

經原伯主啟二而要盟必即誠信者以罪之也

馬陵 汶陽歸 盟蒲

伯主啟二而要以盟經譏其不知本也 順題倒作

馬陵股不重只見諸侯同好人心未二意 去馬陵同

馬陵 盟蒲

西紀伯信之講得於攘外而失于服內焉 主合不

泥傳上尋龜牢以安攘作眼下尋馬陵以誠信作眼

盟蒲 蕭魚 衍歸

卷九

成六

即誠信服人之事而伯國要盟之非本見矣 如單

以蕭魚衍歸論在前

蕭魚 衍歸 入夷儀同

即服二復國之事見誠信之足以感人也 主信在

言前四句發意不可徒用事迹盟葵丘蕭魚同或以

衍歸搭盟句繹似與句繹來奔事不相蒙或搭墮費

借作季路股亦可

如師 取汶陽 歸汶陽 變聘伐郊

伯令順致人心之從伯令逆致人心之二

盟蒲 蕭魚 惡講信以要二美推誠以服二

信不可知子鮮季路 誠能動物智靈魏絳

晉命 盟蒲 近正味本

戰筆 如師 表葵 取田 言曰 于蒲

義不足以服人而要以盟國佐所以有背城借一之

請信不足以服人而要以盟文子所以有德則不競

之譏

吳伐郊 言汶陽 會伐郊 于蒲

棄小而復加以兵啓二而復要以信

卷九

成七

執滕 曹南 圍曹 取汶陽 歸汶陽 盟

蒲

失圖伯之道失服人之本 愛人不親 不能反已

遽以兵加之信在言前 不知反已又以盟要之

盟蒲 鄆陵 盟非國結之本倖非持勝之道

盟蒲 會平丘 恃信要二矜威脇二平丘傳

原重崇侈權主矜威說上季文子有信不可知之譏

乃狗范文子之謀 下子野有怨讎並作之料乃狗

叔向之言 云

致女來媵

經兩貶嘉禮之失而因見內女之賢焉 二柱聯講
總見伯姬之賢

初獻六羽 致女來媵

經紀望國禮樂而褒貶之義互見焉 上重貶下重

褒

執鄭伯 書伐鄭

經謹伯國討二尤惡二國之昧大義焉 稱人以執

殺伯嚭不書起處輕點重削救上責鄭從楚就義利

九卷

成八

上發揮勿以從夷泛說

執鄭伯

春秋紀專執而惡其非伯討也 不以王命不歸京

師聯講亦要覓鄭當討意殺伯嚭不書是伐鄭時事

勿混入

伐鄭

二國棄義從夷經削外救以顯其罪焉 殺伯嚭提

過傳中皆夷即華正也指蟲牢受盟以來言故下著

一又字

慶父救江 樂書伐鄭

經不以恤惠之名假外夷以被兵者之罪重也 傳
引伐楚以救江與侵陳以救鄭事迹相類只合依傳
以救江問辨起不必說江有可救之善

伐楚救江 侵崇 樂書伐

春秋比事之教有直見伯臣之上侵者有直見二國
之外比者 將救江比影上影下上重在伐楚見慶
父志在救江穿之情則異也下重在書救見江惠宜
恤鄭之罪則異也

九卷

成九

樂書救鄭 樂書伐鄭 錄伯救以罪猾夏畧

外救以罪從夷

九國救 樂書伐 錄伯救以予反正削外救

以罪從夷

戰韓獲 執鄭伯 君重于師君重于臣

嬰齊伐莒 壬夫侵宋 易樂書伐鄭韓
殿伐鄭全

春秋兩削外救以二國無可救之道也 上以重賂

故懷利 下以集矢故懷惠 二股皆是既救鄭而

移師莒宋非是攻莒宋以救鄭也

楚子伐鄭宣十 書伐鄭 削士會救責晉削子重救責鄭德力義利

盾救陳 書伐鄭

經兩削救兵重討罪而惡從夷也

入陳伐陳救 蟲牢執鄭伐 陳以義德楚而

宋伐之故書衛救 鄭以利從楚而晉討之故削楚

會曹伐鄭 執鄭伐鄭 利而不要諸禮利而

不要諸義

嬰齊伐莒 與樂書伐鄭同

九卷

成十

伐莒莒潰入郕

經特謹小國被患示保邦之本也 此傳議論是因

左氏城惡之說生來其曰昧為國之本即從莒潰上

看出不是追論其昧為國之本也當細辨潰者民逃

其上也使莒有令政民將効死不去何至於潰哉故

經於莒潰特書日以謹之云

滅黃 入滑 為國之本政 為國之備事

盟蒲 入郕 失服人之本 失守邦之本

秦狄伐晉

春秋紀兵而貶用夷以謹辨也 主貶秦一意晉致

寇挑入講內傳中中國友邦自相侵伐與除殘賊而

出民于水火對看已為不義與以義驅之句相應蓋

友邦非殘賊也相侵伐已為不義况與狄共乎自相

侵伐即就秦狄伐晉晉狄伐秦二比言舊添出秦入

伐晉晉侯伐秦二比未達傳意

衡雍 于暴 晉狄伐 秦狄伐 上二股是

謹華夷之辨下照傳發族類不復分矣

晉狄伐秦 秦狄伐晉

九卷

成十一

貳國用夷以相攻春秋深貶之也 中國友邦自相

侵伐二句是二比總斷不必復涉上傳省德自反意

盟貫 伐楚 秦狄伐晉加晉狄伐秦同

遠人用夷即以義驅夷者而其罪著矣

盟貫 伐楚 如楚乞師 伐齊取穀至

經予伯主以義驅夷于資夷者亦危之也

取汶陽 書救同括請戰 歸汶陽 盟蒲 伐晉

伯國失政刑而致內外之侮春秋所以譏之也

盟蒲 伐晉

伯國召内外之侮由其信刑之俱失也

衛及狄盟 秦狄伐晉

經謹大防有責要信于夷者有責資武于夷者 中國自相為盟已非所貴况云中國自相侵伐已為不

義况云

遷宿 伐晉 迫小不仁 資夷非義 盤庚

五遷猶恐云况迫于強暴非其所欲乎 武王伐紂

猶慮云况率蠻夷以殘夏乎

大棘 侵鄭 盟蒲 伐晉 取賂釋賊不能

九卷

成十二

服鄭不效于楚 失信無刑諸侯皆二秦狄交伐

城中城

經譏望國設險以其昧體險之大用也 經世安民

之道該得廣而此獨推謹禮言為成公幼弱政在三

家發耳然則王公設險云至末正是申說經世安民

三句意以見城中城之微守益微也設險之大端言

此不過大端耳體險之大用體字用字最緊關大字

與微字照令政為言發魯懲官禍而城故論及之只

從謹禮立論不重責魯亦不可說謹禮即不用城

獨字可見

莒潰入郚 城中城 昧為國之本 昧體險

之用 莒小國方遭外患故重政以得民心 成幼

弱將有內憂故重禮以定民志各就其所急言

城中城 墮郕費

即望國之興華而見體險之大用為重也 以謹禮

立骨一反一正發揮道理勿着褒貶

城中城 平丘 不欲以城郭為固不欲以兵

甲為威

九卷

成十三

城中城 昌間 昧體險大用昧訓武大本

城中城 城成周 譏其守之微傷其勢之微

年十 黑背侵鄭

經于與國徇伯之兵而特著其寵弟之失焉 晉命

是事寔胡氏即後日事以斷其過寵之非

侵鄭 衛侯奔 會戚 全前下二此作貽禍

正著其過寵之失

年聘 黑背侵 聘大禮兵大權俱寵弟之私

未補出流弊

六國會伐鄭 晉既敗人之國使其君臣變亂而後伐焉以歸其君春秋惡首亂不以含服人之詞與之也

齊媵 見大國之失內女之賢

公如晉

內君越禮以事伯春秋諱其辱也

卻犇聘及盟 與荀庚良未盟同意

十有二年 周公出奔晉

經惡王臣自絕而因傷君道之衰也 君不君臣不

九卷

成十四

臣是已前事不必用

瑣澤

經畧內外之成存大防也 主大全家氏見晉君昏闇諸臣偷惰以避楚為得計乃因倖纍以通意遂交聘而為成未幾而渝盟伐鄭又未幾而南向朝楚禍端寔兆于此故西門之盟略而不書存中國也

交剛

經紀伯兵挫狄傷其袞也 借瑣澤成楚事照斷方切時事而不涉浮

十有三年 卻錡乞師

伯國擅徵兵以行私經卑詞以抑之也 晉主夏盟至無自反而縮之意矣就書法論之言其不以王命與師則其書法當曰乞也聖人作春秋云以報怨貪得對誅亂討賊論所以書乞之意若誅亂討賊則請于天王以大義驅之正是上以王命與師句中道理傳意重在貪忿不是譏其不以命與師也蓋惟其報怨故不得請于天王而至于卑服屈損非二意

升陞 戰泓 易盟蔑石門同 遂乞師 錡乞師

九卷

成十五

經有重內輕外之文而必同詞以罪其徵兵之私也上二比只間說書法以起下段

遂乞師 錡乞師

內外徵兵以報怨經皆卑詞以抑之也 同單作內外分股乞字重發收書法要見內外同詞意 加壓乞 楚戰 遂乞師 鄭救 同

錡乞師 伐秦 盟戚 執曹 惡徵兵以行

私 予合兵以行義

取汶陽 土地 錡乞師 甲兵

經重王命有罪擅以復地者有罪擅以徵兵者不請天王以正疆理故書取者收奪之名不以王命與師故書乞乞者卑屈之詞

取牟婁 取濟西 遂乞師 錡乞師 土地

甲兵分俱重王命人已同詞內外同詞

首止 葵丘 升陘 戰泓 上尊君抑臣喚

起王姬侯女同詞而三異 下重內輕外喚起內外

同詞

伯姬歸 王姬歸 遂乞師 錡乞師 上下

九卷

成十六

同詞以正大倫 內外同詞以明王法

遂圍許 錡乞師 以王事而令兵討罪非王

命而徵兵報怨

如京遂會伐秦

諸侯朝王之慢經推其重以存臣禮焉 書曰如京

師見諸侯之慢也是事寔書法因會伐而行即不能

成朝禮非二意作文全重又書公自京師至存人臣

之禮上故下文古者諸侯云皆是發明其說而總結

此以伐秦為遂事之意也一句全在書法上發聖人

如京師

諸侯因事而覲王春秋譏其慢也 不能成朝禮只

是因會伐而行志不後享意

遂會伐秦

春秋酌詞以明覲王之重存臣禮也

凡伯聘 南季聘同

錫命 會伐鄭 成三 侵鄭 成

十 如京自伐秦

春秋詳諸侯之慢而特示存禮之意焉 諸侯每歲

侵伐四出未有脩朝禮者今成之伐秦先朝徒以道

九卷

成十七

自王都故書曰如以見其慢若然則其所重者在伐

秦矣又曰自京伐秦者蓋當時天王屢遣使而述職

者闕如即成之朝又不成禮故以伐秦為遂事以存

禮也不可以上四股並提

南季聘 榮叔錫命

侵蔡伐楚 侵曹伐衛

侵伐股隨換

詳脩禮用兵之迹而諸侯慢王之罪著矣 王禮未

加猶當急述職之典况聘問屢施乎他事未遑猶當

脩朝覲之禮况侵伐四出乎以本此起綴

凡伯聘 糾聘 周公聘 王季聘 如京
天王屢遣使而不知報僅一如京又失之慢二意
相承分作要見舉魯而諸侯可知 加會伐秦倒聖
人書法作

祭伯來 盟洮 厥貉 新城

春秋抑縱予奪之文無非明君臣之義也 全在書

法上發意首以君臣之大倫引起如京伐秦貼明聖

人為懼而作春秋意其義得行云一段亦要發

五國伐衛 突救 楚丘 河陽 繼同上

九卷

獻戎捷 河陽 遂圍許 如京 亦同

如京遂如晉 如京遂伐秦 上以二事聘下

以便道朝

河陽 遂伐秦

春秋重君臣之義有正巡狩之名有存迷賊之禮

俱在書法上發不可用斷罪語

公至自伐秦 以伐秦至顯慢王之罪

七年 林父自晉歸 七年奔晉

觀強臣歸國而伯主下比之情見矣 晉受衛國通

逃罪戾之臣又強歸之卒致獻公出奔之禍故書自
晉歸者言晉有奉而歸之易也

僑如以夫人至

望國而婚失其正經特書以譏之也 不親迎便是

失節

遂如齊 歸父如晉 嬰齊如齊 易戰安同

經原望國立臣之後而譏其失繼世之倫也

躋僖公 君臣 嬰齊如晉 歸父奔同 昭穆 上秦

先下立後俱秦大倫

九卷

同盟于戚

觀貴戚辭國可以止亂矣 須以遇垂傳爭國之亂

說起

執曹歸京

伯國討有罪而正于王春秋所以予之也 傳中晉

合諸侯至殺其太子而自立一段是執得其罪公案

文中須要叙起重在執得其罪上做歸京師意串講

在中湏渾融 春秋爵厲公與其討也然猶不擒曹

伯之與盟者以為先執後盟乃盡善也觀曹人之請

于晉曰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舉措一不當遂開釋
奸之門惜哉

執勝 執衛 執曹

經迭紀伯討而獨予得正者焉 上二事提起重本
股作

楚子伐鄭 見西門之軟不足恃意

華元奔歸

經詳外臣出入著其正也 去就渾講俱重討賊以
不賴寵而出奔二句語意相連力不能討則不賴寵

九卷

成廿

而出奔必國人與晉皆許之討而後入總見其不懷
祿固寵而欲正君臣之分春秋非予元之肯歸以其
不輕歸也 司君臣之訓句不可脫二邊俱以此意
發揮 蘇轍以出奔為能討張本與傳意微異不
泥

魚石奔

即強臣去國而大夫靖難之功見矣 魚氏蕩氏皆
桓族也蕩澤弱公室魚石黨焉故華元討而出之以
靖國人

宋楚平 瓚澤 華元奔歸

賢臣勛大而義著春秋予之也 將大勲說起重靖
難發收本傳書法

宋楚平 瓚澤

兩觀賢臣之勲知為國人所與矣 借二事發他勛
之大末須繳有勛如此必為國人所與魚石所畏意

會吳于鍾離

中國通好于僭王之夷經特詞以謹之也 惟吳僭

王比于夷狄故責中國不當親之原是一意吳以號
舉是常例書法見吳之為夷而當外殊會乃此題特

九卷

成廿

書書法楚亦僭王未嘗殊會而吳獨殊會故傳以成
襄之間中國無伯云故特起殊會之文齊晉亦皆倂
首意最要發曰不敢敵曰親吳曰聖人益傷之不但
責其不當與吳為會大有感慨意

首止 鍾離

兩觀殊會之文意在正分謹防也 觀傳中兩意在
句俱當發聖人意 上邊只是論道理不敢與世子
抗無罪諸侯意

鍾離 始通于桓 謀偏陽 于向 為吳 謀楚

中國迭通好于僭王之夷經皆特詞以謹之也

盟齊 鍾離 楚始盟吳始會皆要發中國無伯意

十有六年 兩木水

經紀陰陽失節之變著君臣見辱之徵也 加沙隨 若丘只將來一驗

于孟 于泓 沙隨 若丘 俱咎徵 合隕

石傳

鄭公子喜侵宋 鄭叛晉從楚盟為楚伐宋故

九卷

成廿二

書侵以陋之

樂厲乞師

鄢陵敗

春秋酌詞紀兵而尤示倖勝之戒焉 須發出倖非持勝之道將聖人能內外無患來照凡人情無故而有大功必視天下事皆不足煩吾計慮而驕溢盤樂無所不至患生几席而禍釀蕭牆勢所必至傳中論晉之貽禍只說國內大亂舊說搭三伐鄭見楚張晉急亦可傳中備書連三卻之誅言卑比不必倒

鄢陵敗 伐鄭成十六 諸侯師類上鄭子罕有

伐鄭 成十七子重師伐鄭成十七子中師 楚鄭

伐宋 納魚石 楚鄭侵宋 彭城伐宋

伯主倖勝而不競于外春秋所以謹之也 如單作

不可兩截講下數比總著楚張晉急不分屬三卻事

不用末二比在悼公之世恐不可出去之亦同

三伐鄭

歷觀伯國不競于外倖勝之戒昭矣

鄢陵 三伐鄭 夾谷 歸田 墮邱費

九卷

成廿三

論外寧而內安者非聖人不能也 上借三伐鄭論

出三卻之誅事若以不競于楚為憂非所謂內憂也

作文兩邊只論道理如此不在分量上比較 加戰

韓 于箕 戰邲 盟蒲 交剛 伐秦同 事見

左傳見三強皆服猶欲敵楚意

戰韓 于箕 戰邲

伯臣懷三耻以志戰不知持勝之道者也

戰韓獲 鄢陵敗

經兩紀交兵有重君而特甚其罪有重君而特戒其

倖俱要組織左氏成文

城卜 鄢陵 畧伯功之譎戒伯功之倖

鄢陵 盟戲 戒倖勝 取善勝 厲公違文

子之諫悼公用智堇之謀

鄢陵 蕭魚 倖以挫敵誠以服二 或主子

反過則歸已智堇善則歸君

三伐鄭 額上首止次上 三伐鄭 牛首北林東門

倖勝之非善勝之績 各邊將三伐鄭問起此其故

何也然後以違士燮之諫庸智堇之謀 云應之

九卷

成廿四

三伐鄭 入吳 入吳

勝兵不可久者二倖與力而已

沙隨不見公

春秋不諱望國之見辱示守身之道也 雖就成公

說却要發垂訓意伸道二句及守身應物意俱重

假許 盟幽 處父盟 取鄭 沙隨不見

孫齊

經諱國惡而猶有不諱者以示守身之道也

假許 盟幽 處父盟 取鄭 歸邾益 歸

謹聞

春秋于內君諱其惡而揚其美也 就臣子之禮發

揮 只盟幽 歸益同

假許 盟幽 處父盟 取鄭 孫齊 加字會倖作

春秋每于國惡必婉詞以存臣禮也 將事定叙過

總發存禮意

蔡季歸 朔入 高子盟 平莒及郟 伸道

不伸邪榮義不榮勢

盟甯母 弗克納 不伸邪不任勢 宜刪

九卷

成廿五

于孟執伐 沙隨不見 上不為賢者諱直詞

以譏其義之背 下不為尊者諱直詞以著其理 直

公會尹子伐鄭 倖勝之戒讀分之失 高氏

曰楚師既敗而鄭猶不服見晉政之教于人矣 汪

氏曰前此未有以王臣與伐者桓文之大征伐雖無

命專行然猶未敢讀王臣以臨師旅也厲公驕恣以

私怨伐秦則挾劉康公成肅公以携二爭鄭則要尹

武公卑襄公于是王臣奔走道路輟不及息而為伯

者用矣

曹伯歸京

大惡之復國見王室之失刑也 不名者天

嘗絕其位是事寔引起下意自京師是書法

錫命 曹伯歸 僭賞失刑

召丘

即伯國之辱內臣而信諛之失見矣 只主卻犇近

主晉君亦可

僑如奔

即諛臣去國而伯臣納忠之善見矣 主范文子

九卷

成廿六

盟戶

即內臣見釋于伯見其忠足以動人矣 重行父作

文子聲伯點起

召丘 盟戶

即伯國操縱內臣聽言者之得失見矣 卻犇聽僑

如文子聽聲伯還主晉君聽卻犇與文子說

僑如奔 盟戶

去諛而宥賢伯國之納忠見矣 總是聽文子之言

不必大分

傳

鄆陵 沙隨不見 會伐鄭 召丘 僑如奔

盟戶

即伯國信諛納忠之迹而得失見矣 卻犇聽宣伯

故辱君執臣 文子納聲伯故去諛宥賢

鄆陵 沙隨不見 伐鄭 召丘

伯主信諛而辱望國之君臣春秋罪之也

蔑如齊 孟 行父如 季 書救 鄆陵 范

即肆諛者並舉内外之執政而其情見矣 主魯之

有季孟二句

九卷

成廿七

行父如 宣元 行父如 成十一 盟戶

伯臣信內臣之忠而釋之春秋之所嘉也 此傳只

言文子相二君城費方說三君

新城 會戶 行父如 宣十 盟戶

二臣有夾輔之忠經各旌以示勸也 趙宣子有擁

靈立成之忠組虜所謂不忘恭敬民之主也 季文

子有擁宣相成之忠士燮所謂相君無私積臣之也

盟戶 盟宋 季文子相三君而無私積 范

武子輔三君以為盟主

盟戶 會蹇 合同括傳上聽范文子之言二
赦行父下聽韓厥之言而立趙武俱主晉君

盟戶 取郕 忠足動人節足動人 上行父
范文子下叔豹趙文子

^{十有七年} 夏伐鄭至 冬伐鄭至

伯兵兩舉而不兢于夷脩盟之故可知矣 以柯陵
之盟問起末繳出柯陵同懼意湏知柯陵之懼非為
二不兢而懼乃即不兢之迹而斷柯陵之為同懼觀
傳中會于柯陵之歲句可見

卷九

成廿八

柯陵 主鷄澤傳懼外之同湏把兩伐鄭落後
一驗 加夏伐鄭至冬伐鄭至同

辛丑用郊

經于望國舉祀而深譏其不時焉 析穀之郊宜于

正月上辛

荀瑩乞師 主卻錡乞師傳

冬伐鄭至 照鄆陵傳三伐鄭題示倖勝之戒

楚滅舒庸 主鄆陵傳楚勢益張示倖勝之戒

^{十有八年} 公如晉

未歸之前魯事晉甚謹自汶陽歸齊之後魯之於晉
嫌隙已生然方其事晉也東離于齊南屈于楚丘甲
作而兵政變四卿將而公室弱魯已無一事之可取
矣及其得罪於晉也會葬而見止來聘而及盟沙隨
困若丘執而辱于外僑如諛夫人失德而亂于內魯
自隱公以來未有如是者也及其末年幸悼公之興
國家無事而又一時諸臣如季文子孟獻子子叔聲
伯滅宣叔滅武仲皆賢智之資故能維持協贊以綏
內難不然魯蓋不可為矣

卷九

成三十

三百四十二題

麟經統一卷之九

襄公

元年

圍宋彭城

經於叛邑而追書之謹王度也 只發明書宋意見
彭城宋地楚安得取之宋楚不得取之宋則魚石安
得受之楚楚與石串者大意在不得叛人蓋若以地
專于石遂不繫之宋是彭城為叛人所得據而疆域
封守之制載在王章者紊矣 玩兩不得字非是罪
楚與石只論王度當謹如此

九卷

襄壹

伐宋入彭城 圍彭城 同卑但以上股已取
已受倒入辨斷

取汶陽 吳滅巢 正疆域固封守滅巢傳亦
有此題

圍宋彭城 城虎牢 上明度不可紊見宋所
當有 下明險不可犬責鄭不能有

圍宋彭城 戍鄭虎牢 楚已封魚石而戍之
矣追書宋以謹王度 晉已遣絳魏而戍之矣還係
鄭以責偏貳

春王正月 傳元 圍彭城

春秋謹王度于擅立討叛者示意焉

城楚丘 圍彭城 不與專封正王法以木瓜
引起 不登叛人謹王度以舊史引起 上戍以三
千人下寘以五大夫

樂書伐鄭 圍彭城 畧詞以謹大防追書以
謹王度 不書子重救鄭無可救之善楚不得有能
救之名 彭城係之宋楚不得取之宋魚石不得受
之楚

九卷

襄二

圍宋彭城 荀吳伐鮮虞 謹分地恕正兵皆
不登叛人意

伐鄭次鄆

經子伯討而畧外救一裁之以義而已 舊主予晉
責鄭分作者傳中責鄭意是予晉原頭不宜平分宜
以鄭之從楚黨叛提起見其不義之甚而以晉之放
義作正講以削楚之救綴于後倒不書楚救書法
如云楚人什君而助臣事之悖者也鄭以集矢之故
而甘心焉則既紊夷夏之防而亦昧君臣之義矣今

晉合諸侯以伐之此正放義而行者楚人安得恤其
患哉故于伐鄭次鄆之下而不書楚救蓋所以予晉
惡鄭而不與楚之恤患也 傳云遂伐鄭而諸侯次
于鄆見以偏師討鄭而不勤東諸侯之師姑次焉以
震懾鄭心耳此只作事寔夷夏君臣意不平只重夷
夏 要記此傳內題無圍彭城則只主夷夏無壬夫
侵則只主君臣

鄆陵從夷伐宋入彭城黨叛圍彭城伐鄭次鄆晉伐
壬夫侵楚救

九卷

襄三

經惡貳國之昧義故予伯討而畧外救焉 以鄭作
主見鄭以集矢故從楚則秦夷夏之防從楚納魚石
則亂君臣之分晉降彭城而伐鄭放于義矣楚侵宋
而救鄭烏得有能救之名哉共圍彭城同 加三伐
鄭見與楚不二再加伐宋侵宋見什君助臣亦同
圍宋彭城 伐鄭次鄆 壬夫侵宋 予晉放
義以君臣言罪鄭昧義以夷夏言

伐宋入彭城 圍彭城 伐宋次鄆
經原外兵之悖而兩予伯討之放義焉 以魚石入

為楚鄭黨惡論起即點明魚石鄭人之罪轉下融會
傳意發之圍是討石伐是討鄭之黨石不必大開總
是正君臣之分

圍宋彭城 伐鄭次鄆

經兩紀伯討皆予其放于義焉 只主上段傳惟魚
石為叛君之臣故晉之圍為義惟鄭助叛君之臣故
晉之伐為義小分後總串發不分

鄆陵三伐鄭 伐宋入彭城 脫母題上四比
德夷棄夏下比釋君助臣

九卷

襄四

鄆陵 三伐鄭 伐鄭次鄆 壬夫侵去伐鄭
經原二國從夷之私而削外救以著罪焉 只主削
救伐鄭次鄆比只見鄭之見討就轉到楚救上
楚子伐鄭宣十 伐鄭次 上削士會之救著晉
恃力爭貳之非下削子辛之救著鄭昧義從夷之罪
下易壬夫侵同

九國救 伐鄭次
經筆削救兵而從夏從夷之得失顯矣
壬夫侵 貞救鄭

經筆削外救而見從夷逼貳之罪焉

壬夫侵宋

經削外夷恤患顯貳國之昧義也 壬夫救鄭遂侵宋非侵宋以救鄭宜辨之鄭無可救之善重不能以大義裁之句

邾朝衛聘晉聘 全重君臣之禮上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然方之事王之禮緩急何如乃脩朝聘而不奔王喪故著其廢禮之罪

九卷

襄五

年二 鄭師伐宋

二國從夷令以凌大昧義之罪見矣 借次鄆傳與楚不貳不以大義裁之意發

晉宋衛侵鄭

春秋明師將相等因罪貳國從違之非也 合棄力與言官命未改二段左傳說 伐喪意作結 會于戚 諸侯之大夫專會以謀鄭政在大夫也

會戚虎城牢

經罪貳國失險示守國之道也 棄險須從舍晉事

楚不明大義上來待衰世意要見蓋人君以宗廟社稷為重遭亂爭之世而處弱小固不得艷言仁義而廢要害也况鄭乃中國之樞虎牢又鄭之樞乎必據必守要發

取牟婁 取郕防 城下陽 城虎牢

經惡啓疆而尤罪失險者待衰世意也 倒下二股作上二股只作辨當體傳中走通文法渾融發揮只郕防虎牢或牟婁伐莒潰俱主對

城虎牢 貞伐鄭 晉伐鄭 失險貽患

九卷

襄六

城下陽 城虎牢

經兩罪棄險者待衰世意也 先要說聖人待衰世意然後說險不可失上本貪利下本昧義

城中城 城虎牢 惡恃險責棄險兩邊源不

相矛盾總來有國家者內脩其政治為本而外固其藩籬為附使體統肅于國中要害周于四境不以臨事而恃設險之末不當無事而棄已成之藉此萬世常存之道也

年三 嬰齊伐吳

即外夷之屈于敵可為棄賢之戒矣 見楚惟失巫
臣而使為吳用授吳乘車射御之法故今日見弱于
吳而取駕邑俘鄧廖組甲被練之衆幾無餘矣可不
戒哉

公如晉

長檣 知武子辭魯君稽首可謂知尊王之禮

借遂納幣傳

同盟鷄澤

經紀瀆分之信而知其病夷之同焉 胡氏只因王

九卷

襄七

臣與盟一句反覆辨論見鷄澤書同是諸侯皆有戒
心之故非為王臣與也若王臣云何待書同 此悼
公五會之始玩傳原無貶意只宜照傳模寫諸侯皆
有戒心而書同為悼公幹旋方是蓋悼方嗣伯之初
積衰未振新政未洽當時苟會淮上之逆方將藉吳
以益楚之敵若韓獻子知時之懼謀避楚鋒此亦當
時力量如此且經中外楚病楚懼楚自是三項錄疑
以病楚為懼楚不可從 繁陽事在鷄澤後傳只引
以驗其有戒心非謂因此而有戒心也

于洮 翟泉 女栗 柯陵 鷄澤 平丘

經紀瀆分之信而皆著其病夷之同焉 以下三比
為主上三比如傳辨過在前

于洮 謀王室 翟泉 謀代鄭 女栗 頃王立 此歷舉

王臣與盟不書同者以為鷄澤書同之辨不可作斷
罪語

柯陵 鷄澤 平丘

經歷紀諸侯同欲之盟以戒心于夷也

伐鄭 柯陵 伐鄭至 鷄澤 如會 平丘

九卷

襄八

廬吳歸

諸侯屢有戒心而脩盟經所以著其同也

突救 齊人伐衛 易執曹全 恤患而明義討罪

而奉法

新城 鷄澤 同外楚同病楚

清丘 鷄澤 上貶其懼楚為失謀下只模寫

其病楚不可謂謀之失 上非惡其反覆而書同

下非王臣與盟而書同

馬陵 鷄澤

經兩紀諸侯病外之同而予奪異焉 干汜既退鐘儀既虜而猶脩盟乃備馭之豫也 繁陽方師獻子遂懼而恃此盟非治禦之策也

葵丘 鷄澤 予明分譏潰分宰孔不下盟諸侯不上盟單子下約誓諸侯上要言

鷄澤 如會及盟 志懼乎外權統于公

如會及盟

經紀大夫講信幸權之猶有所統也 諸侯在而大夫自為盟始于此病楚作事寔諸侯猶未失政作正

九卷

襄九

講蓋晉悼復伯英明之氣尚存列卿交會忠良之心未泯故今日之盟猶出于君而係以諸侯之大夫也義見渙梁傳結中要發諸侯縱權意

荀彘伐許

即伯兵討貳而見其失服人之道焉 主張氏說荀彘晉之賢大夫也偶見陳人之服不能輔悼益脩德以保陳使陳固而許自來乃帥師問罪于許規模欲速宜并陳不能保也

四年陳

同盟于幽 伐甲隕石 取鄆 遜齊

聖人脩經而有諱有不諱者叅文質之中也 此傳

所論文質皆從諱名上發來夫子兼帝王而叅文質

之中放其諱名之文以諱國惡而從不諱之質以紀

君名曰放曰從二字下得斟酌蓋謂文質不可偏勝

故叅而用之畧放其文盡從其質也通傳大意原歸

重質一邊 上二比或易宜申獻捷壬申公朝 僖公

午伐鄭甲午滅偃陽甲午衍歸 襄公 執宋仲幾執宋

祁黎 定公 俱全 若出午伐鄭取邾當就襄公說

盟蔑 偃陽 隆君號以從文 錄君名以從

九卷

襄十

五國伐鄭 陽生入 華元厚葬違禮為孝陳

乞立恭獻佞為忠 射姑奔 鄭逃同 考仲子之

宮仲孫來亦全

蔡季歸 鄢陵 蔡季請謚欒鍼不諱忠孝之

司城奔 宋廢 甲午衍歸 執宋仲幾 諱君名

而廢官人臣之佞書君名以從質聖人之忠

盟幽 滅譚 滅邢 取邾 權仁義叅文質

踐土 河陽 取鄆 午伐 謹名寔以全君

臣之倫叅文質以兼帝王之道

叔孫豹如晉 知樂重志和上尊卑上下得其

序而後和

公如晉至

經于內君寓外因其安而畧之也 獻子相行能申
借助之情晉侯設享惠諸屬鄆之頌 主公在楚傳

陳人圍頓 圍頓以怒楚與侵蔡獲燹相類

年五 公子發聘

即貳國通好於內而見伯業之盛焉 主大全李氏

魯與鄭自輸平語盟以後未嘗有聘問之使終春秋

九卷

襄十一

僅見于此則以悼公之盛諸侯之睦也

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

經于望國屬小而交譏其失正焉 鄆不能守其國

而屬魯以卑其宗廟魯非有天子命而私屬鄆以為

附庸皆失正也晉失主伯之作係結

會吳于善道

即中國之會遠人而見其慕義之善焉 吳人來會

而不為主正在此聽好之請宜卑主慕義不必帶晉

自屈意用作大結則可

會吳于戚

經進遠人之從內好而其情見矣 要者請聽諸侯

之好一句故知戚之會來會而不為主也來會諸侯

自是不為主主是主人之主非主會之主也聖人之

情見矣二句是欲夷狄效順尊中國意乃傳旨歸宿

處凡作此傳題宜體此發揮不宜着事迹板講 加

善道全卑只原其聽好之寔

會戚 會祖 或鐘離或于向俱可

觀聖人進退遠人而其情見矣 就來會往會上見

九卷

襄十二

其主與不主傳中兩則字下得有味須以聖人之情

二句意為主發揮于戚制楚服陳于相通吳制楚

會戚 會祖 栢舉 入郢

經兩進退遠人因順逆善惡而施之也

城邢 楚丘 會戚 會祖 上重謹天子之

權下重立中國之體 伯者存蕃服以尊王則可專

封建以僭王則不可夷狄服從以聽夏則可專橫以

抗夏則不可

戍陳 伐陳救陳

伯主義勤于與國有見于防患患者焉 繳處見
陳不可背意

馬陵 戊陳

伯主安懷之勤有謀協于後事者有慮周于先事者

年六 莒人滅鄆

經直罪小國之滅親誅其心也

梁亡 滅鄆 梁內棄其民有土崩之勢而不

自知莒陰移人祀絕血食之傳而人不覺

滅邢 滅鄆 紀覆同姓者以明理之一紀覆

九卷

襄十三

異姓者以明分之殊

年七 城費

內卿越禮以固私邑而世官足戒矣 四山照錄疑

重越禮不度者末世官三句作慨歎餘意玩傳前從

季文子說到宿之不忠便有不當世官意非待傳末

而後發而末三句承義自見矣帶下正所謂義自見

者也斷宜以越禮為案世官為斷渾融發之蓋世官

豈必子孫皆賢必有不忠于公室者必有群小為之

墮者必將越禮不度以強私家而公室由此弱矣豈

不殆哉 群小媚之句有味人情阿附權臣為之
牙不必出于大臣所指使自有迎合其意之所欲相
擁以擅威福而不顧者矣

行父如晉 文 行父如齊 宣 莒丘 城費

墮費 加作三軍舍中軍全

經原內臣有忝于先德而因示世官之戒焉 順題

講下歸重用世官上墮費只作越禮之驗

行父如晉 如齊 如晉 墮費 事君以忠

者大夫之賢為國以禮者聖人之化 兩邊倒處俱

九卷

襄十四

叫出城費

會陽谷 文十六 行父如齊 宣九 莒丘 城十六

大夫歷相而無私忠可知矣 要發忠于公室而不

顧私邑意首尾見宿不忠

城費 作三軍 舍中軍

內臣固邑而萌專國之患經示世官之戒焉 去末

比以世官縱權對

城費 墮費

即強都之越禮而其興華有由也 主合而不失傳

意先以城而墮証越禮不度意後推原到魯世官孔謹禮分作

季子歸 三卿伐莒

經于望國用人予其賢而不予其世也

季子歸 慶父奔 城費 作三軍 總是魯

之用人惟賢則足以定國惟世則足以啓亂總見用人必求賢德不以世官意 旨止 葵丘 管仲會

平丘 子產 俱用人惟賢

盟葵丘 城費 用賢臣以成功用世臣以

九卷

襄十五

城費 城祀 上季忘先德下晉廢先業要原

行父相三君及文襄悼公事照斷

新城 會扈 行父如齊 宣 行父如晉 成 盾

有擁立靈成之忠鉏麇謂其不忘恭敬民之主也君

胡弗念耶 行父有歷相宣成之忠士燮謂其相君

無私積國之衛也宿胡弗紹耶

盟扈 若丘 城費 會師 執舍 行父效忠

宿悖之叔豹立節舍繼之 下易執曹會奔同

士鞅聘 墮費 其後享范獻子 云 民不屬公

可知其後行平季孫云越禮不度可知

孫林父來聘及盟

圍陳

會于鄆 以救陳也見伯主恤患之勤

會鄆如會

外君欲從伯而未遂春秋特致其志焉 只主未見

諸侯三句作餘皆註卒于鄆者禮義二字要發得出

志字極重 去會鄆全

如會 陳逃

九卷

襄十六

春秋重禮義故予奪乎從違伯好者焉 書法收卒

與逃總見聖人貴華賤夷存天理抑人欲之意 加

會鄆只叙起作案

前盟幽 如會 伯信方與而心異伯好未與

而志同

旨止 鄭逃 如會 陳逃 明大倫嚴大防

分 上道名分尊天王以大義為主 下存天理抑

人欲以禮義為貴 父子君臣之變中國夷狄之防

陳侯逃歸

與國棄禮義而後夷春秋深陋之也 時陳侯以二
慶之告懼而逃歸故傳首原晉之勤而下為陳侯計
至致力于陳矣一段謂陳當伐晉為自安計晉君方
明數句不重晉勢之盛正見陳當從晉以庇國也禮
義二字重傳內下令國中云至之策數句正是禮義
之事當為者義以為路而義莫大于夷夏之防禮以
為門而禮莫大于舉動之節

戊陳 圍陳 會郟 陳逃

經原伯德之勤而責與國之自棄焉 倒單渾作

九卷

襄十七

戊陳 圍陳 會郟

觀伯兵勤于與國而背伯之罪見矣 傳中引戊陳

二事不是責陳背德蓋言晉之致勤于陳而陳可恃

以為固觀傳中亦既勤矣下即承以為陳侯計者云

可見 舊多搭戊陳伐陳救然觀傳中今楚令尹來

伐今字則當搭圍陳會郟為是書圍陳而不言伐者

圍便是伐不可泥看

公如晉 杞伯朝全

會戚 易九年伐鄭 韓厥伐同 雞澤

經原伯國可伐之勢見背伯者之失策也 三股只

借發傳意不是替晉勢之盛乃為陳畫禦敵之策合
當仗晉處須發能致力于陳意

鄭逃 陳逃 正倫謹防須從首止正倫于郟

救陳說下

陳逃 侵蔡獲燮

春秋兩為小國計而罪夫棄夏挑夷者焉 為陳計

云為鄭計云

侵蔡獲燮

經于小國怒大而責其失保邦之道焉 主貞伐鄭

九卷

襄十八

傳所謂無故怒楚不脩文德而有武功者也重責子

耳子國不從子產之言

公如晉 此見魯公在晉下乃使季孫宿會為

証委政之失張本

邢丘

伯主講好而委政于臣春秋特謹其始也 大夫聽

命指今日言不謂朝聘皆大夫也謹始對後此溴梁

之會言魯之失正不必重只舉魯以驗諸侯耳失正

就失君臣之正言書法貶大夫而稱人所以貶悼也

遂如晉傳三十一公如晉文三公如晉襄八邢丘漢梁

伯主脩先業而委政經要其後禍而謹之也 重邢

丘以漢梁作流樊收稱人書法舊存踐半伐衛題不

知傳中所謂朝聘屬諸國如晉言非就王說也脩文

襄之業業字非就指朝聘為業此與改命朝聘之數

句乃兩意蓋晉自文襄以後伯業稍衰故悼公興而

復脩之當時朝晉者無度而悼立未十年魯君四朝

矣豈五年一朝之制乎故悼改命之

遂如晉拜曹田公如晉晉請改盟公如晉襄八

九卷 襄十九

伯主脩先業以定邦交見政之有節矣 上二此文

襄之業末如晉聽朝聘之數代邢丘此俱重朝聘有

節講委政意結處畧見之

踐土 伐衛

觀二伯之業而知其當脩矣 以本題起駕馭做就

題發文襄之業當脩意而挽到不委政上竟以不委

政作者非是

邢丘 漢梁大夫盟

伯主委政而啓大夫之專春秋特謹其始也 一直

做下倒本股書法

救徐 邢丘 怠業失政 大夫帥師而諸侯

不行昧伯益無怠荒之戒 重煩諸侯而使大夫

聽命忽周公立政立事之戒

邢丘 盟宋 謹委政之始謹交夷之始 加

漢梁會申全

侵蔡獲燹 邢丘 失謀失政 加貞伐漢梁

貞伐鄭

經畧貳國平外之迹見其失保邦之道也 此傳通

九卷 襄二十

自侵蔡失謀上說來以畏天者保其國一句斷之信

任仁賢云云至親比四隣即畏天之道也而子耳子國

云云至有武功者也正與畏天意相反義牲玉帛待于

境上云云正是不得則力不能敵從之則晉師必至而

為是不得已之計即是屈服于楚而不信處不信字

輕看其能國乎正所謂不能保其國也

楚鄭伐宋 鄭師伐宋 因令 鷄澤 一會 會戚二

救陳三會會鄭四會邢丘五會侵蔡獲燹 貞伐鄭

伐鄭盟戲 楚伐鄭 晉伐鄭

貳國困外後伯而失謀以啓患春秋罪之也 順題
行文歸重侵蔡失謀上總收特書侵蔡不書平楚法書

侵蔡獲 貞伐鄭 晉伐鄭 加楚伐晉伐同

貳國挑釁而貽患春秋深咎其失謀也 重挑楚上

要見晉楚爭鄭自茲弗得寧意下二比今日從楚明

日從晉此子駟待強請盟之策正所謂不信而不能

國也而其失謀國之道總挽到侵蔡上倒侵蔡畧平

書法

侵蔡獲 貞伐鄭

九卷

襄廿一

貳國怒大以召兵春秋譏其失謀也 同單總收二

書法

貞伐鄭 晉伐鄭

貳國之被兵皆失謀所致也 主合以不智不信分

配上根獲燹來子產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

大焉至是而其言驗矣下根貞伐來子展曰小國無

信兵亂日至至是而其言驗矣

貞伐鄭 晉伐鄭 楚伐鄭

貳國無信以啓内外之患春秋深罪之也 主子展

之言犧牲待盟乃是無信處晉伐楚伐所謂兵亂日

至者也蓋侵蔡挑楚之失已莫挽矣及今後完守老

楚伏信待晉之言則晉君方明必不棄鄭亦豈至南

北蹂躪如此

盟貫 伐黃 侵蔡 貞伐鄭 失字小之義

失事大之智 上管仲下子產

侵蔡 貞伐 夾谷 歸田 武功之禍文德

之效

士句聘 知禮重承彤弓之賦上標梅角弓用帶

九卷

襄廿二

伐鄭盟戲

經于伯主兵信而予其得善勝之道焉 傳首至晉

師至矣雖是說鄭只原諸侯來伐之由不是斷罪語

舊主罪鄭予晉分作非也細玩傳叙事雖多只重智

荃不與楚戰而還師敵楚上三分四軍以三軍分做

四枝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我以一軍出楚以全軍

應楚之用其兵者四而我之用其兵者一于我未病

而楚不能所為敝之也故善為國者不師以下直斷

此為得善勝之道下書蕭魚是舉成功以見謀之善

非書法

伐鄭 只主晉師至矣以前一設意罪鄭失謀以召兵晉善令事就中點用

貞伐鄭 伐鄭盟戲

經原貳國被兵之由而予伯主得善勝之道焉

貞伐鄭 伐鄭盟戲 伐鄭蕭魚 違善謀以

召兵從善謀以敝外 鄭簡遠子展聽子駟 晉悼

卻荀偃用智瑩

伐鄭謀戲 楚子伐鄭 不戰 晉伐鄭 一駕師牛

九卷

伐鄭貞救 不戰 伐鄭 二駕東門 楚鄭伐宋 不戰

伐鄭 三駕東門 蕭魚

伯主用善勝之謀以敝外春秋所以美之也 一套

流水做下倒盟戲之下特書蕭魚書法 去貞救伐

宋即蕭魚傳題 加貞伐鄭只作被兵之由 着去

蕭魚則盟戲是定謀三駕是行其謀也

伐鄭盟戲 伐鄭蕭魚

伯主用善勝之謀以敝外春秋特著其美焉 全單

不可兩截作

盟戲 蕭魚 謀以敝外 誠以服貳

侵蔡 貞伐鄭 伐鄭盟戲 伐鄭蕭魚 失

謀貽患用謀成功 忽子產武功之戒 聽知瑩善

陣之謀

陽谷 伐鄭盟戲 定謀報外用謀敝外

樂書救鄭 伐鄭盟戲

經于伯國用師而予君臣之從善焉 桑隧之遇同

括欲戰韓范董欲還武子聽之 郭門之師荀偃欲

戰智瑩欲還悼公聽之俱在聽言上

九卷

伐楚 召陵 城濮 鄢陵 伐鄭盟戲

蕭魚

經屢紀伯主制外之迹而深予乎善勝者焉 主汪

氏說齊桓服楚晉文勝楚而厲公倖勝則非制馭長

策也悼欲繼齊桓帖楚之績則敵方強盛未肯如屈

完之服義欲復文公館谷之捷則暴骨以逞或至如

鄢陵之倖勝于是數伐鄭而不與楚戰使楚疲于奔

命而不能爭蓋桓文以降於斯為盛而晉厲不足言矣

楚子伐鄭

經紀外兵加貳見伯國行不戰之謀也 義見盟戲傳荀偃所謂待楚人之救而與之戰正待此行也晉不待而成故楚不救而伐耳

會吳于柤

年十

經紀遠人主好傷中國之意深矣 柤及偃陽乃吳入中國之衝悼之會柤蓋謀滅偃陽而通吳也 大意與鐘離同但此當晉悼伯業方盛時講辭要有斟酌蓋晉悼之意不過欲速于困楚不知楚困而吳也

甲午遂滅偃陽 偃陽楚與國通吳要地晉欲

九卷

襄廿五

通吳以制楚故滅之主戰邲傳荀瑩專制見將權之重無難制屬意無書法

貞輒伐宋

貳國附夷以虐大春秋責其背伯也

貞輒伐宋 公會伐鄭 上責鄭之從楚伐宋

為不信 下予晉之伐鄭敝楚為有謀

公會伐鄭

師于牛首此三駕之一

經紀伯兵駕外之始而予其善謀也 齊光長滕薛

于敘事後點明伐鄭是致楚而敝之只主智瑩善謀

說不必兼用魏絳

盜殺三

伐北鄙 夾谷

聖賢從容而卻敵亦其折衝素也 偃息談笑而却敵非可卒辦須玩本強則精神折衝句此樣題不重講事迹須就事發意方妙上申王命下明王道 看此等股雖皆有談笑却敵之功然非卿大夫與傳不合姑備之 夾谷 會鄭 橐臯全上

伐北鄙 夏伐陳

經紀賢臣之卻敵其辭與礼足觀矣

九卷

襄廿六

北鄙 取鄭 卻敵兵勝遠難

會宋 于鄭 趙武當襄甲子貢止藩舍

圍鄭 夏伐陳 取鄭 遐想三臣卻敵非徒

以文詞為功真有一吸精神折衝處須從本強說來不然卻敵兵勝遠難豈區區在口舌間哉 傳中原

說卿大夫此題最合

伐北鄙 貞伐鄭 展禽申王命以卻敵子駟

背伯信以從夷須以陪貳政本總起 下比易侵蔡

獲貞輒伐同

戊虎牢貞救

諸侯偏貳而致外救經深罪其非義焉 傳意非責其不能斷荆楚之路為鄭蔽蓋誅其城與戍之志非欲為鄭蔽寔偏之耳重一志字湏本城虎牢時駐師阨險以逼意發來方與猶前志意醒切義字是就禦楚保鄭安攘大義言 鄭國分地云只當發于書法內不可入講聖人惡諸侯之逼鄭故以此義責之以救許楚所以深罪諸侯亦于書法中用之不必入正講書救直彼此相形見荆楚不若無遺義意

九卷

襄廿七

戊鄭虎牢

諸侯阨險以逼貳春秋罪其非義焉

貞救鄭

經紀外兵恤貳蔽罪于逼之者也 傳欲顯逼貳者之罪曾荆楚之不若故錄其救湏從書法上發揮不可着予楚說亦不可只責晉

城虎牢 戊虎牢貞救

經致意于巖邑之紀罪夫棄之扼之者焉 貞救只于書法帶之

城虎牢 貞伐鄭 晉伐鄭盟戲 戊虎牢

貞救

二國失險以召侮諸侯扼險以遺義春秋深罪之也 楚鄭伐宋 城虎牢 晉伐鄭牛首 戊虎牢 經原二國昧義從夷而深責諸侯服之非義焉 只主鄭人從楚云一既照傳順作

會伐鄭 戊虎牢

諸侯討貳而復阨其險春秋深罪其非義也 照傳伐而復戍串作

九卷

襄廿八

貞伐鄭 貞救 上鄭違子產文德武功之言

而侵蔡是以致貞之伐罪失謀 下晉違智瑩脩德息師之說而戍鄭是以致貞之救罪非義

貞救 公至自伐鄭

外兵恤貳而內兵還見伯國之善謀矣 主盟戲傳楚輒救之而不與之戰句

十有 一年 作三軍

經紀大夫之變兵制示失權之戒也 全重聖人書法意傳首至謂之作見舊制雖存而向屬公者今改

屬私是作三軍之寔其明年至民不屬公可知矣論
兵權去公室之驗昭失國定無正則兵權去公室之
禍而兵權不可去公室則書作舍之大意也 三家
各以父兄弟分為四季氏盡取四分孟氏取子弟
之半而以三歸公叔孫氏盡取子弟以父兄歸公蓋
分國民為十二公得五三家得七也曰季氏益張曰
季氏盡征則知季罪浮于二子曰文宣以來政在私
門則魯之失政非一朝夕故而作三軍不可專咎幼
弱之襄公也

九卷

襄廿九

敗鄆季侵陳叔救徐孟垂隴無妄作三軍

入鄆士鞅聘去垂隴無妄同

大夫變舊制以專兵經示失權之戒焉 重卑股作
前三比見魯之兵制如此未聞專於臣也至文宣以
來政在私門而襄公幼弱三軍遂作則舊法亡矣後
以救台聘缺二事驗之題雖不出昭失國定无正亦
須點用以發兵權不可去公室意

于鄆侵陳救徐

覲大夫迭將之迹而兵權之屬公可知矣 皆就傳

公說渾發昔之屬於公意中畧分三支末繳作三軍

垂隴文無妄戰安私門城費季氏作三軍

入鄆鞅聘

經紀望國失權之漸因變兵制而深致其戒也

作三軍入鄆鞅聘舍中軍孫齊

春王

經詳望國失兵權以貽禍所以示戒也 未二比後

禍總承作舍說來入鄆二比只作民不屬公之驗不

可與後禍並重宜將作三軍做起自是而有鄆之入

九卷

襄三十

鞅之聘民已不屬公而至于中軍之舍則又四分公

室矣如此一順做下將後禍驗二比在後重發兵權

不可去公室意收作舍書法 去舍中軍同

作三軍入鄆鞅聘

兵制變而民不屬公經示失權之戒焉

救台入鄆鞅聘

即望國兵好而見民不屬公之徵焉

入鄆鞅聘孫齊春王

春秋驗民不屬公而因徵公室之禍以示戒焉

城費 作三軍 戒世官戒失權俱重垂戒
家不藏甲邑無百雉禮之制也 公車千乘公徒
三萬魯之制也

作三軍 用田賦 示謹權之意 示重本之
意 俱是變制兵權有國之司命農事有邦之大本
史克之頌有若之對

舍之侵宋

貳國凌大以致伯失謀甚矣 鄭欲使晉致死于我
則自當矢志于晉何必為此反覆之計必俟晉之驟
來楚之不能而後決哉

九卷

襄廿一

侵宋 晉伐鄭 鄭用謀之失子展 晉用謀
之善智瑩

公會伐鄭 三駕之二

伯國繼用謀以敝外得善勝之道者也 齊光先莒
邾起處點出善謀帶主魏絳但詞須有抑揚見絳之
息民既有以內固其根本矣而瑩之敝楚復有以外
持其勝策還重敝楚邊

亳北 伐宋

即貳國協信而猶淪見盟之不足恃矣 此傳著盟
不足恃在慢鬼神之極上蓋亳北載書可謂極重之
誓而鄭人直以致晉之策尋同而尋叛之是非叛于
既盟之後已計叛于未盟之先誓鬼神若戲其慢之
至此極而盟猶足恃乎須隱隱起下蕭魚不盟所以
為美意

同盟亳北

經以協詞紀貳國之信亦論其後之尋叛而已 須
就鄭服而同盟句作主發揮而以既同又叛意含蓄
于後仍繳書同書法蓋不著今日之同不足以見後
日之叛夫惟有後日之叛又何取于今日之同

九卷

襄廿一

楚鄭伐宋

即貳國淪盟以虐大而盟不足恃見矣 書同本因
此伐宋而書文中須弗脫既同意尋復二字可玩
舍之侵宋 晉伐鄭 亳北 伐宋 伐鄭蕭
魚

貳國從致伯之謀以淪盟春秋著盟之不足恃焉
此本傳全題蓋子展之謀直策到蕭魚與晉上欲致

晉師正指三駕伐鄭之師而後與之正指蕭魚不德
叛晉說以反覆無常始末通叙過重盟不足恃意

侵宋 伐鄭 毫北 伐宋

即貳國從致伯之謀以渝信見盟之不足恃也 以
既同又叛說起見從子展之謀欲致晉師所以棄信
不顧要發盟不足恃意

毫北 伐宋 伐鄭蕭魚 會申

春秋致意于伯事見服貳者不以盟而以誠也 上
邊只論盟不足恃意下邊只論誠能感人意而晉悼

卷九

襄卅三

之得失自在其中若重褒貶作文則上傳無貶晉意

伐鄭蕭魚

伯主誠以服貳而尤得駕外之道焉 照傳以鄭服

說起因推到楚不能與爭由悼公用謀之善 駕楚

即在服鄭上見故盟戲傳云下書蕭魚之會以美之

駕楚可言績服鄭不可言績即駕楚一邊只曰城濮

之績不越是矣亦無序績之說 此傳原無書法舊

主總倒書會蕭魚未當若夫不書鄭會謂其不可信

也不是責鄭言鄭不可信而悼公信之不疑何其誠

也非書法

伐鄭

伯主成散外之功由其用善勝之謀也

蕭魚

即伯主推誠之好而貳國之服有由矣 鄭不可信
意提起

伐鄭盟戲 三伐鄭 駕楚 蕭魚 服鄭 執良宵 不

爭 會申 不叛

伯主駕外服內之有道故能制外屈而堅內從也

卷九

襄卅四

玩傳宜重駕楚邊渾講為是見悼一推誠而鄭服至

會申之久則楚之不能爭鄭不獨見于執霄之忿矣

何頃屈至此哉蓋悼自剴門後謀魏絳聽武子故三

駕而楚不能與爭 云

伐鄭盟戲 三伐鄭 蕭魚 會申

伯主用謀而致外之屈推誠而堅內之從 本傳推

誠就今日言而效乃在後用謀就前日言而效乃在

今此題以伐鄭盟戲對蕭魚而以三駕對會申作成

功乃傳正意 知武子之謀固在盟戲時而盟戲歸

即謀于魏絳息民故搭伐鄭盟戲即可兼二子之謀

伐鄭蕭魚 執良宵 會申

伯主得駕服之道而成功可紀焉

蕭魚 會申

伯好堅二國之從而誠之感人深矣 加貞輒伐宋

楚鄭伐宋以鄭未可信起

盟戲 智瑩 楚子伐鄭 魏絳 三伐鄭 三駕

執良宵 楚不能與爭

伯主用謀而成敵外之功春秋深美之也

九卷

襄公

楚子伐鄭 三伐鄭

伯主两用謀以駕外而成功有自矣 息民不戰分

作主悼公用謀上息民乃滋息之息非休息也 易

成陳成鄭貞救全成陳比本魏絳初勸和戎一設議

論來

三伐鄭

伯主成駕外之功由其得待敵之謀也 傳中三駕

而楚不能與爭是見其駕楚之功此題當以三駕成

功說來而歸本于用二子之謀一駕二駕雖是不與

楚戰然知武子之謀已定于盟戲之時矣若以三駕

為用謀講則魏絳息民之策似與三比不相涉

城濮 伐鄭蕭魚

經美伯主之駕外有光於前烈也 以城濮之績

揚起方見不越是矣為盛只重績上不重謀上若重

謀則城濮詐謀不足取矣

城濮 蕭魚 既無伐鄭則與敵楚無干宜以

挫外之誦服內之誠對作

執良宵 會申

九卷

襄公

經紀內外之屈服見伯主用謀推誠之效矣

貞伐宋 午伐鄭 南風不競 俱見楚不能與爭

本悼用智魏善謀說

圍宋 城濮 三伐鄭

經予二伯禦夷有制以禮者有駕以謀者 上子犯

示義示信示禮 下智瑩牛首北林東門

召陵 蕭魚 外服而往 檀內叛而感以誠

首止 首止 三伐鄭 尊王成一匡之績攘

外成三駕之功

原缺第三十七、三十八葉

即強夷僅洩忿于內使伯主之善勝彰矣

遂及齊宋盟
入鄆

大夫因事而專兵好皆春秋所譏也 所謂出境可專者謂受命不受辭也結未受命而可專乎帶失人意 所謂專制閭外者以境外言之也台在境內而可專乎帶生事意

宋楚平 救台入 總是專命上君側下境內

士魴聘 晉悼服鄭抑楚而聘魯善于持勝也

貞侵宋

即外夷加兵于大見伯主駕外之功也 與執良宵

同意 若出執宵侵宋一徒虐其使一徒伐其與國

皆見楚之無能為

公如晉 十二年 公至自晉 十三年 如晉拜士

魴之辱禮也公至獻子書勞于廟禮也寄公在楚傳

取邾 諱滅書取以存臣禮

貞侵宋 取邾 主大全許氏楚侵宋不報魯

取邾不討晉不忘息民故也要見駕楚之後猶然如

城防 雖時亦書主中丘傳重民力意 莊二

十九年已城防矣今又城之蓋武仲始受邑也厥後

齊高厚伐我北鄙圍防則城防者畏齊也其亦為焉

事之備與

十有四年 會吳于向

經于內卿並使而深致失體之譏焉 是會以中國

而會夷以大夫而專會俱是大失作文提起亦可下

碎講二卿並使之失就國體說蓋卿使則大夫介此

君命使人之體今宿怙其強而不使免老畏其強而

不能避如國體何故二卿並書傳末豈為得哉正與

蓋兩失之失字相應有主罪君者非

遂乞師 會向

經于內臣並使而著其體之得失焉 主傳使舉上

客而叔老並書搭上襄仲為使而滅文仲以大夫介

故文仲不書下季宿為使而叔老以卿介故叔老

遂得臣如齊 會向 上著謀之逆下譏體之失

戰筆 會向 上將稱元帥而四卿並書戒侵

君權下使舉上客而叔老並書譏失國體

會向 會伐秦 命使之失任將之非

會伐秦

經紀伯兵而見用入行政之失焉 主殺先穀傳樂

鸞欲東而荀偃之令不行見晉侯任將之非又溴梁傳會伐大事諸侯不出而大夫獨行見晉侯委權非之

衛侯奔

外君見逐于臣春秋端本以責之也 衛侯罪狀雖重滅冢卿說然其自即位以來所謂淫虐以棄天地之性者多矣觀定姜師祝之言可見要發為後鑒意 莒人侵我東鄙 莒自滅鄆之後四伐我是無晉也溴梁之執有由矣

貞伐吳 楚還弗傲吳人自臯舟之隘要擊之

十卷

襄四三

獲公子宜谷楚既不得志于中國故重怨吳也 主長岸傳見楚棄賢之禍

會戚 定衛剽也

大夫專定君之會見伯主委權之失矣 衛侯出奔而林父會戚釋君助臣悼公伯業盡喪矣荀偃親弑君之人而悼以此問之竟從其邪說奸臣得志而君故不問無惑乎晉權日卑而六卿橫也當時齊人見晉行事如此其不會也誠不待假羽毛然即貪羽毛一事已見大夫無所檢制他日政以賄成由此矣委

政失權之患可勝言哉

十有五年

戊聘盟劉

朝聘而盟于外惟此與長檇然彼乃悼公謙遜以懷諸侯此則以待鄰國之大夫也以向戌專抗提起重貶公降尊之失作

劉夏逆

經于王室圖婚而著其失禮者以示譏焉 劉夏即官師也重劉夏非卿而書作靖公合禮不書只影見此之非禮耳

救郕至遇

十卷

襄四四

經譏內兵恤患之怯而仁天下之情見矣 以齊環之暴說起主救邢傳衛衍托國于齊而剽定位于魯此釁端也三家三分其民而公室卑弱此所以怯也

城成郭

即內臣固私邑而越禮之罪見矣 高氏曰此孟孫邑而季孫叔孫帥師城之見三家相黨以備齊為名而興役之衆故其城堅固可守卒為魯患而不可墜

晉侯周卒

李氏曰晉悼公入國之明日逐不臣者七人即位之

一月取六官于民譽蓋晉賢侯也又曰悼公有君子之資不獨伯功之美也齊桓歷變履險以數十年經營而行事未免過舉晉文老于奔走晚而復國然血氣之驕悍未除悼公之齒淺矣乃能忠厚而不迫堅忍而持重有回顧却慮之謀無輕逞輒快之舉亦知以道養心歟八年九合則勤于安夏也三分四軍則謹于用民也六卿選德則用人有章也騶御知訓則教士有法也此其所以能得諸侯服鄭而駕楚也使晉以詐力相長未必能服諸侯也悼公先以謙德臨

卷十

襄四

駕楚而不能蓋誘吳之非蕭魚以後凡三大會荀偃士句儼然臨之諸侯雖合大夫漫分何謹于諸侯而縱于大夫乎陳不可棄猶鄭不可舍戍陳之後以為有陳非吾事無之而後可鄭雖向晉陳竟棄之何工于撫鄭而拙于懷陳乎吳不可啓猶楚不可釋會向之役欲數吳不德以退吳人亦已晚矣楚患雖弭吳憂尤甚何明于治楚而暗于治吳乎不然悼公之伯過桓文矣

鷄澤

盟戲

蕭魚

主李氏謙德容量誠心

卷十

襄四

三者有君子之資

宜刪

邢丘

戍陳

會向

主李氏縱大夫拙懷陳

暗治吳開三大釁

宜刪

十有

渙梁大夫盟

經于大夫專盟而示謹禮之意焉由諸侯失政故大夫皆不臣不平看失政不臣就今日說上二年云推本所以失政不臣之由在前日三會之過而以今日悼公既沒云為宜也謹禮須是攬權于平日慮積微之至于不可掩務預謀于未兆而不敢忽也

此傳只原三會不說到邢丘在邢丘傳則以邢丘對
溴梁為始在此傳則以三會對溴梁為始

壯丘 次匡 救徐 鷄澤 如會 及盟

會向伐秦 會戚 溴梁盟

春秋變文以著大夫之專示謹禮之意也 總以君

權說起以救徐秦僑盟辨書法下入會向三比作失

政以致大夫專盟之禍收本股書法 去會向三

壯丘 次匡 救徐 鷄澤 如會 及盟

經兩紀大夫與好而著其權之猶有所統焉 此題

十卷

襄四七

與溴梁盟照出彼云諸侯失政則此當是諸侯未失

政彼云大夫皆不臣則此當是大夫無不臣彼不出

平公之命則此當是其君命之蓋亦就聖人書法而

料其事之如此作文須描寫想像光景方妙若講其

寔然則說夢矣 只救徐秦僑盟同

會向 會戚 伐秦 溴梁大夫盟

伯主屢委政而致大夫之專春秋深謹之也 只責

悼公以謹禮意

會向 伐秦 會戚

伯主屢委權于大夫無以善後矣 以溴梁專盟論

起而歸本于三會國之大事句重看會向謀吳之敗

伐秦報櫟之役會戚定衛之亂皆閑君臣夷夏之故

故曰大事文中畧述三股而混講不能謹禮意無書

法末以溴梁綴之

壯丘 次匡 救徐 溴梁大夫盟 因伯業

急而示惇誠之意因伯政失而示謹禮之意 伯益

戒舜無怠無荒 周公戒成立政立事

垂隴 甲父 會向 伐秦

十卷

襄四八

春秋重大權而罪夫專之委之者焉 總以大權起

專之于天子則不臣委之于大夫則不君上以命官

計罪分下以禮樂征伐分

苕丘 城費 蕭魚 溴梁 宿無行父之忠

本世官之失 平無悼公之明本委政之失

晉執邾莒以歸 莒四侵東鄙邾一伐南鄙執

雖以罪而既不以王命又不歸京師則非伯討也故

稱人

叔老會鄭伯伐許 荀偃主兵而序鄭為首不

以大夫主諸侯君臣之分也

盟齊 伐許 上陳非主盟不以夷狄主中國則書會陳下鄭非主兵不以大夫主諸侯則書會鄭夷夏君臣分

齊伐北鄙圍郕 主同圍齊傳數伐鄰國意凡出圍桃園防伐北鄙同此意

叔孫豹如晉

即內臣脩禮而見訴告之行於伯國也 借戰紀傳下告方伯必有能伸之者意作

十卷

襄四九

十有七年

衛石買伐曹

齊伐北鄙圍桃 高厚伐北鄙圍防

十有八年

白狄來 看傳懲淫慝一內外屬狄遠魯一邊就德不及焉不享其贊見得不當受 上天子世一

見云云下天子猶云云此非罪狄與魯只就聖人立法

意作 近主總發謹防一意渾融作講語湏閱得着兩邊

祭伯來 白狄來 俱不與其朝而書來 上

人臣無私交正本原杜朋黨 下夷狄無內交懲淫

慝一內外

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伯國討罪其失甚春秋罪之也 石買之執有三失舍孫氏逐君之大惡而治小一也行人非所執二也不歸京師三也見張氏註

同圍齊至伐

經變文以紀諸侯兵事甚大國之罪也 重惡齊上非與諸侯觀沮橫逆抑強暴意可見使齊環強暴未甚聖人亦未肯曲全諸侯之師如此背盟棄好四句

十卷

襄五十

一意貫下重在數伐鄰國所謂橫逆強暴也故春秋沮抑之加兵于魯只將來一驗 傳首凡侵伐圍入至同心而圍之也是就同字上解出同欲的事實尚不是書法倒重在其以伐致上蓋伐者聲罪致討之名不以圍致而以伐至見齊環有可討之罪也或以書同伐至對看非是大字如大家大眾一般非正大之大觀下免其圍齊之罪句可見

同圍齊

觀諸侯致討之協而大國之暴見矣 當以書同問

起不可作書法倒之

侵蔡 伐楚 圍江 入郢 同圍齊

經變例以紀討罪之公而大國之暴見矣

虛杼 崔杼 鷄澤 世子光 邢丘 高厚 盟戲 世子光

伐北鄙圍郕 伐北鄙圍桃 伐北鄙圍防

伐北鄙 同圍齊至伐

經原大國致兵之由而兩屬詞以示懲焉 齊自柯

陵之會遂不復出但使大夫聽命使世子抗禮蓋有

輕諸侯之心至悼公末而遂背盟棄好三年間五加

卷十

襄五

兵于魯舉一魯而凌虐天下者可知矣

圍彭城 會戚 伐北鄙 伐北鄙 背盟棄

好數伐鄰國

戰郎 同圍齊

經兩變例紀兵原罪于逞忿肆暴者焉

曹伯負芻卒于師

午伐鄭

大夫導敵以危國禍之招也 主殺子嘉傳西宮之

難畧帶只重致純門之師上

十有九年

盟于祝柯 晉人執邾子 公至自伐齊

春秋特正旋師之名彰大國之罪也 不必混入共 惡疾意

取邾田自漵水

即望國蕪地而見其虐小之罪矣 言邾田則本非

魯田可知言自漵水則不止于漵水夫邾之病魯信

有罪矣魯挾伯國之威前既執其先君比又執其嗣

君而取其田不已甚乎

卷十

襄五

季孫宿如晉 齊侯環卒

士句侵齊還

伯臣用師近乎仁春秋深善之也 以不伐喪為主

或曰以下論專制境外一段只辨難以足上意

楚鄭侵衛 成二年 晉宋衛侵鄭 襄二年 鄭

士句還

經于伯臣恤難之仁而兩比事以見其善焉 上二

比或易入滑宋人圍滕嬰齊伐鄭全

入滑 戰邲 士句侵還

經于伯臣還師兩比事以著其善焉

觀魚 君尸小事 宋楚平 臣專大名

經以大義律君臣而屈體擅名者皆譏焉 上比易

浮來如齊納幣 衛侯出奔齊同 下比易楚丘

無婁渙梁同

高子盟 士句還 存魯為義恤齊為仁 二

子身在境外權事得宜所以光啓其君者多矣

歸父還奔 侵齊還 得奉使之禮得為將之

義君覺見逐猶壇帷以復于介者乃奉使還命不敢

卷十

襄五三

死君之心也聞喪遂還不壇帷而歸命乎介者乃專

制閫外不從中覆之意也湏交互北斷方好

書救 士句侵 不遷戮不伐喪皆有得于仁

至黃復 至谷還 殯命廢禮制命行仁

殺公子 貞輒伐宋 午伐鄭

經治大夫之罪有以其縱奸者有以其導敵者

貞伐鄭 午伐鄭 子駟攻與以怒楚失之不

智子嘉借援以專政失之不忠合盜殺三卿傳

仲孫速盟向

二十

盟澶淵

即大國之與伯好見德足以感人也 齊之無道諸

侯圍之不服士句聞喪還師遂爾請成可見德賢于

師尤要發士句德施于當阨令齊倍為感切意若徒

主長句傳善國不師講則泛泛矣

仲孫速伐邾

公子履奔楚

經于貴戚從夷而深責其昧義焉 傳因燹欲背楚

履乃奔楚生此一段議論進退二句串下歸重從于

卷十

襄五四

夷狄上履其母弟句要玩正見當與兄一心正國非

止正蔡人殺燹之罪燕從先君事晉之志說進退二

字不必泥正國屬國事自是進前的事遠害屬身家

事自是退後的事俱就出奔上見

踐土 獲燹 履奔

經于貴戚予其繼先志而從夏者訊其違兄志而從

夷者

黃奔楚

經于貴戚去國而深責其君之不能保焉 主殺二

慶傳見陳侯以一國之大而不能保一第故書弟以
譏之譖慙之于大國而不能辨即欲去其親而不能
保意下句但指寔而言耳

履奔 黃奔

經兩紀貴戚去國而責各有所歸焉 公子而書出
奔不稱公子而稱弟

二十
一年 公如晉

庶其奔

外臣以利接內經皆正之以義焉 竊地則叛君納

十卷

襄五五

地則受叛是皆為利而不為義書姓氏書來奔交訛
之也傳中不言及不書叛二段是辨書法不必用受
叛不責襄公時公在晉而季孫受之行父黜莒濮而
宿乃妻庶其此魯多盜而臧武仲賞盜之譏其何辭

莒慶逆 庶其奔

經兩紀大夫授內嚴禮義之防也 只貶莒慶庶其
無責魯意莒慶就私行說 加莒人入向邾人會禮
只辨書法起

觀魚 滅下陽

春秋重禮義于縱欲貪利者戒焉 全在聖人意上
發 加桓即位執虞公作身危國亂亦同

庶其奔 伐鮮虞

以却叛律納叛者而非義見矣

樂盈奔

觀世臣去國伯主之薄恩見矣 盈雖有罪猶將念
其世勲而宥之況以栾祁之譖范鞅之微乎故出奔
而猶係于晉罪晉之薄也

二十
二年 商任 沙隨

十卷

襄五六

經罪伯國鉅臣之亟示厚倫之道也 只重前段不
當錮意楚逐巫臣一段是就上意斷之雖有不必錮
意只宜渾講 平公聽說逐一世臣而不勝煩擾勤
諸侯必欲搏執之不但薄于恩而且短于策故傳引
楚子若能利國家云謂其賢于商任沙隨之謀遠矣
當時齊人在會先已陰納栾盈倘其心亦有不平
者且藐晉而侵侮之矣

城濮 枝佐文 河曲 盾佐重 書佐景 鄆陵 鉞

佐厲 盈奔 商任 沙隨

經原伯臣世勲而著伯主薄恩之罪焉

城濮 河曲 書敕 鄢陵

親伯臣世濟其勲而知其後之當錄矣 先以銅柰

氏說起中輕點四股渾發世濟其美意以晉不念之

入州來 商任 沙隨 上易楚子圖宋或楚鄭侵衛全

觀內外待去國之臣其謀之得失見矣 楚逐策士

以自禍最非好事只不銅一着猶見其明耳

城濮 栾枝趙衰 河曲 栾盾趙盾 商任 沙隨 會宋

會弼

十卷

襄五七

經原伯臣世勲而著待之者之得失也 以上二股

提起後以銅柰氏存趙氏雙承

園宋 令狐 趙氏 河曲 書敕

經迭紀伯臣世勲見伯主薄待之失也

入州來 伐鮮魚

即恕臣與却叛者其賢于入遠矣 合庶其傳

落姑 商任 沙隨 復賢臣銅世臣合

入州來 會弼 上却子反不銅巫臣下聽韓

厥復立趙武

二十三年 黃奔 黃歸

權臣因愬而後克君之失道可知矣 不當在黃之

出入上對作只自二慶不易克上說黃奔股是欲去

其親而不能保黃歸股只作因夷狄之力而後克之

照傳一滾作下重發失君道意收稱國以殺與稱弟

書法

黃歸

經于貴戚復國端本以責其君焉 傳意就殺二慶

說重因夷狄之力而後能克意黃歸只借股發之

十卷

襄五八

晉栾盈入 晉入曲沃

經惡世臣為逆之甚而原罪於致之者焉

盈奔 入曲沃 盈奔股照傳盈雖出奔句猶

係于晉就入曲沃說依傳重致亂倒作

齊侯伐衛遂伐晉

經于大國用兵而深著其凌伯之罪也 齊侯背澶

淵商任沙隨之盟因晉有栾氏之亂而伐之以報平

陰之役侵犯盟主固自不義且介其亂臣以濟惡不

義之尤者也

救晉次雍榆 齊伐天下之盟主是中原大義
所關魯欲剪齊而保晉可不疾驅而前乎乃有雍榆
之次何也卒之齊志既逞晉患已極取朝歌云而後
與邶鄆勝合師追之僅有晏駕之獲焉雖踣蹶畢行
無有處人何損于齊何補于晉何功于天下執書次
者罪其慢也主救邢傳

滅紇奔邾 即自邾如防主要君斷罪

齊侯襲莒 主鄭人伐衛傳輕行而掩之卒不
能勝一微國身傷而臣獲此君子所以貴於正也

卷十

襄五九

四年

叔孫豹如晉 大水 會夷儀

楚蔡陳許伐鄭

即外兵無以服貳見伯主推誠之效矣

叔孫豹如京師

大饑 傳所論救災之政雖以臨時賑業言亦

以平日有三年六年九年之備故也故傳提出備字

而此以賑業之者有不備書為後戒也

二十五年

滅黃 舍至

春秋明君臣之責惟在不忘社稷而已

衛師入郕 吳伐我 君凌民臣棄國皆不知
有社稷

會夷儀

伯主貪利而縱惡春秋明義以貶之也 傳首叙齊
行賂事着晉侯許之句甚重要就受賂上發與之同
情意情字尤重義字賤字亦緊關書法治之如下文
所貶 加遂伐晉只作舉兵之由加重丘只作書法

舍之入陳 主左傳子展子產用兵有禮作

同盟重丘

卷十

襄六十

伯主因利而成惡春秋特辭以罪之也 特書曰同
見其與齊同情也須連上傳意重發

夷儀 重丘 平丘 平丘 貪利以成惡競

力以脅貳 二事皆起于會而終于盟故不貶于會

而貶于盟皆曰如下文所貶云重丘特書曰同平丘

再言其地

衛侯入于夷儀

春秋不名夫復國者以義之未絕也 義未絕雖以

罪止蔑家卿而非若突篡之罔赦然傳中說撫內營

外云而以然字轉下自是傳意歸重處蓋有歸道而義不絕全在改過遷善上而撫內營外正其資也看後復歸書名而絕其自棄則此以望改而不名益見矣

入櫟 夷儀

經異詞以紀復國之君視義之絕與未絕也

衛侯奔 入夷儀

經原諸侯失國之由而不輕絕其望也 或以罪自

取望自新對亦可

入夷儀 衍歸

十卷

襄六十一

經紀諸侯復國而異其詞示不輕于絕也 照傳渾

融作本股覺重世玩傳及字然後字於不輕絕意醒

鄭復歸 鄭歸 入夷儀 衍歸

經兩於失國之君而皆不輕絕之也 上過是殺第

書復不書復下過是茂冢卿書名不書名

公孫夏伐陳

即賢臣執禮以當伯而知人貴自立矣 上忽奔傳

此伐陳在獻捷之後入陳時未得成故又使公孫夏

伐之作文須提明大意重子產自立不藉援意執禮

是其中事寔

舍之入陳 夏伐陳 上命無入宮防侵掠也

執贄而見辨尊卑也數倖而出昭敵愾也是以禮用

兵 下蔑我惠德數陳罪也多蕪數圻屈晉詞也各

復舊職申王命也是以禮當大俱歸美子產

吳伐楚門于巢

經于遠人用兵而深著其自輕之罪焉 只主自輕

一意其見殺與非果人殺之句俱在卒字上見不

衛侯奔 殖出衍 會戚 殖立剽易 入夷儀 喜納衍

十卷

襄六十二

衍歸 影喜弒剽

經詳與國廢立之事而正其罪于臣焉 只重寤喜

見一廢一立不慎如此故以弒君之罪歸之重發廢

立宜慎意

入戚 衍歸

臣專祿而君遂過春秋均貶之也 臣之祿君寔有

之林父以戚如晉而據上背君為不臣故書叛有衍

智者存乎疾疾獻公處困復國而失信無刑為不君

故書名

衍歸

經于外君復國而深責其自棄焉 政曰甯氏祭則寡人卒背其言是失信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是無刑末要點雖復得國猶非其國意

衛侯奔 入夷儀 衍歸

春秋始爵與國而終名之深責其自棄也

城濮 衍歸 上北易楚立同

經于諸侯處困有予其自強者有責其自棄者

晉侯使荀吳來聘

十卷

襄六十三

伯主欲結內以獎叛春秋罪之也 林父據戚以叛晉人以兵戍之黨叛臣也衛人伐戚殺晉戍三百人晉不知自反乃會諸侯謀討衛使荀吳來召公當晉之世強臣僭橫倒行逆施卒以此失諸侯

會澶淵

經于伯主講好而著其獎叛之罪焉 以晉平抑君助臣斷罪收趙武稱人書法

晉人執衛甯喜

即伯國用刑而見其非伯討也 甯喜如晉晉人執

原缺第六十四葉

乎春秋提明歸重衛侯失信棄弟上

華元奔 縛奔

大夫去國有成其忠者有成其信者 元亦自出邊說魚府曰元反必討甯喜曰必子鮮在 蘇轍穀梁

縛奔 札聘 去國合義辭國過中合

盟宋 加會宋同

經詳紀中國之交夷誅始禍也 只是不該交夷弭

兵是盟的緣由其禍專在交見上自是諸侯南向朝楚凌遲至于會申禍有不可勝言者要看其事自宋

十卷

襄六十五

之盟始句正與自是二字相應 哀人倫之滅承篡弑之賊句傷中國之衰承蠻夷之君句皆指會申說

會宋 盟宋 如楚 會申 伐吳 滅賴

中國交夷以啓禍春秋特謹其始也 順題行文下四比只重會申如楚只帶過伐吳滅賴即會申一時事不可以弭兵交見分貼

盟宋 會申

中國交夷而稔其禍春秋深謹之也 全以會申之禍見盟宋的不好即邢丘傳之溴梁也

如楚 會申 伐吳 滅賴

經評外夷之橫傷中國始謀之失也 依傳駕馭倣

重會申上挽歸自宋之盟始意

召陵 盟宋 因帖外而序其績之成因交夷

而謹其禍之始 管仲趙武

瑣澤 楚子伐鄭 盟宋 會申

中國兩交夷以啓禍春秋之所謹也

盟戲 蕭魚 盟宋 會申 用謀以成敝外

之功倡謀以啓陵內之禍

十卷

襄六十六

二十 齊慶封來奔

經志亂臣去國而外夷黨惡之情見矣 主伐吳傳

弑逆大惡吳以朱方處之而富於其舊崇惡也

公如楚

即內君脩覲於夷而交夷之失見矣 是時公及宋

公陳侯鄭伯許男俱如楚舉魯以見其餘也

二十 九年 春王正月公在楚

聖人因困而存君示臣子之義也 全在聖人意思

上講因夷制臣逼嫌於無君而特存君欲臣子思君

父所在而免其危困之意此垂示後世不專指魯言

歲首朝正之時要發舉目凄然感時激烈之意

公如晉 文十三 至自晉 文十四 公如楚 公在楚

經于內君寓外因其安危而詳畧之也 穆子相行

能答子家之賦鄭衛遠會共協平晉之謀楚康將葬

辱以西門之送季孫取卞拒以公冶之告

公如晉 文三 至自晉 如晉至 襄十二

經畧內君寓外之迹以其無可危也 晉侯改盟賦

菁我以見志莊叔相禮賦嘉樂以承歡 士魴拜師

十卷

襄六十七

而魯公報禮則鄰好無虞歸國飲至而獻子書勞則

臣共無失

會曩丘 公在楚

經揭人臣忠愛之心而以存君致意焉

滅項 公在楚 抑臣存君 使臣子以道事

君不為朋黨比周之意使臣子以心事君而起食坐

焚牆之想

春王正月公如齊至 春王正月公在楚

經兩致意於歲首而尊王存君之意寓焉 春王正

月兩邊都要發

城杞

春秋重尊王而譏伯役之忘本為傳意重母族不先父族須以尊王立論方冠冕蓋論本原則當先敦族論父族則莫先于尊王室晉乃不能尊獎王室以庇諸姬而徒夏肄是屏也輕棄諸姬即在不能尊獎王室內不可分柱末引平王事只見不知大義而厚母家之為不可非責晉平之不撫其民也晉主夏盟令行中國見其有尊獎之權文中亦不可遺

十卷

襄六十八

葛藟揚水不宜平用

踐土 伐衛 毫北 城杞

伯主廢先業而私所親經直罪其昧本也

踐土 伐衛 毫北

伯國世尊王之業皆知本者也以尊獎起後以文公作一頭以褒悼能脩業作二股城杞總束

取湏句 城杞 專權忘本俱根念母說

商任 沙隨 城杞 錮臣忘世勲敦族忘業世

城濮 踐土 伐衛 河曲 書救 鄔陵

毫北

論伯國君臣其世勲世業足念也三臣之勲勲在伯晉三君之業業在尊周平皆弗念要繳

士鞅聘

即伯臣之脩禮見內君之失民主作三軍傳本祿去公室發民不屬公意蓋臣取足於祿祿取給於民無臣由無祿無祿由無民也執幣之禮僅行於莊叔三耦之射取足於家臣向所謂公車千乘公徒三萬見于史克之頌者今安在哉全要描寫感慨意

十卷

襄六十九

杞子盟

經于小國結內因其用夷禮而夷之也借杞子傳

札聘

春秋因聘而貶辭國之賢望之以中道也傳首札者吳之公子一段重辭國生亂上是一傳大旨按吳子壽夢一段論季子辭國之始終而究其生亂之由或曰子貢一段論季子不得已於夷齊之讓以父兄之公心比孤竹私意不同故當達節而不守也或曰世衰道微一段論季歷武王之達節而季子

不能由之不知中庸之道也此段最重至歷不辭武
 三不讓乃聖王中庸之道惟以此望之深故責之備
 也 或曰吳子使札一段論不稱公子之為貶辭
 世之君子一段言聖人以時中之道責備季子非但
 以子臧之節望之以結一傳之意 壽夢欲立季子
 而諸樊兄弟不為泰伯仲雍之逃此時季子無受國
 之理光既弑僚而致國使季子受之是與子光之弑
 也其去之延陵亦是理當如此其過只在夷昧卒而
 又辭位以逃夷昧之子僚上故傳特斷此時以為宜
 受命以安社稷成父兄之志又曰王僚無季歷之賢
 武王之聖云
 突救 季歸 屈完來 椒聘 術聘
 札聘 會奔
 經責賢臣以達節之權故不假特筆而以常紀為
 總是不以棄子突季友屈完者棄札而惟以待楚椒
 泰術者待札非聖人嘉讓國之心有殊于嘉子臧者
 也只以札之賢而有生亂之事故責之備耳 去會
 奔同但不用子臧事耳

椒聘 術聘 札聘
 經以畧夷之例待賢者責備之意也
 突救 季子歸 屈完來 嬰齊如晉 札聘
 春秋不假特筆于辭國之賢責以中道也
 突救 季歸 完盟 椒聘 術聘
 觀春秋待人之例而責備賢者之意見矣 以季札
 起綴中分二邊一以人之賢而特書之一以禮之異
 而畧紀之
 突救 季歸 屈完來 加嬰齊如晉同
 歷觀春秋特筆而知畧詞之為貶矣
 札聘 會奔
 兩觀春秋之待讓國而望賢者之意深矣 如傳叙
 問發責望季札意而以子臧照點
 會戚 執曹 札聘
 賢臣自附守節者以生亂春秋以中道律之也 以
 中字總起見曹宣未有成命而負芻既已篡立臧若
 因諸侯之請而攘其位則反以啟爭此辭之合于義
 者若札則壽夢以公心立之而兄弟以次讓之庸可

附子臧之節執卒之一辭生亂未足步子臧之芳躅而且以危秦伯之統緒矣故貶之

季子歸 札聘 歸國靖難辭國生亂

于師 札聘 服義達權守節過中

侵曹伐衛 札聘

經于脩怨辭國者而皆致責備之意焉

秦人伐晉 札聘

經責備賢者而於報怨辭國者皆貶焉

三十 年 遂罷聘

十卷

襄七十二

經紀外夷脩禮而見其勢之浸強也 楚至此君臣

之詞與中國無異者夷狄強盛中國將服役不暇矣

甲午宋災

春秋紀變而志內女之賢勵婦道也

叔弓如宋

春秋因事而表內女之賢勵婦道也 就葬而稱謚

立說

良宵奔許自許入鄭

經于大夫出入必正其義以誅其逆焉 不言復入

引起不書叛意串作須重逆上

魚石入 樂盈入 良宵入 華亥入

宋辰入

外臣位未絕而謀甚逆比事而可知也

澶淵宋災故

列卿舍太義而急小惠經責其不知務也 遍刺諸

侯在書葬上見不必用只以不智責大夫不仁亦不

重蓋大夫以智帥人者也今蔡般弑逆不能討而且

謀宋災是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祭不顧腹心

十卷

襄七十三

之疾而桐梓鷄犬之養可謂不知務矣奚貴于執國

之政矣足為諸侯之良執故云而諸侯之罪亦見矣

向戌聘 責孟獻子美室 豹如京 王嘉其有禮賜

盟宋 趙武 良宵入 子皮不害子產 澶淵

經原列卿制行之賢而著其昧義之罪焉 倒單渾

作罪其以利害謀國家而不知本于仁義 去本股

四段作末繳本意

李氏曰襄公在位三十一年當其初立外則晉悼之

伯方務綏睦親隣內則季孫行父仲孫蔑叔孫豹皆

賢大夫故魯國自事伯外皆無他虞柰何自五年季
父卒後武子繼之專權肆欲城費而私邑振作三
丁而公室卑入鄆而君命不行于國諸大夫則而象
之城成郭而孟氏強矣城防而臧氏亦強矣悼公既
沒齊邾交伐魯之不振益甚蓋以兵權分于三家故
也至其末年乃俯首南面而朝於楚雖晉伯之失使
然而魯之人望亦泯矣孔子曰祿去公室五世矣政
逮大夫四世矣蓋壹成以來已然而實成于襄公也

三百三十八題

十卷

卷七十四

麟經統一卷之十

昭公

年元

會虢

經紀好而先伯臣重守信也 公子招一段輕提過

會于虢尋宋之盟而不書以圍之讀舊書也是事寔

書法不重此段雖是說不書盟的緣故然接下觀其

事云則此段寔即楚強晉懦以起先趙武之意取趙

武守信須本春秋不貴脩盟句說方有情守信是守

彌兵之約而不與楚爭長所謂武有仁人之心與夫

十卷

昭一

今武猶是心也楚雖得志正顯夷狄桀驁之常晉雖

少懦乃其貴于夷狄者自在聖人蓋不以強弱論先

後而以誕信論也每書先武該宋虢二役言

石門 瓦屋 年聘 語盟 盟宋 會虢

石門瓦屋貼先趙武邊年聘語盟貼書公子招邊以

重信正名分

會虢 鉞奔 易年聘同 諸侯非始封雖諸父

猶臣之况招為之弟可無冠履之辨乎父母有愛妻

猶沒身敬之不衰况鉞為寵弟可無葛藟之念乎上

明尊尊之義下明親親之恩

盟蔑 盟宿 會宋 盟宋 會虢

春秋不貴諸侯脩盟而屢重伯臣之守信焉

會宋 盟宋 會虢 去盟宋同

春秋屢紀好而先伯臣重守信也 全重每書必先

趙武子木初請狎主諸侯子圍既請舊書加牲皆所

謂詐晉而駕之趙武一從叔向之言再拒祁午之請

守彌兵之約而到底只是此心故曰以信為本

盟宋 會虢 既去會宋則無先趙武書法以

十卷

昭二

秦防守信合 聖人哀人倫之滅傷中國之衰而深

有咎于是盟也故再言宋地聖人惡盟誓之煩懼傾

危之習而猶幸有茲役也故必先趙武

季子歸 會虢

經兩紀貴戚之稱而賢賢尊尊之義見矣 上不稱

公子見季子自以賢德為國人所與不緣宗親之故

也重賢而畧親 下特稱公子見陳侯非始封之君

兄弟族人不得以屬戚君也重尊而畧親

會洮 會虢 重命以先王臣重信以先伯臣

會虢 黃池

春秋兩先伯國重信而紀常也 彼以其詐我以其

信則理義之貴自存中國常尊夷狄常卑則治御之

道始得看來聖人正夷夏之防不使夷狄加中國即

會虢之書亦有此意

取鄆

望國乘亂而取邑經諱詞以示貶焉 傳中全引左

氏而只結以其不曰伐莒云見季孫宿取鄆非叔豹

之忠以感趙孟幾不免戮使受師之辱以見乘莒亂

十卷

昭三

而取邑之罪不悉書者不書伐莒諱其乘莒亂而取

邑之寔也重乘亂上取邑帶說為內諱指魯說不可

指季孫蓋昭公在國比城項不同不然聖人豈為強

臣諱哉

會虢 取鄆 武守信約守節

苕丘 盟扈 會虢 取鄆 俱是忠足動人

妾不衣帛馬不食粟范文子稱之 忠不忘國難不

越官趙文子稱之

取鄆 舍至 俱是立節見世濟之美樂王師

請蒞范獻子請冠

伐邾取繹悉書取邾不悉書縱惡乘亂合

敗邾盟扈取邾舍至季友行父叔豹

叔舍俱世濟之美

鍼奔

經紀貴戚去國而著其父兄之罪焉傳叙有寵而

如二君是桓之愛不適均私而無禮反以禍其子也

鍼以懼選而去直待泰伯卒而婦是景有不能相容

意薄而少恩即以薄其親也觀少此何以得見之言

十卷

昭四

即鍼亦自知其過觀知過必有令圖之焚則鍼諒非

怙寵驕溢者而父兄之罪益見矣

及荀息及公子暇以均愛望人父以能友

責人兄借題發意易立子朝辰奔同

考宮鍼奔

經責子之事父有厚所愛而非禮者有薄所愛而非

義者傳曰父母有愛妾沒身敬之不衰豈謂是乎

書曰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豈知之乎

大鹵

經譏伯臣攘外以其非王者之師也此傳非盡詞

以貶蓋大原在禹服之內而狄人至此其攘斥甚宜

使以車戰挫之即宣王六月之詩曷以加此而惜其

不然故書敗狄以譏之看其過在毀車云非王者之

師耳自見車戰是正法崇卒是欲利于擊刺嫌車

戰整齊難以殺敵故也傳中詐誘狄人而敗之即承

毀車崇卒說左氏為五陳以相離云則所以誘敵者

正步卒離合之陣也而薄其未陣又在誘之之後車

戰法亡日趨苟簡意要重發須見聖人志王者之師

十卷

昭五

以仁天下意

長勺大鹵應敵非王事攘外非王師上

莊公用曹劌之謀乘彼竭我盈而克之望轍亂旗靡

而逐之下荀吳用魏舒之策偏為前拒以誘之乘

其未陣而薄之

于鄆大鹵皆譏其非王師上抑鋒止銳

喻以辭命王者用師之道也而乃屏左右以搏之舉

孟勞以加之下革車虎奔甲士用命王者用師之

法也而乃為前拒以誘之乘未陣而薄之

遂伐楚 大鹵 專王命非王師 宣王商征

宣王北伐管仲魏舒

召陵 大鹵 近王事非王師 文王三旬之

伐 宣王六月之師

城濮 大鹵

經以王道律伯主而譏其譎與詐焉 許曹衛以携黨拘宛春以激怒原却橫擊以乘之毛偃夾攻而潰之聽魏舒毀車以為行殉嬖人分乘以為伍偏為前拒以誘之乘其未征而薄之

十卷

昭六

戰邲 大鹵 變制益兵變制用兵 楚莊徇

為賈之謀而令典作右轅左追尋中樞後勁而前茅

慮無蓋一乘至用百有五十人矣此車戰之五陣也

荀吳用魏舒之策而車戰毀兩前伍後專右參左

而偏為前拒蓋五乘而分為三伍矣此步戰之五陣也

初稅畝 大鹵 變田制變兵制 七月之詩

駿發爾私終三十畝成王所以履中正也宣公變此

而用稅畝為卒致成丘甲哀田賦 六月之詩薄伐

獫狁至于大原宣王所以詰戎兵也荀吳變此而崇

卒為卒致魏武士秦戍卒

作丘甲 大鹵 變制益兵廢法用兵

出甲三旬增乘 毀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伍

盟戲 大鹵 得善勝之謀非正勝之法 上

善陣下善戰 晉悼却荀偃而用智靈還師敗楚分

軍逆銳之策 荀吳斬嬖人而用魏舒毀車為行分

乘為伍之策

大鹵 伐鮮虞 惡崇詐怒近正 攘狄宜也

而崇卒則詐伐鮮虞過也而却叛則正

十卷

昭七

大鹵 滅陸渾 譏崇卒怒靖華

去疾入

經於貴戚復國予其正而譏其專也 天下國家一

段振起去疾以國氏只屬一邊無所累只就無王命

說難詞者以去疾雖假齊之力而諸侯皆崇展與之

惡也作事迹點起

突歸 忽奔 納糾 小白入 遏伐楚

公在楚 去疾入

經正天下國家之統而變例以予討罪者焉 例本

股作上二段只辨起書法 去吳楚二比同

突歸 忽奔 納糾 白入 荆敗 吳伐邾

主對覺板以天下國家總起總束中以突忽矯庶糾
白長幼荆吳僭號分三疊末繳入去疾吳楚權在舉
號上說不必照傳收不書葬

突歸 忽奔 納糾 白入 從聖人書法意

發重忽與白講而外突與糾方見無二君定于一意

小白入 去疾入

經兩紀貴戚復國皆與其正而不與其專也 傳而

十卷

昭八

合也上明其分之正下明其義之正書法皆是係之
國不稱公子

去疾入 展與奔

經重討賊之義故于復國去國者予奪焉 總問分

作上以國氏下不書爵俱着討賊上說去疾無所票

諸侯與其立皆點在講後

展與奔

經于外君去國誅其逆而治其亂也 展與不討弑

君之賊而忘親利國雖推刃之逆與非親之然弑云

則弑立云則立而曾不能明義以正其奸則既無子

滅辭位之節又無昭子討賊之公矣寧非與聞其故

者乎故不書爵云諸侯不討展與之罪而獎亂崇奸

雖會盟之好與尚未與然取郕之訴叔孫之執而皆

惟其言而莫之違則既無蔡人殺佗之公又無晉人

執曹之刑矣寧非其為之黨者乎故以國氏云

會號 取郕 展與奔

經原諸侯崇亂之情而特詞以罪之焉 只主後半

遂伐楚 召陵 伐陳 會號 取郕 驗資

十卷

昭九

遠驗崇亂

盟葵丘 取郕 驗正倫驗崇亂

厥貉 新城 會號 取郕 驗從夷之寢驗

崇惡之寢

彊鄆田 主執意如傳季宿強逼伐莒彊鄆非

昭公意以見其不臣末帶晉不按其罪狀而所以討

之者非其罪意

楚廢 卒傳 會號 會申

中國知大惡而復宗之春秋所以傷之也 總叙混

作重會申比收書卒書法 楚圍與號之會緝蒲為
宮擬王居也設服離衛用王禮也當時穆子曰美矣
君執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
可乎在會者皆知其有無君之心矣若之何申之會
中國君大夫又從而宗之云不亦傷乎故不單其偏
赴而止以卒書要重發憫與懼意若單重會申講未
醒傳意

暈帥師 射姑朝 如會 公在楚 暈不書
卒楚不書葬是削之誅弑逆而黜佔王曹伯不覺髡

昭十卷

昭十

頑不弑是單之罪擅立而美從夏中分四股總起來
要見達王事意

髡頑如會 會申

經兩削國君與難之迹皆以扶中國而存天理也

召陵 踐土 會申

伯主行大禮而逆夷效之春秋之所傷也

召陵 會申

經紀信好之禮予其出于伯而傷其用于夷也 總
敘分作要相承歸重會申

向戌聘 夏伐陳

經紀二大夫之賢傷其崇惡之非也

比奔晉

經于外臣去國而明其分之猶存也 見比歸傳以
樂盈子鮮入照未責比不明乎義

年二

韓起聘 此知禮在觀書太史知周禮上看出

比他重志敬者不同明禮之機制者莫備于易象道
禮之名分者莫過于春秋故曰周禮在魯賦角弓甘
棠皆餘意

昭十卷

昭十一

夏叔弓如晉 知禮全用左氏

韓起聘 叔弓如晉 俱知禮用左氏組織

公如晉復

國君昧禮而取辱經詳書以見貶焉 傳前舉動人

君之大節云至亦不妄悅人以自辱一段皆是起不

當如晉意但已至于河而見卻則又當從權適變而

不宜輕復也故遂以不宜復平對而設為責晉一段

詞命前說守身之本保國之基後說失國之因正相
應最重季氏逐君晉人下比應前奸邪四鄰二句講

二比於後俱挽歸昭公身二

季孫宿如晉 將季宿君返而已往晉人拒君

而納臣引起重昭公做

觀魚 行藏其道乞盟 厚薄其情 寤母 作止其惡

年三 款奔

經於諸侯去國而端本以責之也

入極 公 變 小白入 誠 彭衙 孟明 魏絳 彭衙 易泰

觀列國所以待臣者而知馭下有道矣

鄆陵 殺 三 鄆 公 殺 屬 衛侯奔 夷儀 款奔

昭十二

諸侯忽陪貳以自危經皆端本以責之也 以人君

當重陪貳起綴中分三段總倒自奔為文書法 只

鄆陵衛奔以世臣大臣對 只衛侯奔款奔以大臣

群臣對

年四 大雨雹

春秋著天變感于臣欲人君盡弭變之道也

大雨雹 會中軍

即天變由于臣而格天之責在君矣 如單作

會申

春秋以天自處於宗大惡者而夷之焉 此傳天人

字最重當時楚勢橫甚求諸侯於晉以常情觀之晉

不得不許中國亦不得不從故諸侯之大夫一則曰

惟天所相一則曰陳亡 云云 天道也一則曰天將棄蔡

云云 而聖人嚴責中國若不少恕者乃以天自處即以

人合天四句意蓋當時只合任賢脩政固圉結隣則

宇宙在手率天下以討楚虔何患不克不如是而徒

責命于天此春秋責備之也或曰以下申說前意非

上責諸侯下責大夫當渾說傳末以恕待人謂常人

昭十三

也引起責備賢者意

會申 執徐 伐吳 滅賴 滅陳 滅蔡

加伐徐或此 賴同

中國宗大惡而順其所為春秋深責之也 會申四

比是一時事然亦以三則曰為閔節惟天所相是司

馬侯之言滅陳是禪灶所言滅蔡是子產所言總是

責他廢人事而委天命意書法只收會申

會申 執徐 伐吳 執慶封 滅賴 以會

申為主而以執徐等比就中發之見聽順其所為而

不敢忤要用司馬侯語講委天命意

立晉 盟折 會扈 平州

即討賊與繼之者總未有宗之者也 照傳行文對

執徐 伐吳 滅賴

歷觀外夷肆惡而繼惡者之罪見矣

會扈 平州 會申

經兩嚴黨惡之誅而尤惡夫崇惡者為 倒傳作至

此極矣句湏體 加立晉從王伐鄭作法同 再加

執伐等比亦同

卷十

昭十四

向伐聘 樂盈奔蕭魚同叔仲 夏伐陳 會申

經於賢臣謀國之失而責以立命之義為

會申 夾谷歸田

經紀崇惡化強之事而聖賢之別見矣 總以合天

立命意論起 分作以天自處不在序績上在化強

上說

突救 夾谷 以義立命以人合天 上比易

滅黃舍至同 下比易秋七月四國災六月雨獲麟

俱同

盟宋 會號 會申 趙武謂初午曰守信不

為人下能信必為人則楚不為患也見以義立命

子產見左師曰汰而復諫不過十年惡遠而後棄吾

不患楚矣見棄義委命

滅陳蔡 胡豹歸 不能以人合天不能以義

立命

執曹伯 札聘 會宋 會申 春秋達節不

守故予子臧而貶季札 以義立命故貴趙武而貶

三臣

卷十

昭十五

澶淵宋災故 會申 昧義而勤小惠棄義而

委天命 穆叔趙孟子皮皆諸侯之良而謀國若是

何也以利害謀而不知本于仁義也 向戌子產叔

向皆諸侯之良而謀國變夷何也聽天所命而不知

以義立命也上下皆以諸侯說起

會申 平丘

經紀會盟有甚惡夫崇惡者有甚惡夫競力者 臣

子討之干內云則未有 定人道之大倫云則未

有云

執徐子 主會申傳委命于天而聽順其所為

伐吳 以徐越伐吳傳楚之討賊點起倒會申

傳聽順其所為作

執慶封

經紀逆臣見執而予外夷得討罪之義也

遂滅賴 要省遂字始聽順其執伐已非滅甚矣

取鄆 諱覆小以存臣禮鄆立莒公子為後今

來歸魯魯能請于天子復立其社稷則為善因而燕之則惡矣

卷十

昭十六

五

舍中軍

強臣變制以專兵經微詞以著罪焉 專罪季氏初

作三軍分國民為十二三家得七公得五公室已卑

今季氏因叔孫家亂而欲抑之使同于孟孫故舍已

所將之中軍以屬上下二軍而四分之季氏擇二

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魯無復有民矣故曰公

室益卑而魯國之兵權悉歸于季氏兵權三綱二句

承上轉下以起已則不臣至亦能免乎一段意微詞

者不明言四分擇二之寔而但曰舍中軍也

作三軍 舍中軍

經于內臣兩變兵制而深罪其不臣焉 玩初及二

字與盡征悉歸益卑字當前輕後重一串作兵權三

綱意要發總收書其作舍

作三軍 舍中軍 圍費 孫齊 春王

從祀

強臣專兵而貽禍經特著其罪焉 俱重季氏以作

舍作主而以後兩項帶之孫齊無正見有國之司命

不可去而削叛貨專云見三綱之不可亂也收作舍

卷十

昭十七

書法

公如晉

內君脩禮之儀經譏其昧禮之本焉 主左傳意文作

公如晉 公至自晉 上主唁公野井傳昧守

身之本 下主十六年公至自晉傳失自強之道

牟夷奔

經于叛臣以利接內而交著其不義焉 總起分作

俱以義利字作骨書名書地責牟夷書來奔責魯要

知季孫宿受之非公也言及意不用 使蚡泉之師

莒設備而叔子之師不勝夷之身且不免矣使朝

晉之役莒愬行而獻子之言不入魯國不亦危哉

浮來 牟夷奔 以其微而畧之以其叛而之謹
庶其奔 牟夷奔 黑肱奔 三叛人雖賤特
書名以懲不義為後戒

公至自晉

敗莒師于紛泉

即內兵詐勝而大夫辱君之心著矣 牟夷之受晉
人方欲止公而復敗莒人不顧伯討君辱其不臣見

徐越伐吳

十卷

昭十八

經於變夷之國因從兵有名而進之也 玩傳正意

重從兵有名緣討慶封上看出此吳為善師亦有名

則從之者亦可進世類意從進而稱人內看出故傳

用一且字過下作文先把吳以朱方云一段辨起楚

師有名而緊承從之者為可進後以世類照傳發揮

越自勾踐始稱王尚在伐吳後事湏斟酌

伐吳 執慶封 徐越伐吳 去慶封同

經原外夷用兵有名因進遠人之從義焉 倒作世

類意常見

年聘 戎伐凡伯易子茂荆聘 取舒 會戚

伐吳

經于變夷者酌夷夏之間以待之焉 以上二比提

起倒作止以人書不得如齊之稱爵者不使與中國

等也必以人書不如戎之舉號者不使與夷狄均也

吳太伯之後至冠帶之君無以異一段意重聖人

原重進他一邊是慎絕人意

會吳人于戚襄五 徐越伐吳

十卷

昭十九

經于變夷者因守禮從義而進之焉

徐越伐吳 攜李

經于變夷者從義則進之用詐則黜之也

伐吳 會奔 上從義太禹之後下守禮子臧

之後

合比奔 一寵信閹寺而不惟父子之恩絕且

君臣之義睽刑人之能亡國敗家真是可畏要發垂

戒意

款奔 比奔 寵嬖人而危身寵寺人而朱臣

遠罷伐吳

叔弓如楚 主暨齊平傳外附荆楚意殷相聘者交鄰之禮也何勤于楚之夷通彙虞者友邦之誼也何吊乎楚之敗

暨齊平 釋慶封來奔之怨也

內君附夷而得平其罪重矣 以及字對暨字形發

蓋就暨字推齊求于魯之故由于婚吳附楚就及字推魯求于齊之故由于再侵結怨暨及二字是事寔不是斷罪書法魯罪在附夷犯大不在有所挾與畏

上攷其事而輕重見平輕而罪重也 昭二十

楚遠罷伐吳 見吳之強而昭婚之 叔弓如楚 暨平

望國因附夷而得平經原志以罪之也

暨齊平 及齊平 加叔弓如楚侵齊侵齊同

經兩辨結成之志而皆歸罪于內焉 就暨及辨發

以附夷犯大斷罪

叔弓如楚 公如楚 公侵齊 公侵齊 附

夷犯大分用暨平及平起繳始遣使以弔房鐘之敗

繼躬往以落章華之成 雖致齊人求成何足榮哉

陽州門而逞顏高之射廩丘攻而焚主人之衝卒至求成于齊不亦晚哉

輸平 宋楚平 暨齊平 及齊平

春秋屢貶結成者各有所重也 總以平者聖人所貴引起分四股二比各自為對總收不必倒書法

輸平 宋楚平

經兩惡內外之結成示謀利專功之戒也 諸侯脩睦以蕃王室所主者義苟為以利則篡奪起 善則

稱君過則歸已則民作忠平者在下則大倫紊正義

不謀利明道不計功 昭廿一

輸平 暨平 放利挾勢

宋楚平 暨平 專君附夷

肯止 蔡丘 暨平 及平 盟之善者不緊

廢之平之非者不緊取之合盟平丘傳

救邪 暨齊平 兵雖聖人所重然恤患則善

平雖聖人所貴然附夷則譏

公如楚 賀章華也楚崇侈魯附夷分作

會號 執干徵師 留奔 滅陳 執招放越 八年錢 僖公傳

經詳與國之亂而君臣交致其責焉 會號比只照此公子招一句各比上下俱有總叙分作論陳國覆亡之禍則招憑寵稔惡所致論招稔惡之禍則陳侯親親非道所致收書弟書法

季子歸 春王正月 會號 滅陳

觀親親之得失而國之安危係焉 以親親尊賢之本總論起分作總收

叔弓如晉

伯主以侈勤諸侯啓貳之端也 昭平丘傳論楚勢

十卷

昭廿二

等意發得懇切見其君其臣宜如何云方喚得崇侈啓貳意醒悼公器用不作車服從給可點用

公如楚 七年 叔弓如晉 前年楚成章華召諸

侯落之至是晉成虎祁諸侯往賀之楚震逆德稔惡未足深責晉之效尤如此伯業之不振宜哉歸重晉作 伍舉之諫 史趙之譏

公子留奔 留為招所立因干徵師赴於楚懼討而奔鄭主偃師傳君臣致亂交貶

秋蒐于紅

經紀講武非禮而深示縱權之戒焉 此後凡蒐不書公公無與矣前三段正是三家為非禮以動民處禮嚴上下之防毫不容參差先為非禮動民而後上及君父是胡氏有破亂臣機括使昭公稍能覺察便當大奮乾綱收回三軍以杜履霜之漸乃昧而不覺昧字極重民食于他指三家不恤其所謂不憂恤其底止

滅陳放招 主殺偃師傳君臣致亂交貶 單

滅陳則主陳蔡歸傳楚不得滅意

十卷

昭廿三

叔弓會陳諸夏之大夫如魯叔弓及宋華亥鄭

游吉衛趙壓旅見於楚舉魯以見其餘也

春秋因事而存亡國示公天下之心也 全就聖人心上說楚之滅絕陳者乃是私一人以自奉的心腸聖人于陳已滅必存之即使他國滅陳亦必存之見舜德百世不湮則陳祀亦百世不艾不當滅絕而當興繼意既曰堯舜三代公心而又曰歸民心合天德是合二帝三王天人說議論極大民心各君其君而後定故曰歸民心封建與人同利而無私故曰今天

德收書陳書法 史趙鶉火之占裨灶水妃之論

叔弓如晉 叔弓會陳 上主賀虎祁見崇侈之非下主平丘傳諸侯皆貳見崇侈之效

陳災

春秋存亡國之災而公天下之心見矣

叔弓會陳 叔鞅如京師

經兩因言紀事而公天下家天下之義見矣 須玩

聖人所以存陳災存尹單猛朝之變意以興繼之義嫡庶之分立說

十卷

昭廿四

築郎圖 主舍至傳以忠事主而不順於強臣

要見社稷之衛意季平子欲速成計勞民以叢怨於昭公使民逃公而寇仇之昭子看破其心事而速成

勦民無囿無民之論直是道破何等忠義

樂施奔

年十

經紀大夫去國之迹著權臣移國之端也 主舍瓦

傳陳氏厚施于齊以移其國移字最巧只是施恩固結人心不知不覺而齊其為陳氏矣 樂氏之奔陳

桓子與鮑文子惡其強而伐之也分樂高之室而盡

致諸公使晏子之言而請老干莒無祿者私分之邑貧約者私與之粟而齊之有位無位者皆德之矣陳氏于是始大齊國不由是而遂移乎

三卿伐莒

經紀列卿並將而強臣專兵之寔見矣 以三卿並

將是事寔非書法此傳只明三卿固在舊額猶存以驗舍中軍之寔為季氏中分魯國以自封也身為主

將季氏擇二之驗各率一軍二子各一之驗只發証驗意明透而季氏之罪自見若先講一段驗後講一

十卷

昭廿五

段斷非體 此三軍惟叔孫氏之兵猶使公臣叔

弓師之亦見叔舍之賢

舍中軍 三卿伐莒

列卿並將于變制之後而強臣專兵之寔驗矣

卓舍中軍比只照傳用於起處問書法季氏之罪不在伐莒時在舍中軍時

作三軍 舍中軍 三卿伐莒

驗兵制變而不復而強臣侵君之罪著矣 照傳同卓主襄公以來一段見地與民皆屬三家作為真作

而舍非真舍故三卿並將舊額同存雖無三家重責季氏

作三軍 伐莒 戒縱權驗專權合作 縱權

不專責襄公蕪文宣以來專權雖無三家季氏為重

作三軍 宿救台 仲速伐邾 叔弓彊鄆

舍中軍 伐莒 上四比譏變制而各專之下

二比譏變制而獨專之 三家三分之故三卿各將

所屬季氏擇二故季氏蕪將二子

宿救台 速伐邾 叔弓彊鄆 伐莒 前題

昭十卷

昭廿六

脫母於各將著列卿之專於並將著強臣之專

戰筆伐莒 上四卿並將示專兵之戒下三卿

並將示專兵之驗皆罪季孫

舍如晉 寄納幣傳

十有二年 棄疾圍蔡

經惡外夷討罪以大義之未明也 題雖出圍蔡而

作文主誘般事玩傳本心二字雖重貪得不為討賊

舉上然須歸重挾詐大發流毒意方得傳旨

入陳 圍蔡

經兩紀外夷討罪因其事之異而予奪之也

比蒲

望國越禮以簡兵經浮戒其忘本焉 越禮指僭言

只點破重忘本上君有三年之盛而國不廢一日之

蒐是季氏不忌君君臣之綱絕矣故曰無本蓋上下

相維而治藉有此孝敬忠愛之心故曰政之大本上

下不相忌不可以為國矣非有門庭之寇亦要挑見

交剛 晉厲有比蒲 從權挫敵者恕之拂經講

武者罪之

昭十卷

昭廿七

敗殺 于箕

伯國從權用兵而顯親愛君之義見矣 總是文公

之喪晉襄卻缺分

戰紀 會蔡丘 敗殺 于箕

諸侯處變而從事春秋審輕重以示義焉 上衛朔

宋襄在喪而從兵出會是以事之輕而不顧喪之重

也 下晉襄先軫在喪而禦秦敗狄是以事之急而

不避喪之重也

即望團結小而見其通好之寔也 主執意如傳魯與邾通好亦不朝夕伐莒

會厥愬

經恕諸侯恤患之無功原其心也 此事不可十分回護他若說力弗加而遂可自諉豈春秋以義立命之意且當時併師諸國何難奮發以制一楚乃說力弗加亦是此等人無豪傑振作力量但春秋又有一項原心之論彼心上無不仁不智等過故說則無惡也然歸東到凡此見春秋明義利云非全為回護此

十卷

昭廿六

舉而發

滅陳 圍蔡 厥愬 滅蔡

伯國心于恤患而不能經所以待之恕也 大意同單上二比是荀吳之言作欲救蔡事寔滅蔡股是楚弗許而蔡終滅正見其阻于力之不能

盟扈 澶淵 厥愬 全重心力字作眼三比

一樣不能宜若同罪但彼心不仁不智此心欲救而力弗加則心上無過故恕之

盟扈 澶淵

經于列國棄義而兩誅其心也 看八國十二國句便知力可為

突救 厥愬

經兩恕恤患之無功者原其心而已

城綠陵 厥愬

以義權伯主之專封以恕權列國之恤患

厥愬 黃父 以恕待人以正待人 心欲救

蔡但力弗加耳 事雖勤王止分所當為耳

厥愬 召陵侵

十卷

昭廿九

春秋兩于義舉恕其歉于力陋其墮于利也

厥愬 栢舉 力雖不能救蔡心則可原心雖

不為救蔡功則可錄

滅蔡執有以歸

經于儲君被患而深與其得于道焉 無降服之狀

正是不屈于敵正是不忘乎親便是得世子之道只

一意須發得世子凜然丈夫無一毫兒女子之態

書法執字著緊關其寔只是事迹重在稱世子上

加圍蔡同要發八月見滅意

滅蔡執有 入邾益來 入曹陽歸

經紀儲君守節而兩異于屈節者焉

以益來 以陽歸

經易辭以紀被患者皆以其節之不立也

^{十三}年 公如晉至河乃復

即內君見拒于伯而見其不能自強也 主十六年

公至自晉傳

慙奔

即謀臣之見逐而強臣之專見矣 主圖費傳不禮

十卷

昭三十

于臣意無明股不若主孫齊傳南蒯一動而公子慙

奔群臣無效忠于公室而獻謀者一意作

楚子伐徐 主會申入櫟二傳即楚處之自縊

原中國委命之非即棄疾據不義以叛原楚人設儉

之非

晉伐鮮魚

經斥伯國效夷之行室亂源也 用詐只在假道上

不指入昔陽信義二字虛說不分拆只重效夷上發

揮傳末按本塞源意亦緊要聖人慮信義淪亡變詐

滋甚中國胥為蠻夷人類殄為禽獸將有不可挽者
故謹嚴於此云

滅下陽 執虞公 滅陳蔡 伐鮮魚

春秋兩紀逞詐之兵而特重效夷者之罪焉 照傳

比論難起倒本比作文

滅陳蔡 鮮魚

伯主縱夷橫而效其行經狄之以室亂源也

厥慙 鮮魚 上異于盟危澶淵之不仁不智

下同于滅陳滅蔡之不信不義要見春秋忠恕之情

十卷

昭三十

謹嚴之法

于泓 伐宋圍緡 滅陳蔡 伐鮮魚 以夷

效夏進之同于夏以夏效夷斥之等于夷

晉狄伐秦 晉伐鮮魚 資夷以報怨效夷

以虐小 既不知自反云 視其殘虐不能救云

麟經統一卷之十一

西吳張杞成夫甫著

男

張趙煥
張晉煥
張邨煥
張雍煥
張時化
張時俊

姪

張鄭煥
張魏煥
張鄭煥
全校
癸卯亞魁

昭公中

十有三年
圖費

經于內臣之討叛邑而示反已之道焉 只重自反

昭三

一意而以家臣強大夫弱作案以不忠不禮作斷出

爾及爾兼上下在內有效尤報復二項正講宜南蒯

之及此句書法重不書內叛見當反已也不沒其寔

即圖邠之據事直書此傳與圖邠同意但此有不禮

南蒯事故以事上使下並言耳

菟紅 易伐莒比蒲同 愬奔 圖費

大夫不恕以啓叛經示反已之義焉

伐莒 易舍中軍城費乃宿也不切意 愬奔

兩觀大夫之不恕則知致叛之由矣 將費叛引起

不徒板責季孫要舍出爾及爾意未緊綴叛上

城費 圖費 上原官人者之失 下原正已

者之失

執詹 圖費

經重自治于討貳討叛者均貶焉

鷄澤 蕭魚 菟紅 愬奔 上得作忠之道

下失行恕之道

伐莒 築郎圃 愬奔 執舍 不忠不禮以

禮以忠合

昭三

比歸

經于外臣復國而深責其昧君臣之義焉 此傳辨

論以弑君罪比之意前段引樂盈子鮮深明比與楚

原是君臣故後段即承以當明君臣之義奈何不審

當時難易之勢而效死不立如子臧叔肝又不能身

都貴戚之卿使亂不自已徒聽親從之脅怵于勢云

不可得矣遭變而不裁于義故春秋以弑歸之此以

上段為主而下段只抽論當日時勢為他設箇處置

傳未經權二句引來的此處只重遭變

比奔 比歸

經于外臣出入正其義以誅其逆也 上股見比歸

奔晉而君臣之分猶在一串講下收弒君書法

公即位 宣執曹 商任 縛奔 比奔 比歸

經于貴戚復國比事以責其昧君臣之義焉 見比

異于樂盈子鮮則當如子臧叔肸而乃不然所以為可罪

商任 沙隨 縛奔

兩觀大義之既絕者不可為未絕者例也 此題不

十一卷

昭三

主薄恩重信意只借以參照楚比

公即位 執曹 商任 縛奔

春秋紀事有見其善處國家之變者有見其已絕君

臣之義者 子臧無慕乎為君之榮叔肸無取乎食

君之祿 晉不以樂盈為臣縛不以衛獻為君

嬰齊如晉 盟戚 易宜即位執曹伯同

兩觀明義之臣可為處變者準矣 傳引二子蓋為

比設箇處變之法當自比論到二子不當自予二子

說國有所歸句甚不可忽國歸宣公叔肸織縵終

國歸負芻子臧奔宋不返一辭祿一辭位終明君臣之義

遇垂 比歸 爭國祿義取國昧權 上不能

為子臧季札下不能為子臧叔肸

會平丘

春秋譏伯國之服貳貴未然之防也 城虎祁是晉

平會平丘是晉昭然春秋是通論晉事大意全重崇

侈上其曰顧欲示威徵會而以兵車耀之非謂今日

不當如此以為前日乃如彼以貳諸侯及其既貳而

十一卷

昭五

欲如此挽之則何及乎故下即繼之曰制治未亂

而未又結以一臺圍之築一段其意自明作文當從

聖人欲弭亂持危以德禮固結人心意發揮固結人

心四字是骨幹事之預即未亂未危之時 所謂道

對威字者即其君當倚于法家拂士 云 示威則苟成

而不要諸道矣下傳殺力不道正應此

盟宋 會號 會申 滅賴 滅陳蔡

叔弓如晉 叔弓會陳 會平丘

經于伯國服貳必原事而責以未然之防焉

叔弓如晉 會平丘

伯國啓貳而以威振之春秋責其不順也

秦人伐晉 易彭衙同 夾谷 穆公使政晏子格

心借發傳中其君其臣意

伐鄭盟戲 蕭魚 叔弓如晉 平丘

伯國不復先業而貳衆經惡其不道也 照傳意倒

崇侈作以悼公之業提明在前上如單

蕭魚 平丘

即伯業之盛衰由其道之得失也 講悼公處當照

十一卷 昭三六

下此反說須用內結外根意與崇侈對方切兩邊俱

燕其君其臣

伐鄭盟戲 蕭魚 平丘 平丘 用謀敵外

下書蕭魚之會以美之示威要貳治之 如下文所

貶云各只重上股下股只照書法

築臺于郎 作南門 武宮 郎圉 叔弓如

晉 平丘

明崇侈之揚人心而聖人之致意于興役者可想也

只重下二股以弭亂持危意發揮而以上四股後

發一段見得聖人固結人心之慮遠

築臺 郎圉 立武宮煬宮 雉門兩觀

經屢謹望國興役其固結人心之慮遠矣

叔弓如晉 築郎圉

春秋欲固結人心於內外興役而皆謹之也 魯君

一國宜固結一國之人心晉宗諸侯宜固結天下之

人心

盟平丘

經紀伯信之同而深惡其競力不道焉 懼楚書同

十一卷 昭三七

是事寔只叙過傳中矜其威力恐迫諸侯句應前叔

向曰諸侯有間一段信蠻夷之訴四句應前辭諸魯

一段總是競力之寔恐迫諸侯不專指齊言辛未治

兵壬申復施乃其恐迫處 禮義即道字對威力說

此題須從盟離棄世之事以下一步深一步發得割

切不可以懼齊辭魯分柱看主盟中國奉承齊犧正

宜以禮義服人而乃矜威力以肆恐迫已非了又信

蠻夷絕兄弟尤且間憂疑此視之恐迫諸侯又覺甚

此說到流及戰國云至死者十九流禍真無涯矣故

深惡其競力不道為後世鑒文中不必牽五惡說再言平丘是書法

平丘 平丘

經深惡伯國之要盟以其競力不道也 會股用作

書法倒單作不可以示威示眾分即單題中亦止責

他示眾之謀與脅魯之言非責其盟也盟與會不重

胥命 首止 葵丘 蕭魚 會號 平丘

春秋不廢盟之美者而獨甚世伯競力之盟焉 以

此盟或謂其善而以為惡意挑起即喚過客股如卑

十一卷

加昧宿同只是盟雖衰世之事輕點

昭三六

胥命 首止 葵丘 蕭魚 會號

諸侯會盟而各有其善春秋猶取之也 要見盟雖

衰世之事然其中猶有可取者須形得無如平丘之

惡不可定作褒詞末股要體貼其次猶有意首尾要

露本股

胥命 首止 葵丘 蕭魚 加石門畧照來世

歷舉盟之善者經皆節取之也 全要形着平丘先

後順經隨股斷制不必拘傳對偶

蕭魚 會申 執良宵同 盟宋 會號 以推誠

守信對舊以蕭魚為不盟不知趙武入盟亦是盟矣

信鄭只在納侯禁侵上說

盟葵丘 盟平丘 明禁競力再言書法

五禁五惡

蕭魚 平丘 推誠服貳競力脅貳

公不與盟

經不諱內君之辱論理以垂訓也 不與五不韙即

是自反而縮不可說魯好要從書法上發聖人示立

十一卷

昭三九

身行已之道凡立身行已只須一箇持正憑他榮辱

何論焉故曰垂訓之冊大

會平丘 盟平丘 公不與

經原伯事之不韙而不諱內辱以示訓焉

沙隨不見 平丘不與

內君兩見拒而理直經皆不諱以示訓焉 晉厲信

詭隱之說而棄同盟之好晉昭信蠻夷之訴而絕兄

弟之歡俱見曲在人而不在已也上示守身應物之

道下示立身行已之道

執意如以歸

經罪伯討之失以其心乎利也 傳中按邾莒所訴

云至我備矣見如是方為伯討也全重意字與義字

季孫之罪在無君臣之義而晉以邾莒之故討之則

是意在貨財而已所以不得為伯討 晉卿專權而

庇強家故不以無君討意如可作結

彊邾 舍中軍 伐莒 侵祚 愬奔 圍費

平丘 不與 執意如

經原內臣罪有所在而深惡伯討之失宜也 宿及

卷十一

昭四

意如外既侵奪土地而內又中分魯國不臣甚矣而

邾莒所愬非其寔晉宜按之而問南蒯子仲之故討

季氏不臣乃伯也今乃以不共之故辭公而執意

如則意在貨財也豈得為伯討乎 辭魯君句帶說

只就執意如罪其不為君臣之義收稱人以執書法

侵祚 伐莒 愬奔 圍費

伯國之討內臣兩不得其罪焉 邾莒所愬之狀蒯

仲奔叛之因搭因字見二子欲作亂而歸室于公亦

憤季之無君

取邾 伐莒

經兩紀虐小之兵見內臣無君之罪也 主邾邾之

故非昭公意句

公不與盟 執意如

經紀伯國辱內而罪其非伯討也 邾邾之故不在

昭公而意如之罪又在不臣今以不共之故辭君而

執臣總之為利也重執意如辭公帶在內收稱人書

平丘 平丘 不與 執意如 威以脅貳利

以虐內上盟為主會帶說收再言書法下執為主不

卷十一

昭四

與帶說收稱人書法

沙隨不見 執行父 平丘不與 執意如

伯國兩信諛而辱望國之君臣春秋每致其譏焉

陳蔡歸

經于諸侯復國而特示公天下之志焉 前半傳乃

書法後半傳乃正意只以公天下為主而以不與楚

滅不與楚封發之封滅不平有滅而後有封若楚得

而封是楚得而滅矣楚得滅是無陳蔡也楚得封亦

是無陳蔡也蓋聖人志公天下但為中國建侯即滅

絕者皆欲興繼之而況列聖之後王室之親乎諸侯不能救不能與輕正見以夷狄制諸夏引起聖人所為懼而示存陳蔡之意于書法者如此存陳蔡者所以存封建之法也故曰其義則以公天下云云而又再足之曰為天下國家而不封建云云

滅陳 滅蔡 廬歸 吳歸

經不與外夷專廢置之權示公天下之義也 陳列

聖之後蔡王室之親二句重廢置可兩分大意同卑

城楚丘 廬吳歸 總是重封建上謹其權下

卷十一

昭四

存其法

如晉至河復 主不能自強意

意如至

十四

伯國以利釋內臣違道甚矣 傳合執與至論遂及

晉終始貪利事平丘之會深加貶斥非此題書法然

以是總結者蓋以意如之歸亦平丘事總是為利包

始終言也此無書法

執意如 意如至

伯主以利為操縱經深譏其違道為 不宜大開總

以伯主宗諸侯以道意論起中分二支後以晉人喜怒皆以利發云云總發二皆字與悖道甚矣甚字相應細玩擊強扶弱之義為夷執親之悔皆當時事迹而晉之執與釋却為乏供具命之故非有那箇意思故傳以然則二字轉下見晉全只為利而悖道之甚此便無以宗諸侯

取鄆 伐莒 圍蔡 厥慙 會平丘 執意

如 意如至

經詳紀伯事而惡其始終一於利也 以會平丘問

卷十一

昭四

起執至兩分取鄆伐莒帖執邊見晉非有扶弱抑強

之義圍蔡厥慙帖至邊見晉非有不能救蔡為夷執

親之悔收平丘之會深加貶斥書法

會平丘 執意如 意如至 鄆陵 召陵侵

會鹹 會沙 二叛

觀伯主徇利之迹而伯業之衰因之矣 總以大意

起流水做下執至只當平丘徇利事寔如云平丘之

會惟其貪利故諸侯不合二十餘年僅有召陵之合

又以賄敗自是外携內叛不復振矣不拘對偶要發

利能敗人國意收平丘之會深加貶斥召陵書侵法

平丘 執意如 意如至 召陵侵

經紀伯國行事而譏其一於利也 不宜對作前說皆以利發皆以利行下說又以賄敗通講晉之沒于利如此故初間諸侯不合而後遂永不復振總見利能敗人國家以示戒書法同前題

會平丘 召陵侵 題雖無執至比然傳中故

平丘之會云一故字亦從徇利來當與上四比同

會平丘 執意如 意如至

十一卷

昭四

經深貶伯國之好以其操縱之徇乎利也 平丘股不必涉矜威只叙起見得天子之元老下臨諸侯之兵車咸集吾意其必以義表正乎天下矣而乃徇利云執至分作收平丘之會深加貶斥書法

齊侯伐徐 宋伐邾 于鹹 鞅歸

即人心之背伯而貪利之效彰矣 雖上二比頂平丘下二比頂召陵只宜駕馭總攸總結

會申 鄭陵 鄭自出 不背者二十四年推誠之效 諸侯自是不合二十餘年貪利之效 加蕭

魚執意如至同

叔弓如晉 會陳 執意如 郭陵 崇侈於

貳貪利啓貳

皆子卒傳 戰杞 盟柯 怒不廢禮怨不棄義

取鄆 蒐紅 執意如至 不宜核分見意如

施于昭公莒子則如彼其恐懼逃歸又如此總見小人無禮勇怯多不中節末帶苟不遠之其何能國意

三卿伐莒 比蒲 易蒐紅同

大夫之施于鄰與君者皆非禮之勇也

十一卷

昭四

十五 有事武宮去樂卒事

望國善處祀禮之變春秋書以示義焉 大意還重

去樂邊

狩河陽 去樂卒事 禮以誠變禮以義起

朝吳奔

經紀外臣去國而著肆說與中說者之害焉 傳無責楚平聽諛明註只是因朝吳出奔論出諛人為害

使忠臣且為君所信者而猶不能安其位又非止害一朝吳下連連數到辱及宗廟上真見得諛人可畏

須發得透下說到勸賢去諛上而入郢之師兆矣
正應上卒使吳師入郢愈見得諛之當去罪吳不智
一邊說處危疑之地說以忠信自保以名利累心句
句警切須發得醒目 使不聰明與前知所信句相
應不智甚矣與前忠於舊君相應

滅蔡 蔡歸 吳奔 入郢

諛臣去賢而禍國亦可畏矣 上截傳題無責楚意
只渾渾說諛人見用雖以素所信之朝吳而不能保
也入郢辱及宗廟直頂無極楚之諛人至使不聰明

第十一卷

昭甲

一段見把楚國都弄壞了諛人為亂可不畏乎

廬歸 朝吳奔 凡主朝吳有存國之忠無保

身之智 加滅蔡同 上比有易比歸者蓋朝吳與

觀從謀存蔡從于棄疾也

吳奔 朱奔

即與國君臣之見逐而諛人之害見矣

季子歸 僑如奔

內外得為國勸賢之首務春秋均予之也 為國有

九經尊賢為上勸賢有四事去諛為首

吳奔 滅巢 勸賢有四事而去諛為首 入
郢之兆 諸侯之寶三而土地為首 亡郢之始

伐鮮虞

經于伯臣畧遠近正而僅免於貶焉 胡氏不曰免
於貶而曰免於貶畢竟以為未善文中要斟酌不
納其叛臣即以正兵加敵左傳又載鼓人請以城降
而荀吳不以獲邑賈怠事與正兵加敵意無干故傳
不用不宜混入講內 用兵禦敵之畧句承非褒之
也總免于貶說來蓋荀吳窮兵遠畧本非禦敵之道

第十一卷

昭四

但以正兵加敵則得用兵之宜與期殄滅而失之不
仁肆欺詐而失之不義者不同故總免于貶即吳以
正兵加敵而得免于貶用兵之畧見矣即吳以正兵
加敵而僅免于貶禦狄之畧亦見矣春秋不廢兵亦
不欲淫兵不縱狄亦不欲暴狄是謂畧也鼓乃鮮虞
之屬國

滅潞氏 滅甲氏 晉伐鮮虞 荀吳伐鮮魚

經屢紀伯兵畧遠而獨恕乎近正者焉 兩頭一脚

作末比與上相形用兵禦狄之畧句要大發揮是總

東全傳意蓋三事俱非禦狄之善者春秋特因其用兵之正與不正而示法耳

滅潞氏 滅甲氏 晉伐鮮魚

經紀伯國畧遠有貶其不仁者有貶其不義者上稱人重在殄滅為期上以徐戎之征獫狁之伐證下稱國重在欺詐上以孫吳之奉蔡般之誘證未復以本股作繳

晉伐鮮魚 荀吳伐鮮魚 斥用詐怨近正以

夷夏君臣立柱兩邊俱是荀吳

荀吳伐鮮魚 滅陸渾

經不貶伯臣用兵有以其近正者有以其近義者

君臣夷夏

長勺 伐鮮魚 惡詐以勝敵怨正以畧遠

上無守禦之備文告之詞 下非殄滅之心欺詐之

厥慙 伐鮮魚

經紀兵好有所以不貶急義者有所以不貶畧遠者

上心欲救蔡而力則不能非忘義利之分失輕重

之別 不正兵加敵而不納叛臣非期殄滅之心行

欺詐之道

伐山戎 伐楚 召陵 滅甲氏 晉伐鮮魚

荀吳伐鮮魚 示治內柔遠之意示用兵禦狄之畧

城邢 楚丘 緣陵 滅甲氏 晉伐鮮魚

荀吳伐鮮魚 于恤患而獨美合義者貴王賤伯之意于畧遠而獨怨近正者用兵禦狄之畧

公如晉 傳在次年至晉內

齊侯伐徐

十有六年

經紀伯權之無統而貪利之效見矣 此伐是齊景

有志代興處主意如至傳諸侯不合意作

楚子誘戎蠻子

經于夷狄相陵而必兩輕其罪也

公至自晉

內君見辱而無自強之志春秋以諱示貶也 不書

正公與書有疾同意不書諱也書疾殺耻也皆以其

不能自強故也不然雖見止不為辱見辞不為耻而

亦無俟於諱與殺矣上諱寔事下托虛詞皆貶也

如晉至河復二年平少英如晉至五年晉公

范獻子如晉至河復十二年晉公如晉至河復十六年止

意如故辭公如晉至十六年止

經詳紀內君見辱而責其無自強之志也以見拒

見止總叙起大意同卑

狄入衛 楚丘 吳伐越 於越入吳

二君慶國而致亨由其得自強之道也 野處具載

馳之歌元年三十乘季年三百乘 中流感鳥鳶之

賦十年生聚十年教訓 只楚丘越入吳同

會平丘 公至自晉 上晉昭當敵國外患恐

懼省戒之時脩文襄悼公之業若弗暇也而安于不

兢無憤耻自強之志諸侯皆貳而欲示威微會不亦

末乎 下晉昭當困心衡慮憤悱自強之時脩少康

衛文之圖若不及也而安于危辱無激昂勉勵之志

不可有為而人亦不告不亦悲乎

平丘 不與 如晉 至晉

經千內君事伯幸其不與于惡貶其不強于善

公至自晉 吳伐我 俱重自棄 上衛文句

踐 下華元國佐

楚丘 宋楚平 袁婁 越入吳 衛文句踐

與于困 華元國佐奮于危

楚丘 會號 易夏伐陳同 文公與衛子產當

晉合忽奔傳

七年 邾子來朝

即小國脩禮而古禮之遺可徵矣 周禮俱衰典章

闕壞而遠方小國之君乃知前古官名之沿革蓋錄

之也

滅陸渾

伯臣舉靖華之師經平詞以示義焉 就傳首皆滅

之也亦見得可貶但滅在陸渾則與林父士會關土

服遠以圖強伯者異矣陸渾當滅全在密邇王室不

可繼上中間講法須從傳及挑方妙夫以滅內地之

戎總得無貶則窮兵于遠虛內事外者可知

滅潞氏 滅甲氏 滅陸渾

經迭紀攘外之兵而獨恕靖華者焉 三事俱非善

然林父士會之滅施於外地則為關土服遠陸渾在

內地則為謹防倒本股作上二股隨去一股以累遠楚華對全在遠近辨別

伐山戎 滅陸渾 識畧遠近

滅潞氏 滅甲氏 晉伐鮮魚 荀吳伐鮮魚

滅陸渾

經于伯國畧遠有因悖道而貶之有因近道而恕之題出鮮魚陸渾二傳但潞甲比兩邊俱有主傳難以分配主合為當

伐山戎 伐楚次 召陵 滅潞氏 滅甲氏

十一卷

昭五二

陸渾

經紀二伯之兵有獨罪乎畧遠者有獨恕乎靖華者上以伐山戎為主下以滅陸渾為主

伐沈沈潰 滅陸 討貳近正殄夷近義 比

於報復私怨之兵則有間矣 與關土服遠以圖強伯則異矣皆是無貶兩傳末一轉意畧帶

星字太辰

經紀天象之變以寓王室之憂也 加星字東方作合

居皇 立朝 黃池 入吳

經著咎徵有見爭位而制于臣者有見爭伯而乘于人者 鞅如京 越入吳同

長岸

強夷無克敵之功由其失用人之道也 言戰不言敗是事寔此戰不是全無勝負子魚一奮而餘皇取卒為公子光所敗復取餘皇以歸故曰敵荆楚天下莫強自此始為吳所敵又自此後始為吳所敗傳通論楚本末強弱見其由諛貨以失賢才而廣主衆民不足恃也賢才且虛說前所去者如析公賁皇雍子皆是不止巫臣此時巫臣已為吳用而無極正柄楚蒙瓦與伍員事在長岸後傳因通論楚事故并言之文中當分曉只點出無極不可兼用巫臣且巫臣之去非由無極作文全要發是故為國以下一段垂戒意非專為楚事發也

戰泓 戰郟 會宋 會申 朝吳奔 長岸

鷄父 召陵侵 柏舉 入郢

外夷始強而終弱由其用舍之失宜也 上四比不重得人上只以戰勝威服見楚勢之強本非吳敵下

不以說貨分只渾融斷去見惟信說貨而棄賢才故
至于勝負之敵敵不已而敗敗不已而亡雖廣主殺
民不足恃也 去吳奔 召陵侵同

戰泓 子文 戰邲 叔敖 會宋 屈建 會申 椒舉

經迭紀強夷最勝之迹其故可攷矣 題雖主戰勝
威服然只宜四股鋪講見本非吳敵起今日所以敵
意不重用人之得上但帶用亦有情

入州來 巫臣 朝吳奔 無極 長岸 鷄父 召陵
侵囊瓦 伍員 柏舉 入郢

卷十一 昭五

外夷信說狗貨之害亦用人之鑒也 問後總以信
說狗貨而棄賢才寔講于前而以長岸四比流禍點
綴在中不必瑣瑣分貼 去州來即以無極朝吳對
下囊瓦伍員不必用巫臣

吳奔 召陵侵 主說勝貨行要體勝字行字
由楚不能去說賤貨使之而未帶策士奇才為敵國
用致日以侵削意

長岸 鷄父 柏舉 入郢 去入郢同

強夷漸至于削由其失為國之道也 不可以說貨

分貼蓋巫臣之去不由無極而由于子友伍員之去不
由囊瓦而由無極將四股總叙問起楚勢之弱亦以
信說狗貨總講後收二支要發為國以得賢為本 云
意

鷄父 柏舉

兩觀強夷之削以勸賢之道失也 七國皆敗國破
君奔由說與貪之害

州來 書侵蔡 書救同 鄢陵 彭城 長岸
鷄父 柏舉 入郢

卷十一 昭五

經迭紀強夷不振之迹由其棄賢以資敵也 先以
失賢叙起子靈去楚因夏姬也析公奔晉緣子儀也
資主避若敖之亂雍子違父兄之說而屈巫伍員亦
相繼而奔吳為然後以上四比見失賢而弱于晉下
四比見失賢而弱于吳末以意總束之

書救 州來 鄢陵 彭城

外夷屢見挫于人由棄賢以資敵也 主策士奇才
為敵國用故曰以侵削全用蔡聲子左傳析公陳震
蕩夜軍之謀而申息潰子靈為乘車射御之教而奔

命疲賁皇塞井夷竈而克其中軍雍子簡兵蒐棄而捷于彭城

戰泓子文厥貉范山戰邲叔敖盟宋屈建侵蔡

析公州來子靈鄆陵黃皇彭城雍子

歷觀夷勢之盛衰由用人有得失也 只楚人伐鄭

元傳長岸同

州來 柏舉 上不用巫臣下不用伍員所以

見侮于吳

會申伍舉柏舉伍員

十一卷

昭五十六

夷勢之有強弱皆由于用人而已

屈完來 戰韓 鷄父 柏舉 上用管仲而

南摧西抑下去伍員而師敗君奔

盟戲 蕭魚 長岸 柏舉 主用人得失

魏絳息民智瑩善陣 無極說勝囊尾貸行

廬吳歸 柏舉敗 與八櫟傳脫母合 上設

險之禍見為國者必謹禮下棄賢之禍見為國者本

得賢 京櫟蕭亭渠丘蒲戚 析公子靈賁皇雍子

十有八年 四國災

經紀外災而大夫之賢自別矣 四國以同日火天

道也非人所能為然未可專謂之天也試觀陳不救

火許不弔災而君子知其先亡此以不畏天命知之

耳至如子產拒禪竈而卒不復火可見德能消變而

人事之必為先也

邾人入郕

小國肆暴凌人見受兵之有由也 事寔意思俱在

伐邾傳

十有九年 宋公伐邾

十一卷

昭五十七

經于大國討罪以其善而全之也 宋公之善在歸

邾俘上不宜以討罪恤患並言其罪在取邑上不宜

以貪暴並言蓋宋之所以聲罪執言者其意原為歸

邾之俘聖人欲嘉其善雖取邑不計矣圍重取之是

一事不書圍與取只是什其取邑之罪玩傳自明大

意重善善長而惡惡短只帶說 作文須以邾人入

邾之暴揚起方有力

伐邾取繹 宋伐邾 因昧義而罪其貪因伏

義而怨其貪

入陳 宋公伐邾 取正倫之義恤小之善皆不計其貪

伐邾 圍蔡 因討罪得宜而恕其貪因報怨得宜而恕其暴

齊高發伐莒

即大國爭伯之兵見伯國貪利之效 主意如至傳

年三十 曹會奔

大夫以禮去國春秋論其世而賢之也 待放後奔何足為賢全重公子喜時之後上觀苟可善句則善

卷十一

昭五

處不可說得太好若非減後則臣子常禮何善之深善善長之善以減讓國言苟可善之善以會待放言全重以子臧賢會非善會而追原子臧也書公孫是書法自鄭只是事迹

會戚 執曹伯 會奔

經原先德而賢去國之臣亦善善之長也 不重曹

會得禮須歸重子臧方見善善長意

遂如齊 歸父如齊 執曹 會奔

觀春秋刑賞之法而見忠厚之至焉 惡惡短善善

長俱重春秋之義發揮不重各事迹 出盟柯 會奔同

敗莒 會宋 罰弗及嗣賞延于世

賢者之類功臣之世題華孫傳已有故不錄亦當記此傳有之

伐邾 會奔

春秋善善長有取義以討罪者有取禮以去國者

徐越伐吳 會奔

經論世進人有因後兵以義者有因去國以禮者

卷十一

昭五

華向奔陳

經紀大夫去國而交著君臣之失道焉

年三十 入宋南里

叛臣據國以逼君春秋深罪之也 加奔楚同只倒

其入其出皆以南里係之宋書法 加三叛倒作

蔡侯來出奔楚

即諸侯見逐而知讒之為害也 主朝吳奔傳見無

極諛人為害意

如晉至河復 鼓叛晉晉將伐鮮魚故辭公亦

主不能自強意

二千有
三年 華而奔楚

經紀逆臣去國而責各有所歸也 不必一頭兩脚
只依傳將宋人諸侯楚子反覆發明總倒書法大夫
畧而不書者不書救宋之事也

大蒐于昌間

經于大夫講武譏其昧本以重成焉 此傳總註三

蒐非專論昌間傳中非地固輕而權臣專行意亦輕

全重三綱軍政之本以下意古者春蒐夏苗昭六十一以見

昭六十一卷

昭六十一

古人蒐狩之事所講者兵而所主者則皆納民于軌
物今魯之君臣上下而皆不軌不物則軍政之本亡
矣何以蒐為此意須發得透傳中本末字相照應明
貴賤等句是本馳射擊刺是末

蒐紅秋比蒲夏昌間三蒐皆非地

經述紀望國講武而譏其昧大本焉 非時非地與
權臣專行意俱提過在前而重魯之素亂三綱以斷
其失軍政之本何以蒐為總發之

城濮 三蒐

經重軍政之本故即伯事以譏昧本者焉 城上之

有禮以兵言魯之無禮以君臣言傳蓋援晉言以明
三綱為軍政之本而責魯之君臣自失三綱取于
治軍為也非以晉魯得失對言作文依傳倒作 只
國宋屬間主對

城中丘 閭間 失養民之道失教民之本

大閱 閭間 上重失政不時非禮點起下重

失本非地專行點起

叔鞅如京

昭六十一卷

昭六十一

春秋因使而紀王室之變正本意也 此傳發明王
室意見本不可不正唐虞公天下以下正說明正本
之意必其可公然後以達節為權不然寧無易樹子
而已其義苟行以下之意如此

子同生 突歸 札聘 陽生入

春秋援禪繼之義示正本之意焉 既不可以居正
達節兩開亦不可以禪繼平重中分四股只宜重正
本為主以札聘一比論過而墜歸下三比重發正本
以及天下之義

子同生 突歸 陽生入

經屢示居正之義家天下之道明矣 莊公始生即書于冊見嫡冢之重貼王猛鄭突歸而不氏以國見庶不可奪嫡貼子朝陽生入而得繫于齊見父不可廢嫡貼景王三比書法總是一串意若曰嫡冢既定庶孽不得以強衆奪君父不得以私愛易也

札聘 陽生入

經酌與賢與子之法而帝王之道備矣 俱要見致亂意一則守辭國之節以生亂而不知達節為權一

卷十一

昭六二

則昧傳國之正以生亂而不知居正為大

突歸 陽生入

經兩子奪夫嗣國者而正本之義昭矣

子同生 執如京

春秋于國本既正始以示法復因變以示戒 主傳

末二句作一嚴居正之法一示奪正之戒

子同生 葵丘

春秋正國本有重世嫡之生者有重易嫡之禁者

以王猛居皇

經于王臣置君而原罪于輕國本者焉 居字提起見猛當立而不能立制在劉單者由景王忽其本之所致也收以字書法

以四國伐鄭 以牟婁 以胡豹歸 三段作俱責其非義如加居皇倒作 只上二比以甲兵土地分

猛居皇 立子朝 一無寵一不正皆恃大臣而後定由景王忽本之所致也

入王城

卷十一

昭六三

春秋變文以正分而嚴挾君者之罪焉

居皇 入王城

經兩明王儲之正有罪夫廢之者有罪夫置之者

上書居而言以下書王猛而再言以

及孔父 入王城 猶分以表其節變例以著

其專

三十有三年 執叔舍

大夫臨難而守禮春秋之所賢也 本舍至傳以禮立身自申周制以却邾夷之並坐去兵衆以消韓起

之邪謀取冠法而絕獻子之私求安羈旅而止由豐之行貨總是不屈于強國不必分不為威惕不為利疚意

晉人圍郊

伯主昧勤王之義經微詞以貶之也 只重不親往徐遣帶說義字須重看

首止 圍郊

經重勤王之義故千二伯之得失而致意焉

圍郊 黃父 上昧于勤王以義貴之下協于

昭六四

勤王以正待之

庚與來奔

經于二君出入惡其不仁而微其不立焉 要叙二

君出入明白庚與入國郊公嘗奔齊矣至是庚與奔

魯而郊公復歸營焉庚與不仁只虐而試劍就是郊

公不孝不似微之之意要說見逐于蒲餘威不足以

馭下藉寵于齊人才不足以自立其為君亦未矣

盟宿 浮來同位 圍郊事 庚與奔 人主郊公

觀春秋之所微者而可以達王事矣 以達王事意

引起三段作列貴賤者存乎位彰得失者存乎事辨賢否者存乎人微之就名姓不登史冊說

圍郊 庚與奔 晉侯昧勤王之義而失臣職

其事不足為輕重 郊公昧喪親之禮而失子道其

人不足為有無

鷄父敗獲

經紀內外用兵之迹而深寓正分之意焉 不書楚

意不必講只叙出令尹喪而楚已燔六國敗而楚遂

奔便了以吳詐勝胡沈自取輕提于前獨重書其敗

昭六五

以君大夫為序書其死以君臣為別意發揮要見雖

顛沛必於是意

鷄父

經紀外夷詐勝之兵而謹分之意寓焉 傳中總言

吳人以詐取勝于前原為引起下句蓋承諸侯之師

曷為畧而不序說來意不重責吳也故此題專主正

分一意詐勝事是叙過在前倒書法亦依傳帶一句

便了

胡沈滅獲

經紀小國被患既著其罪尤別其分焉 胡沈書爵
書名書滅者識自滅也髡逞書滅夏鬻書獲者別君
臣也

穢遂 棄師 胡沈滅

經于小國喪師而必例其自取之罪也 要本不能
以禮自守役屬于楚意

戰韓獲 大棘獲 鷄父滅獲

春秋重大分特於君臣之見禍而致意焉 總叙以
戰韓配胡沈邊以大棘配夏鬻邊合來見得別君臣
昭本六

天王居於狄泉

嗣王當立而能立經特詞以表之焉 當立意提起
重能立作

立子朝

經于世臣之援立而著擅權之戒焉 王猛敬王二
段引起朝本不當立而尹氏立之故特稱立而目尹
氏重擅權發意

居狄泉 立子朝 當立而能立不當立而專
立

居皇 狄泉 立子朝

經迭紀王室之爭立者各因人而示法焉 立者不
宜立句最重所以辨三人之邪正者只在書立與不
書立耳王猛當立未能立敬王當立又能立子朝則
非王猛敬王之正而當立者而尹氏乃援立之始以
抗王猛今以抗敬王擅權亂法甚矣

入王城 立子朝

經于王儲有以正而罪挾之者有以逆而罪援之者
傳而合也當立不當立各邊提起

糾聘 名突救字千洮 八葵丘 爵伐鄭子 立朝氏
昭六七

經裁禮義以定稱而知其非有所徇矣 上見宰糾
寵妾子突正倫是非昭然矣而尹氏之擅權立庶其
事固有愧于突而罪寔浮于宰糾也故書名書字書
氏是義以定是非 下見王人下士之微宰孔三公
之貴尊卑較然矣而尹子之為卿士貴雖亞于宰孔
佐則超乎王人也故書人書公書子是禮以正名分
要見非徇時所稱意

歸期 稱名 突救 稱字 千洮 稱人 葵丘 稱爵 破
同前總叙見歸期之宰咺葵丘之宰孔均之為三公

也救衛之子突盟洮之子虎均之為下士也而春秋立例不同何哉後分常變兩邊

尹子伐鄭稱子名分尹氏立朝是非

如晉至河復

經殺望國事伯之耻以其無自強之心也 此行雖為有疾而復其寔無疾亦不得入故書有疾以殺其耻而所以殺之者以有耻而不能自強也受制權臣意輕不可與見陵方伯並用

如晉復二年如晉五年如晉復十二年如晉復

十三年如晉十五年如晉復二十年如晉復此年

經詳內君見辱于伯而責其無自強之心也 主傳兩朝一見止五如四不入此書有疾殺耻也當總叙事而以處困不能自強意作

舍中軍三卿代官同如晉至平丘不與同

內君受制而見陵宜有自強之心矣

二十有四年舍至

經于內臣歸國特詞以表其賢為 以忠事主非此處事迹傳蓋總原其生平制行以見其賢也以禮立

身事具見執舍處以忠事主如築郎圉則稱詩以斥勸民之非受三命則欲訟以明叔孫之構以至責意如之遂皆使祝宗以祈死皆是宜講出杜榭之衛魯之良大夫意後反覆嘆惜見得有益于人國而公卒不用也舍非是婁之字乃其名也但兼書姓氏耳

意如至 叔舍至

經於內臣歸國因其賢否而待之異焉 除館西河而恐懼逃歸是無禮傲狠敢施於昭公是不忠與下叔舍對各須於歸國上體貼意如有愧於行父若丘

昭公九年

之事叔舍有光於叔豹會號之事要見昭公不能制不能用意

築郎圉 舍至加舍中軍執舍同

內臣之賢其忠與禮足稱也 上比有搭惹奔者以昭子訟三命事在惹奔下也

執舍 孫陽州 與前題同下比是責意如逐

君事

吳滅巢

經紀外夷失守而深責其失君道焉 只主楚說與

巢無干以入郢之漸作案以不能有其土地人民作
斷要看寔邑之也句傳言自四鄰而及封境自四境
而及國都有由遠漸近之意宜體之

入州來 長岸 滅巢 入郢

經兩紀外夷啓患之漸示保國之道也 兩邊都要
發出漸字來不能制舊說不能制吳使之不滅不知
制字即指州來說乃控制之制蓋四鄰與國都稍遠
故曰制四境切近國都故曰保玩傳上截是案下截
不君是斷後總發之上責共王下責平王

卷十一

昭十七

入州來 滅巢 入郢 州來不守而巢滅則
封境震巢既見滅而郢破則國都危與前四股題一
般原不必加一鷄父

入州來 滅巢

經兩誌外夷失守皆以著其禍之漸也 常就書法
上發凌楚入郢意勿多做二漸字須體四鄰封境之
守至國都危矣一段是申說漸字意作文勿大開總
做為是乘車射御之教迭出迭入之計可點用

鷄父 長岸同 入郢 上封境震下國都危二邊

各以本股振起歸責州來滅巢事 無極說勝無義
貨行雖非本傳意亦可帶入

滅巢 入郢 亦同前題上原轉失州來下原
轉失巢

取濟西 不書曹取 滅曹 加汶陽同

經明內外失地之罪示君道也 滅巢 歸三田同

下陽 執虜 滅巢 入郢

經紀二國之所由亡重失地之戒也 宮之奇沈尹
戌皆先知之

卷十一

昭十七

叔舍如宋 昭子如宋聘且為意如逆曹氏也
主曲棘傳見宋元公意如外舅也而及意如逐君
惟以納君為任是心乎正倫恤患而不溺私親之愛
者矣

黃父

列國協勤王之謀經待之以正焉 夫以王猛至足
效我正見人心之公不為邪勝則為王事亦勤矣故
接之曰然則黃父王事也 舊作另意提過未融以
正待人見不可以異賞報臣子當為之事臣子亦不

可以當為之事邀賞也

居皇 王城 狄泉 立朝 黃父

列國不討勢而協勤王之謀春秋待之以正也

瓦屋 黃父 謹參謀以信待人抑勤王以正

待人

敵戎捷 黃父 後世有不賞邊功云得經意

矣後世以濫賞報臣子云失此義矣

楚丘 黃父 封國者有貶勤王者無褒總以

正待人意 戊甲士歸祭服 載馳木瓜 東方朔

卷十一

昭主

方之城 輸王粟具戍人 恤綿黍離 篤裴夾輔

之勲

黃父 會扈

春秋重王事有以正待人者有以恕待人者 上雖

有功於王然臣子之所當為下雖無補於魯然戊周

之令行俱以王事為骨方冠冕

黃父 構李

春秋以義律臣子而畧其所當然者焉

有鸛鵒來巢

經紀望國物變欲人君以德消之也

大雩 雩

經于國再祀而譏其禦災之非道焉 以天心眷

顧發起而況考之列位猶有人焉黜入以及身脩德

信任忠賢串講作禦災之本責昭公不是之務而區

區構祠之末為失道也

來巢 二雩

經兩紀災異而責內君禦之無道也 禽鳥得氣之

先雨暘為氣之感二事宜混講只重不能脩德上任

卷十一

昭主

賢帶入要見物異天災皆是天心仁愛而公不悟也

高宗宣王並証

公如晉叔齊謂公有子家舍至 來巢 二雩

經于內君禦災非道必原其事之可為而責之也

以人存天眷意碎講昭公不能任賢脩德總歸不能

格天消變上不可分應天人 人存不宜搭取郵股

時豹已卒矣

孫齊取陽州

內君昧理以取辱經諱詞以貶之也 次于陽州作

事迹不忍一朝之忿求逞其私欲應正身率德向以
群小謀之應擇任忠賢向以屯膏之時而欲為大貞
之舉凶之道也此以君伐臣而不勝也

遂得臣如 歸父如 作三軍 救台入 公
在楚 舍中軍 勸奔 孫齊

經原強臣得政之久而責內君失處屯之道也

作三軍 救台入 公在楚 舍中軍 以民
賦軍政分總見不可輕去之意

歸父奔 作三軍 舍中軍 勸奔 臣忠無
十一卷 昭七年

散獻公室民賦半已入私家俱見屯難之時意

救台入 公在楚

強臣專軍政於凌小取邑見之也

歸父奔 勸奔

經兩紀大夫去國之禍以見強臣之可畏也 兩邊

皆是謀去季氏而一亡其族一亡其身要見無敢獻

謀意片言一動要發

如晉有疾復 孫齊次 上易所謂困亨之時
而乃安於危辱畧無憤耻之志 下易所謂屯難之

時而乃謀於羣小求逞一朝之忿

信公野井

經于六國省內交譏其昧禮焉 先以禮講起然後
以齊魯崇虛禮作或分股渾作俱可不宜大開 禮
有本末正身治人禮之本無守身之本而徒脩儀文
之末 禮有名寔救災恤患禮之寔無納公之寔而
徒致千社之臣

舍中軍 公如晉 暨齊平 比蒲 野井

經于內君必詳其昧禮之本而譏之也 以昭公善

於禮而失國問起 去本股以失治人之禮失正身
十一卷 昭七年

之禮分

舍中軍 公如晉 孫齊同 政令在家不能取

有子家駒不能用

戰泓 信公野井 飾名取敗習儀取辱 物

有本末順事恕施者王政之本 禮有本末正身治

人者禮之本

舍至 舍如宋 上叔舍以納君友國為心而
不昧于利害之私賢于魯之諸臣遠矣卒也安之若

命而視宗祈死亦無可奈何焉耳故其卒公雖在外而特書日以表之下宋元以正倫恤患為心而不溺于私親之愛賢于當時諸侯遠矣卒也謀之未行而卒于曲棘則亦不幸焉耳故其卒雖在封內而特書地以別之

齊侯取鄆

經直紀大國取邑罪內君之失道也要見國人皆叛無有愛念之者不得不假齊之力意齊不能討季氏以正君臣大義作結

次陽州

取鄆曰次者境內皆其所宜居也

此正其分以誅其臣之罪曰取者一民非其所轄也此著其微以表其君之罪要發已絕未絕意

二十有六年

居鄆

經志內君之所寓而存一國之防焉

居鄭居狄泉居鄆總是存防天下二國分

公朝王所河陽同大心自曹入入戚入晉陽

同年惠庶其奔亦同諸侯避舍大夫專邑

取鄆居鄆始示失國之戒終存有國之防

公圍成

經于內君討叛而深罪大國之廢義焉即一圍字便見季氏據土以拒君昭公失德而携民是不君不臣處只提起重講景公為義不終意仍以季氏昭公翻入斷之收不書齊師圍成而書公圍成書法

舍如宋公圍成明義怠義分叔孫舍戕

分然也宋元畧私親而正倫恤患賢於當時諸侯遠矣梁丘據不足責也齊景怵邪說而為義不終方伯連帥之職安在哉

郭陵

次陽州

昭七年

經紀大國爭伯之迹見伯主貪利之效也此齊景爭伯假納公之大義以為糾合之謀主意如至傳諸侯不合二十餘年句當時納公無成者以齊梁丘據與晉士鞅皆與季氏表裏故也

入成周

經紀王道之微而因著始禍者之罪焉文武都豐都是西京名曰宗周周公營東都于洛陽是東京其旁置一邑曰成周遷殷頑民于此子朝之亂其餘黨

在東京之王城敬王畏之故定都成周

子朝奔

即庶孽之無成可為徇私者戒矣

王猛入王城 子朝奔

經詳王嗣之出入見徇私者之無益也 公景公非

聯講要見兩棄意

及荀息 子朝奔

兩觀庶孽之無成見人心之不可私矣 亦重兩棄

意 或出歸賄及荀息是指平王及奚卓言

卷十一

昭十七

子同生 公即位 文札聘 上以國本定而予

大臣下以國本危而罪大臣

子同生 公即位 君存而國本定君終而嗣

子立要見大臣善于謀國意 易首止盟洮同

會扈

經紀仗義之會不以利謀之間而畧之也 依舊說

亦可但看傳首令成周且謀納公一旦字覺有輕重

宜主不以魯事廢王事作不以一人累眾人帶發

盟扈 會扈 皆以賂故弗克一畧而不序一

序而不畧總問分作 商人弒舍晉與列國皆受其

賂則其罪無別矣况于鄰壤初不與盟會者乎意如

逐君宋衛皆利納公獨范夫不欲則其情不同矣又

况成周之令行乎就二盟中審其輕重而取舍之大

情得矣

厥愬 會扈

春秋不貶列國棄義原其情與事而已

公如齊至居于鄆

即大國之卑內君而失職之罪見矣 設禮以饗而

像宰獻見其失職

昭十七

子有

子有

居鄆高張唁公

經紀大國之省難深罪其失職也 責齊不能討意

如以納公而徒遣使來唁禮字重看 諸侯失國托

于諸侯禮也今乃微君之躬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

也今乃微君之故可發二股

孫齊見逐不討 居鄆 淹恤不納 公如齊 廿七年

高張唁公 稱立君

大國廢失省內之道經備書以責之也 總起總束
分微故微躬二段

高子盟 高張信公

春秋重先賤予創伯著恤鄰之功青嗣伯時恤鄰之
禮 上以太公提起而予桓脩之下以桓提起而譏
景昧之

如晉次乾侯

鄆潰

經著內君失民責其自棄之甚也 只孫齊 鄆潰

卷十一卷

昭十

合作始無以保一國終無以保一邑

年三十 公在乾侯

經因內君寓外而深致存君之意焉 主存君作不
與季氏專國正是存君意臣子諸侯就存君內發二
股 凡茲魯之臣子不知吾君之尚存乎晏然其心
而無一仗義討賊者何也凡茲友邦諸侯不知魯君
之尚存乎慈然坐視而無一舉義靖鄰者何也

孫齊 取鄆 居鄆 鄆潰 乾侯

經于內君寓外有畧詞以存防者有特詞以存君者

公在楚 公在乾侯 俱是存君各照傳公意

滅徐革羽奔

小國被害而無興復之志春秋深絕之也 既屈服
而後奔則與服為臣虜者同矣故書名要責弱者不
自強於為善意

三十有 會適歷

經紀伯國寵惡而直見其事之悖焉 主意如出君
不事至不亦悖哉一設意總做晉侯荀躒小分

圍成 貨齊 會扈 貨晉 立煬宮 加戌辰即位乃絕
北域事也

卷十一卷

昭八

經罪大夫拒君有媚于人者有質于神者

圍成 適歷

三國昧義而黨惡春秋均罪之也 主齊晉不能誅
暴禁奸悖君臣之義作齊景聽梁丘據先卜之言晉
定聽荀躒試召之言後以從自及帶之田常歸禍于
齊六卿伏憂于晉 加晉陽叛 高強奔同

公圍成 公厄 高張信公 適歷

經兩原大夫不臣之迹而深責三國之縱惡也 圍
成帖高張一邊 會扈帖適歷一邊

黑肱以濫采奔葵同年夷傳

三十有
二年在乾侯取關

經紀內君寓外取邑而誅權臣之意明矣 主公薨
傳必書公在乾侯意如也 蕪主家氏註關者魯
羣公墓所在公不得奉宗廟祭祀而先君墓道所在
特以取書著賊臣據國拒君之罪也

吳伐越始用師於越也

城成周

經于列國勤王之役而深傷王道之微也 天子有

卷十一

昭公二

道守在四夷今至于城則不可以稱京師矣黍離為
國風是自降非夫子降之也稱成周亦然

公薨

突奔 入櫟 衛侯奔 夷儀 孫齊 乾侯

觀內君失國之異於人而其故可知矣 以衛鄭提
起倒昭公作季氏之專異于祭仲子家之不用異於
推挽之有人所以終失其國也無書法

突奔 入櫟 衛侯奔 夷儀

觀二君所以能復則知內君所以不復矣 上以權
臣之害淺貼季氏下以賢臣之功多貼子家

取鄆 圍成 鄆潰 乾侯 乾侯 乾侯

經詳內君失國之事絕君而誅臣焉

季氏曰昭公在位三十二年乃魯國衰情不振之君
也當其初年居喪無感容而父子之親喪娶妻以同
姓而未婦之倫乖季氏之禍雖積於成衰之世然取
鄆而不能正納牟夷而不能卻大雩大雨雹屢見而
不知警舍中軍蒐紅軍政盡失而不能收卒之得罪
於伯主則五如晉而不得入十三國同盟而不得與
昭公果何以保其國哉當是時晉六卿與三家聲勢
相侔遂為輔車宜昭公之不入也

卷十一

昭公二

四百五題

經統一卷之十二

西吳張祀成夫南著

男
張趙煥
張晉煥
張鄭煥
張時煥
張觀煥
張鄧煥

姪
張時煥
張觀煥
張鄧煥
全校

定公

春王

經畧望國謹始之文而罪有所歸矣 季氏廢行立

宋此

宋元

宋此時宋未入國迨六月喪至然後自壞墮先入是魯之正月尚無君定之並無正月皆制在權臣故也

故不書正月云云主人謂季氏不可罪定公以其未立

故也

執宋仲幾

伯主擅討罪於王都春秋特謹之也 以王事討有

罪問起只主擅執人於天子之側一意列國之君大

夫晉得而執之是伯者所以行乎諸侯也不在京師

則執而歸京師在京師則當告而後執今乃擅執之

故貶每謹於初意要發揮初字對纂弒之萌堅冰之漸說只書地一書法趙鄒帶用書人亦可 加城成周只見以王事討有罪

執滕子 執仲幾

經重一王之典法而兩罪夫專之者焉 上宜定以

邦典乃執而不歸京師下宜斷以邦法乃不告司寇

而擅執上以伯事討有罪下以王事討有罪

狩郎 執仲幾

講義非地謹微討罪非地謹

初每謹於微而王德全矣每謹於初而禍亂熄矣

正本謹微

執仲幾

總是尊王之意俱在地上發

戊辰公即位

內君定位之喻時見國本當謹矣 不主責昭公定

公只把魯事為後鑒作文以意如專制定公不能蚤

定其位講起而後以垂戒意發揮既不得正位於正

月乃在六月又不得定位癸亥乃在戊辰定之見

制如此有國者所以當蚤定國本也否則幾會一夫

窺伺遂起遲速一專於己焉知不為意如者乎進退

一制於人焉知不為定公者乎故詳書戊辰即位者
欲人察此而知鑒也

春王 即位 總因定公見制於權臣未立而
畧謹始之義已立而寓正本之意

子同生 即位 示正本之法示忽本之戒
宗嗣先定變故不生一失機會或萌窺伺

立煬宮

經於望國崇遠祀而深譏其非禮焉 煬公伯禽之
子考公之弟歷世已二十矣季孫立之者一則掩舍

十二卷

定三

嫡立弟之非一則酬昭公不入之禱也作文以廟制
祭法挑講專責季氏 廟當遷於孝公之世祭當絕
於隱公之世

毀泉臺 立煬宮 毀所不當毀立所不當立

隕霜殺菽

經紀天道之慘見國政之暴也 周十月夏八月微
陽用事未可殺菽此季氏專權刑罰過嚴之應

隕霜不殺草 隕霜殺菽 舉輕舉重俱刑罰
不中之應

楚人伐吳 此時吳用子胥之謀以滅楚主拓
舉傳皆懷謀楚之心見楚棄賢之失

新作雉門兩觀

望國習僭而失馭臣之本春秋特譏之也 天子五
門臯庫雉應路魯三門庫雉路庫門制似臯門雉門
制似應門雉門外為兩觀中門闕然為道上懸法象
天子制也諸侯則一觀耳 以僖公新作南門則獨
書於經見雉門不當新以子家駒設兩觀為佔天子
見兩觀不當新此乃先祖為之非矣其不能而革
之則失在公也夫撥亂反正者必本之身身正者物
必正向最重全就習舊而不知以為非何以禁季氏
之脅其主作重馭臣上勿涉勞民

十二卷

定四

新作南門 雉門兩觀 兩邊俱是僭制而以

勞民馭臣對上用史克以作泮宮美僖公証下用子
家駒以設兩觀為僭天子証

作雉門 墮郕費 越禮習僭望國之非用禮

革僭聖人之化

年三 如晉至河復

內君事伯而見辱以得國之非正也 主臯鼬傳三年朝晉至河而復句由其上不請下不告而受國於意如故往朝而見辭也

盟後 孟懿子以大夫盟諸侯邾隱公居父喪而出盟抗君遺親分

年四
召陵侵

伯主奉天討而沮於利春秋深陋之也 全要發得陋字意出不徒罪其貪已也看傳楚為無道至功徧矣一段是驚天動地一場好事後以一利沮之遂索

卷十二

定五

然休了真是可陋全本請命於周說大合諸侯句不可與天子之元老句平

伐楚 城濮 召陵侵

義舉可以軼伯功而應於利陋之甚也 桓文之功美矣猶不出於王命也晉定有如此之義真可以軼桓文者而竟以一利沮惜哉

召陵侵 鹹沙 曲濮

伯主隳天討而失人心經深陋之也

召陵 召陵侵 近王事隳王命 上重發師

強敵服起下重發請王命合諸侯起方有力

城濮 召陵侵 畧其譎陋其貪

滅沈以歸

經於肆暴失節者皆罪其不仁焉 仁者以大事小仁者殺身成仁書滅罪姓書歸罪嘉

召陵侵 滅沈歸

奉天討而沮於利者不義奉伯討而過於暴者不仁滅沈以歸 入曹以歸

經兩紀被患之君而詳畧其詞以示意焉 沈無罪

卷十二

定六

故書殺罪在蔡也曹自取故不書殺罪在曹也

圍費 滅沈歸

經於治叛治小者皆責其不自反焉 季孫以所惡於下者事其上宜南蒯之及此蔡侯以所惡於前者先於後宜有公孫翩之及

臯鼬

內君要盟以固位經原志而畧之也 言及雖是事迹可就此斷他得國於意如有歟而汲汲要盟之罪定惟不請於天王故乘此在會之劉子而盟之惟不

告於方伯故乘此在會之侯伯而盟之以凡舉只未
帶一句繳之非義所係向承序與不序而言是文義
之義非理義之義也蓋召陵序十八國之諸侯明其
有如此之勢而竟以利隳方見其陋義係於序也臯
鼬之盟第書公及足以志罪矣奚取義於諸侯之序
而贅之哉或謂志在於內而義不係於諸侯亦謬

公即位 如晉河復 召陵侵 臯鼬

內君有所歉而求盟春秋凡舉以志之也 同單惟
不請不告而朝晉見拒所以求為此盟召陵侵只照

書法

卷八

定七

召陵侵 臯鼬

春秋詳畧諸侯之紀視義之所係而已 只主序與
不序從聖人書法照辦不可以書及為魯私對書侵
為晉陋

楚人圍蔡

經紀外夷凌夏稔惡之罪見矣 主栢舉傳以盟主
不能致其討天王不能達其命發楚長惡不悛之罪

晉衛伐鮮虞

經於伯兵畧遠深矣 義之罪焉 謀楚不能討
圍蔡不能救惟中山是伐威不行於強暴而行於寡
弱不知一中山之得何補於天下大勢之去也

栢舉敗奔

經予遠人恤患而因見棄義者之罪焉 傳前後只
講書爵以予吳而中包書以一書法雖是借晉難以
形吳易寔即吳之易以照罪晉人之難故云深罪晉
人保利棄義難於救蔡也宜將囊瓦貪以敗國又不
能死提過主予吳以罪晉渾作蓋瓦奔雖在下而稱

卷八

定八

人書法已在上矣以晉吳並翻起而仍說吳能聽蔡
請以達王命是蔡之危晉不能救楚之橫晉不能攘
而幸有吳也何晉任安夏攘夷者而反一吳之不若
耶向令吳而晉則蔡圍何以解而王命何以達也雖
吳素有謀楚之心而此但取其救蔡可矣故吳子書
爵而曰以予吳而深罪晉也 傳中達天子之命句
最重應上天王不能達其命所以不能達者由盟主
不能致其討與成伯討之功句相照無非予吳以罪
晉意

栢舉

春秋進遠人從義深罪伯主之棄義也 同上題但少死不能死併記其出奔書法

瓦奔

經於貪臣去國而著其可賤之甚焉 此無稱人書法只用記其出奔若重不能死上然失節是瓦一人身上事貪以敗國是有關國家事敗國字最重二句宜串說

清丘 新城同 鐘離 召陵侵 栢舉

卷十二

定九

經原內伯外強之迹而獨著棄義者之罪焉 以晉主盟吳強夷起仍以晉難吳易接之流水講下歸重罪晉上總倒侵以二書法吳謀楚意不用

召陵侵 栢舉

春秋兩紀兵事深著伯主棄義之罪焉 全在難易上比並發揮傳意原以吳易照罪晉難非謂晉之遺義於吳也

踐土 新城 長岸 鷄父

即內伯外強之迹而伯主棄義之罪見矣

吳滅徐 懷謀楚 圍蔡 蔡請會 栢舉

經於遠人仗義不計其心而進之也 楚封掩餘燭庸而吳怒之於是滅徐則吳謀楚之心已萌於滅徐之日矣惟時閭閻以敗謀伍負以父故謀宰詔以族故謀因蔡請而解楚圍若會逢其適者以此問起後講其賢於當時伯主遠矣要見聖人道大德宏與人為善意 上二股易楚伐吳同

伐衛及戰 栢舉

卷十二

定十

逆王命而抗伯討者罪之達王命而成伯討者予之上以齊奉王命而討有罪起下以晉墮王命而墮伯討起

盟召陵 栢舉

聖人樂與人善序伯績而取外功焉 以專與偽起

城濮 栢舉 誅意畧其功取功畧其意

入陳 栢舉

經予外夷討罪恤患不計其貪與偽焉

厥愬 栢舉 上急恤患之義原其情而恕之

下申恤患之義畧其情而予之

吳入郢

聖人黜遠人肆淫奉天討也 傳文俱承栢舉說來
須合栢舉子吳並照發揮曰非有心曰奉天討曰善
小惡大功不足掩俱要體會含室亂配意最重

栢舉 入郢

春秋進退遠人以天為命討也 須總問起一事而
忽為褒貶所以為天道無私全重聖人無毀譽意要
合二比綰照發揮方透勿大開

荆入蔡 荆聘 栢舉 入郢 因順逆而黜

十二卷

定十一

陟之因善惡而褒貶之

邢狄伐衛 入郢 功近而德遠善小而惡大

栢舉 入郢 夾谷 歸田 因事異施是以

天治人有功自序是以天自慶

栢舉 入郢 入邾 歸邾

春秋公賞罰有以善掩惡者有以惡廢善者

聖人心無毀譽聖人道大德隆俱有明乎此而後可
以司賞罰之權句就窮經者發

歸粟于蔡

年五

經界諸侯之行小惠以其忘大義也 蔡為楚所圍

則環視莫救吳既破楚解圍乃相率而歸之粟非救
災恤鄰之道也故特書魯而不序諸侯見其事之末

於越入吳

經於強夷被患而著競力之戒焉 只見力不足恃
不可以此為恃力之報收書入吳於栢舉之後

舍中軍 戊辰即位

內君無大夫明義之見故因私勞而廢義焉 昭子
不賞私勞而殺豎牛定公忘仇而以璠璣歛季氏

十二卷

定十二

敗鄆 舍中軍 僖賞私勞昭子不賞私勞

士鞅圍鮮虞 區區一鮮虞伐不能服則又圍

之兵益忿義益不勝皆由主盟之失道耳

滅許以歸

小國被患而失節春秋深罪之也 主滅黃傳重罪

許作滅國之不仁只提起

公侵鄭至

即內兵加貳而陪臣專恣之罪見矣 魯自宣公伐
杞之後無君將者十八年至是而後一侵鄭再侵齊

年六

一國成皆書公則三桓既微之微也然本非公室能張皆陪臣托公以出師耳是役雖出晉令而實陽虎之釁勇番禍以逞其欲微釁於鄰國使衛侯不聽公叔發之言魯其殆哉

季孫斯何忌如晉

即內卿之並使而見陪臣之執命矣

執邾犂

伯國討罪出於私其柄移矣傳首至弗執之矣皆事是自范趙方睦三句正見其為私意須辨醒執異

定十三卷

定十三

國行人以下正是斷語須感慨晉柄下移意分晉亦帶發非徒責晉君委權亦非徒責樂邾之執無名也執意如執邾犂上意在貨財不以義下出列卿私意不以公使邾莒能供必弗討之矣使楊楮皆獻必弗執之矣

執仲幾執樂邾仲幾固有罪然不告司寇

而執人天子之側上侵之漸不可長也邾犂雖可執然不由晉君而出列卿之私下移之禍所當謹也

城中城是時政在三家公室無民定公豈能

役衆脩城以備外患蓋陽虎欲去三桓故托於盟孫鄭而城中城將挾公以自固耳

帥師圍鄆齊初取鄆以居昭公後鄆潰遂貳

於齊魯不以文告諭齊而遽用師徒致明年國夏伐西鄙自是連歲交兵始此

年七

盟鹹盟沙

即二國叛伯之迹見貪利之效矣主朝歌傳盟於

鹹沙而鄭叛於沙股雖未見鄭但會鹹後齊鄭微會於衛自是以後盟曲濮會安甫會臺會洮皆齊鄭糾

定十四卷

定十四

合之事公五氏次垂葭次苕蔭皆齊衛合黨之事

北宮結侵衛

與國用叛伯之謀而致叛者之罪見矣

齊國夏伐西鄙

年八

公侵齊至公侵齊至

兩觀伯國用兵而見犯大之罪焉主暨齊平傳魯

再侵齊結大國之怨未見及平意

齊伐西鄙齊自崔杼伐我之後四十餘年兵

至魯至是再見則以晉伯之不復振也國夏兩伐晉

救無功魯於是而及齊平矣東夏諸侯惟魯事晉故齊伐之景公棄晉之表不思惟德之務以懷諸侯而欲力征經營以定伯統是知時之或可而不知已之不可者也

會苑

春秋立重衆之文戒臣不可以專兵也 春秋大法一段引起大衆當重非另一意衆當重故兵不可專傳意非議盾鞅只借以垂戒師次於君而與大夫敵以君將不稱帥師大夫將則師將並書言至用大衆

卷十五

定十五

君與大夫皆以師為重而不敢輕以君與大夫將皆止稱師言曰重曰不敢輕皆春秋立法如此非謂君與大夫重之也不可取民有衆專主兵權言人臣若取民有衆則侵君之權而操國之重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曰不可有深禁意故曰王法所禁陳厚施季盡征正是取民有衆曰不得為爾謂不得為陳季也

公伐邾 鞏帥師 次郎 會苑

春秋變例以紀君臣之用兵示重衆之義也 將師次君而與大夫敵雙提倒下二比作稱師總是重衆

而重衆之義在君則重民命在臣則謹兵權諸說總就兵權說於君一邊覺不通

公伐邾 園郈 大棘 會苑 明君重於師而尤戒輕用明將等於師而尤戒專用

次郎 園郈 斐林 會苑 只師還會苑全

經於君大夫之將而皆示重衆之義焉 皆本用大衆說上戒驕下戒專

斐林 會苑

經兩於伯臣用衆而示謹權之意焉 玩傳於以見

卷十五

定十六

人臣云只宜總發小分則可民衆即是兵兵即是權只重兵權上盾鞅雖不可加罪但盾上侵鞅分晉可帶見

園郈 乾時 下陽 里克 滅潞 林父 上二股

發君以師為重下二股發大夫以師為重不重在事迹上

伐餘丘 敗郈 斐林 會苑

經於大夫將兵常例以正分變例以謹權 只就大夫一邊分看 或救江會苑或大棘會苑皆同

裴林 舍中軍 樂施奔 會元

春秋兩示重衆之義杜人臣得衆之禍也 傳意謂

春秋重衆之義行則陳氏不得厚施季氏不得盡征

安得有移國奪民之禍非是鑒陳季之禍而示謹權

之意也以裴林二比為主中軍二比照傳輕帶於後

舍中軍 樂施奔

兩觀臣之取民者非春秋法也、以重衆意起中畧

分二股厚施盡征正是取民有衆專主兵權處宜總

束之見王法所禁各要帶春秋之義行則不得為意

卷十二

定十七

不可板責陳季

滅下陽 荀息 滅潞 林父 會元 士鞅

春秋屢紀兵而重衆以示謹權之意也

衍歸 棄疾圍蔡 舍中軍 樂施奔 上強

都之害謹禮下有衆之害謹權合入櫟傳

士鞅侵鄭衛

經陋伯國討貳之兵嚴貪利之戒也 主朝歌傳或

書侵以陋之鄭衛交叛以大夫專政賄賂公行也陋

字全在貪利上看為此區區貨賄而把伯紆都弄壞

了致今日遺將動衆以討貳何等鄙陋大意重致叛

不重今日計叛上

從祀先公

陪臣假禮以濟私經誅其情之逆也

從祀 竊寶王

陪臣托禮之正以售奸春秋所以驗其情也

河陽 祀先公 事逆情順事順情逆

竊寶王大弓

得寶王大弓

卷十二

定十八

即望國分器之復見君臣不恭之大也 君不能世

守臣不能典守聯講 加竊比同但以失得並斷

次五氏

即二國駐兵之迹而伯業之衰驗矣 主朝歌傳次

於五氏而衛叛五氏衛地齊伐晉夷儀衛往助之未

敢進故次五氏

及齊平

望國有異兩結成經原志以譏之也 見暨齊平傳

罪其不當犯大非罪其畏也

及齊平 夾谷田 始結成畏齊既講好化齊
對作

夾谷至

觀聖人所以化強而知理之為大也 此題只就後
人論孔子無書法須重發天下莫大於理而強衆不
與意如徒贊孔子亦未得言此傳理字不可混用下
傳禮字

至夾谷

即內君返國而聖人順理之效見矣

卷十二

定十九

于洮乞盟

夾谷歸田

易鷄澤同主晉侯謝魏
條說

觀謝過有文質之殊而二君之得失見矣

召陵

夾谷

以禮下敵以理化強

平莒及鄆 夾谷

觀人心之逆順而知理為大也

蕭魚

夾谷

推誠服貳順理化強

夾谷

墜邱費

外服內順俱聖人之化上理

字下禮字勿混用

夾谷

橐臯

于鄆

春秋詳紀內好而聖賢却敵之功見矣

夾谷

歸田

黃池

入吳

即化強被兵之事見理力之異效也

歸三田

經著大國歸地之誠不嫌於自序其績也 夫子以
禮責齊即却裔俘三句齊人所以心服而歸田只由
於此書來歸以見齊人之心服就是聖人自序其績
慶春秋夫子之筆削至末一段是從後人看得如此
見聖人以天自處則不知績之在已績之在人惟可
序則序之不是聖人有意自序其績而以不嫌示法
也此意只於書法後輕發數句傳引桓公便見人之
績如此序已之績亦如此序就是忘人已意

夾谷

歸田

聖人以禮化強而不嫌自序其績焉 夾谷作歸田

之由只重歸田作發化強意序績不嫌在書法後

伐楚

完盟

歸濟西

夾谷

歸田

歸謹闡

春秋特別歸地之誠者而不嫌於序績焉 以濟西

謹闡照傳問起書法倒單發揮而以桓公以義責楚

楚人求盟入中比斷

歸濟西 三田 謹聞

經迭紀大國歸地而特表感化之誠者焉 全重在心服上辨濟西固為請而得之謹聞比自歸三田服出亦必請而得總非心服三田之歸蓋心服而歸也

伐楚次 于師 夾谷 歸田

經於內外服敵之誠而皆序其績焉 總起總收俱從來字上發揮要本二責字惟以義以禮能令人心服如此書法要見人已不嫌

卷十二

定廿一

伐楚次 夾谷 以義責楚以禮責齊

于師 歸三田 皆書曰來序績也原轉義責禮責發來兩邊俱是心服

元年 春王正月 盟師 歸田 立法無間

古今序績不嫌人已 上二比有易盟蔑瓦屋者志大公而變周制是通古今也又有卑出春王正月者行夏時尊周朔亦通古今也

春王正月 盟蔑 城 咸丘 通古今

於一息會人物於一身

歸濟西 歸三田 出於私出於誠

歸三田 歸三田 歸地出於誠見聖人化強

之績歸地出於順見內君遷善之美

歸三田 墮費 績成於外兆行於內俱重禮

之化上以却夷俘三件為禮下以家不藏甲等為禮

俱從學者斷聖人

歸三田 獲麟 聖化行而感乎人聖經成而

感乎天

圍郕 圍郕

卷十二

定廿一

經直紀內臣討叛而深示反己之道焉 強叛作事

實全以理字為主原轉三家久專而致家臣爭叛亦

其理宜矣夫子十世五世之說皆自理推之然不必

拘拘世數春秋制法本忠恕以下申言上意施諸已

六句正是忠恕知傾公室以自張而不知家隸之擬

其後知不知有味只顧前而不顧後不免以傾公室

者而自傾也收據事直書書法

伐邾 伐宋 作三軍 舍中軍 圍費 圍郕

經紀政之漸專於下亦理之不誣者也 世數意不

重只重上行下效意分三段末以忠恕總繳須本天子失道說來

作三軍 舍中軍 圍費 圍郕

大夫專政以啓叛經示反已之道焉

圍費 圍郕

經兩紀內卿討叛而皆責以反已之道焉 皆重不忠於君總叙同單分股渾作

樂大心奔曹 宋公信讒大心挾詐君臣並責

公子地奔 在辰奔傳只責宋公無親親之思作

卷十二

定廿三

會安甫 以趙鞅圍衛故也 齊與鄭衛既盟

沙鹹今三國復為此會無憚於晉亦主朝歌傳意作

辰暨奔陳

經惡大國薄恩而兼罪夫昧義失節者焉 一頭兩

脚意要相承書法總結

^{十有}辰自陳入蕭 大心自曹入

列卿結與國以恕叛經交著其罪焉 宜據經分作

以書及書自陳作一邊以書入書自曹作一邊或橫

截以為亂黨亂兩分亦可

大心自曹入

經誅大夫從叛而兼責黨叛者焉

辰暨奔 辰及奔

經於叛臣出入始異其責而終均其罪也 上不得已在佗彊而辰之脅為重下則無首從之別矣

及鄭平叔還蒞盟 平六年侵鄭取匡之怨始叛晉也主朝歌傳蒞於鄭而會叛句

^{十有}墮郕費

即聖人革強都而謹禮之兆見矣 此與夾谷傳稍

卷十二

定廿四

異不重感應說全發為國以禮意兩都之墮亦因其

機為之仲由為季氏宰一機也三家不能制陪臣而

問於仲尼又一機也傳中以禮制國等句總說諸侯

大夫之制如此家不藏家二句專說大夫三家各固

城以弱公室而已亦不能制陪臣皆越禮之弊夫子

一律之以禮而私家革四代之強公室振五世之弱

然後知禮之於國也大矣此雖一節之事而可為大

行之兆下推而行之魯國以下正是大行處不可添

出天下與魯國對亦不可謂墮費乃以禮為國之兆

凡見以禮為國可為大行之兆也

城費 城成郭乃郭外城也 園費 園成 墮郭

墮費

大夫越禮以貽患聖人因正之以禮焉 照傳者同

城費 城成郭 墮郭 墮費

強家固邑而終墮聖人謹禮之化也

園費 園成 墮郭 墮費

私邑強而繼華聖人謹禮之化也

城費 城成郭 園成 園費

卷五

定廿五

觀強都興據之迹知越禮無以為國矣 先以三家

固城而公室不得張陪臣憑倚而三家不能制分二

段後總發越禮無以為國意歸重三家身上

墮郭費 園成至 此題俱從作者論聖人不

當於經義上求上禮足以化之使推而行諸魯國而

準則上下相順而王行矣下權無以一之使其得

政以及期月則不待兵革而自墮矣叔季間制正郭

疑沮亦兩邊開節

盟於黃 見朝歌傳

園成至

內君討強之危由聖人得政之未專也 強是事寔

危是會盟侵伐之危以強與危喚起推到孔子得政

未專上三家惟孟氏最弱強者墮而弱者不墮何也

蓋叔季有悔心而問於仲尼故得乘機以禮悟之而

遽墮若孟氏無此機會則必得專國政而後可以制

革之也今得米專無惑乎成之不墮矣全憑越明

年攝相一段証得園成時得政未專而正郭疑沮事

亦緊闕下成雖未墮云明其功雖不就未嘗無功使

卷五

定廿六

聖人若得其資則成功甚易此即周匝上意或疑聖

人不應危君以自明不知春秋中有原聖人本意者

有從後人看聖人者此只從後人看聖人何妨

歸三田 墮郭費 園成至

聖人化行內外而猶沮於強都者以得政未專也

夾谷至 園成至

即望園內順外梗之勢其機皆決於聖焉 順理之

效得政之淺晏子正郭點用

于師 戰韓 園成至 伯臣得政久而感行

於外聖人得政淺而化沮於內

城譚 圍成至 伯臣得政淺而兵未節聖人

得政淺而化猶阻

伐邠 圍成至 伯業未成由人心未與聖化

猶阻由權藉未專見桓公當經營而孔子當專任意

圍邠 圍成至

兩觀私邑之固有以強臣專政之久有以聖人得政

之淺

次垂葭

卷十二

定廿七

入晉陽以叛

經惡大夫據邑以明人臣之義也 鞅入晉陽本拒

范中行氏非叛晉也但專土興兵以拒人不知投鼠

忌器之意故正以人臣之義而加以叛君之罪書法

是書入書叛

朝歌叛

經紀伯臣背君之迹著貪利之效也 晉主夏盟威

服天下此時政事君皆自親而賄賂未行也及大夫

專政遂致賄賂公行此二句串說不對

踐土 文伐衛 新城 會扈 馬陵 會扈

平丘 執意如 召陵侵 干鹹 干沙 五

氏 夾谷 如鄭莊 干黃 晉陽叛 朝歌

叛

伯主以徇利隳先業春秋備責之也 以晉世業說

起以會扈執意如侵楚作晉貪利而以諸侯叛外大

夫叛內自是不復主盟逆結之

平丘 召陵侵 會沙 會鹹 五氏 如鄭

蒞 晉陽 朝歌

卷十二

定廿七

即伯國內外皆叛之迹貪利之效見矣

平丘 夾谷 齊叛魯叛題面好須記

盟扈 執意如 召陵侵

春秋備責伯國之貪利所以明義也 以義利總論

分三段各點貪利事將畧字賤字陋字意發揮書法

三或字見備責意始強而終携叛要發在後 或易

文十七年會扈執初犂侵鄭衛同隨易他股須有貪

利事寔方可

會扈 昭廿七 召陵侵 樂祁犂 晉陽叛

歷觀伯臣之黷貨而知伯業所由隳矣 以國家之
欺四句意提起中分股後繳晉室不復能主盟意上
二比是因利棄義下二比是因利肆惡

會扈 昭廿七 召陵侵

伯國以利隳安振伯業所由衰也

易適座相舉同

取郕 會扈 栢舉 執祁犁 晉陽叛

經原內臣貪利之戒而屢罪伯國肆貪之非也 加

黃池見晉不復主盟

鷄父 栢舉 平丘 夾谷 上由用人之失

卷十二

定廿九

無極蒙荒下由徇利之非平舌鮒范鞅

趙鞅歸

經紀叛臣歸國之易見伯主政刑之失也 先以易

辭提起就易辭上斷縱釋有罪見鞅叛逆而且始禍

其罪重於荀范既不能云而又徇韓魏以許之復無

政刑矣政刑字不平無刑即無政也書法不專指書

歸宜總收一句

晉陽叛 朝歌叛 鞅歸

伯臣同罪而異罰見伯國之失政刑也 加會卒會

洮是無助故終叛亦同

十有四年 戍奔 靈公不能遠色失齊家之道成不能賤

貨失保身之道此鷄司晨家之索象有齒以焚其身

家氏曰人臣欲正君先自正其身戍怙富而驕乃

欲以正君自任事不成而禍宜也 若出趙鞅北宮

結只主靈公不能正家以喪大臣無怙富意

朝吳奔 叔戍奔 吳不能避名杜說戍不能

去利遠怨

滅頃以歸 主滅黃傳以楚不仁點起重頃失

卷十二

定三十

節上

北宮結奔

檇李

經紀遠人挫敵而深惡其詐焉 吳來伐越越自有

微詞請罪等事吳未必不引師而去乃用詐敗之闕

間之傷未為全勝而夫椒之敗會稽之棲重為越禍

矣然則越何取於敗哉用詐須本左傳事發得愷切

復仇事在後不必用

越入吳 檇李 黃池 入吳

經詳遠人兵事而獨削復仇者以示義焉 重復仇
一意作前後只作辨蓋謂承告悉書獨哀之元年吳
亦敗越豈其不告而不書者則以復仇乃人子所當
為之義耳 去黃池同

入郢 攜李 忠孝分申胥依牆之哭夫差立
庭之誓

會牽 會洮 二會皆謀救范中行晉以天下
宗盟至於外携內叛齊有代興而伯之心相率抑君
而助臣觀晉之分崩離析則知其前日之貪利無益

觀齊之獎亂崇惡則知其後日之攘奪有由

石尚歸脈

經紀王室以禮親內而因寓尊主之意焉 以南季
聘傳非正意提起重踐土傳存祭意作

崩躡奔宋

經於儲君之出而交譏父子之失道焉 父子聯譏
俱重國本說

十有五年 邾子來朝

滅胡豹歸

小國啓患而又自屈春秋重其罪焉 滅人之國其
罪大矣不必另作一意只引起胡有取滅之罪意還
重以歸上二意串作存亡有命之言引以斷胡之不
死為不知命勿兼取滅一邊總收楚子書爵而胡子
豹名又書以歸書法

入郢 豹歸

經原小國致患而失節故特重其罪焉 傳吳之入
楚句點入滅內同單

滅庸 滅胡

幸弱叛楚乘約俘楚俱取滅之道

定公初立受國於季孫意如而不能正其罪異於桓
宣者無幾矣故春秋於元年即不書正月以示正始
之義而於意如之卒特書日以著定公尊獎亂臣之
惡其初年陪臣執命國事分崩固無足言但楊虎既
奔之後三桓亦微孔子為政綱紀粗立正當可以有
為時然竟不能使夫子得遂行其道則魯何賴哉至
其末年會牽洮城莒父城齊無非助亂勞民之舉魯
之益弱宜矣

共壹百伍拾柒題

哀公

年元

圍蔡

經怨外夷虐小之兵示復仇之義也 凡作節義題
須發得詞氣凜烈方好蔡宜得報正見楚之復仇為
可怨降衆遷國可與宗廟父母相應禍及宗廟二句
最重方見仇不共戴傳謂不復父母之仇便不能立
於天地之間想為高宗事金而發

栢舉 入郢 圍蔡

經原外夷必報之仇於用兵而怨之焉 照傳叙起

十二卷

哀廿三

同單

栢舉 圍蔡 予恤患之善恕報怨之宜 上

以吳人謀楚之心問起下以楚人凌蔡之暴問起聖
人道大德宏樂與人為善故雖不言救而稱爵聖人
本無怨而怨出於不怨故特書圍蔡而稱爵

入郢 圍蔡 奉天討以黜肆暴本天理以怨

復仇聖人心無毀譽聖人怨出不怨要發得透

盟柯 圍蔡

經示處怨之方有許夫平之者有怨夫復之者 上

敵患敵怨不在後嗣使莊猶欲脩怨怨鄰而危其宗
社可謂孝乎下父母之仇不共戴天使楚包羞忍耻
而不能一洗之何以立乎上下語意湏不相悖
入陳 圍齊 善討罪不計其貪恕復仇不計
其暴

同圍蔡 圍蔡 人心之公天理之宜

宋公伐邾 圍蔡 上歸俘為善下復仇為善

聖人善善長而惡惡短聖人本無怨而怨出不怨

構李 圍蔡

十二卷

哀廿四

經兩紀復仇之兵皆畧詞以示義焉 夫差報越昭

王報蔡上伍員三年即行其謀而有夫椒之役下申

胥十年方行其志而有圍蔡之師

食牛改卜四月郊

經於望國僭祀因其失而誌譏焉 只重僭禮以不

敬不時發之收因事而書以志其失 若只出夏四

月郊則四月內有四卜非禮在當另作一意與不時

相對

齊衛伐晉

諸侯合兵以凌伯春秋交貶之也 前此齊衛五氏
之次伐夷儀垂葭之次伐河內二君未嘗親自帥師
以攻晉但頓兵次止以觀其可攻與否故皆書次以
著其無名妄動之罪今此並書齊侯衛侯而以伐晉
為文者著伯統之絕而受諸侯之兵且誅齊衛之黨
叛臣而凌伯國也夫范中行晉之卿也卿叛不能制
豈足為諸侯盟主乎然天下之惡一也奸命之臣人
人所同惡乃棄君助臣不亦值乎故交貶之

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卷十二

哀廿五

伐邾取田盟勾繹

年二

經志內卿虐小之迹而責各有所歸焉 列書三卿
句只管哀公一段公方五歲不宜加貶適越之辱兆
只傷之耳詳書句管邾子諸卿二段盟者各盟其所
得一段作事寔提過在前 除勾繹同但三股中不
必說出盟來

盟句繹

經紀內卿固得之盟而交著君臣之罪焉 主傳盟
其君而已不與又強與之盟二句分作盟其所得云

只作事寔叙起

邾子朝 何忌伐邾 三卿伐邾 取田盟

經詳內外兵好之迹而著昧禮昧義者之罪焉 總
叙以邾子三卿分作

舍中軍 莫強乎季孫 孫齊 叔孫 從祀 孟孫 伐邾取田盟

強臣兩德人而報之以利春秋表其罪焉

孫齊 竊寶玉 上昭公本伐意如而反孫於
齊下陽虎欲殺桓子而反竊玉以出

納蒯賁於戚

卷十二

哀廿六

經於逆儲復國而深罪夫拒之者焉 此即夫子不
為之意可破嫡孫當立之說傳以書納為國人不愛
而又緊接國人不愛而稱世子 云 歸重罪輒拒蒯一
邊所以然者一段單明稱世子意靈公大臣照傳點
入人莫不愛其親一段又是以賁無道作賓語振起
父雖不父以下意應上不當拒 云 也的主罪輒拒父
作鞅與靈公大臣如傳後倒一句

突歸 赤歸同 忽歸 小白入 去疾 楚比歸 納蒯

經變例以紀儲君之復國奪之以大義也 公子且

然而况世子要幹旋然忽歸是世子非公且當時未有納之者此意要知只收書納書法

突歸 忽歸 去疾入 楚北歸

例觀公子復國之紀則知儲君之可絕矣

賁奔 納厥

經原儲君未絕而深罪拒之者焉 主所以然者以下一段上股見賁雖出奔靈公大臣未嘗廢之意

戰鐵敗

伯主挫黨叛之師經惡其恃力焉 鄭送粟於荀寅

卷二十一

哀十七

士吉射而黨之固有罪矣趙鞅不思已寔致亂而構怨與國以力爭之可乎故以鞅主此戰

蔡遷于州來

經於與國被患而深著其謀之失也 只重不該請遷於吳中悔正是不能謹始故傳引盤庚之事以明之非欲其守信於吳楚也皆楚誑吳湏合說委罪執政是殺而放猶事不重書法以自遷為文復字又字要看

圍蔡 遷州來 放獵

與國失謀而委罪於臣經所以罪之也 當融會傳意以背楚誑吳謀之不滅為主而以委罪帶講駟與獵云亦會意咏嘆收兩書法

圍蔡 州來 恕復仇罪失謀 上重發怨之

當報以少康一旅滅弋証 下重發謀之不滅以盤庚五遷脩描告証

入州來 遷州來 覆國罪失守遷國罪失謀

主州來吳所滅也句搭上不用屈巫下不用子駟

滅庸 遷州來 用善謀以靖國蔡善謀以危

卷二十一

哀十八

國為賈子駟

國夏圍戚

大國黨蔡倫之惡春秋嚴其誅也 惟輒不當拒父故齊不當黨輒湏重輒不專重齊輒若可立則崩賁為未絕此義極精國夏若能責衛輒以夷齊之讓使之去國而逃語曼姑以冀微之節使之舍爵祿而去則善矣乃興師以為亂賊之黨可乎傳中亂臣指州吁言賊子指輒言

納戚 圍戚

經重大倫而罪夫肆惡黨惡者焉 輒不當拒父故
稱世子齊不當助輒故首國夏

四國伐鄭 圍戚 宜重討州吁衛輒上首宋
首齊正所以孤吁輒此討亂賊之法也以父子君臣
立柱重齊宋者非

札聘 圍戚 貶讓國罪爭國 以札輒對作
不必泥下股黨惡意

桓宮僖宮災 桓僖之宮猶存者蓋季氏自出
故越禮以致其私豈為得正乎桓僖不稱及者蓋祖

無尊卑惟因分以致其情豈得選事之乎
卷十二

城啓陽 所城近敵故帥師焉地震廟災變異
弗齒而取田城邑兵役相繼可謂不畏天命矣失
而外鍵本忘而未務此魯之季世也

樂髡伐曹 宋始命曹曹不量力而奸強國適
足取亡而已

放獵於吳
與國委罪於忠謀之臣春秋深貶之也 駟與獵其
以請遷於吳為非者乎是胡氏料想之詞作文以已

謀不減而委罪於執政為斷獵以遷吳為非一段意
如傳活發於後

四年盜殺
蔡侯傳 圍蔡 州來 放獵 辰奔 公孫翩之黨
與國失謀而速禍春秋所以儆之也 總叙一直作
倒書盜書法 只辰奔同

執戎蠻歸楚
伯國虐小以媚夷經深惡其不親焉 外戎稱名輕

提過全重晉主夏盟為日已久素非楚下今乃以楚
今一言遂詐執蠻子以昇楚師若諸侯事天子然其

不親莫此為甚故書歸于以惡之稱人書法雖亦是
卷十二

責晉然重歸于上

瑣澤 齊衛伐晉 執蠻子

伯國因內外所請之私而安於不親春秋深惡之也
上二股只叙起一照楚右師晉楚有盟之言一照
晉趙鞅晉國未寧之言歸重單股不親意作

瑣澤 執蠻子 通好于夷防之決徇情于夷
體之卑

執曹昇宋 執曹歸宋 執蠻子歸楚

經兩紀伯討之實而獨傷伯事之屈焉 上以昇宋書存體也以歸京書明分也平提二股倒本股作

執曹昇 執赤歸

經殊詞以紀伯主之虐夷傷其不親也

城濮 伐衛 新城 蕭魚 執蠻楚

經原伯國世業之久而深傷其不親焉

踐土 救江 新城 馬陵 蕭魚

春秋傷伯國而詳邇其世業之盛焉

晉狄伐秦 執戎歸 資夷媚夷兩邊俱有晉

卷十三

表西一

主夏盟

年五 晉趙鞅伐衛

經於伯國用兵而深著其昧義之罪焉 資晉不討

衛輒而以范氏之故與師一意

年六 伐鮮虞 四年鮮虞納荀寅于相入晉屢世伐

鮮虞伯業之衰皆由陪臣封殖貪伐鮮虞故也

齊陽生入

經於諸君復國而交著父子之罪焉 陽生自絕於

先君則非其子故不稱公子景公階亂於後人則非

其父故以陽生係之齊

及荀息 陽生入 罪中立罪獻設皆明人臣

之義

晉陽叛 陽生入 專土爭國 為人臣者無

以有已故畏君之威守其法土於何有 為人子者

無以有已故愛君之誠體其心國於何有

向巢伐曹 主曹聽公孫疆奸宋

年七 皇瑗侵鄭 張氏曰老丘之役宋鄭始因隙地

以起兵爭卒致各取其師以逞其殺人之志所以詳

卷十三

表西二

其交爭之寔也

曼多侵衛

經陋伯國用兵而特惡其昧義焉 晉不能正衛輒

之罪而徒以范中行之故奉蒯聵與之爭故書侵以

陋之

會吳于郕

即賢臣當外之強見脩辭之善矣 辭伯牢是景伯

之言只主召康子而子貢却之作

邾益來

春秋不諱君惡欲彰其遷善之美也 全自書法意
上發不念其惡正是道隆德大處正是明此可以司
賞罰處欲見後書云當透徹發揮若不書益未則歸
邾之善不彰故不諱

三取 邾益來 吳伐我 取二邑 歸邾

經變例以紀君惡正以彰其去惡之美也

益來 伐我 取二邑 歸邾

望國為惡而卒去之經所以彰其美也 以為惡見
辱問起不諱而以歸益重講發聖人欲見其遷善之

卷十三

卷四三

美意仍收備書書法加歸二邑即下傳題

取邾 益來 婉辭以著惡直詞以彰美

入邾 歸益

內君為惡而能去春秋不諱以彰其善焉 混作同

吳伐我 取二邑

經不諱內君辱國之迹彰其善也

假許 入邾 隱君惡以望其善存君惡以彰

其善

秦人伐晉 晉侯伐秦 以益來 歸益貳

過能改肆惡能去

納捷苗 益來 隱詞以全改過直詞以彰去

栢舉 益來 聖人道大德宏而樂與人為善

聖人道隆德大而不念舊惡

圍曹 駟弘救

經紀與國被兵罪其謀國之失也 主下傳舊以背

晉奸宋分斷然當重奸宋曰背晉因晉不救見得救

曹股借以見晉不救也

入曹陽歸

卷八

卷十三

卷四四

經畧小國見覆以其有自取之罪也 辨言指伯說

背晉奸宋即亂舊政輕重權衡言自取之罪重可憫

之罪輕也書法是不言滅而書入

滅黃 曹歸 特詞以予守正畧詞以罪取禍

執虞 曹歸

經筆削二國被兵之迹著其自取之罪也 上重食

利說舊以違忠言對下聽辨言未當宜總叙分作母

總貨寶盤庚之訓也乃不聽之奇之諫假晉滅號竟

符鸛火之謠罔以辨言亂政伊尹之訓也乃妄聽公

孫之言背晉奸宋卒符杜官之夢

蔡遷州來 以陽歸 上不用子駟而背楚誰

吳下聽公孫彊而背晉奸宋

于棠觀入曹 遠忠言以縱欲聽辨言以亂政

吳伐我

經諱望國下敵為謀國不振者戒也 看傳引元佐

當事勢窮迫尚且國斃不從余燼請合何等凜凜自

強者魯未及虧及不能少待遂有云等句是國事可

為而俯首喪氣豈不是棄國全是不能以禮義自強

卷十

袁五

偷生恤死而不知耻字字俱緊要須重垂戒後世謀

國者意不言四鄙正見兵加國都之寔不言與吳盟

方是諱故曰欲見其寔而深諱之分應二書法也

戰郎 伐北鄙 圍宋 及平 戰鞏 袁姜

吳伐我

經變例以紀望國被兵為謀國者之歎于人也 以

戰郎起諱與吳盟以伐北鄙起不言四鄙 加蓋未

見和故

戰郎 吳伐我 逞忿之私屈敵之辱雖罪有

內外之別皆當以魯為案方與諱不諱有情上以盟

越會稷斷下以華元國佐比有主卑者無味

宋楚平 袁姜 吳伐我 照傳重卑作只在

國虧未虧上發揮 加戰郎只起書法

圍宋 宋楚平 戰鞏 袁姜 只宋楚平袁姜同

觀二卿之紓國難皆有得于自強之道焉 總以謀

國說起以元佐分作重在以禮義自強上 上國虧

以勢之緩急論退三十里而結成下國虧以力之強

弱論退五十里而與盟未繳出季孫

卷十一

袁六

盟越 會稷 宋楚平 袁姜 上昧討賊之

義繳出戰郎下得謀國之道繳出盟吳

子哀奔 宣即位 宋楚平 袁姜 上得處

亂之道下得紓難之道 合洩怡傳

戰郎 吳伐我 林父失將兵之道以書瑩繳

季孫失謀國之道以元佐繳

城楚丘 宋楚平 佐如師 越入吳衛文句

踐華元國佐 合公至自晉傳

晉伐鮮虞 吳伐我 上明信義以黜虐小下

明禮義以罪下敵上與假道滅虞者同而獨狄之以滅陳滅蔡比下與來戰于郎者同而獨諱之以華元國佐比

召陵侵 吳伐我 徇利而隳狼夷之功下敵而失謀國之道

栢舉敗瓦奔 吳伐我 俱是偷生惜死意

取謹闡歸益

即望國失地復小之迹而美惡不相掩矣

取謹闡

卷十二

表四十七

經不諱望國失地之辱以彰遷善之美也

歸益

經紀內君復小遷善之美見矣 以改過之大遷善之優分股見其去惡而不積也 歸者順詞非書法

歸謹闡

經志大國歸地之順見望國遷善之美也 全在感

齊上見魯遷善之優改過之大須體中以此見三字意齊無取地之罪二句翻斷諱內不必以齊順提起蓋合齊魯俱遷俱改乃為優與大也收書歸

益來 取二邑 歸益 歸二邑

經紀內外逆順之迹而著國君遷善之美也 傳中前二段乃勸戒之意非正註曰以曰取曰歸俱非書法只重去逆效順等語作文先將以逆召逆以順召順輕叙於前歸重魯哀遷善改過意優與大字要醒總收不諱入邾以邾子益來書法

取謹闡 歸謹闡

經詳國君順逆之應而遷善之美彰矣 主魯者順逆俱在齊上見宜雙提後歸重下股作意同前

卷十二

表四十八

歸益邾 歸謹闡

望國去惡而致大國之順經特著其美焉 合二股

總是遷善之優改過之大還重歸邾上總叙同單

晉侯伐秦 歸二邑

經于內外改過兩托詞以示予焉

取雍丘

經于大國覆敵而著其殘民之罪也 主伐衛傳悉虜而俘之曰取殘民之甚也後罕達取邑同此意聶北傳有搭此作殘民者

楚人伐陳 陳即吳故也主吳救陳傳陳
楚滅而僅存今又無故興師而肆行侵伐

宋公伐鄭

經紀大國加貳之兵見其凌人之已甚也 鄭雖不
義宋覆其師而盡取之亦云惜矣而又君親帥師以
伐其國明年偏師再伐十二年向巢又伐十三年鄭
人復取宋師然則宋鄭之喪師皆其自取之也

年十 邾益奔

經貶小國托內著其自取之罪也 主寔來傳自底

哀十卷

哀四九

滅亡不足待以寓公之禮而書名也亳社之獻負瑕
之物方免魯人之歸而樓臺之囚栢棘之守復致吳
人之討益之無道而不能自強如此寔一匹夫而已
何寓公之可待哉

公會吳伐齊

遠人違理以憑夏春秋所以狄之也 只主欲遂前
言而背違正理意無書法變之正非反正之謂前取
地而今歸前請師而今辭是歸所當歸辭所當辭變
之正也

益來 取二邑 歸益 歸二邑 會吳伐齊
經原大國之反正而深惡遠人之遂非也 順題行
文與卑股相似

頑如會 會吳伐齊 上下俱是反正俱有禮
義一則懼楚一則畏吳也不書弑俱是存天理

趙鞅侵齊

伯國乘難以興兵春秋所以陋之也 乘吳之亂伐
齊之喪無名甚矣

結伐吳救

哀十卷

哀五十

經抑遠人恤患重傷中國也 救在夷狄則罪中國
是通例傳首見凡書救者皆善以起吳之救陳果善
曷不從稱子與人之例而以號舉故舉號是書法救
非書法 深著楚罪正起傷中國之衰而申晉陳以
有虞之後嘗滅而僅存今又無故而肆伐其凌暴過
甚而諸侯與陳同休戚猶楚如是之暴乃不能脩職
而待救于吳其可傷何如故傳末以居夷浮海諸夏
之亡足之

邾鄭伐宋 遂救許

經惡首亂而善解紛仁天下之心見矣 宜虛就聖人意思上作以起善救意

盾救陳不書救宋 楚人伐鄭宣五年 不書林父救鄭

貞救鄭 吳救陳

春秋紀兵有削之以示譏有筆之以示予 此從自

誅亂臣討賊子之外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搭楚

侵宋而盾救楚伐鄭而林父伐陳以救皆不書者以

宋鮑歸生皆亂賊也晉伐鄭而貞救楚伐陳而吳救

皆書救者以恤患救急義也 上極焚救溺非所施

卷五十一

表五十一

於亂賊下披髮纓冠非所望於夷狄

盾救陳 吳救陳 上削以示討賊之義下抑

以示急義之戒同上

突救 慶父救 狄救貞救同 會戚 札聘

吳救陳

經殊詞以抑遠人恤患重傷中國也 首數股是善

恤患之例中二股是進吳之例何獨於此舉號而不

進之耶後倒卑重傷中國作

突救 慶父救 狄救 貞救 吳救

經屢善救而故抑遠人者所以傷中國也 此原作

因褒見貶罪列國四鄰中國但未出吳救則可既出

吳救似碍下文不進吳意宜以諸股俱作善救而轉

入救而果善曷為舉號倒歸傷中國為的 救邢傳

無貞救

狄救 貞救 吳救

經屢紀外夷恤患而中國之罪見矣 以中國夷狄

總論起分三股作語意巧重救陳方妙號舉不進不

用隨各一股主合大意亦同

卷五十一

表五十一

會戚 札聘 吳救

經兩進遠人而終抑之重傷中國也 二股只援例

問起倒卑作 加滅陳陳歸只見嘗為楚滅而僅存

會戚 札聘

經兩進遠人而狄之意可推矣 稱人見非復夷

狄之吳稱子見猶然中國之吳要得挑舉號意作若

板講二股無味不必以漸進特進說

滅陳 吳歸 結伐吳救

外夷淫兵而中國莫制經寓意於恤患者焉 上二

股以陳嘗滅僅存發楚今日伐陳之罪歸重傷中

上國

入陳 吳救陳

春秋傷中國以遺計罪恤患之義於外也

栢舉 吳救陳 上于吳之易以罪晉之難下

抑吳之救以傷中國之衰

九國救 吳救陳 上楚罪益明而鄭能背夷

即華善益著下深著楚罪而傷中國之衰

十有 國書伐我

經於望國被兵而特示省躬之義焉 此傳題齊事

卷三

卷三

帶在魯內說見齊之始而取邑請師是魯有以致之

繼而歸邑辭師又報魯以順而魯乃會吳以伐之何

名於故於魯之被伐而欲其自反如此 我字最好

玩味通篇俱自我字說來

伐西鄙 吳伐我 國書伐

經變例以紀望國被兵示省躬之義也 以吳於書

四鄙而同於吳伐我辨書法起

吳伐我 國書伐 微虎景伯

經兩於望國被兵而示自強自省之道焉 非有城

下之盟句搭書法前重諱下重我字

益來 取二邑 歸益歸二邑 會吳伐 伐我

經原望國致師之由而責以省躬之義焉 只會吳

伐國書伐我同

四國侵鄭 國書伐 易曰君子作事謀始書

曰惟干戈省厥躬俱有曲直字眼

陳轅頗奔鄭 初轅頗為司徒賦公田以嫁公

女有餘以為已大器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頗

進稻醴梁糗服脯焉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

卷四

卷四

曰何不吾諫曰懼先行 書轅頗之奔為人臣附上

以刺下托公以營私者戒

艾陵敗獲

即外兵勝大恃力之戒昭矣 舊借戰韓大棘二傳

以權主客之罪辨師將之等分作不若主於越入吳

傳有驕齊之志及既勝齊師句為有明據左傳事定

總須融諱

十有 用田賦

春秋重國本于變制困民者譏焉 用田賦者計田

多寡出車賦也重困農民而削其本句當着實於權
先王之制與周制是一意藉田以力而砥其遠邇以
出粟為主而足食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以出軍為
主而足兵今用田出賦則取之里者併取之田而農
民兼出商賈之稅故曰重困 蓋當時田稅其二民
已困矣二猶不足而用田賦豈不重困宅不毛數句
所以罰不事農業者引此見先王之法正欲驅末業
而事農桑以農為國本也今重困農民是削其本何
以為國 胡氏末業云只以形農當重非謂不當取
之農而當取之商玩傳末先省國用首寬農民後及
商賈之說可知

初稅畝 用田賦 總叙分作上承助而不稅
說下又承稅畝說方似傳意一變稅法一變賦法
陳蔡歸 用田賦 明封建之義明田賦之法
作三軍 用田賦 變兵制變田制謹權重本
墮師費 用田賦 孔子感人易有若格君難
此聖賢之別在慶父奔莒傳亦可

三國伐宋 用田賦 節兵息民加賦困民

橐臯 會鄆 俱子貢脩詞之功尋盟藩合

春秋三紀好而賢臣卻敵之功大矣 鄆之會吳知
以強加康子不知有禮子貢一以禮折之吳人自愧
橐臯之會吳知以盟要魯不知有信子貢一以信諭
之吳人自服鄆之會吳知以怒憑衛侯不知有利害
子貢一以利害曉之吳人自釋非文辭不為功賢者
能為國有無尤信

國書伐 橐臯

二賢功施社稷有得於用武之善有得於脩文之善
向巢伐鄭

經紀大國賣兵其喪師有由矣 李氏曰自皇瑗取
鄭師之後書宋公宋人伐鄭者再亦可以釋怨矣而
向巢之師復起是必欲殺平元之族而後已也全師
復沒亦蹈前日鄭人覆轍佳兵不祥其事好還信哉

十有三年

取邑 與雍丘同意

雍丘 于邑 此失郊張鄭羅彼亦失成謹鄆
延所謂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當服上刑者也

黃池

經紀兩伯之會而嚴其詞示治御之道也 只重書及書法其先晉而紀常稱子而正名俱即書及之意然吳實主會而曰兩伯蓋抑其橫也傳意專就體統說謂中國必不可屈于夷惟有自治以御之而已御字即駕御之謂其所以屈于夷者必其不能自治以御之以人勝天則事有在我者顧可顛倒冠履乎作文當就吳晉上發中國不可屈于夷就中國不可屈于夷含自治意專講治御之畧非也專講體統非也

脫去吳晉泛說者亦非也

召陵侵 卑黜 吳伐我 艾陵 黃池

經原內弱外強之寔而示治御之道焉 不叙順股作同單從定公以來晉失伯業夫差暴橫云搭出

去卑黜吳伐我同

召陵侵 艾陵 晉失伯業夫差暴橫

會潛 黃池 示內夏外夷之道示治內御外

之道 上此為中國彼為夷狄各止其所下中國常

尊夷狄常卑必正其體

鍾離 黃池 上抑外傷內殊會者意在外夷

狄而罪中國不能與之抗也下治內御外書及者意在尊中國而見外夷不可與之抗也

會申 黃池 貶中國宗夷抑外夷抗伯俱有

以人勝天意 或會曹傳向背升降亦可出

於越入吳

經紀強夷之被兵示競力之戒也 此傳發明強弱

相乘之機禍福相因之理慷慨激烈宛轉有情須描

寫得透不專罪吳要見垂戒力不足恃意 加黃同也

吳伐越 越入吳 入郢 艾陵 黃池

與晉爭長 越入吳 入郢 艾陵 黃池

強夷以力勝人而卒勝于人經特書以示戒也 主

吳嘗破越至入其國都矣一段意倒作

栢舉 入吳 黃池 入吳

春秋兩舉強夷競力之禍所以垂戒也 以勝楚爭

晉小分總收 只入吳入吳同

栢舉 黃池

遠人之競力于挫夷爭伯見之矣

伐鄭 伐鄭 成十六年 入吳 入吳 著
倖勝之戒著力勝之戒合鄆陵傳

夾谷 歸田 黃池 入吳 以禮服人之效
以力勝人之效

圍郢 圍郢 入吳 入吳

乘於臣與敵者皆昧于相乘之理也 皆就強力相
乘之理上發俱有出爾反爾句易圖費入吳同

歸邾益 歸二邑 黃池 入吳 理順而致
乎順者彰其美力勝而屈于力者著其戒

卷十二

卷五

魏曼多侵衛 李氏由讀應桓之春秋而知王
澤之竭也讀昭定哀之春秋而知伯烈之壞也

有李星東方 見大辰傳

十有四年

獲麟

聖經成而瑞應見天人相感之妙矣 自河出圖

麟出于野亦常理耳乃發本比詩以正情而下乃因

春秋既終通發一經大旨須要收拾傳意完足大意

重文成麟至上以天道終意收處畧帶

春王正月 獲麟

聖人脩經始于王道之微終于天道之應 上易歸
賁同

元年 獲麟

聖經始而帝王之用明聖經終而帝王之瑞應

元年 始于隱公 歸賁 幽厲傷之 杞子朝 杞不足

司城奔 宋不足 獲麟 以天道終

聖人脩經有所以始所以寄所以終焉

歸賁 杞朝 司城奔 起聘 二代既不足

微而人非昭代也周雖昭代而幽厲之餘風可傷也

卷十二

卷五

聖經是昭代之胤周公之後而又能秉禮焉宣子嘆

周禮盡在魯聖人所以舍魯無道也

隋賈 獲麟 禮昭化乎人文成格乎天

共壹百伍拾題

麟經統一篇十二卷

浙江巡撫
孫進本

明張杞撰杞字成夫湖州人萬厯丁酉舉人官福清縣教諭其書不載經文惟以經文之可作試題者截其中二三字爲目各以一破題括其意卽注胡傳於下後列合題數條亦各擬一破題并詮註作文之要其體又在講章下矣

麟寶六十三卷首一卷(一)

〔明〕余數中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反別

反兼

反畫

反王
反于
反況
反告
反古
反毒

反先
反惡
反後
反胡

麟寶

晉杜預著

麟寶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
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
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
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
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
春秋其寔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
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
王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禮既衰官失
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
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
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
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
餘則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畧不必改也
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脩之蓋周公之
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爲經者
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

重山用

要一遠
反七佳

起七處
反
見貨通
反
舍武者
反
參七南

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
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脩之要故也
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
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
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飲之使自趨之若江河之
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其
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
舊章仲尼從而脩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
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

序

二

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
所以起新舊議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
即以為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
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
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為例之情有五
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稱族尊君命
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綠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
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
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

汗音紅
曲也

長丁太

數色主

賈古亂

去欺目

復扶又

壁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
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
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
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
長之附於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
紀備矣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如所論則經當
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答
曰春秋雖以一字為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
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為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為

麟寶

序

三

斷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
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成為錯綜經文以盡其
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
而不說而更廣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
為異專脩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
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
去異端益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
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
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賴子嚴者雖淺近亦復

此說志
反辨布古

中丁仲
反

名家故特舉劉賈許穎之違以見同異分經之年
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
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為部凡
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
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或曰
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為仲尼自
衛反魯脩春秋立素王丘明為素臣言公羊者亦
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孫以辟當時之害故微其
文隱其象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敢
麟寶

序

四

三九二

問所安答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
在茲乎此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
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
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
以為感也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
以為終也曰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答曰周平
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
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
胤也若乎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弘宣

防扶故
反

射音亦

祖業光啓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隊
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
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歷即周正
也所稱之公即魯隱也安在其毀周而王魯乎子
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
作之文所以章注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
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
既作之後方獲隱諱以辟患非所聞也子路欲使
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
麟寶

序

五

二六七

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為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
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
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為
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為得其實至
於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

麟寶序

夫子獲百二十國寶書以作春秋而絕筆於獲麟
曰麟寶者無是始終而爲言也春龜經世議而不
辯而左氏綜以所聞公羊穀梁各抒所得庶幾擬
作者之志夫以賢窺聖識限千墻高見岐於世遠
其不能無千一之失宜也後世毛察瑣委摘瑕攻
瑜舍筏而登終離彼岸操戈而入實昧通津傳不
云乎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後之所傳
者又異夫望遠爲明未若旁觀之切也聽遠爲聰

麟寶序

未若同堂之審也左氏及門之士西河之徒洙諸
其人以所聞三世考之統不失爲見知故漢世表
章以此列於六經昭示來學漢時太古尚近其所
崇信信而有徵後有作者雖源流同派而淳漓異
味茲之所撰有歸淳之意焉左國則錄其全至於
二氏闕其疑者非敢加以芟夷也

萬曆乙卯裝賔月朔姑茂余敷中序

國語序

吳韋昭著

昔孔子散憤於舊史垂法於素王左丘明因聖言
以據意託王篆以流藻其淵源深大沈懿雅麗可
謂命世之才博物善作者也其明識高遠雅思未
盡故復采錄前世穆王以來下訖魯悼智伯之誅
邦國成敗嘉言善語陰陽律呂天時人事逆順之
數以爲國語其文不主於經故號曰外傳所以包
羅天地揆測禍福發起幽微章表善惡者昭然甚
明寔爲經義並陳非特諸子之倫也遭秦之亂幽

國語序

乙

而復充賈生史遷頗綜述焉及劉充祿於漢成世
始更攷校是正疑繆至於章帝鄭大司農爲之訓
註解疑釋滯昭晰可觀至於細碎有所缺略侍中
賈君敷而衍之其所發明大義略舉爲已憊矣然
於文間時有遺忘建安黃武之間故待御史會稽
虞君尚書僕射丹陽唐君皆英才碩儒洽聞之士
也采摭所見因賈爲主而損益之觀其辭象信多
善者然所理繹猶有異同昭以末學淺闇寡聞階
數君之成訓思事篆之是非愚心頗有所覺今諸

家廷行是非相貿雖聰明疏達識機之士知所去就然淺聞初學猶或未能祛過切不自料復為之解因賈君之精寔採唐虞之信善亦所以覺增潤補綴參之以五經檢之以內傳以世本考其流以爾雅齊其訓去非要存事實凡所以發正三百七事又諸家紛錯載述為煩是以時有所見庶幾頗近事情裁有補益猶恐人之多言未詳其故欲世覽者必察之也

國語序

二

二十五

公羊傳序

漢何休著

昔者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二學者聖人之極致治世之要務也傳春秋者非一本據亂而作其中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說者疑惑至有倍經任意反傳違戾者其勢雖問不得不廣是以講誦師言至於百萬猶有不解時加釀嘲辭援引他經失其句讀以無為有甚可閔笑者不可勝記也是以治古學貴文章者謂之俗儒至使賈逵緣陳奮筆以為公羊可奪左氏可與恨先師觀聽公羊傳序

乙

三十一

母音無
括古奪

治直史
反論虛困
論同
反下持
嘲勝交
反勝平聲

吳天胡
老反簡

以反

難乃旦
反琅古
同反錯
七洛反
裁在代
反好呼
報反惡
烏路反
移驗
婉於

舍音捨

當丁浪
反

通經為主經以必當為理夫至當無二而三傳殊
說庸得不棄其所滯擇善而從乎既不俱當則固
容俱失若言幽絕擇善靡從庸得不並舍以求宗
據理以通經乎雖裁之所是理未全當安可以得
當之難而自絕於希通哉而漢興以來瓌望碩儒
各信所習紛紛錯準裁靡定故有父子異同之
論石渠分爭之說廢興由於好惡盛衰繼之辨訥
斯蓋非通方之至理誠君子之所歎息也左氏豔
而富其失也巫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牟辨而
穀梁傳序
三
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巫清而不短裁而不俗
則深於其道諸故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已矣升
平之末歲次大梁先君壯蕃迴軫頓駕於吳乃師
門生故吏我兄弟子姪研講六籍次及三傳左氏
則有服杜之注公牟則有何嚴之訓釋穀梁傳者
雖近十家皆膚淺末學不經師匠辭理典據既無
可觀又引左氏公牟以解此傳文義違反斯害也
已於是乃商略名例敷陳疑滯憊示諸儒同異之
說昊天不弔大山其頽匍匐墓次死亡無日日月

音蒲
蒲北反
逾音榆
歧丘弭
反從
新反從
本用反
浪忘息
反喪息
浪反

穀梁傳序
逾邁歧及視息乃與二三學士及諸子弟各記所
識弁言其意業未及終嚴霜夏墜從弟彫落二子
泯沒天寔喪予何痛如之今撰諸子之言各記其
姓名名曰春秋穀梁傳集解

九例

一左氏主於紀年或先經以始或後經以終雖自成條貫而初學或苦於無緒茲稍為詮輯歸諸訓訪其無經者則為左附作以別之國語亦同一國語原為外傳事多與左相類今依年例與左相次其事有左傳不載而年例可考者附於某年之下或年不可攷而事在某公者附於某公之後至有事在春秋之前後則別為附卷刻於首末

凡例

一公穀彖存訓訪本不可妄加刪削而凡例複見者存一可以知餘或有承誤不可解者悉從慎餘之例

一音釋各傳甚詳茲各從本註其有彖已見而意可推者或從闕略然存者什九缺者什一或本註原有缺音則考諸說文以補之故有反切與直音不同非敢恭以已意也

附麟寶卷之首

國周語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祭公謀父耀德不觀兵夫兵戰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是故周文公之頌曰載載干戈載櫜古力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以文脩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甯用失其官而自竄于戎翟之間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脩其緒脩其訓典

卷之首

朝夕恪勤守以惇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至于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玉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脩意有不祀則脩言有不享則脩文有不貢則脩名有不王則脩德序成而有不至則脩刑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

祭公謀父 申駘張 立反 義古力 反 夏戶雅 反叶後 五反鄉 許亮 反 夏戶雅 反 除春夏 之夏皆 從地育 宮知律

何田偏 反大音 伏九諸 端反耶 語失字 並同

亦反 役居衣 帥所往 反聖魚 昌反 淫居御 反從慈 用反疑 女音沐 女音沐 之類並 同 召土照 反告工 毒及監 古街反 莊免後 鄭之居 反望於 戶內反

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脩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仕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吾聞夫犬戎樹惇能帥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卷之首

二 三六

恭王游於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於王夫獸三爲羣人三爲衆女三爲粲王田不取羣公行下衆王御不參一族夫粲美之物也衆以美物歸女而何德以堪之王猶不堪況爾小醜小醜備物終必亡康公弗獻一年王滅密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鄆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爲川決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

厥之林 反發音 嬰諸魚 據反者 巨宜反 艾五蓋 反限洋 立反沃 一壽反 說通作 說防如 鐵反難 乃且反 下同 保救律 反 鄭見後 召音卿

史獻書師箴曉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文脩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弗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

卷之首

三 三七

厲王說榮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于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玉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既榮公爲卿士諸侯不享王流于彘疑之亂宣王在召公之宮國人圖之召公曰昔吾

設中志 反此下 沒上皆 同此音 荷古厚 反 喪息浪 反 協胡類 反 獨息淺 反 惡鳥路 反 天下同 錄音 史作填

魯人殺懿公而立伯御三十二年宣王伐魯立孝公諸侯從是而不睦

宣王欲得國子之能導訓諸侯者樊穆仲曰魯侯孝王曰何以知之對曰肅恭明神而敬事者老賦

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故實不干所問不犯所咨王曰然則能訓治其民矣乃命魯孝公於

宣王既喪南國之師乃料民于大原仲山父諫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協

孤終司商協各姓司徒協旅司寇協姦牧協職工協革場協入廩協出是則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

皆可知也於是乎又審之以事王治農於藉蒐于農隙縣稷亦於藉獮於既烝狩於畢時是皆習民

數者也又何料焉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事也臨政示少諸侯避之治民惡事無以賦令

且無故而料民天之所惡也害於政而妨於後嗣王卒料之及幽王乃廢滅

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之亂也陽伏而

不能出陰遁而不能烝於是地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陽失而在陰川源必塞夫

卷之首

六

張忠則 反 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無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 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山川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夫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滅周乃東遷 鄭語桓公為司徒甚得周眾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對曰王室將卑戎狄必昌不可信也當成周者南有荆蠻申呂應邠東有淮夷北有衛燕翟鮮虞路

卷之首

七

洛泉徐蒲西有虞號晉隗霍楊魏芮東有齊魯曹朱滕薛鄒莒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則皆蠻荆戎翟之人也非親則頑不可入也其濟洛河頽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號鄒為大號叔恃勢鄒仲恃險是皆有驕倭怠慢之心而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卒與賄焉不敢不許周亂而樊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若以成周之眾奉辭伐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鄒蔽補丹依嶠歷莘君之土也若前莘後河右洛左濟主芣驪而食溱洧脩典刑以守之唯是可以少固公曰南方不可乎對曰夫

余款中輟書

隱公

公名姑息惠公繼室聲子之子攝主國
事在位十一年爲公子翬所弑諡法不
尸其位曰隱

元年春王正月

匡惠公元妃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於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

卷之二

奉之不書卽位攝也

公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曷爲
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太
一統也公何以不言卽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
意公將平國而反之桓桓弔而貴隱長而卑其爲
尊卑也微國人莫知隱長又譬諸大夫拔隱而立
之隱於是焉而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且
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弔君也故凡隱之
立爲桓立也隱長又譬何以不宜立立適以長不
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母貴則

子何以貴子以母貴母以貴

穀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公何以不言卽位成
公志也焉成之言君之不取爲公也君之不取爲
公何也將以讓桓也讓桓正乎曰不正春秋成人
之美不成人之惡隱不正而成之何也將以惡桓
也其惡桓何也隱將讓而桓弑之則桓惡矣桓弑
而隱讓則隱善矣善則其不正焉何也春秋貴義
不貴惠信道不信邪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
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雖然旣勝其邪心以
與隱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

卷之一

之惡也兄弟天倫也爲子受之父爲誼餽受之君

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

二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名字皆倣此更不重音

左曰儀父貴之也公攝位而求好於邾故爲蔑之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左初鄭武公娶於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其叔段

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其叔段欲
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卽位爲之請制

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
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
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
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
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
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

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克
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啟之公聞其期
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

段入于鄆公伐諸鄆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書曰
鄭伯克段于鄆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

公曰制嚴邑也號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
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
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
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
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
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
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
貳於已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
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
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於廩延子封
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克
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啟之公聞其期
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
段入于鄆公伐諸鄆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書曰
鄭伯克段于鄆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
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遂
寘姜氏於城穎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
而悔之穎考叔爲穎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
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
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緊我

卷之一

三 四三

獨無穎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
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
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
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爲母子如初君子
曰穎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
匱示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卷之一

四 二六七

者宜奈何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咺呼阮反
左緩且子氏未薨故名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
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
至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禮也
公賵者何喪事有賵賵者蓋以馬以乘馬束帛車
馬曰賵貨財曰賵衣被曰襚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左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公立而求成焉九月
及宋人盟于宿始通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祭側界反

左非王命也

穀來者來朝也其弗謂朝何也寰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聘弓鏃矢不出竟場束脩之肉不行竟中有至尊者不貳之也

公子益師卒

公何以不日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

辭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卷之一

左脩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

穀會者外為王焉爾智者慮義者行仁者守有此

三者然後可以出會會戎危公也

夏五月莒人入向

向式亮反凡國各人名音皆同此不重音

左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夏莒人入向以

姜氏還

無駭帥師入極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左戎請盟秋盟于唐復脩戎好也

九月紀履緌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緌音逆

穀婦人謂嫁曰歸反曰來歸從人者也婦人在家制於父既嫁制於夫夫死從長子婦人不專行必有從也其不言使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

十有一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鄭人伐衛

左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為之伐鄭取廩延鄭人伐衛討公滑之亂也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穀其日有食之何也吐者外壤食者內壤闕然不見其壤有食之者也有內辭也或外辭也有食之

者內於日也其不言食之者何也知其不可知也

卷之一

三月庚戌天王崩

附左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於虢鄭伯怨

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為質於鄭鄭公

子忽為質於周王崩周人將昇號公政四月鄭祭

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君

子曰信不由衷質無益也明怨而行要之以禮雖

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蘋蘩

蘊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

鬼神可羞於王公而況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

禮記
反其類

禮又焉用質風有采繫采蘋雅有行葦洞酌昭忠信也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穀歸死者歸歸生者曰賻曰歸之者正也求之者非正也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求之爲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交讓之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國
反其類

左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

麟史

卷之二

七

禮記
反其類

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爲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于鄭宋殤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謂乎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左尋廬之盟也鄭伯之車償于濟

祭未葬宋穆公

禮記
反其類

公葬者曷爲或日或不及時而日渴葬也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過時而日隱之也過時而不得葬也此當時何危爾宣公謂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以爲宗廟社稷主則與夷不若女盍終爲君矣宣公死繆公立繆公二子莊公馮與左師勃曰爾爲吾子生母相見死母相哭與夷復曰先君之所爲不與臣國而納國乎君者以君可以爲社稷宗廟主也今君逐君之二子而將致

禮記
反其類

國乎與夷此非先君之意也且使子而可逐則先君其逐臣矣繆公曰先君之不爾逐可知矣吾立乎此攝也終致國乎與夷莊公馮弒與夷故君子大居莊之禍宣公爲之也

卷之一

八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牟亡侯反

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吁况干反

禮記
反其類

左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嬀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

碑七略

反之

反之

反之

反之

反之

反之

反之

反之

反之

反之

反之

反之

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于邪驕奢淫佚

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

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

而不憾憾而能珍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

間親新聞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

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

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母乃不可

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

州吁弑桓公而立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卷之一

九

左公與宋公為會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

亂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左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

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

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

主敕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

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公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成

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

符文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禁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眾安忍無親

眾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

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

欲以亂成必不免矣

秋聲帥師

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左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

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

其禾而還

九月衛人弑州吁于濮

卷之一

十

左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

觀為可曰何以得觀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

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碻

使告於陳曰衛國禍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此二

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泄于衛

九月衛人使右宰醜泄殺州吁于濮石碻使其宰

孺羊肩泄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碻純臣也惡州

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左衛人逐公子晉于邢冬十二月宣公即位

麟實卷之二

隱公下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

左公將如棠觀魚者臧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

卷之二

一三〇

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皂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畧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

公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公曷為遠而觀魚登來之也百金之魚公張之登來之者何美大之之辭也棠者何濟上之邑也

穀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禮尊不親小事卑不尸大功魚卑者之事也公觀之非正也

夏四月葬衛桓公

左衛亂是以緩

左四月鄭人侵衛牧以報東門之役衛人以燕師伐鄭鄭卒足原繁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

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六月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左曲沃叛王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秋衛師入郕

左衛之亂也鄭人侵衛故衛師入郕九月考仲子之宮

初獻六羽

卷之二

二三〇

左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眾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

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

公初獻六羽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僭諸公也六羽之為僭奈何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諸公者

何諸侯者何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則何以三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

反相者事

日時恐
反此也
兩友

夏胡雅
反下同

使所吏
下同
疑乃且

使所吏
下同
疑乃且

自陝而西者召公之一相處乎內始僭諸公昉
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為始乎此僭諸公猶可
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

穀初始也穀梁子曰舞夏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
侯四佾初獻六羽始僭樂矣尸子曰舞夏自天子
至諸侯皆用八初獻六羽始厲樂矣

邾人鄭人伐宋

左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救
邑為道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邾以報東門
之役宋人使來告命公聞其入邾也將救之問於

卷之二

三三〇七

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公怒乃止辭使者曰
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難今問諸使者曰師未及
國非寡人之所敢知也

顛三十五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彊卒彊音侯反

左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不敢忘
葬之加一等

宋人伐鄭圍長葛

左以報入邾之役也

穀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久之也伐不踰

設丘干
反
讓音怪

時戰不逐奔誅不填服苞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樹
木壞宮室曰伐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輸式朱反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左盟于艾始平于齊也

左五月庚申鄭伯侵陳大獲往歲鄭伯請成于陳

陳侯不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

鄭陳侯曰宋衛實難鄭何能為遂不許君子曰善

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長惡不悛從

自及也雖欲救之其將能乎商書曰惡之易也如

卷之二

四三三三

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周任有言曰
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蕪崇之
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

秋七月

宋人取長葛

左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王不禮焉周桓公言於

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善鄭以勸來者猶懼

不旣況不禮焉鄭不來矣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滕侯卒

夏城中丘

左書不時也

穀城為保民為之也民聚城小則益城益城無極

凡城之志皆譏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左齊侯使夷仲年來聘結艾之盟也

秋公伐邾

左秋宋及鄭平七月庚申盟于宿公伐邾為宋討也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卷之二

五

左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冬天王使凡

伯來聘還戎伐之于楚丘以歸

左陳及鄭平十二月陳五父如鄭泄盟王申及鄭

伯盟歆如忘洩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鄭良

佐如陳泄盟辛巳及陳侯盟亦知陳之將亂也

鄭公子忽在王所故陳侯請妻之鄭伯許之乃成

昏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左齊侯將平宋衛有會期宋公以幣請於衛請先

相見衛侯許之故遇于犬丘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祔庚寅我入祔宛於阮反

左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祔易

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祔不祀泰山也

左四月甲辰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媯辛亥以媯氏

歸甲寅入于鄭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

是不為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辛亥宿男卒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左齊人卒平宋衛于鄭秋會于溫盟于瓦屋以釋

東門之役禮也

卷之二

六

穀外盟不日此其日何也諸侯之參盟於是始故

謹而日之也諸誓不及五帝盟詎不及三王交質

子不及一伯

八月葬蔡宣公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左以成紀好也

蟬

左冬齊侯使來告成三國公使眾仲對曰君釋三

國之圖以鳩其民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敢不承

受君之明德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左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昨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爲展氏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雨雪之雨千付反

左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書始也庚辰大雨雪亦如之書時失也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平地尺爲大雪

卷之二

七

秋卒

公挾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

義俠者所俠也弗大夫者隱不爵大夫也隱之不爵大夫何也不曰成爲君也

夏城郎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

左宋公不王鄭伯爲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宋人以入邪之役怨公不告命公怒絕宋使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冬公會齊侯于防謀伐宋也

快從糾
反從政
反從快

聘乃肆
反發款

勞力報
反

匪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

侵軼我也公子突曰使勇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

君爲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

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

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

覆者奔祝聃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戎師大

奔十二月甲寅鄭人大敗戎師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左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癸丑盟于鄧爲師期

夏鞏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卷之二

八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敗必遇反昔古頑反

左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壬戌敗宋師于菅

辛未取郕辛巳取防郕古報反

左庚午鄭師入郕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

巳歸于我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可謂正矣以王

命討不庭不食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

左取邑不日此何以日一月而再取也何言乎一

月而再取甚之也內大惡諱此其言甚之何春秋

錄內而畧外於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於內大惡諱

小惡蓋

穀取邑不日此其日何也不正其乘敗人而深爲利取二邑故謹而日之也

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左鄭師入郊猶在郊宋人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

戴八月壬戌鄭伯圍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焉宋衛

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

公其言伐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因其力也因誰

之力因宋人蔡人衛人之力也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鄭

左蔡人衛人鄭人不合王命齊人鄭人入鄭討違

王命也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左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

周之下正也薛侯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

請於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

有木工則度之賔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

爲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飢寡

人則願以滕侯爲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

天子無事諸侯相朝正也考禮修德所以尊天

子也諸侯來朝時正也雖言同時也累數皆至也

苞至反

夏五月鄭伯于時來

左公會鄭伯于邾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授兵于

大宮公孫闕與穎考叔爭車穎考叔挾輶以走子

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左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傳于許穎考

叔取鄭伯之旗螫狐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瑕

叔盈又以螫狐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

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

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

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

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

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供

億其敢以許自爲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

餽其口於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

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沒

于地天其以禮悔禍于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

稷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其能降以相

從也無滋他族實偏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

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況能祀許乎寡人之

麟寶卷之三

余敬中

桓公上

公名軌史名允惠公之子隱公之弟母仲子夫人文姜在位十八年謚法辟土

服遠曰桓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穀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其曰無王何也桓弟弑兄臣弑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為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所

卷之三

一八二

以治桓也繼故不言即位正也繼故不言即位之為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弟不忍即位也繼故而言即位則是與聞乎弑也繼故而言即位是為與聞乎弑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已正即位之道而即位是無恩於先君也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穀會者外為王焉爾

鄭伯以璧假許田

因公即位修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祔田公許之三月鄭伯以璧假許田為周公祔故也

反快又反防百

與音預下同

治平聲

去款反

朝音潮

公其言以璧假之何易之也易之則其言假之何為恭也曷為為恭有天子存則諸侯不得專地也許田者何魯朝宿之邑也諸侯時朝乎天子天子之郊諸侯皆有朝宿之邑焉此魯朝宿之邑也其稱田何田多邑少稱田邑多田少稱邑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因結祊成也盟曰淪盟無享國

穀及者內為志焉爾

秋大水

因凡平原出水為大水

卷之三

二

穀高下有水災曰大水

冬十月

因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父

因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殤公君子以督為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故先

書弑其君

因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仇

取七處反陽式羊

舉戶化反雖以曉

也

獻桓內絀其君外成人之亂受賂而退以事其祖
非禮也其道以周公為弗受也邵彘者邵之所為
也曰宋取之宋也以是為討之鼎也孔子曰名從
主人物從中國故曰邵大鼎也

秋七月杞侯來朝

獻朝時此其月何也桓內絀其君外成人之亂於
是為齊侯陳侯鄭伯計數日以賂已即是事而朝
之惡之故謹而月之也

蔡侯鄭伯會于鄧

至始懼楚也

卷之三

五

九月入杞

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至告於廟也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
勳焉禮也

臣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
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異
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
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嘉耦曰妃
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

始兆亂矣兄其替乎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

桓叔于曲沃靖侯之孫樂賁傳之師服曰吾聞國
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
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
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
無覬覦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
惠之三十年晉潘父弑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晉人
立孝侯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伐翼弑孝侯翼
人立其弟鄂侯鄂侯生哀侯哀侯侵陘庭之田陘
庭南鄙啟曲沃伐翼

卷之三

六

三年春正月

臣春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陘庭韓萬御戎梁弘為
右逐翼侯于汾隰駘絀而止夜獲之及樂共叔
圍武公伐翼殺哀侯止樂共子曰苟無死吾以子
見天子令子為上卿制晉國之政辭曰成聞之民
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彼不
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壹事之唯其
所在則致死焉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臣
敢以私利廢人之道君何以訓矣且君知成之從
也未知其待於曲沃也從君而貳君焉用之遂闕

而死

公會齊侯于贏音盈

左會于贏成昏于齊也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公胥命者何相命也何言乎相命近正也此其爲近正柰何古者不盟結言而退

穀胥之爲言猶相也相命而信諭謹言而退以是爲近古也是必一人先其以相言之何也不以齊侯命衛侯也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卷之三

七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公子翬如齊迎女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謹呼端反

左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

上卿送之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

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

上大夫送之

穀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

闕門父戒之曰謹慎從爾舅之言母戒之曰謹慎

從爾姑之言諸母服申之曰謹慎從爾父母之言

送女踰竟非禮也

般步干
反音境

公會齊侯于謹夫人姜氏至自齊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左齊仲年聘致夫人也

有年

穀五穀皆熟爲有年也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公狩者何田狩也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諸侯易爲必田狩一

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克君之庖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糾居勣反

卷之三

八

左芮伯萬之母惡芮伯之多寵人也故逐之出居

于魏秋秦師侵芮敗焉小之也冬王師秦師圍魏

執芮伯以歸

五年春正月甲戌巳丑陳侯鮑卒鮑步鮑反

左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犬子免而代之

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

公曷爲以二日卒之愆也甲戌之日亡巳丑之日

死而得君子疑焉故以二日卒之也

穀鮑卒何爲以二日卒之春秋之義信以傳信疑

以傳疑陳侯以甲戌之日出以巳丑之日得不知

佗使何
反音會

芮如鉅

乾音干

死之日故舉二日以包也

夏齊侯鄭伯如紀

左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穀任叔之子者錄父以使子也故微其君臣而著

其父子不正父在子代仕之辭也

蔡陳桓公

城祝丘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左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

卷之三

九

禦之王為中軍號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

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為左拒以

當蔡人衛人為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鬪

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

先奔既而幸於王卒可以集事從之曼伯為右拒

祭仲足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

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戰于緡葛命二拒曰旂

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

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祝聃請從之公曰

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

無損多矣夜鄭伯使祭仲勞王且問左右

穀舉從者之辭也其舉從者之辭何也為天王諱

伐鄭也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於是不服為天

子病矣

大雩

公大雩者何旱祭也然則何以不言旱言雩則旱

見言旱則雩不見何以書記災也

左書不時也凡祀啟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

閉蟄而烝過則書

螽蟴

卷之三

十

冬州公如曹

左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

驕寶卷之三終

麟寶卷之四

桓公中

六年春正月寔來寔時方反

左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

公寔來者何猶曰是人來也孰謂謂州公也曷為

謂之寔來慢之也曷為慢之化我也

寔寔來者是來也何謂是來謂州公也其謂之

是來何也以其畫我故簡言之也諸侯不以過相

朝也

左楚武王侵隨使遽章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隨

卷之四

人使少師董成關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

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

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

為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俊請

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關伯比曰

以為後圖少師得其君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

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

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

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

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饑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

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腍粢盛豐備何

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

後致才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腍謂民力之

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疫蠹也

謂其備腍咸有也奉盛以告曰粢粢豐盛謂其三

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

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諂

愿也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禮

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

有心而鬼神乏其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修

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

敢伐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

左會於成紀來諮謀齊難也

左比戎伐齊齊侯使乞師於鄭鄭太子忽帥師救

齊六月大敗我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

以獻於齊於是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餼使

魯為其班後鄭鄭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郎之師

公之朱皆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大

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耦齊太非吾耦

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爲君子曰善
自爲謀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人間
其故大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
之愆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辭
諸鄭伯

秋八月壬午大閱

穀大閱者何閱兵車也修教明諭國道也平而修
戎事非正也其日以爲崇武故謹而日之蓋以觀
婦人也

蔡人殺陳佗佗徒何反

卷之四

三六

穀陳佗者陳君也其曰陳佗何也匹夫行故匹夫
稱之也其匹夫行奈何陳侯意獵淫獵於蔡與蔡
人爭禽蔡人不知其是陳君也而殺之何以知其
是陳君也兩下相殺不道其不地於蔡也

九月丁卯子同生

匡以天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大牢卜士負之士妻
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公問名於申繻對曰苞
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爲信以德
命爲義以類命爲象取於物爲假取於父爲類不
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

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
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至以畜牲則廢祀以器
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
君獻武廢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
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

冬紀侯來朝

匡請王命以求成於齊公告不能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公焚之者何樵之也樵之者何以火攻也何言乎
以火攻疾始以火攻也咸丘者何邾婁之邑也曷

卷之四

四三

爲不繫乎邾婁國之也曷爲國之君存焉爾

夏穀伯綏來朝邾侯吾離來朝

公皆何以名失地之君也其稱侯朝何貴者無後
待之以初也

穀其各何也失國也失國則其以朝言之何也嘗
以諸侯與之接矣雖失國弗損吾異日也

八年春正月己卯禘

公禘者何冬祭也春曰祠夏曰祫秋曰嘗冬曰烝
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亟也亟則黷
則不敬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黷疏則怠怠則忘士

不及茲四者則冬不裘夏不葛

天王使家父來聘

夏五月丁丑烝

烝隨少師有寵楚鬬伯比曰可矣譬有譽不可失

也夏楚子合諸侯於沈鹿黃隨不會使遽章讓黃

楚子伐隨軍於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

戰所以怒我而息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

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

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

衆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於速杞

卷之四

五

隨師敗績隨侯逸闔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

秋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闔伯比曰天去其疾矣

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

秋伐邾

冬十月雨雪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公紀季姜歸于京師其辭成矣則其稱紀季姜何

自我言紀父母之於子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

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

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

夏四月

秋七月

烝巴子使韓服告於楚請與鄧爲好楚子使道朔

將巴客以聘於鄧鄧南鄙鄧人攻而奪之幣殺道

朔及巴行人楚子使遽章讓於鄧鄧人弗受夏楚

使鬬廉帥師及巴師圍鄧鄧養甥帥師救鄧

三逐巴師不克鬬廉衡陳其師於巴師之中以戰

而北鄧人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鄧師大敗鄧人

皆潰

卷之四

六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烝冬曹大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曹大子初

獻樂奏而歎施父曰曹大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

公諸侯來曰朝此世子也其言朝何春秋有譏父

老子代從政者則未知其在齊與曹與

烝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使世子仇諸侯之禮而

來朝曹伯失政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

待人之子以內爲失正矣內失正曹伯失正世子

可以已矣則是故命也尸子曰夫已多乎道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夏五月葬曹桓公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賈古古
[左]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買害也乃獻之又求其實劍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共池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旃郎

反於
[左]初北戎病齊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餽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於齊齊人以衛師助之

公郎者何吾近邑也吾近邑則其言來戰于郎何

卷之四

七

近也惡乎近近乎圖也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

穀來戰者前定之戰也內不言戰言戰則敗也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及者為內諱也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反
[左]楚屈瑕將盟貳軫鄭人軍於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莫敖患之鬬廉曰鄭人軍其郊必不誠且日虞四邑之至也君次於郊郢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於郎郎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闢志若敗郎師四邑必離莫敖曰盍請濟師於王對曰師

還音旋

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夾疑不疑何卜遂敗郎師於蒲騷卒盟而還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鄭莊公

妻七計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反

卷之四

八

[左]鄭昭公之敗北戎也齊人將妻之昭公辭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弗從夏鄭莊公卒初祭封人仲足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為卿為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

反

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姑生厲公雍氏宗有寵

反

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矣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

反

[公]祭仲者何鄭相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以為知權也其為知權奈何古者鄭國處於留先

鄭伯有善於鄆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還鄭焉而野留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省於留塗出於宋宋人執之謂之曰為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遼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是不可得則病然後有鄭國古人之有權者祭

仲之權是也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
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
權不害人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
不爲也

突歸於鄭鄭忽出奔衛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公會宋公于夫鍾夫音扶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于闕闕口暫反

麟寶卷之四終

卷之四

三

麟寶卷之五

桓公下

十有二年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左平杞莒也

秋七月壬辰陳侯躍卒

八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公會宋公于虛虛去魚反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左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宋成

卷之五

一

三

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冬又會于龜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左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

丙戌衛侯晉卒

穀再稱日決日義也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左遂帥師而伐宋戰焉宋無信也君子曰苟信不

繼盟無益也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無信也

十有三年春

左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

乎御廩災不如勿嘗而已矣

穀御廩之災不志此其志何也以爲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天子親耕以共粢盛王后親蠶以共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已所自親者也何用見其未易災之餘而嘗也曰甸粟而內之三官三官米而藏之御廩夫嘗必有兼甸之事焉壬申御廩災乙亥嘗以爲未易災之餘而嘗也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卷之五

四

三

左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焚渠門入及大逵伐東郊取牛首以大宮之椽歸爲盧門之椽

公以者何行其意也

穀以者不以者也民者君之本也使人以其死非正也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左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

穀古者諸侯時獻于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故有辭讓而無徵求求車非禮也求金甚矣

三月乙未天王崩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因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於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公載以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夏厲公出奔蔡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因其稱世子何復正也曷爲或言歸或言復歸復

卷之五

五

三

歸者出惡歸無惡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入者出入惡歸者出入無惡

許叔入于許

穀許叔許之貴者也莫宜乎許叔其曰入何也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

公會齊侯于艾

因謀定許也

邾人牟人莒人來朝

左邾侯不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華所市
反下同
屬章欲

屬章欲
反下同

因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

因櫟者何鄭之邑曷為不言入于鄭未言爾曷為未言爾祭仲亡矣然則曷為不言忽之出奔言忽為君之微也祭仲存則存矣祭仲亡則亡矣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反昌氏

因會于袤謀伐鄭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因以飲至之禮也

因桓無會其致何也危之也

冬城向反向失亮

因書時也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因初衛宜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為之

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夷

姜繼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

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

因衛侯朔何以名絕曷為絕之得罪於天子也其得罪於天子奈何見使守衛朔而不能使衛小眾越在岱陰齊屬負茲含不即罪爾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越越翠軌

因尋茂之盟也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因疆事也於人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謂焉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因蔡人召蔡季于陳秋蔡季自陳歸于蔡蔡人嘉之也

癸巳葬蔡桓侯

及宋人衛人伐邾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卷之五

六

三

卷之五

七

三

必書

必書
反下所
同齊

請進
反

仇言
主反

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
官居鄉以底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

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

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

昭公立懼其殺已也弑昭公而立公子亶君子謂

昭公知所惡矣公子達曰高伯其為戮乎復惡已

甚矣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

遂如齊

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

卷之王

八

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

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誦之以告夏四月丙

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魯人告于齊

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脩舊好禮成而不

反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

生

公何以不言及夫人夫人外也夫人外者內辭

也其實夫人外公也

濼之會不言及夫人何也以夫人之仇弗稱數

也

驛言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其地於外也薨稱公舉上也

秋七月

齊侯師于首止子亶會之高渠彌相齊人殺子

亶而輟高渠彌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是行也

祭仲知之故稱疾不往人曰祭仲以知免仲曰

周公欲弑莊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遂與王殺

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初子儀有寵於桓王桓王

屬諸周公辛伯諫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

也周公弗從故及

卷之五

九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殺葬我君接上下也君弑賊不討不書葬此其言

葬何也不責踰國而討于是也桓公葬而後舉謚

謚所以成德也於卒乎加之矣知者慮義者行仁

者守有此三者儻然後可以會矣

驛實卷之五終

麟寶卷之六

莊公一

余敦中輯

公名同桓公之子母文姜夫人哀姜年十四歲卽位在位三十二年謚法勝敵

克亂曰莊

元年春王正月

三月夫人孫於齊孫音遜

左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

公孫者何孫猶孫也內諱奔謂之孫夫人固在齊

卷之六

莊一

三十五

情路合反

以字預

矣其言孫于齊何念母也正月以存君念母以首事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與弑公也其與弑公奈何夫人譖公於齊侯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齊侯怒與之飲酒於其出焉使公子彭生送之於其乘焉擣幹而殺之念母者所善也則曷爲於其念母焉貶不與念母也
穀孫之爲言猶孫也諱奔也接練時錄母之變始人之也不言氏姓貶之也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也不若於言者人絕之也臣子大受命

夏單伯逆王姬

單音善後同

公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何以不稱使天子召而使之也逆之者何使我主之也曷爲使我主之天子嫁女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於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

穀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命大夫故不名也其不言如何也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也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何也曰躬君弑於齊使之主婚姻與齊爲禮其義固不可受也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卷之六

莊一

二

三十三

公何以書譏何譏爾築之禮也於外非禮也於外何以非禮築於外非禮也其築之何以禮主王姬者必爲之改築主王姬者則何爲必爲之改築於路寢則不可小寢則嫌羣公子之舍則以卑矣其道必爲之改築者也
穀築禮也于外非禮也築之爲禮何也主王姬者必自公門出於廟則已尊於寢則已卑爲之築節矣築之外變之正也築之外變之爲正何也仇讐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其不言齊侯之來逆何也不使齊侯得與吾爲禮也

哀七西反
反矣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穀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生服之灰行之禮也生不服灰追錫之不正甚矣

王姬歸于齊

齊師遷紀郕鄆郕郕蒲丁反鄆子斯反鄆音悟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秋七月齊王姬卒

冬十有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槩槩諸若反

麟史 卷之六 三

乙酉宋公馮卒馮皮米反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溺乃狄反

穀溺者何也公子溺也其不稱公子何也惡其會仇讐而伐同姓故貶而名之也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

穀傳曰改葬也改葬之禮總舉下緇也或曰卻尸以求諸侯天子志崩不志葬必其時也何必焉舉天下而葬一人其義不疑也志葬故也危不得葬也曰近不失崩不志崩失天下也獨陰不生獨陽

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故曰母之子也可天之子也可尊者取尊稱焉卑者取卑稱焉其曰王者民之所歸往也

秋紀季以鄆入于齊鄆戶圭反

左紀於是乎始判

冬公次于滑

左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

穀次止也有畏也欲救紀而不能也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麟史 卷之六 四

三月紀伯姬卒

四年春王三月楚武荆尸授師子焉以伐隨將

齊人告夫人鄆曼曰余心蕩鄆曼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

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於櫛木之下令尹闕祈莫敖屈重除

道梁嗟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莫敖以王命入盟

隨侯且請為會於漢汭而還濟漢而後發喪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紀侯大去其國

中昔耕
反乃禮
反忌浪
反

大起呂
反

左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夏紀侯大去其國違齊難也

公大去者何滅也孰滅之齊滅之襄公復讐也何讐爾遠祖也哀公亨平周紀侯諸之以襄公之爲於此焉者事祖禰之心盡矣襄公將復讐乎紀下之曰師喪分焉寡人歟之不爲不吉也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讐乎雖百世可也家亦可乎曰不可國何以可國君一體也先君之耻猶今君之耻也今君之耻猶先君之耻也國君何以爲一體國君以國爲體諸侯世故國君爲一體

卷之六

一

五

也今紀無罪此非怒與曰非也古者有明天子則紀侯必誅必無紀者紀侯之不誅至今有紀者猶無明天子也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然則齊紀無說焉不可以並立乎天下故將去紀侯者不得不去紀也有明天子則襄公得爲若行乎曰不得也不得則襄公曷爲爲之上無天子下無方伯緣恩疾者可也穀大去者不遺一人之辭也言民之從者四年而後畢也紀侯賢而齊侯滅之不言滅而曰大去其國者不使小人加乎君子

六月乙丑齊侯莖紀伯姬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公曷爲與微者狩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何諱與讐狩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爲獨於此焉諱於讐者將一讖而已故擇其重者而諱焉莫重乎其與讐狩也於讐者則曷爲一將讖而已讐者無時焉可與通通則爲大讖不可勝讖故將一讖而已其餘從同同

穀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卑公之敵所以卑

卷之六

一

六

公也何爲卑公也不復讐而怨不釋刺釋怨也

五年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秋郭黎來來朝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左冬伐衛納惠公也

公此伐衛何納朔也曷爲不言納衛侯朔辟王也穀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人諸侯所以人公也其人公何也逆天王之命也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勝音升

審乃定
反其
度待洛

見賢通
反

穀王人卑者也稱名貴之也善救衛也救者善則伐者不正矣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左夏衛侯入放公子黔牟於周放甯跪於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即位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為不度矣夫能固位者必度於本末而後立襄焉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強詩云本枝百世

公衛侯朔何以名絕為絕之犯命也其言入何墓辭也

卷之六 七

穀其不言伐衛納朔何也不逆天王之命也入者內弗受也何用弗受也為以王命絕之也朔之名惡也朔入逆則出順矣朔出入名以王命絕之也秋公至自伐衛

公曷為或言致會或言致伐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衛侯朔入於衛何以致伐不敢勝天子也穀惡事不致此其致何也不致則無用見公之惡事之成也傳勞夫反

蜎

冬齊人來歸衛俘

穀色界
反

穀朱惟
反

兩星于
付反

公此衛實也則齊人曷為來歸之衛人歸之也衛人歸之則其稱齊人何讓乎我也其讓乎我奈何齊侯曰此非寡人之力量侯之力也

穀以齊首之分惡於齊也使之如下齊而來我然惡戰則殺矣

左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驪甥甥甥養甥請殺楚子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蚤圖後君噬臍其及圖之乎圖之此為時矣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弗從還年

卷之六 八

楚子伐鄧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見音現隕於閭反

左恒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

公恒星者何列星也列星不見則何以知夜之中星反也如雨者何如雨者非雨也非雨則曷為謂之如雨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實如雨何以書記異也

穀恒星者經星也日入至於星出謂之昔不見者可以見也夜中星隕如雨其隕也如雨是夜中與

春秋著以傳著疑以傳疑中之幾也而曰夜中者著焉爾何用見其中也失變而錄其時則夜中矣其不曰恒星之隕何也我知恒星之不見而不知其隕也我見其隕而接於地者則是雨說也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著於下不見於上謂之隕豈雨說哉

秋大水無麥苗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甲午治兵

卷之六

莊一

九三三

左治兵於廟禮也

公祠兵者何出曰祠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皆習戰也何言乎祠兵爲久也曷爲爲久吾將以甲午之日然後祠兵於是

穀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治兵而陳蔡不至矣兵事以嚴終故曰善陳者不戰此之謂也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死善死者不亡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降戶郎反

左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

罪罪我之由夏書曰臯陶邁種德德乃降姑務修德以待時乎

秋師還

還音旋

公還者何善辭也此滅同姓何善爾病之也曰師病矣曷爲病之非師之罪也

殺還者事未畢也還也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成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

卷之六

莊一

十一三六十二

秩如適襄公紉之二人因之以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問公曰捷吾以女爲夫人冬十二月齊侯游於姑棼遂田於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帝公懼隊於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於門劫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闕死於門中后之紛如死於階下遂入殺孟陽於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於戶下遂弑之而立無知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

反召
糾其
反召

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來公子糾奔初公

孫無知虐于雍廩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公及齊大夫盟于莒

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

左公伐齊納糾齊小白自莒先入

穀大夫出奔反以好日歸以惡日入

襄公公子糾公子小白不能存出亡齊人殺無知

而迎公子糾於魯公子小白不讓公子糾先入又

殺之于魯故曰齊小白入于齊惡之也

卷之六

秋七月丁酉莒齊襄公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左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

而歸秦子梁子以公旗辟於下道是以皆止

九月齊人取于糾殺之

左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隄

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於生實召忽死之管

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

夷吾治於高侯使相可也公從之

殺外不言取言取病內也取易辭也猶曰取其子

治子
治人
從此已
治字
去聲

治南
反
射食
反
爲子
爲

子音
下同

反
反
反

糾而殺之云爾十室之邑可以逃難百室之邑可

以隱死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以公爲病矣

國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爲宰辭曰臣君之庸

臣也君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

治國家者則非臣之所能也若必治國家者則管

夷吾乎臣之所不若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

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

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

使百姓加勇焉弗若也桓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

中鉤是以潰於死鮑叔對曰夫爲其君動也若若

卷之六

有而反之夫猶是也桓公曰若何鮑子對曰請諸

魯桓公曰施伯魯君之謀臣也夫知吾將用之必

不予我矣若之何鮑子對曰使人請諸魯曰寡君

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欲以戮於羣臣故請之則

予我矣桓公使請諸魯如鮑叔之言嚴公以問施

伯施伯對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子

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國則必得志於天下今彼在

齊則必長爲魯國憂矣嚴公曰若何施伯對曰殺

而以其屍授之嚴公將殺管仲齊使者請曰寡君

欲親以爲戮若不得以戮於羣臣猶未得請也

請生之於是嚴公使束縛以予齊使齊使受而以
退比至三黜三浴之桓公親逆之於郊而與之坐
問焉曰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爲高位田狩畢弋
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
數百食必梁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戎車待游車
之製戎士待陳妾之餘優笑在前賢材在後是以
國家不日引不月長恐宗廟之不埒除社稷之不
血食敢問爲此若何管子對曰昔吾先王昭王穆
王世法文武遠績以成名合群交比校民之有道
者設象以爲民紀式權以相應比綴以度導本肇
未勸之以賞賜糾之以刑罰班序顛毛以爲民紀
統桓公曰爲之若何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天
下也恭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陵爲
之終而慎用其六柄焉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
子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哢其事易
公曰處士農工商若何管子對曰昔聖王之處士
也使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
野今夫士羣萃而州處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
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習焉其
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

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恒爲
士令夫工羣萃而州處審其四時辨其功苦權節
其用論比協材旦莫從事施於四方以飭其子弟
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少而習焉其心安
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
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恒爲工令
夫商群萃而州處察其四時而監其卿之資以知
其市之賈負任僱何服牛輶馬以周四方以其所
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且莫從事於此以飭其子
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相陳以知賈少而習焉其
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
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恒爲
商今夫農群萃而州處察其四時權節其用耒耜
加芟及寒擊藁除田以待時耕及耕深耕而疾耰
之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鎛以旦莫從
事於田野脫衣就功首戴茅蒲身衣極襖霑體塗
足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敏以從事於田野少而
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
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農之
子恒爲農野處而不暱其秀民之能爲士者必足

麟史

卷之六

十五

三百九十一

賴也有司見而不以告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
 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管子子對制國以爲二十一
 鄉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以爲二十一鄉工商
 之鄉六士鄉十五公帥五鄉焉國子帥五鄉焉高
 子帥五鄉焉參國起案以爲三官臣立三宰工立
 三族市立三鄉澤立三虞山立三衡桓公曰吾欲
 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國未安桓公
 曰安國若何管子對曰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樂用
 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則國安矣桓公曰昔
 遂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樂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
 敬百姓國既安矣桓公曰國安矣其可乎管子對
 曰未可君若正卒伍脩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
 脩甲兵則難以速得志矣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
 侯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
 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攻道公曰爲
 之若何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桓公曰善
 管子於是制國五家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
 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
 以爲軍令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帥之十軌
 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爲連故

一帥之
師並所
反

一帥之
師並所
反

一帥之
師並所
反

一帥之
師並所
反

一帥之
師並所
反

麟史

卷之六

十六

四百

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
 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
 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
 鼓春以狻猊振旅秋以獬廌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
 旅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
 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
 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
 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和
 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疆君有此士也三
 萬人以方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
 國之君莫之能禦也
 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君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
 處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質仁發聞於鄉里者有
 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於
 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孝勇股肱之
 力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
 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
 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
 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
 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是故鄉長退而修德進賢桓

管子
卷之六
治官吏

管子
卷之六
治官吏

管子
卷之六
治官吏

管子
卷之六
治官吏

麟史

卷之六

莊一

十七

三百九十二

公親見之遂使役官桓公令官長期而書戌以告
且選選其官之賢者而復用之曰有人居我官有
功休德惟慎端慤以待時使民以勸綏謗言足以
補官之不善政桓公召而與之語嘗相其質足以
比成事誠可立而授之設之以國家之患而不疚
退問其卿以觀其所能而無大厲升以為上卿之
贊謂之三選國子高子退而修卿卿退而修連連
退而修里里退而修軌軌退而修伍伍退而修家
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
誅也政既成卿不越長朝不越爵罷士無伍罷女
無家夫是故民皆勉為善與其為善於卿也不如
為善於里與其為善於里也不如為善於家是故
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計莫敢以終歲
之議皆有終身之功桓公曰伍鄙若何管子對曰
相地而衰征則民不移政不旅舊則民不偷山澤
各致其時則民不苟陸阜陵墜井田疇均則民不
憾無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不畧則牛羊遂桓公
曰定民之居若何管子對曰制鄙三十家為邑邑
有司十邑為卒卒有卒帥十卒為鄉鄉有鄉帥三
鄉為縣縣有縣帥十縣為屬屬有大夫五屬故立

管子
卷之六
治官吏

管子
卷之六
治官吏

管子
卷之六
治官吏

麟史

卷之六

莊一

十八

三百九十三

五大夫各使治一屬焉立五正各使聽一屬焉是
故正之政聽屬牧政聽縣下政聽鄉桓公曰各保
治爾所無或淫怠而不聽治者
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事桓公擇是寡功者而譴
之曰制地分民如一何故獨寡功致不善則政不
治一再則宥三則不赦桓公又親問焉曰於子之
屬有居處為義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質仁發聞
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
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
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眾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
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
焉曰於子之屬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
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
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五屬大夫於是
退而修屬屬退而修縣縣退而修鄉鄉退而修卒
卒退而修邑邑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
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政既成以守則固
以征則彊
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
鄰國未吾親也君若欲從事於天下諸侯則親鄰

國桓公曰若何管子對曰審吾疆場而反其侵地
正其封疆無受其資而重爲之皮幣以驟聘覲於
諸侯以安四鄰則四鄰之國親我矣爲游士八十
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幣使周游於四方以
號召天下之賢士皮幣玩好使人鬻之四方以鹽
其上下之所好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桓公問曰
夫軍令則寄諸內政矣齊國寡甲兵爲之若何管
子對曰輕過而移諸甲兵桓公曰爲之若何管子
對曰制重罪贖以犀甲一戟輕罪贖以鞮盾一戟
小罪適以金分有閒罪索訟者三禁而不可上下

卷之六 莊 十九

坐成以束矢美金以鑄劍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
鉏夷斤楊試諸壤土甲兵大足桓公曰吾欲南伐
何主管子對曰以魯爲主反其侵地堂潛使海於
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桓公曰吾欲西伐
何主管子對曰以衛爲主反其侵地臺原始與漆
里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桓公曰
吾欲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燕爲主反其侵地柴
夫吠狗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四
鄰大親既反侵地正封疆地南至于餉陰西至于
濟北至於河東至於紀鄒有華車八百乘擇天下

之甚淫亂者而先征之卽位數年東南多有淫亂
者萊莒徐夷吳越一戰師服三十一國遂南征伐
楚濟汝踰方城望汶山使貢絲於周而反荊州諸
侯莫不來服遂北伐山戎制令支斬孤竹而南歸
海濱諸侯莫不來服與諸侯飾牲爲載以約誓於
上下庶神與諸侯戮力同心西征懷白翟之地至
於西河方舟設泝乘桴濟河至於石抗縣車束馬
踰大行與辟耳之谿拘夏西服汜沙西吳南城周
反胙於絳嶽濱諸侯莫不來服而大朝諸侯於陽
穀兵車之屬六乘車之會三諸侯甲不解繫兵不

卷之六 莊 二十

解弱殺無弓服無矢隱武事行文道帥諸侯而朝
天子葵丘之會天子使宰孔致胙於桓公召管子而謀
管子對曰爲君不君爲臣不臣亂之本也桓公懼
出見客曰天威不遠顔咫尺小白余敢承天子之
命曰爾無下拜恐隕越於下以爲天子羞遂下拜
升受命賞服大路龍旂九旒渠門赤旂諸侯稱順
焉桓公憂天下諸侯魯有夫人慶父之亂二君殺
死國絕無嗣桓公聞之使高子存之翟人攻邢桓
公築夷儀以封之男女不淫牛馬選具翟人攻衛

管仲
古刀
反柄
苦

幾居
金

助式
陵

助祥
亦
伯音

麟寶卷之六

冬浚洙
洙音殊

衛人出廬於曹桓公城楚丘以封之其畜散而無
育桓公與之繫馬三百天下諸侯稱仁焉於是天
下諸侯知桓公之爲已動也是故諸侯歸之譬若
市人桓公知諸侯之歸已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
禮故天下諸侯罷馬以爲幣縶纂以爲奉鹿皮四
介諸侯之使垂囊而入稱載而歸故拘之以利結
之以信示之以武故天下小國諸侯既許桓公莫
之敢背就其利而信其仁畏其武桓公知天下諸
侯多與已也故又大施忠焉可爲動者爲之動可
爲靜者爲之謀軍譚遂而不有也諸侯稱寬焉通

麟史

卷之六

廿二

三

麟史卷之七

莊公二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反勺上酌

左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
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
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
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
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
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
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

卷之七

廿二

一

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
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
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
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
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國長勺之役曹劌問所以戰於嚴公公曰余不愛
衣食於民不愛牲玉於神對曰夫惠本而後民歸
之志民和而後神降之福若布德于民而平均其
政事君子務治而小人務力動不違時器不過用
財用不匱莫不共祀是以用民無不聽求福無不

嚴本作

幾才用

反見下

豈今將惠以小賜祀以獨恭小賜不咸獨恭不優不咸民弗歸也不優神弗福也將何以戰夫民求不置於財而神求優裕於享者也故不可以不本公曰余聽獄雖不能察必以情斷之對曰是則可矣夫苟中心圖民知雖不及必將至焉

二月公侵宋

公曷為或言侵或言伐猶者曰精者曰伐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也

三月宋人遷宿

公遷之猶不通也以地還之也子沈子曰不通者

卷之七

莊二

二一

蓋因而臣之也

穀遷亡辭也其不地宿不復見也遷者猶未失其

國家以往者也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乘繩繩反

左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

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皋比

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

公其言次於郎何伐也伐則其言次何齊與伐而

不戰故言伐也我能敗之故言次也

穀次止也畏我也不日疑戰也疑戰而曰敗勝內

也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左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媽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

文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

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公荆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

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蔡侯獻舞何以名

絕曷為絕之獲也曷為不言其獲不與夷狄之獲

中國也

卷之七

莊二

三一

穀荆者楚也何為謂之荆狄之也何為狄之聖人

立必後至天子務必先叛故曰荆狄之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左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

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

公何以不言出國已滅矣無所出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郕郕子斯反

左夏宋為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

薄之敗諸郕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皆陳曰戰大

僞音修

崩日敗績得僞日克覆而敗之曰取某師京師敗
曰王師敗績于某

秋宋大水

左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
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
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已其興也
倬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
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訖之
辭也臧孫達曰是宜爲君有恤民之心

冬王姬歸于齊

卷之七

莊二

四

三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鄫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左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公右獸孫
生搏之宋人請之宋公靳之曰始吾敬子今子簒
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宋萬弑閔公於蒙澤遇仇
牧于門批而殺之遇太宰督於東宮之西又殺之
立子游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訖奔毫南宮牛猛獲
帥師圍毫

公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孔父荀

僞音修
下同

僞音修

僞音修

僞音修

僞音修
僞音修
僞音修

僞音修
僞音修

僞音修

僞音修
僞音修
僞音修

息皆累也舍孔父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

以書賢也何賢乎仇牧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其
不畏彊禦奈何萬嘗與莊公戰獲平莊公莊公歸
散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歸反爲大夫于宋與
閔公博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
美也天下諸侯宜爲君者唯魯侯爾閔公矜此婦
人妬其言顧曰此虜也爾虜焉故魯侯之美惡乎
至萬怒搏閔公絕其脰仇牧聞君弑趨而至遇之
于門手劒而叱之萬脅撥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
閔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

卷之七

莊二

五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左冬十月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曾師
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立桓公猛獲奔
衛南宮萬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宋人請
猛獲于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惡
一也惡于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
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于
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
宋手足皆見宋人皆臨之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左春會於北杏以平宋亂遂人不至

穀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始疑之何疑焉桓非受命之伯也將以事授之者也曰可矣乎未乎舉人衆之辭也

夏六月齊人滅遂

左夏齊人滅遂而成之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柯何反

左冬盟于柯始及齊平也

公何以不日易也其易奈何桓之盟不日其會不

卷之七

其二

六

致信之也其不日何以始乎此莊公將會乎桓曹

子進曰君之意何如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

矣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莊公曰

諾於是會乎桓莊公升壇曹子手劍而從之管子

進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城壞壓竟君不圖與管子

曰然則君將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管子顧

曰君許諾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已

盟曹子操劍而去之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

可讐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

始焉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左宋人背北杏之會春諸侯伐宋

夏單伯會伐宋

左夏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還

左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傅瑕曰苟舍

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傅瑕殺鄭

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初內蛇與外蛇關於鄭南

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公聞之問於申繻曰

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酸以取之妖由人

興也人無靈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

卷之七

其二

七

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周有常刑

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貳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

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入

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

典司宗祧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

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爲臣臣無貳心天之制也

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

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

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繼而死

秋七月荆入蔡

爲子修
反語
陳及左
言語
丁古反
秋香
反
爲去聲
力召

左蔡哀侯爲莘故繩息媯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
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媯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
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
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秋七月楚入蔡
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於原不可
鄉邇其猶可撲滅者其如蔡哀侯乎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鄭單音善鄭音
左冬會于鄭宋服故也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鄭
左春復會焉齊始霸也
卷之七 莊二 八
夏夫人姜氏如齊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鄆
諸侯爲宋伐鄆鄭人問之而侵宋
鄭人侵宋
冬十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左諸侯伐鄭宋故也
秋荆伐鄭
左鄭伯自櫟入緩告於楚秋楚伐鄭及櫟爲不禮

領鳥納
反妻力
侯反

爲丁委
反

與音
姑仕
反

故也
左鄭伯治與於雍糾之亂者九月殺公子闕則強
鉏公父定叔出奔衛三年而復之曰不可使共叔
無後於鄭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焉君子
謂強鉏不能衛其足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
滕子同盟于幽
左冬同盟於幽鄭成也
公同盟者何同欲也
穀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不言公外內寮一疑之
也
卷之七 莊二 九
左子克卒
左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初晉武公
伐夷執夷詭諸薦國請而免之旣而弗報故子國
作亂謂晉人曰與我伐夷而取其地遂以晉師伐
夷殺夷詭諸周公忌父出奔虢惠王立而復之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夏齊人殲于遂殲子廉
左夏遂因氏領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成醉而殺
之齊人殲焉

戰者盡也然則何為不言遂人盡齊人也無遂之辭也無遂則何為言遂其猶存遂也存遂奈何日齊人滅遂使人戍之遂之因氏飲戍者酒而殺之齊人殲焉此謂狎敵也

秋鄭詹自齊逃來

公何以書書甚倭也日倭人來矣倭人來矣

冬多康 康亡悲反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穀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也日王者朝日故雖為天子必有尊也貴為諸侯必有長

卷之七

十

也故天子朝日諸侯朝朔

臨春號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皆賜玉五穀馬三匹非禮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

夏公追戎于濟西

秋有威

穀一有一亡日有威射人者也

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

臨初楚武王克權使聞緡尹之以叛圖而殺之遷

乃多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權於那處使聞敖尹之及文王即位與巴人伐申而驚其師巴人叛楚而伐那處取之遂門於楚聞敖游涌而逸楚子殺之其族為亂冬巴人因之以伐楚春楚子禦之大敗於津還驚拳弗納遂伐黃敗黃師于賸陵還及湫有疾夏六月庚申卒驚拳葬諸夕室亦自殺也而莖於經皇初驚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驚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刎也楚人以為大閭謂之太伯使其後掌之君子曰驚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

卷之七

十一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

公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諸侯壹聘九女諸侯不再娶媵不書此何以書為其有逐事書大夫無逐事此其言遂何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

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辟要盟也何以見其辟要盟也媵禮之輕者也盟國之重也以輕事遂乎國重無說其日陳人之婦畧之也其不日數

渝惡之也

夫人姜氏如莒

順義四

義未委

通于萬

陸初王姚嬖於莊王生子頹子頹有寵焉國為之師及惠王即位取焉國之圃以為圃邊伯之宮近於王宮王取之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牧膳夫之秩故焉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溫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伐周冬立子頹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穀其曰鄙遠之也其遠之何也不以難邇我國也

卷之七

華二

十二

麟實卷之七終

麟實卷之八

莊公三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鄭為苦

哀樂之旨
治下同
為子為
反好音于

飲於

國生呂

左春鄭伯和王室不克執燕仲父夏鄭伯遂以王歸王處於櫟秋王及鄭伯入于鄆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冬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聞之見號叔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夫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而况敢樂禍乎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之盍納王乎號公曰寡人之願也

卷之八

莊三

一

三九九

附惠王三年邊伯石速焉國出王而立王子頹王處于鄭三年子頹飲三大夫酒子國為客樂及徧舞鄭厲公見號叔曰吾聞之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而况敢樂禍乎今吾聞子頹歌舞不思憂夫出王而代其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是謂樂禍禍必及之盍納王乎號叔許諾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號叔自北門入殺子頹及三大夫王乃入

夏齊大災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我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左二十一年春胥命于弭夏同伐王城鄭伯將王

自圍門入號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鄭

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王與之武公之畧自虎牢

以東原伯曰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五月鄭厲公

卒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王巡號守號公為王宮于玆王與之酒泉鄭伯

之享王也王以后之輦鑑予之號公請器王予之

卷之八

爵鄭伯由是始惡於王冬王歸自號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陳人殺其公子禦寇

左春陳人殺其太子御寇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

顓孫自齊來奔齊侯使敬仲為禪辭曰羈旅之臣

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聞於教誨而免於罪

戾弛於負檐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

官謗請以死告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

飲於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往畏我友朋使為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

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

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初懿

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皇于飛和鳴

鏘鏘有鵲之後將育於姜五世其昌並於正卿八

世之後莫之與京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

而立之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

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

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

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吳風

卷之八

也乾天也風為天子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

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

王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

用賓于王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風行而著於

土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大嶽

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

及陳之初亡也陳桓子始大於齊其後亡也成子

得政

夏五月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侯盟于防

佐待何
反

公齊高侯者何貴大夫也曷爲就吾微者而盟
公也公則曷爲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

冬公如齊納幣
穀納幣大夫之事也禮有納采有問名有納徵有
告期四者備而後娶禮也公之親納幣非禮也故
譏之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

公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此之桓國何以
致危之也何危爾公一陳佗也

祭叔來聘

卷之八

莊三

四

穀其不言使何也天子之內臣也不正其外交故
不與使也

夏公如齊觀社

左非禮也曹劇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
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師
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守
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
嗣何觀

國嚴公如齊觀社曹劇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正民
也是故先王制諸侯使五年四王一相朝也終則

爲于僞
反

爲于僞
反去據
反

講於會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訓上下之則
制財用之節其間無由荒怠夫齊率大公之法而
觀民於社君爲是舉而往觀之非故業也何以訓
民土而社助時也收疆而烝納要也今齊社而
往觀亦非先王之訓也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
命焉諸侯祀先王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臣不
聞諸侯之相會祀也祀又不法君舉必書書而不
法後嗣何觀公不聽遂如齊

卷之八

莊三

五

晉桓莊之族偪獻公患之士蒍曰去富子則群
公子可謀也已公曰爾試其事士蒍與羣公子謀
譖富子而去之

公至自齊

國公如往聘正也致月故也
如往月致月有據焉爾

荆人來聘

穀善累而後進之其稱人何也舉道不待再

公及齊侯遇于穀

蕭叔朝公

秋丹桓宮楹楹音盈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問古街
辭佳
賈友

十有一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楹楹古岳反

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

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

國嚴公丹桓宮之楹而刻其楹匠師慶言於公曰

臣聞聖王公之先封者遺後之人法使無陷於惡

其為後世服前之令聞也使長監於世故能攝固

不解以久今先君儉而君侈之令德替矣公曰吾

屬欲美之對曰無益於君而替前之令德臣故曰

卷之八 莊三 六

二九

庶可以已乎公弗聽

毅禮天子之楠斲之簣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楠斲

之簣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楠非正也夫人所以

崇宗廟也取非禮與非正而加之于宗廟以飾夫

人非正也刻桓宮楠丹桓宮楹斥言桓宮以惡莊

也

夏公如齊逆女

毅親迎恒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不正其親迎於齊

也

崇古要

別後列

擇側中

僕力主

秋公至自齊

毅迎者行見諸舍見諸先至非正也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公其言入何難也其言曰何難也其難奈何夫人

不僕不可使入與公有所約然後入

毅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何用不受也以

宗廟弗受也其以宗廟弗受何也娶仇人子弟以

薦舍於前其義不可受也

戊寅大夫宗婦覲用幣

左公使宗婦覲用幣非禮也御孫曰男贄大者玉

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修以告

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

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

國哀姜至公使大夫宗婦覲用幣宗人夏父展曰

非故也公曰君作故對曰君作而順則故之逆則

亦書其逆也臣從有司懼逆之書於後也故不敢

反丁

反丁
反其
反丁

正音政

者不宜用也見用幣非禮也然則曷用棗栗云乎
服修云乎

穀覲見也禮大夫不見夫人不言及不正其行婦
道故列數之也男子之贊羔鴈雉婦人之贊棗
栗穀修用幣非禮也用者不宜用者也大夫國體
也而行婦道惡之故謹而日之也

左晉士蒍又與羣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子士蒍
告晉侯曰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

大水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卷之八

莊三

八

公曹羈者何曹大夫也曹無大夫此何以書賢也
何賢乎曹羈戎將侵曹曹羈諫曰戎衆以無義君
請勿自敵也曹伯曰不可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
子以爲得君臣之義也

郭公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女音

左陳女叔來聘始結陳好也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左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慫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

反折
反折
反折

反折
反折
反折

用幣於社伐鼓於朝

公日食則曷爲鼓用牲於社求乎陰之道也以朱
絲營社或曰脅之或曰爲闢恐人犯之故營之

穀言日言朔食正朔也鼓禮也用牲非禮也天子

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鼓三
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充其陽也

伯姬歸于杞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左亦非常也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
穀高下有水災曰大水旣戒鼓而駭衆用牲可以

卷之八

莊三

九

已矣救日以鼓兵救水以鼓衆

左晉士蒍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成聚而處
之冬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

冬公子友如陳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

左晉士蒍爲大司空夏士蒍城絳以深其官

夏公至自伐戎

曹殺其大夫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洮地刀反

左非事也天子非展義不巡守諸侯非民事不舉

卿非君命不越竟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左夏同盟于幽陳鄭服也

穀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於是而後授之諸侯也

其授之諸侯何也齊侯得衆也桓會不致安之也

桓盟不日信之也信其信仁其仁衣裳之會十有

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車之會四未嘗

有大戰也愛民也

卷之八

莊三

十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左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也

公原仲者何陳大夫也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通

乎季子之私行也何通乎季子之私行辟內難也

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內難者何公子慶父公

子牙公子友皆莊公之母弟也公子慶父公子牙

通乎夫人以脅公季子起而治之則不得與于國

政坐而視之則親親因不忍見也故於是復請至

於陳而葬原仲也

冬杞伯姬來

左歸寧也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來歸夫人

歸寧曰如某出曰歸於某

左晉侯將伐虢士雋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

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

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

用也號弗畜也亟戰將饑

莒慶來逆叔姬

杞伯來朝

公會齊侯于城濮

左王使召伯廖賜齊侯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

卷之八

莊三

十一

十四

麟寶卷之八終

麟實卷之九

莊公四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左春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

左晉獻公娶於賈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

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

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

其姊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

關嬖五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三屈君

卷之九

莊四

一

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

主則啓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

大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

而懼戎且旌君伐使俱曰狄之廣莫於晉爲都晉

之啓土不亦宜乎晉侯說之夏使大子居曲沃重

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唯二姬之子在

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

二五耦

左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公曰何謂也對曰遇兆挾以衞骨齒牙爲猾戎夏交梓交

梓是交勝也臣故云且懼有口憐民國移心焉公

曰何口之有口在寡人寡人弗受誰敢與之對曰

苟可以憐其入也必甘受逞而不知胡可壅也公

不聽遂伐驪戎克之獲驪姬以歸有寵立以爲夫

人公飲大夫酒令司正實爵與史蘇曰飲而無肴

夫驪戎之役女曰勝而不吉故賞女以爵爵女以

無肴克國得妃其有吉孰大焉史蘇卒爵再拜稽

首曰兆有之臣不敢蔽蔽兆之紀失臣之官有二

臯焉何以事君大爵將及不唯無肴抑君亦樂其

吉而備其凶凶之無有備之何害若其有之備之

卷之九

莊四

二

爲謬臣之不信國之福也何敢憚爵飲酒出史蘇

告大夫曰夫有男戎必有女戎若晉以男戎勝戎

而戎亦必以女戎勝晉其若之何里克曰何如史

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妹喜有

寵於是乎與伊尹比而亡夏殷辛伐有蘇有蘇氏

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寵於是乎與膠鬲比而亡殷

周幽王伐有褒有褒人以褒姒女焉褒姒有寵生

伯服於是乎與虢石甫比逐太子宜咎而立伯服

太子出奔申申人繒人召西戎以伐周周於是乎

亡今晉寡德而安俘女又增其寵雖當三季之王

不亦可乎且其兆云挾以銜骨齒牙為猗我卜伐
 雖難往難散以應我夫若是賊之兆也非吾宅也
 雖則有之不降其國可謂挾乎不得其君能銜骨
 乎若跨其國而得其君雖逢齒牙以猗其中其誰
 云弗從諸夏從戎非敗而何從政者不可以不戒
 亡無日矣郭偃曰夫三季王之亡也宜民之主也
 縱惑不疚肆侈不違流志而行無所不疚是以及
 亡而不獲追鑑今晉國之方偏侯也其土又小大
 國在側雖欲縱惑未獲專也大家鄰國將師保之
 多而驟立不其集亡雖驟立不過五矣且夫口三
 麟史 卷之九 三

迂求不可謂義以寵賈怨不可謂德火族而多敵
 不可謂天德義不行禮義不則棄人失謀天亦不
 贊吾觀君夫人也若為亂其猶隸農也雖獲沃田
 而勤易之將弗克饗為人而巳士薦曰戒莫如豫
 豫而後給夫子戒也抑二大夫之言其皆有焉既
 驪姬不克晉正於秦五立而後平
 國獻公伐驪戎克之滅驪子獲驪姬以歸立以為
 夫人人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請使申生處曲沃
 以速縣重耳處蒲城夷吾處屈奚齊處絳以微無
 辱之故公許之史蘇朝告大夫曰二三大夫其戒
 麟史 卷之九 四

七言悲
太師相
加友

與平節
反

遠于萬
次
抑去遠
反諸鳥
棟反第
側里反

之情彼得其情以厚其欲從其惡心必敗國且深
亂亂必自女戎三載皆然驪姬果作難殺太子而
逐二公子君子曰知難本矣

驪姬生奚齊其姊生卓子公將黜太子申生而立
奚齊里克丕鄭荀息相見里克曰夫史蘇之言將
及矣其若之何荀息曰吾聞事君者竭力以役事
不聞違命君立臣從何貳之有不鄭曰吾聞事君
者從其義不阿其惑也惑則誤民民誤失德是棄
民也民之有君以治義也義以生利利以豐民若
之何其民之與處而棄之也必立太子里克曰我

麟史

卷之九

莊四

五

三十七

不佞雖不識義亦不阿惑吾其靜也三大夫乃別
悉於武公公稱疾不與使奚齊蒞事猛足乃言於
太子曰伯氏不出奚齊在廟子盍圖乎太子曰吾
聞之羊舌大夫曰事君以敬事父以孝受命不遷
為敬敬順所安為孝棄命不敬作令不孝又何圖
焉且夫間父之愛而嘉其况有不忠焉廢人以自
成有不貞焉孝敬忠貞君父之所安也棄安而圖
遠於孝矣吾其止也

獻公田見翟祖之氛歸寢不寐卻叔虎朝公語之
對曰牀第之不安邪抑驪姬之不存側邪公辭焉

極制如
反

難乃且
反下同
虛敬呂
反

重上声
微方問
反下孟
善不之
反不力九

出遇士蒍曰今夕君不寐必為翟祖也夫翟祖之
君好專利而不忌其臣競諂以求媚其進者壅塞
其退者距違其上貪以忍其下偷以幸有縱君而
無諫臣有冒上而無忠下君臣上下各厭其私以
縱其回民各有心無所據依以是處國不亦難乎
君若伐之可克也吾不言子必言之士蒍以告公
說乃伐翟祖卻叔虎將乘城其徒曰棄政而役非
其任也卻叔虎曰既無老謀而又無壯事何以事
君被羽先升遂克之

麟史

卷之九

莊四

六

三十七

而難三公子之徒如何對曰蚤處之使知其極夫
人知有極鮮有慢心雖其慢乃易殘也驪姬曰吾
欲為難安始而可優施曰必於申生其為人也小
心精縈而大志重又不忍人精縈易辱重債可疾
不忍人必自忍也辱之近行驪姬曰重無乃難遷
乎優施曰知辱可辱可辱遷重若不知辱亦必不
知固乘常矣今子內固而外寵且善不莫不信若
外單善而內辱之無不遷矣且吾聞之甚精必愚
精為易辱愚不知避難雖欲無遷其得之乎是故
先施說於申生

逆千萬

結戶結
反決得
結反御
魚呂反
結其良
反比并
里反殿
丁見反
縣音玄

驪姬賂二五使言於公曰夫曲沃君之宗也蒲與

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

疆場無主則啓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

也若使太子主曲沃而二公子主蒲與屈乃可以

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使俱曰翟之廣莫於晉爲

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公說乃城曲沃太子處焉

又城蒲公子重耳處焉又城二屈公子夷吾處焉

驪姬既遠太子乃生之言太子由是得舉

夏四月丁未邾子貜卒

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麟史 卷之九 七

左楚令尹子元欲盡文夫人爲館於其宮側而振

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

令尹不尋諸仇讐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御

人以告子元子元曰婦人不忘襲讐我反忘之秋

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於桔柣之門子元闕御

疆闕梧耿之不比爲旃闕班王孫游王孫喜殿衆

車入自純門及逵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

鄭有人焉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譟

告曰楚幕有烏乃止

冬築鄆郿

數素曰

左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

曰築都曰城

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

大無麥禾

公冬既見無麥禾矣曷爲先言築微而後言無麥

禾諱以凶年造邑也

穀大者有顧之辭也於無禾及無麥也

城孫辰告糴于齊

左冬饑城孫辰告糴于齊禮也

國魯饑城文仲言於嚴公曰夫爲四鄰之援結諸

侯之信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固國之艱急是

爲鑄名器藏寶財固民之殄病是待今國病矣君

盍以名器請糴齊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

告糴古之制也辰也備卿辰請如齊公使往從者

曰君不命吾子吾子請之其爲退事乎文仲曰賢

者急病而讓夷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恤民

之患是以國家無違今我不如齊非急病也在上

不恤下居官而惰非事君也文仲以鬯圭與玉磬

如齊告糴曰天災流行戾于敝邑饑饉荐降民靡

幾卒大懼殄周公大公之命祀職貢業事之不共

積子慶
反
詳必亦

商勅六
反下同

而獲戾不腆先君之敝器敢告滯積以紓執事以
救敝邑使能共職豈唯寡君與二三臣實受君賜
其周公大公及百辟神祇實永饗而賴之齊人歸
其王而與之糴

〔公〕告糴者何請糴也何以不稱使以爲臧孫辰之
私行也曷爲以臧孫辰之私行君子之爲國也必
有三年之委一年不熟告糴議也

〔穀〕國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一年不升告糴
諸侯告請也糴糴也不正故舉臧孫辰以爲私行
也國無九年之畜曰不足無六年之畜曰急無三

卷之九

莊四

九

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
也臧孫辰告糴于齊告然後與之言內之無外交
也古者稅什一豐年補敗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
雖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而百姓饑君子非
之不言如爲內諱也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廡

〔左〕新作延廡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
〔穀〕延廡者法廡也其言新有故也有故則何爲書
也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
樂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

幾才代
反作代二

針冬亦
反格古
事反穀
奴走反
於荒音
烏徒

冬築微春新延廡以其用民力爲已悉矣

夏鄭人侵許

〔左〕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

秋有蜚反蜚扶味

〔左〕爲災也凡物不爲災不書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城諸及防

〔左〕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

用水昏正而裁日主而畢

三十年春王正月

卷之九

莊四

十

〔左〕樊皮叛王春王命虢公討樊皮夏四月丙辰虢

公入樊執樊仲皮歸于京師

夏師次于成

〔穀〕次止也有畏也欲救鄆而不能也不言公耻不
能救鄆也

〔左〕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闕射師諫則執
而梏之秋申公闕班殺子元闕穀於菟爲令尹自

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

秋七月齊人降鄆降戶江反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濟子補

左冬遇于魯濟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

齊人伐山戎

公此齊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子司馬子曰蓋以操之為已威矣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春秋敵者言戰桓公之與戎狄驅之爾

殺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愛齊侯乎山戎也其愛之何也桓內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而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危之也則非之乎善之也何善乎

卷之九

莊四

十一

爾燕周之分子也貢職不至山戎為之伐矣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公何以書譏何譏爾臨民之所激浼也

夏四月薛伯卒

築臺於薛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左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

公齊大國也曷為親來獻戎捷威我也其威我奈何旗獲而過我也

秋築臺于泰

穀不正罷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且財盡則怨力盡則懟君子危之故謹而志之也或曰倚諸桓也桓外無諸侯之變內無國事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為燕辟地魯外無諸侯之變內無國事一年罷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惡內也

冬不雨

三千有二年春城小穀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左齊侯為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宋公請先見

卷之九

莊四

十二

于齊侯夏遇于梁丘

穀遇者志相得也梁丘在曹邾之間去齊八百里非不能從諸侯而往也辭所遇遇所不過大齊桓也

匿秋七月有神降於莘惠王問諸內史過曰是何故也對曰國之將興神明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王曰若之何對曰以其物享馬其至之日亦其物也王從之內史過往聞號請命反曰號必亡矣虐而聽於神神居莘六月號公使祝磨

宗區史歸享焉神賜之土田史歸曰號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昭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號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

隱十五年有神降於莘王問於內史過曰是何故固有之乎對曰有之國之將與其君齊明衷正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饗而民聽民神無怨故明神降之觀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國之將亡其君貪冒辟邪淫佚荒怠蠱惑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其刑矯誣百姓攜貳明神弗蠲而民有遠心民神怨痛無所依懷故神

麟史

卷之九

莊四

十三

四百六

亦往焉觀其苛隱而降之禍是以或見神以興亦或以亡昔夏之興也融降於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聆隧商之興也禱祝次於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鸛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王于郕是皆明神之志者也王曰今是何神也對曰昔昭王娶於房曰房后實有爽德協於丹朱丹朱馮身以儀之生穆王焉實臨照周之子孫而禍福之夫神壹不遠徙遷焉若由是觀之其丹朱乎王曰其誰受之對曰在號土王曰然則何為對曰臣聞之道而得神是謂逢福淫而得神是謂貪禍今號

見音程下同

從才用反

董音堂在音王

學音洛又力角反

魯許聲反其聲反

六反

少荒其亡乎王曰吾其若之何對曰使大宰以祝

史帥狸姓奉犧牲粢盛玉帛往獻焉無有所也王曰號其幾何對曰昔堯臨民以五今其曾見神之見也不過其物若由是觀之不過五年王使大宰忌父帥傅氏及祝史奉犧牲玉鬯往獻焉內史過從至號號公亦使祝史請土焉內史過歸告王曰號必亡矣不禋於神而求福焉神必禍之不親於民而求用焉民必違之精意以享禋也慈保庶民親也今號公動置百姓以逞其違離民怒神而求利焉不亦難乎十九年晉取號

麟史

卷之九

莊四

十四

三百九十三

秋七月癸巳公子丙卒

左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闕而以夫人言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雩講于梁氏女公子觀之國人舉自牆外與之戲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舉有力焉能投蓋於稷門公疾間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卿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傷叔待于鍼巫氏使鍼季醢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達泉而卒立叔孫氏公何以不稱弟殺也殺則曷為不言刺為季子諱

殺也曷為為季子諱殺季子之過惡也不以為惡
獄緣季子之心而為之諱季子之過惡奈何莊公
病將死以病召季子季子至而授之以國政曰寡
人即不起此病吾將焉致乎魯國季子曰般也存
君何憂焉公曰庸得若是乎牙謂我曰魯一生一
及君已知之矣慶父也存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為
亂乎夫何敢俄而牙弑械成季子和藥而飲之曰
公子從吾言而飲此則必可以無為天下戮笑必
有後乎魯國不從吾言而不飲此則必為天下戮
笑必無後乎魯國於是從其言而飲之飲之無恨

卷之九

莊四

十五

言四

氏至乎王堤而死公子牙今將爾辭曷為與親弑
者同君親無將將而誅焉然則善之與曰然殺世
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季子殺母兄何善爾誅
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然則曷為不直誅而醜之
行誅乎兄隱而逃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
也

八月癸亥公子薨于路寢

左子般即位次于黨氏

公路寢者何正寢也

路寢正寢也寢疾居正寢正也男子不絕于婦

人之手以齊終也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般音班

左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牽賊子般于黨氏成
季奔陳立閔公

公子卒云子卒此其稱子般卒何君存稱世子君
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子般卒何以不書
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無子不廟
不廟則不書葬

穀子卒日正也不日故也有所見則日

公子慶父如齊

卷之九

莊四

十六

言六

穀此奔也其日如何也諱莫如深深則隱苟有所
見莫如深也

狄伐邢

麟寶卷之九

麟實卷之十

閔公

余數中輯

公名啓方史記名開蓋爲漢景帝諱莊

公子毋年九歲卽位在位二年謚法

在國逢難曰閔

元年春王正月

匡不書卽位亂故也

公何以不言卽位繼弑君不言卽位孰繼繼于般也孰弑于般慶父也殺公子牙今將爾季子不

卷之十

二〇

免慶父弑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遇惡也既而不

可及因獄有所歸不探其情而誅焉親親之道也

惡乎歸獄歸獄僕人鄧扈樂曷爲歸獄僕人鄧扈

樂莊公存之時樂曾淫于官中子般執而鞭之莊

公死慶父謂樂曰般之辱爾國人莫不知盍弑之

矣使弑子般然後誅鄧扈樂而歸獄焉季子至而

不變也

蓋繼弑君不言卽位正也親之非父也尊之非君

也繼之如君父也者受國焉爾

齊人救邢

秋於魯
反夏戶
兼反就
正陰反

匡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

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

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

救邢以從簡書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匡亂故是以緩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匡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

待之

季子來歸

冬齊仲孫來

匡冬齊仲孫來省難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

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

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

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

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

禮因重固間携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

匡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大子申生將下軍趙風

御戎畢萬爲右以滅耿滅霍滅魏還爲太子城曲

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爲大夫士蒍曰太子不

齊人救邢
齊人救邢
齊人救邢

齊人救邢
齊人救邢
齊人救邢

齊人救邢
齊人救邢
齊人救邢

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爲之極又焉得立
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爲吳大伯不亦可乎猶有令
名與其及也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若
祚太子其無晉乎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
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啟之矣天子曰兆民諸
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初畢萬
筮仕於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
孰大焉其必蕃昌震爲土車從馬足居之兄長之
毋覆之衆歸之六體不易合而能固安而能殺公
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

卷之十

三

三十一

圃公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將下軍以伐霍師未
出士薦言於諸大夫曰夫太子君之貳也恭以俟
嗣何官之有今君分之土而官之是左之也吾將
諫以觀之乃言於公曰夫太子君之貳也而帥下
軍無乃不可乎公曰下軍上軍之貳也寡人在上
申生在下不亦可乎士薦對曰下不可以貳上公
曰何故對曰貳若體焉上下左右以相心目用而
不倦身之利也上貳代舉下貳代履周旋變動以
役心目故能治事以制百物若下攝上與上攝下
周旋不變以遠心目其反爲物用也何事能治故

凶虛

難力

不方

遠于

爲我

古之爲軍也軍有左右闕從補之成而不知是以
寡敗若以下貳上闕而不變敗亦能補也變非聲
章弗能移也聲章過數則有纍有纍則敵入敵入
而凶救敗不暇誰能退敵敵之如志國之憂也可
以陵小難以征大君其圖之公曰寡人有子而制
焉非子之憂也對曰夫太子國之棟也棟成乃制
之不亦危乎公曰輕其所任雖危何害士薦出語
人曰太子不得立矣敗其制而不患其難輕其任
而不憂其危君有異心又焉得立行之克也將以
害之若其不克其因以舉之雖克與不無所避皇

卷之十

四

三十二

與其勤而不入不如逃之君得其欲太子遠死且
有令名爲吳大伯不亦可乎太子聞之曰子與之
爲我謀忠矣然吾聞之爲人子者患不從不患無
名爲人臣者患不勤不患無祿今我不才而得勤
與從又何求焉焉能及吳大伯乎太子遂行克靈
而反讒言彌興

三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距春號公敗木戎于渭汭舟之僑曰無德而祿殃
也殃將至矣遂奔晉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公其言吉何言吉者未可以吉也曷爲未可以吉未三年也三年矣曷爲謂之未三年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其言于莊公何未可以稱宮廟也曷爲未可以稱宮廟在三年之中矣吉禘于莊公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三年也

反詩魚

卷之十

五

卜齒賊公于武闈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公子慶父出奔莒

左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故齊人立之共仲通于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

臣

 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

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間于兩社爲公室輔季氏
亡則魯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復于父敬
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

冬齊高子來盟

公高子者何齊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我無君也然則何以不名喜之也何喜爾正我也其正我奈何莊公死子般弑閔公弑比三君死曠年無君設以齊取魯曾不興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于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于吏門者是也魯人至今

卷之十

六

以爲美談曰猶望高子也

十有二月狄入魯。

固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夾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爲之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渠孔御戎子伯爲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太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乃先之至則告守曰不可待也夜與國

反 告 股 反 局 欺 輩 反

少時其父又

唐尺證反

師所律反爲子信

字又反下同從才用反暨古街反

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初惠公之卽位也
 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
 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文公爲衛之多患也先
 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
 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爲五千人立戴公
 以廬子曹許穆夫人賦載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
 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戌曹歸公乘馬祭服五
 稱牛羊豕鷄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
 三十兩
 鄭棄其師

卷之十

七

左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
 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人
 公鄭棄其師者何惡其將也鄭伯惡高克使之將
 逐而不納棄師之道也
 穀惡其長也兼不反其衆則是棄其師也
 陸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里克諫曰太
 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
 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
 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
 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

次身之次之天出於既反

遠於順反

危莫江反

厥市珍反

益子恐反下蓋敵同

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
 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臯落氏將戰君其舍之
 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太子
 太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教之以軍旅
 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脩
 已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佩
 之金玦狐突御戎先友爲右梁餘子養御罕夷先
 丹木爲右羊舌大夫爲尉先友曰衣身之偏握兵
 之要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偏躬無隱兵要遠災親
 以無災又何患焉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

卷之十

八

章也佩褱之旗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服其身則
 衣之純用其褱則佩之度今命以時卒闕其事也
 衣之危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其褱也服以遠
 之時以闕之危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雖欲
 勉之狄可盡乎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
 賑於社有常服矣不獲而危命可知也死而不孝
 不如逃之罕夷曰危奇無常金玦不復雖復何爲
 君有心矣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曰盡敵而
 反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讒不如遣之狐突欲
 行羊舌大夫曰不可遣命不孝棄事不忠雖知其

監古術
反

說蘇
與友

遠於師
反

更五蓋
反

知微十七年冬公使大子伐東山里克諫曰臣聞
 臯落氏將戰君其釋申生也公曰行也對曰非故
 也君行大子居以監國也君行大子從以撫軍也
 今君居大子行未有此也公曰非子之所知也寡
 人聞之立大子之道三身鈞以年年同以愛愛疑
 決之以卜筮子無謀吾父子之間吾以此觀之公
 不說里克退見大子大子曰君賜我偏衣金玦何
 也里克曰孺子懼乎衣躬之偏而握之金玦令不
 偷矣孺子何懼夫為人子者懼不孝不懼不得且
 吾聞之敬賢於請孺子勉之乎君子曰善處父子
 之間矣大子遂行狐突御戎先友為右衣偏衣而
 珮金玦出而告先友曰君與我此何也先友曰中
 分而金玦之權在此行也孺子勉之狐突歎曰以
 危衣純而玦之以金銑者寒甚矣胡可恃也雖勉
 之敵其可盡乎先友曰衣躬之偏握兵之要在此
 行也勉之而已矣偏躬無惡兵要遠矣親以無災
 又何患焉至于稷桑翟人出逆申生欲戰狐突諫
 曰不可突聞之國君好艾大夫殆好內適子殆社
 稷危若惠於父而遠於死惠於衆而利社稷其可
 以圖之乎況其危身於翟以起讒於內也申生曰

不可君之使我非歡也抑欲測吾心也是故賜我
 奇服而告我權又有其言焉言之大耳其中必苦
 譖在中矣君故生心雖竭譖焉避之不若戰也不
 戰而反我臯滋厚我戰雖死猶有令名焉果戰敗
 翟於稷桑而反讒言益起狐突杜門不出君子曰
 善深謀

麟實卷之十終

卷之十

十二

麟寶卷之十

余敷中輯

公名申莊公子閔公庶兄毋成風夫人
聲姜在位三十三年謚法小畏忌曰
僖

僖公一

元年

左成風聞成季之繇乃事之而屬僖公焉故成季
立之

左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

卷之十

丘邢遷如歸衛國忘亡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
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
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春王正月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公救邢救不言次此其言次何不及事也不及事
者何邢已亡矣孰亡之蓋狄滅之曷為不言狄滅
之為桓公諱也曷為為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
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耻
之曷為先言次而後言救君也君則其稱師何不
與諸侯專封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

為桓之
為並干
為反

乘時網
強反

留直又
及屬
飲反

不與諸侯
及

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
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
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左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
用而遷之師無私焉夏邢遷于夷儀

公遷者何其意也遷之者何非其意也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穀是向之師也使之如政事然美齊侯之功也

秋七月戊辰穀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卷之十

楚人伐鄭

左鄭即齊故也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榿

左盟于榿謀救鄭也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左虛丘之成將歸者也

穀不日疑戰也疑戰而曰敗勝內也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郕獲莒子

左冬莒人來求賂公子友敗諸郕獲莒子之弟

左冬莒人來求賂公子友敗諸郕獲莒子之弟

虛起居
反

齊有諸
反

昔自

非卿也嘉獲之也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

公莒挈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大季

子之獲也何大乎季子之獲季子治內難以正禦

走而之莒莒人逐之將由乎齊齊人不納却反舍

于汶水之上使公子奚斯入請季子曰公子不可

以人人則殺矣奚斯不忍反命于慶父自南溪北

面而哭慶父聞之曰嘻此奚斯之聲也諾已曰吾

不得入矣於是抗輶經而死莒人聞之曰吾已得

子之賊矣以求賂乎魯魯人不與爲是與師而伐

魯季子待之以偏戰

穀莒無大夫其曰莒挈何也以吾獲之目之也內

不言獲此其言獲何也惡公子之給給者奈何公

子友謂莒挈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罪屏左右

而相搏公子友處下左右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

刀也公子友以殺之然則何以惡給也曰棄師之

道也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左春諸侯城楚而封衛焉

反

溪狀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卷之十

三

公孰城城衛也曷爲不言城衛滅也孰滅之蓋狄

滅之曷爲不言狄滅之爲桓公諱也曷爲爲桓公

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

公不能救則桓公耻之也然則孰城之桓公城之

曷爲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爲不與

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

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

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

穀楚丘者何衛邑也國而曰城此邑也其曰城何

也封衛也則其不言城衛何也衛未遷也其不言

衛之遷焉何也不與齊侯專封也其言城之者專

辭也故非天子不得專封諸侯諸侯不得專封諸

侯雖通其仁以義而不與也故曰仁不勝道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虞師晉師滅下陽

左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

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

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爲人也懦而

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之雖諫將不聽乃使

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爲不道入自顛軫伐鄭三門

反

反

反

反

反

卷之十

四

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今號為不道保於逆旅以
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於號虞公許之
且請先伐號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
息帥師會虞師伐號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

公虞微國也曷為序乎大國之上使虞首惡也曷
為使虞首惡虞受賂假滅國者道以取亡焉其受
賂奈何獻公朝諸大夫而問焉曰寡人夜者寢而
不寐其意也何諸大夫有進對者曰寢不安與其
諸侍御有不在側者與獻公不應荀息進曰虞郭
見與獻公揖而進之遂與之入而謀曰吾欲攻郭

卷之十

五一

則虞救之攻虞則郭救之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
息對曰君若用臣之謀則今日取郭而明日取虞
爾君何憂焉獻公曰然則奈何荀息曰請以屈產
之乘與垂棘之白璧往必可得也則實出之內藏
藏之外府馬出之內廐繫之外廐爾君何喪焉獻
公曰諾雖然宮之奇存焉如之何荀息曰宮之奇
知則知矣雖然虞公貪而好寶見寶必不從其言
請終以往於是終以往虞公見寶許諾宮之奇果
諫記曰唇亡則齒寒虞郭之相救非相為賜則晉
今日取郭而明日虞從而亡爾君請勿許也虞公

不從其言終假之道以取郭還四年反取虞虞公
抱寶牽馬而至荀息見曰臣之謀何如獻公曰子
之謀則已行矣寶則吾寶也雖然吾馬之齒亦已
長矣蓋戲之也

穀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虞無師其曰師何也以
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其先晉何也為主乎滅
夏陽也夏陽者虞號之塞邑也滅夏陽而虞號舉
矣虞之為主乎滅夏陽何也晉獻公欲伐號荀息
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而借道乎虞也
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則如

卷之十

六

之何荀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彼不借吾
道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
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廐而置之外廐也公
曰宮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之也荀息曰宮之奇之
為人也達心而懦又少長於君達心則其言略懦
則不能彊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且夫玩好在耳
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知以上乃能慮之
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公遂借道而伐號宮之奇
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重必不便於虞虞
公弗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宮之奇諫曰語曰唇

反丁丈
反下並
同
反先代

備乃亂
乃以二
反少許
照反長
上声強
其大反
反時報
智上時
掌反下
胡嫁反

亡則齒寒其斯之謂與挈其妻子以奔曹獻公亡
號五年而後舉虞荀息牽馬操壁而前曰壁則猶
是也而馬齒加長矣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左秋盟于貫服江黃也

公江人黃人者何遠國之辭也遠國至矣則中國
曷爲獨言齊宋至爾大國言齊宋遠國言江黃則
以其餘爲莫敢不至也

穀賈之盟不期而至者江人黃人也江人黃人者
遠國之辭也中國稱齊宋遠國稱江黃以爲諸侯

卷之十

七

皆來至也

左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

號公敗戎于桑田晉卜偃曰號必亡矣亡下陽不
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鑑而益其疾也必易晉而
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

圖號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於西
阿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帝命曰使晉襲於爾門公
拜稽首覺召史墨占之對曰如君之言則虜收也
天之刑神也天事官成公使囚之且使國人賀夢
舟之僑告其諸族曰衆謂號必不久吾乃今知之

反待遊
反待留

丁頌

反乃生

君不度而賀大國之襲於已何瘳吾聞之曰大國

道小國襲焉曰服小國救大國襲焉曰誅民疾君

之侈也是以遂於逆命今嘉其夢侈必展是天奪

之鑒而益其疾民疾其態天又誑之大國來誅出

今乃逆宗國既卑諸侯遠已內外無親其誰云救

之吾不忍侯也將行以其族適晉六年號乃亡

冬十月不雨

公何以書記異也

楚人侵鄭

左楚人伐鄭闕章囚鄭聃伯

卷之十

八

三百六十二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穀不雨者勤雨也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閔雨者

有志乎民者也

徐人取舒

六月雨

穀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左謀伐楚也

公此大會也曷爲未言爾桓公曰無障谷無貯粟
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

穀陽穀之會桓公委端指笏而朝諸侯諸侯皆諭

平桓公之志

冬公子友如齊蒞盟
左齊侯爲陽穀之會來尋盟冬公子友如齊蒞盟

楚人伐鄭

左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

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陘戶內反
左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圉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

可公怒歸之未絕之也蔡人嫁之春齊侯以諸侯

卷之十
九
三百三十五

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徵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
穀潰之爲言上下不相得也侵淺事也侵蔡而蔡

潰以桓公爲知所侵也不土其地不分其民明正也遂繼事也次止也

夏許男新臣卒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屈居勿反完音桓召上照反

左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爲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微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聚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

卷之十
十
三百三十六

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公屈完者何楚大夫也其言盟于師盟于召陵何師在召陵也師在召陵則曷爲再言盟喜服楚也何言乎喜服楚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國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綫桓公救中國而懷夷狄卒怙荆以此爲王者之事也其言來何與桓公爲主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爲獨於此焉與桓公爲主序續也穀楚無大夫其曰屈完何也以其來會桓成之爲大夫也其不言使權在屈完也則是正乎曰非正

僅其斬
反
著二十

見賢通
反

屏符費
反
九

時匹亦
反
下同

師滿西
反

也以其來會諸侯重之也來者何內桓師也于師前定也于召陵得志乎桓公也得志者不得志也以桓公得志爲僅矣屈完曰大國之以兵向楚何也桓公曰昭王南征不反菁茅之貢不至故周室不祭屈完曰菁茅之貢不至則諸昭王南征不反我將問諸江

齊人執陳轅濤塗濤徒刀反

左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

卷之十

十一

三百四十七

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其共資糧扉屨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

公濤塗之罪何辟軍之道也其辟軍之道奈何濤塗謂桓公曰君既服南夷矣何不還師濱海而東服東夷且歸桓公曰諾於是還師濱海而東大脂于沛澤之中顧而執濤塗執者曷爲或稱侯或稱人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爲伯討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桓公假塗于陳而伐楚則陳人

不欲其反由已者師不正故也不脩其師而執濤塗古人之討則不然也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左秋伐陳討不忠也

八月公至自伐楚

穀有二事偶則以後事致後事小則以先事致其以伐楚致大伐楚也

葬許穆公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卷之十

十一

三百四十八

左叔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

左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禴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必不克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天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大子大子奔新城公殺其傅

續音粉

卓世通
反
卓直救
反
羊朱
反
下同
猶音由

諸貞克

樂音洛
反側鳴

金華主
反

難乃司
反下並

同

順徒敢
反
花音
下同

許亦加
反
險音

杜原款或謂大子子辭君必辯焉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日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縊於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

圖反自稷桑處五年驪姬謂公曰吾聞申生之謀愈深日吾固告君曰得衆衆弗利焉能勝翟今矜翟之善其志益廣孤突不順故不出吾聞之申生甚奸信而疆又失言於衆矣雖欲有退衆將責焉言不可食衆不可弭是以深謀君若不圖難將至

卷之十

十一

三六七

矣公曰吾不忘也抑未有以致罪焉驪姬告優施曰君既許我殺大子而立奚齊矣吾難里克奈何優施曰吾來里克一日而已子爲我具特羊之饗吾以從之飲酒我優也言無鄙驪姬許諾乃具使優施飲里克酒中飲優施起舞謂里克妻曰主孟啗我我教茲暇豫事君乃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烏烏人皆集於苑已獨集於枯里克笑曰何謂苑何謂枯優施曰其母爲夫人其子爲君可不謂苑乎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謫可不謂枯乎枯且有傷優施出里克辟莫不殯而寢夜半召優施曰曩而

孫發乃
驚反

不音
反

關古曷
反下同

捷乃教
反
句詳倫

驪姬不
反
音粉
反
如音

言戲乎抑有所聞之乎曰然君既許驪姬殺大子而立奚齊謀既成矣里克曰吾秉君以殺大子吾不忍通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優施曰免旦而里克見丕鄭曰夫史蘇之言將及矣優施告我君謀成矣將立奚齊丕鄭曰子謂何曰吾對以中立丕鄭曰借也不如曰不信以疏之亦固大子以攜之多爲之故以變其志志少疏乃可間也今子曰中立沉固其謀彼有成矣難以得間里克曰往言不可及且人中心唯無忌之何可敗也子將何如丕鄭曰我無心是故事君者君爲我心制不在

卷之十

十四

三九十九

我里克曰殺君以爲蕪長廉以驕心因驕以制人家吾不敢抑撓志以從君爲廢人以自利也利方以求成人吾不能將伏也明日稱疾不朝三旬難乃成驪姬以君命命申生曰今夕君夢見齊姜必速祠而歸福申生許諾乃祭于曲沃歸福于絳公田驪姬受福乃寘鴆于酒置董于肉公至召申生獻公祭之地地墳申生恐而出驪姬與犬肉大斃飲小臣酒亦斃公命殺杜原款申生奔新城杜原款將死使小臣圍告于申生曰款也不才寡知不敏不能教導以至于死不能深知君之心度棄寵

反武起呂

反武起呂

反武起呂
反武起呂
反武起呂

反武起呂
反武起呂
反武起呂

反武起呂

求廣土而竄伏焉小心狷介不敢行也是以言至

而無所訟之故陷于大難乃逮于讒然款也不敢

愛死唯與讒人均是惡也吾聞君子不去情不反

讒讒行身死可也猶有令名焉死不遷情疆也守

情說父孝也殺身以成志仁也死不忘君敬也孺

子勉之死必遺愛死民之思不亦可乎申生許諾

人謂申生非子之罪何不去乎申生曰不可去而

罪釋必歸於君是惡君也章父之惡而笑諸侯吾

誰鄉而入內困於父母外困於諸侯是重困也棄

君去罪是逃死也吾聞之仁不惡君知不重困勇

卷之十

十五

不逃死若罪不釋去而必重去而罪重不知逃死

而惡君不仁有罪不死無勇去而厚惡惡不可重

死不可避吾將伏以俟命驪姬見申生而哭之曰

有父忍之況國人乎忍父而求奸人人孰好之殺

父以求利人人孰利之皆民之所惡也難以長生

驪姬退申生乃雉經於新城之廟將死乃使猛足

信突曰申生有罪不聽伯氏以至於死申生不

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國家多難伯氏不出柰

吾君何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探至於死

雖死何悔是以謚為其君驪姬既殺太子申生又

反武起呂

反武起呂
反武起呂
反武起呂

反武起呂
反武起呂
反武起呂

諸二公子耳夷吾與知共君之事公今奄楚刺

重耳重耳逃于翟今買華刺夷吾夷吾逃于梁盡

逐羣公子乃立奚齊焉始為今國無公族焉

五年春

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因晉侯使以殺太子申生之故來告勅晉侯使士

薦為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寘薪焉夷吾訴之公

使讓之士為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感憂必

讎焉無戎而城讎必保焉寇讎之保又何慎焉守

官廢命不愆固讎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

卷之十

十六

詩云懷德唯寧宗子惟城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

城如之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慎退而賦曰狐裘危

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及難公使寺人披伐蒲重

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讎也踰垣而

走披斬其袪遂出奔翟

圖二十二年公子重耳出公及柏谷卜適齊楚狐

偃曰無卜焉夫齊楚道遠而望大不可以困往道

遠難通望大難走困往多悔困且多悔不可以走

望若以偃之慮其翟乎夫翟近晉而不通愚陋而

多怨走之易達不通可以竄惡多怨可以共憂今

聖古咸

竟音境

若休憂於翟以觀晉國且以監諸侯之爲其不

成乃遂之翟

杞伯姬來朝其子

穀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諸侯相見曰朝

伯姬爲志乎朝其子也伯姬爲志乎朝其子則是

杞伯失夫之道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

待人之子非正也故曰杞伯姬來朝其子參議也

夏公孫茲如牟

左公孫茲如牟娶焉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

于首止

左會于首止會王太子鄭謀寧周也

公曷爲殊會王世子世子貴也世子猶世世子也

穀及以會尊之也何尊焉王世子云者唯王之貳

也云可以重之存焉尊之也何重焉天子世子世

天下也

左陳轅宜仲怨鄭申侯之反已於召陵故勸之城

其賜邑曰美城之大名也子孫不忘吾助子請乃

爲之請於諸侯而城之美遂譜諸鄭伯曰美城其

賜邑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

見覽圖

據苦對

馬夫
控苦貞

經遺改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公諸侯何以不序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也

穀無中事而復舉諸侯何也尊王世子而不敢與

盟也尊則其不敢與盟何也盟者不相信也故謹

信也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桓諸侯也不能

朝天子是不臣也王世子子也塊然受諸侯之尊

已而立乎其位是不子也桓不臣王世子不子則

其所善焉何也是則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

覲桓控大國扶小國統諸侯不能以朝天子亦不

敢致天王尊王世子于首戴乃所以尊天王之命

也世子舍王命會齊桓亦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

子受之可乎是亦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覲

世子受諸侯之尊已而天王尊矣世子受之可也

鄭伯逃歸不盟

左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

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於齊也故

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

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

逃其師而歸

公其言逃歸不盟者何不可使盟也不可使盟則

其言逃歸何魯子曰蓋不以寡犯衆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左楚閻穀於莧滅弦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柏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左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啟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

卷之十

十九

號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號仲號叔王季之穆也爲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不唯偏乎親以寵偏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唯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唯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馨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

反

報音其

郭送春

也門

反

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謡云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號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焯焯火中成軍號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號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勝秦穆姬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

麟史

卷之十

二十

三

國伐虢之役師出於虞宮之奇諫而不聽出謂其子曰虞將亡矣唯忠信者能留外寇而不害除闇以應外謂之忠定身以行事謂之信今君施其所惡於人闇不除矣以賄滅親身不定矣夫國非忠不立非信不固既不忠信而留外寇冠知其釁而歸圖焉已自拔其本矣何以能久吾不去懼及焉以其卒適西山三月虞乃亡獻公問於卜偃曰攻虢何月也對曰童謡有之曰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號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焯焯火中成軍號公其奔火中而且其九月

友 繼 舒 粉

十月之交乎

公虞已滅矣其言執之何不與滅也曷為不與滅滅者亡國之善辭也滅者上下之同力者也

穀執不言所於地繼於晉也其曰公何也猶曰其下執之之辭也其猶下執之之辭何也晉命行乎虞民矣虞號之相救非相為賜也今日亡號而明日亡虞矣

卷之十

三

麟實卷之十終

麟實卷之十一

僖公二

六年春王正月

晉侯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將奔狄卻芮曰後出同走罪也不如之梁梁近秦而幸焉乃之梁

公子夷吾亦出奔曰盍從吾兄竄於翟乎冀芮曰不可後出同走不免於罪且夫偕出偕入難聚居異情惡不若走梁梁近於秦秦親吾君吾君老矣子在驪姬懼必援於秦以吾存也且必告悔告

卷之十一

悔是吾免也乃遂之梁居二年驪姬使奄楚以環釋言四年復為君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左夏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

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左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冬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於武城許男面縛卿壁大夫衰經士與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啟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壁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

遲首侯 見賢通 經直結 反攬助 觀反種 芳弗反

梁干恭 梁干恭 梁干恭

梁干恭 梁干恭 梁干恭

冬公至自伐鄭

七年春齊人伐鄭

左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兢何憚於病既不能強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

夏小邾子來朝

鄭殺其大夫申侯

左夏鄭殺申侯以說於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諧也初申侯申出也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

卷之十一

二

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後之人將求多於女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既葬出奔鄭又有寵於厲公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甯音某

左秋盟于甯母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脩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伯使大子華聽命

或思刻
去於日
反

共音恭

報音福

堵丁古
反問古
反

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

命若君去之以爲成我以鄭爲內臣君亦無所不

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

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姦之謂禮守命其

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

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

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

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

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

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

卷之十一

三

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弗許鄭必受盟

夫子華既爲大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

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爲政未可間也齊

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冬鄭伯請盟於齊

曹伯班卒

公子友如齊

冬薨曹昭公

既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

喪而告難于齊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

射食市
反又音
反又音

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

洮他刀反

左春盟洮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

公王人者何微者也曷爲序乎諸侯之上先王命也乞盟者何處其所而請與也其處其所而請與奈何蓋酌之也

穀王人之先諸侯何也貴王命也朝服雖敝必加於上弁冕雖舊必加於首周室雖衰必先諸侯兵車之會也鄭伯乞盟以向之逃歸乞之也乞者重辭也重是盟也乞者處其所而請與也蓋酌之也

卷之十一

四

夏秋伐晉

左晉里克帥師桑由靡御號射爲右以敗狄于采桑桑由靡曰狄無耻從之必大克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衆狄號射曰期年狄必至示之弱矣夏狄伐晉報采桑之役也復期月

秋七月禘於大廟用致夫人

左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於姑則弗致也

公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何致者不宜致也禘用致夫人非禮也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

貶譏以妾爲妻也其言以妾爲妻奈何蓋脅于齊滕女之先至者也

穀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宜致者也言夫人必以其氏姓言夫人而不以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辭也非正也夫人之我可以不夫人之乎夫人卒葬之我可以不卒葬之乎一則以宗廟臨之而後貶焉一則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左宋公疾太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

卷之十一

五

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

九年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御音呂反說音悅

左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

丘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左夏會于葵丘尋盟且脩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於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耄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遠顔咫尺小白余

臺田節
反勞力報

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於下以遺天子羞
敢不下拜下拜登受

公宰周公者何天子之爲政者也

穀天子之宰通於四海宋其稱子何也未葬之辭
也禮極在堂上孤無外事今背殯而出會以宋子
爲無哀也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左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
之後言歸於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

卷之十一

六

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爲此
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
無勤於行晉侯乃還

國葵丘之會獻公將如會遇宰周公曰君可無會
也夫齊侯好示務施與力而不務德故輕致諸侯
而重遣之使至者勤而畔者慕懷之以典言薄其
要結而厚德之以示之信三屬諸侯存亡國三以
示之施是以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爲此會也譬之
如室既鎮其甍矣又何加焉吾聞之惠難徧也施
難報也不徧不報卒於怨讐夫齊侯將施惠如出

責是之不果奉而暇晉是皇雖後之會將在東矣

君無懼焉其有勤也公乃還宰孔謂其御曰晉侯

將死矣景霍以爲城而汾河洩澮以爲淵戎翟之

民實環之汪是土也苟違其違誰能懼之今晉侯

不量齊德之豐否不度諸侯之勢釋其閉脩而輕

於行道失其心矣君子失心鮮不夭昏是歲也獻

公卒八年爲淮之會桓公在殯宋人伐之

公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耳貫澤之

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黃人也

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震之者何猶

卷之十一

七

曰振振然矜之者何猶曰莫若我也

穀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爲見天子之禁故
備之也葵丘之盟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壹

明天子之禁曰毋雍泉毋訖糴毋易樹子毋以妾

爲妻毋使婦人與國事

甲子晉侯詭諸卒

詭九委反

左九月晉獻公卒里克平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

子之徒作亂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

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

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

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
不爲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及里克將殺
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
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
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
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
人已乎

國二十六年獻公卒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
三公子之徒將殺孺子子將如何荀息曰死吾君
而殺其孤吾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里克曰子死

卷之十一

八

三八七五

孺子立死不亦可乎子死孺子廢焉用死哉荀息
曰昔君問臣事君於我我對以忠貞君曰何謂也
我對曰可以利公室力有所能無不爲忠也葬死者
養生者死人復生不悔生人不愧貞也吾言既往
矣豈能欲行吾言而又愛吾身乎雖死焉辟之里
克告丕鄭曰三公子之徒將殺孺子子將何如丕
鄭曰荀息謂何對曰荀息曰死之丕鄭曰子勉之
夫二國士之所圖無不遂也我爲子行之子帥七
輿大夫以待我我使翟以動之援秦以撻之立其
薄者可以得重路厚者可使無入國誰之國也里

克曰不可克聞之夫義者利之足也貪者怨之本
也廢義則利不立厚貪則怨生夫孺子豈獲罪於
民將以驪姬之惑蠱君而誣國人讒羣公子而奪
之利使君迷亂信而公之殺無罪以爲諸侯笑使
百姓莫不有藏惡於其心中恐其如壅大川潰而
不可救禦也是故將殺奚齊而立公子之在外者
以定民弭憂於諸侯且爲援庶幾曰諸侯義而撫
之百姓欣而奉之國可以固今殺君而賴其富貪
且反義貪則民怨反義則富不爲賴賴富而民怨
亂國而身殆懼爲諸侯載不可常也不鄭許諾於

卷之十一

九

是殺奚齊卓子及驪姬而請君於秦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左冬十月克里克殺奚齊于次荀息將死之人曰不
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
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
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
國既殺奚齊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其弟而輔
之荀息立卓子里克又殺卓子荀息死之君子曰
不食其言矣

殺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國人不子何也不

正其殺世子申生而立之也

匡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梁而還討晉亂也
晉卻芮使夷吾鍾秦以求入曰人實有印戎何愛
焉入而能民土於何有從之齊陽朋帥師會秦師
納晉惠公秦伯謂卻芮曰公子誰恃對曰臣聞臣
人無黨有黨必有讎夷吾弱不好弄能聞不過長
亦不改不識其他公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
曰臣聞之唯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
王之謂也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無好無惡不
忌不克之謂也今其言多忌克難哉公曰忌則多

卷之十一

十

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

國穆公問冀芮曰公子誰恃臣聞之冀對曰人無黨

有黨必讎夷吾之少也不好弄戲不過所復怒不

及色及其長也弗改是故出亡無惡於國而衆安

之不然夷吾不俊其誰能恃乎君子曰善以微勸

匡宋襄公即位以公子目夷為仁使為左師以聽

政於是宋治故魚氏世為左師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狄滅溫溫子奔衛

左春秋滅溫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

少詩
反長
反丁

於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衛

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卓世也反

公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孔

父仇牧皆累也舍孔父仇牧無累者乎曰有有則

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荀息荀息可謂不食其言

矣其不食其言奈何吳齊卓子者驪姬之子也荀

息傳焉驪姬者國色也獻公愛之甚欲立其子於

是殺世子申生申生者里克傳之獻公病將死謂

荀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之信矣荀息對曰使死者

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獻公死吳齊

卷之十一

十一

立里克謂荀息曰君殺正而立不正廢長而立幼

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曰君常訊臣矣臣對曰

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里克

知其不可與謀退弑吳齊荀息立卓子里克弑卓

子荀息死之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

國既殺吳齊卓子里克及丕鄭使屠岸夷告公子

重耳於翟曰國亂民擾得國在亂治民在擾子盍

入乎吾請為子鉢重耳告舅犯曰里克欲納我舅

犯曰不可夫堅樹在始始不固木終必稿落夫長

國者唯知哀樂喜怒之節是以導民不哀喪而求

武備
反

難乃且

反時太

刻以非

反時太

刻以非

反時太

刻以非

反時太

國難因亂以入殆以喪得國則必樂喪樂喪必哀

生因亂以入則必喜亂喜亂必忘德是哀樂喜怒

之節易也何以導民民不我導唯長重耳曰非喪

誰代非亂誰納我舅犯曰偃也問之喪亂有小小

大喪大亂之刻也不可犯也父母死為大喪讒在

兄弟為大亂今適當之是故難公子重耳出見使

者曰子惠顧亡人重耳父生不得供備灑掃之臣

死又不敢蒞喪以重其罪且辱大夫敢辭夫固國

者在親衆而善鄰在因民而順之苟衆所利鄰國

之所立大夫其從之重耳不敢違呂甥及卻稱亦

卷之十一

十三

詩九

使蒲城午告公子夷吾于梁曰子厚賂秦人以求

入吾王于夷吾告冀芮曰呂甥欲納我冀芮曰子

勉之國亂民擾大夫無常不可失也非亂何入非

危何安幸苟君之子唯其索之方亂以擾孰適禦

我大夫無常苟衆所置孰能勿從子盍盡國以賂

外內無愛虛以求入既入而後圖聚公子夷吾出

見使者再拜稽首許諾呂甥出告大夫曰君死自

立則不敢久則恐諸侯之謀徑召君於外也則民

各有心恐後亂盍請君于秦乎大夫許諾乃使梁

由靡告秦穆公曰天降禍于晉國讒言繁興延及

寡君使寡君之紹續昆裔隱悼播越託在草莽未

有所依又重之以寡君之不祿喪亂並臻以君之

靈鬼神降衷罪人克伏其辜羣臣莫敢寧處將待

君命君若惠顧社稷不忘先君之好辱收其逋遷

裔胄而建立之以主其祭祝鎮撫其國家及其民

人雖四鄰諸侯之聞之也其誰不敬懼於君之威

而欣喜於君之德終君之重愛受君之重況而羣

臣受其大德晉國其誰非君之羣隸臣也秦穆公

許諾反使者乃召大夫子明及公孫枝曰夫晉國

之亂吾誰使先若夫二公子而立之以為朝夕之

卷之十一

十三

急大夫子明曰君使繫也繫敏且知禮敬以知微

敏能竄謀知禮可使敬不隊命微知可否君其使

之乃使公子繫甲公子重耳于翟曰寡君使繫甲

公子之憂又重之以喪寡人聞之得國常於喪失

國常於喪時不可失喪不可久公子其圖之重耳

告舅犯舅犯曰不可亡人無親信仁以為親是故

置之者不殆父死在堂而求利人孰仁我人實有

之我以微幸人孰信我不仁不信將何以長利公

子重耳出見使者曰君惠弔亡臣又重有命重耳

身亡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位又何敢有它志以

辱君義再拜不稽首起而哭退而不私公子紫退
弔公子夷吾于梁如弔公子重耳之命夷吾告冀
芮曰秦人勤我矣冀芮曰公子勉之亡人無狷潔
狷潔不行重賂配德公子盡之無愛財人實有之
我以微幸不亦可乎公子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
首起而不哭退而私於公子紫曰中大夫里克與
我矣吾命之以汾陽之田百萬嬖大夫丕鄭與我
矣吾命之以負蔡之田七十萬君苟輔我蔑天命
矣吾必遂矣亡人苟入掃除宗廟定社稷亡人何
國之與有君實有郡縣且入河外列城五豈謂君
無有亦爲君之東游津梁之上無有難急也亡人
之所懷挾嬰環以望君之塵垢者黃金四十鎰白
玉之珩六雙不敢當公子請納之左右公子紫反
致命穆公穆公曰吾與公子重耳重耳仁再拜不
稽首不沒爲後也起而哭愛其父也退而不私不
沒於利也公子紫曰君之言過矣君若求置晉君
而載之置仁不亦可乎君若求置晉君以成名於
天下則不如置不仁以滑其中且可以進退臣聞
之仁有置武有置仁置德武置服是故先置公子
夷吾寔爲惠公

卷之十一

十四

夷雪反
許叶莊
功反
度待洛
反

國惠公入而背內外之賂與人誦之曰侯之見後
果喪其田詐之見詐果喪其賂得國而徂終逢其
咎喪田不懲禍亂其興既里丕死禍公隕於韓郭
偃曰善哉夫衆口禍福之門也是以君子省衆而
動監戒而謀誅度而行故無不濟內謀外度考省
不倦日考而習戒備畢矣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晉殺其大夫里克
左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晉
侯殺里克以說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
及此雖然子弑二君與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
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
臣聞命矣伏劒而死於是丕鄭聘於秦且謝緩賂
故不及
國惠公卽位乃背秦賂使丕鄭聘於秦且謝之而
殺里克曰子殺二君與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
乎
公克里弑二君則曷爲不以許賊之辭言之惠公
之大夫也然則孰立惠公里克也里克弑奚齊卓
子逆惠公而入里克立惠公則惠公曷爲殺之惠

卷之十一

十五

踊音勇
反下同

爲手底
反下同

詞自緣
反下同

公曰爾既殺夫二孺子矣又將圖寡人爲爾君者不亦病乎於是殺之然則曷爲不言惠公之入晉之不言出入者踊爲文公諱也齊小白入于齊則曷爲不爲桓公諱桓公之享國也長美見乎天下故不爲之諱本惡也文公之享國也短美未見乎天下故爲之諱本惡也

殺稱國以殺罪累上也里克弑二君與一大夫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其殺之不以其罪也其殺之不以其罪奈何里克所爲弑者爲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乎故殺之不以其罪也其爲重耳

卷之十一

十六

弑奈何晉獻公伐虢得驪姬獻公私之有二子長曰奚齊稚曰卓子驪姬欲爲亂故謂君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胡不使大夫將衛士而衛冢乎公曰孰可使曰臣莫尊於世子則世子可故君謂世子曰驪姬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女其將衛士而往衛冢乎世子曰敬諾築宮宮成驪姬又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饑世子之宮已成則何爲不使祠也故獻公謂世子曰其祠世子祠已祠致福於君君田而不在驪姬以酖爲酒藥脯以毒獻公田來驪姬曰世子已祠故致福

覆芳服
反火故
反去聲
愧去聲

詞亡殺
反下同

豆

罪必利
反下同

見覽
反下同

於君君將食驪姬跪曰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試也

覆酒於地而地黃以脯與犬犬死驪姬下堂而啼呼曰天乎天乎國子之國也子何遲於爲君君喟然嘆曰吾與女未有過切是何與我之深也使人謂世子曰爾其圖之世子之傅里克謂世子曰入自明入自明則可以生不入自明則不可以生世子曰吾君已老矣已昏矣吾若此而入自明則驪姬必死驪姬死則吾君不安所以使吾君不安者吾不若自死吾寧自殺以安吾君以重耳爲寄矣刎脰而死故里克所爲弑者爲重耳也夷吾曰是

卷之十一

十七

又將殺我也

秋七月

晉侯改葬其大子秋狐突適下國遇大子八子使登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將以晉界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圖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於韓

閻惠公卽位出共世子而改葬之臭達於外國人

反必勝

反必勝

誦之曰貞之無報也孰是人斯而有是臭也貞爲
不聽信爲不誠國斯無刑媮居幸生不更厥貞大
命其傾威兮懷兮各聚爾有以待所歸兮荷兮違
兮心之哀兮歲之二七其靡有微兮若程公子吾
是之依兮鎮撫國家爲王妃兮郭偃曰甚哉善之
難也君改葬共君以爲榮也而惡滋章夫人美於
中必播於外而越於民民實戴之惡亦如之故行
不可不慎也必或知之十四年君之冢嗣其替乎
其數告於民矣公子重耳其入乎其魄兆於民矣
若入必伯諸侯以見天子其光耿於民矣數言之

卷十一

十八

三

冬大雨雪 雨于付反

麟實卷之十一終

麟實卷之十一

僖公三

十有一年晉殺其大夫平鄭父

平昔悲反

陸平鄭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呂甥卻稱冀芮實
爲不從若重問以召之臣出晉君君約重耳蔑不
濟矣冬秦伯使泠至報問且召三子卻芮曰幣重
而言其誘我也遂殺平鄭所舉及七與大夫左行
共華右行賈華叔堅驪斂虎特宮山祁皆里平
之黨也平豹奔秦言於秦伯曰晉侯背大主而忌
小怨民弗與也伐之必出公曰失衆焉能殺違禍

卷之十二

三

一

誰能出君

國丕鄭如秦謝綬賂乃謂穆公曰君厚問以召呂
甥卻稱冀芮而止之以師奉公子重耳臣之屬內
作晉君必出穆公使泠至報問且召三大夫鄭也
與客將事冀芮曰鄭之使薄而報厚其言我於秦
也必使誘我弗殺必作難是故殺丕鄭及七與大
夫共華賈華叔堅驪斂虎特宮山祁皆里丕之
黨也不豹出奔秦丕鄭之自秦反也而聞里克死
見共華曰可以入乎共華曰二三子皆在而不及
子使於秦可哉丕鄭入君殺之其賜謂其華曰子

使所更
反下同
反乃曰
共音泰

反力
反戶
反力
反力

召上昭

過古戈

召上昭

召上昭

行乎其及也共華曰夫子之入吾謀也將待及賜
 曰孰知之共華曰不可知而背之不信謀而困人
 不知困而不死無勇任大惡三行將安入子其行
 矣我姑待死丕鄭之子曰豹出奔秦謂穆公曰晉
 君大失其衆背君賂殺里克而忌處者衆固不說
 今又殺臣之父及七輿大夫此其黨半國矣君若
 伐之其君必出穆公曰失衆安能殺人且夫禍唯
 無幾足者不處處者不足勝敗若化以禍爲遠孰
 能出君爾侯我

惠公既殺里克而悔之曰芮也使寡人過殺我社

卷之十二

三

二

稷之鎮郭偃聞之曰不謀而諫者冀芮也不圖而
 殺者君也不謀而諫不忠不圖而殺不祥不忠受
 君之罰不祥罹天之禍受君之罰死戮罹天之禍
 無後志道者勿忘將及矣及文公入秦人殺冀芮
 而施之

阍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玉惰過歸
 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於受瑞先
 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與也
 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

閭襄王使召公過及內史過賜晉惠公命呂甥鄒

破芳甫
及度侍
洛反

召上昭
召上昭

芮相晉侯不敬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內史過歸
 以告王曰晉不亡其君必無後且呂卻將不免王
 曰何故對曰夏書有之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
 無與守邦在湯誓曰余一人有辜無以萬夫萬夫
 有辜在余一人在盤庚曰國之滅則維女衆國之
 不滅則維余一人是有逸罰如是則長衆使民不
 可不慎也民之所急在於大事先王知大事之必
 以衆濟也故被除其心以和惠民考中度衷以涖
 之昭明物則以訓之制義庶孚以行之被除其心
 精也考中度衷忠也昭明物則禮也制義庶孚信

卷之十二

三

三

也然則長衆使民之道非精不和非忠不立非禮
 不順非信不行今晉侯即位而背外內之賂虐其
 處者棄其信也不敬王命棄其禮也施其所惡棄
 其忠也以惡實心棄其精也四者皆棄則遠不至
 而近不和矣將何以守國古者先王既有天下又
 崇立上帝明神而敬事之於是乎有朝日夕月以
 教民事君諸侯春秋受職于王以臨其民大夫士
 日格位著以儆其官庶人工商各守其業以共其
 上猶恐其墜失也故爲車服旗章以旌之爲摯幣
 瑞節以鎮之爲班爵貴賤以列之爲令聞嘉譽以

自是
從律
任如
一及遠
一領友

附于飯
殺申志
反下如

聲之猶有散遷解慢而著在刑辟流在裔土於是
乎有蠻夷之國有斧鉞刀墨之民而泥可以滌縱
其身乎夫晉侯非嗣也而得其位聲譽休湯保任
戒懼猶曰未也若將廣其心而遠其鄰懷其民而
卑其上將何以固守夫執玉卑替其摯也拜不稽
首誣其王也替摯無鎮誣王無民夫天事恒象任
重享大者必速及故晉侯誣王人亦將誣之欲替
其鎮人亦將替之大臣享其祿弗諫而阿之亦必
及焉襄王三年而立晉侯八年而隕於韓十六年
而晉人殺懷公無胥秦人殺子金子公

卷之十二

三

四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左夏揚拒泉臯伊維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
門王子帶召之也秦晉伐戎以救周秋晉侯平戎
於王

秋八月大雩

冬楚人伐黃

左黃人不歸楚貢冬楚人伐黃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夏楚人滅黃

左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

勞力部

反秋子小

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

穀賁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爲利之國
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
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
閔之也

秋七月

左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秋王子帶奔齊冬齊侯
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王以上卿
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
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

卷之十二

三

五

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勲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
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
仲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詩曰愷悌君子神
所勞矣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十有三年春秋侵衛

左春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帶事畢不
與王言歸復命曰未可王怒未忘其十年乎不十
年王弗召也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左夏會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秋為戎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梓在厲
及施式
及

難加用
及施芳
及

康作面
反施始至
及下同

左冬晉荐饑使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與諸平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眾必敗謂百里與諸平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平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於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卷之十一

六

左晉饑乞糴于秦秦伯曰晉君無禮於君眾莫不知往年有難今又饑已失人又失天其殃也多矣君其伐之勿予糴公曰寡人其君是惡其民何罪天殃流行國家代有補乏藁饑道也不可以廢道於天下謂公孫枝曰予之乎公孫枝曰君有施於晉君晉君無施於其眾今早而聽於君其天道也君若弗予而天子之苟眾不說其君之不報也則有辭矣不如予之以說其眾眾說必咎其君其君不德然後誅焉雖欲禦我誰與是故汎舟於河歸

糴於晉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左其曰諸侯散辭也聚而曰散何也諸侯城有散辭也桓德衰矣

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過于防使鄆子來朝鄆以綏反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左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

狄侵鄭

冬蔡侯於卒於計

左冬秦饑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

卷之十一

七

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號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慶鄭曰棄信背鄰患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號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勿與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棄也近猶離之況怨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

左秦饑公令河上輪之粟號射曰弗與賂地而予之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若勿予公曰然慶鄭曰不可以賴其地而又愛其實忘善而背德雖我必擊之弗予必擊我公曰非鄭之所知也遂不予

今力至
反

施式或
反
傳音附

皆音佩
下同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楚人伐徐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

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

徐

左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

待之

夏五月日有食之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左秋伐厲以救徐也

八月螽螽之或反

九月公至自會

季姬歸于鄆

巳卯晦震夷伯之廟

左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慝焉

穀晦冥也震雷也夷伯魯大夫也因此以見天子

至於士皆有廟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故

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貴始德之本也始

封必為祖

冬宋人伐曹

楚人敗徐于婁林敗必

左楚敗徐于婁林徐恃救也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左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公

子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

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

城五東盡號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

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卜徒

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

必獲晉君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

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

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

不敗何待三敗及韓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

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

弗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為右乘小駟鄭八也慶鄭

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

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

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血

周作張脈憤興外彊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

必悔之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

師少於我闔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

益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傳杳背憎職兢由人

舍音拾

蚺魚絲
反折星
厨反

益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傳杳背憎職兢由人
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
乎對曰不和小人耻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
繕以立圍也曰必報讎寧事夷狄君子愛其君而
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
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
免君子恕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
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
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
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
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蛾析謂
慶鄭曰盍行乎對曰陷君於敗敗而不死又使失
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十一月晉侯歸
殺鄭慶而後入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餽之粟曰吾
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
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樹德焉以待能者於是
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
國六年秦歲定帥師侵晉至於韓公謂慶鄭曰秦
寇深矣奈何慶鄭曰君深其怨能淺其寇乎非鄭
之所知也君其訊射也公曰舅所病也卜右慶鄭

卷之十二

三

十一

三六八

使所更

反形何

反形何

轉或作

吉公曰鄭也不孫以家僕徒爲右步揚御戎梁由
靡御韓簡號射爲右以承公公禦秦師令韓簡視
師曰師少於我闔士衆公曰何故簡曰以君之出
也處已入也煩已饑食其糴三施而無報故來今
又擊之秦莫不愠晉莫不怠闔士是故衆公曰然
今我不擊歸必徂一夫不可徂況國乎公令韓簡
挑戰曰昔君之惠寡人未之敢忘寡人有衆能合
之弗能離也君若還寡人之願也君若不還寡人
將無所避穆公衡雕戈出見使者曰昔君之未入
寡人之憂也君入而列未成寡人未敢忘今君既
定而列成君其整列寡人將身見客還公孫枝進
諫曰昔君之不納公子重耳而納晉君是君之不
置德而置服也置而不遂擊而不勝其若爲諸侯
笑何君盍待之乎穆公曰然昔吾之不納公子重
耳而納晉君是不置德而置服也然公子重耳實
不肯吾又奚言哉殺其內主背其外賂彼塞我施
若無天乎云若有天吾必勝之君輯大夫就車君
鼓而進之晉師潰戎馬渾而止公號慶鄭曰載我
慶鄭曰忘善而背德又廢吉卜何我之載鄭之車
不足以辱君避也梁由靡御韓簡輅秦公將止之

卷之十二

三

十三

三六九

平用
人
知也
得下
同

令力
反

卷之十二 三 十四

慶鄭曰釋來救君亦不克救遂止於秦穆公歸至
于王城合大夫而謀曰殺晉君與逐出之與以歸
與復之孰利公子繫曰殺之利逐之恐構諸侯以
歸則國家多患復之則君臣合作恐為君憂不若
殺之公孫枝曰不可耻大國之士於中原又殺其
君以重之子思報父之仇臣思報君之讐雖微秦
國天下孰不患公子繫曰吾豈將徒殺之吾將以
公子重耳代之晉君之無道莫不聞公子重耳之
仁莫不知戰勝大國武也殺無道而立有道仁也
勝無後害知也公孫枝曰耻一國之士又曰余納
有道以臨汝無乃不可乎若不可必為諸侯笑戰
而笑諸侯不可謂武殺其弟而立其兄兄德我而
忘其親不可謂仁若勿忘是再施而不遂也不可
謂知君曰然則若何公孫枝曰不若以歸以要晉
國之成復其君而質其適子使子父代處秦國可
以無害是故歸惠公而質子圉秦始知河東之政
公在秦三月聞秦將成乃使卻乞告呂甥呂甥教
之言令國人於朝曰君使乞告二三子曰秦將歸
寡人寡人不足以辱社稷二三子其改置以代圉
也且賞以說衆衆皆哭焉作轅田呂甥致說而告

翻詳
反

下方
人下
同

牛何
及左
音

豆用

卷之十五 三 十五

之曰吾君慙焉其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不亦惠
乎君猶在外若何衆曰何為而可呂甥曰以韓之
病兵甲盡矣若征繕以輔孺子以為君援雖四鄰
之聞之也喪君有君羣臣輯睦兵甲益多好我者
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皆說焉作州兵呂甥逆
君於秦穆公訊之曰晉國和平對曰不和公曰何
故對曰其小人不念其君之罪而悼其父兄子弟
之死者不憚征繕以立孺子曰必報吾讐寧事
齊楚齊楚又交輔之其君子思其君且知其罪曰
必事秦有死無它故不和比其和之而來故久公
曰而無來吾固將歸君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曰不
免君子則不公曰何故對曰小人忌而不思願從
其君而與報秦是故云其君子則不曰吾君之入
也君之惠也能納之則能執之能執之則能釋之
德莫厚焉惠莫大焉納而不遂廢而不起以德為
怨君其不然秦君曰然乃收館晉君饋七牢焉公
未至蛾析謂慶鄭曰君之止子之罪也今君將來
子何侯慶鄭曰鄭也聞之曰軍敗死之將止死之
二者不行又重之以誤人而喪其君有大罪三將
安適君若來將待刑以快君志君若不來將獨代

晉水豆

說音悅
反數所昌

去聲

秦不得君必死之此所待也臣得其志而使君嘗
是犯也君行犯猶失其國而況臣乎公至于絳郊
聞慶鄭止使家僕徒召之曰鄭也有罪猶在乎慶
鄭曰臣怨君始入而報德不降降而聽諫不戰戰
而用良不敗既敗而誅又失有罪不可以封國臣
是以待卽刑以成君政君曰刑之慶鄭曰下有直
言臣之行也上有直刑君之明也臣行君明國之
利也君雖弗刑必自殺也蛾督諫曰臣聞之奔刑
之臣不若教之以報讐君蓋赦之以報于秦梁由
靡曰不可我能行之秦豈不能且戰不勝而報之

卷之十二

三

十六

以賊不武出戰不克入處不安不知成而反之不
信失刑亂政不威出不能入不能治敗國且殺
孺子不若刑之君曰斬鄭無使自殺家僕徒曰有
君不忌有臣死刑其聞賢於刑之梁由靡曰夫君
政刑是以治民不聞命而擅進退犯政也快意喪
君犯刑也鄭也賊而亂國不可失也且戰而自退
退而自殺臣得其志君失其刑後不可用也君命
司馬說刑之司馬說進三軍之士而數慶鄭曰夫
韓之誓曰失次犯令死將止不面夷死僞言誤衆
死今鄭失次犯令而罪一也鄭擅進退而罪二也

趙千木

殺申志

女誤梁由靡使失秦公而罪三也君親止女不面
夷而罪四也鄭也就刑慶鄭曰說三軍之士皆在
有人能坐待刑而不能面夷趣行事乎丁丑斬慶
鄭乃入絳十五年惠公卒懷公立秦乃召重耳於
楚而納之晉人殺懷公於高梁而授重耳實爲文
公

麟實卷之十二終

卷之十二

三

十七

一百十

麟寶卷之十三

僖公四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

隕于穀反

左隕星也

公曷為先言實而後言石實石記聞聞其碩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

穀先隕而後石何也隕而後石也於宋四竟之內

曰宋後數散辭也耳治也

是月六鵠退飛過宋都

鵠五歷反過古禾反

左六鵠退飛過宋都風也周內史叔與聘於宋宋

卷之十三

四

一

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茲魯多

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

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

吾不敢逆君故也

公是月者何僅逮是月也曷為先言六而後言鵠

六鵠退飛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鵠徐而察之

則退飛五石六鵠何以書記異也

穀是月也決不日而月也六鵠退飛過宋都先數

聚辭也目治也子曰石無知之物鵠微有知之物

石無知故日之鵠微有知之物故月之君子之於

反苦退

物無所苟而已石鵠且猶盡其辭而況於人乎故

五石六鵠之辭不設則王道不亢矣民所聚曰都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夏四月丙申鄆季姬卒

阮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王以戎難告于齊齊

徵諸侯而戍周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

侯曹伯于淮

左十二月會于淮謀鄆且東略也城鄆役人病有

卷之十三

四

二

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

穀兵車之會也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左春齊人為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

因夏晉太子圉為質於秦秦歸河東而妻之惠公

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

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為人臣女

為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及子圉西質妾為宦

女焉

夏滅項

為想之
及下同

公
周章六

左師滅項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爲討而止公

公就滅之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滅之爲桓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疾始善善也樂終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爲之諱也

穀孰滅之桓公也何以不言桓公也爲賢者諱也項國也不可滅而滅之乎桓公知項之可滅也而不知已之不可滅也既滅人之國矣何賢乎君子惡惡疾其始善善樂其終桓公嘗有存亡繼絕之功故君子爲之諱也

卷之十三

功故君子爲之諱也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干

左秋聲美以公故會齊侯于干

九月公至自會

冬十有二月紀亥小白卒

左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贏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贏生昭公甯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蓋

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

千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左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

穀非伐喪也

左鄭伯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

曰無以鑄兵是以鑄三鍾

夏師救齊

卷之十三

穀善救齊也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於靡齊師敗績靡齊

左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

夏五月宋敗齊師于靡立孝公而還

秋救齊

秋八月丁亥齊侯卒

左邢人狄人伐衛圍菟園衛侯以國讓其父兄子

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衆不可而後師

於營婁狄師還

穀狄其稱人何也善累而後進之伐衛所以救齊

也功近而德遠矣

左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也命曰新里秦取之遂城而居之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鄆子會盟于邾已酉邾人執鄆子用之

左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鄆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

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爲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享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

猶曰薄德令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

卷之十三

四

三百十二

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爲幸

秋宋人圍曹

左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

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

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邾今君德無

衛人伐邢

左秋衛人伐邢以報范圃之役於是衛大旱卜有

事於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左陳穆公請修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齊脩桓公之好也

梁亡

左勅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其寇將至乃講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

取梁

卷之十三

四

六

二百七十三

公此未有伐者其言梁亡何自亡也其自亡奈何魚爛而亡也

穀自亡也涵於酒淫於色心昏耳目塞上無正長

之治大臣背叛民爲寇盜梁亡自亡也如加力役

焉涵不足道也梁亡鄭棄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

而已矣梁亡出惡正也鄭棄其師惡其長也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公何以書議何議爾門有古常也

穀作爲也有加其度也言新有故也非作也南門

者法門也

夏郕子來朝 郕古郕反

五月乙巳西宮災

鄭人入滑 滑于入反

左滑人叛鄭而服於衛夏衛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左齊狄盟于邢爲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邢

冬楚人伐隨

左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闢殺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

卷之十三

七

其過鮮矣善敗由已而由人乎哉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左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

可以人從欲鮮濟

二十有一年春秋侵衛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左春宋人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

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

夏大旱

左公欲焚巫尫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

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尫何爲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爲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飢而不害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執宋公以伐宋

左秋諸侯會宋公于孟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

冬公伐邾

左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以服事諸夏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

卷之十三

八

成風爲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禍也若封須句是崇禕濟而修祀紓禍也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公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爲執宋公貶曷

爲爲執宋公貶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

目夷諫曰楚夷國也強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

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自我爲

之自我墮之曰不可終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

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公子目夷曰子歸守

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乎此公子

字陳子

偽君于

柳例乙

目夷復曰君雖不言國固臣之國也於是歸設

守械而守國楚人謂宋人日子不與我國吾將殺

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

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於是釋宋公宋

公釋乎執走之衛公子目夷復曰國為君守之君

曷為不入然後逆襄公歸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左會于薄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句其俱反

左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禮也

卷之十三

九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左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

此矣

左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

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秋秦晉

遷陸渾之戎于伊川

晉太子圉為質于秦將逃歸謂羸氏曰與子歸乎

對曰子晉太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

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

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

此戰志反

衛侯于

以故

國勢

將州玄

陳直野
反子廉
反子廉
反子廉
反子廉

富辰言於王曰請召大叔詩曰協比其隣昏姻孔

云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說王子

帶自齊復歸于京王召之也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陘音刑

左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

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

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

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

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蠹蠹有毒而

況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

卷之十三

十

敗績邾人獲公胃縣諸魚門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泓鳥

左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

之棄商久矣君將與之弗可赦也已弗聽宋公及

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

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

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

績公傷股官門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

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

其言反
其言反

殺色界
殺色界

殺色界
殺色界

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勅敵之人
監而不列天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
焉且今之勅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者獲則取之何
有於二毛明耻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
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
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監可也聲
盛致志鼓儼可也

公偏戰者日爾此其言朔何春秋辭繁而不殺者
正也宋公之嬖楚人期戰於泓之陽楚人濟泓而來
有司復曰請迨其未畢濟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

卷之十三

四

上

開之也君子不厄人吾雖喪國之餘寡人不忍行
也既濟未畢陳有司復曰請迨其未畢陳而擊之
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鼓不成列已陳然
後襄公鼓之宋師大敗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
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爲雖文王之
戰亦不過此也

穀日事遇朔日朔春秋三十有四戰未有以尊敗
乎卑以師敗乎人者也以尊敗乎卑以師敗乎人
則驕其敵襄公以師敗乎人而不驕其敵何也責
之也泓之戰以爲復雪之耻也雪之耻宋襄公有

陳直觀
陳直觀

平明耳
平明耳

以自取之伐齊之喪執滕子圍曹爲雩之會不顧

其力之不足而致楚成王成王怒而執之故曰禮

人而不答則反其敬愛人而不親則反其仁治人

而不治則反其知過而不改又之是謂之過襄公

之謂也古者被甲嬰冑非以興國也則以征無道

也豈曰以報其耻哉宋公與楚人戰于泓水之上

司馬子反曰楚衆我少鼓險而擊之勝無幸焉襄

公曰君子不推人危不攻人厄須其出旣出旌亂

於上陳亂於下子反曰楚衆我少擊之勝無幸焉

襄公曰不鼓不成列須其成列而後擊之則衆敗

卷之十三

四

士

三百七十五

而身傷焉七月而死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人之
所以爲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爲人言之所
以爲言也信也言而不信何以爲言信之所以爲
信者道也信而不道何以爲道道之貴者時其行
勢也

丙子晨鄭文夫人辛氏姜氏勞楚子于柯澤楚
子使師緡示之俘馘君子曰非禮也婦人送迎不
出門見兄弟不踰闔戎事不爾女器丁丑楚子入
餐于鄭九獻庭實旅百如豆六品饗畢夜出文
辛送於軍取鄭二姬以獻詹曰楚王其不沒乎

以彼刻

為禮卒於無別無別不可謂禮將何以沒諸侯是以知其不遂霸也

麟寶卷之十四終

卷之十四

四

十三

四十一

麟寶卷之十四

僖公五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緡注中反

左以討其不與盟於齊也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秋楚人伐陳

左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叔伯日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

卷之十四

五

居位及期上知字下居
與音餘絕句
質知字辟婢才反
九月晉惠公卒懷公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卜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唯戮是聞其何後之有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離乃旦

抄言致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匿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

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

是乎得有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

從者狐偃趙衰顓頊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廩

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

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將適齊謂季隗

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

矣又如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

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

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

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

者以爲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

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

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

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

犯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

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

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

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早自貳焉乃

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發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

卷之十四

五

二

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

聞天之所啟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

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

出也而至于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

將啟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晉鄭

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啟乎弗聽及

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

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

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

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橐

韃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

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

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

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

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匭沃盥既

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

囚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

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

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

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

卷之十四

三

四十二

五

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文公在翟十二年狐偃曰日吾來此也非以翟為榮可以成事也吾曰奔而易達困而有資休以擇利可以戾也今戾久矣戾久將底底著滯淫誰能興之盍速行乎吾不適齊楚避其遠也苦力一紀可以遠矣齊侯長矣而欲親晉管仲沒矣多讒在側謀而無正衷而思始夫必追擇前言求善以終厭邇逐遠遠人入服不為鄙矣會其季年可也茲可以親皆以為然乃行過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舉塊以與之公子怒將鞭之子犯曰天賜也民以

卷之十四

四

三十八

土服又何求焉天事必象十有二年必被此土三子志之歲在壽星及鶉尾其有此土乎天以命矣復於壽星必獲諸侯天之道也由是始之有此其以戊申乎所以申土也再拜稽首受而載之遂適齊齊侯妻之甚善焉有馬二十乘將死於齊而已矣曰民生安樂誰知其它相公卒孝公即位諸侯畔齊子犯知齊之不可以動而知文公之安齊而有終焉之志也欲行而思之與從者謀於桑下盤妾在焉莫知其也在也妾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言於公子曰從者將以子行其聞之者吾已除之矣子

必從之不可以貳貳無成命詩云上帝臨女無貳

爾心先王其知之矣貳將可乎子去晉難而極於此自子之行晉無寧歲民無成君天未喪晉無異公子有晉國者非子而誰子其勉之上帝臨子矣貳必有咎公子曰吾不動矣必死於此姜曰不然周詩曰莘莘征夫每懷靡及夙夜征行不遑啟處猶懼無及況其順身縱欲懷安將何及矣人不求及其能及乎日月不處人誰獲安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疚大事鄭詩云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昔管敬仲有言小妾聞之曰畏威如疾

卷之十四

五

五

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見懷思威民之中也畏威如疾乃能威民威在民上弗畏有刑從懷如流去威遠矣故謂之下其在辟也吾從中也鄭詩之言吾其從之此大夫管仲之所以紀綱齊國裨輔先君而成霸者也子而棄之不亦難乎齊國之政敗矣晉之無道久矣從者之謀忠矣時日及矣公子幾矣君國可以濟百姓而釋之者非人也敗不可處時不可失忠不可棄懷不可從子必速行吾聞晉之始封也歲在大火閼伯之星也實紀商人商之饗國三十一王晉史之記曰唐叔之世將

如商數今未半也紀不長世公子唯子子必有晉
若何懷安公子弗聽姜與子犯謀醉而載之以行
醒以戈逐子犯曰若無所濟吾食舅氏之肉其知
厭乎舅犯走且對曰若無所濟余未知死所誰能
與豺狼爭食若克有成公子無亦晉之桑嘉是以
甘食偃之肉腥臊將焉用之遂行過衛衛文公有
邢翟之虞不能禮焉甯莊子言於公曰夫禮國之
紀也親民之結也善德之建也國無紀不可以終
民無結不可以固德無建不可以立此三者君之
所慎也今君棄之無乃不可乎晉公子善人也而

卷之十四

五

六

衛親也君不禮焉棄三德矣臣故云君其圖之康
叔文之昭也唐叔武之穆也周之大功在武天胙
將在武族荀姬未絕周室而俾守天聚者必武族
也武族唯晉實昌晉胤公子實德晉仍無道天胙
有德晉之守祀必公子也若復而修其德鎮撫其
民必獲諸侯以討無禮君弗蚤圖衛而在討小人
是懼敢不盡心公弗聽自衛過曹曹共公亦不禮
焉聞其駢脅欲觀其狀止其舍謀其將浴設微薄
而觀之僂負羈之妻言於負羈曰吾觀晉公子賢
人也其從者皆國相也以相一人必得晉國得晉

國而討無禮曹其首誅也子盍蚤自貳焉僂負羈
餽發實璧焉公子受殽反璧負羈言於曹伯曰夫晉
公子在此君之匹也君不亦禮焉曹伯曰諸侯之
亡公子其多矣誰不過此亡者皆無禮者也余焉
能盡禮焉對曰臣聞之愛親明賢政之幹也禮賓
矜窮禮之宗也禮以紀政國之常也失常不立君
所知也國君無親國以爲親先君叔振出自文王
晉祖唐叔出自武王文武之功實建諸姬故二王
之嗣世不廢親今君棄之是不愛親也晉公子生
十七年而亡卿才三人從之可謂賢矣而君蔑之

卷之十四

五

七

是不明賢也晉公子之亡不可不憐也比之賓客
不可不禮也失此二者是不禮賓不憐窮也守天
之聚將施於宜宜而不施聚必有闕玉帛酒食猶
糞土也愛糞土以毀三常失位而闕聚是之難
無乃不可乎君其圖之公弗聽公子過宋與司馬
公孫固相善公孫固言於襄公曰晉公子亡長幼
矣而好善不厭父事孤偃師事趙衰而長事買它
狐偃其舅也而惠以有謀趙衰其先君之戎御趙
氏之弟也而文以忠貞賈它公族也而多識以恭
敬此三人者實左右之公子居則下之動則咨焉

八及魚

勞力報

微古先

原音武

成切而不倦殆有禮矣樹於有禮必有艾商頌曰
湯降不遲聖敬日躋降有禮之謂也君其圖之襄
公從之贈以馬十二乘公子過鄭鄭文公亦不禮
焉叔詹諫曰臣聞之親有天用前訓禮兄弟資窮
困天所福也今晉公子有三胙焉天將啟之同姓
不婚惡不殖也狐氏出自唐叔狐姬伯行之子也
實生重耳成而備才離違而得所久約而無釁一
也同出九人唯重耳在離外之患而晉國不靖二
也晉侯日載其怨外內棄之重耳日載其德狐趙
謀之三也在周頌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荒大之

卷之十四

五

八

也大天所作可謂親有天矣晉鄭兄弟也吾先君
武公與焉文侯戮力一心股肱周室夾輔平王平
王勞而德之而賜之盟質曰世相起也若親有天
獲三胙者可謂大天若用前訓文侯之功武公之
業可謂前訓若禮兄弟晉鄭之親王之遺命可謂
兄弟若資窮困亡在長幼還軫諸侯可謂窮困棄
此四者以徼天禍無乃不可乎君其圖之弗聽叔
詹曰若不禮焉則請殺之諺曰黍稷無成不能爲
榮黍不爲黍不能蕃廩稷不爲稷不能蕃殖所生
不疑唯德之基公弗聽遂如楚楚成王以周禮享

廟之欲

反古目

通下屬

之九獻庭實旅百公子欲辭子犯曰天命也君其
饗之亡人而國薦之非敵而君設之非天誰啟之
心既饗楚子問於公子曰子若克復晉國何以報
我公子再拜稽首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
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又何
以報王曰雖然不穀願聞之對曰若以君之靈得
復晉國晉楚治兵會於中原其避君三舍若不獲
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令尹子玉
日請殺晉公子弗殺而反晉國必懼楚師王曰不
可楚師之懼我不修也我之不德殺之何爲天之

卷之十四

五

九

胙楚誰能懼之楚不可胙冀州之土其無令君乎
且晉公子斂而有文約而不諂三材傳之天胙之
矣天之所興誰能禦之子玉曰則請止狐偃王曰
不可曹詩曰彼己之子不遂其媾鄆之也夫鄆而
效之鄆又甚焉效鄆非義也於是懷公自秦逃歸
秦伯召公子於楚楚子厚幣以送公子於秦秦伯
歸女五人懷嬴與焉公子使奉匭沃盥既而揮之
嬴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囚命秦
伯見公子曰寡人之適此爲才子圉之辱備殯殮
焉欲以成婚而懼離其惡名非此則無故不敢以

刑徒冬

反結巨

反結巨
乙反假
許緣反
蟬居表

取七處
反

禮致之歡之故也公子有辱寡人之罪唯命是聽
 公子欲辭司空季子曰同姓為兄弟黃帝之子二
 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陽與夷鼓皆為
 己姓青陽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魚氏之甥也其
 同生而異姓者四母之子別為十二姓凡黃帝之
 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姓姬酉祁
 已滕箴任荀偃姁偃依是也唯青陽與倉林氏同
 于黃帝故皆為姬姓同德之難也如是昔少典取
 于有蟠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
 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二帝用師
 以相濟也異德之故也異姓則異德異德則異類
 異類雖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同姓則同德同德
 則同心同心則同志同志雖遠男女不相及畏黷
 敬也黷則生怨怨亂毓災災毓滅性是故取妻避
 其同姓畏亂災也故異德合性同德合義義以道
 利利以阜姓姓利相更成而不遷乃能攝固保其土房
 今于於子圉道路之人也取其所棄以濟大事不亦可
 乎公子謂子犯曰何如對曰將奪其國何有於妻
 唯秦所命從也謂子餘曰何如對曰禮志有之曰
 將有請於人必先有入焉欲人之愛已也必先愛

卷之十四 五 十一

下同
反結巨

反結巨

印音仰
齊去聲

人欲人之從已也必先從人無德於人而求用於
 人罪也今將婚媾以從秦受好以愛之聽從以德
 之懼其未可也又何疑焉乃歸女而納幣且逆之
 他日秦伯將饗公子公子使子犯從子犯曰吾不
 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乃使子餘從秦伯饗公子
 如饗國君之禮子餘相如賓卒事秦伯謂其大夫
 曰為禮而不終耻也中不勝貌耻也華而不實耻
 也不度而施耻也施而不濟耻也耻門不閉不可
 以封非此用師則無所矣二三子敬乎明日燕秦
 伯賦采芣苢子餘使公子降拜秦伯降辭子餘曰君
 以天子之命服命重耳重耳敢有安志敢不降拜
 成拜卒芣苢子餘使公子賦黍苗子餘曰重耳之叩
 君也若黍苗之叩陰雨也若君實庇蔭膏澤之使
 能成嘉穀薦在宗廟君之力也君若昭先君之榮
 東行濟河整師以復疆周室重耳之望也重耳若
 獲集德而歸載使主晉民成封國其何實不從君
 若恣志以用重耳四方諸侯其誰不惕惕以從君
 命秦伯嘆曰是子將有焉豈專在寡人乎秦伯賦
 鳩飛公子賦河水秦伯賦六月子餘使公子降拜
 秦伯降辭子餘曰君稱所以佐天子匡王國者以

卷之十四 五 十一 三百九十二

及建於用

命重耳重耳敢有惰心敢不從德公子親筮之曰
 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也筮史占之皆曰不
 吉閉而不通爻無爲也司空季子曰吉是在易皆
 利建侯不有晉國以輔王室安能建侯我命筮曰
 尚有晉國筮告我曰利建侯得國之務也吉孰大
 焉震車也坎水也坤土也屯厚也豫樂也車班外
 內順以訓之泉源以資之土厚而樂其實不有晉
 國何以當之震雷也車也坎勞也水也衆也主雷
 與車而尚水與衆車有震武也衆而順文也文武
 具厚之至也故曰屯其繇曰元亨利貞勿用有攸
 往利建侯主震雷長也故曰元衆而順嘉也故曰
 亨內有震雷故利貞車上水下必伯小事不濟蹇
 也故曰勿用有攸往一夫之行也衆順而有武威
 故曰利建侯坤母也震長男也母老子疆故曰豫
 其繇曰利建侯行師居樂出威之謂也是二者得
 國之卦也十月惠公卒十二月秦伯納公子及河
 子犯授公子載璧曰臣從君還軫巡於天下惡其
 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不忍其死請出此亡公
 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河水沈璧以質董
 因迎公於河公問焉曰吾其濟乎對曰歲在大梁

卷之十四

五

土

三百六十五

及建於用

及建於用

及建於用

及建於用

及建於用

將集天行元年始受實沈之星也實沈之虛晉人
 是居所以興也今君當之無不濟矣君之行也歲
 在大火大火闕伯之星也是謂大辰辰以成善后
 稷是相唐叔以封晉史記曰嗣續其祖如穀之滋
 必有晉國臣筮之得泰之八日是謂天地配享小
 往大來今及之矣何不濟之有且以辰出而以參
 入皆晉祥也而天之大紀也濟且秉成必霸諸侯
 子孫賴之君無懼矣公子濟河召令狐曰衰桑泉
 皆降晉人懼懷公于高梁呂甥蒍芮帥師甲午軍
 于廬柳秦伯使公子繫如師師退次于郇辛丑狐
 偃及秦晉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入于晉師甲辰秦
 伯還丙午入于曲沃丁未入于絳卽位于武宮戊
 申刺懷公于高梁
 三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秦伯納之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縲
 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
 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
 水投其璧于河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曰衰二月
 甲午晉師軍於廬柳秦伯使公子繫如晉師師退
 軍于郇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壬寅公

卷之十四

五

土

三百六十五

請見
過久

中丁
仲

反
驛都令

子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戊申
使殺懷公于高梁呂卻畏偁將焚公宮而弑晉侯
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
一宿女即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爲惠公
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
也夫祛猶在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
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
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
之何辱命焉行者甚衆豈唯刑臣公見之以難告

卷之十四

五

十四

五

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己丑晦公宮火瑕甥
卻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
人嬴氏以歸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
○初獻公使寺人勃鞞伐公於蒲城文公踰垣勃
鞞斬其祛及入勃鞞求見公辭焉曰驪姬之讒爾
射于屏內困余于蒲城斬余衣祛又爲惠公從余
于渭濱命曰三日若宿而至若干二命以求殺余
余於伯楚屢困何舊怨也退而思之異日見我對
曰吾以君爲已知之矣故人猶未之知又將出矣
事君不貳是謂臣好惡不易是謂君君君臣臣是

貌音干

殺中志

卻去逆
反驛如

藏才逆
反下同

求見驛
反下同

逆見同
反下同

謂明訓明訓能終民之主也二君之世蒲人翟人
余何有焉除君之所惡唯力所及何貳之有今君
即位其無蒲翟乎伊尹放太甲而卒以爲明主管
仲賦桓公而卒以爲侯伯乾時之役申孫之矢集
于桓鉤鉤近於祛而無怨言佐相以終而成令名
今君之德宇何不寬裕也惡其所好其能久矣君
實不能明訓而棄民主余舉戾之人也又何患焉
且不見我君其無悔乎於是呂甥冀芮畏偁悔納
公謀作亂將以己丑焚公宮公出救火而遂殺之
伯楚知之故求見公公懼遽見之曰豈不如女言

卷之十四

五

五

五

然是吾惡心也吾請去之伯楚以呂卻之謀告公
公懼乘驛自下脫會秦伯于王城告之亂故及己
丑公宮火二子求公不獲遂如河上秦伯誘而殺
○初晉侯之堅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
盡用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
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爲社
稷之守行者爲羈縻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
國君而讐匹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
○文公之出也堅頭須守藏者也不從公入乃求見
公辭焉以沐謂謁者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

吾不得見也從者爲羈紲之僕居者爲社稷之守
何必臯居者國君而讐匹夫懼者衆矣謁者以告
公遽見之

元年春公及夫人羸氏至自王城秦伯納衛三千
人實紀綱之僕公屬百官賦職任功棄責薄歛施
舍分寡救乏振滯匡困資無輕關易道通商寬農
茂穡勸分省用足財利器明德以厚民性舉善援
能官方定物正名育類昭舊族愛親戚明賢良尊
貴寵賞功勞事耆老禮賓旅友故舊胥籍狐箕樂
卻相先羊舌董韓實掌近官諸姬之良掌其中官

卷之十四

五

十六

三

異姓之能掌其遠官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庶
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隸食職官宰食加政平民阜
財用不匱

臣狄人歸季隗于晉而請其二子文公妻趙衰生
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逆盾與其母子餘辭姬曰
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看
爲才固請于公以爲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
隗爲內子而已下之

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
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

反
趙盾

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
二三子以爲已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
況貪天之功以爲已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
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愬對
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
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
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
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綿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
且旌善人

襄王使大宰文公及內史興陽晉文公命上卿

卷之十四

五

七

三

逆於境晉侯郊勞館諸宗廟饋九牢設庭燎及期
命於武宮設祭主布几筵大宰涖之晉侯端委以
入大宰以王命命冕服內史贊之三命而後卽冕
服既畢賓饗贈餞如公命侯伯之禮而加之以宴
好內史典歸以告王曰晉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
逆王命敬奉禮義成敬王命順之道也成禮義德
之則也則德以道諸侯諸侯必歸之且禮所以觀
忠信仁義也忠所以分也仁所以行也信所以守
也義所以節也忠分則均仁行則報信守則固義
節則度分均無怨行報無匱守固不偷節度不攜

若民不怨而財不匱今不偷而動不攜其何事不濟中能應外忠也施三服義仁也守禮不淫信也行禮不疚義也墜入晉竟四者不失臣故曰晉侯其能禮矣王其善之樹於有禮艾人必豐王從之使於晉者道相逮也及惠后之難王出在鄭晉侯納之襄王十六年立晉文公二十一年以諸侯朝雖且獻楚捷遂爲踐土之盟於是乎始霸

夏狄伐鄭

洩堵僉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

卷之十四

五

十人

—

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邠霍魯衛毛聃郇雍曹滕畢原鄧邠文之昭也邠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閔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

反別
彼
刺

反召上懸

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勲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卽聾從昧與頑用器姦之大者也有厲宣之親棄嬖寵之大者也鄭有平衛之勲又有厲宣之親棄嬖寵而用三良於諸姬爲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爲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爲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器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旣衰於是乎又淪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其若

卷之十四

九

三頁十二

國襄王十三年鄭人伐滑王使游孫伯請滑鄭人執之王怒將以翟伐鄭富辰諫曰不可人有言曰兄弟讒閹侮人百里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閹于牆外禦其侮若是則閹乃內侮而雖閹不敗親也鄭在天子兄弟也鄭武莊有大勲力于平桓凡我周之東遷晉鄭是依子積之亂又鄭之由定今以小忿棄之是以小怨置大德也無乃不可乎且夫兄弟之怨不徵於它徵於它利乃外矣章怨外利不

反戶高

反記
反以
反以

反符元

反於
反於
反於

義棄親即翟不祥以怨報德不仁夫義所以生利

也祥所以事神也仁所以保民也不義則利不阜

不祥則福不降不仁則民不至古之明王不失此

三德者故能光有天下而蘇寧百姓令聞不忘王

其不可以棄之王不聽十七年王降翟師以伐鄭

左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鵠冠鄭伯聞而

惡之使盜誘之八月盜殺之於陳宋之間君子曰

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詩曰彼已之子不稱其服子

臧之服不稱也夫詩曰自詒伊戚其子臧之謂矣

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還入於鄭鄭伯將享之問

卷之十四

二十

三百四十

禮於皇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為客天子

有事膳焉有喪拜焉豐厚可也鄭伯從之享宋公

有加禮也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左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

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怙王又啟之女

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為患王又弗聽初甘昭公

有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

復之又通於隗氏王替隗氏顏叔桃子曰我實使

反飲大威

反音九

反姐仕居

反音王
下音王
反音王

反音王

反音王

反音王

反音王

反音王

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

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

坎飲國人納之秋顏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

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王出適鄭

處於汜大叔以隗氏居于溫王使來告難曰不穀

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汜敢告叔

父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王

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鄆父告于秦天子無出書

曰天王出居于鄭辟母弟之難也天子凶服降名

禮也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于

卷之十四

五

王

四百

汜而後聽其私政禮也

國王德翟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夫婚

姻禍福之階也利內則福由之利外則取禍今王

外利矣其無乃階禍乎昔摯疇之國也由太任杞

繼由太姒齊許申呂由大姜陳由大姬是皆能內

利親親者也昔鄆之亡也由仲任密須由伯姑鄆

由叔姁聃由鄭姬息由陳媯鄧由楚曼羅由季姬

盧由劃媯是皆外利離親者也王曰利何如而內

何如而外對曰尊貴明賢庸勲長老愛親禮新親

舊然則民莫不審固其心力以役上令官不易方

其器

反其類
反其類
反其類
反其類

而財不匱竭求無不至動無不濟百姓兆民夫人
 奉利而歸諸上是利之內也若七德離判民乃攜
 貳各以利退上求不暨是其外利也夫翟無利於
 王室鄭伯南也王而卑之是不尊貴也翟豺狼之
 德也鄭未失周典王而蔑之是不明賢也平相莊
 惠皆受鄭勞王而棄之是不庸勲也鄭伯捷之齒
 長矣王而弱之是不長老也翟隗姓也鄭出自宣
 王王而虐之是不愛親也夫禮新不問舊王以翟
 女問姜任非禮且棄舊也王一舉而棄七德臣故
 曰利外矣書有之曰必有惡也若能有濟也王不
 忍小忿而棄鄭又登叔隗以階翟翟封豕豺狼也
 不可厭也王弗聽十八年王黜翟后翟人來誅殺
 譚伯當辰曰昔吾驟諫王王弗從以及此難若我
 不出王其以我為懟乎乃以其屬死之初惠后欲
 立王子帶故以其黨故翟人翟人遂入周王乃出
 居于鄭晉文公納之

公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魯子曰
 王也不能乎母者其諸此之謂與

穀天子無出失天下也居者居其所也雖无天
 下莫敢有也

卷之十四 五
 三十一
 三十五

晉侯夷吾卒

麟寶卷之十四終

卷之十四 五
 三十一

麟寶卷之十五

僖公六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左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名禮至為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陸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

麟史

卷之十五

六

一

三十五

宣於諸侯今為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也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為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于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宥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

晉侯宮

勞力報

民雨

更官康
編所六
辭音選

陽樊溫原攢茅之田晉於是始啟南陽陽樊不服

圍之蒼葛呼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

圍晉文公既定襄王于郊王勞之以地辭請隧焉王弗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為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以順及天地無逢其災害先王豈有

賴焉內官不過九御外官不過九品足以供給神祇而已豈敢厭縱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亦唯是

麟史

卷之十五

六

二

三十九

死生之服物采章以臨長百姓而輕重布之王何異之有今天降禍災於周室余一人僅亦守府又不俟以勤叔父而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其叔父實應且憎以非余一人余一人豈敢有愛也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叔父若能先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創制天下自顯庸也而縮取備物以鎮撫百姓余一人其流辟於裔土何辭之與有若由是姬姓也尚將列為公侯以復先王之職大物其未可改也叔父其茂昭明德物將自至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與百姓何何政令

之爲也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遂焉余安能知之文公遂不敢請受地而還

王事自鄭以陽樊賜晉文公陽人不服晉侯圍之

倉葛呼曰王以晉君爲德故勞之以陽樊陽樊懷

我王德是以未從於晉謂君其何德之布以懷柔

之使無有遠志今將大泯其宗祊而蔑殺其民人

宜吾不敢服也夫三軍之所尋將蠻夷戎翟之驕

逸不虔於是乎致武此羸者陽也未狎君政故臣

承命君若惠及之唯官是徵其敢逆命何足以辱

師君之武震無乃玩而頓乎臣聞之曰武不可觀

麟史 卷之十五 六 三十七

文不可匿觀武無烈匿文不昭陽不承獲甸而祗

以觀武臣是以懼不然其敢自愛也且夫陽豈有

裔民夫亦皆天子之父兄甥舅也若之何其虐之

也晉侯聞之曰是君子之言也乃出陽民

冬襄王避昭叔之難居于鄭地汜使來告難亦使

告于秦子犯曰民親而未知義也君盍納王以教

之義若不納秦將納之則失周矣何以求諸侯不

能修身而又不能宗人人將焉依繼文之業定武

之功啟土安疆於此乎在矣君其務之公說乃行

賂于草中之戎與麗土之翟以求東二年春公以

陽詩立
反古洽

反古洽
反細切
仕居反

反古洽
反細切
仕居反

麟史 卷之十五 六 四 三十五

宋蕩伯姬來逆婦

穀婦人既嫁不踰竟宋蕩伯姬來逆婦非正也其

曰婦何也緣姑言之之辭也

宋殺其大夫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左秋秦晉伐都楚闢克屈樂冠以申息之師戍商

密秦人過古隈入而係與人以圍商密昏而傳焉

霄坎血加書僞與子儀子邊盟者商密人懼曰秦

取柝矣戍人反矣乃降秦師秦師因申公子儀息

公子邊以歸楚令尹子玉追秦師弗及遂圍陳納

頻子于頻

莒衛文公

降戶江
反下同

必利
反必利
濫制中

守手又
反製丁
分反賊
音路從
才用反

○冬齊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出
曰原計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
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
原降遷原伯貫于冀趙衰爲原大夫狐溱爲溫大
夫

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鞞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
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

○文公伐原令以三日之糧三日而原不降公令

麟史

之十五

六

五

三百六十六

䟽軍而去之謀出曰原不過一二日矣軍吏以告
公曰得原而失信何以使人夫信民之所庇也不
可失也乃去之及盟門而原請降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洮吐
刀反

○衛人平莒于我盟于洮修衛文公之好且及莒
平也

三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
洮

洮
亮反

○公會莒茲平公甯莊子盟于向尋洮之盟也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鄒弗及

鄒戶
圭反

夏齊人伐我北鄙

衛人伐齊

特苦報
反

憂勝同

勞力報

音路從

場夷茹
反

○夏齊孝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公

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齊侯未入竟展喜從

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王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

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

齊侯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

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

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

大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

麟史

卷之十五

六

六

三百五十六

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
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
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
不恐齊侯乃還

國齊孝公來伐臧文仲欲以辭告病焉問於展禽

對曰獲聞之處大教小處小事大所以禦亂也不

聞以辭若爲小而崇以怒大國使加已亂亂在前

矣辭其何益文仲曰國急矣百物唯其可者將無

不趨也願以子之辭行賂焉其可乎展禽使乙喜
以膏沐犒師曰寡君不佞不能事疆場之司使君

八
不方九

力音
一而

而而

通音導

反
之

盛怒以暴露於敵邑之野敢犒與師齊侯見使者
曰魯國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不公曰室如
懸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二先君之所
職業昔者成王命我先君周公及齊先君大公
曰女股肱周室以來輔先王賜女土地質之以犧
牲世世子孫無相害也今君來討敵邑之罪其亦
使聽從而釋之必不泯其社稷豈其貪壤地而棄
先王之命其何以鎮撫諸侯持此以不恐齊侯乃
許為平而還

公子遂如楚乞師

麟史 卷之十五

七

三六四七

左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臧孫見子玉而道
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

公乞者何卑辭也曷為外內同若辭重師也曷為
重師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也

穀乞重辭也何重焉重人之死也非所乞也師出
不必反戰不必勝故重之也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夔求
龜反

左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

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吾是以失楚又
何祀焉秋楚成得臣闢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

冬楚人伐宋圍緡

左宋以其善於晉侯也叛楚即晉冬楚令尹子玉
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左凡師能左右之曰以賓桓公子雍於穀易牙
之以為魯援楚申公叔侯成之桓公之子七人為

七大夫於楚

穀以者不以者也民者君之本也使民以其死非
其正也

公至自伐齊

麟史 卷之十五

八

二六四六

公此已取穀矣何以致伐未得乎取穀也曷為未
得乎取穀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也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

左春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公卑杞杞不共
也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秋八月乙未莒齊孝公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左秋入杞責無禮也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賈音官
反於陳

之烈
反帥所

聖欺蓋
反帥所

聖尺由
反

左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棼終朝而畢不戮
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
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薦賈尚幼後至不
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
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
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
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
後之有冬楚子及諸侯圍宋

穀楚人者楚子也其曰人何也人楚子所以人諸
侯也其人諸侯何也不正其信夷狄而伐中國也

麟史

卷之十五

六

九 三百八十二

左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
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親新婚於衛
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于被
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卻縠可臣亟聞其言矣
說禮樂而敦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
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公車服
以庸君其試之乃使卻縠將中軍卻縠佐之使狐
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為卿讓於樂
枝先軫使樂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
犂為右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

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
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
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
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
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
後用之出穀戌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左文公即位二年欲用其民子犯曰民未知義盡
納天子以示之義乃納襄王於周公曰可矣乎對
曰民未知信盡伐原以示之信乃伐原曰可矣乎
對曰民未知禮盡大蒐備師尚禮以示之乃大蒐

麟史

卷之十五

六

十 三百五十五

千被廬作三軍使卻縠將中軍以為大政卻縠佐
之子犯曰可矣遂伐曹衛出穀戌釋宋圍敗楚師
於城濮於是乎遂伯

公問元帥於趙衰對曰卻縠可行年五十矣守學
彌惇夫先王之法志德義之府也夫德義生民之
本也能惇篤者不忘百姓也請使卻縠公從之
公使趙衰為卿辭曰樂枝貞慎先軫有謀晉臣多
聞皆可以為輔臣弗若也乃使樂枝將下軍先軫
佐之取五鹿先軫之謀也卻縠卒先軫代之晉臣
佐下軍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左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取五鹿二月晉卻縠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晉侯齊侯盟于欽孟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

公曷爲再言晉侯非兩之也然則何以不言遂未
侵曹也未侵曹則其言侵曹何致其意也其意侵
曹則曷爲伐衛晉侯將侵曹假塗于衛衛曰不可

麟史

卷之十五

六

士

11

得則固將伐之也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左公子買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

公不卒戍者何不卒戍者內辭也不可使往也不

可使往則其言戍衛何遂公意也刺之者何殺之也殺之則曷爲謂之刺之內諱殺大夫謂之刺也

穀先名後刺殺有罪也公子啟曰不卒戍者可以卒也可以卒而不卒譏在公子也刺之可也

楚人救衛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左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

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師遷焉曹人兇懼爲其所
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

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

獻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
報施也魏

犖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藝僖負羈氏魏

犖傷於膊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

殺之魏掣肘。見傾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雖

麟史

卷之十五

六

士

[illegible]

舟之僑以爲戎右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

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

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

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

必不許也喜賂怒顏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

衛之田以畀宋人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帥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

敗績漢音卜

左楚子入居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

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

施始鼓

陳直觀

麟史

卷之十五

六

十五

國文公立四年楚成王伐宋公率齊秦伐曹衛以救宋宋人使門尹班告急於晉公告大夫曰宋人告急舍之則宋絕告楚則不許我我欲擊楚齊秦不欲其若之何先軫曰不若使齊秦主楚怨公曰可乎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分曹衛之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齊秦齊秦不得其請必屬怨焉然後用之蔑不欲矣公說是故以曹田衛田賜宋人令尹子玉使宛春來告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舅犯愠曰子玉無禮哉臣取二君取一必擊之先軫曰子與之我不許曹衛之請是不許釋宋也宋衆無乃彊乎是楚一言而有三施子一言而有三怨怨已多矣難以擊人不若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是故拘宛春於衛子玉釋宋圍從晉師楚師陳晉師退舍軍吏請曰以君避臣辱也且楚師老矣必敗何故退子犯曰二三子忘在楚乎偃也聞之戰鬪直爲壯曲爲老未報楚惠而抗宋我曲楚直其衆莫不生氣不可謂老若我以君避臣而不去彼亦曲矣退三舍避楚楚衆欲止子玉不肯至于城濮果戰楚衆大敗君子曰善

并皮虎反

雍於用反

梁纁纁反

以德勸

楚殺其大夫得臣

麟史

卷之十五

六

十六

左初楚子玉自爲瓊弁玉纁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已曰畀余余賜女孟諸之麋弗致也大心與子西使榮黃諫弗聽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爲之況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動民實自敗也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爲戮及連穀而死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日莫余毒也已爲呂臣實爲令尹奉已而已不在民矣衛侯出奔楚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賤慈嶺反左甲午至于衛雍作王宮于踐土鄉役之三月鄭伯如楚致其師爲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于晉晉樂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衛雍丁未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傳王用平禮也已酉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與父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大

反音同
反音同
反音同
反音同

反才用
反才用
反才用
反才用

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秬
一占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
國糾邇王愿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
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觀
衛侯開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
以受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癸
王室無相害也有淪此盟神明殛之俾隊其師無
克祚國及其玄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謂
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

陳侯如會

麟史

卷之十五

六

十七

三

公朝于王所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

反

左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

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六月晉人復衛

侯衛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

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

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

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

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淪此盟

以相及也神明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

反音同
反音同
反音同
反音同

反音同
反音同
反音同
反音同

反音同
反音同
反音同
反音同

後不貳衛侯先期入甯子先長將守門以為使也
與之乘而入公子歆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
至喜捉髮出走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
之股而哭之歆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

陳侯歆卒

秋杞伯姬來

公子遂如齊

左城濮之戰晉中軍風於澤亡大旆之左旃祁驎

奸命司馬殺之以徇于諸侯使茅茷代之師還濟

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秋七月丙辰振旅愷以

麟史

卷之十五

六

十八

入于晉獻俘授餼飲至大賞徵會計貳殺舟之僑

以徇于國民於是大夫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

罪而民服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

謂也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

人于溫

左冬會于溫討不服也

天王狩于河陽

左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

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

其地也

穀全天王之行也為若將守而遇諸侯之朝也為夫王諱也水北為陽山南為陽溫河陽也

壬申公朝于王所

穀朝於廟禮也於外非禮也獨公朝與諸侯盡朝也其日以其再致天子故謹而日之至善以內目惡以外言曰公朝逆辭也而尊天子會于溫言小諸侯溫河北地以河陽言之大天子也日繫於月月繫於時壬申公朝于王所其不月失其所繫也以爲晉文公之行事爲已慎矣

麟史

卷之十五

六

十九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左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別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甯子職納橐

傳焉

公歸之于者何歸于者何歸之于者罪已定矣歸于者罪未定也罪未定則何以得爲伯討歸之于者執之於天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已可知矣歸于者非執之于天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未可知也衛侯之罪何殺叔武也何以不書爲叔武諱也

馬叔于
偽反

然其應
反半才
我反弱
魚疑反
然反
然反

旗郡州
反

原缺第二十葉

行先蔑將左行

麟實卷之十五終

麟史

卷之十五

六

主

麟寶卷之十六

春杞子來朝

夏六月庚寅侯昭卒

左孝公卒弟昭公藩立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桓

冬楚人成陳侯穆蔡侯莊鄭伯文許男傳國宋成

左楚序諸侯上而稱人嫌子楚以伯也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楚稱人貶也宋公先代之後作賓王家非有篡弑

左之惡楚人無故樓諸侯以國之何名也故黜而稱人

以著其罪諸侯信夷狄伐中國獨無貶乎人楚子所

以人諸侯也公與楚結好故往會盟其地以宋者宋

方見圍無嫌於與盟而公之罪亦著矣

左信音申好去聲與音預

春晉侯侵曹其晉侯伐衛成

穀晉文公始圖霸自此至踐土凡五書晉侯予晉以

霸也

按左氏初公子重耳之出亡也曹衛皆不禮焉至是

侵曹伐衛再稱晉侯者識汲怨也春秋之用兵者非

懷私汲怨則利人土地耳詩云百爾君子不知德

行不伐不求何用不戢不伐則能懲念不求則能

窒懲然汲貪憤之兵亡矣或曰曹衛皆華即夷也

是乎致武奚為不可曰楚人棲諸侯以圍宋陳蔡

鄭許舉兵而同會魯公與會而同盟楚雖得曹新

昏於衛然其君不在會其師不與衛以方諸國不

猶愈乎又况衛已請盟而晉人弗之許也書曰必

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文公能忍於奄豎里

鳧須矣何獨不能忍於曹衛乎再稱晉侯者甚之

也下書楚人救衛則識晉深矣春秋黜備賢者而

左樂與人改過責備賢者故再稱晉侯樂與人改過

故衛已請盟不當拒而絕之也

左重直龍反行去聲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穀公子買魯大夫○內殺大夫皆書刺

按左氏買為楚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惧於晉殺

買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內殺大夫稱刺者

若曰刺審其情與棄棄之而專殺之罪則一耳周

官有三刺一刺曰訊群臣再刺曰訊群吏三刺曰

訊萬民刺未有書其故者而以不卒戍刺之則知

買為無罪矣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
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今乃殺無罪之王將以
苟說於強國於是予不若矣故特書其故以貶之
也

因將去聲

楚人救衛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共執曹伯界宋人

穀界與也界宋怒楚使戰也

古者觀文匿武修其調典序成而不至於是予有
改代之兵故孟子謂萬章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

卷之十六

三

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
曹伯羸者未狎晉政莫之所承晉文不修詞令遽
入其國既執其君又分其田暴矣故致楚師與之
戰而以曹伯界宋人誦矣雖一戰勝楚遂主憂盟
舉動不中於禮亦多矣徒亂人上下之分無君臣
之禮其功雖多道不足尚也故曰五伯三王之罪
人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左去聲分扶問反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昭宋師秦師及楚人城子

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穀城濮衛地

楚稱人敗也戰而言及主乎是戰者也當是時晉師
避楚三舍請戰者得臣也而經之書及何以在晉得
臣雖從晉師然初告於晉曰請渡衛侯而封曹臣亦
釋宋之圍是未有必戰之意也及先軫獻謀許曹衛
以攜其黨拘完春以激其怒而後得臣之意決矣故
楚雖請戰而及在晉侯誅其意也荆楚恃強憑陵
諸夏滅黃而霸主不能恤敗徐于萎林而諸大夫
不能救執中國盟主而在會者不敢與之爭今又
成穀逼齊合兵圍宋戰勝中國威動天下非有城

卷之十六

四

濮之敗則民其被髮左衽矣宜有美辭稱揚其績
而春秋所書如此其畧何也仁人明其道不計其
功正其義不謀其利文公一戰勝楚遂主憂盟以
功利言則高矣語道義則三王之罪人也知此說
則魯西不為管仲而仲尼孟子雅老于行而不悔
其有以

楚殺其大夫得臣

王子

按左氏晉師既克曹衛楚子入居于中使申叔夫
穀使子玉去宋曰晉侯在外十九年而果得晉國
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

年而除其害其可廢乎子玉使伯楚請戰楚子怒少與之師惟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寔從之而不止也子玉從晉師文公退三舍避之楚衆欲止子玉不可戰於城濮楚師敗績夫得臣信有罪矣而楚子知其不可敵不能使之勿敵而少與之師又以一敗殺之是以師為重而棄其將以與之也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以仲尼書鄭棄其師與楚殺得臣之事觀之可為來世之永鑒矣

左廣古曠反將去聲

卷之十六

五

衛侯出奔楚

諸侯失國出奔未有不名者衛侯何以不名著文公之罪也衛侯失守社稷背華即夷於文公何罪乎衛之禍文公為之也初齊晉盟於欽孟衛侯請盟晉人不許是塞其向善之心雖欲自新政轍而其道無由也高帝一封雍苗而功臣不競世祖燒棄文書而反側悉安使文公釋怨許衛結盟南向諸侯棄楚而歸晉矣愈不思難惟怨是圖必使衛侯寃身無所奔於荆蠻歸於京師兄弟相殘君臣交訟誰之咎也人心不外

者乃能統大衆智不鑒者乃能處大事文公欲主夏盟取威定霸而舉動煩擾若不勝任者惟鑒智自私而心不廣也春秋於衛侯失國出奔不以其罪名之而重文公之咎蓋端本議刑責備賢者之意也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穀踐土鄭地

踐土之會天王下勞晉侯削而不書何也周室東遷所存者號與祭耳其寔不及一小國之諸

卷之十六

六

侯晉文之爵雖曰侯伯而號令天下歲於改物寔行天子之事此春秋之名寔也與其名存寔亡猶愈於名寔俱亡是故天王下勞晉侯於踐土則削而不書去其寔以全名所謂君道也父道也晉侯以臣召君則書天王狩於河陽正其名以統寔所謂臣道也子道也而天下之大倫尚存而不滅矣衛侯奔楚不書名者未絕其位也叔武受盟而稱衛子者立以為君也此見聖人深罪晉文報怨行私專權自恣廢置諸侯之意

陳侯如會

公朝于王所

左書朝王始此先朝王而後盟是以天子與斯盟也書盟而後朝春秋不以天子與斯盟之辭也

朝不言所言所非其所也朝乎廟禮也於外非禮也有虞氏五載一巡狩群后四朝周制十有二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嶽亦何必於京師于廟然後為礼乎古者天子巡狩于四方有常時諸侯朝于方嶽有常所其宮室道途可以預修故民不勞其供給調度可以預備故國不廢今天王下勞

卷之十六

七

諸侯公朝于王所則非其時與地矣自秦而後巡遊無度至有長吏以倉卒不辨被誅民庶以煩勞不給生厭蓋春秋之義不行故也然則天子在是其可以不朝乎天子在是而諸侯就朝禮之變也春秋不以諸侯就朝為非而以毛所非其所為改正其本之意也

左守狩下同共音供

六月衛侯成鄭自楚復歸于衛元咺出奔晉

殺元咺衛大夫咺死既反

衛侯失國出奔則不名復歸得國何以名殺叔武也

叔武者衛侯之弟也晉文公有憾于衛侯而不釋怨

於是逐衛侯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於是已立乎其位始反衛侯衛侯反而疑其弟則曰叔武篡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衛侯不信其言終殺叔武是不念鞠子哀而以爭國為心亂民彙滅天理其為罪大矣此其所以名也元咺田是走之晉而訟其君然衛侯初歸則稱復再歸何以不稱復乎春秋立法甚嚴而待人以恕鄭之初歸雖殺叔武既名之矣猶意其或出於誤而能革也是以稱復及其再歸又殺元咺及公子瑕則是終以爭國為心長惡不悛無自艾之意矣是以不稱復其曰歸于衛者易詞也諸侯嗣故稱復者總之也不稱復者絕之也而國非其國矣

陳侯款卒

左穆公卒子共公朔立

秋杞伯姬來

穀莊公女歸寧曰來

公子遂如齊

冬公會晉侯齊侯昭宋公成蔡侯莊鄭伯文陳子共莒

子邾子秦人于溫

卷之十六

八

左溫畿內國為狄所滅者

天王狩于河陽

穀晉侯召王以諸侯見是先狩而後會也春秋先書會後書狩者書狩而後會是以天子與斯會也先書會後書狩春秋不以天子與斯會之辭也河陽即溫晉地也

按左氏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仲尼曰以臣忍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以尊周而全晉也啖助謂以常禮言之晉侯召君名義之罪人也其可訓乎若原其自嫌之心嘉其尊王之意則請王

卷之十六

九

之狩忠亦至焉故夫子特書狩于河陽所謂原情為制以成變禮者也夫踐土之會王寔自往非晉罪也故為王諱而足矣溫之會晉則有罪而其情順也故既為王諱之又為晉解之於以見春秋忠恕也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其言歸之于者執不以正之辭也古者君臣無讎諸侯不專殺為臣執若故衛侯不名而元咺稱復大夫不世其稱復絕之也自晉者晉有奉焉因其

力也歸者易詞以文公為之主故其歸無難而方伯之罪亦明矣是以執而稱人不得為伯討也

因易去聲

諸侯遂圍許

諸侯此再會天子再至皆朝于王所而許獨不會以其不臣也故諸侯圍許按古者巡狩諸侯各朝于方嶽今法天子行幸三百里內亦皆問起居許距河陽踐土近矣而可以不會乎其稱遂總事之辭也

左比毗至反

卷之十六

十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曹伯襄何以名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晉侯有疾使其豎侯犇貨筮史曰以曹為解晉侯怨於是反曹伯夫以昭其國而春秋名之比于失地滅同姓之罪以此知聖人嚴于義利之別以正性命之理其說行而天下定矣豈曰小補之哉

麟寶卷之十六

麟實卷之十七

僖公七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

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公在會饋之芻米禮也

公至自圍許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翟泉歷反

匡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憖于翟泉歷反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

卷之十七

七

一

秋大雨雹雨于付反

冬介葛盧來

匡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介葛盧聞生鳴曰是生三牲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左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間晉之有鄭虞也夏狄侵齊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

匡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

公為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穀王許之秋乃

釋衛侯衛侯使賂周周酖曰苟能納我吾使爾

為卿周治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公入祀先君周治

既服將命周酖先入及門遇疾而死治厘辭卿

國溫之會晉人執衛成公歸之于周使醫鴆之

死醫亦不誅臧文仲言於僖公曰夫衛君殆無罪

矣刑五而已無有隱者隱乃諱也大刑用甲兵其

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鑕鑕薄刑用鞭朴

以威民也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

三次是無隱也今晉人鳩衛侯不死亦不計其使

卷之十七

七

二

者諱而惡殺之也有諸侯之請必免之臣聞之班

相恤也故能有親夫諸侯之患諸侯恤之所以訓

民也君盍請衛君以示親於諸侯且以動晉夫晉

新得諸侯使亦曰魯不棄其親其亦不可以惡公

說行玉二十穀乃免衛侯自是晉聘於魯加於諸

侯一等爵同則厚其好貨衛侯聞其臧文仲之為

也使納賂焉辭曰外臣之言不越竟不敢及君

及公子瑕

衛侯鄭歸于衛

國溫之會晉人執衛成公歸之於周晉人請殺之

下遇嫁
反下如
字

為去聲

范音凡

純大偏
反

介音珍

默於鹽
八

王曰不可夫政自上下者也上作政而下行之不
逆故上下無怨今叔父作政而不行無乃不可乎
夫君臣無獄今元咺雖直不可聽也君臣皆獄父
子將獄是無上下也而叔父聽之一逆矣又為臣
殺其君其安庸刑布刑而不庸再逆矣一合諸侯
而有再逆政余懼其無後也不然余何私於衛侯
晉人乃歸衛侯

晉人秦人圍鄭

左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晉
君出陵秦軍汜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

卷之十七

七

三

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
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
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
利焉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
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
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倍鄰鄰之厚君之薄
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
亦無所害且君堂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
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
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而利晉

知去聲

與音與

與符支

反音料

知去聲
下同
與音與

歌在感
反

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揚孫戍
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
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
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初鄭公子蘭出奔晉從
於晉侯伐鄭請無與圍鄭許之使待命于東鄭石
甲父侯宣多逆以為太子以求成于晉晉人許之
國文公誅觀狀以伐鄭反其埤鄭人以名實行成
公弗許曰子我詹而師還詹請往鄭伯弗許詹固
請曰一臣可以救百姓而定社稷君何愛於臣也
鄭人以詹子晉人晉人將亨之詹曰臣願獲盡辭

卷之十七

七

四

而死固所願也公聽其辭詹曰天降鄭禍使淫觀
狀棄禮違親臣曰不可公子賢明其左右皆卿才
若復其國而得志於諸侯禍無救矣今禍及矣尊
明勝患知也殺身贖國忠也乃就亨據聞耳而疾
號曰自今已往知忠以事君者與詹同乃命弗殺
厚為之禮而歸之以詹伯為將軍

介人侵蕭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左王使周公闕來聘饗有昌歆白黑形鹽辭曰國
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

薦五味羞加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

穀天子之宰通於四海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左東門襄仲聘于周遂初聘于晉

穀以尊遂乎卑此言不敢叛京師也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

禮反

左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重館人告曰

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

曹地自洮以南東傳于濟盡曹地也

國晉文公解曹地以分諸侯僖公使臧文仲往宿

卷之七

七

五

三十四

於重館重館人告曰晉始伯而欲固諸侯故解有

罪之地以分諸侯諸侯莫不望分而欲親晉皆將

爭先晉不以故班亦必親先者吾子不可以不速

行魯之班長而又先諸侯其誰望之若少安恐無

及也從之獲地於諸侯為多反既復命為之請曰

地之多也重館人之力也臣聞之曰善有章雖賤

賞也惡有釁雖貴罰也今一言而辟竟其章大矣

請賞之乃出而爵之

公子遂如晉

左襄仲如晉拜曹田也

夏四月卜郊

公曷為或言三卜或言四卜三卜禮也四卜非禮

也三卜何以禮四卜何以非禮不吉之道三稀當

不卜郊何以卜郊非禮也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

禮也魯郊何以非禮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天子有

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

則不祭也

不從乃免牲

公曷為或言免牲或言免牛免牲禮也免牛非禮

也免牛何以非禮傷者曰牛

卷之七

七

六

三十五

國免牲者為之緇衣熏裳有司玄端奉送至於南

郊免牛亦然乃者亡乎人之辭也

猶三望

左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猶三望亦非禮也

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日曰牲牲成而卜

郊上怠慢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公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泰山河海曷為

祭泰山河海山川者有能潤於百里者天子秩而

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

者唯泰山爾河海潤於千里猶者何通可以已也

何以書識不郊而望祭也

、**匡**秋晉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趙衰爲卿

陶公使原季爲卿辭曰夫三德者偃之出也以德

紀民其章大矣不可廢也使狐偃爲卿辭曰毛之

知賢於臣其齒又長毛也不在位不敢聞命乃使

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狐毛卒使趙衰代之辭曰

城濮之役先且居之佐軍也善軍伐有賞善君有

賞能其官有賞且居有三賞不可廢也且臣之倫

箕鄭胥嬰先都在乃使先且居將上軍公曰趙衰

三讓其所讓皆社稷之衛也廢讓是廢德也以趙

卷之十七

七

三十三

衰之故蒐于清原作五軍趙衰將新上軍箕鄭佐

之胥嬰將新下軍先都佐之子犯卒蒲城伯請佐

公曰趙衰三讓不失義讓推賢也義廣德也德廣

賢至有何患矣請令衰也從子乃使趙衰佐新上軍

晉國饑公問於箕鄭曰救饑何以對曰信公曰安

信對曰信於君心信於民信於令信於事公曰然

則若何對曰信於君心則美惡不踰信於名則上

下不于信於令則時無廢功信於事則民從事有

業於是乎民知君心貪而不懼藏出如入何匱之

有公使爲箕及清原之蒐佐新上軍

日易以證

謹呼宮

應存通

任而林

比必二

度待洽

反他公

國文公學讀書於曰季三日曰吾不能行也咫聞

則多矣對曰然而多聞以待能者不猶愈乎

文公問於郭偃曰始也吾以國爲易今也難對曰

君以爲易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爲難其易也將至

矣

文公問於胥臣曰吾欲使楊處父傳讜也而教誨

之其能善之乎對曰是在讜也蘧蒢不可使俛戚

施不可使仰僬僥不可使舉侏儒不可使援矇眊

不可使視瞽瞍不可使言聾聵不可使聽僂昏不

可使謀質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可竣也若有違

卷之十七

七

八

質教將不入其何善之爲臣聞昔者大任娠文王

不覺少浚于豕牢而得文王不加病焉文公在母

不憂在傅弗勤處師煩事王不怒敬友二號而惠

慈二蔡刑于太姒比于諸弟詩曰刑于寡妻至于

兄弟以御于家邦於是乎用四方之賢良及其卽

位也詢于八虞而咨於二號度於閔天而謀於南

宮諏於恭原而訪於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億寧

百神而柔和萬民故詩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恫是

則文王非專教誨之力也公曰然則教無力乎對

曰胡爲文益其質故人生而學非學不入公曰柰

夫八疾何對曰官師之所材也戚施直縛違條蒙
 璆侏儒扶盧矇聵脩聲聾瞶司火僮昏瞶瘖僂
 官師所不材也以實寄土夫教者因體能質而利
 之者也若川然有原以叩浦而後大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

秋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左卜曰三百年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
 祀相審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祀
 鄆何事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

卷之十七 九

間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命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左楚闕章請平于晉晉陽處父報之晉楚始通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捷在姜反

衛人侵狄衛人及狄盟

左夏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秋衛人及狄盟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左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出絳極有聲如
 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
 擊之必大捷焉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

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
 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
 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知所為鄭必知之勤而無
 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
 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
 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
 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
 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臯之
 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
 爾骨焉秦師遂東

卷之十七 一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左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
 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
 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
 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
 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
 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
 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
 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王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
 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為吾子之將行也鄭

之有麋圖猶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門敵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與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骨而還

或二十四年秦師將襲鄭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觀之言於王曰秦師必有譴王曰何故對曰師輕而驕輕則寡謀驕則無禮無禮則脫寡謀自陷入陷而脫無能敗乎秦師無譴是道廢也是行也秦師還晉人敗諸殽獲其三帥丙術視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左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臧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爲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左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秦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樂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爲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爲吾聞之一日縱數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

師所親

反

驕七前

反

齊所具

反

乎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梁弘御戎萊駒爲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文嬴請三帥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服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讐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累臣寡鼓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公其謂之秦何夷狄之也曷爲夷狄之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怒曰若爾之年者宰上之木拱矣爾曷知師出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爾即死必於殽之嶽嶽是文王之所辟風雨者也吾將尸爾焉子揖師而行百里子與蹇叔子從其子而

哭之秦伯怒曰爾曷爲哭吾師對曰臣非敢哭君
師哭臣之子也弦高者鄭商也遇之殺矯以鄭伯
之命而犒師焉或曰往矣或曰反矣然而晉人與
戎要之殺而擊之匹馬隻輪無反者其言及姜戎
何姜戎微也稱人亦微者也何言乎姜戎之微先
軫也或曰襄公親之襄公親之則其稱人何貶曷
爲貶君在乎殯而用師危不得葬也詐戰不日此
何以日盡也

穀不言戰而言敗何也狄秦也其狄之何也秦越
千里之險入虛國進不能守退敗其師徒亂人子

卷之十七

七

十三

三七

女之教無男女之別秦之爲狄自殺之戰始也秦
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
有不亡者也秦伯曰子之冢木已拱矣何知師行
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女死必於殺
之巖陰之下我將尸女於是師行百里子與蹇叔
子隨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何爲哭吾師也二子
曰非敢哭師也哭吾子也我老矣彼不死則我死
矣晉人與姜戎要而擊之般匹馬倚輪無反者晉
人者晉子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爲微之不正
其釋殯而主乎戰也

癸巳葬晉文公

狄侵齊

公伐邾取訾婁訾子斯反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左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邾人不設備秋

襄仲復伐邾

晉人敗狄于箕

左狄伐晉及箕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卻缺獲

白狄子先軫曰匹夫逞志于君而無討敢不自討

乎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初曰季

卷之十七

七

十四

三〇三

使過冀見冀缺釋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婦
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
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
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
與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
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詩云采芣采芣
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爲下軍大夫反
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以再命命先
茅之縣賞胥臣曰舉卻缺子之功也以一命命卻
缺爲卿復與之冀亦未有軍行

反所更

國曰季使舍於冀野冀缺稱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從而問之冀芮之子也與之歸既復命而進之曰臣得賢人當以告文公曰其父有辜可乎對曰國之良也滅其前惡是故舜之刑也殛鯀其舉也興禹今君之所聞也齊桓親舉管敬子其賊也公曰子何知其賢也對曰臣見其不忘敬也夫敬德之恪也恪於德以臨事其何不濟公見之使爲下軍大夫

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左公如齊朝且弔有秋師也

卷之十七

十五

乙巳公薨于小寢

左反薨于小寢卽安也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員千歲反

殺未可殺而殺重舉也可殺而不殺舉輕也實之爲言猶實也

閼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二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爲政也夫祀國之大節也而節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爲國典今無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

反明旦

反夏戶經

反璵六
反璵六
反璵六

反書

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穀百疏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爲社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脩之帝嚳能序三辰以固民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舜勤民事而野死鯀鄣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脩鯀之功契爲司徒而民輯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稷勤百穀而山死文王以文昭武王去民之穢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慕能帥顓頊者也虞氏報焉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高圉大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凡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爲明質也及天之三辰民之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各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非是不在祀典今海鳥至已不知而祀之以爲國典難以

卷之十七

七

十六

知者非知也
去聲

笑得筆

結戶結
反其反
結戶結
古外反

反其反

陳直解

爲仁且知矣夫仁者講功而知者處物無功而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問非知也。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煥文仲聞柳下季之言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以爲三策。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至晉陳鄭伐許討其貳于楚也

左楚令尹子上侵陳蔡陳蔡成遂伐鄭將納公子穀門于桔柣之門穀覆于周氏之汪外僕髡屯禽之以獻文夫人歛而葬之鄆城之下

麟史

卷之十七

十七

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泚而軍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遲速唯命不然辭我老師費財亦無益也乃駕以待子上欲涉大孫伯曰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紆之乃退舍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大子商臣譖子上曰受晉賂而辟之楚之耻也罪莫大焉王殺子上

麟實卷之十七

麟實卷之十八

文公一

余敷中解

公名興僖公之子母聲姜夫人出姜在位十八年以襄王二十六年卽位謚法慈惠愛民曰文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左春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

卷之十八

一七

豐下必有後於魯國

左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無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晉侯伐衛

左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伐歸咎及匡晉襄公既祥使告於諸侯而伐

更古疏

衛及南陽先且居曰効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
晉侯朝王于溫先且居胥臣伐衛圍戚取之獲孫
昭子
叔孫得臣如京師
衛人伐晉

左衛人使告於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衛孔
達帥師伐晉君子以為古占者越國而謀

孫敖會晉侯于戚
左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教會之

十一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頤頤仙倫反
卷之十八

左初楚子將以商臣為太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
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恒

在少者且是人也蠶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
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太子商臣商臣聞之

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
江芊而勿敬也從之江芊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

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
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

月以官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丁未王
縊縊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穆王立以其為太子

之室與潘崇使為大師且掌環列之尹

公孫敖如齊
左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凡君即位卿出立聘踐

修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衛社稷忠信卑讓
之道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

左殺之役晉人既歸秦師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
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

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
言則對諛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是貪故也

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為政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於彭衙秦師敗

績
左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殺之役晉侯禦之

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御戎狐鞠居
為右及秦師戰於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

之師戰於殺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為右戰之明日
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

狼曠取戈以斬之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為右箕之
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曠怒其友曰盍死之

曠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為難曠曰周志

趙市也
反出在
呂反
施武政
反
半子受反

爲子僖反

褒音格
反
擔以口

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而不義非勇也共
用之謂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
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
以其屬馳秦師从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
狼臚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又曰
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
子矣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重施於民趙
成子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
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修厥德孟明念之
矣念德不忘其可敵乎

卷之十八

四 三四七

丁丑作僖公主

公作僖公主者何爲僖公作主也主者曷用虞主
用桑練王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作僖公主何以書
譏何譏爾不時也其不時奈何欲久喪而後不能
也

穀作爲也爲僖公主也立主喪主於虞吉主於練
作僖公主譏其後也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
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左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夏四月巳巳晉人

於涉

穀詁木
反離力
勇反

天口維

先悉禮
久下不
先逆同
古知律
買反

神去声

使陽處父盟公以耻之書曰及晉處父盟以厭之
也適晉不書諱之也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

左公未至六月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穀盟于
垂隴晉討衛故也陳侯爲衛請成於晉執孔達以
說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穀歷時而言不雨文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
民也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卷之十八

五 三五三

左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爲宗伯尊僖公且明見
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
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爲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
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
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啻宋祖帝乙
鄭祖厲王猶上祖也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
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
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
其姊親而先姑也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
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

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

國夏父弗忌爲宗烝將躋僖公宗有司曰非昭穆也曰我爲宗伯明者爲昭其次爲穆何常之有有司曰夫宗廟之有昭穆也以次世之長幼而等胃之親疏也夫祀昭孝也各致齊敬於其皇祖昭孝之至也故工史書世宗祝書昭穆猶恐其踰也今將先明而後祖自玄王以及主癸莫若湯自稷以及王季莫若文武商周之烝也未嘗躋湯與文武爲踰也魯未若商周而改其常無乃不可乎弗聽遂躋之展禽曰夏父弗忌必有殃夫宗有司之言

卷之六

六

順矣僖又未有明焉犯順不祥以逆訓民亦不祥易神之班亦不祥不明而躋之亦不祥犯鬼道二犯人道二能無殃乎侍者曰若有殃焉在抑刑戮也其天札也曰未可知也若血氣強固將壽寵得沒雖壽而沒不爲無殃既其葬也焚煙徹于上

公大事者何禘也大禘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譏何譏爾逆祀也其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

穀大事者何大是事也若禘嘗禘祭者毀廟之主

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祭于太祖躋升也先親而後祖也逆祀也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無祖則無天也故曰文無天無天者是無天而行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此春秋之義也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盄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子遂如齊納幣

公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喪娶也娶在

卷之十八

七

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三年之內不圖婚吉禘于莊公譏然則曷爲不於祭焉譏三年之恩疾矣非虛加之也以人心爲皆有之以人心爲皆有之則曷爲獨於娶焉譏娶者大吉也非常吉也其爲吉者於已以爲有人心焉者則宜於此焉變矣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沈潰戶內反

左春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潰凡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

夏五月王子虎卒

秦人伐晉

左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詩曰予以采繫于沼于汙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

秋楚人圍江

雨錡于宋雨于付反

卷之八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左晉人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盟公如晉及晉侯盟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愼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登成拜公賦嘉樂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左晉以江故告于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

四年春公至自晉

左春晉人歸孔達于衛以爲衛之良也故免之衛侯如晉拜

夏逆婦姜于齊

左卿不行非禮也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於魯也曰貴聘而賤逆之君而卑之立而廢之棄信而壞其主在國必亂在家必亡不允宜哉詩曰畏天之威於時保之敬主之謂也

左其曰婦姜爲其禮成乎齊也其逆者誰也親逆而稱婦或者公與何其速婦之也曰公也其不言公何也非成禮於齊也曰婦有姑之辭也其不言

卷之八

氏何也貶之也何爲貶之也夫人與有貶也

狄侵齊

秋楚人滅江

左秦伯爲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君子曰詩云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矣

晉人伐秦

左圍祁新城以報王官之役

衛侯使甯俞來聘甯俞字允

反建以二

反建以二

反建以二

匡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不

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

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

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

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以覺報

宴今倍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于大禮以自

取戾

十冬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舍且賵舍戶端反

公舍者何口實也其言歸舍且賵何兼之兼之非

卷之十

十三十四

禮也

穀舍一事也賵一事也兼歸之非正也其曰且志

兼也其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也賵已早而舍已晚

二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召上照反

夏公孫敖如晉

秦人入郛郛音若

匡初却叛楚即秦又貳於楚夏秦人入郛

秋楚人滅六

匡六人叛楚即東夷秋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

冬楚公子燮滅蓼滅文仲聞六與蓼滅曰臯陶庭

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匡晉陽處父聘于衛反過甯甯羸從之及溫而還

其妻問之羸曰以剛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

夫子壹之其不沒乎天為剛德猶不干時況在人

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

身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

匡陽處父如衛反過甯舍於逆旅甯羸氏羸謂其

妻曰吾求君子久矣乃今得之舉而從之陽子道

與之語及山而還其妻曰子得所求而不從何其

卷之十

十一三十四

懷也曰吾見其貌而欲之聞其言而惡之夫貌情

之華也言貌之機也身為情成於中言身之文也

言文而發之合而後行離則有累今陽子之貌濟

其言置非其實也若中不濟而外彊之其卒將復

中外易矣若外內類而言反之潰其信也夫言以

昭信奉之如機歷時而發之胡可潰也今陽子之

情譏矣以濟蓋也且剛而主能不本而犯怨之所

聚也吾懼未獲其利而及其難是故去之期年乃

有買季之難陽子死之

六年春葬許僖公

倅解亦
反
連補香
反賈一
連反
貧何反

臣音壬
車音居
行戶郎
反鍼其
廉反刻
列後反
諱以之
反珍定
與反精
似時反
話戶火
反

夏季孫行父如陳

左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夏季文子聘于陳且娶焉

卷之十八

十三・十四

匡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
 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君子曰
 秦穆之不爲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造世猶
 詒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
 瘁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古之王者知命之不
 長是以竝建聖哲樹之風聲分之采物著之語言
 爲之律度陳之藝極引之表儀予之法制告之訓
 典教之防利委之常秩道之以禮則使毋失其土
 宜衆隸賴之而後卽命聖王同之今縱無法以遺
 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

秦之不復東征也

孫行父如晉

左季文子將聘于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僂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

左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虜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虜則安爲難故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抒矣賈季曰

卷之八

十三

不欲立公子樂辰。贏嬖於二君，立其子民必安之。趙孟曰：「辰，嬴賤，班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且爲二嬖淫也。」爲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辟也。母淫子辟，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杜祁以君故讓偃，偃而上之以狄故，讓季隗而已。次之故，班在四。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爲亞卿焉。秦大而近，足以爲援。母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買季亦使召公子。樂於陳，趙孟使殺諸郕。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左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於晉也

九月賈季使續鞠居殺陽處父書曰晉殺其大夫

侵官也晉殺續簡伯賈季奔狄宣子使史駢逃其

帑夷之蒐賈季殺史駢史駢之人欲盡殺賈氏

以報焉史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

不在後嗣忠之道也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

私怨無乃不可乎介人之寵非勇也損怨益仇非

知也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盡

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扞之送致諸竟

卷之十

十四

公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姑曷爲出奔射姑

殺也射姑殺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其漏言

奈何君將使射姑將陽處父諫曰射姑民衆不說

不可使將於是廢將陽處父出射姑入君謂射姑

曰陽處父言曰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射姑怒

出刺陽處父於朝而走

穀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襄公已葬其以累上之辭

言之何也君漏言也上泄則下闇下闇則上聾且

闇且聾無以相通夜姑殺者也夜姑之殺奈何曰

晉將與狄戰使狐夜姑爲將軍趙盾佐之陽處父

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辟者不使賢

者佐仁者今趙盾賢夜姑仁其不可乎襄公曰諾

謂夜姑曰吾始使盾佐女今女佐盾矣夜姑曰敬

諾襄公死處父主竟上事夜姑使人殺之君漏言

也故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曰用我則可不用我

則無亂其德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左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

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

何以爲民

卷之六

十五

公不告月者何不告朔也曷爲不告朔天無是月

也閏月矣何以謂之天無是月是月非常月也猶

者何通可以已也

穀不告月者何也不告朔也不告朔則何爲不言

朔也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積分而成於月者也

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猶之爲言可以已

也

麟寶卷之八十終

麟寶卷之十九

文公中

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何共俱反

之間晉難也實文公子焉非禮也

遂成部音部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

宋成公卒於是公子成爲右師公孫友爲左師

樂豫爲司馬鱗驪爲司徒公子蕩爲司城華御事

爲司寇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

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蔭矣葛藟猶能

卷之十九

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此况國君乎此諺所謂庇

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

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

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六卿和

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印昭公即位而葬書

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令力呈反

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

有呂卻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羸日抱大子以啼

於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

又

求君將焉實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

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

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

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羸且畏偁乃背先

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

克佐之荀林父佐上軍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

招御戎戎津爲右及董陰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

賓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

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

政也訓卒利兵秣馬庫食潛師夜起敗秦師於令

卷之十九

狐至于剗首先蔑奔秦秦士會從之先蔑之使也荀

林父止之曰夫人大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

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

同官爲寮吾嘗爲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爲賦板之

三章又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其器用財賄

於秦曰爲同寮故也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伯其

人鉅亡人於國不能見於此焉用之士季曰吾與

之同罪非義之也將何見焉及歸遂不見

公晉先蔑以師奔秦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

敵也此晉先蔑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外也其外

反丁劣

反折從本

又伊之
大結以
怨三反

奈何以師外也何以不言出遂在外也

穀不言出在外也輟戰而奔秦以是爲逃軍也

狄侵我西鄙

左狄侵我西鄙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
鄭舒且讓之鄭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

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左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
盟于扈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
侯不書所會後也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

卷之十

三

公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公失序也公失
序奈何諸侯不可使與公盟朕晉大夫使與公盟
也

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蒞盟

左穆伯娶于莒曰戴已生文伯其娣聲已生惠叔
戴已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已辭則爲襄仲聘焉

冬徐伐莒莒人來請盟穆伯如莒蒞盟且爲仲逆

及鄆陵登城見之美自爲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
之叔仲惠伯諫曰臣聞之兵作於內爲亂於外爲
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啟

寇讐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使仲舍之公孫敖

反之復爲兄弟如初從之

左晉卻缺言於趙宣子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今
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
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
爲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夏書曰戒
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之德
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
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
行之謂之德禮無禮不樂所由叛也若吾子之德

卷之十九

四

莫可歌也其誰來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宣子說
之

八年春王正月

左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且復致公壻池
之封自申至于虎牢之竟

夏四月

左秦人伐晉取武城以報令狐之役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左晉人以扈之盟來討冬襄仲會趙孟盟于衡雍

報扈之盟也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雒音洛暴步報反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左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已氏焉

穀不言所至未如也未如則未復也未如而曰如

不廢君命也未復而曰復不專君命也其如非如

也其復非復也唯奔莒之爲信故謹而日之也

冬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左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夫人因戴

卷之九

五

三十三

氏之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

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司城蕩意

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公毛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當喪未

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卽位矣而未稱王也

未稱王何以知其卽位以諸侯之踰年卽位亦知

天子之踰年卽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

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踰年稱公矣則曷爲

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

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緣孝子

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毛伯來求金何以書識何

譏爾王者無求求金非禮也然則是王者與曰非

也非王者則曷爲謂之王者王者無求曰是子也

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

故譏之也

穀求車猶可求金甚矣

夫人姜氏如齊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左公欲弛孟文子之宅使謂之曰吾欲利子於外

卷之九

六

三十三

之寬者對曰夫位政之建也署位之表也車服表

之章也宅章之次也祿次之食也君議五者以建

政爲不易之故也今有司來命易臣之署與其車

服而曰將易而次爲寬利也夫署所以朝夕虔君

命也臣立先臣之署服其車服爲利故而易其次

是辱君命也不敢聞命若罪也則請納祿與車服

而違署唯里人之所命次公弗取臧文仲聞之曰

孟孫善守矣其可以蓋穆伯而守其後於魯乎

公欲弛邱敬子之宅亦如之對曰先臣惠伯以命

於司里嘗禘烝享之所致君胙者有數矣出入受

鄭
口反

事之幣以致君命者亦有數矣今命臣更次於外
爲有司之以班命事也無乃違乎請從司徒以班
徒次公亦弗取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左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穀梁益
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勲不可廢也從之先克
奪蒯得田于董陰故箕鄭父先都士穀梁益蒯得
作亂使賊殺先克晉人殺先都梁益耳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卷之十

七 二十九

左三月晉人殺箕鄭父士穀蒯得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左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

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囚公子堅公子廆及樂

耳鄭及楚平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

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

夏狄侵齊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

左楚侵陳克壺丘以其服於晉也秋楚公子朱自

後扶廉

東夷伐陳陳人敗之獲公子蔑陳懼乃及楚平
冬楚子使椒來聘

左楚子越椒來聘執幣傲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
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

公椒者何楚大夫也楚無大夫此何以書始有大
夫也始有大夫則何以不氏許夷狄者不一而足
也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穀秦人殯夫人之也卽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

葬曹共公

卷之十

八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夏秦伐晉

左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夏秦伯伐晉取北徵

楚殺其大夫宜申

左初楚范巫裔似謂成王與子玉子西曰三君皆
將強死城濮之役王思之故使止子玉曰毋死不

及止子西子西縊而縣絕王使適至遂止之使爲

商公沿漢沂江將入郢王在渚宮下見之懼而辭

曰臣免於死又有讒言謂臣將逃臣歸死於司敗

也王使爲工尹又與子家謀弑穆王穆王聞之五

月殺關宜申及仲歸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穀歷時而言不雨文不閔雨也不閔雨者無志乎民也

及蕲子盟于女栗女音汝

左頃王立故也

冬狄侵宋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終亡曰反

左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爲之弱乎

卷之十九

九 二六十三

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宋公爲右孟鄭伯爲左孟期思公復遂爲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爲左司馬命夙駕載燧宋公違命無畏扶其僕以徇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彊之有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母縱詭隨以謹罔極是亦非辟彊也敢愛死以亂官乎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俱倫反

左麇貉之會麇子逃歸春楚子伐麇成大心敗麇師于防渚潘崇復伐麇至于錫穴

夏叔仲彭生會晉卻缺于承匡卻去逆反

左叔仲惠伯會晉卻缺于承匡謀諸侯之從於楚者

秋曹伯來朝

左秋曹文公來朝卽位而來見也

公子遂如宋

左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因賀楚師之不害也

狄侵齊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音咸

卷之十九

十 三〇二

左鄭瞞侵齊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侯叔夏御莊叔縣房甥爲右富父終甥乘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椿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於子駒之門以命宣伯初宋武公之世鄭瞞伐宋司徒皇父帥師禦之祁班御皇父充石公子穀甥爲右司寇牛父駟乘以敗狄於長丘獲長狄緣斯皇父之二子死焉宋公於是以前賞祁班使食其征謂之祁門焉之滅潞也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鄭瞞伐齊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埋其首於周首之北門衛人獲其季弟簡如鄭瞞

由是遂下

供大給
反官徒
浪反斷
丁音反
見賢通
反

公狄者何長狄也兄弟三人一者之齊一者之魯一者之晉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其之魯者叔孫得臣殺之則未知其之晉者也其言敗何大之也其日何大之也其地何大之也何以書記異也穀不言帥師而言敗何也直敗一人之辭也一人而曰敗何也以衆焉言之也傳曰長狄也弟兄三人佚宕中國瓦石不能害叔孫得臣最善射者也射其身橫九畝斷其首以載之肩見於軼然則何爲不言獲也曰古者不重創不禽二毛故不言

卷之九

十一 三〇六

獲爲內諱也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則未知其之晉者也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邲伯來奔

左邲大子朱儒自安於夫鍾國人弗徇邲伯卒邲

人立君大子以夫鍾與邲邲來奔公以諸侯逆之

杞伯來朝

左杞桓公來始朝公也且請絕叔姬而無絕昏公

許之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夏楚人圍巢

左楚令尹大孫伯卒成嘉爲令尹羣舒叛楚夏子孔執舒子平及宗子遂圍巢

秋滕子來朝

左滕昭公來朝亦始朝公也

秦伯使術來聘

左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賓答曰寡君願徼福於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爲瑞節要結

卷之九

十二 三五六

好命所以籍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

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

公遂者何秦大夫也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繆公

也何賢乎繆公以爲能變也其爲能變奈何惟談

談善辭言俾君子易怠而況乎我多有之惟一介

斷斷焉無他技其心休休能有容是難也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於河曲

左秦爲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卻缺將上軍史駢佐之樂盾將下軍胥甲佐之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

駢步逆
反

設在淺
子凌二
反又音
成神七
全在飽
二反

輕進改

然魚觀

乘去聲
行音和
莫誤故

於河曲史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史駢必實為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史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伯以壁祈戰于河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裏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秦行人夜

卷之十

十三

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愁也明日請相見也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

因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敵也曷為以水地河曲疏矣河千里而一曲也

趙宣子言韓獻子於靈公以為司馬河曲之役趙孟使人以其乘車于行獻子執戮之衆咸曰韓厥必不沒矣其王朝升之莫戮其車其誰安之宜

子召而禮之曰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夫周以舉義比也舉以其私黨也夫軍事無犯犯而不隱義也吾言汝於君懼汝不能也舉而不能黨孰大焉事君以黨吾何以從政吾故以是觀汝汝勉之苟從是行也臨長晉國者非汝其誰皆告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賀我矣吾舉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於罪矣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鄆九云反

卷之十九

十四

麟宝卷之十終

麟寶卷之二十

文公下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賈季亂且罪大不如隨會能賤而有耻柔而不犯

其知足使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傷以魏叛者以

誘士會執其帑於晉使夜逸請自歸於秦秦伯許

之履士會之足於朝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壽

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

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

子為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

不歸爾帑者有如河乃行統朝贈之以策曰子無

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既濟魏人謀而還秦人

歸其帑其處者為劉氏

邾子遄卒

邾子遄卒

邾子遄卒

邾子遄卒

邾子遄卒

邾子遄卒

邾子遄卒

邾子遄卒

邾子遄卒

邾子遄卒

邾子遄卒

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

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

弗為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

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

知命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世室屋壞

公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

室羣公稱宮此魯公之廟也曷為謂之世室世室

猶世室也世世不毀也周公何以稱大廟于魯封

魯公以為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

以養周公死以為周公王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

之魯也封魯公以為周公王然則周公曷為不之

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魯祭周公何以為牲周公

用白牡魯公用騂犂羣公不毛魯祭周公何以為

盛周公盛魯公燾羣公燾世室屋壞何以書幾何

譏爾久不脩也

穀大室屋壞者有壞道也譏不脩也大室猶世室

也周公曰大廟伯禽曰大室羣公曰宮禮宗廟之

事君親割夫人親春敬之至也為社稷之王而先

事君親割夫人親春敬之至也為社稷之王而先

事君親割夫人親春敬之至也為社稷之王而先

事君親割夫人親春敬之至也為社稷之王而先

事君親割夫人親春敬之至也為社稷之王而先

事君親割夫人親春敬之至也為社稷之王而先

事君親割夫人親春敬之至也為社稷之王而先

君之廟壞極稱之志不敬也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沓成下反

狄侵衛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

渠渠方尾反

左冬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

公還鄭伯會公于斐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鄭伯

與公宴于斐子家賦鴻鴈季文子曰寡君未免於

此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芣

之四章鄭伯拜公荅拜

卷之二十

三二五四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左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伐我

南鄙故惠伯伐邾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

同盟于新城

左從於楚者服且謀邾也

穀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孛蒲內反

左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成

亂

公幸者何彗星也其言入于北斗何北斗有中

何以書記異也

穀孛之為言猶弗也其曰入北斗斗有環域也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菑側其反

左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

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趙盾以諸侯之師

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獲且長宣子

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

左納者何入辭也其言弗克納何大其弗克納也

何大乎其弗克納晉卻缺帥師革車八百乘以納

捷菑于邾婁力沛若有餘而納之邾婁人言曰接

菑晉出也獲且齊出也子以其指則接菑也四獲

且也六子以大國壓之則未知齊晉孰有之也貴

則皆貴矣雖然獲且也長卻缺曰非吾力不能納

也義實不爾克也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弗克

納也此晉卻缺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不與大夫

專廢置君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

卷之二十

四三三三

與大夫之義不得專廢置君也

國是卻克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爲微之也長
轂五百乘縣地千里過宋鄭滕薛魯入千乘之國
欲變人之主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弗克納
未伐而曰弗克何也弗克其義也捷菑晉出也獲
且齊出也獲且正也捷菑不正也

匡周公閱與王孫蒯爭政周公將與王孫蒯訟于
晉王叛王孫蒯而使尹氏與聃啟訟周公子晉趙
宣子平王室而復之

楚莊王立子孔潘崇將襲羣舒使公子燮與子儀

卷之十

五

守而伐舒蓼二子作亂城郢而使賊殺子孔不克
而還八月二子以楚子出將如商密盧戰黎及叔
麋誘之遂殺闕克及公子燮初闕克囚于秦秦有
殺之敗而使歸求成成而不得志公子燮求令尹
而不得故二子作亂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匡穆伯之從已氏也魯人立文伯穆伯生二子於
宮而求復文伯以爲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
出三年而盡室以復適宮文伯疾而請曰殺之子
弱請立難也許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而

求復惠叔以爲請許之將來九月卒于齊告喪請
葬弗許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匡子叔姬如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
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貨於公有司以
繼之夏五月昭公卒舍卽位齊商人弑舍而讓元
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蓄憾將
免我乎爾爲之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爲政也終
不曰公曰夫已氏

因此未踰年之君也其言弑其君舍何已立之已

卷之十

六

殺之成死者而賤生者也

國舍未踰年其曰君何也成舍之爲君所以重商
人之弑也商人其不以國氏何也不以嫌代嫌也
舍之不日何也未成爲君也

宋子哀來奔

匡宋高哀爲蕭封人以爲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
奔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

冬魯信如齊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子叔姬

匡執者曷爲或稱行人或不稱行人稱行人而執

者以其事執也不稱行人而執者以已執也單
之罪何道淫也惡乎淫淫乎子叔姬然則曷爲不
言齊人執單伯及子叔姬內辭也使若異罪然
國私罪也單伯淫於齊齊人執之齊人執子叔姬
叔姬同罪也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因春季文子如晉爲單伯與子叔姬故也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華戶化反

因宋華耦來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
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

卷之十

七

承命於亞旅魯人以爲敏

夏曹伯來朝

左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左齊人或爲孟氏謀曰魯爾親也飾棺寘諸堂阜
魯必取之從之卜人以告惠叔猶毀以爲請立於
朝以許之取而殯之齊人送之葬視共仲聲
已不視唯堂而哭襄仲欲勿哭惠伯曰喪親之終
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救
乏賀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毋絕其愛親之

遠十男
反下同
驪莫幸

道也子無失道何怨於人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
他年其二子來孟獻子愛之聞於國或譖之曰將
殺子獻子以告季文子二子曰夫子以愛我聞我
以將殺子聞不亦遠於禮乎遠禮不如死一人門
于句繩一人門于戾丘皆死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因非禮也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
幣于社伐鼓於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示有等威

古之道也

單伯至自齊

卷之十

八

國大夫執則致致則名此其不名何也天子之命
大夫也

晉卻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左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晉卻缺以上軍下軍伐蔡
曰君弱不可以怠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

秋齊人侵我西鄙

國其曰鄙遠之也其遠之何也不以難介我國也

季孫行父如晉

因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于晉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左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
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
而還於是齊難是以公不會書曰諸侯盟于扈
無能爲故也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公其言來何閔之也此有罪何閔爾父母之於子
雖有罪猶若其不欲服罪然

穀其曰子叔姬貴之也其言來歸何也父母之於
子雖有罪猶欲其免也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郛芳無反

卷之十

九三六

左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郛
討其來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
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之道
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
畏不畏于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在周頌
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不畏于天將何能保以亂
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
公郭者何恢郭也入郭書乎曰不書此何以書動
我也動我者何內辭也其實我動焉爾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左春王正月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
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侯君問
夏五月公不四視朔

公公易爲四不視朔公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而
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然則身爲不言公
無疾不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

穀天子告朔于諸侯諸侯受乎禰廟禮也公四不
視朔公不臣也以公爲厭政以甚矣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鄆丘鄆先貴反

左公使襄仲納賂于齊侯故盟于鄆丘

卷之十

十三千

穀復行父之盟也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毀泉臺

左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秋八月辛
未聲姜薨毀泉臺

公泉臺者何郎臺也郎臺則曷爲謂之泉臺未成
爲郎臺旣成爲泉臺毀泉臺何以書譏何譏爾築
之譏毀之譏先祖爲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
穀喪不貳事貳事緩喪也以文爲多失道矣自古
爲之今毀之不如勿處而已矣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皆反 斯反 德反 九倫 友難 有 上 獲 乞 友 販 扶 晚 友 何 古 侯 反 還 有 世 反 初 世 反 何 古 侯 紛 扶 粉 反 目 其 報 反 神 牌 支 反 饒 通 反 驛 人 實 反 似 人 憤 反 論 以 支 反 時 掌 友 反 數 邑 朋

左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又伐其東南至于陽丘以侵晉枝庸人帥羣蠻以叛楚麋人帥百濮聚於選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啟楚人謀徙於阪高蔣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麋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奔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次于句瀝使廬戢黎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子楊憲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盼冒所以服陞隰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唯裨僚魚人實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驛會師于臨品分爲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夔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其姊友杵臼曰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公子鮑美而豔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乃助

卷之二十

十一 四三

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於是華元爲右師公孫友爲左師華耦爲司馬麟驪爲司徒蕩意諸爲司城公子朝爲司寇初司城蕩卒公孫壽辭司城請使意諸爲之既而告人曰君無道吾官近懼及焉棄官則族無所庇子身之貳也姑紆死焉雖亡子猶不亡族既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且既爲人君而又爲人臣不如死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冬十一月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文公即位使母弟須爲司城華耦卒而使蕩虺爲司馬公弑君者曷爲或稱名氏或不稱名氏大夫弑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左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也國宋人殺昭公趙宣子請師於靈公以伐宋公曰非晉國之急也對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爲

卷之二十

十二 三八三

明訓也今宋人殺其君是反天地逆民則也天必
誅焉晉爲盟主而不脩天罰將懼及焉公許之乃
發令于太廟召軍吏而戒樂正令三軍之鍾鼓必
備趙同曰國有大役不鎮撫民而備鍾鼓何也宣
子曰大罪伐之小罪憚之襲侵之事陵也是故伐
備鍾鼓聲其罪也戰以錙于丁寧傲其民也襲侵
密聲爲斃事也今宋人殺其君罪莫大焉明聲之
猶恐其不聞也吾備鍾鼓爲君故也乃使旁告於
諸侯治兵振旅鳴鍾鼓以至于宋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卷之二十

十三

二十六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諸侯會于扈

匡晉侯蒐于黃父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公不
與會齊難故也於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爲貳於楚
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曰寡君
卽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於敝
邑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
侯偕十一月克滅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於執事
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以請陳侯于楚
而朝諸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蕪陳事十五

他頂

益昌

楚九辨
反音

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往年正月燭之武

往朝夷也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邇於楚

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

不免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而再見于君夷與孤之

二三臣相及於絳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

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

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小國之

事大國也德則其入也不德則其鹿也鉅而走險

急何能擇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悉敝賦以待於

脩惟執事命之文公二年六月朝于齊四年二月

卷之二十

十四

三

爲齊侵蔡亦獲成於楚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強令

豈其罪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晉鞏朔行成於

鄭趙穿公圻池爲質焉冬十月鄭太子夷石楚爲

質于晉

秋公至自穀

冬公子遂如齊

左襄仲如齊拜穀之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

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

民主偷必死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匡春齊侯戒師期而有疾醫曰不及秋將死公聞之卜曰尚無及期惠伯令龜卜楚丘占之曰齊侯不及期非疾也君亦不聞令龜有咎二月丁丑公薨

秦伯瑩卒

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

左齊懿公之爲公子也與邠歌之父爭田弗勝及卽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歌僕納間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夏五月公游於申池二人浴於池歌以扑扶職職怒歌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扶女庸何傷職

卷之三

十五

曰與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弑懿公納諸

竹中歸舍爵而行齊人立公子元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左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

冬十月子卒

匡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仲以君命召惠

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公冉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

夫人姜氏歸于齊

匡大歸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爲不道殺適

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

惡惡宣公也有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有待貶絕

而惡從之者姪娣者不孤子之意也一人有子三

人緩帶一曰就賢也

卷之三

十六

季孫行父如齊

莒弑其君庶其

匡莒紀公生大子僕又生季陀愛季陀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

掩賊者爲臧竊寶者爲軌用軌之財者爲姦使君爲臧姦者不可不去也臣違君命者亦不可不殺也公曰寡人實貪非子之罪也乃食之

麟寶卷之二十

卷之二十

十九

麟寶卷之二十一

余敷中輯

公名倭又作委一名接文公妾敬嬴之子夫人穆姜在位十八年謚法善問周

達曰宣

宣公上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公繼弑君不言卽位此其言卽位何其意也

穀繼故而言卽位與聞乎故也

公子遂如齊逆女

卷之二十一

宣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公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議喪娶也喪娶者公也則曷爲貶夫人內無貶于公之道也內無貶于公之道則曷爲貶夫人夫人與公一體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

穀其不言氏喪未畢故略之也其曰婦緣姑言之之辭也遂之挈由上致之也

夏季孫行父如齊

因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左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於衛而立胥克先
辛奔齊

公放之者何猶曰無去是云爾然則何言爾近正
也此其爲近正奈何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君
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
年不呼其門已練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君使之
非也臣行之禮也閔子要經而服事既而曰若此
乎古之道不即人心退而致仕孔子蓋善之也
公會齊侯于平州

卷之三十一

宣一

二

二七

左會于平州以定公位

公子遂如齊

左東門襄仲如齊拜成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濟子而反

左齊人取濟西之田爲立公故以賂齊也

穀內不言取言取授之也以是爲賂齊也

秋邾子來朝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左宋人之弑昭公也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

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爲

魯討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盟
于楚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于晉
楚子侵東遂侵宋

晉趙盾帥師救陳盾從本反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萊林伐鄭萊芳反

左會于萊林以伐鄭也楚爲賈救鄭遇于北林四

晉解揚晉人乃還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左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

吾以求成焉趙穿侵崇秦弗與成

卷之三十一

宣一

二

三七

晉人宋人伐鄭

左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於是晉侯侈趙宣子

爲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

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華元反

左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

之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

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誡百人狂狡輅鄭人鄭

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

宜其爲禽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爲果

與音同

反陽大

反胡

反門

反士

致果為殺易之戮也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

斟不與及戰曰噤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

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

敗國殄民於是刑執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

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

駟以贖華元於鄭半入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

人見叔將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

合而來奔宋城華元為植廵功城者詎曰睥其目

睥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使其驂乘

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役人曰從

卷之二十一

宣一

四

三

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

秦師伐晉

左秦師伐晉以報崇也遂圍焦

夏晉人衛人陳人侵鄭

左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

大棘之役楚閻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

遂次于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

矣姑益其疾乃去之

秋七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臯

左晉靈公不君厚斂以雕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

顛音同

反春音

反力教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辟九也宰夫肺熊蹯不熟殺之寘諸舂使婦人載

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

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

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積

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

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

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唯羣臣賴之又曰衰職有

闕唯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衮不廢矣

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晨往寢門

開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麇退歎而言曰不

卷之二十一

宣一

五

四

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

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秋九月晉侯飲趙

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

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喉夫葵焉明搏

而殺之盾曰棄人用大雖猛何為闕且出提彌明

死之初宣子田於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餓問其

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

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

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為公介倒戟以

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

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譴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貽伊戚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壬申朝于武宮

反辟匹亦

反 爵徒門

卷之二十一

六

三七六

國靈公屠趙宜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晨往則竊門辟矣盛服將朝蚤而假寐麇退歎而言曰趙孟敬哉夫不忘恭敬社稷之鎮也賊國之鎮不忠受命而廢之不信享一名於此不若死觸廷之槐而死靈公將殺趙盾不克趙穿攻公於桃園逆公子黑臀而立之寔爲成公

殺穿弑也。盾不弑而曰盾弑，何也？以罪盾也。其以罪盾何也？曰：靈公朝諸大夫而暴彈之，觀其辟丸也。趙盾入諫，不聽出亡。至於郊，趙穿弑公而後反。趙盾史狐書職曰：趙盾弑公。盾曰：天乎！天乎！無罪孰爲盾而忍弑其君者乎？史狐曰：子爲正卿，入諫不聽，出亡不遠，君反不討，賊則志同，同志同則書重。

非子而誰故書之曰晉趙盾弑其君夷臯者過在下也曰於盾也見忠臣之至於許世子止見孝子之至

左初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及

成公卽位乃宦卿之適子而爲之田以爲公族又

宦其餘子亦爲餘子其庶子爲公行晉於是公

旗餽子公行趙盾諱以相爲公旗曰君姬氏之愛

車之族使屏季以其故族爲公族大夫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卷之三

七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

公其言之何緩也曷爲不復卜養牲養二卜帝牲

不吉則扳耬牲而卜之帝牲在于瀛三月於耬者

者則曷爲必以其祖祀自內壺者無匹不行自什

者則長爲必以其所醉自陷於不義而不行自反
至者無主不止

穀之口緩辭也傷自牛作也改卜牛死乃不郊

事之變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

猶三望

左不郊而望皆非禮也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

可也

葬匡王

左晉侯伐鄭及鄭鄭及晉平士會入盟

楚子伐陸渾之戎渾戶門反

楚子伐陸渾之戎

左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於周彊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問之大小輕重焉對曰

在德不在問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

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

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

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問遷于商載祀六百

卷之二十一 宣 八

商桀暴虐問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

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問于

郊鄩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

命未改問之輕重未可問也

夏楚人侵鄭

左鄭即晉故也

秋赤狄侵齊

宋師圍曹

左宋文公即位三年殺母弟須及昭公子武氏之

謀也使戴桓之族攻武氏于司馬子伯之館盡逐

原缺第九葉

莒取向向式亮反

左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

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

秦伯稻卒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左楚人獻龜於鄭靈公

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掌異味及

入宰夫將解龜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

大夫龜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寔之

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

卷之二十一 宣 十

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家懼而從之

夏弑靈公書曰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權不足也

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凡弑君稱君君無道

也稱臣臣之罪也鄭人立子良辭曰以賢則去疾

不足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襄公將去穆氏

而舍子良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

亡之則亦皆亡去疾何爲乃舍之皆爲大夫

赤狄侵齊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左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

音本

反擊五

反七倫

反作在洛

反上時掌
反下同

反以香

反食音

反吃魚乙

反諸五路

矣趙盾已朝而出與諸大夫立於朝有人荷舂自
閨而出者趙盾曰彼何也夫舂舂爲出乎閨呼之
不至曰子大夫也欲視之則就而視之趙盾就而
視之則赫然死人也趙盾曰是何也曰膳宰也熊
蹯不熟公怒以斗擊而殺之支解將使我棄之趙
盾曰嘻趙盾而入靈公望見趙盾愬而再拜趙盾遂
巡北面再拜稽首趙盾而出靈公心作焉欲殺之於
是使勇士某者往殺之勇士入其大門則無人門
焉者入其閨則無人閨焉者上其堂則無人焉俯
而闚其戶方食魚發勇士曰嘻子誠仁人也吾入

卷之二十一

宣一

十三

子之大門則無人焉入子之閨則無人焉上子之
堂則無人焉是子之易也子爲晉國重卿而食魚
發是子之儉也君將使我殺子吾不忍殺子也雖
然吾亦不可復見吾君矣遂刎頸而死靈公聞之
怒滋欲殺之甚衆莫可使往者於是伏甲于宮中
召趙盾而食之趙盾之車右祈彌明者國之力士
也屹然從乎趙盾而入放乎堂下而立趙盾已食
靈公謂盾曰吾聞子之劍蓋利劍也子以示我吾
將觀焉趙盾起將進劍祈彌明自下呼之曰盾食
飽則出何故拔劍於君所趙盾知之躊躇而走靈

反鼓也
反領戶

所食音
就爲子
偶反

反行戶即

反變音萬
擊力剛

公有周狗謂之樊呼樊而屬之樊亦躊躇而從之
祈彌明逆而蹶之絕其領趙盾顧曰君之樊不若
臣之樊也然而宮中甲鼓而起有起于甲中者抱
趙盾而乘之趙盾顧曰吾何以得此于子曰子某
時所食活我于暴桑下者也趙盾曰子名爲誰曰
吾君孰爲介子之乘矣何問吾名趙盾驅而出衆
無留之者趙穿緣民衆不說起弑靈公然後迎趙
盾而入與之立于朝而立成公黑臀

夏四月

匡赤狄伐晉圖懷及邢丘晉侯欲伐之中行桓子

卷之二十一

宣一

十四

二百七十一

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周書曰殪戎殷
此類之謂也

秋八月螽

冬十月

匡楚人伐鄭取成而還

鄭公子曼蒲與王子伯廖語欲爲卿伯廖告人曰
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之離弗過之矣間一歲鄭
人殺之

麟寶卷之二十一終

麟寶卷之三十二

宣公中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左春衛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

親來盟前定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不言其人亦

以國與之不日前定之盟不日

復公會齊侯伐萊

左不與謀也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

秋公至自伐萊大旱

左赤狄侵晉取向陰之禾

卷之三十二

宣中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左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冬盟

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晉侯之立也公

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子會盟于黃父

公不與盟以賂免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

八年春公至自會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公其言至黃乃復何有疾也何言乎有疾乃復譏

何譏爾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返

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

與音預

與音預

與音預

與音預

與音預

與音預

公仲遂者何公子遂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為貶

為弑子赤貶然則曷為不於其弑焉貶於文則無

罪於子則無年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公繹者何祭之明日也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籥

舞也其言萬入去籥何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

存其心焉爾存其心焉爾者何知其不可而為之

也猶者何通可以已也

戊子夫人贏氏薨

晉師白狄伐秦

卷之三十三

宣中

左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晉人獲秦謀殺諸

絳市六日而蘇

楚人滅舒蓼

左楚為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楚子疆之及滑汭

盟吳越而還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左晉胥克有盛疾卻缺為政秋廢胥克使趙朔佐

下軍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

克葬

有邪牧豕有萬望藪有圃草囿有林池所以禦災

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居大國之間而無此四者

殺申反

其能久乎六年單子如楚八年陳侯殺于夏氏九年楚子入陳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

夏仲孫蔑如京師

左春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于周王以為有禮厚賄之

齊侯伐萊

秋取根牟

八月滕子卒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

卷之三十一

宣中

五

二百廿四

師伐陳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晉從門反

左會於扈討不睦也陳侯不會晉荀林父以諸侯

之師伐陳晉侯卒于扈乃還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宋人圍滕

左因其喪也

楚子伐鄭晉卻缺帥師救鄭卻去逆反

左楚子為厲之役故伐鄭晉卻缺救鄭鄭伯敗楚

師于柳林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

死無日矣

楚扶云

相女反

多辟反亦反立辟婢亦

或衣於既反而朱反

并直反

陳殺其大夫洩冶洩治之反

左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褻其相服

以戲於朝洩冶諫曰公卿宜淫民無効焉且聞不

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

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

立辟其洩冶之謂乎

穀稱國以殺其大夫殺無罪也洩冶之無罪如何

陳靈公通于夏徵舒之家公孫寧儀行父亦通其

家或衣其衣或褻其褸以相戲於朝洩冶聞之入

諫曰使國人聞之則猶可使仁人聞之則不可君

卷之三十一

宣中

六

三百〇七

愧於洩冶不能用其言而殺之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

齊人歸我濟西田

左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

公齊已取之矣其言我何言我者未絕於我也曷

為未絕於我齊已言取之矣其實未之齊也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已巳齊侯元卒

齊崔氏出奔衛

左夏齊惠公卒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偪也

射食亦

公卒而逐之奔衛

穀氏者舉族而出之之辭也

公如齊

左公如齊奔喪

五月公至自齊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夏戶雅反

左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

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廐

射而殺之二子奔楚

六月宋師伐滕

卷之五

宣中

七

左滕人待晉而不事宋六月宋師伐滕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左鄭及楚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左劉康公來報聘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繹音亦

大水

季孫行父如齊

冬公孫歸父如齊

左季文子初聘于齊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

齊侯使國佐來聘

左國武子來報聘

儀

楚子伐鄭

左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諸侯之

師戍鄭

左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

其族收葬幽公謚之曰靈

圖定王八年使劉康公聘于魯發幣於大夫季文

卷之五

宣中

八

子孟獻子皆儉叔孫宣子東門子家皆侈歸王問

魯大夫孰賢對曰季孟其長處魯乎叔孫東門其

亡乎若家不亡身必不免王曰何故對曰臣聞之

為臣必臣為君必君寬肅宣惠君也敬恪恭儉臣

也寬所以保本也肅所以濟時也宣所以教施也

惠所以和民也本有保則必固時動而濟則無敗

功教施而宣則徧惠以和民則阜若本固而功成

施徧而民阜乃可以長保民矣其何事不敬敬所

以承命也恪所以守業也恭所以給事也儉所以

足用也以敬承命則不違以恪守業則不懈以恭

漢子思

開音問
反長丁文

標力秋

延音延
反寫于委
補入

給事則寬於死以儉足用則達於憂若承命不違

守業不懈寬於死而達於憂則可以上下無隙矣

其何任不堪上任事而徹下能堪其任所以為令

聞長世也今夫二子者儉其能足用矣用足則族

可以庇二子者侈侈則不恤匱匱而不恤憂必及

之若是則必廣其身且夫人臣而侈國家弗堪亡

之道也王曰幾何對曰東門之位不及叔孫而泰

侈焉不可以事二君叔孫之位不若季孟而亦泰

侈焉不可以事三君若昔蚤世猶可若登年以載

其壽必亡十六年魯宣公卒赴者未及東門氏來

告亂子家奔齊簡王十一年魯叔孫宣伯亦奔齊

成公未沒二年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於辰陵

左春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

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夏盟

于辰陵陳鄭服也

左楚左尹子重侵宋王待諸郢令尹蔣艾獵城沂

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財用平叛輸

稱春案程土物議遠邇畧基趾具餼糧度有司事

三旬而成不愆于素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秋晉侯會狄于攢函推才端反
由音咸

左晉郤成子求成于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服

于晉秋會於攢函衆狄服也是行也諸大夫欲召

狄郤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

能勤有繼其從之也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

況寡德乎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公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不與外討也不

與外討者因其討乎外而不與也雖內討亦不與

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

義不得專討也諸侯之義不轉專討則其曰實與

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為無道者

臣弑君子弑父力能討之則討之可也

殺此入而殺也其不言入何也外徵舒於陳也其

外徵舒於陳何也明楚之討有罪也

丁亥楚子入陳

殺入者內帝受也日入惡入者也何用弗受也不

使夷狄為中國也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左冬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

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轅諸栗門因縣陳陳

侯在晉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

夏徵舒爲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

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

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

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率牛以蹊人之田

而奪之牛率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

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

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

吾未聞之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僭小人所謂

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卿取一人焉以歸

謂之夏州

穀納者內弗受也輔人之不能民而討猶可入人

之國制人之土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不可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楚子圍鄭

左厲之役鄭伯逃歸自是楚未得志焉鄭既受盟

于辰陵又徵事于晉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

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

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

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達路鄭伯肉袒牽羊以迎曰

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

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

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微福

于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

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

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

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

潘庭入盟子良出質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於邲晉師敗

績穀扶必

左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士

會將上軍卻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

趙嬰齊爲中軍大夫韓厥爲司馬及河聞鄭既及楚

趙同爲下軍大夫韓厥爲司馬及河聞鄭既及楚

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

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變而動德刑政

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楚軍討鄭怒其

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
不罷勞君無怨讎政有經矣荆尸而舉商農工賈
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
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
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
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
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
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

卷之二十一

宣中

十三

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
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
弱也汧曰於鏐王師邊養時晦耒也武曰無競
惟烈撫弱耒昧以務烈所可也彘子曰不可晉所
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
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
疆而退非夫也命以軍帥而卒以非夫惟羣子能
我弗爲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
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爲
臧逆爲否衆散爲弱川壅爲澤有律以如已也故

師所親

飲於歸

卷之二十一

宣中

十四

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爲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
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於王曰晉
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
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
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
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鄆
之間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
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慮
擊之鄭師爲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
在矣必許之樂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

友 易 以 智

算音畢
蓋力斗
反縷力
主反

反 數 反 皇
色 下 古
王 同 曠

卷之二十三

宣中

十五

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筭路籃縷以啓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我則不德而徼怨於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於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逐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趙莊子曰欒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於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母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群臣問諸鄭豈敢辱侯人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爲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群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辟敵群臣無所逃

反戴側留

反

反射亦

從才用

鱈魚

1

使所史

反

挑徒

反賊胡若

卷之二十一

宣中

六

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蔽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旣免晉魏錡求爲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熒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叔黨命去之趙旃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制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卻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爲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彘子不可士季使輦朔

帥所律 反 韓 又 反 說 新 統 反 同 御 左 廣 屈 蕩 爲 右 乙 邠 王 乘 左 廣 以 逐 趙 旃 趙 旃 旃 怒 楚 師 也 使 輶 車 逆 之 潘 黨 望 其 塵 使 騁 而 告 曰 晉 師 至 矣 楚 人 亦 懼 王 之 入 晉 軍 也 遂 出 陳 孫 叔 曰 進 之 寧 我 薄 人 無 人 薄 我 詩 云 元 戎 十 乘 以 先

韓穿帥七覆於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於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於楚軍席于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右廣鷄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爲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爲右乙邠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輶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

卷之三十三

宣中

七

之乘屈蕩尸之日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悉之脫扁少進馬還又甚之拔旆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顧顧曰趙使在後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皆重獲在木下楚熊負羈囚知瑩知莊子以其族反之厨武子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敢納諸厨子之房厨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

蒲可勝既乎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及昏楚師軍於郟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丙辰楚重至於郟遂次於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戰千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於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

卷之三十三

宣中

八

反其

強其

反其

反其

反其

反其

反其

反其

反其

反其

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

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

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建民

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

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爲已榮何以豐財武有七

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官告成事而

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

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

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爲京觀乎祀於河

作先君官告成事而還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

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

君子曰史佚所謂母怙亂者謂是類也詩曰亂離

瘼矣爰其適歸歸於怙亂者也夫秋晉師歸桓子

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

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

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鬪况

相國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

也已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

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

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

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

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

公大夫不敵君此其稱名氏以敵楚子何不與晉

而與楚子爲禮也曷爲不與晉而與楚子爲禮也

莊王伐鄭勝乎皇門放乎路衝鄭伯肉袒左執茅

旌右執鸞刀以逆莊王曰寡人無良邊垂之臣以

干天禍是以使君王沛焉辱到敝邑君如矜此喪

人錫之不毛之地使帥一二耆老而綏焉請唯君

王之命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爲言是以使寡

人得見君之玉面而微至乎此莊王親自手旌左

右搗軍退舍七里將軍子重諫曰南郢之與鄭相

去數千里諸大夫死者數人廝役虐養死者數百

人今君勝鄭而不有無乃失民臣之力乎莊王曰

古者杆不穿皮不蠹則不出於四方是以君子篤

於禮而薄其利要其人而不要其土告從不赦不

詳吾以不詳道民災及吾身何日之有既則晉師

之救鄭者至日請戰莊王許諾將軍子重諫曰晉

大國也王師淹病矣君請勿許也莊王曰弱者吾

威之強者吾辟之是以使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今

之還師而逆晉寇莊王鼓之晉師大敗晉衆之走

之還師而逆晉寇莊王鼓之晉師大敗晉衆之走

之還師而逆晉寇莊王鼓之晉師大敗晉衆之走

之還師而逆晉寇莊王鼓之晉師大敗晉衆之走

卷之五十一 宣中 九

卷之五十一 宣中 三

者舟中之指可掬矣莊王曰嘻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今之還師而失晉寇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左楚子滅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怒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傳於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叔展曰有麥翅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奈何曰目於胥井而拯之若爲茅經哭井則已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經存焉號而出之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左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左宋爲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

國莊王使士亹傳太子蒧辭曰臣不材無能益焉王曰賴子之善善之也對曰夫善在太子太子欲

善善人將至若不欲善善則不用故堯有丹朱舜

有商均啓有五觀湯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夫豈不欲其善不能故也若民煩可教訓蠻夷戎翟其不賓也久矣中國所不能用也王卒使傅之問於申叔時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爲之簪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教之世而爲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教之詩而爲之道廣顯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教之令使訪物官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

卷之三

宣中

三

也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若是而不從動而不悛則文詠物以行之求賢良以翼之悛而不攝則身勸之多訓典刑以納之務慎惇篤以固之攝而不徹則明施舍以道之忠明久長以道之信明度量以道之義明等級以道之禮明恭儉以道之孝明敬戒以道之事明慈愛以道之仁明昭利以道之文明除害以道之武明精意以道之罰明正德以道之賞明齊肅以耀之臨若是而不濟不可爲也且夫誦詩以輔相之威儀以先後之體貌以左右之明行

燕友監
古術反

天
郭女即

以宣翼之制節義以動行之恭敬以臨監之勸勉
以勸之孝順以納之忠信以發之德音以揚之教
備而不從者非人也其可與乎夫子踐位則退自
退則敬否則赧

麟寶卷之

卷之三

宣中

三

全六

麟寶卷之三

宣公下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

左莒恃晉而不事齊也

夏楚子伐宋

左以其救蕭也君子曰清丘之盟惟宋可以免焉

秋螽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穀尸宋反

左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冬晉人討邲之

敗與清之師歸罪于先穀而殺之盡滅其族君子

卷之三

宣中

曰惡之來也已則取之其先穀之謂乎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左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人弗去曰

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

罪我之由我則為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我

則死之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遂告

于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構我敝邑于大國

既伏其罪矣敢告衛人以為成勞復室其子使復

其位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復室扶
又反

反使所吏
說如字

反使所吏
說如字

晉侯伐鄭

夏晉侯伐鄭為郟故也告于諸侯蒐焉而還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子張代子良于楚謀晉故也鄭以子良為有禮故召之

秋九月楚子圍宋

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於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於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

卷之三十三

宣

二

鄒我也鄒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屢及於室皇劍及于寢門之外車及于蒲胥之市秋楚子圍宋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各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見晏桓子與之言魯樂桓子告高宣子子家其亡乎懷於魯矣懷必貪貪必謀人謀人人必謀已一國謀之何以不亡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

原缺第三葉

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

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公外平不書此何以書大其平乎已也何大乎其平乎已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

卷之三十三

宣

四

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之也圍者枹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司馬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于莊王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反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曰嘻甚矣憊雖然吾今取此然後而歸爾司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

反 鄧芳

反 舊市志

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爲告之司馬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舍而止雖然吾猶取此然後歸爾司馬子反曰然則君請處于此臣請歸爾莊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于此吾亦從子而歸爾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已也此皆大夫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平者在下也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左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鄧舒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欲伐之諸大夫皆曰不

卷之三十三

宣下

五

三百八十二

可鄧舒有三雋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雋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雋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民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爲乏盡在狄矣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辛亥滅潞鄧舒奔衛衛人歸

反 顯苦果

反 陶以俊

反 亢苦浪

諸晉晉人殺之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天奪之魄矣公路何以稱子潞子之爲善也躬足以亡爾雖然君子不可不記也離于夷狄而未能合于中國晉師伐之中國不救狄人不有是以亡也秦人伐晉

左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立黎侯而還及雒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爲殉及卒顆嫁之

卷之三十三

宣下

六

三百八十五

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躡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召時
照反

左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卒立召襄

公王札子者何長庶之號也

穀王札子者當上之辭也殺召伯毛伯不言其何也兩下相殺也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僑王命以殺之非忿怒相殺也故曰以王命殺

原缺第七葉

穀初者始也古者什一藉而不稅初稅畝非正也古者三百步爲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爲已悉矣古者公田爲居井竈葱韭盡取焉

冬蠶生

蠶悅全反

公未有言蠶生者此其言蠶生何蠶生不書此何以書幸之也幸之者何猶曰受之云爾受之云爾者何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其諸則宜於此焉變矣

卷之三

宣

人

三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左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三月獻狄俘晉侯請于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太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肸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渊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

夏成周宣榭火

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

公成周者何東周也宣榭者何宣宮之榭也何言乎成周宣榭災樂器藏焉爾成周宣榭災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新周也

匹爲毛召之難故王室復亂王孫蘇奔晉晉人復之冬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般烝武子私問其故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即當宴王室之禮也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修晉國之法

晉侯使隨會聘于周定王饗之般烝原公相禮范子私於原公曰吾聞王室之禮無毀折今此何

卷之三

宣

九

三

禮也王見其語也召原公而問之原公以告王召士季曰子弗聞乎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宴饗則有般烝今女非它也而叔父使士季實來修舊德以獎王室唯是先王之宴禮欲以貽女余一人敢設飫禘焉忠非親禮而干舊職以亂前好且唯夫戎翟則有體薦夫戎翟昌沒輕僥貪而不讓其血氣不治若禽獸焉其適來班貢不俟馨香嘉味故坐諸門外而使舌人體委與之女今我王室之一二兄弟以時相見將祿協典禮以示民訓則無亦擇其系嘉選其馨香潔其

反古外

三百十八

爲醫法

冬大有年

穀五穀大熟爲大有年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丁未蔡侯申

卒

夏葬許昭公塋蔡文公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已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斷丁管反

左春晉侯使卻克徵會于齊齊頃公惟婦人使觀

填音傾

使所云
反使所
吏反

沮在呂
反使所

反是干偽

還市專反

反豸直是

報無能涉河獻子先歸使欒京廬待命于齊曰不
之卻子登婦人笑于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
得齊事無復命矣卻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
其私屬又弗許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
及欽孟高固逃歸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
辭齊人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
偃于溫苗賁皇使見晏桓子歸言于晉侯曰夫晏
子何罪昔者諸侯事吾先君皆如不逮舉言羣臣
不信諸侯皆有貳志齊君恐不得禮故不出而使
四子來左右或沮之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
及欽孟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絕君好寧歸死焉爲
定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以懷來者吾又執之以
信齊沮吾不旣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
其悔何利之有焉使反者得辭而害來者以懼諸
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逸

匪范武子將老召文子曰燮乎吾聞之喜怒以類
 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
 祉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
 之卻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
 也余將老使卻子逞其志庶有豸乎爾從二三子

歸

原缺第十三葉

器不如實里華於側之不忘也

麟寶卷之三十三

余敷中輯

成公一

公名黑肱宣公之子不知其母史記以爲穆姜所生夫人齊姜在位十八年謚法安民立政曰成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三月作丘甲

卷之五

左爲齊難故作丘甲

毅作爲也丘爲甲也丘甲國之事也丘作甲非正也丘作甲之爲非正何也古者立國家百官具農工皆有職以事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夫甲非人人之所爲也丘作甲非正也

夏滅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左聞齊將出楚師夏盟于赤棘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左春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

僖公

爲王

後市戰

又及

反

反

康公微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

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

聽遂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秋王人來

告敗

毅不言戰莫之敢敵也爲尊者諱敵不諱敗爲親者諱敗不諱敵尊尊親親之義也

冬十月

匡冬滅宣叔令修賦繕完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

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

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

卷之五

毅季孫行父禿晉卻克耿衛孫良夫跋曹公子手

僕同時而聘於齊齊使禿者御禿者使耿者御耿

者使跋者御跋者使僕者御僕者蕭同姓姪子處

臺上而笑之聞於客客不悅而去相與立晉間而

語穆日不解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

矣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左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項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

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

聽殺而膊之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

南侵及巢丘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左衛侯使孫良夫石稷寧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夏有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子以衆退我此乃止且告車來甚衆齊師乃止次于鞠居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

卷之二十四

三三五九

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師會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敗績

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卻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卻子曰

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

克於先大夫無能爲役請八百乘許之卻克將中

軍士燮佐上軍樂書將下軍韓厥爲司馬以救魯

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

地韓獻子將斬人卻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

矣卻子使速以狗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師從齊

師于莘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

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

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

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與師淹於

卷之二十四

四四〇七

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

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

築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

曰欲勇者賈余餘勇癸酉師陳于鞌却克御齊侯

逢丑父爲右晉解張御卻克鄭丘緩爲右齊侯曰

余姑翦滅此而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卻克傷於

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

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戢敢言病

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有險余必下推車于豈

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

從之此車一人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
君之大事也環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
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
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夢子輿謂已曰且
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邠夏曰射其御者君子
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
下射其右斃于車中綦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
乘從左右皆肘之使立於後韓厥俛定其右逢丑
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結於木而止丑父寢於轡
中蛇出於其下以脰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

卷之十四

成

五

而及韓厥執繫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
寡君使羣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
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
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
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軍宛茨為右載齊侯以免韓
厥獻丑父卻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
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乎卻子曰人不難以死
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
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
卒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遂

自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
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曰
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為有禮既
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予之石窆

卷之十四

成

六

脰於社甲冑而效死戎之政也病未若死祗以解
志乃左并轡右援枹而鼓之馬逸不能止三軍從
之齊師大敗逐之三周華不注之山
其日或曰曰其戰也或曰曰其悉也曹無大夫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哀婁
匡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與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
賂以紀甌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為賓媚人
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
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

為寧子
湯反

使吏吏
楊等報
反從子
以從子
建反

之王子
況反
適在出
反

仇反
仇反

7

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王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役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道

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惟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况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實我亦得地而紆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輿以為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

卷之三十四

七

暑反
姪天結
反
楊等報
反從子
以從子
建反

仇所類
反
不使所
更反下
同然音
遠音

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禽鄭自師逆公晉師及齊國佐盟于袁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會晉師于上鄆賜三師先路三命之服

囚君不使乎大夫此其行使乎大夫何佚獲也其佚獲奈何師還齊侯晉卻克投戰遂巡再拜稽首馬前逢丑父者頃公之車右也面目與頃公相似衣服與頃公相似代頃公當左使頃公取飲頃公操飲而至曰華取清者頃公用是佚而不反逢丑父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君已免矣卻克曰欺三軍者其法奈何曰法斲於是斲逢丑父已酉及齊國佐盟于袁婁易為不盟于師而盟于袁婁前此者晉卻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于齊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隔于楮而窺客則客或跛或眇於是使跛者迂跛者使眇者迂眇者二大夫出相與踦間而語移日然後相去齊人皆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二大夫歸相與率師為鞏之戰齊師大敗齊侯使國佐如師卻克曰與我紀侯之驪反魯衛之侵地使耕者東畝且以蕭同姪子為質則吾舍子矣國佐曰與我紀侯之驪請諾反魯衛之侵地請諾使耕者東畝是則土齊也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

卷之三十四

八

共王即位將為陽橋之役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申叔跪從其父將適郢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逆者也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而因卻至以臣於晉晉人使為邢大夫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王曰止其自為謀也則過矣其為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

國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酒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畧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睦禁淫惡也命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又奸先王之禮余雖欲於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王使委於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王以鞏伯

卷之二十四

十一周三六八

相悉者

見晉書

反勞報

見形句
反同下

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藉

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吾望爾也平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卻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文子見勞之如卻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樊何力之有焉樂伯見公亦如之對曰樊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

國靡笄之役卻獻子師勝而反范文子後入武子曰樊子女亦知吾望爾也乎對曰夫師卻子之師也其事藏若先則恐國人之屬耳目於我也故不敢曰吾知免矣

靡笄之役卻獻子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克也以君命命三軍之士三軍之士用命克也何力之有焉范文子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樊也受命於中軍以命上軍之士上軍之士用命樊也何力之有焉樂武子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書也受命於上軍以命下軍之士下軍之士用命書也何力之有焉

取汶陽田汶音問

卷之二十四

十二周三三七

行傳所
史反

條仕世
反

天冠古
津其大

賦之林
反林女
金以管
音致

冬楚師鄭師侵衛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左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

即位受盟于晉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于楚而亦

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為陽橋之役

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羣臣不如先大夫師

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王猶用

衆況吾儕乎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

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已責遠鯨救之

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為左許靈

公為右二君弱皆強冠之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

卷之二十四 成

十三

三十八

于蜀使臧孫往辭曰楚遠而又固將退矣無功而

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新

執鍼織紵皆百人公衛為質以請盟楚人許乎

霸楚無大夫其曰公子嬰齊亢也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

邾人薛人鄆人盟于蜀

左盟于蜀卿不書盟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

盟故曰盟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

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許之君一失其位

不得列於諸侯況其下乎詩曰不解於位民之攸

楚許蔡
反

教色至
反居晉

基住晉
王太言

狀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壑其是之謂矣楚師及宋公衛逃歸臧宣叔曰衛

父不忍數年之不宴以棄魯國國將若之何誰居

後之人必有任是夫國棄矣是行也晉辟楚畏其

衆也君子曰衆之不可已也大夫為政猶以衆克

况明君而善用其衆乎太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

人同者衆也

公此公子嬰齊也其稱人何得一貶焉爾

霸楚其稱人何也於是而後公得其所也會與盟

同月則地會不地盟不同月則地會地盟此其地

會地盟何也以公得其所申其事也今之屈向之

驕也

卷之二十四 成

十四

三十三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左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鄭之敗也遂東侵鄭鄭

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鄆覆諸鄭敗諸丘與呈戌

如楚獻捷

辛亥葬衛穆公

二月公至自伐鄭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癸亥新宮者禰宮也三日哭哀也其哀禮也迫近不

敢稱謚恭也其辭恭且哀以成公為無譏矣

乙亥葬宋文公

夏公如晉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左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

公至自晉

勝音升

從音反

同音主下

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
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
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

卷之三

十五

三

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
景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
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
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
以君之靈景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爲戮死且
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首其請
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
嗣宗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脩封疆雖遇執事
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
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爲之禮而歸之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左叔孫僑如圍棘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

大雩

晉卻克衛孫良夫伐唐咎如

咎音羔

晉卻克衛孫良夫伐唐咎如討赤狄之餘焉唐咎

如潰上失民也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

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左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

孫子之於衛也位爲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

卷之三

十六

三

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
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
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爲次國晉爲
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
穀其日公也來聘而求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
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也不言求兩欲之也
鄭伐許
左晉作六軍韓厥趙括鞅朔韓穿荀躒趙旃皆爲
卿賞鞏之功也
齊侯朝于晉將授玉卻克趙進曰此行也君爲婦

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晉侯享齊侯齊侯視韓厥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敗矣韓厥登

舉爵曰臣之不敢愛死為兩君之在此堂也
陶靡筭之役卻獻子伐齊齊侯來獻之以得隕命之禮曰寡君使克也不腆弊邑之禮為君之辱敢歸諸下執政以愁御人苗棼皇曰卻子勇而不知禮矜其伐而耻國君其與幾何

臨荀瑩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寘諸褚中以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瑩善視之如實出已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乎吾小人不
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

卷之二十四

十七

麟史卷之二十四

麟史卷之二十五

成公二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左宋華元來聘通嗣君也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杞伯來朝

左歸叔姬故也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公如晉

左夏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

卷之二十五

成二

免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

葬鄭襄公

秋公至自晉

左秋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過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

冬城鄆 鄆音運

鄭伯伐許

邾子杞伯同盟于蠡牟

左許靈公愬鄭伯于楚六月鄭悼公如楚訟不勝

楚人執皇戌及子國故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于

晉秋八月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

宋子圍龜爲質于楚而歸華元享之請鼓譟以出

鼓譟以復入曰冒攻華氏宋公殺之

冬同盟于蠡牟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爲

人辭以子靈之難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左春鄭伯如晉拜成子游相受玉于東楹之東士

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棄也已視流而行速不安

其位宜不能久

二月辛巳立武宮

左季文子以鞶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於人以救

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已非由人也

取鄭

鄭音專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左三月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齊相鄭人伊維

之戎陸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也師于鍼衛人不

係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

其產及
兩反缺
悅音
反說音
實戶邪

伯宗曰不可衛唯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
襲之是棄信也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
乃止師還衛人登陴

反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郕瑕氏之地

沃饒而近鹽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子將新中

軍且爲僕大夫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謂

獻子曰何如對曰不可郕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

覲易覲則民愁民愁則墊隘於是乎有沉溺重隄

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

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鹽國之寶

也國饒則民驕逸近寶公室乃貪不可謂樂公說

從之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

夏六月邾子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

左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

壬申鄭伯賁卒

賁音祕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左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晉命也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冬季孫行父如晉

郕音倫
反詳倫
反晉古
樂音洽
反治僂
反
汾秋云
反晉古
外反

卷之三十五

七三

晉樂書帥師救鄭

帥所類
反

靜其樓
又又音

左晉樂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
 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禦諸系
 隨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
 范文子韓獻子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
 遂至於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
 克雖克不令成師必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
 焉若不能敗為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
 帥之欲戰者眾或謂樂武子曰聖人與眾同欲是
 以濟事子盍從眾子為大政將酌於民者也子之
 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眾
 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眾故也武子曰善鈞從
 眾夫善眾之主也三卿為主可謂眾矣從之不亦
 可乎
 七年春王正月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鼯鼠又食其
 角乃免牛鼯音奚
 穀不言日急辭也過有司也郊牛日展解角而知
 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又有繼之
 辭也其緩辭也曰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所以
 免有司之過也乃免牛乃者亡乎人之辭也免牲

卷之三十五

成二

八三五四

相書
見前

者為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至於南郊免牛
 亦然免牲不曰不郊免牛亦然

吳伐鄭鄭音談

左吳伐鄭鄭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
 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
 定其此之謂乎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吾亡無日
 矣君子曰知懼如是斯不亡矣

匿鄭子良相成公以如晉見且拜師

夏五月曹伯來朝

不郊猶三望

卷之五

九三九八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
 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左楚子重伐鄭師於汜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

楚師囚鄭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盟於馬陵尋蟲

牢之盟且莒服故也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

公至自會

吳入州來

左楚圍宋之役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為賞田
 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
 為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于

爾以占

下同

遺雖手

合文應

所更反

合音秋

陳音陳

爾以占

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

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卽位子重子

反殺巫臣之族子閭子蕩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

子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閭之室使沈尹與王

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

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林事君而多殺不

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

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適

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

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爲行人於吳吳始伐

卷之二十五

十三十四

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

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

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

冬大雩

孫林父出奔晉

衛定公惡孫林父冬林父出奔晉衛侯如晉晉

反戚焉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

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爲盟至是以諸侯懷德

步以行

海音集

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

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

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

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

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

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

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

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

敢私言之

來言者何內辭也脅我使我歸之也曷爲使我

卷之二十五

庚二

十一

歸之筆之戰齊師大敗齊侯歸弔死視疾七年不

飲酒不食肉晉侯聞之曰嘻奈何使人之君七年

不飲酒不食肉請皆反其所地

穀于齊緩辭也不使盡我也

晉樂書帥師侵蔡

晉樂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楚師之還也晉侯

沈獲沈子揖初從知范韓也君子曰從善如流宜

哉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求善也夫作人斯有

功績矣是行也鄭伯將會晉師門于許東門大獲

焉

公孫嬰齊如莒

左聲伯如莒逆也

宋公使華元來聘

左宋華元來聘聘姬也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左晉趙莊姬爲趙嬰之亡故譖之于晉侯曰原屏

將爲亂樂御爲徽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

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

之勲宜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

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

也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乃立武而反

其田焉

秋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召時照反

公其稱天子何元年春王正月正也其餘皆通矣

穀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曰天子何也

曰見一稱也

左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

於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爲

虞對曰夫狡焉思啟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

數所主
反亦匹

卷之三十五

成二

十二

三

佳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況國

乎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

邾

左晉士燮來聘言伐邾也以其事吳故公賂之請

緩師文子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

事無二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將復

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邾

衛人來媵媵以證反

卷之三十五

成二

十三

三

左衛人來媵共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

姓則否

公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

穀梁淺事不志此其志何也以伯姬之不得其所

故盡其事也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

于蒲

左爲歸汝陽之田故諸侯於晉晉人懼會于蒲以

尋馬陵之盟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

反丁令
反丁令
反丁令
反丁令

反以鼓

何爲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疆以御之
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是行也將始
會吳吳人丁主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左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
穆姜出於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
君施及未忘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
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

卷之二十五

成二

十四

六

致者不致者也婦人在家制於父既嫁制於夫
如宋致女是以我盡之也不正故不與內稱也逆
者微故致女詳其事賢伯姬也

晉人來勝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左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秋鄭
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欒書伐鄭
鄭人使伯嚭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
間可也楚子重侵陳以救鄭

決子錫

語讀博

稅江活

稅江活

稅江活

稅江活

左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

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

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泠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

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

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以得知也固問之對曰

其爲太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

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

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天子抑無

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

無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

卷之二十五

十五

三七二

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

成公從之重爲之禮使歸求成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頃音傾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左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

戊申楚人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

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

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

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

城郭決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詩曰雖

晉古類
反音各
在反音
反音各

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置言備之不可以已也

穀其日昔雖夷狄猶中國也大夫潰莒而之楚是以知其上爲事也惡之故謹而日之也

秦人白狄伐晉

左諸侯貳故也

鄭人圍許

左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爲將改立君者而紆晉使晉必歸君

城中城

卷之三十五

成二

十六 二六三

穀城中城者非外民也

左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修好結成

麟寶卷之三十五終

麟寶卷之三十六

成公三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左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左夏四月不時也五卜強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左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三月子如立公子緡夏

四月鄭人殺緡立髡頑子如奔許樂武子曰鄭人

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

卷之三十六

十一

成焉晉侯有疾五月晉立太子州蒲以爲君而會

諸侯伐鄭鄭子罕賂以襄鍾子然盟于脩澤子刷

爲質辛巳鄭伯歸

齊人來勝

丙午晉侯孺卒 衛乃侯反

左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

義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

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

不食新矣公疾病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未

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

齊音各
反音各
齊音各

馬於左

日呼注

反能續
反中花

反扶味

其一曰居膏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
爲也在膏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
至焉不可爲也公曰良醫也厚爲之禮而歸之六
月丙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爲之召桑田
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
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爲殉
左鄭伯討立君者戊申殺叔申叔禽君子曰忠爲
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

公如晉

左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糴莩未反冬葬

卷之三十六 成三 二

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也

冬十月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左晉人以公爲貳於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

歸

晉侯使卻擘來聘已丑及卻擘盟 擘尺由反

左卻擘來聘且泄盟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

以妾爲姒生聲伯而出之嫁於齊管于奚生二子

而寡以歸聲伯聲伯以其外弟爲大夫而嫁其外

妹於施孝叔卻擘來聘求婦於聲伯聲伯奪施氏

婦以與之婦人曰鳥獸猶不失儷子將若何曰吾

不能死亡婦人遂行生二子於卻氏卻氏亡晉人

歸之施氏施氏逆諸河沈其二子婦人怒曰已不

能庇其伉儷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將

何以終遂普施氏

夏季孫行父如晉

左季文子如晉報聘且泄盟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

左秋宣伯聘于齊以脩前好

左晉卻至與周爭卻田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

卷之三十六 成三 三 三十八

晉卻至曰溫吾故也故不敢失劉子單子曰昔周

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爲司寇與檀伯達

封于河蘇氏即狄又不能於狄而奔衛襄王勞文

公而賜之溫狐氏陽氏先處之而後及子若治其

故則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晉侯使卻至勿敢爭

秦晉爲成將會於令狐晉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

河次于王城使史顆盟晉侯于河東卻擘盟秦伯

于河西范文子曰是盟也何益齊明所以質信也

所信之始也始之不從其何質乎秦伯歸而皆成

冬十月

高毅力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陸周公楚惡惠襄之偏也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鄆而入三日復出奔晉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書曰周公出奔晉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

公周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自其私土而出也

穀周有入無出其曰出上下一見之也言其上下之道無以存也上雖失之下孰敢有之今上下皆失之矣

卷之二十一

成三

四

三三五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宋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又善於樂武子聞楚人既許晉羅莢成而使歸復命矣冬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

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菑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贊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胙國鄭伯如晉聽成會于瑣澤成故也

聖於勇
反半朱
類反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至狄人間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冬十月

穀中國與夷狄不言戰皆曰敗之夷狄不日

陸晉郤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為地室而縣焉郤至將登金奏作於下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子反曰如

卷之二十六

成三

五

三三七

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為世之治也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享燕之禮享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趕趕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畧其武夫以為己腹心服肱爪牙故詩曰趕趕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為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

反
謂
謂
謂

反
謂
謂
謂

反
謂
謂
謂

則反之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為法然

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

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夫冬楚公子罷盟于赤棘

聘且泄盟十二月晉侯及楚公子罷盟于赤棘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錡魚綺反

左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卻

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卻子無基日

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倍

君命也不亡何為

穀乞重辭也古之人重師故以乞言之也

卷之二十六 成三 六 三十四十五

三月公如京師

穀公如京師不月月非如也非如而日如不報京

師也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

伯邾人滕人伐秦

左公如京師宣伯欲賜請先使王以行人之禮禮

焉孟獻子從王以為介而重賄之公及諸侯朝王

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服于社

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

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

反
謂
謂
謂

反
謂
謂
謂

反
謂
謂
謂

反
謂
謂
謂

反
謂
謂
謂

反
謂
謂
謂

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

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敦在養神篤在

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戎有受脰神

之大節也今成子情棄其命矣其不反乎夏四月

戊午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

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婚姻天禍晉國

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

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又不成大勲而為韓

之師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

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

卷之二十六 成三 七

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

之疆場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于

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文公恐

懼緩辭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

也無祿文公即世穆為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

送我殺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

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

之舊勲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殺之師猶願赦罪

于穆公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

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穆襄即世康靈即位

遠莫代
反今力
丁以皆
亡余反
遠見錄
偏人部
反及所
反

庚公我之自出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
我蠹賊以來蕩撻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
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
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
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
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
郛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陲我是以有輔氏之聚
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微福于先君獻穆使伯車來
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脩舊德以追念
前勲言誓未就景公卽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
會君又不祥背棄盟誓曰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
而我之婚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
敢顧婚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
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
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
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
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
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腫就寡
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
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

卷之三十六

庚三

八四十一

遠音導

偏見錄

反今力

丁以皆

亡余反

遠見錄

偏人部

反及所

反

遠莫代

反今力

丁以皆

亡余反

遠見錄

偏人部

反及所

反

遠莫代

反今力

丁以皆

亡余反

遠見錄

偏人部

反及所

反

遠莫代

反今力

丁以皆

亡余反

遠見錄

偏人部

反及所

卷之三十六

庚三

九

豈敢微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
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秦桓公
既與晉厲公爲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
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晉樂書將中軍荀庚佐之
士燮將上軍卻綰佐之韓厥將下軍荀躒佐之趙
旆將新軍卻至佐之卻毅御戎樂鍼爲右孟獻子
曰晉帥乘和師必有大功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
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
更女父曹宣公卒于師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
晉侯于新楚成肅公卒于瑕
國簡王八年魯成公來朝使叔孫僑如先聘且告
見王孫說與之語說言於王曰魯叔孫之來也必
有異焉其享覲之幣薄而言語殆請之也若請之
必欲賜也魯執政唯強故不歡焉而後遣之且其
狀方上而銳下宜觸冒人王其勿賜若貪陵之人
來而盈其願是不賞善也且財不給故聖人之施
舍也議之其喜怒取予也亦議之是以不主寬惠
亦不主猛毅主德義而已王曰諾使私問諸魯請
之也王遂不賜禮如行人及魯侯至仲孫蔑爲介
王孫說與之語說讓說以語王王厚賄之

公其言自京師何公鑿行也公鑿行奈何不敢過天子也

曹伯廬卒于師

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秋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侯他年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冬葬曹宣公

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告罪且請焉乃反而致其邑

卷之二十六

成三

十

五十四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既歸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定公不可衛侯

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夫國又以爲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

宥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衛侯享苦成叔

甯惠子相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

爲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觶

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

道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鄭子罕伐許敗焉戊戌鄭伯復伐許入其郛許人平以叔申之封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舍族尊夫人也故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脩之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臧子即反

卷之二十六

成三

十一

三十三

內言

從息弟

衛侯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嬖之子衍以爲大子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大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歎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嗚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饗

也使王社稷大夫聞之無不登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盡寘於戚而甚善晉大夫

秦伯卒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公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公孫嬰齊則曷爲謂

之仲嬰齊兄後也為兄後則曷為謂之仲嬰齊為
 人後者為之子也為人後者為其子則其稱仲何
 孫以王父字為氏也然則嬰齊孰後歸父也歸
 父使于晉而未反何以後之叔仲惠伯傳子赤者
 也文公死子幼公子遂謂叔仲惠伯曰君幼如之
 何願與子慮之叔仲惠伯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
 何幼君之有公子遂知其不可與謀退而殺仲叔
 惠伯弑子赤而立宣公宣公死成公幼臧宣叔者
 相也君死不哭聚諸大夫而問焉曰昔者叔仲惠
 伯之事孰為之諸大夫皆雜然曰仲氏也其然乎
 於是遣歸父之家然後哭君歸父使乎晉還自晉
 至裡聞君薨家遣堉帷哭君成踊反命于介自是
 走之齊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
 之也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
 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因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
 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
 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
 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不言之急辭也

卷之二十六 十二

斷在晉侯也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
 楚子伐鄭
 左楚子將北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
 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老矣在
 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
 之亡欲免得乎楚子侵鄭及暴隧遂侵衛及首止
 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樂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
 庸使重其罪民將叛之無民孰戰

麟史 卷之三十六 十三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
 宋魚石出奔楚

左秋八月葬宋共公於是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
 師蕩澤為司馬華喜為司徒公孫師為司城向為
 人為大司寇麟朱為少司寇向帶為大宰魚府為
 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為右師若
 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
 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於也六官
 者皆桓族也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

離音離

離音利
上離此

之反

是無桓氏也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

敢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

也右師討猶有戌在桓氏雖亡必偏魚石自止華

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

攻蕩氏殺子山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

魚石向為人鱗朱向蒞魚府出舍于睢上華元使

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魚府曰

今不從不得入矣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

不我納今將馳矣登丘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則

決睢濫閉門登陴矣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

卷之三十六

成三

十四

三六十一

華元使向戌為左師老佐為司馬樂裔為司寇以

靖國人

一 匿晉三卻害伯宗譖而殺之及樂弗忌伯州犂奔

楚韓獻子曰卻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

驟絕之不予何待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

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

附語 伯宗 喜係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

衛孫林父鄭公子鱣邾人會吳于鍾離

鍾七出反

左始通吳也

公曷為殊會吳外吳也春秋內其國而外諸

復夢又
反

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為以外內之

辭言之言自近者始也

裁會又會外之也

許遷于葉 葉舒涉反

左許靈公畏偏于鄭請遷于楚辛丑楚公子申遷

許于葉

穀遷者猶得其國家以往者也其地許復見也

麟寶卷之二十六終

卷之三十六

成三

十五

九十五

成公四

成公四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水

公雨水水者何雨而水水也何以書記異也

穀雨而水水也志異也傳曰根枝折

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

鄭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左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洧陂退舍於夫

卷之三十七

渠不傲鄭人覆之敗諸洧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

也

左衛侯伐鄭至于鳴鴈爲晉故也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左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

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

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欒武將

中軍士燮佐之卻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

軍卻至佐新軍荀躒居守卻躒如衛遂如齊皆乞

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

左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

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右

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

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

義以建禮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

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

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

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龐和同以聽莫不盡

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

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潰齊盟而食話言奸時

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

其誰致死子其免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

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

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

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僞逃楚

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

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

於鄆陵范文子不欲戰卻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

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

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卿之師荀伯不復從皆平之耻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耻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強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疆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

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孟釋楚以為

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句

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

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重

子何知焉樂書曰楚師輕窺固壘而待之三日必

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卻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

卷之三十七 成四

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

陳陳不遑晦在陳而器合而加器各顧其後莫有

關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

以望晉軍子重使大宰伯州犂侍于王後王曰騁

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

也張幕矣曰虔卜九君也微幕矣曰將發命也

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皆乘矣

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

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犂以公卒告王苗

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在且厚

不可當也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

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

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賊射

其元王中厥目國賊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有淖

於前乃皆左右相遘於淖步毅御晉厲公樂鍼為

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為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

為右樂范以其族夾公行陷於淖樂書將載晉侯

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

慢也離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

於淖癸巳潘尪之黨與餐由基躡甲而射之微七

卷之三十七 成四

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

大辱國詰朝而射死藝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

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

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餐

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殺以一矢復命

卻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楚

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執韋之

附注君子也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卻至見客

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

璽間蒙甲冑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為事

漢書卷五
卷之二十七
卷之二十七
卷之二十七

德苦臘
反造七
到反

之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其御
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
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卻至從鄭伯其右弗韓
胡曰譟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卻至曰傷國君
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
熒乃內旌於殺中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公側敗者
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楚師薄於
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爲國故子必射
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軼晉師
乃止囚楚公子夜樂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
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
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臣
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
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執
榼承飲造于子重曰寡君之使使鍼御持矛是以
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
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
且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
甲兵展車馬鷄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
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修陳固列蓐食申禱

韓厥
反

開古宴
反

韓戶華
反

韓木拜
反

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堅
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
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
於戎馬之前曰君勿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
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
圍厲公將伐鄭范文子不欲曰若以吾意諸侯皆
畔則晉可爲也唯有諸侯故擾擾焉凡諸侯難之
本也得鄭憂滋長安用鄭卻至曰然則王者多憂
乎文子曰我王者也乎哉夫王者成其德而遠人
以其方賄歸之故無憂今我寡德而求王者之功
故多憂子見無土而欲富者樂乎哉
厲公六年伐鄭且使苦成叔及樂廩與齊魯之師
楚恭王帥東夷救鄭楚半陳公令擊之樂書曰君
使廩也與齊魯之師請侯之卻至曰不可楚師將
退我擊之必以勝歸夫陳不遠忌一閒也夫南夷
與楚來而弗與陳二閒也夫楚與鄭陳而不整三
閒也且其士卒在陳而譁四閒也夫衆聞譁則必
懼五閒也鄭將顧楚楚將顧夷莫有關心不可失
也公說於是敗楚師於鄆陵樂書是以怨卻至
鄆之戰卻至以韎韐之跗注三逐楚平王卒見王

為千僞
反伐所
史反

難乃且
友

必下奔退戰王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有執帛之跗注君子也屬見不穀而下無乃傷乎卻至甲冑而見客免冑而聽命曰君之外臣至以寡君之靈間蒙甲冑不敢當拜君命之辱為使者故敢三肅之君子曰勇以知禮

鄢陵之役大夫欲爭鄭范文子不欲曰吾聞人臣者能內睦而後圖外不睦內而圖外必有內爭益姑謀睦乎考訊其阜以出則怨靖

鄢陵之役晉伐鄭荆救之大夫欲戰范文子不欲曰吾聞君人者刑其民成而後振武於外是以內

卷之二十七

成四

七三十八

餘而外威今吾司寇之刀鋸日幣而斧鉞不行內猶有不刑而況外乎夫戰刑也刑之過也過由大而怨由細故以惠誅怨以忍去過細無怨而大不過而後可以武刑外之不服者今吾刑外乎大人而忍於小民將誰行武武不行而勝幸也幸以為政必有內憂且唯聖人能無外患又無內憂距非聖人必偏而後可偏而在外猶可救也察自中起是難益姑釋荆與鄭以為外患乎

鄢陵之役晉伐鄭荆救之樂武子將上軍范文子將下軍樂武子欲戰范文子不欲曰吾聞之唯厚

反尺證

加音智

樂夫

德者能受多福無德而服者眾必目傷也解晉之

德諸侯皆叛國可以少安唯有諸侯故授授焉凡

諸侯難之本也且唯聖人能無外患又無內憂即

非聖人不有外患必有內憂益姑釋荆與鄭以為

外患乎諸臣之內相與必將輯睦今我戰又勝荆

與鄭吾君將伐知而多力怠教而重飲大其私睚

而益婦人田不奪諸大夫田則焉取以益此諸臣

之委室而徒退者將與幾人戰若不勝則晉國之

福也戰若勝亂地之秩者也其產將害大益姑無

戰乎樂武子曰昔韓之役惠公不復舍郕之役三

卷之二十七

成四

八三八十八

軍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復命晉國固有大耻三今我任晉國之政不損晉耻又以違蠻夷以重之雖有後患非吾所知也范文子曰擇禍莫若重擇禍莫若輕禍無所用輕禍無所用重晉國固有大耻與其君臣不相聽以為諸侯笑也益姑以違蠻夷為耻乎樂武子不聽遂與荆人戰於鄢陵大勝之於是乎君伐知而多力怠教而重飲大其私墮殺三卻而尸諸朝納其室以分婦人於是乎國人弗獨遂殺諸翼葬之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厲公之所以死者唯無德而功烈多服者眾也

反其

反禮

庫陵之役荆厭晉軍軍吏患之將謀范匄自公族
越過之曰夷竈堙井非退而何范文子執戈逐之
曰國之存亡天命也童子何知焉且不及而言姦
也必為戮苗棼皇曰善逃難哉既退荆師於鄢陵
將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弱諸臣不佞
吾何福以及此吾聞之天道無親唯德是授吾庸
知天之不授晉且以勸荆乎君與二三臣其戒之
夫德福之基也無德而福隆猶無基而厚墉也其
壞也無日矣

麟史

卷之七

成四

九三·四十三

公晦者何其也何以書記異也敗者稱師楚何以

不稱師王夷也王夷者何傷乎矢也然則何以不

言師敗績末言爾

穀日事遇晦曰晦西體偏斷曰敗此其敗則目也

楚不言師君重於師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左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

者君不在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

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

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

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

反其

設手

申守

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左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衛侯出于衛公

出于壤隤宣伯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將

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

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

皆君也公待於壤隤申宮徹備設守而後行是以

後使孟獻子守于公官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宣

伯使告卻鞏曰魯侯待于壤隤以待勝者卻鞏將

新軍且為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取貨於宣伯而

卷之十七

成四

十一·五十一

訴公於晉侯晉侯不見公

穀不見公者可以見公也可以見公而不見公議

在諸侯也

公至自會

公不見公者何公不見見也公不見見大夫執何

以致會不耻也曷為不耻公幼也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左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

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將

揚不敢過鄭于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

食飲音
嗣也去
声

食於鄭郊師逆以至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
者而後食諸侯遷于制田知武子佐下軍以諸侯
之師侵陳至於鳴鹿遂侵蔡未反諸侯遷于潁上
戊午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

曹伯歸自京師

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卽世國人曰若
之何憂猶未弭而又討我寡君以亡曹國社稷之
鎮公子是大泯曹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
君列諸會矣君唯不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
敝邑敢私布之曹人復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吾

卷之二十七 成四 十一

歸而君子臧反曹伯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
出

公執而歸者名曹伯何以不名而不言復歸于曹
何易也其易奈何公子喜時在內也公子喜時在
內則何以易公子喜時者仁人也內平其國而待
之外治諸京師而免之其言自京師何言甚易也
舍是無難矣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荏丘

若音條

左宣伯使告卻犂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
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

若音條
反下同

然于僞
反

若音條
反衣於
疑反

若音條
招上連
反

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
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
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執季文子于
荏丘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卻犂
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
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
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微周公之
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
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讐亡而爲
讐治之何及卻犂曰吾爲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

卷之二十七 成四 十二 三十九

常隸也敢介大國以求厚焉承寡君之命以請若
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
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
謂忠乎信讒隱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
君命無私謀國家不貳圖其身不忘其君若虛其
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

公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曰在
招丘憐矣執未有言仁之者此其言仁之何代公
執也其代公執奈何前此者晉人來乞師而不與
公會晉侯將執公季孫行父曰此臣之罪也於是

執季孫行父成公將會厲公會不當期將執公季孫行父曰臣有罪執其君子有罪執其父此聽失之大者也今此臣之罪也舍臣之身而執臣之君吾恐聽失之為宗廟羞也於是執季孫行父

穀執者不舍而舍公所也執者致而不致公在也何其執而辭也猶存公也存意公亦存也公存也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卻棼盟于扈

左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季孫及卻棼盟于扈歸刺公子偃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

卷之二十七

成四

十三

三十五

國子叔聲伯如晉謝季文子卻棼欲與之邑弗受也歸鮑國謂之曰子何辭苦成叔之邑欲信讓邪抑知其不可乎對曰吾聞之不厚其棟不能任重莫如國棟莫如德夫苦成叔家欲任兩國而無大德其不存也亡無日矣譬之如疾余恐易焉苦成氏有三亡少德而多寵位下而欲上政無大功而欲大祿皆怨府也其君驕而多私勝敵而歸必立新家立新家不因民不能去舊因民非多怨民無所始為怨三府可謂多矣其身之不能定焉能予人邑鮑國曰我信不若子若鮑氏有驟吾不圖

矣今子圖遠以讓邑必常立矣

公至自會乙酉刺公子偃

穀大夫日卒正也先刺後名殺無罪也

左齊聲孟子通僑如使立於高國之間僑如曰不可以再罪奔衛亦間於卿

晉侯使卻至獻楚捷子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單子語諸大夫曰溫季其亡乎位於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立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

卷之二十七

成四

十四

三十五

國晉既克楚于鄢陵卻至告慶于周未將事王叔簡公飲之酒交酬好貨皆厚飲酒宴語相說也明日王叔子譽諸朝卻至見召桓公與之語召公以告單襄公曰王叔子譽溫季以為必相晉國相晉國必大得諸侯勸二三君子必先導焉可以樹今夫子見我以晉國之克也為已實謀之曰微我晉不戰矣楚有五敗晉不知乘我則強之背宋之盟一也薄德而以地賂諸侯二也棄壯之良而用幼弱三也建立卿士而不用其言四也夷鄭從之三陳而不整五也辜不由晉晉得其民四軍之帥族

同
行戶部
反下同
友
其文

惡為
反下同
具上時
掌反

王於况
友

力方剛卒伍治整諸侯與之是有五勝也有辭一
也得民二也軍帥彊禦三也行列治整四也諸侯
輯睦五也有一勝猶足用也有五勝以伐五敗而
避之者非人也不可以不戰樂範不欲我則彊之
戰而勝是吾力也且夫戰也微謀吾有三伐勇而
有禮反之以仁吾三逐楚君之卒勇也見其君必
下而趨禮也能獲鄭伯而赦之仁也若是而知晉
國之政楚越必朝吾曰子則賢矣抑晉國之舉也
不失其次吾懼政之未及子也謂我曰夫何次之
有昔先大夫荀伯自下甗之佐以政趙宣子未有
軍行而以政今樂伯自下軍往是三子也吾又過
於四之無不及若佐新軍而升為政不亦可乎將
必求之是其言也君以為奚若襄公曰人有言曰
兵在其頸其卻至之謂乎君子不自稱也非以讓
也惡其益人也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益也求益
人其抑下滋甚故聖人貴讓且諺曰獸惡其網民
惡其上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詩曰愷悌君
子求福不回在禮敵必三讓是則聖人知民之不
可加也故王天下者必先諸民然後庇焉則能長
利今卻至在七人之下而欲上之是求益七人也

卷之二十七

成四

十五

仇士弄
反下同

遠于顯
友

其亦有七怨怨在小醜猶不可堪而況後卿乎其
何以待之晉之克也天有惡於楚也故傲之以晉
而卻至佻天以為己力不亦難乎佻天不祥乘人
不義不祥則天棄之不義則民畔之且卻至何三
伐之有夫仁禮勇皆民之為也以義死用謂之勇
奉義順則謂之禮畜義豐功謂之仁姦仁為佻姦
禮為羞姦勇為賊夫戰盡敵為上守餘同順義為
上故製戎以果毅制朝以序成畔戰而擅舍鄭君
賊也棄教行容羞也畔國即饑佻也有三姦以求
替其上遠於得政矣以吾觀之兵在其頸不可久
也雖吾王叔未能違難在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
從之王叔欲卻至能勿從乎卻至歸明年死難及
伯伯與之獄王叔陳生奔晉

卷之二十七

成四

十六

麟室卷之二十七終